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东西晋演义

 **eBOOK**  
内容资料 非卖品

## 两晋后妃纪

杨皇后，被妇贾后所废，害之。胡贵嫔，武帝妃也。

贾皇后，惠帝后，凶悍，谋害太子，被赵王伦废之。

王皇后，惠帝后，被后赵王刘曜掳去为后。

杜皇后，杜预曾孙，成帝之后，后美无齿，帝纳入宫，一夜遂生。

李太后，孝武帝母，梦二龙枕膝，日月入怀，而生帝。

王皇后，即安帝后也。

附：五胡僭 伪十六国王纪元于后：

前凉张轨，安定乌氏人，汉赵王张耳十七世孙。晋惠帝永宁元年为凉州刺史，因据之。安帝拜凉州牧、西平公。

始晋太安二年癸亥，终东晋太元元年丙子。八王，共七十四年。前秦苻坚灭之。张轨在位十二年。

张 ，轨之子，为妖贼所杀。在位六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安六。

张茂，轨之子， 之弟，被刘曜击，出降，卒。在位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元三。

张骏， 之子，自称凉王，妖人杀之。在位二十二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元二十二。

张重华，骏之子。晋穆帝仍以为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复自称凉王。在位九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乐九。

张曜灵，重华子。立二月，国人废之，立张祚。

张祚，骏之子。立一年，僭号改元者一：和平一。明年去号，遇杀。

张玄靓，重华之子，曜灵之弟。在位九年，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始六。明年奉晋升平年号，张天锡弑之。

张天锡，玄靓叔父。弑玄靓自立，降于苻坚。坚寇晋，于阵降晋。诏复西平公。在位十二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凤凰十二。

后凉吕光，略阳氏人。苻坚灭西域还凉州，入姑臧，闻坚遇弑，遂据姑臧。自称凉州牧、酒泉公、三河王，即凉王位。

始东晋太元十一年丙戌，终元兴二年癸卯。三主，共十九年。后秦姚兴灭之。吕光在位十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三：太安三、麟嘉六、龙飞四。

吕绍，光嫡子。庶长子纂杀绍自立。

吕纂，光庶长子。杀绍自立。三年，光弟宝之子超杀纂而立兄隆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咸宁三。

吕隆，宝之子。降于姚兴。在位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神鼎三。

---

僭（jiàn，音件）——冒用正统王号。

（shí，音时）。

南凉秃发乌孤，河西鲜卑人。吕光署为广武郡公，筑广州堡以都之。自称西平王、武王，徙都乐都。又据广武，今兰州金城县。

始东晋隆安元年丁酉，终义兴十年甲寅。三主，共十八年。西秦乞伏炽盘灭之。

秃发乌孤在位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初（即太和）二。

利鹿孤，乌孤弟。徙居西平，称河西王。在位二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建和二。

檀，利鹿孤弟。在位十三年，称凉王，迁乐都。为乞伏炽所杀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弘昌六、嘉平七。

西凉李暠，小字长生，陇西成纪人。汉前将军李广十六世孙。高曾祖仕晋，历郡守。祖仕张轨。父早卒，遗腹生暠。北凉王段业以为敦煌太守，又推为秦、凉二州牧。凉王奉表于晋称藩，据敦煌，徙酒泉。

始东晋隆安四年庚子，终宋永初二年辛酉。三主，共二十二年。北凉沮渠蒙逊灭之。

李暠在位十二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庚子四、建初八。

李歆，暠之子。嗣立九年。为沮渠蒙逊所害，在位九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嘉兴九。

北凉沮渠蒙逊，临松卢水胡人。起兵推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、凉王。后蒙逊杀段业自立，据张掖，今甘州。

始东晋隆安元年丁酉，终宋元嘉十六年己卯。三主，共四十三年。后魏灭之。

段业，在位五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神玺二、天玺三。

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，称凉州牧、张掖王。迁于姑臧，称河西王。在位三十二年。僭号改元者四：永安十二、玄始十四、承玄二、义和四。

牧犍，蒙逊子。在位六年，为后魏太武所杀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和六。

前赵（初号汉）刘渊，新兴匈奴人，冒顿之后。晋惠帝永兴元年自称大单于，据离石左国城，建国号汉，称汉王。即帝位，迁都平阳，为五胡乱华之首。

始西晋永兴元年甲子，终东晋咸和四年己丑。三主，共二十六年。后赵石勒灭之。

刘渊在位六年。僭号改元者三：元熙四、永凤一、河瑞一。

刘和，渊之子。立一月，为弟聪所杀。

刘聪，渊次子。弑兄自立，在位八年。僭位号改元者四：光兴一、嘉平四、建元一、麟嘉二。

---

（hào，音浩）。

歆（xīn，音心）。

刘粲，聪之子。立一月，为靳准所杀。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，发渊、聪冢，斩聪尸，焚其庙。

刘曜，聪族子。讨靳准自立，改国号赵，在位十二年。为勒所杀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光初十二。

后赵 石勒，上党人，系羯人。晋惠帝太安中为群盗，归刘渊，以为平晋，后自为赵王，据襄国，灭前赵，即帝位，徙都平漳。为五胡乱华之从。

始东晋大兴二年己卯，终永和七年辛亥。七主，共三十三年。冉闵灭之。

石勒在位十五年，九年无年号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太和二、建平四。以胡僧佛图澄创捏胡经，以扶胡教。

石弘，勒之子。立一年，为勒从子石虎所弑，勒种无遗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延熙一。

石虎，勒从子。弑石弘自立，迁都邺，在位十五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建武十四、太宁一。

石世，虎嫡子。立一月，为庶兄石遵所杀。

石遵，虎庶长子。立十月，杀石世自立。为石鉴所杀。

石鉴，虎之子。立二月，改元青龙，杀石遵自立。为虎养孙石闵杀之，并石虎三十八孙尽灭，石氏无遗类，杀胡羯二十八万人。

石祗，虎族子。立二年，改元永宁。因石鉴遇害，称帝于襄国。为其将刘显所弑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宁二。

夏赫连勃勃，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，刘渊之族也。统朔方。

始东晋义熙三年丁未，终宋元嘉八年辛未。三主，共二十五年。后魏太武灭之。

赫连勃勃，在位二十年。僭号改元者四：龙升六、凤翔五、昌武三、真兴六。

赫连昌，勃勃子。为后魏所擒，立一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承光一。

赫连定，昌弟。击北凉，为吐谷浑所执，送魏，夏遂亡。在位四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胜光四。

后蜀李特，巴西宕渠人。晋武帝太康中关西乱，百姓流移就谷，特随流人寄食蜀汉。晋太安中遂据益州，自称益州牧。子雄，称成都王。即帝位，国号成。

始西晋太安二年癸亥，终东晋永和三年丁未。五主，共四十五年。晋桓温灭之。

李特在位二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建初一。

李雄，特之子。在位三十一年。僭号改元者三：建兴二、晏平五、玉衡二十四。

李期，雄兄之子。为雄弟寿所杀，在位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玉恒三。

李寿，雄之弟。杀期自立，在位六年，改国号汉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汉兴六。

李势，寿之子。降于晋桓温，在位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太和一、嘉宁一。

魏不在十六国数。始东晋永和六年庚戌，终永和八年壬子。共三年。前燕慕容隼灭之。

冉闵，魏郡内黄人。石虎养子，冒姓石氏，杀石鉴自立，复姓冉氏。国号魏，在位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兴三。

前燕五胡乱华之一。慕容 ，小字弈洛 ，昌黎鲜卑人。其先有熊氏之苗裔，世居北夷，号曰东胡。后为匈奴所败，分保鲜卑山，因以为号，以慕容为氏。又辽西 父涉归，为鲜卑单于，迁邑于辽东。 继立，自称鲜卑大单于。晋元帝封昌黎公，据邺都。

慕容 在位三十一年，未有号。

慕容 ， 之子。称燕王，在位十六年。

慕容隼， 之子。自即帝位，在位十三年，四年无年号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元玺五、光寿四。

慕容 ，隼之子。降于苻坚，寻为所杀，在位八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建熙八。

后燕据中山，今定州。慕容垂， 第五子。慕容隼封吴王，与慕容评相忌，奔秦仕苻坚。坚寇晋，兵败，伏归燕，自称燕王，定都中山，即帝位。

始东晋太元八年癸未，终义熙四年戊申。五主，二十六年。北燕冯跋灭之。

慕容垂立十二年，二年无年号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建兴十。

慕容宝，垂之子。立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康三。

慕容盛，宝之子。立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建平一、长乐二。

慕容熙，垂少子。立六年，为冯跋及慕容宝养子高云所杀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光始六。

高云弑慕容熙，自立二年，为幸臣离班桃仁杀之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正始三。

南燕据广固，今青州。慕容德， 之少子，垂之弟也。慕容 封为范阳王，慕容宝以为丞相，领冀州牧，遂自称燕王。入青、齐、广固，即帝位。

始东晋隆安二年戊戌，终义熙六年庚戌。二主，十三年。刘裕灭之。

慕容德，立七年，僭号改元者一：建平七。

慕容超，德兄之子。立六年，为晋刘裕所执，送建康斩之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太上六。

---

(w i, 音伟)。

(huàng, 音晃)。

北燕冯跋，长乐信都人。与高云杀慕容熙，推高云为主。云遇杀，众推冯跋即天王位，国号燕，据昌黎，今 州。

始东晋义熙五年己酉，终宋元嘉十三年丙子。二主，二十八年。后魏太武灭之。

冯跋立二十三年，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平二十三。

冯弘，跋之弟。杀跋之子而自立，五年，为后魏太武所灭。东奔高丽，后见杀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兴五。

前秦五胡乱华之一。苻健，略阳氏人。世为西戎酋长。父苻洪，晋永嘉之乱，据枋头，有虎踞中原之志。降于石虎，以为都督，镇关中，罢归枋头。洪以讖文有“草付应王”，遂改姓苻氏。自称大单于、三秦王。为麻秋所鸩。子健斩麻秋嗣位，入关都长安，称天王，即帝位。

始东晋永和六年庚戌，终宋元十九年甲午，七主，四十五年。后秦姚兴灭之。

苻洪立二年，无年号。

苻健，洪之子。在位四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皇初四。

苻生，健第三子。立二年，苻坚杀之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寿光二。

苻坚，洪侄之子。杀苻生自立，称大秦天王。大举寇晋，败于淝水而还。国内大乱，为姚萔所杀。篡位二十九年。僭号改元者三：永兴二、甘露六、建元二十一。

苻丕，坚长庶子。称帝于晋阳，为晋将所杀。立一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安一。

苻登，坚族孙。称帝于陇东，为兴所杀。立八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初八。

苻崇，丕之子。即帝位于湟中，为凉王乾归所杀。立一年。

后秦五胡乱华之一。姚萔，赤亭羌人。世为羌酋。仕苻坚为龙骧将军。弑坚，自称秦王，据长安。始东晋太元九年甲申，终义熙十三年丁巳。三主，三十四年。晋刘裕灭之。

姚萔，在位十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白雀二、建初八。以胡僧鸠摩罗什伪造胡经以扶胡教。

姚兴，萔之子。在位二十二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皇初五、弘始十七。

姚泓，兴之子。在位二年。降于刘裕，执送建康斩之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和二。

西秦乞伏国仁，陇西鲜卑人。父司繁降苻坚，使镇勇士川，卒，国仁代镇。苻坚败，自称大单于、秦、河二州牧、苑川王，据金城（今兰州），一云据邈。

始东晋太元十年乙酉，终宋元嘉八年辛未。四主，四十七年。夏赫连定灭之。

乞伏国仁在位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建义三。

乾归，国仁弟。称河南王、秦王，为兄子公府所杀。在位二十三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太初二十、更始三。

识盘，乾归子。在位十七年。僭号改元者二：太康八、建弘九。

慕永，识盘子。嗣位立四年，赫连定灭之。僭号改元者一：永弘四。

附元魏纪：

黄帝子昌意少子，受封北土，有国焉。兴为诘汾，汾生力微，力微孙猗卢，晋封为代王。传至孙什翼犍为苻健所并。什翼犍孙拓跋珪，复自立为代王，迁居定襄之盛乐，改称魏王。后都平城，即位为帝，以土德王。孝文改姓元氏，迁都洛阳，定为水德王，继西晋金德也。

始道武帝，丙戌即位，终孝武帝，甲寅弃国，西奔长安。十三主，共一百四十九年。分为东西魏。

丙戌，道武帝姓拓跋，名珪，什翼犍孙，以土德王。为子清河王绍所弑。在位二十三年，寿三十九。改元者四：登国十、皇始二、天兴六、天赐五。

己酉，明元帝名嗣，道武帝长子。在位十五年，寿三十二。改元者三：永兴五、神瑞二、泰常八。

甲子，太武帝名焘，明元帝子。在位二十八年，寿四十五。为宦官宇爱所弑。改元者六：始光四、神䴥四、延和三、太延五、太平真君十一、正平一。

壬辰，文成帝，名浚，太武嫡孙。在位十四年，寿二十六。改元者四：兴安二、兴光一、太安五、和平六。

丙午，献文帝，名弘，文成子。为冯太后所鸩，在位六年，寿二十。改元者二：天安一、皇兴五（即孝文延兴元年）。

辛亥，孝文帝，名宏，献文子。改姓元氏，定为水德王，继西晋金德，迁都洛阳。在位二十九年，寿三十三。改元者二：延兴五、承明一、太和二十三。

庚辰，宣武帝，名恪，孝文子。魏业始衰，在位十六年，寿三十三。改元者四：景明四、正始四、永平四、延昌四。

丙申，孝明帝，名诩，宣武子。六岁即位，胡太后临朝，复为所鸩。在位十三年，寿十九。改元者五：熙平二、神龟二、正光五、孝昌三、武泰一。

钊，临洮王宝晖子。方三岁，太后立之，尔朱荣举兵至洛，并胡太后沈之于河。

戊申，孝庄帝，名子攸，彭城王勰之子。尔朱荣迎立，为尔朱兆所杀。在位二年，寿二十四。改元者一：永安二。

庚戌，东海王名暉，太武曾孙。尔朱兆所立，又废之。改元者一：建明一。

庚戌，节闵帝，名恭，献文孙，广陵王羽之子。尔朱世隆所立，高欢鸩之，在位二年，寿三十五。改元者一：普泰二。

安定王，名朗，章武王融之子。高欢所立，又废之，寻见杀。改元者一：中兴一。

壬子，孝武帝，名修，孝文孙，广平王怀之子。高欢所立，恶欢执政，西奔长安，依字文泰，寻为泰所鸩。在位二年，寿一十五。改元者一：永熙三。

东魏据洛城，后迁邺。

始孝武帝西奔，甲寅，高欢迎立孝静帝。一主，十七年。高洋篡位灭之。

甲寅，孝静帝，名善见，清河王之子。武帝出奔长安，高欢立之。欢子洋篡位，封中山王，寻弑之。在位十七年，寿一十八。改元者四：天平四、元象一、兴和四、武定八。

西魏据长安。始孝武帝甲寅，西奔长安，乙卯文帝即位，终恭帝丙子。三主，共二十二年。宇文觉篡位灭之。

乙卯，文帝名宝炬，孝文帝孙，京兆王愉之子。宇文泰鸩武帝而立之，初封南阳王，在位十七年，寿四十五。改元者一：大统十七。

壬申，废帝名钦，文帝子，在位二年，不改元，宇文泰废之。

甲戌，恭帝名廓，文帝子，废帝弟。宇文泰立，复姓拓氏。在位三年，不改元，宇文泰子宇文觉篡位，寻为所杀。

宋始武帝庚申，篡晋自立，终顺帝己未。八主，共六十年。萧道成篡位灭之。

庚申，宋武帝姓刘，名裕，小字寄奴，彭城人，汉楚元王二十一世孙。诛桓玄，灭后秦、南燕。晋封宋公，进爵为王，遂篡晋而自立。承晋金德，以水德王，都于建康。篡位三年，寿六十。改元者一：永初三。

癸亥，少帝义符，小字车兵，武帝长子。在位一年，游戏无度，为徐羨之所废，寿十九。改元者一：升平一。

甲子，文帝名义隆，小字车儿，武帝第三子。在位三十年，为太子劼所弑，寿四十七。改元者一：元嘉三十。

劼，弑父自立，孝武杀之。僭号改元者一：太初。

甲午，孝武帝，名骏，小字道民，文帝子，在位十一年，寿二十五。改元者二：孝建三、大明八。

废帝，名子业，小字法师，孝武帝子，在位一年，无道，湘东王结寿寂之弑之。寿十七。改元者一：永光改景和。

乙巳，明帝，名昱，文帝子。篡位八年，寿三十四。以妾与嬖幸李道儿有孕，取归生子继位。改元者二：泰始七、大豫一。

---

鸩（zhèn，音震）——用毒酒害人。

（yù，音玉）。

癸丑，废帝，名昱，明帝子，实李道儿子也。在位四年，寿十五，无子。为萧道成令杨万年等杀之，追废苍梧王。改元者一：元徽四。

丁巳，顺帝，名准，明帝子。萧道成立之，在位三年，寿十一。为萧道成所篡，寻杀之。改元者一：升明三。升明三年，即齐高帝建元元年。

## 东晋纪元

元帝，太安之际，童谣云：“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”永嘉元年，琅邪王睿与西阳王、汝南王佑、南顿王宗、彭城王，同获济，而元帝睿即大位。

始元帝因怀、愍二帝为伪汉刘聪所执，丁丑渡江，于戊寅即位于建康，终恭帝。十一帝，共一百三年。己未年，被刘裕篡位灭之。

丁丑，元帝姓牛名睿，乃琅邪恭王妃夏后氏因与小吏牛氏通所生，而冒姓司马氏，实牛姓，是应“牛继马后”之讖也。承西晋，以金德王，都于建康，在位六年。寿四十七。改元者三：建武一、太兴四、永昌一。

癸未，明帝名绍，元帝子。西朝之教始兴。帝在位三年，寿二十七。改元者一：太宁三。

丙戌，成帝名衍，明帝子。五岁即位，太后临朝，王导辅政。在位十七年，寿二十二。改元者二：咸和九、咸康八。

癸卯，康帝名岳，明帝子。在位二年，寿二十三。改元者一：建元二。

乙巳，穆帝名聃，康帝子。三岁即位，褚太后临朝，在位十七年，寿十九。改元者二：永和十二、升平五。

壬戌，哀帝名丕，成帝子。在位四年，寿二十五，改元者二：隆和一、兴宁三。

丙寅，废帝名奕，成帝子。在位五年，寿四十五。虚器徒拥，为桓温所废，为东海王，又降为海西县公。改元者一：太和五。

辛未，简文帝名昱，元帝子。在位二年，寿五十三。改元者一：咸安二。

癸酉，孝武帝名曜，简文帝子。十一岁即位，谢安辅政，在位二十四年，寿三十五。因醉，为张贵人所弑。改元者二：宁康三、太元二十一。

丁酉，安帝名德宗，孝武帝子。桓玄篡位，废为平固王。迁为寻阳，又奔江陵。刘裕诛玄复位，后为刘裕所弑。在位二十二年，寿三十七。改元者三：隆安五、元兴三、义熙十四。

己未，恭帝名德文，孝武帝子。刘裕立之，在位一年，寿三十六。改元者一：元熙二。为刘裕所篡，封零陵王，寻弑之。

---

(yàng, 音样)。

讖(chèn, 音趁)——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、预兆。

昱(yù, 音玉)。

## 西晋纪元传

始武帝乙酉篡位自立，终愍帝丙子。四帝，共五十二年。为五胡伪汉刘聪所灭。

其祖司马懿，河内温县人。其先出自高阳之子重黎，为夏官祝融。及周，以夏官为司马，因以氏焉。楚汉间司马 之后也。曹操辟 懿为丞相文学掾。魏文帝时，为抚军、录尚书事，受顾命辅政。明帝时，迁大将军。齐王，迁太尉丞相，加九锡。卒，子师乃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废齐王，立高贵乡公。卒，弟昭袭位，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弑高贵乡公，立陈留王。进位相国，封晋公，加九锡，总百揆，进爵为王。卒，子炎嗣，为相国、晋王。

乙酉，武帝姓司马名炎，司马懿之孙，司马昭之子。篡魏称帝，承魏大德，以金德王，都洛阳，平吴混一。在位二十五年，寿五十五。改元者三：泰始十、咸宁五、太康十。

庚戌，惠帝名衷，武帝子。在位十七年。东海王越鸩之，寿四十八。改元者八：永熙一、永平一、元康九、永康一、永宁一、太安二、改建代父，次永兴二、光熙一。

丁卯，怀帝名炽，武帝子。在位六年。为五胡刘聪所擒，寿三十。改元者一：永嘉六。

癸酉，愍帝名邺，武帝孙。在位四年。为五胡刘聪所擒，寿十八。改元者一：建兴四。

八王用事之次：

汝南王司马亮，贾后使玮杀之。

楚王司马玮，张华劝贾后杀之。

赵王司马伦，篡位伏诛。

齐王司马 ，被司马 杀之。

长沙王司马 ，被越杀之。

成都王司马颖，长史刘舆鸩之。

河间王司马 ，南阳王模遣将杀之。

东海王司马越，忧惧成疾，薨于项。还葬东海，石勒追及伐军焚尸，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。

---

辟（bì，音毕）——帝王召见并授与官职。

掾（yuàn，音院）。

（jì ng，音炯）。



## 东西晋演义序

一代肇兴，必有一代之史，而有信史、有野史。好事者取而演之，以通俗谕人，名曰“演义”，盖自罗贯中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传》始也。罗氏生不逢时，才郁而不得展，始作《水浒传》，以抒其不平之鸣。其间描写人情世态、宦况闺思，种种度越人表。迨其子孙，三世皆哑，人以为口业之报。而后之作《金瓶梅》、《痴婆子》等传者，天且未尝报之，何罗氏之不幸至此极也？良亦尼父恶作俑意耳！今年仲夏，溽暑蒸人，洼居甚苦，偶遇泰和堂主人。主人者，貂蝉世胄，纨绔名家，秘窥二酉之藏，业擅五车之富，射雕献技，倚马呈奇，而尚义任侠，施予然诺，淄渑不爽。时以醇醪浇其胸中块磊之气，故其座常满，其尊不空，诚翩翩佳公子也。是日，以白堕迟我，觥筹交错，丙夜不休。迨醉眠，鸡鼓翼再鸣矣。主人语我曰：“某欲刻《东西两晋传》，而力有未逮。得君为我商订，庶乎有成。”余曰：“某非董狐(11)也，子盍谋之外史氏乎？”主人曰：“昔州氏以高才硕抱，不得入史馆秉史笔，故著述几亿万言。今君颠毛种种，仕路犹赊(12)，宁不疾歿世而名不称乎？且是编也，严华裔之防，尊君臣之分，标统系之正闰，声猾夏之罪愆，当与《三国演义》并传，非若《水浒传》之指摘朝纲，《金瓶梅》之借事含讽，《痴婆子》之痴里撒奸也。君何辞焉？”余爰是标题甲乙，稍加铅槩，迨秋仲而杀青斯竟。间有姓氏之错谬，岁月之参差，郡邑之变更，官爵之诒误，先后之倒置，章法之紊乱，皆非我意也，仍旧文而稍加润色耳。知我者，幸毋以 鸠 见哂。

---

(cóng, 音从)——聚集。

迨——等到。

尼父——孔子。

作俑——倡导做不好的事。

貂蝉——古时王公显官冠上饰物，后用以喻达官显贵。

二酉——指大酉、小酉二山，相传小酉山洞穴中藏书千卷，后用以形容藏书宏富。

淄渑不爽——分辨不差。

白堕——美酒。

迟——等待，这里作招待。

逮——到，及。(11)董狐——春秋时晋史官，直书不讳。

铅槩(qiàn, 音欠)——校勘。

鸠(xué, 音学)——斑鸠。



## 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全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，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。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## 内容提要

本书是一部通俗历史小说。全书以东西晋两朝兴亡为中心，中间穿插五胡十六国的盛衰，伴以南北两朝的纷争，描写了上接三国、下迄刘宋代晋 150 余年间各个王朝的政治变故，人物沉浮，战争灾祸。描写了统治阶级之间的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，擅权专政，党同伐异，以及他们的穷奢极欲、荒淫放恣。

本书内容多于史有据，同时撷取笔记小说中的轶事，加以艺术虚构和想象，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。小说用浅近文言，精练明晰，言简意赅，辞意隽永，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演义。郑振铎先生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中评价说：“这部演义也极雅驯，几乎无一字无来历，在讲史小说里是较好的一部。”

## 东西晋演义

## 西晋卷之一

起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庚子岁四月，止于晋惠帝永熙元年庚戌岁，首尾共十一年事实。

### 王浚王浑大争功

庚子，太康元年，五月。却说晋世祖姓司马氏，名炎，字安世，河内人，司马昭之子，司马懿之孙也。篡魏陈留王之位，自立为晋祖武皇帝。国号大晋，改元泰始，都于洛阳。

太康元年，首月，因以杜预、王浑、王浚三将率水军十五万，去伐江东，所向皆克。浚兵首攻石头，吴主孙皓大惧，面缚舆衬，诣浚军门投降。王浚焚衬受璧，遂入建业屯扎，封宫门、府库，令人守把，待王浑至。明日，王浑兵始济石头城，探知孙皓已降，不得入城。因是，王浑以浚不待己至，先受皓降，意甚愧忿，欲以兵攻浚。参军何攀谏止之。攀又来劝浚曰：“足下成此大功，朝野所闻，奈王将军疾足下不待其至，先纳吴降，有不忿之意，欲将兵来攻足下。昔许由、巢父曾让天子之贵，世称为大贤。足下何不效之，以是功让与王将军？”王浚曰：“市井之道，人人争半钱之利，灭吴大勋，安肯为下！彼何人也，吾何人也？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。天生德于予，王浑其奈我何？吾不惮之。”何攀又曰：“功既不与，可将吴王孙皓付与王浑，吾代你二公讲和此事云何？”浚曰：“此言可依。”遂以孙皓付与何攀。攀请吴玉皓诣军门，同见王浑。浑令人监之，方释此忿。

却说王浚字士治，乃弘农郡人，家世二千石。浚博涉坟典，美姿貌，不修名行，不为乡曲所称。晚乃变节，疏通亮达，恢廓有大志。尝起宅，开门前路广数十步。邻人或谓之何太过，浚曰：“吾欲使容长戟幡旗。”众咸笑之。浚曰：“陈胜有言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！”

河东从事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，择夫不嫁。邈乃大会佐史，使女于内观之。女指浚告母，邈遂以女与妻。后除巴郡太守，吴境兵士苦役，生男多不养。浚乃严其科条示之，宽其徭课迟之，产育者皆与休复，所全活者数千人。浚至夜，梦悬三刀于其卧屋梁上，须臾又益一刀，惊觉，意甚恶之。次日，问主簿李毅，毅再拜贺曰：“三刀为‘州’字，又益一者，明府其临益州乎？”后果迁为益州刺史。今伐吴有大功，王浑欲争之，而王浑虽得监孙皓，心终不悦，阴使奸细人持书，令其子王济表浚违诏不受节度。当周浚、何浑谏而不纳。

---

<sup>1</sup> 诣(yì, 音义)——到, 去。

尝——曾经。

除——授、拜(官职)。

却说其子王济得父之书，当有司奏知武帝，请以槛车征浚，武帝弗许，命有司以诏书入吴，责浚违诏不受节度。王浚大惊，令人入朝上书曰：

臣前被诏书，直造秣陵，以十五日至三山，浑屯北岸，遗书邀臣，臣水军，风发，无缘回船。及以日中至秣陵，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，欲令明日还围石头，又索诸军人名定见。臣以为皓已来降，无缘空围石头。又兵人定见，亦非当今之急，不可承用，非敢忽略明制也。事君之道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若顾嫌避咎，此人臣不忠之利，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

武帝览书，知王浑疾浚功高于己，冒奏朝廷，故不责浚之罪。王浑见武帝不罪王浚，又使人驰书周浚，云浚烧皓宫，得宝私有。入朝又奏，武帝弗听。王浚窃知，连忙复遣人上表曰：

夫犯上干主，其罪可究，乖忤贵臣，祸在不测。孙皓方图降也，左右已劫其财物，放火烧宫，臣至乃救止之。周浚先入皓宫，王浑先登皓舟，及臣后入，乃无席可坐，若有遗宝，则浑、浚已先得之矣。今年平吴，诚为大庆，于臣之身，更受咎累也。

武帝览表，佯置不问。

却说杜预与王浑、王浚等既受吴降，领众振旅还京。次日，王浑、杜预、王浚等将同吴王面君，吴王皓拜伏称臣。武帝宣皓上殿，赐绣墩而坐。武帝曰：“朕设此座待卿久矣。”皓曰：“臣在南方，亦设此座以待陛下。”武帝大笑，设宴待之，封皓为归命侯，以其子孙瑾为中郎将。随降臣宰，皆封列职。丞相张悌死节，封其子孙。史臣断之吴云：

《历年图》曰：破虏兼以孤远之兵，决忠愤之志，首犯贼锋，深蹂洛川，汛扫陵寝，有足多者。讨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众，挥马以下江东，耆儒宿将，狼狈失据，开地千里，真英才也。大帝承父兄之烈，师友忠贤，以成前志。赤壁之役，决策定虑，以摧大敌，非明而有勇，能如是乎！奄有荆扬，薄于南海，传祚累世，宜矣。侯官、景帝皆明惠敢决，有先世之风；归命骄悞，残虐，深子桀纣，求欲不亡得乎？

却说王浑、王浚二人，因伐吴构怨，不相推伏，互各争功，因是武帝未曾封赏诸将。时王浑表浚违诏不受节度，专擅吴降，宜以加法，庶禁将士知劝。武帝弗从，由然灭吴之功，不有封赏。王浚自以功大，而为王浑及党共所挫抑，每入朝，奏帝曰：“臣有汗马之劳，而为指鹿之诉，却似猎犬之功矣。臣非敢图赏，所以激发后之将士，勇于立勋。”武帝亦不之听。浚不胜忿愤，径出不辞，帝亦容恕之。

次日，有司奏王浚违诏，大不敬，请宜付廷尉问罪。武帝不许，命廷尉刘讼校二人事功。讼以王浑为上功，以王浚违诏为中功。帝怒刘讼折法失理，

---

造——前往，到。

悞（bì，音闭）——乖戾，执拗。

指鹿之诉——指鹿为马的诬告。

左迁京兆太守。既而诏增贾充及王浑邑八千户，进浑爵为公，以杜预、王戎皆封县侯，诸将赏赐有差。策告羊祜庙，封其夫人为万岁乡君，食邑五千户。

至是王浚每日在家，怨望朝廷。时有浚之外亲益州都护范通诣，知其悒意，因谓浚曰：“将军功则美矣，然恨所以居美者，未尽善也。”浚问曰：“何如？愿闻其详。”通曰：“将军旋旆之日，角巾私第，口不言降吴之事。若有问者，辄曰：‘圣主之德，群帅之力，老夫何功之有！’如斯，颜子之不伐，龚遂之雅量，何以过之。此藺生所以屈廉颇也，王浑能无愧乎！安能僭也。”王浚曰：“吾始惩邓艾之事，惧祸及身，不得无言，夫不能遣诸胸中，是吾偏也。”于是王浚愤悒之。

其时，人亦以浚功重报轻，为之叹息。当博士秦秀上表，诵王浚功高枉屈。武帝始迁王浚为镇军大将军，封杜预为襄阳县侯，因此浚大悦，谢恩归第。杜预亦谢恩，辞武帝出镇襄阳。预到襄阳，以为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，乃勤于讲武，申严戍守。史说，预身不跨马，射不穿札，而用兵制胜，诸将莫及。

### 罢武备诸胡兵起

却说晋武帝以为天下平息，四海晏然，聚集文武商议罢州郡武备。大臣山涛谏曰：“州郡之兵，留防境患，古来有之，岂宜去也！伏望陛下学古制而获大治，慎先谏以怀永图。”武帝弗听，自主决之。次日出诏，往发州郡去，命州郡悉去兵政。其诏曰：

昔在汉末，四海分崩，刺史内亲民事，外领兵马。今天下为一，当韬干戈，刺史分职，皆为汉氏故事，悉去州郡之兵，大郡置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为例。敬此悉闻。

时交州牧陶璜见诏，以为不可，亦上言曰：

交州东西数千里，不宾属者六万余户，服官役才五千余家。二州唇齿，惟兵是镇。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，水陆尽通，州兵未宜约损，以示单虚。州郡之兵，宜存卫边城，不可约损。

时山涛亦言，不宜去州郡武备。帝俱不纳。至永宁以后，盗贼蜂起，州郡无备，不能擒制，天下大乱。初，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，入居辽西棘城之北，号慕容部。至孙涉归迁于辽东之北，内附中国，数从征讨有功，拜大单于。至是始叛，以兵五万寇昌黎，此乃戎乱之始，如涛、璜所言。因此各州郡雪片上表入朝，奏知武帝。武帝大惊，急与群臣计议，颁诏去各州郡，命刺史各兼兵民之政，因是州郡镇之政，尤繁重焉。天下不宁。其后诸胡因忿

---

旋旆（pèi，音沛）——凯旋。

辄（zhé，音哲）——总是。

先谏（mó，音模）——预先计划。

愧，杀害长史，渐为民害，是因此起。

### 郭钦进上徙戎论

当时御史郭钦等入朝，上疏曰：

戎狄强犷，历古为患。魏初民少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，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，往往有之。今虽服从，若百年之后，有风尘之警，胡骑自平阳、上党，不三日而至孟津，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，尽为戎庭矣。伏望陛下以平吴之威，谋臣猛将之略，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此万世之长策也。

武帝览之弗从，曰：“秦始皇时，筑墙万里，以防胡虏，谁知祸发萧墙之内，不在匈奴之中。今天下一统，谁敢贰叛？”因谓群臣曰：“朕闻治天下有道，在于得人，卿等何如不举贤良方正有才之士入用，专进迂阔之言？”言讫，命有司发诏往各州郡，命举贤良方正才学之士，趁选朝用，颁诏去讫。大臣何曾上言曰：“窃闻广陵华谭，有殊节操，好学敏慧，陛下若能用之，国政可定。”武帝曰：“既有此子，即宣至京中，亲试策之。”于是遣使往广陵，诏华谭至金阶之下。谭拜舞毕，武帝亲策之曰：“今四海一统，万里同风，然北有未羁之虏，西有丑施之氏，故谋夫未得高枕，边人未获晏然。将何以长弭斯患，混淆六合乎？”华谭对曰：“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，祖乾纲以流化，顺谷风以兴仁，兼三才以御物，开四聪以招贤。故劳谦日昃，务在择贤，俊龙跃，帝道以光也。”武帝嘉其对，又策之曰：“帝舜以二八成功，文王以多士兴周。夫制化在于得人，而贤才难得。”谭又对曰：“今州郡贡秀孝，台府简贤良，譬南海不少明月之宝，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。”武帝悦之，以为郎中。于是罢朝。

### 袁甫炫鬻 于何勛

史说，淮南袁甫字公冑，亦好学，以词辩见称。知朝廷招举贤士。及闻中领军上将军何勛重贤纳士，敬往谒之，因言曰：“甫乃驽钝之才，不足以聘千里。百里花封，能为剧耳。久闻将军爱士，吾侪方怀于干禄，何不纳之？”勛笑曰：“今子之请，徒欲宰县，不思为台阁之职何也？”甫曰：“人各有能。譬缿中之好莫过锦，锦不可以为韜；谷中之美莫过稻，稻不可以为齏。”

---

萧墙——照壁，喻内部。

二八——八元、元恺的合称，均指八个才子。

炫鬻（yù，音玉）——夸耀，卖弄。

勛（xùn，音叙）。

吾侪（chái，音柴）——我辈。

是以黄霸驰名于州郡，而息誉于京邑。廷尉之才，不为三公，自昔然也。” 劭闻之大悦，除为松滋令。时幕宾石玠闻甫能辩，故难问曰：“卿名能辩，岂知寿阳已西，何以恒旱？寿阳已东，何以恒水？”甫应声答曰：“寿阳以东，皆是吴人，夫亡国之音哀而思，鼎足强邦，一朝失职，惯叹甚积，积忧成阴，阴积成雨，雨久成水，其域恒涝也。寿阳以西，皆是中国，新平强吴，美宝皆入，志盈心满，用长欢娱。《公羊》有言，鲁僖悦，故致其旱京师。若能抑强扶弱，先疏后亲，则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矣。君虽高士，安识此理耶！”玠因是知其高辩敏捷，再后不复难问。

史说，皇甫谧字士安，安定人，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也。因承继后叔父益徙居新安。年二十，不好学，游荡无度，人人咸以为痴。尝出游得瓜果，辄进于后叔母任氏。任氏谓曰：“《孝经》云：‘三牲之养，犹为不孝。’汝今年余二十，目不存教，心不存道，无以慰我，汝谓瓜果进，以为孝乎？”因叹曰：“昔孟母三徙以成仁，曾父烹豕以存教，岂我居不卜邻，教有所阙，何尔鲁钝之甚也！修身笃学，汝自得之，于我何有！”因对之流涕。谧乃感激，而就乡人席坦受书，勤力不怠。居贫，躬自稼穡，带经而农，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。始有高尚之志，以著述为务，自号玄晏先生。时举孝廉，郡邑保荐，朝廷亦屡征，皆不应命。而所著诗赋诂论难，及撰《帝王世纪》、《高士》、《逸士》、《列女》等传，并行于世焉。

## 北魏祖逢天女配

却说北魏之先，出自黄帝，黄帝之子昌意，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，有大鲜卑山，因此以为号。其后世为君长，统幽都之北，广漠之野，畜牧迁徙，射猎为业，淳朴为俗，简易为化，不为文字，刻木结绳记事而已。时事远近，人相传授，如史官之纪录焉。黄帝以土德王，北俗谓土为托，谓后为跋，故以为氏。其裔始均仕尧时，逐女魃于弱水，北人赖其勋，舜后命为田祖。历三代至秦汉，獯鬻、猃狁、山戎、匈奴之属，累代危害中州，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，是以载籍无闻。积六十七代，至成皇帝，讳毛立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威振北方。宣帝时，南迁大泽，方千百余里，厥土昏冥沮洳，谋更南迁，未行而崩。献皇帝时，有神人言此地荒遐，宜徙建都邑，献帝年老，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，命南移。山谷高深，九滩八阻，于是欲止。有神兽似马，其声似牛，导引历年乃出。始居匈奴故地，其策略多出宣、献二帝，故时人并号曰“推寅”，盖俗云“钻研”之义。传至拓跋诘汾，为人孤弱，诸

---

咸——都。

稼穡（sè，音色）——泛指农业劳动。

女魃（bá，音拔）——神话中的旱神。

沮洳——泥沼。

部各散。

却说北魏圣武姓拓跋，讳诘汾，尝先亲耕于山泽，忽一日，见輜自天降下，诘汾奔前去观，见一妇人生得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，前来相见。谓诘汾曰：“吾乃上界天女，玉帝因见君祖宗积德，敕吾降凡，与君为室，君不嫌丑陋，乃妾之幸耳。”诘汾曰：“蒙天帝赐我姻眷，何德以当之？”言毕，遂与施礼，相携手回第，设筵相待。至夜，二人成亲。欢会三日，天女辞曰：“吾今请还天宫，不敢久留。吾昔受命于天，只许三日姻缘，今已满足。吾去之后，期年周时，与君复会于前日相见之处，不可遗忘。”言毕，相辞欲行。诘汾不忍相离，因留恋之。俄而天女化清风不见。

诘汾自天女归天之后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一载。猛然思起天女临别之言，至是日依然径入山泽伺候。不霎时，见天女驾五彩祥云，自天下来，抱着一个小儿，进前与诘汾相见曰：“别来无恙，幸不失信。”以所抱小儿授与诘汾，又曰：“此是君之子，乃当世帝王也，君宜善抚育之。”言毕欲行。诘汾接得小儿，扯住天女曰：“一日夫妻，百夜恩情，自卿归天之后，忘餐失寐，要思一会，不能一见。今蒙降临，何以去速！可同我归第，攸叙一夜，来早归天未迟。”天女曰：“此乃天帝之敕，与君姻缘，只在此遇，岂敢再延？”语终，化清风不见。因是诘汾垂泪，抱着小儿归家恩养，取名力微。

黄帝修德上天知，敕降神女裔为妻。

不觉明年产真主，北代从斯作帝畿。

### 夷夷兵犯没鹿回

却说光阴过客，倏尔数年。力微长大一十余岁，容貌奇伟，文才出众，武艺标群。因无母舅，故北代诸部时人谚曰：“诘汾皇帝无妇家，力微皇帝无舅家。”时诘汾发疾而崩，力微痛之，安葬哀毁逾礼。丧事毕，有没鹿回部大人奚宾，闻力微有雄杰之度，召之为部长。自此乃依奚宾为将。

却说西部酋长夷夷以兵一万扰境，虏掠畜产。奚宾亲领胡兵二万人，出界拒战。次日，两军相迎，奚宾亲自出阵，大骂：“野大逆贼，何敢侵境！”夷夷见其大骂，忿怒勒起坐下马，轮起手中枪，走奔阵前，更不打话，直取奚宾。奚宾亦舞大杆刀出迎。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，二人战上十合。奚宾气力不加，勒转跨下马，收回手中刀，走回本阵。夷夷赶来，奚宾走已远。夷夷就左手拈弓，右手搭箭，望奚宾后心一箭。奚宾听得弓弦一响，急翻身下马躲之，那一箭正中马胫，马即死于阵前。夷夷见奚宾死了战马，拍马来追，将

---

（x，音虚）——忽然。

輜（píng，音平）——妇人所乘有衣蔽之车。

倏（sh，音书）尔——很快地。

及追至，拓跋力微已到，见宾无马，急以所乘之马，与宾骑之，大言曰：“大王急回本阵，小酋出迎敌兵。”言毕，以步兵接战。力微以步兵摆开，与夷夷交锋大战。战上三十余合，夷夷抵敌力微不住，骤马奔走归阵，被力微驱兵一击，夷夷大败，退还本国去讫。力微连追一百余里，方始鸣金收兵回城。

次日，窦宾聚集诸部大人问曰：“孤昨与夷夷交战，被他射死战马，险些被擒，不知甚人，将骏马与我骑之，方得脱乎大难。我在乱军之中，杀得头昏眼乱，忘记谁人，汝等可自白之，我必酬其大功。”是时，力微隐而不语，当左右大人言曰：“前日阵上救大王者，乃拓跋力微也。”窦宾大惊，问力微曰：“孤三问，卿何如不答也？”力微曰：“此大王洪福，诸部之力，小酋何功之有？”窦宾大喜曰：“我将其国画半分卿，酬卿大功。”力微固辞曰：“臣食君禄，当尽犬马之力，岂图赏也。”固推不受，宾愈敬之曰：“子贡辞赏，后贤美赞，今卿如此，何以为报耶！”又曰：“吾有爱女金玉公主，不与凡子，今赐与卿为妻，勿得再推。”因是力微从之，选日纳聘礼，就迎公主过门，成亲毕。自此以后，宾甚宠用之，尝思报其前勋。忽一日，谓力微曰：“孤闻韩信据齐不得，张良择留而封，欲委卿以一方，卿谓何所可据，孤即授之。”力微曰：“韩信连百万之众，收四海之地，平秦灭楚，取赵协燕，功盖天下，名闻古今。张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匡扶社稷，担担乾坤，以三寸之舌，开四百年之基，成汉室之业，皆此二人之力，高祖所谓人杰。臣于大王，无尺寸之功，止一马之力，何敢受其赐也。”宾曰：“富贵之事，世人贪之，恐不得至，卿何固辞？今授卿一所。吾欲南霸天下，欲卿效张良、韩信之立勋，故有是命，卿何却之？”力微曰：“臣见前贤所谓‘功盖天下者不赏，勇略振主者身危’，未尝不思退避。富与贵，人情之所欲，岂不爱之。望大王法尧舜之仁，休效汉祖之疑。臣愿尽忠，慕二贤之志。望大王授臣北镇长川，以伺霸举。而吾既承半子之分，而思欲随部奉事大王，不舍远离。”宾曰：“男儿所志在功名，别离何足叹。”又曰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卿可同金玉公主速去镇守长川，就以其地授卿，以为汤沐之邑。”因是封力微为北部大人，命其往镇。于是力微拜辞窦宾，领金玉公主同去长川镇守。收纳亡叛，延揽英雄，招军买马，积蓄草粮。由是旧部人马，悉来归附。数年之间，兵威稍震。

谁想光阴过隙，寒暑更迁，不觉窦宾沾病将危，乃唤二子窦龙、窦虎至卧前戒曰：“拓跋力微勇略无双，吾死之后，不可疏慢。此人功多不伐，当以国事相委，勿以常人遇之。”言讫而卒。窦龙、窦虎举哀发丧，葬于西陵。窦龙代父领其诸部十万之众。

### 窦龙以谋攻力微

当窦龙代父位领众，使人持孝书去报知公主、力微。力微接得孝书，方知岳父窦宾于十月内身故，两眼垂泪，哭昏在地。左右急劝曰：“死者不能复生，何苦若是。”力微始拭泪入内，说与公主。公主涕泗交颐，命排车马，要同力微回国吊丧。力微急止之曰：“吾观舅龙、虎二人，昔尝屡起害我之心；今若归国，恐中其谋。宜先以人打探消息，方可还之。”公主听见其说，犹豫不行，因此，打发使人回去，只推力微有疾，不能远行，待瘥可，前来补礼。使人得是语，忙回归报窦龙。窦龙大怒，乃召窦虎入内议曰：“今力微诈病，不来奔丧，必有异志。前日细作人回，说力微在长川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；今若不除，久则为患。吾欲讨之，恨力不加。汝有何计，可以教我？”窦虎曰：“吾有一策，使力微不能脱吾钩中。”龙曰：“有何高谋，愿闻将施。”虎曰：“可使人再去长川，对力微说我父亲临死之日，嘱咐我兄弟二人，道他死之后，令起军发马，去取北川，与妹夫力微，以作嫁资。却把长川易还我部。此计若何？”龙曰：“北川迢远，取之非易，此计莫非不可。”窦虎笑曰：“你道真个去取北川与他？只以此为名，实欲取长川，且交他不作准备。吾军马去取北川，要从长川经过，若过长川，力微必然出来劳军，就问他索钱粮，去到城下，一鼓平捉，擒住力微，以除吾之后患也。故兵法曰：‘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’”龙曰：“其计大妙。”言毕，只遣使人授此计投长川去见力微，呈上书信，与力微、公主同看。力微观书讫，对公主说道：“龙、虎二位大舅，欲起兵取北川，与我为嫁资，要我附应粮草，犒劳三军。”公主大喜，以为是实。惟力微心中半信半疑，只得打发使人回去道：“军马一至城下，准备粮草牛酒，犒劳三军。”

使人去讫，公主曰：“难得兄弟如此好心，代取北川。你可准备粮草牛酒，犒劳军马。”力微笑曰：“汝道窦龙、窦虎二人真个去取北川？欲来攻我也。”公主曰：“如何是来攻我也？”力微曰：“龙、虎二舅，自讨死日近。这等计策，瞒小儿也瞒不过。”公主再问：“如何是计？”力微曰：“乃是投饵钓鳞之计也。虚兵取北川，实来害我也，只等我与公主出城劳军，就势拿下杀之，攻我无备也。”公主曰：“二贼不念我同胞共乳，要来谋害，如之奈何？”力微曰：“公主宽心，收拾窝弓擒猛兽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只等二人前来，他便不死，也勾九分无气。”言讫，唤北部王才至曰：“你可持书去见窦龙、窦虎，说道我闻知二位舅舅起军代取北川，心中大悦，难得二位大舅如此好心，称谢不尽。今准备牛酒粮草整齐，专待军马来，到与公主出城远接。”王才领其言语及书信，忙来鹿回部，即入宫内，呈上书信，具说力微之言与龙、虎二人。二人听讫大喜。王才即时告回，归长川，报知力微。力微又唤大将于龙来，听了计策，“如此如此，其余我自临期摆布，自作准备。”

---

颐——颊；腮。

瘥（chài，音柴〈去声〉）——病愈。

龙虎决策取长州，神元先知第一筹。  
贪图香饵钓鳞鲤，谁想翻身人浪游。

### 拓跋力微霸长川

却说窦龙二人得力微回书，扶掌大笑曰：“你原来今番中吾计策也。”即时遣甘宇为先锋，自与徐丁为二队，凌蒙为后队，共军五万，水陆并起，望长川进发。龙与虎二人自在船中，时复欢笑，将谓力微中计，迤迤而行，前军已至川口。窦龙叫问：“前面有人远接么？”人报力微令王符来见。窦龙唤王符入船中，问：“劳军如何？”王符曰：“主公皆准备停当，但钱粮陆续起运。”龙曰：“驸马何在？”符曰：“在长川城门外相等，与大王把盏。”龙、虎曰：“今为汝家事，劳军之礼，休得轻意。”王符领了言语，先回去了。

窦虎将战船密密排于河上，依次而进，看看至林安，并不曾见有一只船，又无人远接，河面上静荡荡地。忽哨船回报，长川城上插两面白旗，并不见一个人影。窦龙二人交牵战马来，自上岸跨马，带徐丁、甘宇一班儿军官，并虎贲千余人，径往长川。来到城边，不见动静。窦龙二人勒住马，叫前军大叫城上守门军将曰：“谁在城上？今有没鹿回部窦龙二位大王，亲自在此，请汝主驸马相见。”忽一声梆子响，白旗倒处，两面红旗便起，城上军人一齐竖起刀枪，敌楼上于龙出曰：“大王此行，端的取北川如何？”窦龙等曰：“吾替汝主取北川相赠，以为嫁奁之资。”于龙曰：“吾主人已知大王投饵钓鳞之计，故使吾等安排军马守城，大王休来。”窦龙闻知，勒马便回。探马报曰：“四路皆有埋伏军马，一齐杀到，关明从河陵杀来，张因从岂居杀来，黄由从河安杀来，魏正从长川小路杀来，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。噪声远近振十余里，皆言要捉二位大王。”窦龙二人大惊，坠于马下，性命如何。左右急救之。上得马时，四路军马杀进，龙、虎二人拚死血战，那里冲突得出，被四路军马拥至，将龙、虎二人杀讫。余兵无主，各自溃去，力微方始退阵，鸣金收军入城。是日，于龙、张因二人献窦龙、窦虎首级，力微令人收拾尸首，一同葬于城东十五里内讫。

当力微既诛窦龙兄弟，乃立招军旗，招其部众。其诸部大人，悉引众前来投降，因此得控弦之士二十余万人。次日，诸部大人商议，乃立拓跋力微为神元皇帝，总统部众，大封功臣。至是，知定襄之盛乐，有天子气，乃引诸部大人，复迁都于盛乐城，始起窥觐中原之志，因遣太子沙漠汗入中原奉贡，就使观中国风土如何，意欲吞并。沙漠汗领其语，带名马珍珠来中国。不数月，来到京都，以金宝名马朝见晋武帝。武帝大悦，受其贡礼，乃留沙

---

迤迤(yí lǐ, 音以李)——连绵曲折。

控弦——拉弓。

漠汗在洛阳太学中读书。居岁余，沙漠汗思归，乃入内奏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臣父母春秋已高，乞回奉养。”武帝闻奏，欲令人送其归国。当大臣卫 奏曰：“沙漠汗资质雄异，不可遣归，恐为后患。今若与他去之，正如龙归大海，虎返深山，将不可服矣。不如留之，复以金帛赂其国中诸部大人，令其间谍神元，使彼父子不亲，弃之不取，此乃中华之福。不然，遗患后世矣。”武帝犹豫。沙漠汗表屡上要还。武帝沉吟，欲不放其归，匈奴方强，恐其扰境；欲放其还，恐其有异。见沙漠汗辞表情切，只得多以金玉赐与，用十分恩义抚之，遣人护送与还。当沙漠太子得圣旨肯放其还，即忙入朝拜辞武帝。

次早登程，行数月，行至阴馆城，先遣人入国，报父神元。神元设位，近臣奏曰：“太子沙漠汗，先年入中国贡，观覘虚实，今差人来报回国，行至阴馆。”神元大喜曰：“既太子归国，诸部大人可去阴馆迎接。”诸部大人即出，以酒饌来阴馆迎接。参拜太子讫，各以酒把盏。酒至半酣，沙漠汗仰视空中，忽有一只飞鸟，其时沙漠汗在中国，带得弹子在袖中，只出以左手拈弓，右手搭弹，望空中一放，正中飞鸟颈子上，死落在地。时匈奴诸部之人不识弹子，更又不见羽箭，以为沙漠汗空弓射得鸟落，诸部大人俱各大惊，皆以为神，密相谓曰：“今太子入中国，被服同南，更兼有此奇术，射不用箭。他日神元万岁后，太子统国，必然变易旧俗，吾等必不得志，亦难保善终矣。不如先走入朝，奏知万岁，说太子今回国，臣等观其动静，必有贰意，更兼学得奇术，空弓射得飞鸟，又带南人而还，臣恐太子篡位争权，移风换俗，国不得安。”诸部大人计议已定，就辞太子沙漠汗先驰还内，以前所议之计奏知神元。神元大惊曰：“既如此，当如之何？”诸部大人奏曰：“圣上更有贤子，不若除之，免其后患。陛下不纳臣求，诸部各散。”神元无奈，因言当便除之。于是诸部大人矫神元诏出朝，将太子沙漠汗执下，暴其罪曰：“太子沙漠汗奉晋数年，不思还国事亲，今回反带南人而归，必有叛心，此乃大不孝也。今封鸩酒一壶，黄罗五尺，宝剑一口，命其自尽。”沙漠汗听见其诏，大哭一场，乃饮鸩酒而亡。因此沙漠汗被害。神元悔之，乃命收葬，谥曰文皇帝。

### 束晰诚心祈雨泽

却说中国吴中大旱，连月不雨，百姓屡祈未应。史说，束晰字广微，阳平元城人，汉疏广之后。王莽末，广曾孙孟达避难，自东海定居沙鹿山南，因去“疏”之“足”，遂改姓束焉。束晰博学多闻，少有德行，远近习知。

---

(gàn, 音贯)。

观覘(chān, 音搀)——观察窥视。

谥(shì, 音视)——古时帝王、大臣等死后，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。

时值天亢无雨，百姓相谓曰：“吾闻仁德动天，精诚感应，今闻此处束广微先生仁闻州里，德播日新，不如请其求雨，天必有济。”众耆曰：“然。”因是百姓来请束晰祈雨。晰欣然从命，斋戒沐浴，祷告上天。须臾，天即下雨，三日不息，万物回生。由是百姓感之，乃作歌，歌之曰：

束先生，通神明，请天三日雨甘零。我黍以育，我稷以生。何以酬之？报束长生。束晰自此朝野知名。武帝闻知，擢为著作郎。

时武帝朝会群臣，问中郎挚虞曰：“三日曲水之义，卿知之乎？与朕言之。”虞曰：“汉章帝时，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生三女，三日俱亡，时人以为怪，乃招携之水滨洗祓，遂因水以泛觴，其义起于此也。”武帝曰：“必如卿之所谈，便非嘉事。”时晰在侧，因进曰：“虞小生，不足以知，臣请言之。昔周公城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，故逸诗云：‘羽觴随波。’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，见金人奉水心之剑，曰：‘令君制有西夏。’乃霸诸侯，因此立为曲水。二汉相缘，皆为盛集，流至今也。何得以三月生女即死之义耶？”武帝大悦曰：“卿才果有大过人者。”就以晰为尚书郎，赐晰黄金五十斤，晰谢恩退朝。

### 刘毅对帝似桓灵

辛丑，太康二年，三月，武帝诏选吴孙皓宫人五千入宫内，朝夕淫乐游宴，怠于政事，其掖庭殆以万人卫从。常乘羊车，恣其羊车之所之，至，便宴寝其宫。其时，武帝既乘羊车游寝宫庭，宫人竞以竹叶插户、盐汁洒地，以引帝车入宫。于是后宫乱宠无次序矣。

却说皇后杨氏，其父杨骏，字文长，弘农人也。官拜车骑将军。时武帝以后宠封杨骏为临晋侯。当中书令褚与尚书郎郭奕等谏之曰：“夫封建诸侯，所以藩屏王室也；后妃，所以供粢盛、弘内教也。今后父杨骏虽有国戚之亲，却无汗马之劳，安可封侯？”二人因上表称杨骏小器，不可以任社稷之重，恐乱天下之始。武帝怒而不听，益宠杨骏，于是杨骏势倾天下，任意横行。

却说武帝自太康以后，天下无事，不复留心万机，惟耽酒色，请谒公行。杨骏与弟杨珧、杨济三人，势倾朝野。公卿以下无不惮之。故时人号为“三杨”。时太尉何曾因设朝回第，谓诸子弟曰：“今上以吾为太傅，吾每宴见，未尝闻经国远图，惟说平生常事，非贻厥孙谋之道也，及身而已，后嗣其殆乎！汝辈犹可以免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属必及于难矣。”

---

耆（qí，音齐）——老者。

祓（fú，音福）——古时一种除灾祈福的祭祀。

（luè，音略）。

珧（yáo，音姚）。

壬寅，太康三年，武帝设朝，君臣礼毕。武帝问司隶校尉刘毅曰：“朕可方汉之何帝？卿实言之。”毅曰：“桓、灵似陛下耳。”武帝曰：“朕何至于此？”毅曰：“桓、灵卖官钱入官库，今陛下卖官钱入私门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”是时，武帝卖官钱入官，故毅言之。当武帝大笑曰：“桓、灵之世，不闻此言。今朕有直臣，故为胜之耳！”因赐毅金二十斤。时毅纠绳豪贵，无所顾忌，人皆惮之。

### 石崇与王恺斗宝

却说石崇字季伦，生于青州，故小名齐奴。少敏慧，勇而有谋。其父石苞临终，分财与诸子，独少与崇。其母以为言：“何不均分，使崇少也？”苞曰：“此儿虽小，后自能得。”及其年长二十，为修武令，有能名。迁为阳城太守。因伐吴有功，封为安阳乡侯，累迁侍中。武帝以崇功臣之子，有干局，深器重之，出为南中郎将、荆州刺史，领南蛮校尉。石崇颖悟有才气，而任侠无行检。在荆州时，私与从人劫远使商客，以致大富，因此不资久之。后拜为太仆，因出镇下邳。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，一名梓泽，饯送者倾都，畅饮于此，故号为金谷园。是岁，武帝又拜崇为卫尉。崇家中财产丰积，室宇宏丽。后房百数，皆曳纨绣，珥金翠。丝竹尽当时之选，庖膳穷水陆之珍，富盖天下，无有贰也。时后将军王恺，乃文明皇后之弟也。家中亦大富，爱于射，竞以奢侈相高。一日，武帝设朝罢，退出外殿，石崇、王恺二人俱各夸诞。王恺说，我家中以 澳釜 。石崇道，我家中以蜡代薪。这边道多，那边道胜。僚友因谓二人曰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。汝二人休在此争论，汝家中有甚奇异珍宝，请出相斗，方见高下。”当王恺使人作紫丝步幃四十里，石崇使人作锦步幃五十里。崇涂屋以椒，恺用赤石脂耳。僚友见崇胜恺，俱称羨不已。武帝闻王恺与石崇斗宝，乃宣恺入，取珊瑚树高二尺者赐恺。恺大喜，拜谢出内，即以珊瑚示石崇。石崇接过看了，以铁如意击碎。王恺大怒曰：“你无此宝，故打碎。”欲与相殴。崇大笑曰：“君不足为恨，吾自偿之。”乃使人取珊瑚树，高三四尺者六七株，条干绝俗，光彩耀目，以示王恺，因以赔恺。僚友劝和，各回第讷。当司马傅咸上书于武帝曰：

先王之治天下，食肉衣帛，皆有其制。奢侈之费，甚于天灾。古者人稠地狭，而有储蓄，由于节也。今土广人稀，而患不足，由于奢也。欲时人崇俭，当诘其奢；奢不见诘，转相高尚，无有穷极矣！

帝览，谓咸曰：“王、石自相射竞，何于兴废，卿何多言耶！”弗听，未校二人。

却说尚书张华，先因伐吴，都督幽州军事。以文学才识，名重一时，论

---

干局——办事的才能、气度。

以 澳釜——以饴洗锅。 ，同饴。

者皆谓华宜为三公。荀勖、冯 以伐吴之谋深疾之。先时，武帝知张华才能，故使人问华：“谁可托后事否？”华曰：“以明德至亲，莫如齐王。”及此，武帝使人征之，齐王忤旨不至。帝思华能，欲征张华。荀勖、冯 忌华所能，因而谮 华于帝曰：“张华督幽州，抚循夷夏，誉望益振，而华参朝政，若钟会之变也。昔会之反，颇烦太祖。今陛下征华亦然。”武帝变色曰：“卿是何言耶！” 惊，即免冠言曰：“善御者必知六辔缓急之宜，故汉高尊宠八王以夷灭，光武抑损诸将而克终。非上有仁暴之殊，下有愚智之异也，盖抑扬与夺，使之然耳。会才智有限，而太祖夸奖无极，使会自谓算无遗策，功在不赏，遂构凶逆耳。向令太祖录其小能，节以大礼，则乱心无由生矣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 稽首曰：“陛下既已然臣之言，宜思坚冰之渐，勿使如会之徒复致倾覆。”帝曰：“当今岂复有如会者耶？” 因屏左右而言曰：“陛下谋画之臣，著大功于天下，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，皆在圣虑矣。”帝默然。由是不征华，复征齐王司马攸入朝用事，攸德望日隆。荀勖、冯 、杨珧皆忌之，因设朝罢， 谮于武帝曰：“齐王攸私结群党，恐不利于社稷。”帝曰：“齐王乃先帝所亲信，故朕委之以朝政，岂有异心耶？卿勿多言。”曰：“陛下不信，诏诸侯之国，宜从亲者始，齐王独留京师，可乎？”勖又曰：“百僚皆归心齐王，陛下试诏之国，必举朝以为不可，则臣言验矣。”武帝始以为然。次日，乃以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令其之国。

国公王浑入朝上书曰：

窃见齐王司马攸，至亲盛德，宜赞朝政，今出之国，假以虚号，而无典戎干方之实，恐非陛下追述先帝、太后待攸之宿意也。若以同姓宠之太厚，则有吴、楚逆乱之谋，汉之吕、霍、王氏，皆何人也！历观古事，轻重所任，无不为害，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耳。若以智计猜嫌，虽亲见疑，疏者庸可保乎！

武帝不听。扶风王骏、光禄大夫李 、中护军羊 、侍中王济、甄德皆入切谏，帝亦不听。王济与甄德见帝不听，又使其妻公主俱入宫涕泣曰：“今使齐王之国，莫非内有小人献佞？且齐王国之至亲而不可信，况他人乎？望陛下留齐王，乃国家之幸。”因再四请帝留齐王攸。武帝大怒，出谓王戎曰：“兄弟至亲，今出齐王，自是朕家事，而甄德、王济连遣妇入来生哭人耶！”乃出王济、甄德。时李 见上出其二人，亦以年老逊位，后卒于家焉。

太康四年，正月，武帝设朝，命太常议崇锡齐王攸之物。当博士庾 、秦秀等因上言曰：“古礼，三公无职，坐而论道，不闻以方任 婴 之。惟宣

---

(d n, 音胆)。

谮(zèn, 音怎 去声)——中伤，诬陷。

(x , 音西)。

方任——一方重任，指地方官。

王救急朝夕，然后命召穆公征淮夷，故其诗曰：‘徐方不回，王曰旋归。’宰相不得久在外也。今天下已定，六合为家，将数延三事，与论太平之基，而制出之，旧章违矣。望陛下诏取齐王归朝，天下幸甚。”武帝弗听。当祭酒曹志叹曰：“安有如此之木，如此之亲，不得树本助化，而远出海隅，晋室之隆，其殆矣乎！”乃奏曰：

古之夹辅王室，同姓则周公，异姓则太公，皆身居朝廷，五世反葬。及其衰也，虽有五霸代兴，岂与周、召之治同日而论哉！自羲皇以来，岂一姓所能独有！当推至公之心，与天下共其利害，乃能享国长久。是以秦、魏才得没世，而周、汉亲疏为用，此前事之明验也。志以为当如博士所议，诚诏宣回朝，则朝廷幸甚，天下幸甚！

武帝览表，大怒曰：“曹志尚不明吾心，况四海乎！且博士不答所问，而答所不同，横造异论也。”遂免曹志官，其余皆付廷尉问罪。廷尉刘颂等

等大不敬上，当弃市。帝从之。尚书夏侯骏见帝曰：“官立八座，正为此时，博士何当死矣？”帝始回，独为骏议留中七日，乃诏 等七人免死除名。使命齐王攸备物典策，设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，黄钺朝车乘舆之副从焉。

却说齐王既被荀勖、冯 之讐，不得预政，在外愤怨发疾，使人入朝奏武帝，乞守太后之陵。武帝不许，遣御医希旨视齐王攸疾。希旨将行，荀勖等阴嘱曰：“汝去视齐王疾，不可下药，只便回来。倘主上问你，只说无事。”希旨果去看齐王，及诊视脉息，病将危笃，不肯下药。诊罢，希旨皆言无疾，帝遂不问。当河南尹尚雄谏曰：“陛下子弟虽多，但有德望者少。齐王卧居京邑，所益实深，不可不思也。依臣之请可诏还京。”武帝不纳，尚雄愤恙而卒。齐王攸疾转笃，帝犹遣近人催其上道，至是呕血而薨。其子司马 发表而归，武帝与百官亲临吊丧。司马 泪踊陈诉御医诳言父疾无恙，不肯下药，致误身死。帝大怒，即命武士收御医希旨诛于市曹，以其首祭之。初，武帝爱齐王攸甚笃，为荀勖、冯 所构，欲为身后之虑，故出之，及其薨，帝哀痛不已。冯 侍侧曰：“齐王名过其实，天下归之。今自薨殒，社稷之福，陛下何哀之过！”因是收泪而止。

齐王攸在生，举动以礼，鲜有过失，武帝敬惮之。每引同处，必择言而后发，因此朝野望之。

## 刘毅论中正九品

甲辰，太康五年，侍中陈群奏武帝，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之士，可令郡国各置中正之官，州置大中正之官，皆取本土人任察朝廷官，德充才盛者为之，使铨次 等级，为之九品。有言行修著则升之；道义亏缺则降之。吏部凭

---

嬰——缠绕，羁绊。

铨次——编次，排列。

之以补授百官，如此可不失贤才之廉，及无滥授之职。武帝纳之，诏命有司施行。行将一年，中正之官奸弊日滋。重赂得高升，无与者则降黜。当太尉刘毅入朝上疏曰：

今陛下立中正，定九品，高下任意，荣辱在手。操人主之威福，夺天朝之权籍。公无考校之负，私无告讦之忌。用心百态，营求万端。廉让之风灭，争讼之俗成。臣窃为圣朝耻之！盖中正之设，于损上之道有八：高下逐强弱，是非随兴衰。一人之身，旬日异状。上品无寒微，下品无势族。陛下赏善罚恶，无不裁之以法，独置中正，委以一国之重，曾无赏罚之防。又禁人不得听讼，使之纵横任意，无所顾惮。诸受枉者抱怨积直，不获上闻。由此论之，职名中正，实为奸部；事名九品，实有八损。古今之失，莫大于此！臣窃以为宜罢中正而除九品，弃魏氏之弊法，立一代之美制，则天下幸甚矣。

晋武帝览之大悦，虽善其言，终不能改也。

却说侍中王济因谏武帝宜亲齐王之事，免官久之。今齐王已薨，武帝因谓和峤曰：“我将骂济而后官之，如何？”峤曰：“王济俊爽，恐不可屈。”武帝使人宣至，责让之曰：“卿知愧否？”王济曰：“‘尺布’‘斗粟’之谣，常为陛下耻之。他人能令疏者亲，臣不能令亲者亲，以此愧陛下耳。”武帝默然泪下，以王济为侍中。

却说齐王攸死，天咎屡见。河南、荆、扬大水。八月朔，日食，慕容以兵五万寇辽西，辽西郡守陈朋以兵拒战，败死，失去州郡。太庙殿陷，星陨如雨。或者以为齐王死屈，故有是变。

慕容既寇辽西，武帝甚忧之。群臣奏，宜下诏招安，封其为鲜卑都督，则彼自降。武帝从之，使使持诏往辽西，令东夷校尉，以节封慕容为鲜卑都督，令其来降。使人领诏入辽西，见东夷校尉何龕，使人以书通慕容。

大悦，即以士大夫礼，巾衣诣府门，降何龕。龕恐其诈，乃严车以见之，即出，乃改服戎衣而入。左右问其故，曰：“主人不以礼待客，客何为哉？”龕闻甚惭焉。于是龕持节开诏读之，跪听宣讫，谢恩而起。于是降晋，受鲜卑都督印绶，收兵徙居徒河青山去讫。

却说武帝极意声色，遂致成疾。时杨骏秉权，忌诸王有变，心生一计，密奏帝曰：“陛下龙体不安，且即主弱臣强，倘不豫，何以制之？宜封建诸王，都督各镇，此万全之计也。”帝从之，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大司马，都督豫州诸军事，使镇许昌。又徙皇子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，使其都督关中。以司马玮为楚王，使其都督荆州。以司马允为淮南王，使其都督扬、江二州诸军事，并假节令其之国，非宣唤不许入朝。又立皇子司马为长沙王，立司马颖为成都王，司马晏为吴王，司马炽为豫章王，司马演为代王，立皇孙司马为广陵王。

---

(yì, 音义)。

(yù, 音玉)。

武帝以才人谢玖赐太子司马衷，衷纳之，生皇孙司马 。年五岁，其夜忽然宫中失火，武帝大惊，登楼望之。时司马 乃牵武帝裾入暗中而言曰：“暮火仓卒，宜备非常，不可令照见人主。”武帝闻言，由是奇之。次日，武帝领皇孙司马 观豕牢，言于武帝曰：“豕甚肥，何不杀以享士，而使久费五谷？”武帝嘉其说，即使烹之。因抚其背，谓廷尉傅祗曰：“此儿当兴我家。”次日早朝会，武帝谓群臣曰：“朕皇孙司马 聪敏非常，前观失火之戒，后上烹豕之言，好似吾太祖宣帝之才也。朕观太子不才，意欲废之。今见皇孙如此明慧，故不易之。”于是群臣上贺，皆称万岁。武帝乃大会群臣于凌云台。尚书卫 知太子司马衷庸才，不堪政事，每欲陈启废之事，未敢发言。因此朝会佯醉，入跪武帝床前曰：“臣欲有所启。”武帝曰：“卿所言何耶？” 欲言而止者三，乃以手抚床曰：“此座可惜！”武帝意悟，因谬曰：“卿真大醉！”于是 不敢复言。而武帝了然在心，乃闷闷归宫，密谓皇后杨氏曰：“今太子不堪大统，此事若何？”杨后对曰：“古来神器，立嫡以长，不同贤愚，岂可动乎？”时武帝疾甚，知太子不才，然恃皇孙司马 明慧，故无废立之心。先用王佑谋，以太子母弟柬、玮、允分镇要害。又恐杨氏之逼，以王佑为北军中侯，典禁兵。又与皇孙司马 高选僚佐，以散骑常侍刘 为太傅，以辅皇孙。又封宗室数人。

当淮南相刘颂上疏曰：

陛下以法禁素宽，未可遽革。然矫时救弊，亦宜以渐，譬犹行舟，虽不横截迅流，当渐靡而往，稍向所趋，然后得济也。臣闻为社稷计，莫如封建亲贤。然宜审量事势，使诸侯率义而动者，其力足以维带京邑；包藏祸心者，其势不足以有为。陛下宜与达古今之士共筹之。周之诸侯，有罪身诛而国存；汉之诸侯，有罪或无子者，国随以亡。今宜反汉循周，则下固而上安矣。天下至大，万事至众，是以圣王执要于己，委务于下，非惮劳而好逸，诚以政体宜然也。夫居事始以别能否，甚难也；因成败以论功罪，甚易也。今陛下精于进始，而略于考终，此政之所以未善。人主诚能居简执要，考功罪于成败之后，则臣下无所逃其诛赏矣。古者六卿分职，冢宰为正。自汉以来，九列执事，丞相都总。今尚书制断，诸卿奉成，于古制为大重，可出众事付外寺，使得专之，尚书统领大纲，岁终课功，校簿而行赏罚，斯亦可矣。今动皆受成于上，故上之所失，不得复以罪下，岁终事功不建，不知所责也。夫细过谬妄，人情之所必有，而悉纠以法，则朝野无立人矣。近世为监司者，类大纲不振而微纤必举。尽由畏避豪强，而又惧职事之旷，则谨密网以罗微，使奏劾相接，状似尽公，实则挠法。是以圣王不善碎密之案，必责凶猾之奏，则政之奸，自然擒矣。夫创业之勋，在于立教定制，使遗风系人心，余烈匡幼弱，后世凭之，虽昏犹明，虽愚若智，乃足尚也。至夫修饰官署，凡诸作役，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。今勤所不须，以伤所凭，窃以为过矣。

武帝不能用之。疾将不豫，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。又封杨骏为大尉，令其辅政。

### 武帝托孤立惠帝

庚戌，太熙元年，四月，晋武帝卧疾将笃，遂诏车骑将军杨骏入宫内卧所，武帝曰：“朕今不豫，以皇太子顾托于公。公宜念朕半子之亲，以慕周公之辅而佐之。”骏曰：“陛下善保龙体，以重天下之望，臣岂敢不效忠贞，而报今日殊遇之恩。”帝又谓近臣曰：“卿等素怀忠义之心，以上政治之方，勿少忘替。”言讫而崩。太子与诸大臣俱各涕泪。次早，举哀发丧，停柩别殿。武帝崩时，年五十五岁，庙号世祖，在位二十六年。改元者四：泰始十年、咸宁五年、太康十年、太熙一年。

史说，武帝明达善谋，能断大事。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，百姓思古之遗风，乃励以恭俭。有司尝奏御牛青丝 断，重费民财，武帝即下诏命以青麻代之。至平吴之后，天下晏然，遂怠于政事，耽于酒宴，宠爱后党，亲贵当权，旧臣不得专任，彝章紊废，请谒 公行矣。

却说武帝既崩，杨骏与大臣举哀发丧，孝事已毕，以武帝椁柩殡于峻阳陵。乃立太子司马衷为孝惠皇帝，改元永熙元年。

惠帝既即大位，以杨骏为太傅，总摄朝政，于是百官咸听骏命。惠帝又以贾氏南风为皇后，以才人谢玖为太妃，以其子司马 为皇太子。其余大臣，俱各加赠封赏。

### 后父杨骏独秉政

史说，孝惠帝乃世祖武皇帝之次子，名衷字正度，在位二十七年，后因中毒而崩。

却说武帝疾笃时，杨骏独侍疾禁中，诸大臣皆不得在左右。骏因私意改易要近，得其心腹。武帝正色谓曰：“何得便尔！”时汝南王司马亮虽领职，尚未之国，武帝知之，乃令作诏，以司马亮与杨骏同辅政，未发，又欲择朝士有闻望者辅佐之。会武帝复迷乱，皇后杨氏奏以骏辅政，帝颔之。杨后即召何劭作诏，授杨骏太尉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骏受诏，使人趣汝南王亮赴镇。少顷，帝复问：“汝南王来未？”左右言未至，遂崩。

既而太子衷即位，杨骏入居太极殿，以虎贲 百人自卫。汝南王亮知武帝崩，不敢临丧，哭于大司马门外，使人上表，求安葬武帝讫往镇。杨骏恐其

---

(zhèn, 音振)——拴牲口的绳。

请谒——告求。

虎贲(b n, 音奔)——古时指勇士、武士。

有变，密使人以兵图害。汝南王亮知，乃连夜以兵驰赴许昌去讫，始免其难。

五月，杨骏自知素无美望，欲普进爵以求媚于众。奏少帝诏群臣增位，赐爵有差。将军傅祗谓骏曰：“未有帝王始崩，而臣下论功者也，于理有所不可。”骏不从，诏中外群臣增位，赐爵有差，复租调一年。散骑侍郎何攀言曰：“帝正位东宫二十余年，今承大业，而班赏行爵，优于泰始革命之初，轻重不伦。且大晋卜世无穷，制当垂后，若有爵必进，则数世之后，莫非公卿矣，无乃不可乎！”骏不从，自以为太傅、大都督，假黄钺，录朝政，百官总己以听。当傅咸谓骏曰：“谅暗不行久矣。今上谦冲，委政于公，而天下不以为善，惧明公未易当也。周公大圣，犹致流言，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！进退之宜，明公当审之。”杨骏不从。杨济闻知，遗傅咸书曰：“谚云：‘生子痴，了官事。’未易了也。”傅咸回书曰：“卫公有言：‘酒色杀人，甚于作直。’坐酒色死，人不为悔。而逆畏以直致祸者，当由矫枉过正，或不忠笃，而欲以亢厉为声，故致忿耳。安有忠益，而反见怨疾乎！”济见书默然。

却说杨骏见贾后险悍，多权略，忌之，乃以外甥段广管机密，张劭典禁兵。凡有诏命，与帝省讫，要入呈太后，然后得行之。时冯翊太守孙楚谓骏曰：“明公以外戚居伊、霍之任，而不与宗室共参万机，祸至无日矣！”骏亦不从。骏姑子弘训少府蒯钦，数以直言犯骏，人为之惧，钦曰：“杨文长虽暗，犹知人无罪不可杀，不过疏我。我得疏，乃可以免。不然，与俱族矣。”杨骏闻东部王彰贤，使人往匈奴，辟王彰为司马。使人去，王彰闻之，乃逃不去。其友怪而问之，彰曰：“自古一姓二后，鲜有不败。况杨太傅昵近小人，疏远君子，专权自恣，吾逾海塞以避之，犹恐及祸，奈何应其辟乎！且武帝不为社稷大计，嗣子既不克负荷，受遗复非其人，天下之乱，可立待也。”

八月，广陵王司马 既立为太子，惠帝以何劭、裴楷、王戎、张华、杨济、和峤为师保。惠帝初为太子时，和峤尝言于武帝曰：“太子有淳古之风，而季世多伪，恐不了陛下家事。”武帝不则声。后又与荀勖同侍武帝，武帝曰：“太子近进，卿可俱诣之。”峤、勖二人去谒太子，无有经国之言，惟自乐而已。二人即还，见武帝。惟勖曰：“今太子明识雅度。”峤曰：“太子圣质如前。”武帝不悦而起。及是以和峤为少保，从太子 入朝，贾后在帘后使惠帝问之曰：“卿昔谓朕不了家事，今定如何？”峤曰：“臣昔事先帝，曾有是言。言之不效，国之福也，何必曰更。”

### 贾氏南风夺朝权

辛亥，元康元年，却说皇后贾氏讳南风，平阳贾充之女也。初，武帝立惠帝为太子时，欲取卫 女为太妃，因元后纳贾、郭、霍亲党之说，欲婚贾氏南风。武帝谓元后曰：“卫公女有五可，贾公女有五不可。卫家种贤而多子，美而长白；贾家种妒而少子，丑而短黑。”元后固请婚贾氏，又使荀勖、

荀 于帝前称贾氏之美。武帝乃定婚贾氏。泰始八年，拜为太子妃。

贾氏既为妃，心性妒忌，多权诈，太子畏而忌之，因此嫔御罕有进幸者。而贾氏性酷虐，尝手杀宫人。或以戟掷孕妾，子随刃堕地。武帝闻知，欲废之。杨太后救之曰：“贾公屡有大勋于社稷，岂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！”妃得不废。后太后数戒厉贾氏，贾氏不知其救己，反以为恨，至是不以妇道事太后。当时若非太后力劝武帝，贾氏安得至今。

惠帝既即位，乃立为皇后，贾氏遂荒淫放恣，与太医程据等乱彰内外。常使宫人阉宦计，以箱篋装少年入内同寝，中意者留，不中意者害之。其时洛阳有盗尉部小吏，生得端丽美容，既给厮役，忽有非常衣服，众吏人咸疑其衣服窃盗来的。尉部亦嫌而辨问之：“何得此服？”小吏答云：“月前先行逢一老妪，说其家有一女疾病，问师买卜，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方瘥，欲暂相烦，必有重报。吾随其去，上车下帷，内篋箱中，行有十余里，过六七门限，开篋箱，吾起来见楼阁好屋，胜似天宫。吾问此是何处，彼答云是天上，即以香汤与吾浴，将锦衣与吾衣，将美食与吾食之。后引吾入见一妇人，年可三十五六岁，短形青黑色，眉后有疵，见留数夕，共寝欢宴，临出以此衣服等物相赠与吾，吾安敢为盗耶！”尉部听见其说形状，知是贾后，惭笑而不责之。时闻贾后常以此计载人入宫，不中意而死者甚多，惟此小吏，贾后爱之，得全而出，因是漏泄，洛阳城内人尽知之。

贾后性凶悍，多权略，每惠帝临朝，贾后必在珠帘后独坐。若大臣所奏政事，贾后不待惠帝自允，俱干预之。当太傅杨骏入请曰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今圣上春秋正富，政治多能，安用垂帘，扰乱治体，宜速还宫。”贾后闻之，满面羞惭，低声入宫，虽不答语，心甚怅恨。归内大怒，欲杀杨骏，无计可成。时殿中中郎将孟观、李肇二人，常被杨骏面谩，心甚恶之。及闻贾后与杨骏构怨，因见黄门董猛，同入宫，献谋诛骏。贾后大悦，问：“卿等以何计可诛老贼？”孟观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杀杨骏老贼。非可自为，满朝皆其腹心，未可与谋。娘娘宜使人持书，报楚王司马玮，令其以兵外应，方自诛得，不然反成内乱。”贾后曰：“然。”于是贾后遣孟观以书来见。楚王司马玮曰：“吾亦恨老贼久矣。必须吾自以兵入朝，方可行得。”观曰：“请殿下以兵屯于城外，以待内应即行。我先入宫，报与娘娘，娘娘使人来迎。”却说孟观回宫报知，楚王以兵密屯于司马门外，以候内应。贾后曰：“其计大善。卿等密地启帝，称杨骏谋反，宜速下诏收之，若更迟延，早晚祸生。待帝应允班诏，卿等以禁兵讨之，则杨骏可诛矣。”

孟观等领懿旨出内殿，待帝退朝入宫，孟观奏帝曰：“杨骏谋反，欲夺天位，陛下宜早图之。不然，臣等亦难讨乱。”惠帝曰：“卿何得是言？”观曰：“臣知多日矣，不得不尽孤忠。望陛下火速降诏，委臣等与楚王共讨之，缓则必变。”惠帝方始大惊，骂曰：“老贼欲效王莽！”因此即命黄门

董猛草诏，诬杨骏谋反，命东安王司马繇帅殿中四百人，及楚王司马玮入朝，共孟观等讨之。孟观得诏，出迎楚王玮，入屯司马门。又以诏召东安王繇入内，领禁中四百人埋伏。计策安排已定，俱各以兵埋伏。

次日，孟观入宫，见贾后具说计成，必须娘娘矫圣上手诏，去宣杨骏入内，执而诛之。然后臣等以兵族其三族。贾后闻计，即矫惠帝手诏，使人持去，宣杨骏入议军国大事。使人持诏至杨骏府中，说圣上在宫内诏太傅入宫，共议军国大事。骏时欲即行，其弟杨济、杨珧止之曰：“前日吾兄面抑贾后，今日无事宣入内宫，必有诈谋，切不可去，去必有患。待来日大朝，兄可与弟辞老休致，免累三族矣。”杨骏曰：“帝自有诏在此，有何患焉？若有内变，皇太后必有密旨，何故虑之！”杨济等曰：“交构已成，尚欲入宫，何不早决。”骏始悟，即召官属至曰：“吾尽忠报国，今日惠帝在宫内有手诏，诏我入宫同议军国大事，吾二弟济、珧以为诈，故问之耳。”当主簿朱振曰：“吾窃知楚王无故亦朝，定有谋明公之心，此必阉竖为贾后谋，不利于明公。依吾之计，宜速烧云龙门以胁之，索造事者首，引东宫及外营兵，拥太子入宫取奸人，殿内振恐，必斩送之，不然，无以免难。”杨骏素怯懦不决，乃曰：“云龙门魏明帝所造，功费甚大，奈何烧之！”骏犹豫间，皇太后杨氏在宫亦闻知，急自作书，令人射出城外曰：“有人救得杨太傅者，千金赏，万户侯。”被贾后宫中人拾得，将来呈与贾后。贾后因宣言太后同杨骏谋反，即令孟观催东安王，以殿中兵出，以火烧杨骏公府。杨骏大惊，逃入于厩中，被兵拥入，就杀之。遂收杨济、杨珧及张劭、段广等，毕夷三族。珧临刑告东安王繇曰：“吾昔有表，收在石函，可问张华。”繇不听，叱左右斩之。

### 贾后谋害皇太后

早有人进宫中，来报皇太后杨氏，说贾后夷其三族之事。杨后大怒，即诣其宫，责骂贾后曰：“无端贱人！先帝不肯娶汝泼贱，是吾抬举取你。今日得志，反害绝吾家，有何道理！”贾后亦对曰：“老贱人！你父谋反，故将诛之，何如骂我！”二后相骂，将欲交手，左右宫人急劝解之，送皇太后杨氏回宫。贾后忿怒不息，使人密召孟观入问曰：“杨骏虽死了，皇太后不仁，必有复仇之心。吾欲害之，卿有何计？”观曰：“今杨骏兄弟死了，皇帝无为，大权诏命，皆出娘娘之手，娘娘何不矫诏徙于金墉，有甚难乎！”贾后闻计大悦，曰：“我即书诏，卿可代吾徙之。”于是贾后作矫诏命孟观赍诏入后宫，来徙杨氏。孟观领诏，即入后宫，杨后谓孟观曰：“吾无宣唤，汝何直入！来此何干？”观曰：“奉圣上诏旨，废娘娘，不许在宫，命日下徙居金墉。”杨后大惊曰：“我实无罪，何如见废？”观曰：“圣上以娘娘不合与杨骏谋叛。贾后奏知，一人造叛，九族皆诛。圣上以娘娘与其母子之亲，不忍加诛，是以废焉。”杨后闻之大哭，欲出金銮亲见惠帝。孟观使宫人扯住，不放其行，喝将乘舆至监，令杨后上舆，喝令从人拥出宫门，使人

送至金墉。居止已定，孟观始入宫回报。贾后大悦，以帛百匹赏之，因谓观曰：“卿与我启惠帝，称皇太后同杨骏谋反，宜诏令其自绝，不可遗患于后。”观曰：“不须娘娘懿旨，臣见圣上，见可而进，使其弑之。”于是孟观与与李肇、董猛出殿奏曰：“今皇太后图危社稷，自绝于天。陛下虽有无已之情，臣下不敢奉诏。宜早绝之，免贻后患。”惠帝问有司，如何所议。当中书监张华议曰：“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，今党其所亲，为不母于圣世，宜依汉废赵太后故事，称武皇后，居异宫，以全始终。”惠帝未决，有司奏曰：“一人造反，九族皆诛。以其与圣上有母子之亲免死，宜废为庶人。”惠帝未及对，贾后命即书诏下金墉，废杨太后为庶人。有司又奏：“昨诏原杨骏妻庞氏，以慰皇太后之心。今皇太后即废，请陛下以庞氏付廷尉行刑。”惠帝从之，廷尉官来金墉，押庞氏上市曹，杨太后抱持号叫，截发稽颡上表。贾后知，即出，诈谓杨后曰：“妾当请全你皇母之命，你可回金墉，必不至刑。”杨后以为实，即回。贾后反使人趣廷尉官斩之，将太后废为庶人。

却说贾后心欲干预政事，乃召黄门董猛、孟观等入曰：“吾欲总专朝政，得一能臣同辅佐之可好？朝中大臣谁可堪任？”观曰：“汝南文成王亮，字子翼，乃宣帝第四子，先封为扶风王也。又有尚书卫 字伯正，极善草字，人皆仰慕也。此二人乃宣帝元老，足服群臣。娘娘若能用之，朝政安定，可使天下太平。”贾后闻言大喜，即从其言。

### 司马亮专权执政

次早，惠帝设朝，贾后在后殿出奏曰：“杨骏谋叛，今已诛之，无人参辅朝政。汝南文成王亮、尚书卫 二人，乃先朝元宰，忠义慨然，使其辅政，国家幸甚。伏望陛下睿临亲决，刚明不惑，未知圣意云何？”惠帝曰：“皇后所奏，正合朕心。”言讫，即以汝南文成王司马亮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；以尚书卫 为太保：同辅朝政。汝南王司马亮既辅政，欲悦众，论诛杨骏功，诸将侯者千八十一人，亮皆增封赏。御史中丞傅咸曰：“无功而获厚赏，则人莫不乐国之有祸，是祸源无穷也。依臣所论，不可为之。”亮不从，亮颇专权执政。

### 八王用事相图害

却说文成王专权，凡有军国大事，不议于众，只与卫 独断。当御史中丞傅咸谏曰：“往从驾，殿下见语：‘卿不识韩非逆鳞之言耶，而 摩天子逆鳞！’自知所陈，诚 触猛兽之须耳。所以敢言，庶殿下当识其不胜区区。前摩天子逆鳞，欲以尽忠，今触猛兽之须，非欲为恶，必将以此见恕。望殿下听臣，以察微言也。”汝南王司马亮怒而不纳，愈肆横行。

先是，司马亮与东安王司马繇不相推服。司马亮及此秉政，乃密启贾后，

称东安王司马懿兵权太重，更有异志，宜早废之，免贻后患，然后使楚隐王司马玮代领其兵，万无一失。贾后从之，即矫诏称东安王司马懿谋叛之故，废为庶人。司马懿受枉，见亮势大，莫敢谁何，只得忍气吞声而已。

东安王既废，贾后即召楚王司马玮，入代其职。楚王玮既代东安王领兵，专立威名，惠帝亦忌之。更常忤汝南王司马亮意，因此司马亮欲将夺其权柄。而司马玮勋多威猛，内外惮之。乃召太保卫 谓曰：“楚王司马玮用事，专立刑威，每忤吾意，欲削其权，诚恐不及，卿有何计，杀此跋扈？”卫 曰：“司马玮其实无过，焉能害之？要削其权，臣有一计。”汝南王亮曰：“何计？请出言之。” 曰：“殿下日入朝，奏圣上，称楚王司马玮功多，更兼勇略双全，可封其为大将军，令其之国，使镇西地，盗贼不敢扰境。玮既出外，国事任殿下所行。”亮曰：“卿计正合我心。”计议已定，未及所奏。

### 司马玮杀亮夺权

却说文成王欲削楚王权，早被楚王司马玮手下采听人窃知，密地来报。司马玮闻知，心痛恨亮，乃思一计，密地入宫见贾后道曰：“臣闻汝南王司马亮、太保卫 同谋，欲行伊、霍之事，娘娘知未也？”贾后大惊曰：“汝何得其言？我实未闻。”司马玮曰：“臣心腹人窃而知之，以报臣耳。”贾后骂曰：“吾重用汝二人，何敢异谋害我耶！必杀此贼。”司马玮曰：“若欲杀，宜先下手；若迟，事必泄漏，反遭祸矣。”贾后曰：“谁人可杀此贼？”司马玮曰：“臣部下有一大将，姓李名肇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可使去收二人，必然克也。”贾后即宣李肇至，密嘱以语，使其持矫诏，引禁兵五百人，持诏先诣围住太保卫 府，口称太保谋叛，奉诏收拿。言讫入内，将卫 并其子卫恒及孙九人，尽收执押去市曹斩讫。领兵复至汝南王府，将司马亮擒住，司马亮曰：“汝等小人何如执我？”李肇曰：“奉圣旨杀公。”司马亮曰：“我之忠心，可破示天下也，如何无道在无辜耶！”言讫，被李肇执出，斩于市曹。勒兵入内，报知贾后。贾后大悦，因问李肇曰：“汝南王死有何言？”肇曰：“汝南王临死道：‘我之忠心，可破示天下也，如何无道，枉杀无辜！’”贾后闻言，方悟司马玮之佞，亦有杀司马玮之意，无计可施，闷闷不悦焉。

### 帝用华计杀楚王

却说贾后在宫愁闷烦恼，贾谧送惠帝归宫，因见贾后不悦，遂问之。贾后以前事一一对惠帝、贾谧说之。惠帝曰：“汝南王乃创制旧臣，若有变异，岂待今日？”因之泪盈满颐。又曰：“朕见楚王隐逸佞多猛，屡逆诏旨，目今赏功罚罪，皆非朕意，若不早除，后必为异，汝反杀汝南王耶！”言讫又泪。贾谧曰：“死者岂能复生，悔之无及，楚王如此，宜速计之。”惠帝曰：“楚王权重，何计可制？”贾谧曰：“黄门侍郎张华，有王佐之才，公辅之

器，更兼足智多谋，何不与其商议，必能讨玮矣。”惠帝闻说，即使人召华入内，问曰：“今楚王司马玮掌握重权，多立刑威，朕恐有异，难以制之。吾欲诛此强恶，怕人议论，未有计谋，卿有高策代朕为之。”张华曰：“楚王既诛太宰、太保，则威权尽归之矣。人主何以自安，臣亦寒心矣。圣上宜此时，道他何以专杀二公之罪，诛之，谁敢乱也。”贾后曰：“然。卿用何计？”华曰：“可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驸虞幡 麾众曰：‘楚王司马玮矫诏，屈杀汝南王司马亮及太保卫 。圣上闻知，使我招回大小将军，速回龙虎二营，不许卫从。如违诏旨，的系同恶，尽队处斩。’如此，谁敢从乱。”惠帝曰：“其计大善。”

于是惠帝依张华之计，宣殿中将军王宫入内，说与计策，命其持驸虞幡，领卫兵五百人出宫，直入帅府，带领胄士拥从楚王司马玮乘舆而出。王宫持幡高叫曰：“楚王矫诏，谋杀汝南王及太保，圣上已知，诏命我等持此幡收执。汝等大小将士军校，各回龙虎二营，不许护送。”言未毕，胄士数百人皆释仗而走。楚王司马玮左右无复一人，窘迫不知所为，被王宫使从军执之，斩于府前。乃勒兵回宫，奏知惠帝。惠帝大悦，乃拜张华为少傅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中书监，金章紫绶。张华固辞，不受其职。贾后欲劝，惠帝罢之。当贾谧上言曰：“张华庶族，儒雅又有筹略，进无逼上之嫌，退为众之所依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亦可以寄百里之命。依臣之愚，宜倚以朝纲，共访政事，不可与辞。”因此惠帝不从其辞，委以朝政。于是华只得领职谢恩，与贾模、裴 同心，尽忠匡辅，弥缝补阙，虽当暗主虐后之朝，而海内赖以晏然，是华之力也。后进封为壮武郡公。太保卫 女卫氏上书与国臣张华等书曰：“妾先公名谧未显，一国无言，《春秋》之失，其咎安在？希明与公议而奏之，庶九泉无屈含之人耳。”张华等正欲启帝，会太保主簿刘繇等执黄幡，挝登闻鼓，被武士捉入见帝。帝曰：“卿有何屈？”繇曰：“臣窃为太保与太宰，尽忠佐陛下，被谮屈死，望陛下念昔前功，勿削其爵，复加议谧，则太保、太宰虽在九泉之下，亦衔恩矣。”帝未及决。国臣华等亦上言：“二公尽忠无贰意，果受枉屈，宜复爵谧。”于是帝从之，谧汝南王亮曰文成王，谧卫 曰成侯。

却说陆机字士衡，吴郡人。祖陆逊，为吴丞相。父陆抗，为吴大司马。陆机身长七尺，声音如钟。少有异才，文章冠世，服膺儒术，非礼不动。抗卒，领父兵为牙门将军。年二十而吴灭，退居旧里，闭门勤学，积有十年。其弟陆云字士龙。六岁能属文，少与兄陆机齐名，虽文章不及于机，而持论过之，故时人号曰：“二陆”。幼时，吴尚书广陵闵鸿见而奇之曰：“此儿若非龙驹，当是凤雏。”至是时，机、云兄弟二人，闻朝廷举贤良方正，思欲匡扶明时，乃相邀入洛阳，来造张华。张华素重其名，及见陆机诣，握手

---

驸虞幡——标有驸虞的旗帜。驸虞，一种兽名。

(w i, 音委)。

顾语，欢若平生，胜如旧识。因曰：“昔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，未及得见，何期今日命驾一临。”又曰：“贤弟士龙如何不见？”时云好笑，故机曰：“云有笑疾，未敢趋见。”俄而云至，相见礼毕，云忽大笑不已。时张华为人多姿制，又好帛绳缠须，是以云见大笑，华亦不怪之。时上宾荀隐，字鸣鹤，亦善谈论，尝闻二陆之名，素不相识，不在言示。张华笑指云兄弟谓荀隐曰：“汝今日诸贤相遇，可勿为常谈。”陆云就出座，因执荀隐手曰：“吾乃云间陆士龙。”荀隐即应曰：“我是日下荀鸣鹤。”云又曰：“既开青云，睹白雉，何不张尔弓，挟尔矢？”应曰：“我本谓是云龙，乃是山鹿野麋。兽微弩强，是以发迟。”华见二人嘲难成实，乃抚手大笑令止之。时华阳卢志，乃卢毓之孙，卢之子，亦是说客。见华重陆机兄弟，在于众中问陆机曰：“陆逊、陆抗于君宗远近？”机曰：“如君于卢毓、卢耳。”卢志默然，未敢复问。其弟云谓机曰：“殊邦遐远，客不相悉，何至如此直白其祖父之名讳耶！”机曰：“我之祖父名播四海，彼岂不知，故乃直讳，吾亦故以是对之。”因此二人辞华而出。次日，张华入朝，荐于惠帝，以陆机为参军，以陆云出补浚仪令。

### 陆云县治若神明

却说陆云领职，到任肃然，下不上欺，市无二价。一日，祭祀归厅，忽见一人被杀在地，无人告发。云即使人拘唤邻众，究问死者姓名，因拘死者之妻，临禁十日，故无所问，而遣其妇出，密令从人随妇后窃听。从人欲行，云谓曰：“其妇人去，不出十里，当有男子候之，若与妇人语，便缚来见我。”从人领其言，私跟妇人而去，不过数里，果有一男子候其妇人，问曰：“因何得出？”妇人未及答，被窃听人缚了送来见云。云问曰：“你如何杀人？”其男子不肯招认，云怒谓曰：“汝分明与死者之妻通奸，共杀其夫，何得抵赖！”因是其男子、妇人默然，不敢争论，遂供招偿命。由是军民百姓皆称其为神。因此郡守嫉其贤能，屡谴责之，云乃去官归政。百姓追思，图画形像，配食县社焉。

却说陆机自过江以来，家音断绝，信息无通。时机有骏犬，名曰黄耳，甚爱之。既而羁寓京师，久无家问。机笑谓犬曰：“我家绝无书信，汝能赍书取消息否？”其犬摇尾作声肯去。于是机乃作书，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，犬果寻南路走，遂至其家，得通消息，又带回书，以还洛阳。自此以后，得犬送书，家音频通，不劳人送矣。

壬子，二年，春正月，贾后使人矫诏，绝故皇太后杨氏膳，八日而终。《纲目发明》云：“子不可以废母，妇不可以废姑，前已书废太后为庶人，而此犹书故太后者，不与其废也。”

却说皇太后屈死之后，天下大饥。东海雨雹，荆、扬、兖、豫、青、徐等六州大水。十月，武库发火。识者以为天道已变，王道乱应，果若矣。

### 赵王伦征胡三寇

六年，正月，惠帝以张华为司空。五月，匈奴郝度元与冯翊、北地马兰羌、卢水胡各以兵五万俱反，杀北地太守，自称为大王。诏征西大将军、赵王司马伦，与雍州刺史解系起兵五万讨之。

次日，雍州刺史解系见征西大将军、赵王伦曰：“今匈奴郝度元、马兰羌、卢水胡分作三处侵掠，吾与殿下亦宜以军分作三队，去镇要害。若不分军去守，则两处百姓必降，北地皆为匈奴所有，再难与争。”赵王伦未及对，嬖人孙秀密谓赵王伦曰：“殿下既为大将军，宜自主事，何听调遣于臣妾。今之将军皆殿下之家人，要发即发，要止即止，解系何等人，反受他节制！殿下宜自己督其军，无分迎进，可必大胜。”赵王伦然其说，因谓解系曰：“不可分军，分军则兵势不振。卿可与吾先讨郝度元，再以得胜之军去讨二羌，三难自然可平，何必分军而进。”解系不从，因此赵王伦信嬖人孙秀，与雍州刺史解系争论军事，于是二人各以表奏闻朝廷。惠帝问群臣，张华曰：“陛下可使梁王司马彤去代赵王伦领兵，征伦还朝，不然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。目今羌人侵境，若自内乱，彼必乘隙而入，深为未便。”惠帝依华言，即召梁王司马彤至殿谓曰：“今赵王与解系不睦，卿可往西，代赵王领兵，令赵王还朝。”梁王既受诏，辞帝来边，见赵王伦，称诏代彼还朝之事。赵王心中烦恼，痛恨解系，只得将兵印交付与彤，自与孙秀还朝。

先赵王伦与解系各上表时，解系表道：“宜诛孙秀以谢氏、羌，则胡人收兵。”因此张华奏惠帝，诏梁王司马彤代伦领兵。梁王彤临起行，张华见梁王曰：“殿下若到边，可先收嬖人孙秀诛之，分兵镇静，不可与战。”及此梁王彤受征西大将军兵印，欲诛孙秀，孙秀大惊，急投梁王参军傅仁为救，原来傅仁与孙秀友善。傅仁即见梁王彤曰：“孙秀乃赵王重臣，殿下若诛之，则赵王怪而构隙。依臣愚见，不若休息。”于是梁王彤从之，孙秀始得性命，同赵王司马伦入朝。孙秀因说赵王伦曰：“今观朝廷大权在贾后，欲厚爵者，必须结其腹心。殿下何不以千金深交贾模，洩其荐爱于贾后，后若信之，必委以朝政，因而求录尚书事，指日可以趣得。”赵王伦曰：“卿谋正合我心，吾以金七百斤、玉带一条，即可将此物代我谋之。”秀领命，即将金并玉带私入贾府，拜见侍中贾模曰：“赵王司马伦在边新回，无有奇物相送，今有黄金七百斤、玉带一条，令某拜奉足下，托为善言，一荐于圣后，求为录尚书事，重谢在后，斯物聊为引忱。”贾模大悦曰：“你回拜上赵王，此物本

---

彤（róng，音融）。

洩（mì，音美）——请托。

欲返璧，诚恐却之不恭，权收贮之，候别回奉。早晚管取入宫。代见皇后，为求其事，不须呈累。”于是孙秀去讫。贾模因入宫见贾后曰：“赵王司马伦乃先帝元老，有宰相材，更兼意敬娘娘，诚实恳笃，若以为录尚书事，必有善政，可保娘娘终始无穷。”因此贾后信之。次日，惠帝设朝，贾后欲以赵王伦为录尚书事，张华、裴固执曰：“赵王虽先帝元老，信用小人，若使参政，必害朝纲。故《易》辞曰：‘德薄而位尊，力小而任重，智小而谋大，鲜不及矣。’言不胜其任也。依臣等实未可也。”贾后从之，因此赵王伦不得预政，痛恨张华、裴固等，而生欲报贾后之心。

### 周处合兵讨氐羌

八月，秦雍氐、羌齐万年以七万之众谋反，大掠泾阳各州郡。表文入朝，奏请动兵去讨。至十一月，惠帝设朝，近臣奏知此事。惠帝问群臣曰：“氐、羌谋反，谁可去征？”张华奏曰：“御史中丞周处勇略双全，陛下委其征讨，不日平静。”帝曰：“朕正欲用此人。”即召周处至金阶，封为建威将军，领兵五万，令其与安西将军夏侯骏并梁王彤等，合兵共讨之。当中书令陈准陈曰：“不可。若用周处，臣料其必败，不得生还，必遭梁王之并。”惠帝明曰：“何如被梁王之并？”准曰：“夏侯骏与梁王皆贵戚，非将帅之才，进不求名，退不畏罪。周处忠直勇果，有仇无援。望陛下诏孟观以精兵万人，为处前锋，使处自为主将而讨之，必能殄寇。不然，梁王别初在朝违法行事，被周处弹劾，深恨于处，今使处受制于梁王，梁王必使处为前驱，而不救以陷之，其败必也。”惠帝不听，周处只得与夏侯骏以五万军前来边地，参见梁王。司马彤果怀前仇，谋谓周处曰：“今氐兵雄盛，屡战不分胜负，你可以本部军为前锋与战，吾自以兵后应。”于是处与梁王自兵出屯泾阳。

却说氐、羌齐万年闻朝廷以周处为将来边，谓诸酋长曰：“周府君有文武才，专制而来，不可当也。或受制于人，此成擒耳。”正论间，细作人回报，朝廷以梁王彤与夏侯骏与周处，共兵而来，齐万年曰：“可高枕无忧矣。”遂以七万人迎敌。

### 周处战死在羌阵

七年，正月，将军周处领军至泾阳，氐、羌齐万年以兵七万屯梁山。梁王彤、夏侯骏谓周处曰：“今氐兵皆屯梁山，你可以五千兵去击之。”处曰：“军无后继必败，不徒身亡，为国取耻。今我以五千兵去攻，必须以精兵后应，方可获胜。”梁王曰：“你速去攻，吾自以大兵后应。”于是周处以五千人欲传餐，梁王彤故使人促令曰：“今氐兵甚弱，不必先食，令速进军。”处无奈，只得驱军向前，攻齐万年于六陌坡。处自全身披挂，手执长枪出阵，与齐万年交锋，战上五十余合，胜负未分。又自旦战至暮，齐万年兵甚众，

周处军弦绝矢尽，救兵不至。一者军士未食，二者氏羌甚众，将寡不敌。左右急劝处曰：“眼见得梁王恨将军前仇，不发救军接应，若不退避氏锋，死在目前。”周处按剑曰：“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。”遂力战万年而死，残兵皆涕泣而散。梁王彤、夏侯骏见周处死，亦不敢出战，只是坚壁守住隘险，使人表奏朝廷。

史说，李特字玄休，巴西宕梁人，其先廩君之苗裔也。昔武落钟离山崩，有石穴二所，其一赤如丹，一黑如漆。有人出于赤穴者，名曰务相，姓巴氏。有出于黑穴者，凡四姓，曰：氏、樊氏、柏氏、郑氏。五姓俱出，皆争为神，于是相与以剑刺石穴屋，能着者为廩君。四姓皆莫能着，独务相氏之剑悬焉。四姓不肯，务相氏又以土为船，雕画之而浮于水中，曰：“若其船浮者为廩君。”四姓以土为船，放即沉，务相船又独浮，于是四姓遂尊称务相氏为廩君。五姓共上土船，当夷水而下，至于盐阳。盐阳水神女子出止，廩君不得行，廩君以箭射之，中盐神，盐神死。复乘土船下及夷城，因居之。秦并天下，以为黔中郡。巴人呼赋为廩，因谓之廩人焉。汉高祖更名其地为巴郡。汉末，廩人自巴郡之宕渠迁于汉中，魏武帝克汉中，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武帝，迁之于洛阳，因居之，后易姓李氏焉。

### 孟观以兵伐万年

却说洛阳巴氏李特、李庠、李流兄弟三人，皆有材武，善骑射，性任侠，州党皆附之。因齐万年反，关中荐饥，洛阳、天水等六郡之民，流移入汉川者数万家。道路有疾病穷乏者，李特兄弟赈救之，由是颇得众心。后与其流民至汉中，上书朝廷，乞寄食巴蜀，有司奏知惠帝，诏群臣朝议。张华议曰：“今流民甚众，宜遣人持节慰劳，且监察之，勿令入剑阁，无至于乱也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遣侍御史李特持节入汉川，慰劳流民。既入川，流民特等以倡金千两赂李特，乞表与众入蜀。既受其赂，上表言：“流民十余万口，非汉中一郡所能赈赡，蜀有仓储，宜令就食。”朝廷从之。由是流民散在梁、益，不可禁止。李特至剑阁，太息曰：“刘禅有如此地，面缚于人，岂非庸才耶！”遂起窥窃蜀中之意。

却说梁王彤恨周处初劾己仇，故不以兵接应，周处力战死之。梁王彤坚壁不战，使人持表奏知朝廷。惠帝甚忧之，张华奏曰：“陛下勿虑，臣举一人可讨平氏、羌。”帝曰：“卿举谁人？”华曰：“殿中将军孟观，沈毅有文武才，若用之，可克万年。”于是惠帝以孟观为征讨将军，领兵三万去讨万年。孟观既受兵符，即日收拾起行，至涪阳五十里外下寨。次日，大驱军

---

廩君——古代巴郡南郡的一个民族。

(yì, 音亦)。

(cóng, 音淙)。

马前进。齐万年已知其来，亦以兵出迎。两军相见，俱各矢石交攻。孟观身骑骏马，手搦长枪，亲当矢石，出与齐万年交战。两马相接，兵器齐发，战上十余合，齐万年大败而逃。孟观奋不顾身，勒军赶杀，一边大战十数阵，杀得氏兵十损七八，无复阻前，直赶至梁山。齐万年势穷力尽，驱残兵回，谓孟观曰：“赶人不可赶上，我今与你死战，当我者死，迟我者生。”言讫飞刃便战，孟观举枪便迎，未几合，氏兵自溃，晋兵拥前，把齐万年擒住，于是孟观始令鸣金收军，监送齐万年凯奏回朝。次早面君，惠帝诏斩万年于市，加封孟观为大将军。

十一月，贾谧侍讲东宫，对太子倨傲，甚不以礼。成都王司马颖入见，叱之曰：“太子乃天下之副，汝何得慢？”因是贾谧怀恨。次日，入宫见贾后曰：“成都王勇健过人，众僚有望，不若出之镇外，免生内忧。”贾后曰：“既如此，若出之，亦宜备之。”谧曰：“可封河间王司马 为镇西将军，使镇关中以防之。”贾后曰：“卿且退，吾告圣上为之。”是夜，贾后以贾谧言告惠帝，惠帝亦惊。次日，诏出成都王司马颖为平北将军，令其镇邺；以河间王司马 为镇西将军，使镇关中。二王受诏，各自之镇。初武帝作石函之制，非至亲不得镇关中，司马 乃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孙，孚乃懿之弟也。

轻财爱士，朝廷以为贤，故用之镇关中也。

却说贾后淫虐日甚，裴 与贾模及张华议曰：“贾后淫污后宫，吾奏帝废之，更立谢淑妃为后，此事如何？”模、华曰：“主上自无废黜之意，若吾等专行之，倘上心不以为然，将若之何？且诸王方强，朋党各异，废之且祸起，身死国危，无益社稷。”曰：“诚如公言，然宫中逞其昏虐，乱可立待也。”华曰：“卿二人为中宫亲戚，言或见信，宜数为陈，倘因之戒，庶无大悖，则天下尚未至于乱，吾曹得以优游卒岁而已。”于是 旦夕入说其从母广成君郭槐，令戒谕贾后以亲厚太子，模亦数为后言祸福。贾后反以模为败己而疏之，贾模因此得疾，忧愤而卒。贾后奏惠帝以裴 为尚书仆射，又诏专任门下事。 虽后亲属，然雅望素隆，四海惟恐其不居权位。 上表固辞，迎僚谓 曰：“君可以言，当尽言于宫中，言而不从，当远引而去。倘二者不立，虽有十表，难以免矣。” 不能用。

### 贾后谋废皇太子

史说，愍怀太子司马 字熙祖，乃惠帝长子，母曰谢氏才人。 幼聪慧，武帝甚爱之，尝对群臣言太子似宣帝，于是令誉传于天下。时望气者言广陵有天子气，故封为广陵王。元康元年，出就东宫。及长，不好学，惟与左右嬉戏，不能尊敬保傅。而贾后素忌太子 有令誉，因此以密计敕黄门李巳、宦宦刘才媚谗于太子 曰：“殿下富有天下，贵为天子，诚可及壮时极意所欲，何为恒自拘束？”太子 于是慢弛益彰，或废朝侍。性拘小忌，不许缮壁修墙，正瓦动屋。而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因此

名誉侵减。母谢氏乃屠家女也，故太子好之。又令西园卖葵菜、蓝子、鸡、面之属，而收其利。当洗马江统陈五事谏之曰：“古之圣王莫不以俭为德，故汉文身衣弋绋，足履革舄，以身先物，政致太平，及到末世，则有玉杯象箸，熊蹯豹胎云云。殿下何如不思他日临御九五之尊，亲万机之政，而为市道之利，奢侈之用，自弃之甚耶！”太子不纳。时舍人杜锡以太子非贾氏所生，而后性凶暴虐，深以为忧，每尽忠规劝太子修德进善，远于诽谤。太子大怒，使人以针着锡常所坐毡中而刺之。因是人不敢谏，言路塞矣。

却说贾后母广成君郭槐以贾后无子，因劝贾后曰：“汝年将暮，不幸无王器者。今太子虽不汝生，宜加慈爱，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今汝妹贾午，嫁与韩寿，生有女儿，汝可求为太子妃，不然后必有变，族难保也。”贾后闻言，即召其妹贾午入宫商议。贾午入宫，贾后以母言与说。贾午曰：“太子非汝生，吾不许也。闻说太尉王衍有二女，长女妍，次女丑，娘娘可主娶那一个替他聘之。”贾后曰：“既如此，长女美，代贾谧聘之；次女丑，代太子聘之。”午曰：“娘娘先为谧聘，后为太子聘之。”于是使人通王衍，即将聘礼先为谧聘长女，后始与太子聘次女。太子闻知王衍次女貌丑，而心不能平，颇以为言，无计奈何。时广成君郭槐病笃，唤贾后至卧所，执其手谓曰：“汝宜尽心慈爱太子，勿可疏之。赵粲、贾午必乱汝家，勿可亲之。”言讫而终。贾后举哀承服，吊祭，而以后妃之礼葬祭之。

---

舄(xì, 音细)——鞋。

## 西晋卷之二

起自西晋惠帝永康元年庚申岁，止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九月，首尾共十三年事实。

### 贾后谋害皇太子

永康元年，正月，太子 见贾谧恃中宫骄贵，心有不平之鸣。贾谧闻知其怨己，乃谮于贾后曰：“今太子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，为贾氏故也。不如早图之，免累三族。”后曰：“然。”乃使人召其妹贾午入宫，谓曰：“今闻人言，太子私结小人，欲害贾氏，吾欲废之，恨我未有亲生。”贾午曰：“此事容易，娘娘可诈为有妊，待十月足，内囊物产，以瞞朝臣。妹今即日孕满欲产，权在你宫中住几时，待生下将为你子，养大承器，有何不可。然后娘娘扬太子之短而害之，则吾贾氏三族，安若泰山也。”贾后大悦曰：“吾妹计策大善。”于是贾后依贾午之计，诈娠。十月足，以贾午生下子，内囊物产，具以为己生下的，养在宫中，朝野咸知。

贾后屡起谋害太子之意，当左卫率刘卞知之，以谓张华曰：“今贾后不仁，欲废太子，太子若废，天下谁归？”华曰：“君欲如何？”卞曰：“东宫俊 如林，四率精兵万人，若得公命，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，废贾后于金墉城，两黄门力耳。”华曰：“不可。今天子当阳，太子，人子也，吾又不受阿衡 之命，忽相与行，此是无君父，而以不忠示天下也。虽能有成，犹不免罪，况权戚满朝，威柄不一，成可必乎！”贾后窃知刘卞欲废己，问贾午求计。午曰：“不可杀之，可升而出之。”于是，后以刘卞为雍州刺史。刘卞亦知事泄，乃自饮药而死。贾后又问贾午曰：“今事急矣，宜害太子，你有什么计？”贾午乃附贾后耳畔言计曰：“如此如此。”贾后曰：“其计大善。”

十二月，贾后诈计称惠帝疾不豫，使黄门召太子司马 入宫。太子 不知是计，即入内。贾后使人监于别宫。使婢陈舞诈说惠帝命赐酒枣二升与食。太子推故不食，陈舞逼劝尽饮而食之，遂大醉。贾后即召黄门侍郎潘岳作诬太子谋为犯上之书。书草讫，使宫人说帝诏，使太子书之。太子 大醉，不醒人事，未知甚稿，照草誊写，其书曰：

陛下宜自了；不自了，吾当入了之。中宫又宜速自了；不自了，吾当手了之。并与谢妃共要刻期两发，扫除患害。

其时，太子醉迷，遂依而写之，字半不成，贾后使人补成之，令人扶太子回东宫去讫。次日早朝，惠帝幸式乾殿，贾后佯涕哭，将太子书持上，与帝观之。惠帝大怒，召公卿诸王入，以太子书示之曰：“今太子不孝，故书

---

阿衡——商代官名，后引申为辅导帝王，主持国政。

如此欲弑朕意，今宜赐死。”诸王公莫有言者。惟张华曰：“此国之大祸。自古帝王，因废黜正嫡，以致大乱也。愿陛下详之。”裴亦曰：“可先检校传书者，及比较太子手书，必有诈妄。”诸王公议至日西不决。贾后惧事变，忙上表曰：“太子虽不仁，且赦以死，免为庶人。”惠帝下诏从之。贾后使人将太子司马 并其子司马 、司马臧、司马尚，皆幽于金墉城，又使人杀才人谢玖。当太尉王衍上表，请太子离婚，惠帝诏许之。

### 王氏惠风守贞节

太子妃王氏字惠风，乃太尉王衍之女，有贞婉志节。当司马 见废，王衍上表，不与惠风说要绝婚，令其休随司马 徙金墉，别行改嫁豪士。惠风曰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岂嫁二夫。妻生为皇太子之妃，死为皇太子之鬼。”言毕大哭，流泪为雨，即讨车仗随行，同居金墉。时行路之人径其贞节，为之流涕，莫不伤感。

史说，阎缜字续伯，巴西人也。博览坟典，诚通物理。父早世，继母不慈，缜恭事之弥谨。后国子祭酒邹湛荐为秘书监，未就。及闻愍怀太子被贾后废之，阎缜使家人舆棺诣阙，上书理太子之冤。惠帝设朝，缜自至御前上书，惠帝览之。曰：

臣缜伏念前太子 生于圣父而至此者，由于长养深宫，沉沦富贵，受饶先帝，父母骄之。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，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，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、周文、石奋、疏广，洗马、舍人亦无汲黯、郑庄之比者，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，所以致败也。臣素寒门，无力仕宦，不经东宫，情不私 。念昔楚国处女谏其主曰“有龙无尾”，言年四十未有太子。臣尝备近职，虽未能自结天日，情同阉寺， 之诚，皆为国计。以死献忠，伏须刑诛。

惠帝览毕，流涕而惧。贾后终不能纳，而遣缜还。缜号泣出朝，群臣无不欷 也。

太子既废，众情忿怒，卫督司马雅尝给事东宫，与殿中中郎士猗等欲谋废贾后，以复太子。当士猗谓雅曰：“若行此事，必须交当权者方为得，不然祸反累族。”雅曰：“右将军、赵王司马伦执兵权，性贪冒，可假以济事。赵王府中有一宠士，姓孙名秀，可往与求见而说之，必然克济。”士猗曰：“既如此，吾即往说之。”于是士猗来见孙秀曰：“今国无嫡嗣，社稷将危矣。臣将举大事，而明公奉事中宫，与贾、郭亲善，太子之废，皆云豫知之，若事起，祸必相及，何不与赵王先谋之乎！”秀曰：“君言是也，且退，待吾自见赵王白之。”因是孙秀入府，以士猗之言与赵王白之。赵王伦大悦曰：“正合吾心。”即使人请通事令史张林至告知，请为内应，林随从之。期日将发，孙秀入止之曰：“且缓之。窃见太子，聪明刚猛，若还东宫，必不受

制于人。明公素党于贾后，今虽建大功，太子谓公特逼于百姓之望，以免罪耳，必不深德于公。不若迁缓其期，贾后必害太子，然后废后，为太子报仇，岂徒免祸，更可以大得志矣。”赵王伦然之。于是孙秀因使人反间，言殿中欲废贾后，迎太子。贾后闻知大惊，恐再复太子，先指使人将司马 更幽于许昌宫之别坊，矫诏使黄门孙虑来害太子。虑奉贾后矫诏至许昌宫，谓曰：“今圣上有诏，命杀殿下。臣不敢刃，上药酒，请殿下自裁。”言讫，捣药倾于酒内，请 饮。 不肯服，走如厕，被孙虑以药杵锥弑之。于是太子被害，天下之人尽皆冤之。自此以后，贾后恣意专制矣。

自太子死后至三月，尉氏雨血，妖星见南方，太白昼见，中台星坼。当张华少子张翥劝华曰：“天道此变，然应大人，宜早逊位，免受大患。”华曰：“天道幽远，岂能尽应，不知静以待之。”是以不听。

### 王戎与世同浮沉

丁巳，元康七年，九月，惠帝、贾后以尚书左仆射王戎为司徒，阮瞻为太子舍人，王戎弟王衍为尚书令，乐广为河南尹，胡毋辅之为乐安太守，谢鲲为长史，毕卓为工部侍郎。此数人皆以清谈任显，故贾后用之。

史说，王戎字浚冲，琅琊人也。父王浑，乃凉州刺史。戎幼而颖悟，神采秀彻，视日不眩。裴楷见而目之曰：“戎眼灿灿，如岩下电。”年六七岁，尝与群儿戏于道傍，见李树多实，童辈竞趋之，戎独不往。人问其故，戎曰：“树在道傍而多子，必苦李也。”童辈取之，果苦，人皆异之。阮籍素与浑为友，时戎年十五，随浑在郎舍。戎少籍二十岁，而籍一见，与之交结。阮籍每适浑家，俄顷辄去，过见戎，良久然后出。谓王浑曰：“浚冲清赏，非卿伦也。共卿言，不如共阿戎谈。”及浑卒，西凉州故吏赙赠 钱帛数百万，戎辞而不受，由是显名。其时，王戎既为三公，与时浮沉，无所匡救，委事僚 。轻出游畋，性好兴利，广收八方，田园水碓，周遍天下。积宝聚钱，不知纪极，每自执牙筹，昼夜算计，恒若不足。而务俭嗇，不自奉养，故天下之人谓之膏肓之疾。戎家好李，常出货卖，恐人得种，恒钻其核，以此获讥于世。凡所赏拔，专事虚名。

却说阮咸之子阮瞻，字千里。性清虚寡欲，自得于怀。读书不甚研求，而默识其要。善弹琴，人闻其能，多往求听，不问贵贱长幼，皆为之弹也。与司徒王戎乃通家，因来造谒王戎。戎命坐待，茶罢，因问瞻曰：“圣人贵名教，老庄明自然，其旨同异？”瞻答曰：“将无同。”戎奇之，嗟叹良久，

---

坼（chè，音撤）——裂开。

赙（fù，音富）赠——赠送财物给办丧事的人家。

僚（liáo，音采）——僚属。 ，古代指官。

畋（tián，音田）——打猎。

即辟之为掾吏。时人谓之“三语掾”。后为太子舍人。不信阴阳，素执无鬼论，物莫能难，每自谓此理足以辩正幽明。忽一日，有一客来相访，通名姓，问寒暄之礼讫，卿谈名理。客甚有才辩，与之言良久，又谈鬼神之事，反覆甚苦。客遂屈，乃作色曰：“鬼神之事，古今圣贤所共传，君何独言无也！汝不信，仆便是鬼。”言终，客变异形，须臾消灭不见。瞻默然，意色甚恶。后岁余而亡，年三十岁。

却说惠帝、贾后闻王衍、乐广二人，皆善清谈，宅心事外，名重当时，乃征衍为尚书令，广为河南尹。二人谈论终日，义理愈精，言如瓶泻，口若悬河，朝野之人，多慕效之。

### 王衍专意事清谈

史说，王衍字夷甫，乃司徒王戎之弟也。衍有盛才美貌，明悟若神，常自比子贡。声名籍甚，倾动当世。妙善玄言，惟谈《老》、《庄》为事。每捉玉柄麈尾，与手同色。义理有所不安，随即改更，故世人号其“口中雌黄”。朝野翕然，谓之“一世龙门”矣。后进之士，莫不景仰。

乐广字彦辅，南阳人也。幼孤贫，侨居山阳，寒素为业，人无知者。尤善谈论，每以约言析理，以厌人心，其所不知，默如也。凡论人，必先称其所长，则所短不言。先，卫 见广而奇之，曰：“自昔诸贤既没，常恐微言将绝，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。”因命诸子造焉，曰：“此人之水镜，见之莹然，若披云雾而见青天也。”时王衍自言：“与人语甚简至，及见广便觉自己之烦。”其为识者所叹羨如此。而广善言，而不长于笔。广为任满，欲为表见上，不能写，请潘岳为之。岳曰：“当得君意，方可上书。”广乃作二百句语，述己之志。岳因取次，便成名笔。时人咸云：“若广不假岳之笔，岳不取广之旨，无以成斯美也。”

先，赴任，有亲客造去，久不复来，岁余又至。广问其故，客答曰：“前岁在贵坐，蒙赐酒，方欲饮，见杯中有蛇，意甚恶之，既饮而成斯疾，因此久失奉训耳。”于时河南听事壁上有角，漆画作蛇，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。复置酒于前处待客，因而又问曰：“杯中复有所见否？”客答曰：“杯中所见，蛇复如初。”广乃告曰：“其蛇非真，乃角影也。”因指与客，豁然意解，沉疴顿愈，其明辨如此。

广与王衍齐名，故天下人言风流者，谓王、乐为首焉。其时乐广与王澄、阮咸、阮修、胡毋辅之、谢鲲、王尼、毕卓，皆以任放达。史说，王澄字平子，生而警悟，虽未能言，见人举动，便识其意。乃长，勇力绝人，与王敦、谢鲲、庾 、阮修最善，号为“四友”，后为荆州刺史。

### 阮咸叔侄效放达

阮咸字仲容，妙解音律，善弹琵琶。处世不交人事，惟共亲知弦歌酣饮而已。时咸与叔阮籍居道南，宗室诸阮居道北，北阮富而南阮贫。七月七日，俗例曝衣，北阮盛晒衣服，锦绣粲目。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，人或问之，咸答曰：“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！”人皆讥之。后出补始平太守，放达无拘。

阮修字宣子，善清言。性简任，不修人事。绝不喜见俗人，遇便舍去。常步行，以百钱挂杖头，至酒店，便独酣畅，虽当世富贵之人而不肯顾。修家无担石之储，晏如也。与兄弟同志，自得林阜之间。修居贫，四十余年而未有室，王敦等名士敛钱为婚，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。后王敦为鸿胪卿，谓修曰：“卿尝无食，鸿胪承差有禄，汝能为否？”修曰：“亦复可耳！”遂为鸿胪承差焉。

胡毋辅之字彦国，泰山人。少擅高名，有知人之鉴。性嗜酒，任放不拘小节。与王澄、王敦、庾俱为太尉王衍所昵，号曰“四友”。澄尝与人书曰：“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，霏霏不绝，诚为后进领袖也。”为家贫，求试为繁昌令，后为乐安太守。

谢鲲字幼舆，陈国阳夏人也，以儒素显。鲲少知名，通简有高识，不修威仪，好《老》、《易》，能歌善鼓琴。后东海王司马越闻其名，辟为掾。邻家高氏女有美色，鲲尝挑之，女投梭，折其两齿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任达不已，幼舆折齿。”鲲闻之，傲然长啸曰：“犹不废我啸歌。”后为长史。

毕卓字茂世，新蔡阳人，少希放达。太兴末，求为吏部，尝饮酒废职。比部郎酿酒熟，卓因醉，夜至其瓮间盗饮之，为掌酒者所缚，至明旦视之，乃毕吏部也，乃遽释其缚。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，偿其酒钱，致醉而去。常谓人曰：“得酒满数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”因此好酒，为人所讥。乐广闻而笑之曰：“名教中自有乐地，何必乃尔！”

是时，何晏等祖述《老》、《庄》，立论以为：“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。无者，开物成务，无往不存者也。阴阳恃以化生，贤者恃以成德。故无之为用，无爵而贵矣。”故王衍之徒皆爱重之。由是朝中士夫皆以浮诞为美，弛废职业。

史说，裴字逸民。弘雅有远识，博奇稽古，自少知名。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：“若武库，五兵纵横，一时之杰也。”累迁侍中。乐广尝与谈清言，欲以理服之，而词论丰博，广笑而不言。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藪。其时俗放荡而不尊儒术，浮虚而不遵礼法，尸禄耽宠，仕不事事。王衍之徒，声誉太盛，不以物务自婴，遂相仿效，风教陵迟。是故裴著《崇有论》，以释其蔽，众皆然之，犹不能救当时也。其论曰：

---

大布犊鼻——粗布短裤。

晏如——安然。

(zhòu, 音紉)。

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，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。谈者深列有形之累，盛称空无之美，遂薄综世之务，贱功利之用，高浮游之业。埤

经实之贤。人情所殉，名利从之。于是立言籍于虚无，谓之玄妙；处官不亲所职，谓之雅逸；奉身散其廉操，谓之旷达。故悖吉凶之礼，忽容止之表，读长幼之序，混贵贱之级，无所不至。夫万物之生，以有为分者也。故心非事也，而制事必由于心，不可谓心为无也。匠非器也，而制器必须于匠，不可谓匠为无也。由此而观，济有者皆有也，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！

### 江统进上《徙戎论》

己未，元康九年，惠帝设朝，群臣皆集。君臣礼毕，太子洗马江统以中原半为夷居，匈奴刘渊居晋阳；羯戎石勒居上党；羌人姚弋仲居扶风；氐人苻洪居临渭；鲜卑慕容 居昌黎，种类日繁，恐其有变，故上表曰：

戎狄之人，人面兽心，宜早绝其原，不然必乱中华。

惠帝不能行之。统又作《徙戎论》以警朝廷。因上惠帝书，帝览之曰：

夫夷蛮戎狄，地在要荒，禹平水土，而西戎即叙，其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。四夷之中，戎狄为甚。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。当其强也，以汉之高祖而困于白登，孝文军于灞上。及其弱也，以元、成之微，而单于入朝。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，惟以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，虽稽颡执贽，而边城不弛固守；强暴为寇，而兵单不加远征。期令境内获安，疆场不侵而已。魏兴之初，与蜀分隔，疆场之戎，一彼一此。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，欲以弱寇强国，捍卫国家。此盖权宜之计，非万世之利也。今者当之，已受其敝矣。夫关中土沃物丰，帝王所居，未闻戎、狄宜在此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而因其衰敝，迁之畿服，士庶玩习，侮其轻弱，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。至于蕃育众盛，则坐生其心。以贪悍之性，挟愤怨之情，俟隙乘便，辄为横逆。而居封域之内，无障塞之隔，掩不备之人，收散野之积，故能为害滋蔓，暴害不测。此必然之势，已验之事也。犬马肥充，则有噬啮，况于夷狄，能不为变！但顾其微弱，势力不逮耳。夫为邦者，忧不在寡，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广，士民之富，岂须夷虏在内，然后取足哉！此等皆可申谕发遣，还其本域，慰彼羁旅怀土之思，释我华夏纤芥之忧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，德施永世，于计为长也。

### 鲁褒伤时作钱论

是时，惠帝为人慧 ，是日朝散，即入华林园闲玩。忽虾蟆叫，乃问左

---

埤 (pì, 音僻) ——轻视。

慧 (ái, 音挨) ——痴呆。

右曰：“此鸣者，为官乎，为私乎？”左右对曰：“在官地为官，在私地为私。”时天下饥馑，百姓饥死，左右奏知，惠帝曰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由是权在臣下，政出多门，势位之家更相荐托，有如互市。贾、郭恣横，货赂公行。

南阳隐士鲁褒字元道，好学多才，以贫素自立。见元康之后，纲纪大坏，褒伤时之贪鄙，乃隐姓名而著《钱神论》。其略曰：

钱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，内则其方，外则其圆。其积如山，其流如川。动静有时，行藏有节，市井便易，不患耗折。故能长久，为世神宝。亲之如兄，字曰“孔方”。失之则贫弱，得之则富昌。无翼而飞，无足而走，解严毅之颜，开难发之口。钱多者处前，钱少者居后。钱之为言泉也，无远不往，无幽不至。京邑衣冠，疲劳讲肄，厌闻清谈，对之睡寐，见我家兄，莫不惊视。钱之所佑，吉无不利，何必读书，然后富贵！由此论之，谓为神物。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排金门，入紫闼。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非钱不胜，幽滞非钱不拔，怨仇非钱不解，令闻非钱不发。洛中朱衣，当涂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无已极。执我之手，抱我终始。故谚曰：“钱无耳，可使鬼。”凡今之人，惟钱而已。

此论盖疾时而作，朝士亦不察廉，朝政务以苛察相高，每有拟议，各立私意，刑法不一，狱讼繁滋。尚书刘颂上疏曰：

近世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，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。夫君臣之分，各有所司。法有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；理有穷塞，故使大臣释滞；事有时宜，故人主权断。主者守文，若释之执犯辟之平也；大臣释滞，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；人主权断，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。自非此类，皆以律令从事。然后法信于下，可以言政矣。

惠帝览之，终不能用，朝臣不肯为，故寝也。

却说韦忠平阳人，少慷慨，有不可夺之志。闭门修己，不交当世。仆射裴闻之，慕而造谒，忠在家，托以出远，故不相见。愈重慕之。次日，因见侍中张华曰：“平阳韦忠有公辅之器，廊庙之才，人皆仰敬，明公可于此时擢之，必有匡济当时之务。”华曰：“闻名久矣，未曾见面，今如此，吾即辟之。”于是张华使人辟之，韦忠辞疾不起。友人问其故何不出仕，忠曰：“吾本茨檐贱士，本无宦情。张茂先华而不实，裴逸民欲而无厌，弃典礼而附贼后，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哉！逸民每有心托我，我常恐洪涛荡漾，余波见漂，其溺及我，况我褰裳而就之哉！一人服其高。

史说，索靖字幼安，敦煌人也。少有逸群之量，与乡人汜衷、张、索永俱诣太学，驰名海内，世人号称“敦煌五龙，唯靖最雄”。后四人亡。惟靖在，时张华重其名，除为雁门太守。索靖知下将乱，出朝因指洛阳宫铜驼曰：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！”

## 赵王起兵诛贾后

庚申，永康元年，四月，却说赵王司马伦字子彝，乃宣帝司马懿之第九子也。见愍怀太子被贾后所害，欲起兵，恐力不及，谓孙秀曰：“今惠帝无道，贾后专制，弑害太子，淫乱后宫。先曾与卿谋之，恨力未及。吾思宣帝尽忠仕魏，南拒孙权，北抗刘备，幸有大勋，德及武帝，平蜀灭吴而有天下。未及三世，遭此贱人暴虐，鹿将欲失之，吾欲起兵尽诛贾氏，诚恐刻鹄不成，反类鸛耳。汝有何策？”孙秀曰：“殿下欲立盖世之功，难以独力。臣见齐王司马 每有不忿贾后之意，请其同讨贾氏，方有大济。其余碌碌等辈，切莫泄漏与知。”赵王伦曰：“然。”

于是司马伦即使人请司马 至，置酒相待。至酒酣，赵王司马伦哭谓曰：“今惠帝 愍 ，贾后专权。君之太子弑之于许昌，后之贼党委之以重任。若不早救晋鼎，则吾与卿等，亦有患矣。今之召卿，欲与卿戮力共诛贾氏，以正纪纲，卿意何如？”司马 曰：“吾欲杀此贱人久矣，恐不能济，既若如此，吾有一计。”司马伦曰：“卿有何计？”司马 曰：“不如吾二人起兵，矫诏废贾后及诛其族，以清朝廷，谁敢拒之？”伦曰：“此计亦善，奈无兵权。”孙秀曰：“此事易耳。来早殿下可入朝奏帝，称说东安王司马 因罪见废，今在东安甚得民心，屡怀不平之鸣，将欲起兵，若不使人以兵去戍预防，诚恐有变，难以征讨。不如乘其未动，使人镇之，不然祸至无日矣。主上必然问谁人可去镇守，殿下便荐齐王。齐王若授兵符，即勒其兵，矫诏先废贾后，后诛其党，大功成矣。”齐王司马 曰：“此计妙极，可速为之。”于是二王相辞各自歇息。

次日，赵王司马伦披公服、执牙笏，入朝奏惠帝曰：“臣闻先废东安王司马 ，今居东安，怨望朝廷，阴结力士，将欲谋叛。陛下可速使人以兵去镇，捕其恶党，庶得东地宁息，不然乱废将兴。”惠帝曰：“司马 既叛，谁人可去镇之？”伦曰：“齐王司马 有文武才略，可使他去，万无一失。”惠帝从之，即召齐王司马 至，封为车骑将军，授以兵符，发二万五千人，与其出镇东安。

齐王司马 既得兵，来见赵王司马伦商议。孙秀曰：“来日待圣上坐朝，齐王殿下矫惠帝诏，废贾后为庶人。赵王殿下领兵拒住宫门，以防外兵，然后请旨诛张华、裴 、贾谧等党。”因是赵王伦等各依孙秀之计而行。计排已定，赵王伦佯使司马雅去告张华曰：“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，为天下除害，公意如何？”华拒之曰：“天下已定，百僚奉职，贾氏虽虐，未至大患，除甚大害？子莫妄乎！”司马雅怒曰：“刃将加颈，犹为是言耶！”不顾而出报伦。伦大怒。是夜，乃自矫诏，敕三部司马曰：“中宫与贾谧等杀太子，今奉圣旨使车骑司马 入废中宫，汝等从命，爵赐关内侯；不从者诛及三族。”众皆从之，开门而入。至天明，赵王司马伦又以兵一千人入宫，拒住内外，

宫人不得出进。齐王司马 自披甲执锐，领甲士五百人在宫内矫诏责贾后曰：“皇太后何罪见废！皇太子甚辜见诛！汝淫乱宫室，污秽朝廷，今圣上有密诏在此，废汝为庶人，火速收拾，迁去金墉去住。不许久延掖庭！”贾后大惊曰：“诏当从我出，汝诏从何而来？”齐王 曰：“诏书乃圣上亲出，不必争论。”言讫，喝令军士拥而出之。贾后走上台阁，遥望金銮殿上大呼曰：“陛下有妇，使人废之，你久后亦行自废。”齐王 大怒，挥军士上阁，将贾后推扯下来，以宫车仗使军士护送，迁于金墉去讫。勒兵出宫，会同赵王司马伦、梁王司马彤等请帝上殿。

贾氏淫风毒且愚，谋绝皇嗣却必诛。

今朝司马伦兵起，犹说诏当从我为。

时惠帝见诸王各执兵入，心中大惊，战栗不已。当赵王司马伦俯伏殿下奏曰：“臣等为社稷之计，必无谋异之心，陛下不劳圣恐。”惠帝方且定心。司马伦又奏曰：“今贾后凶悍淫虐，废太后，弑太子，臣等故废之。今有侍中张华、仆射裴 、太常贾谧，助后为虐，陛下可下诏诛夷。”惠帝见赵王等如此，不得不从，连忙诏许之。于是赵王伦迎惠帝幸东堂，执贾谧斩之。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，于是裴 等皆至，又令收赵粲、贾午等尽诛之。乃令张林执张华、裴 、解结于殿前。张华谓张林曰：“卿欲害忠臣耶？”林称诏诘之曰：“卿为宰相，太子之废，不能死节，何也？”华曰：“式乾 之议，臣谏事具存，可覆按也。”林曰：“谏而不从，何不去位？”华无以对。林遂出来，将裴 等皆夷三族。又收董猛、孙虑、程据等，皆诛之。赵王伦见张华不至，复使孙秀去收诛其三族。

于是赵王伦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，以侍中孙秀为中书令，并据兵权，文武封侯者数千人。奏惠帝诏，追复太子司马 位号，更立其子司马臧为临淮王。时有司奏：“尚书令王衍备位大臣，太子被诬，志在苟免，可禁锢终身。”诏从之。时伦欲收人望，选用海内有德之士，以李重、荀组为左、右长史，以王堪、刘谟为左、右司马，束晰为记室，荀崧、陆机为参军。李重知伦有异志，辞不就，赵王伦逼之不已，忧愤成疾，扶曳受拜，数日而卒。

五月，惠帝诏立临淮王为皇太孙。此时朝野震悚，士民恐避。独阎缙闻知，径入市曹，抚张华尸恸哭曰：“吾曾语君及早逊位而不听，今果不免也。”复见贾谧尸，叱曰：“小儿乱国之由，诛之晚矣！”哭讫，上疏表张华之死屈。惠帝善其忠烈，乃擢为汉中太守。

史说，初，张华少子张韪颇识天文，夜观乾象，见中台星坼。次日，见华曰：“今中台星折，正应大人，宜早逊位，免祸临身。”华不听而曰：“天道玄远，惟修德以应耳。不如静以待之。”未数日，孙秀以兵入府曰：“奉诏斩公。”华大惊曰：“臣先帝老臣，忠心如丹。不爱生而惧王室之难，祸不可测也。”言未终，孙秀使人推出市曹斩之，诛其三族。

张华性好人物，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，便咨嗟称咏，为之延誉。雅爱书籍，身死之日，家无余财，惟有文史溢于几筐。尝徙居，载书三十乘。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，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。天下奇秘，世所希有者，悉在华所。由是博物洽闻，世无与比。陆机尝与华宴，于时宾客满座，华在席上发器，见便曰：“此龙肉也。”众客未之信，华曰：“汝不信，试以苦酒灌之，必变异象。”众依其言，以苦酒灌之，而五色光起，众始默然。席散，机问主，果云：“园中茅积下得一鱼，质状殊常，以作。过美，故以相献耳。”时武库封闭甚密，惠帝使人开搬，点视宝物，其中忽有雉。诸人皆以密固，何有此物？惟华曰：“此必蛇化为雉也。”众视雉侧，果有蛇蜕焉。吴郡临平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捶之无声。郡守进入朝廷，惠帝问华，华曰：“可取蜀中桐材，刻如鱼形，扣之则鸣矣。”帝如其言，即取蜀桐刻形，打之声闻数里。先吴之未灭也，斗牛之间常有紫气。及吴平，紫气愈明。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，乃召焕至，与宿，乃屏人谓曰：“可与汝共寻天文，知将来之吉凶。”因同登楼，仰观天象，问焕紫气之故。焕曰：“仆察之久矣，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。”华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焕曰：“宝剑之精，上彻于天耳。”华曰：“君言得之。吾少时有相者言，吾年出六十，位登三公，当得宝剑佩之。斯言岂效与！”因问曰：“在何郡？”焕曰：“在豫章丰城。”华曰：“欲屈君为宰，密共寻之，可乎？”焕曰：“从命。”于是华即补焕为丰城令。焕到县，掘狱屋基，入地四丈余，得一石函，光气非常，中有双剑，并刻有题，一曰龙泉，一曰太阿。自得其剑，其斗牛间之气不复见矣。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，光芒艳发。因此遣使送一剑并土来与华，留一自佩。华回书谓焕曰：“得两送一，雷公得无欺乎？”焕谓使人曰：“本朝将乱，张公当受其祸。此剑当系徐君墓树，灵异之物，当化去，不永为人服也。”时华得剑，宝爱之，常置坐侧。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，令人报焕书曰：“详观剑文，乃干将也，莫邪何不复至？虽然，天生神物，终当合耳。”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。焕更以拭剑，倍益精神。张华既诛，剑失所在，并不见踪。焕亦卒，其子雷焯为州从事，持剑行经延平津，忽于腰间其剑跃起堕水。即使从人没水取之，不见剑，但见两龙各长数丈，蟠萦有文，没者惧而返。须臾光彩照水，波浪惊沸，于是失剑。焯叹曰：“先君化去之言，张公终合之论，此其验乎！”张华博物如此类甚多，不可详载。华著《博物志》十篇，及文章并行于世。先是华与赵王司马伦有隙，司马伦故乘此诛华。华死，年六十九岁，朝野莫不悲恻。

### 赵王司马伦执权

---

筐（qiè，音窃）——箱子。

（gòu，音够）——雉鸣。

却说赵王司马伦既废贾后，及诛张华等，乃自专国政，总握兵权，自为相国，以孙秀为侍中。时百官俱听命于伦，而伦素庸下，无智策，复受制于秀，于是孙秀威权震于朝廷，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。

却说孙秀乃琅邪小史，累官于赵国，以谄媚自达。秀既执机衡，遂恣其奸谋，多杀忠良，以逞私欲。于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。秀之诸党皆登卿相，并列大封。其余同谋者，皆超阶越次，不可胜纪，至于奴卒厮役，亦加以爵位。每朝会，貂蝉盈坐，时人为之谚曰：“貂不足，狗尾续。”而秀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，府库之储不充于赐，金银冶铸不给于印，故有白版之侯，君子耻服其章，百姓亦知其不终矣。

孙秀既立非常之事，司马伦愈敬重焉。当孙秀入见赵王伦曰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。今贾后虽废为庶人，犹在金墉，若不除，后必有患。殿下可速矫诏诛之。”赵王伦曰：“卿计正合孤心，你可密地使人持诏杀之。”于是孙秀使人以矫诏赏金屑酒来金墉杀贾后。使者领命到金墉，入内请贾后跪听读诏，贾后不听，使王全亦读其诏曰：

贾后专权，废弑皇太后，无妇之道；谋杀皇太子，无母之慈。祸乱国家，淫恶昭著。至忠之臣，见遭诛戮；谗佞之辈，反授权委。致使天下人人谤朕不君，实天地所厌，人神共怒。今赐以金屑酒一壶，赐其自尽，勿得推故。

贾后虽不肯跪，然耳听其读诏。听讫，大骂赵王司马伦逆贼，将酒饮之而死。王全收敛，方始还都，报知赵王司马伦，伦大悦，重赏王全。

## 淮赵二王相攻害

秋八月，却说赵王伦以淮南王司马允为骠骑将军、领中护军。司马允性沈毅，宿卫将士皆畏服之。知赵王伦、孙秀有异志，欲谋讨之。伦、秀密知议计，即转司马允为太尉，外示优崇其爵，内实夺其兵权。淮南王司马允乃大怒，遂帅国兵数百人直出，大呼曰：“赵王与孙秀谋反，我今讨之，肯从者左袒。”于是从者甚众。司马允以其兵遂围相府，赵王伦亦引兵数千人，出与淮南王允战。两军相交，战不五合，赵王伦败死者数百人，伦走入府内，坚壁不出。允乃结阵于承华门前。中书令陈淮欲应允，言于帝曰：“今日淮南王司马允与赵王司马伦为争权，各以兵相战，望陛下委臣禁兵前去解和，不然必有一伤，而乱及中。”惠帝曰：“卿不可去，朕使别将去。”于是帝遣殿前将军伏以兵三百，持白幡前去解斗。在相府前过，赵王伦长子汝阴王司马虔，在门下省见以兵过，即出，阴与誓曰：“君能为我，富贵当共之。”答曰：“殿下息言，吾乘此幡，入内杀之。”言讫，即驰至承华门，诈言曰：“臣奉诏以兵来解和，殿下火速开阵，与吾进之。”淮南王允以为是实，不之觉，令开阵门受诏。伏直入，将淮南王允杀之，收其兵来见赵王伦，伦大喜，拜伏为大将军。即入朝奏惠帝，言淮南王允谋反，夷灭允族数千人。

## 孙秀害潘岳石崇

却说潘岳字安仁，荥阳人也。少以才颖见称，乡邑号为奇童，谓是终、贾之俦也。先是武帝时，武帝躬籍田，潘安仁作赋以美其事，曰：

五路鸣銮，九旗扬旆。有邑老田父，或进而称曰：“盖损益随时，理有常然。高以下为基，人以食为天。正其末者端其本，善其后者慎其先。今圣上图匮于丰，防俭于逸，展三时之弘务，致仓廩于盈溢，固尧、汤之用心，而存救之要术也。”

潘岳因此才名冠世，为众所疾，遂栖迟十年。出为河阳令，自负其才，郁郁不得志。后迁为给事黄门侍郎。

岳性轻躁，趋世利，与石崇等谄事贾谧，每候谧出，与石崇辄望尘而拜。构愍怀文，岳之辞也。谧二十四友，岳为其首。谧《晋书》限断，亦岳之辞也。其母数诮之曰：“尔当知足，而乾没不已乎？”岳终不能改。既仕宦不达，乃自作《闲居赋》，其赋曰：

岳读《汲黯传》至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良史书之，题以巧宦之目，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！巧诚有之，拙亦宜然。仆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，八徙官而一进阶，再免，一除名，一不拜职，迁者三而已矣。虽通塞有遇，抑亦拙者之效也。普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，固曰“拙于用多”。称多者，吾岂敢；言拙，则信而有徵。方今俊在官，百工惟时，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。太夫人在堂，有羸老之疾，尚何能违膝下色养，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？于是览止足之分，舒浮云之志，筑室种树，逍遥自得。池沼足以渔钓，春税足以代耕。灌园鬻蔬，供朝夕之膳；牧羊酤酪，俟伏腊之费。孔子曰：“孝乎，惟孝友于兄弟。”此亦拙者之为政也。

潘岳美姿容，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游，妇人遇之者，皆连手萦绕，投之以果，遂满车而归。时张载生甚丑陋，每行遇小儿，以瓦石掷之，委顿而返。

岳先事贾谧，谧荐为黄门侍郎。而岳常轻孙秀，因此构隙。秀既得志，每有杀岳之心，未得其便。至是贾谧被诛，赵王司马伦专权，孙秀秉政。闻石崇家有婢，名曰绿珠，美色而艳，又善吹笛。秀使人来崇家求之。此时石崇正与绿珠在金谷园别馆，方登凉亭，临清流，集群妇在侧。使人直入凉台，见崇曰：“孙侍中闻足下家有美妾，极善歌舞，使其求一，足下意允否？”崇曰：“有。”乃尽出其妇数十人以示之，皆蕴兰麝，披罗。崇谓使人曰：“子所择佳者，即以奉承。”使人曰：“君侯服御，丽则丽矣，然吾受侍中

---

旆（pèi，音配）——泛指旗帜。

斗筲（shāo，音烧）——才识短浅。

伏腊——伏日、腊日都是节日，合称伏腊。

（hú，音胡）——绉纱一类的丝织品。

之命，止索绿珠，不识谁是？”石崇勃然曰：“绿珠乃吾所爱，不可得也。”使人曰：“君侯博古通今，察远照迩，侍中之暴，君侯已知，愿加三思，勿使噬脐无及。”崇曰：“不必多言！”使者出而又返，崇竟不许。于是使人回报孙秀，说崇推不肯。孙有大怒，入见赵王司马伦曰：“昨闻石崇与潘岳二人密谋，要与淮南王允等报仇。若不早除，将至乱矣。”司马伦曰：“岳、崇有异，卿可诛之。”秀既得命，即出府堂，矫诏使介士二百人，收石崇与潘岳二家。时石崇正与绿珠宴于楼上。介士到曰：“奉诏收君，火速下楼。”石崇大惊，哭谓绿珠曰：“我今为汝得罪，不知税驾何所？”绿珠亦泣曰：“君侯为妾得罪，妾当效死君前，岂敢奉事二姓，为君羞耶！”言讫，自投于楼下而死。介士逼崇急行，崇曰：“吾不过流徙交、广，何相逼耶？”言讫与行。及执至东市，方知处斩。石崇大哭，叹曰：“奴辈利吾家财耳。”收者答曰：“知财能为祸，何不早散之？”崇默然。不一时，介士执潘岳至，崇谓之曰：“安仁，卿何亦复尔耶！”岳泪曰：“可谓‘白首同所归’矣。”岳先题崇《金谷诗》云：“投分寄石友，白首同所归。”今果应其讖，故潘岳言之。俄而监斩官到，将二人并家属尽斩之，籍没崇之家财焉。

却说河内太守刘颂见政出群下，付托非人，乃草具所陈于惠帝曰：

顾惟万载之事，理在二端。天下大器，一安难倾，一倾难正。故虑经后世者，必精下之政，使万世赖耳。

表上及陈政要，休付与人，宜亲万机。惠帝曰：“不能行矣。”因此朝野不安，天下乱焉。

## 赵 起兵据蜀城

冬十一月，赵王伦以齐王司马 有废贾后之功，升为游击将军。齐王大怒曰：“废贾后，吾戮力共成，汝为相国，吾当游击！”心甚不平。孙秀闻知，惧其有变，乃计使赵王伦，出齐王 为平东将军，令其镇许昌。齐王意亦不满。次旦，赵王伦使孙秀议废贾后之功。孙秀乃集众在朝堂，议加赵王伦九锡。吏部尚书刘颂曰：“昔汉之锡魏，魏之锡晋，皆一时之用，非可通行。周勃、霍光，其功至大，不闻九锡之命也。”张林欲杀之，孙秀曰：“杀张、裴已伤时望，不可复杀颂。”乃止。百官看见张林欲杀颂，惧不敢逆，俱各从议，奏帝下诏，加赵王伦九锡之礼，复加其子司马 及孙秀、张林等官，并居显要。赵王伦及诸子顽鄙，无有识见。而孙秀狡黠贪淫，所与共事者，皆邪佞之士，惟竞荣利，而无有深谋远略，志趣乖异，互相憎疾。孙秀子孙会形貌短陋，如奴仆之下者。秀乞帝女河东公主而为驸马，众为耻

---

噬脐——后悔。

税（tu，音脱）驾——原指休止，停宿。此处指归宿。

（x n，音欣）。

之。时贾后已诛，后宫久虚，孙秀奏过惠帝，以其党尚书郎羊玄之女羊氏，立为皇后。

却说赵王伦欲篡位，恐贾氏之亲在外为变，矫诏征益州刺史赵 为大长秋，以成都内史耿滕代之。赵 乃贾后姻亲，闻朝廷征甚惧，恐入朝见害，心下自思晋衰乱，阴有据蜀之志。乃为一计，即倾仓廩以赈流民，厚遇李特兄弟，以为爪牙。特等恃势，聚众为盗。耿滕密使人上表道：“流民刚剽，蜀人软弱，主不能制客，必为乱阶，宜使还本地。” 闻之大怒，屡欲攻滕。会朝廷诏至，以滕代己为刺史，乃乘此以计，使益州文武千余人，迎滕于少城，待至杀之。时滕守成都少城， 守益州大城，益州文武千余人至小城迎滕，滕欲趣装去。功曹陈恂谏曰：“今使君与刺史构怨已深，彼还在未离，岂可即去？不如留少城，以睹其变，然后檄诸县合村堡，以备秦氏，方可为行也。不然，死期且至矣！”滕不从，收拾本部起行，至益州，赵 遣兵五千伏城内，滕入无备，被杀之，余众尽降。于是赵 就以滕兵来攻西夷校尉陈总，总甚忧，主簿赵模曰：“彼兵未至，今当速行招众，助顺讨逆，谁敢动者？”总缘道停留，比至鱼涪津，军已至， 止隔一百余里。模又曰：“事急迫，火速散财募兵以拒，不然我寡敌众，难以决战。”总又不听，众遂自溃。 兵大至，总出马与战，未十合，被斩于马下，招集其众，遂降。于是赵 始勒兵还益州，自称为益州牧，置僚属，易守令。李庠等亦以四十骑归之，赵 委以心膂，使其招合六郡壮勇二万余人，以断北道。

却说散骑常侍张轨以时方多艰，阴有据河西之志，因见赵王伦曰：“西凉盗贼生发，屡屡攻陷诸郡，臣请为将去讨，不日平之。”赵王伦从之，即以张轨为凉州刺史，令其去讨。于是张轨即出朝，以宋汜瑗为谋主，以军二万人来凉州，与鲜卑寇狼交战。当日狼自与轨对敌，不十合，轨斩狼于马下，其众尽降。轨与宋汜瑗等，引军入据凉州，招集军马，粮草堆山，因此威名震于西土。

## 司马伦废帝自立

辛酉，永宁元年，却说赵王司马伦召侍中孙秀入谓曰：“吾为废帝自立，如何？”孙秀曰：“今朝廷至弱，权在殿下，不就此时行事，迟则有变矣。来日殿下可于府堂，聚合百官商议其事，若有不从者立斩之。则昔指鹿 之谋，宜在今日。”司马伦大喜，便交大排筵会于府堂，次日，请百官饮宴。是旦，飞骑往来于城中，遍请公卿，公卿皆惧司马伦势，谁敢不到。司马伦见百官到了，令各入席，自亦徐徐带剑入席。各讲礼讫，伦令从人执盏劝酒，酒行数巡，司马伦自举杯，劝诸大臣饮酒毕，令停酒止乐。伦曰：“今日大事，众官听察。”于是众官起身。伦曰：“天子为万人之主，以治天下，今帝篡

---

指鹿——即指鹿为马。

而无威仪，不可以奉宗庙社稷。况先帝有密诏，言惠帝昏愚，未可为君。吾欲以帝为太上皇，吾自权监国，侯有德者居之，其事若何？”当百官立于筵前曰：“殿下所见差矣。昔商朝太甲不明，伊尹放之于桐宫；昌邑王登位，方二十七日，造罪三千余条，霍光告太庙而废之。今上皇帝虽昏，无有罪过，莫非不可。”司马伦大怒曰：“天下乃吾家之天下，汝等何得逆吾！若顺者生，如忤必诛！”群臣莫敢再言。于是百官自出还第。

次早，赵王司马伦使孙秀领兵列于朝门外，自仗剑带甲士数百人直入殿上，群臣皆惧。司马伦请帝升殿，大会文武，示有不到者斩。是日，大臣皆列班次。司马伦掣剑在手曰：“惠帝昏庸，不堪掌理天下。今告太庙，以惠帝为太上皇，令其徙居金墉。今有交天策诏，群臣静听。”言讫，令孙秀披读其诏曰：

昔武帝不幸崩世，孝惠嗣位承绍，海内仰望太平。而惠帝昏蒙，政出后宫。废皇太后，不孝于母；害皇太子，不慈于亲。凶德彰露，昏庸发暗，似此岂堪继其大统？今公卿大臣孙秀等，请告太庙，以惠帝为太上皇，限日下迁徙，不许迟延。赵王司马伦素有仁德之风，成周之亲，朝野仰识，天下共知，宜登大位。以任社稷。是斯诏示群众，各宜应天顺人，以慰生灵之望。知悉。

孙秀读诏讫，命左右扶惠帝下龙座，解其玺绶，令其北面而立。惠帝号哭，群臣发悲。孙秀自扶赵王司马伦登位，群臣拜舞，皆呼万岁。君臣礼毕，赵王伦谓惠帝曰：“废一帝，立一帝，古来有之。汝虽不德，朕念至亲，必不加害于卿。汝速徙金墉，非宣呼不许入朝。”谕讫，命介士至，取车仗，护送惠帝并宫妃人等于金墉城居止，改金墉为永昌宫，月给粮食而与供膳。

赵王司马伦既登帝位，孙秀专政，总领内外兵权，由然赵王伦益重孙秀，凡下诏令，秀辄改革，有所予夺。自书青纸为诏，或朝行夕改者数四，百官转易如流。赵王既登大位，吏在职者皆封侯，因府库之储，不足以供应，侯铸印不结，或以白版封之。

## 五王会兵讨赵王

三月，齐王司马 因废贾后得权，见赵王司马伦篡位，乃密召偏将军王义入内而谓曰：“今司马伦篡位，吾欲起兵讨伦，返正车驾，汝等有何高谋，复安天下？”王义曰：“若举大义，可传檄召河间王司马 、成都王司马颖、常山王司马 及新野公司马歆并匈奴左贤王刘元海，令其纠率诸侯，同讨篡

---

桐宫——商汤墓地，建有宫室。

成周——指周武王之弟周公输佐周成王（周武王之子）

结——结具。

白版——授官以板书，而无印章。

逆。若诸侯王领兵至阙下，声赵王司马伦篡位之罪，中外夹攻，可诛其党，复迎惠帝返位，桓、文之勋矣。”司马 曰：“汝谋正应我意。”于是 乃使人持檄往各诸王侯处，命各以兵讨伦。其檄曰：

逆臣孙秀迷误赵王，当共讨之。有不从命者，诛及三族。

齐王司马 即发檄往各处去求兵。

却说成都王颖得檄书，使人召邺令卢志入内问曰：“孙秀构逆，使赵王篡位。今齐王传檄诸镇，欲以兵讨秀，孤疑恐兵少不及济，此事如何？”志曰：“伏顺讨逆，百姓必不召而自至，宜从之。”于是成都王颖立起招军旗，远近皆应，至期众集至十余万，然成都王颖心中犹豫不敢发，嬖人王绥曰：“今殿下起兵讨伦，而赵王亲而且强，齐王疏而尤弱，依臣之谋，不如助赵攻齐。”当参军孙询大言曰：“赵王凶逆，天下当共诛之，何亲疏强弱之有耶？汝等小人，何进谗言！”于是成都王颖即发兵，应齐王共讨赵王。

却说河间王 与齐王 有隙，虽传檄至，反遣张方拥兵去助赵王。忽探事军人回说：“齐王 与成都王颖兵威大盛，至四十万众。”河间王 即召张方还内曰：“今成、齐二王军盛，你莫助赵，且以兵去应齐王。”于是张方以兵五万来应齐王。常山王司马 及新野公司马歆、左贤王刘元海，亦各以兵来应。因是齐王兵威大振，号为一百万众，俱各至都下安营。赵王伦闻知大惊，急召孙秀问之。秀曰：“军来将对，水来土掩，何须惊恐，宜遣将迎之。”于是赵王伦遣孙辅、张泓、司马雅率兵十万拒齐王；遣孙会、士猗、许超率兵十万拒成都王。兵已分拨，出城去迎。

却说张泓出阵与齐王 交战，未十合，张泓大败，退走三十余里，损兵四万五千。司马雅谓张泓曰：“敌众我寡，战则不胜。今日彼胜，必然无备，不若今夜以兵去劫其营，可以获 。”泓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一更造饭，二更以兵来攻。齐王司马 引得胜兵还营，谓诸将佐曰：“今日虽赢他一阵，彼必谓我今夜不备，必来攻我营。你等各以兵二万人埋伏营外左右，待吾放号炮一响，各出接应。”计排已定。三更前后，张泓领兵至齐王营前，见内外肃静，以为中计，乃大喊鼓噪杀入寨来。寨中并无一人，泓大惊，急回身杀出时，四下号炮响，左右齐兵合出，围住张泓在中，两下混战至天明，张泓在中，无门杀出，忽司马雅以生力兵万人来接，泓方得出，同雅领残兵而逃。齐王 以兵连追，杀死张泓等兵甚众。司马雅等见势头不利，折去大兵九万人，乃领残兵退还。

却说成都王颖前锋至黄桥，正遇孙秀子孙会、士猗等兵至。两下交战，卢志出马与许超交锋，未五合，卢志敌不住超，因此大败，连走四十里下营。成都王颖曰：“敌兵甚盛，不知归镇。”卢志曰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安可以一负为惊！今日我军失利，敌有破我之心，不若更选精兵，星行倍道，出敌不备，此用兵之奇也。”成都王颖从之。志选精兵一万人，星夜从小路抄

---

嬖（bì，音币）——受宠爱的人。

赵兵之前，埋伏 水之侧讫。

却说赵王伦闻孙会得胜，遣人以节封会、猗、超等为大将军，赍 银二百斤，赏黄桥之功。因此会、猗、超皆持节，由是军政不一，且恃胜不设备。旦日，成都王颖引军直攻其营，会、猗兵未得食，闻敌至，皆慌而溃，成都王挥军一击，大破之。会、猗、超等引兵急退至 水之上，卢志以精兵出截，两下夹攻，杀得赵兵损去七万余人。孙会、士猗领众走退，成都王乘胜追至城下，下营。

朝廷将士百官闻齐王 起兵，皆欲诛赵王伦及孙秀，及知河北军败，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五千人入宫，时三部司马为内应，即共来攻中书省，执孙秀斩之。王舆、王催率营兵五千，开四城门，尽纳五王军马， 自部甲骑十万，收执赵王司马伦。

却说王舆等已开城门，成都王颖等五王率兵入城屯扎。时齐王司马 动兵共执赵王伦等入殿，与河间王等相见，各讲礼毕。依尊卑坐次朝堂，使王舆等尽收孙秀三族及恶党，斩于市曹。大会文武百官，废赵王司马伦为庶人，使王催即押囚于金墉别宫。齐王司马 、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 、左贤王刘元海等，同百官出迎惠帝回洛阳。次日设朝，群臣皆集，顿首谢罪。惠帝曰：“非卿等之过，乃赵王之逆也。”言讫，赦大臣群下数百人，命赐平身，凡百官为赵拜者皆斥免。

### 齐王擅权拒众谋

次日，惠帝以四王等有反正之功，以齐王司马 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备物典策，如宣、景、文、武辅魏故事；以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假黄钺、录尚书事，加九锡；以河间王司马 为侍中、太尉；以常山王司马 为抚军大将军；进新野公司马歆为王。齐、成都、河间王府，各置掾属四十人，武号森列，文官备员而已。

却说新野王司马歆说齐王 曰：“窃见成都王兵权太重，若有变，难以制之，不如早削，免虑后患。”齐王 曰：“然，容以谋夺之。”时常山王 说成都王颖曰：“齐王专政，必不容亲，不若早图，免致后悔。”成都王颖以其语问卢志，志曰：“大王径前济河，功无与二。然两雄不俱立，不如因大王太妃微疾，求还定省，委重齐王，以收四海之心，待其有罪而讨之，则大功可成。”于是成都王颖上表，称颂齐王功德，宜委以万机，乃自辞归邺。由是颖之德誉，天下皆闻。

齐王既执权，辟刘殷为军咨祭酒，曹摅为记室，江统、荀 为参军事，

---

(jú, 音菊)。

赍(j, 音鸡)——把东西送给人。

张翰、孙惠为掾，顾荣、王豹为主簿，何勔为中领军，董艾典枢机。又封其将佐者葛 等为县公，委以心腹，号曰“五公”。

却说成都王还邺，让九锡殊礼。表论兴义功臣，乞运河北邸阁米以赈阳翟饥民。敛祭黄桥战士，旌显其家。皆卢志之谋，令成都王得成其美誉也。

次早朝会，帝谓齐王 曰：“司马伦谋叛大逆，罪不容诛。卿可明正其罪，以彰律法，庶使臣下不敢互相仿效，而乱朝廷。”齐王 曰：“司马伦罪应赐死。陛下宜下诏，送金屑苦酒，令其自尽。”于是惠帝使袁敞持诏，以金屑苦酒来金墉，赐与司马伦自死。敞既奉命，侍诏即来金墉，入宫见司马伦曰：“臣奉圣旨，责持金屑苦酒，请殿下自裁。圣旨至紧，望赐早决，与吾回复，休累小臣责限不便。”伦大哭曰：“孙秀误我！孙秀误我！”连道数声，执金屑苦酒在手，徘徊数四，流泪满面，一饮而尽，以巾覆面，又曰：“孙秀误我！”言讫而死。袁敞方始驰还京都去讫。诗曰：

赵王司马伦，奸邪素下慵。有谋诛贾后，无义篡晋君。

不慕周公德，专凭孙秀凶。今日金墉死，徒恨嬖人终。

### 顾荣诈酒远齐王

却说齐王司马 即得志，选举不公，任用嬖佞。忠谋者远，直谏者诛，仗义之功，反成罪衅。因是中外失望，士不倾心。时齐王 初征顾荣为大司马主簿，辟张翰为大司马东曹掾，二人皆应命而至。

史说，顾荣字彦先，吴国人也。因就职见齐王 擅权骄恣，恐失势祸延及己，于是终日酣醉，不综府争。因上言谏齐王司马 曰：“臣忝在治下，不敢不告。窃闻古人有言曰：‘谦受益，满招损。’又曰‘汝惟不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；汝惟不伐，天下莫与汝争功。’今殿下举动之间骄恣，势压群下，此岂君子之盛节也。如以学业骄人与，则仲尼曰：‘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’如以富贵骄人与，则子方曰：‘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乎？’伏望殿下居谦有终，永保令誉，勿使马援之笑子阳也。”又曰：“且势有时而尽，势尽则倾，如扬雄所谓旦握兵权而为卿相，夕失势则为匹夫者。转眼宠辱，反掌荣枯，岂不畏哉。惟殿下安分见几，平易自处，则鬼神亦将害盈而福谦矣。臣以此故，不避斧钺之诛，以献逆耳之言也。”齐王怒而不纳。顾荣忧患，来造友人冯熊。熊闻荣朝夕饮酒，不理政事，乃见其至，以言谏曰：“兹蒙足下过爱，以献药语，切莫见怪。夫酒

---

勔（xù，音序）。

（yú，音于）。

马援之笑子阳也——马援，东汉初扶风茂陵（今陕西兴平东北）人。未，为汉中太守，后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。子阳，公孙述。公孙述亦东汉初扶风茂陵人，新莽时，为蜀州太守，后据益州称帝。公孙述称帝于蜀时，隗嚣派马援去看看。马援回来对隗嚣笑话公孙述，说子阳是井底蛙，妄自尊大。

之为物，固可合欢，亦能丧性。故古人比之狂药，非佳味也。古今以嗜酒致祸者，往往可鉴。此刘伶 荷锺自随，毕卓 盗酿被缚，君子所以不取也。今闻足下湛 于曲 ，日夜衔杯，此非贤君子之所好者。愿足下察古善恶，自示劝惩，勤于听事，休败骏德也。”荣答曰：“予读一卷儒书，知得千古遗事，岂不识酒之为祸败德也。子知其一，不知其他。今齐王 骄恣擅权，不久必败，败则吾在其府主事，诚恐‘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楚国亡猿，祸延林木。’是以放性酣醉，以消忧患耳。”熊曰：“既若此，吾有脱君之计，不必忧虑。”荣曰：“何计？”熊乃即于荣耳畔言不数句，语未一时，只见顾荣曰：“妙矣。”因语毕各散。数日，冯熊因见齐王长史葛 曰：“顾荣好酒，不综府事。王府大事，固非酒客所能办，君何不言之齐王迁其外耳，免误政务。”

曰：“吾正欲言，幸卿先施。”因此葛 入府，以其事告与齐王 ， 曰：“吾重其名，以故用之。今既如此，便宜迁之。”因是以顾荣改授中书侍郎。顾荣用冯熊之计，出为中书侍郎，在职廉能，不复饮酒。葛 因见问曰：“君何前醉而后醒耶？”荣恐事觉，怕齐王疑诈以罪，又复更饮。因与州里杨彦明曰：“吾为齐王主簿，怕虑祸及，见刀与绳，每欲自杀，但人不知耳。”

史说，张翰字季鹰，乃吴下人也。见齐王司马 专制骄奢，擅用小人，故遇同郡顾荣曰：“今齐王自用，不纳忠谏，久必为祸败。吾欲求去，故来造乱执事，旦日定行矣。”荣见其说，执翰手怆然曰：“吾亦欲与子采南山之蕨，饮三江之水耳。”言讫，因见秋风起，乃思吴中菰 菜、莼 羹、鲈鱼 ，叹曰：“人生贵得适志，何能羁宦数千里，以要名爵乎？”语毕，二人过数日，相邀命驾而归。

却说齐王司马 宴会群臣，议军国之事。酒行三巡，董艾言于齐王曰：“侍中嵇绍善于丝竹，殿下可使其为一操，以助欢乐。”齐王 促命左右进琴，命绍品操。嵇绍推而不受， 曰：“今日为欢，卿何若此？”绍进对曰：“明公匡复社稷，当轨物作则，垂之于后。绍虽虚鄙，忝备常伯，腰绂冠冕，鸣玉殿省，岂可操执丝竹，以为伶人之事！若释公服从私宴，所不敢辞也。”由是齐王 不敢强命其弹，尽令大臣畅饮至夜方散。

## 李特造反攻巴蜀

却说李庠骁勇，而得众心，赵 深忌之，欲杀而无罪。会庠劝 称尊号，

---

刘伶——晋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纵酒放达。

毕卓——晋大兴末为吏部郎，常饮酒废职。邻宅酿熟，卓至其瓮间盗饮被缚。

湛——沉湎。

菰（g，音孤）。

莼（chún，音纯）。

（kuài，音快）。

乘此以庠为大逆，命斩之，以其兄李特为督将。特大怒，遂以其兵入攻，执赵 而斩之。乃遣使诣洛阳上表，陈赵 违诏杀耿滕之罪状，特故诛之，请以令调吏守益州。

初，梁州刺史罗尚闻 谋反，上表称：“ 素非雄才，不须以讨，败亡可待。”以此朝廷不曾致讨。 被诛，朝廷以罗尚为益州刺史。诏去讫，罗尚即以家属往任益州。李特使弟李骧以珍宝金银迎罗尚，尚受之，以骧为骑督。使人请李特二人并郡守等会筵于成都。时广汉太守辛冉入蜀，因说尚曰：“李特兄弟为盗贼，后必有异，宜因此会而斩之，不然后必为患。”尚先受其赂，故不从。

初，朝廷以兵符下秦、雍，令其召还流民，又遣御史冯该督之。李特兄弟辅等始至蜀，言：“中国方乱，不足复还。”李特然之，乃造阁式诣罗尚，求权流民延至秋。李特使式催罗尚，尚以其言白与冯该，该许之。以玺书下益州，条列六郡流民与特同讨赵 有功，该奏朝廷，欲加功赏。辛冉欲以为己功，不以实上，众咸怨之。至是，冉等与李特兄弟构怨。

当罗尚督流民，七月初起行，而流民布在梁、益州间，为人佣力。闻州郡逼遣，人人愁怨。且水潦方盛，年谷未登，无以为行资，特复求停，至冬而行。辛冉及犍为太守李 以为不可。冉性贪暴，欲杀流民首领，取其资货，乃与李 曰：“罗尚设关搜索，特为流民请留，流民皆感，而特之思想帅归。特今不以行，久则有变，宜先讨特。” 然之，曰：“可出榜召募构 特兄弟者以重赏，必有人执来诛之。”于是辛冉写榜，使人各处分挂。李特密知，使人私取以归，与弟李骧改之为“募六郡豪杰侯王，得流民一首者，赏帛百匹。”于是流民大惧，皆归特，旬日间至二万人。特复遣阁式去求罗尚申期，尚许之。式还谓特曰：“罗尚威刑不立，冉等各拥强兵，与我不睦，必怀害我之心。一旦为变，非尚所能制，宜为自备。”特从之。与弟李流以兵分二营，缮甲治兵，以待冉等至。

时冉闻李特分兵以备，乃与李 帅步骑二万，至夜来袭李特营。特放炮，发二营伏兵出击之。冉、 之军，死者甚众。于是流民推特行镇北大将军，承制封拜李流及兄弟李辅并弟李骧，皆号将军。攻辛冉于广汉。次日，辛冉以兵出城，大骂：“流贼焉敢谋反！”李特大怒，骂曰：“吾尽忠于国，汝何无故加兵夜攻？”于是二下各拍马持刀，掩杀不十合，冉大败而逃奔德阳城。李特以兵入据广汉郡。居数日，进兵攻冉都，与蜀民约法三章，施舍赈贷，礼贤拔滞，军政肃然，蜀民大悦。

却说辛冉与李 大败，来见罗尚曰：“使君以李特兄弟为心膂，今日如何？”尚曰：“特本无反意，因卿等促劫流民，推其为乱。事既成，宜火速

---

(bì, 音必)。

构——构陷。

拔滞——提携落后、后进。

攻讨。一面使人求救于梁州及南蛮校尉。”冉曰：“然。”于是罗尚自将兵围郫水，作营连延七百里，与特相拒。

太安元年，夏，河间王司马 闻流民李特兄弟为乱，即遣督护衙博前来讨特。衙博以军至梓潼，李特探知，使其子李荡以兵五千来迎，两军皆遇于德阳。次日。两下结阵交战，李荡出马与衙博交锋，未三合，博败走，其众悉降。李特乃自称为大将军、益州牧，招军以攻罗尚。 却说齐王司马

久欲专政，以惠帝子孙俱尽，大将军颖有次立之势；清河王司马覃，武帝孙也，年方八岁， 乃上表请立为皇太子。惠帝从之，以齐王 为太师，东海王越为司空，尽领中书监。

至八月，闻蜀李特谋反，复以张征为广汉太守，令其起兵讨特。张征既受诏，即以军至德阳，抄小径来攻李特大营。被李荡闻知，以兵塞截中隘，张征兵不得出，尽被李兵上山以石木滚下，征兵皆死之。李特使李骧进兵攻成都之北，又使李流进兵攻成都之南，约会合兵共击罗尚。时罗尚闻张征被陷，令辛冉率精兵二万人，前来攻李骧。时骧前驱已到成都之北，辛冉即以兵迎战，与李骧交锋。连战十数合，胜负未分。又战间，忽东南征尘起处，一彪人马飞至。冉起颈视，旗上写得分明，乃李流之兵，急欲以兵拒敌，前兵已至。骧见流兵到，大驱兵众来战，两下夹攻，冉措手不及，拨马自逃，余兵尽被杀死，得遁还者什一二耳。因此骧、流进攻成都。

十二月，齐王 骄奢擅权，起府第与西宫等，中外失望。侍中嵇绍上疏曰：

存不忘亡，《易》之善义也。臣愿陛下无忘金墉，大司马无忘颖上，大将军无忘黄桥，则祸乱之萌，无由而兆矣。

惠帝弗能用。齐王 耽于宴乐，不入朝见；坐拜百官，符敕三台 ；选举不均，嬖宠用事。南阳处士郑方上书谏曰：

大王安不虑危，燕乐过度，一失也；宗室骨肉，互相疑贰，二失也；蛮夷不静，不以为意，三失也；百姓困穷，不闻谋救，四失也；义兵有功，久未论赏，五失也。有此五失，若不早救，诚恐家国难保厥 终矣。

齐王 不能用之。当孙惠亦上书曰：

天下有五难、四不可，明公皆居之。冒犯锋刃，一难也；聚致英豪，二难也；与将士均劳苦，三难也；以弱胜强，四难也；兴复皇业，五难也。大名不可久荷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权不可久执，大威不可久居。大王行其难，而不以为难；处其不可，而谓之可，惠窃所不安也。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，委二王长揖归藩，则太伯、子臧不专美于前矣。齐王 不能用，孙惠辞疾而去。 谓曹掾 曰：“孙惠劝吾委权还国，何如？”掾曰：“物禁太甚，大王

---

三台——指三公，即太师、大傅、太保。

厥——其。

掾（sh，音叔）。

诚能居高虑危，褰裳去之，斯善之善者也。” 不听。王豹亦致笺于 曰：

河间、成都、新野三王以方刚之年，并典戎马，处要害之地，而明公挟震主之威，独据京都，专执大权，未见其福也。请悉遣王侯之国，依周、召之法，以成都王为北州伯，治邺；河间王为南州伯，治宛；分河为界，各统王侯，以夹辅天子可也。

时长沙王 见豹持笺，因见谓 曰：“小子离间骨肉，何不铜驼下打杀！”乃鞭杀之。豹将死曰：“可悬吾头大司马门，见各兵之攻齐也！”言讫而死。

### 长沙王杀齐王

却说河间王 亦恨齐王 久专大权，欲以兵攻，恐力不效，当长史李含因说 曰：“成都王至亲有大功，推逊还藩，甚得众心。齐王越亲而专政，朝廷侧目。今檄长沙王使其讨齐，齐王必诛长沙，吾因以为齐罪而讨之。去齐立成都，除疏建亲，以安社稷，大勋也。” 曰：“然。”于是 遣使入朝，上表陈齐王 罪恶，请长沙王 废 ，以成都王颖辅政。使人去讫，遂举兵。遣李含、张方以军趋洛阳。

十二月， 表至京师，齐王 见大惧，忙会百官议之。尚书令王戎曰：“二王兵盛，不可当也。若以王就第，委权崇让，庶可求安。”言未毕，从事中郎葛 怒曰：“汉、魏以来，王侯就第，宁有得保妻子者耶？议者可斩之！” 震栗。王戎伪疾发堕厕，得免而出。时李含以兵屯阴盘，张方军屯新安。使人持河间王檄与长沙王 ， 见檄，即遣董艾袭之。 自将左右百余人驰入宫，闭诸门，奉迎天子攻大司马府，齐王 亦持府左右兵众出战。是日，城内大战，惠帝惊得面如土色，亲幸东门，矢集御前，群臣死者相枕。连战三日，齐王 与长沙王 交锋，未经一合，大败而逃，余皆溃。 被执而斩之。挥兵入府，收其党并夷其三族。令李含、张方等，以兵还长安，长沙王 奉天子还宫，自执朝政。然 虽在朝廷，事无巨细，皆使人诣邺，咨成都王颖。

### 罗尚以军讨李特

二年，春二月，却说李特以兵潜渡江击罗尚，水上之军皆散走。蜀郡太守以小城降，李特入据之。惟取马以供军，余无侵掠百姓，赦境内，自号建初元年。蜀民见两下交兵，恐兵人扰乱乡村，咸相聚为坞，以保二境。因见李特杀马为食及赦境，不干于民，诸坞皆送牛酒款于李特。特恐粮食不敷，分流民于诸坞就食。李流大惊，急入渭特曰：“诸坞新附，宜执其大姓子弟，

聚兵自守，以备不虞，何故散兵就食于坞？”而特怒曰：“大事已定，但当安民，何为更逆加疑忌，使之离叛乎！”

时朝廷已知李特占去州郡，遣荆州刺史宗岱等帅水军三万来救罗尚。军势稍盛，况诸坞闻尚军益振，皆有二志。参军任睿献计于尚曰：“李特散众就食诸坞，骄怠无备，此天亡之时也。宜遣人密约诸坞，刻期同发，内外击之，破之必矣！”尚从之，使人说诸坞，诸坞大姓皆愿应之。罗尚至二月，始发兵三万来攻特营，李特急召诸坞，诸坞起兵返应罗尚，共击李特。特兵大败五十里，罗尚自引五千人马出益州来迎敌军。李特先自怯战，又值初春阴云布合，雪花乱飞，军马皆冒风雪。罗尚骤马提刀出阵，与李特打话，特曰：“汝何人，到此缘何不降？”尚大怒，纵马向前，李特挺枪来迎。两骑相交，尚拨回马斜刺便走，李特赶来，转过山坡，尚回马大喝一声，舞刀直取李特，特早拦截不住，却拨回马走。尚右手倒提宝刀，左手将套索把李特勒拖下鞍，横担马上回本阵。两军呐声喊，特军便走，尚军赶上，夺得百十匹马，其余走脱。尚交休赶，绑缚特回益州，押在厅下。尚大怒骂曰：“吾待汝不薄，命汝权督流民，汝何谋叛！今日被执，有何言说？”特无言对。尚怒，命左右牵出斩之，传首洛阳。

李流、李荡、李雄收集余众，还保赤祖。李流自称为益州牧，守东营。李荡、李雄守北营。罗尚使督护何冲以兵二万，来攻南北二营。李流驱流兵出战，交马只三合，李流之众大败而走。何冲乘胜以军进抵成都，流入，闭城自守。查点部下，李荡中矛而死，雄等皆哭伤情，要与兄荡报仇。

时李流虽是坚守，甚惧宗岱军至，难以拒迎，心下欲主降尚。因与李骥等商议，李雄等迭谏休降，流勿听。李雄乃诱流民曰：“今李益州欲降，若降，汝等何得全生？辛冉恨汝，必被坑之。不若火速从我，尽力一战，杀退罗尚等军，可安性命。”流民踊跃答曰：“生死愿从将军之命。”于是李雄即大呼流民，各执兵器出城，与何冲交锋。大战十余合，杀退何冲，诸军连退一百余里。方还，闻宗岱起军至半路而卒，其众无主退还。李流甚惭，因谓李雄曰：“吾前日议降，今得汝杀退敌军，甚是壮健，凡百后事，可与子谋。”由是李流奇雄之才，凡军事悉以任之。流又说使李雄取郫城，汶山太守以军拒迎，被雄杀之。李流徙军屯郫坡，蜀民皆保险结坞以防之。时南入宁州，东下荆州，先被李特劫掠，城邑皆空，野无烟火，李流之众皆饥乏无食。唯涪陵千余家依青城山处士范长生，据之，流不敢攻。平西参军徐献计罗尚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望使君委以守汶山，邀结范长生共讨李流，不日可平。”罗尚不许，大怒，去降李流，流使说长生以粮应给其军。长生从之，因此李流之兵复振。

---

不虞——不测。

(yù, 音玉)——古时一种车辆。

## 张昌攻杀新野王

五月，却说新野王歆都督荆州，为政严急，失蛮夷心。因此义阳蛮张昌聚党五千人欲为乱，会荆州以诏发武勇兵讨李流。兵民惮远征，皆不欲行，诏书督逼。

却说张昌初得石冰以兵五千降，以其为前部，来寇扬州。刺史陈徽调兵出战皆败走，于是陈徽引腹心数百逃遁。因是诸郡尽没，江州、武陵、零陵、豫章、武昌皆陷之，皆为张昌所据。昌更置牧守，皆桀盗小人，专以劫掠为务。刘弘大惊，急使陶侃等领军三万，去击张昌。侃引军至竟陵，驱军出战，张昌以众拒迎，两下各自结阵。侃自将出阵前大骂：“张昌逆夷，何敢谋反！”张昌大怒，舞刀便砍。侃以枪便迎。二人在阵斗至二十余合，张昌气力不加，勒马便走。陶侃挥军追杀，杀得张昌大败，逃于下隳山而屯，其众悉降陶侃。惟石冰尚据临淮。

却说陶侃初少孤贫，为郡督邮。长沙太守万嗣见而异之，命其子与结交。后举孝廉，至洛阳，郎中令杨 荐之于顾荣，侃由是知名。既克张昌，刘弘谓曰：“吾昔为羊公参军，谓吾后当居其处。今观卿，必继于老夫矣。”

时荆部守宰多阙，弘请补选，朝廷诏许之。弘叙功铨德，随才授任，人皆服其公，当上表以皮初为襄阳太守，朝廷议以初望浅，更用弘婿夏侯陟补。弘下教曰：“夫治一国者，宜以一国为心，必若姻亲然后可用，则荆州十郡，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！”乃复表：“姻亲旧制，不得相监；皮初之勋，宜先酬之。”朝廷诏听之。于是劝课农桑，宽刑省赋，公私给之，百姓爱悦。

## 桓穆二帝并诸国

却说北魏神元帝自太子沙漠汗死后，宠爱诸子，思慕沙漠汗成疾，于是年崩，享国共五十八年，寿一百单四岁。神元既崩，诸部大人乃立文帝少子弗政为帝。帝刑政宽简，百姓怀服，在位一年而崩。诸部大人又立神元帝少子禄官为昭帝。禄官既承天位，选日朝会百部大人，时诸部大人皆至，俱各拜起立两边。昭帝与诸部大人议曰：“我欲分国为三部：一居上谷北，濡源西，东接宇文部，我自统之。一居代郡之参合陂北，使文帝长子猗 统之。一居定襄之盛乐城，使文帝少子猗卢统之。其议如何？”诸部大人曰：“大王所为，无可不可也。”于是昭帝即降诏，封猗 为桓帝，封猗卢为穆帝，各授以兵五万人，命其部领诸部大人往一处去讫。先是神元与晋和好，并不刀兵。

却说穆帝猗卢引所部军马出并州，迁杂胡去北，自徙都云中五原朔方城。其地乃是匈奴乌丸国王所统，被穆帝引众霸居之，匈奴主乌丸国王闻知，乃

---

(yí, 音夷)。

引所部大兵十万，前来争夺。穆帝猗卢亦领兵五万出迎。乌丸国王兵分两路掩至，猗卢身先出阵，来杀匈奴之兵。诸部大人见穆帝当先向前，众领军尽力击之。乌丸国王兵大败，诸部连追一百余里。乌丸国王势孤力寡，引残兵走回国去了。猗卢追赶至杏城之北八十里，迄长城，与晋分界而还本国。招军畜马，积草聚粮。

却说桓帝猗 所部皆行，人马度漠北，占两路为都，分军守住险隘。其地乃乌弋国王所统，乌弋国王闻知猗 占据西地，心中大怒。乃引所部人马及兵十万前来攻讨。猗 王大惊，遂唤曾供、余光先带一万人马守西关。临行嘱供、光曰：“如十日内失了关防，必斩你二人；十日外失了关，不干你二人事。我亲率大军，随后便至也。”二人领了将令，星夜便行。曾仁进曰：“兄弟曾供性躁，恐误大事，某当代往。”猗 王曰：“你与我押送粮草，随后也起。”

却说曾供、余光到关上坚守关隘，只不出战。乌弋国王选军人能言快语者，来关下大骂猗 王，毁辱太甚。曾供大怒，要提兵下关厮杀。余光谏曰：“此是乌弋国王见我军不出，故来相激，将军不可出战，待主公大队军马来时，自有主意。”因此止住。乌弋国使军人日夜轮流数番来骂，曾供大怒，只要厮杀，被余光苦苦哀告。当时已过九日了，曾供在关上看时，乌弋军都下了马，坐在关前草地上骂。曾供见了，交备马，战起五千军马，开关杀将下来。余光闻知，恐供有失，领兵随后接应。乌弋军弃马抛戈而走，曾供得胜，迤迤赶去。余光急骤人马来赶，请供回。乌弋大队军杀来，曾供抵当不住，折军大半，杀出重围。曾供、余光急奔关上，回时山背后两军截住，左是乌弋王，右是西水王。曾供等见腹背合击，不能复关，乃弃关引众而走。乌弋王等引兵随后追赶。其时，桓帝猗 拘集各处军马已齐，次日起行，曾仁为前锋。军行之际，正遇曾供、余光败回，曾仁方知失了西关。乃下住营寨，与曾供、余光于路接文，行两程，迎着桓帝猗 ，道失了西关。猗 慌忙下住帝寨，唤曾供、余光问曰：“与你十日限，缘何九日失了关防？”供曰：“乌弋军无般不骂，某等因见彼军懈怠，乘胜赶去，不想中贼机关。”猗 曰：“曾供年幼躁暴，余光你须晓事！”光曰：“我累谏不听。当日光在关东点视粮草，比及知道小将军已自下关去了，光恐有失，因此亦引兵接应。”猗 大怒，喝斩曾供，一班儿诸将皆跪下告饶。猗 方曰：“权且记罪，后有功可准，如无功必诛。”因此曾供伏罪而退。

猗 次日传令进兵，直叩西关。曾仁曰：“可先下定寨栅，然后打关未迟。”猗 方始交军斫砍树木，立起排栅，分作三寨。左寨曾仁，右寨夏渊，中寨自领。

次日，西军哨马直到寨前，猗 并三寨大小将校，赶追西军哨马。未上十数里，西军全队亦到，两边各自布阵。猗 自出，立于门旗下，看西兵人人勇健，个个英雄，各执长枪，排列阵脚。门旗开处，中间涌出一员大将，红袍银铠，白马大刀，生得面如傅漆，唇若涂朱，腰细膀阔，声雄力猛，乃

即乌弋国王。上首乃西水国王，下首代山国王。一见猗 在阵前，高声大叫曰：“汝何故侵占我之国土？此仇必与汝贼势不两立！”言讫，三人各舞大刀，杀过阵来。猗 欲出迎敌，背后王示出曰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大王请还，小将出战。”王示拍马持枪出迎，与乌弋国王两骑交锋。战不数合，王兵大败，曾供等杀出助战，皆敌不住，被西军赶杀，却得曾供引一军，死拒定寨栅，西军方退。猗 传令固守，乱动者斩。诸将告曰：“西兵甚是强壮，尽使长枪，若非选择前锋以迎之，则难当也。”猗 曰：“战与不战，皆在于我，虽有长枪，安能便刺汝等也！诸将但坚壁观之，贼自退矣。”诸将退而言曰：“主人自来征战，勇敢当先，如今一败乌弋，何如此弱也！”因是各不知其主意。

次早，细作报来：“西关昨日又添十七个国王，共合兵七万相助乌弋，乃是羌胡部落人也。”猗 大喜。至日映时，细作又报入中军来说：“乌弋添十三个国王，共兵六万相助。”猗 在帐大笑，置酒作贺。诸将问曰：“乌弋添兵，大王欢喜何也？”猗 曰：“待吾破了，却对汝说。”诸将皆暗笑之。自此相持三个月日。忽一日，猗 集诸部将佐至帐下，谓曾仁曰：“今乌弋盛兵皆在西关上，此去西陇，必无准备，是贼之无谋也。卿等领二万人，从北径渡岭西，直入陇中截之。吾自与部佐，穿西关左路烧其粮草。夏渊先引五万大军，打关搦战，待其出战，举火为号。三下进兵，可破西军矣。”计议已定，诸将各依计而行。是夜，曾仁、曾供以军二万，渡岭西去了。猗 自以兵亦穿关左，去烧粮屯。

次日，夏渊以兵五万，杀上西关。乌弋王与西水王、代山王见军至，各点起大兵出战。未及交锋，夏渊便走，乌弋国王率诸国王驱兵追赶，未上十里之程，追兵传报，“猗 引军抄左路上关，放火烧了粮蓄。”乌弋王心中正欲回兵，又报到称说：“曾仁兄弟阴入西陇，截我归路。”乌弋大惊，急引诸王杀还关上。比及至关，已被猗 横拦接住相杀。乌弋王传令，交休要恋战，退复西陇。于是诸国王各尽力冲过西关。猗 与夏渊合兵后追。乌弋王大兵至西陇，被曾仁以军敌住，不能前进。乌弋国王乃自引本部兵，穿阴谷而逃，走还本国。西水十余国见乌弋王走了，急欲奔逃，已被截住归路。欲杀取关外，后有追兵。无奈只得弃戈卸甲，伏道投降。猗 一见，命起身同还大寨。猗 置酒款待三十余国诸王，皆以善言抚慰其心，令其各还本国去讫。诸部问曰：“前日乌弋王添兵，大王何如喜也？”猗 王曰：“前日乌弋王添兵，兵无纪律，兵多心必不一，吾用火计，焚其粮料，食绝难备，众心不同也。其三十余国，若一一从头去征，非十年安可服也？今全集在此，一计破之，功成一旦，吾故喜也。”于是诸将曰：“大王天资高远，智量宏深，我等不及也。”猗 王曰：“非吾之能，皆赖卿等之力也。”言讫，传令班师还国。猗 王人物生得英杰魁伟，马不能胜其坐，乘车驾大牛而行。

## 西晋卷之三

起自晋惠帝太安二年癸亥岁九月，止于晋怀帝永嘉五年辛未岁六月，首尾共九年事实。

### 二王兵攻长沙王

九月，却说河间王 初用李含计，欲俟齐王 杀长沙王，因而讨之，遂废帝，立成都王颖，以己为相。既而不如所谋，心甚不乐。颖亦恃功，骄奢恣侈，百度废弛，嫌 在内，不得逞其欲，欲与 共攻 。卢志谏曰：“明公委权辞宠，时望美矣。今宜顿兵关外，文服入朝，此伯王之事也。”颖不听。参军邵续谏曰：“人有兄弟，如左右手。今明公欲当天下之敌，而先废一手，可乎？”颖亦不听。乃使人会河间王 ，一同上表，道长沙王 论功不平，与仆射羊玄之、将军皇甫商专权朝政，请遣 还国，及诛玄之等，如不从，即举兵。使人以书来见 ， 大喜曰：“吾久欲为此矣，惧力不加。”即回书与颖共上表，后各起兵，使人去讫，于是二王同遣人上表于朝。惠帝览之大怒，即颁诏与使回曰：“颖、 敢举兵向阙，吾将亲帅六军以讨之！”因是以长沙王 为太尉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其点军，豫防守城。

却说使人回以手诏示 。 大怒，以张方为都督，将精兵七万人，东趋洛阳。颖引兵屯朝歌，以陆机为前锋都督，督王粹、牵秀、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向洛阳。机以羁旅事颖，一旦居诸将之右，粹等心皆不服。孙惠劝机让都督于粹，机曰：“彼将谓机首鼠两端 ，所以速祸也。”因此不听。

惠帝闻二王兵至，即召长沙王 督六军。帝自亲征，军至十三万。 使皇甫商将一万军拒张方，两军会于宜阳。时皇甫商出阵，与张方交战十数合，商不能敌方，因此大败而走。惠帝得卫兵保，走于芒山。羊玄之忧惧而卒。帝无食，投一庄安下。其庄上一太公，出接入内，以酒食款待，又以粮给军饷。惠帝问其姓名，太公道：“臣姓缙，祖居在此。年已六十余，无嗣，止生一女，年纪十八，能通十八般武艺，未曾许聘他人。”帝悦之，命女见。缙公即唤女儿出来，山呼拜讫，帝命平身。缙氏曰：“陛下在上，臣妾不敢。”帝见缙氏生得美容妍嫩，因与缙公曰：“朕自才人谢氏被贾后害后，未曾选聘，朕欲以汝女为才人，卿意云何？”缙公曰：“恐不堪幸。”帝曰：“朕意已悦，卿勿容辞。”于是缙公命女儿与帝成亲，因留帝在庄歇数日。时牵秀闻知帝在此庄，乃引兵五千，前来围住庄院。帝大惊，缙氏曰：“陛下勿惧，臣妾自能退兵。”帝稍心安。缙氏亲自披挂，带庄客五百人，各持兵器出战。牵秀以兵排开，与缙氏交锋，军器并举，一战二十余合，缙氏面容不变，气力愈强，牵秀恰好遮拦得住，不能取胜。二人又战数合，牵秀气力不

加，拨开军器，勒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，被缙氏驱庄客一击，杀得秀兵大败而逃。

却说张方既杀败皇甫商，引兵杀入京城，纵兵大掠，城内百姓死者万计。长沙王 在自宜阳战败，不知帝之下落，使人探知在缙家庄，遂引军寻至庄上，君臣相见俱各流涕。 请帝还宫，惠帝与缙氏一同回至建春门。会成都王颖遣将军马咸，助陆机攻城，正遇帝军回，咸以兵拦住归路。长沙王 急使司马王瑚以五千精兵出突。咸举刀拍马，直取王瑚，王瑚持戟出迎，两马相交，兵器并刺，刀来戟拨，戟去刀闪，二人约斗十合，咸被王瑚一戟刺于马下，众军勇突向前，将咸斩之。长沙王 谓瑚曰：“兵贵神速，汝即以此得胜之军，去攻陆机，吾保圣上回宫。”瑚然之，大喊一声，乘胜杀入大营，引五千军来攻机营。机令坚壁，妄动者斩。孟迺不听，以兵出迎，与王瑚战，被杀之。机措手不及，被王瑚以精兵一冲一突，攻入大营。机兵莫能抵敌，大败而逃。赴七里涧，被瑚军赶上，又杀一阵，死者如积草，涧水为之不流。

初，宦人孟玖有宠于成都王颖，玖自请于颖，欲用其父为邯郸令，陆机固执不许，曰：“此县公府掾资，岂有黄门父居之耶！”玖深恨之。玖弟超，是机小督，未战，纵兵大掠，机录其主者欲斩之。超将铁骑直入麾而夺之，顾谓机曰：“貉奴能作督不！”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，机不能用。及王瑚来攻，超不受节度，轻兵独战，败死于阵。及此孟玖疑超被机杀之，因谮于成都王颖曰：“陆机有贰心于长沙，宜早为之。”颖未信，牵秀、王粹等素谄事于玖，相与证之，曰：“机怀贰意。”于是颖大怒，使秀将兵收机。

却说陆机闻牵秀至，释戎衣，着白 ，与秀相见，为笺辞颖，既而叹曰：“华亭鹤唳，可复闻乎？”秀遂杀之。颖令收陆云及孙拯下狱。记室江统、蔡克等流涕固请，颖恻然有宥 云之色。玖扶颖入内，催令杀之，夷其三族。又使狱吏究拷孙拯招二陆贰心之谋。狱吏掠孙拯数百，两踝骨见，终言机冤屈。吏知拯义烈，谓曰：“二陆之枉，谁不知之，君何不爱身乎？”拯仰天叹曰：“陆君兄弟，世之奇才，吾蒙知爱；今既不能救其死，忍复从而诬之乎！”狱吏对玖言，孙拯不肯招认二陆贰心之谋。玖等令狱吏诈为拯招之辞，进颖，亦夷三族。拯门人费慈、宰意诣狱明拯冤屈，拯譬遣之曰：“吾义不负二陆，死自吾分，卿何为尔耶？”慈、宰曰：“君既不负二陆，仆又安可负君！”固言拯冤。玖怒，将同杀之。天下人人皆为含冤。

十一月，长沙王 奉帝以六军过张方营，时方兵见帝乘輿至，而退出城，不敢交锋，方遂大败，退五十余里。众惧，欲夜遁，方急谓众曰：“胜负乃兵家之常事，今虽一败，不足为惊，况善用兵者，因败为成。今我更前作垒，

---

白 ——白帽。

华亭鹤唳句——华亭（今上海松江）是陆机的故乡。鹤唳，鹤叫。故乡的鹤叫声还能再听见吗？后用 以表示徒然怀念故土而悔恨莫及、伤痛不已。

宥（yòu，音幼）——原谅，宽恕。

出其不意，此奇策也。”于是乃夜以兵渐进逼洛城七里，筑垒数重，外引廩谷以足军食而守之，意待城内粮尽入攻之，必克洛阳也。既战胜，以为方不足忧，及闻方垒成，遣军攻之，不利。成都王颖兵进逼京师，公私穷乏，米一石值万钱。诏命所行，一城而已。犹豫之际，骠骑主簿祖逖言计于颖曰：“臣举一计，可退方兵。”颖曰：“何计？”祖逖曰：“雍州刺史刘沈，忠义果毅，其兵力足制河间，宜启圣上，命沈举兵袭河间王。窘急，必召张方以自救，此孙子围魏救赵之良策也。”颖从之，即以其计奏惠帝，使人持诏令刘沈发兵去攻河间。刘沈奉诏，合七郡之众，二万余人，趣攻长安。

十二月，却说议郎周馥等起兵江东，欲讨石冰，未有主将，乃推前吴兴太守顾秘为扬州都督，传檄州郡，命杀石冰所署将吏。于是前侍御史贺循、庐江内史华谭及丹阳尹葛洪、甘卓皆起兵以应。顾秘兵势大振，来攻冰，冰大惊，乃使部将黄仁，以兵二万五千拒战，与周馥交锋。未三合，被馥斩于马下，余兵溃走，周馥以军长进。石冰见闻黄仁被斩，乃退兵，趣攻寿春。征东将军刘准闻知冰至，大惧不知所为。广陵度支陈敏统众在寿春，谓准曰：“此等小人，以不乐远戍，因朝廷逼迫，成贼为群。乌合之众，其势易离。将军何必忧虑，请为公破之。”准大悦曰：“如卿所言，贼无难制。更调五千人，益卿为前锋，去拒讨之。”于是益敏军五千人出拒石冰。

### 李雄攻尚夺成都

闰十二月，却说李流偶然染疾将笃，因谓诸将曰：“李雄英武天所相，可共受事，宜尽忠仕之。”言讫而卒。诸将即请李雄为益州牧，代流以领其众。将李流营葬毕，雄以其众入据郫城。屯数日，李雄以其众攻成都。罗尚以军出战，亲与李雄对阵，俱各射住阵脚。罗尚拍马出阵前大骂：“流贼，朝廷有何负汝，无故大逆？”李雄亦骂：“吾父遭你所害，誓不与你同天地共日月！”言讫，驱兵交战。不三合，罗尚大败，即走入城。恐寡不敌众，乃与陈坚商议，领家属百余人走回许都。李雄领众入据成都。

却说罗尚被李雄杀败，逃至江阳，遣使上表奏失益州之事。惠帝颁诏，令罗尚权统巴东、巴郡、涪陵，以供军赋。尚虽得三郡，粮草不给，即遣别驾李兴诣荆州刘弘借粮。弘以三万斛给之，尚赖以以存。李兴见刘弘兵盛粮多，乃言于弘曰：“兴虽不才，愿留为帐下一参军，使君肯容乎？”弘夺其手板而遣曰：“罗公孤军狼狈，无人戮力讨贼，安敢夺卿，火速回去！”于是李兴满面羞惭而回去讫。于是流民在荆州者十余万户，羁旅贫乏，各为盗贼，弘大给其田，与之耕种，擢其贤才，随资叙用，流民遂安，不为盗矣。

---

(cù, 音促)——同蹙, 紧迫。

(qǐ, 音起)。

趣——同促。

却说幽州都督王浚，即王沈之子也。浚以天下方乱，欲结援夷狄，乃以一女妻务勿尘；一女妻宇文苏恕延。又表以辽西郡封务勿尘，朝廷许之。于是王浚与夷狄树党而立，以观天下。

### 张方炙杀长沙王

永兴元年（是岁，僭国号二：汉高祖刘渊，元熙元年；成太宗李雄，建兴元年），却说长沙王 屡破颖兵，而未尝亏奉惠帝之礼。城中粮食日窘，士卒无有离心。张方以为洛阳未可克，欲引兵还长安。

却说东海王司马越亦妒疾长沙王 执政，恨力不及，见成都、河间二王起兵，围城日久，意欲内应杀 ，闻张方欲退兵，虑事不济，潜谓殿中诸将士曰：“今成都、河间二王，各以强兵外攻，非为圣上，乃恨长沙王 为政不均，故来讨之。今城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不久皆为擒矣。何不今夜卿等护我收长沙王 ，则二王之兵不战而自去，可保国家无危。”诸将士闻言从之。于是退与诸将士，至一更集五百人，驰入营中，将 执之。次早，入朝奏帝曰：“今成都、河间二王谋反，皆为长沙王之故，起兵至关。目今粮草日尽，救军无诣，臣等请废长沙 为庶人，二王始肯退兵，不然社稷将危。望陛下火速降诏，以安众心。”帝曰：“长沙忠于寡人，不有过舛，岂可废之？”越与将士皆奏曰：“长沙虽无罪，宁可废一人以安社稷，不可因一人以害苍生。”帝被越并诸将士所逼，不得已，下诏免长沙王入宫，令其徙居金墉城，改年永康，大赦满城百姓。命开城门，放成都王颖入城。

时诸将士既开城门，见外兵不盛，心甚悔之，欲更谋劫出长沙王 为将，以拒成都王颖。东海王越大惧，连忙遣心腹人密告张方，使其将长沙王 杀之。方得其语，即令军士攻入金墉，将 缚至军前。张方命左右斩之， 曰：“吾无罪，况乃金枝玉叶，谁敢杀我？”方大怒，命左右将 绑于柱上，四围以火炙杀之。方之军士见之，亦为之流涕。成都王颖既入京师，朝见惠帝，自为丞相，以东海王越为尚书令，乃以颖众复还镇于邺城，遣石超帅兵屯十二坡门。殿中宿卫将士，颖所忌者，皆令杀之，悉代去宿卫之兵，以布其腹心。

### 刘沈战死于长安

却说河间王 顿兵于郑邑，为东军声援，闻刘沈兵起，急退入长安，急使人召张方回军。方闻知，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回，沈军已渡渭水。急领兵出城，与沈交战。二十余合， 兵大败，走入长安。沈使衙博、皇甫

---

过舛（chū n，音喘）——过错。

（yóng，音永 阳平）。

澹，以精兵五千漏夜追袭。兵大半入城。衙博等混战已入城门，后军未至。

将张辅见其大军未至，急令闭城门，四下涌战。衙博、皇甫澹独力难敌，措手不及，被张辅杀之。乃领得胜之兵出城，正遇沈军来，辅勇为身先，沈军望后便退，被辅挥兵一击，杀得沈军十死其七，各自溃散。刘沈犹自死战，与张辅交锋三十余合，寡不敌众，被辅获之，余众各自逃散。

却说刘沈被辅获之，押在河间王帐前，招其降。沈犹谓曰：“知己之惠轻，君臣之义重，沈不可违天子之诏，量强弱以苟全。投袂之日，期之必死，菹醢之戮，其甘如荠。”大怒，命左右斩之。新平太守张光数为沈画计攻，使人执至，诘之曰：“汝与刘沈设计攻我，今日何如？”光曰：“雍州不用鄙计，故令大王得有今日。”壮之，乃表为右司马。

不说张光归顺于，且说成都王颖使张方以兵废皇后羊氏，并太子司马覃于元城，因此朝野失望，民心骚动。

却说广陵度支陈敏及周，以兵合攻石冰。兵至建康，冰犹未降，以军拒战。当日陈敏出马，与冰相杀，二人战未十合，东北周一彪人马抢风般来。正欲分军，西南一路贺循一彪人马先至军前，冰措手不及，被陈敏冲突入阵斩之，余众尽伏地而降。于是扬、徐二州平静，周、贺循等，皆散众还家，不言功赏。朝廷以陈敏为广陵相。

### 成都王独执权政

却说河间王使人上表，推成都王颖为皇太弟，自为太宰、雍州牧。惠帝下诏从之。秋七月，成都王既为皇太弟，僭侈日甚，嬖小人用事，大失众望。东海王司马越怒之，因谓右卫将军陈胗曰：“今成都王颖废皇后、太子，自为太弟，后必有废立之心。若不讨之。其谋反成矣！卿可助我一臂之力，杀此跋扈。”胗曰：“殿下肯主，臣愿效力。”于是东海王越与陈胗勒军入云龙门奏帝，以诏三公百僚戒严讨颖。颖、石超闻知，奔走还邺去讫。越乃复皇后羊氏，太子司马覃监国，请帝自上銮驾，诏集百官皆戎装，以六军起行。前侍中嵇绍随驾欲行，侍中秦准谓绍曰：“今往安危不测，卿有佳马乎？”绍正色曰：“臣子扈从乘舆，死生以之，佳马何为？”言讫即行。

### 东海王奉驾讨颖

时东海王越遣人檄召四方之兵，比至安阳，众至十余万人。军未至，太

---

漏夜——深夜。

投袂——拂动衣袖，形容决绝奋发。

菹醢(zhū hǐ, 音租海)——古代的一种酷刑，把人剁成肉酱。

胗(zhēn, 音针)。

弟颖闻知甚忧，急会群僚问计。东安王司马繇曰：“天子亲征，宜释甲縞素，出迎请罪。”颖不从，乃使石超率兵五万，出城拒战。陈胗弟陈昭在颖部下，闻帝亲征，其兄为将，乃私自逃回，归降东海王越。因问邺中虚实，言邺中军闻圣上亲诣，俱各离散。由是东海王越不甚设备，以为颖可为擒。大军至荡阴县，忽然石超五万兵掩至，越等措手不及，急令点军，超兵已驰突入中阵，矢石如雨，众军溃散，越亦逃窜，越军大败。惠帝颊中三矢，百官侍御皆散，惟嵇绍朝服登辇，以身卫帝。兵人引绍斩之，帝曰：“此忠臣也，卿等勿杀！”众兵对曰：“奉太弟令，惟不犯陛下一人耳，余者不留。”遂杀之。绍血溅帝衣服，帝亦堕于草中，众乱争扶，亡失六颗玉玺，急诏跟寻，无存。

于是石超奉帝车驾幸其营，帝饥馁甚，求食于下，超进水，左右进秋桃。时颖闻超得胜，杀败东海王越，乃自领众僚佐，迎帝入邺城，以酒食拜奉，改元建武元年。左右侍臣见帝龙服有血，请脱浣之，帝流涕曰：“此忠臣嵇侍中之血，勿得浣也。”

颖既败越，执天子在邺，不与还宫。陈胗、上官巳乃集残兵，回奉太子覃守洛阳。越自以残军还东海，孙惠谓越曰：“殿下今虽大败，尚可复振。”越曰：“用何计？”惠曰：“宜邀结藩镇，同奖王室，候再共举，可保无危。”越从之，以惠为记室参军。

### 王浚起兵讨司马颖

却说东海王越用孙惠计，遣人结党幽州都督王浚及其弟州刺史、东瀛司马腾等，各起兵讨颖。二人得越檄，俱各募兵候应。先是齐王、成都王颖、河间王等募兵共讨赵王伦时，王浚拥众挟两端，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，颖深恨之，欲图害不克。至是又诈称诏，征浚入邺来害之。浚已料知，乃遂遣人会鲜卑段务勿尘、乌桓、羯朱及并州刺史东瀛公腾，同起兵二十余万，前来讨颖。

却说颖在邺，人报王浚结遣乌丸国王及鲜卑段务勿尘等，起大军前来攻邺都，可紧急拒敌。颖急聚文武议事。时王戎上言曰：“对乌丸、鲜卑，不可轻敌，只宜求和。”颖问众谋士曰：“战与和，二者孰利？”石超曰：“王浚等无用之辈耳，何必求和！”戎曰：“将军错矣！吾观王浚任用贤才，更兼士广兵强。田坚、田许乃智谋之士，为之谋主。藩己、逢纪尽忠臣也，任其军事。贡良、宋丑勇冠三军，何以为无用之人也？”石超笑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浚兵虽多，立法不整。田坚刚而犯上；田许贪而不治；藩己专而无谋；逢纪果而无用者，势不相容，必生内变。贡良、宋丑匹夫之勇，一战而可擒矣。其余碌碌等辈，纵有数百，何足道哉！是以知王浚无用矣。”戎默然。颖曰：“皆不出石君之所料耳！唤前后两营军官听令，差前将军刘伐、后将军田忠领兵五万，打吾旗号，出北以防王浚，当分付田忠不可轻进。

吾自引十万大军，出城拒敌，待我杀退，方勒兵来破王浚。”刘伐、田忠领兵去了。

却说颖领兵离都，两军隔八十里、各深沟高垒而守之。次日，颖遣石超领兵五万，去击王浚。超得令，领众即行。

八月，颖恨东安王繇前议令彼释甲请罪之仇，乃命左右执繇斩之。繇兄子琅邪王司马睿，沈敏有度量，现为左将军，与东海参军王导善。导识量清远，以朝廷多故，每劝睿令之国。及繇被杀，时睿从帝在邺，恐祸及己，自将逃归。颖先敕关津，但有贵宦过者，无得放出。睿私逃至河阳，为津吏所止，从者宋典自后来，以鞭佯拂睿而笑曰：“舍长！官禁贵人，汝亦被拘耶？”吏被诈，以为果是庶民，听与去之。于是睿是宋典以计瞒守吏，得至洛阳，迎太妃夏侯氏归国去讫。张方勒兵复入京城，废皇太后羊氏并太子覃而自守之。

却说惠帝在邺城，以公府为宫室。一日，颖闻五部寇边，即入内伏地奏曰：“今朔方匈奴之外，五部数十余国不服王化，屡屡掳掠边境，杀害军民。今有刘渊者，乃匈奴冒顿之后，汉朝之甥，现为冠军将军。有次子刘聪，骁勇绝人，博涉经史，又善属文，能拔三百斤弓，文武皆通，现为积弩将军。此父子二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可封他为左贤王，令其总摄诸部，则五部不敢再犯矣。望陛下圣鉴。”帝从之。当群臣议曰：“不可。彼夷狄之人，人面兽心，见利则弃君亲，临财则亡仁义。投之遐远，犹惧外侵；处以封畿，窥我中原。昔幽后不纲，胡尘暗于戏水；襄王失御，戎马生于关洛。至于示强弱，妙兵权，体兴衰，知利害，于我中华，未可量也。况元海乃人杰，必致青云之上；许以殊才，不居庸劣之下。今委之以兵，令之归国，若策马鸿骞，乘机豹变，非为我用，乃为我患也。以臣等鄙见，实为未可。”太弟颖曰：“现今东瀛公腾等二子为乱，况且朝廷兵衰将老，若不封增此人为敌，谁人能讨二子乎？”时帝曰：“卿从便而行，不必再议。既如此，即以刘渊为左贤王，令其统领诸部。”言讫，颖谢恩。即宣刘渊至，封为左贤王，渊即谢恩出朝。群臣曰：“乱天下者，此人也。”珠帘放下，文武退班。

## 匈奴元海称汉王

史说，前赵先号汉王，刘渊字元海，乃匈奴人。名犯高祖庙讳，故称其字焉。初，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，以妻冒顿，约为兄弟，故其子孙遂冒姓刘。

---

之——去，往。

冒顿（mò dú，音默独）——汉初匈奴族一个单于的名字。

戏水——出骊山鸿谷北。公元前 771 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败，被杀于此。

戎马——此指兵马、战争。

关洛——指关中、洛阳一带。

元海父名豹，为左贤王，然皆居于晋阳、汾、涧之滨。妻呼延氏，无嗣，乃备牲酒至龙门祈子。祝讫，俄而有一大鱼，顶有二角，轩髻朱须，跃鳞浮至祭所，久之乃去。巫覘皆异之，皆贺曰：“此乃嘉祥，必生贵子。”及回，其夜梦其所见之鱼，变为一人，左手把一物，大如半鸡子，光景非常，授与呼延氏，曰：“此是日精，服之生贵子。”呼延氏服之，寤而告刘豹，豹曰：“此乃吉征也。”果有孕，十三月，生元海，左手文有其名，遂以名焉。幼好学，尤好《左传》、《孙吴兵法》，略皆诵之；《史》、《汉》诸子，无不综览。尝谓同门生曰：“吾每观书传，尝鄙随、陆无武，绛、灌无文。道由人弘，一物之不知者，固君子之所耻也。”于是遂学武事，妙绝于众。猿臂善射，膂力过人。仪伟，人皆敬之。

渊既为左贤王，聚集宗室饮宴，当从祖刘宣指刘渊谓众族人曰：“自汉亡以来，我单于徒有虚号，无复尺土，自诸王侯，降同编户。今吾众虽衰，犹不减二万，奈何敛手受杀，奄过百年！今左贤王英武超世，天不欲苟兴匈奴，必不虚生此人也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鼎沸，复呼韩邪之业，此其时也。”众昆侄曰：“谨听约束。”于是刘宣乃相与谋推刘渊为大单于。宣又曰：“今议已定，不能还国，其事若何？”班部中转出一人，姓呼延名攸，言如瓶泻，口若悬河，言曰：“某愿见皇太弟司马颖，以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其令大王归国，如何？”宣曰：“得君高论，说得还乡，大事济矣。论将安出？”攸遂近宣，附耳低言数句。宣大喜曰：“妙矣！”言讫，使攸来见皇太弟颖。颖正坐府堂，忽呼延攸至，拜讫，立在一边。其时正值王浚、东瀛公腾起兵攻颖，颖即遣将拒战，皆败而还。当攸将此为由，入说曰：“今闻王浚、东瀛公腾二子在外为乱，屡次与战不利。今左贤王祖在匈奴已故，今欲回国奔丧，命臣告知殿下，请为殿下还国，就说匈奴五部国王以兵来赴国难，同讨二子，则二竖之首，可指日而悬邺门也。不知殿下意思如何？”颖闻其说大悦，乃诺曰：“吾就拜他左贤王为北单于、参丞相军事。你可令他速去速回，不必面君，吾自奏知。”于是攸归告刘渊。渊次日辞颖，因说颖曰：“今二镇跋扈，恐非宿卫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。臣请还国说五部来救国难，可克二贼。”颖曰：“吾欲奉乘舆还洛阳，传檄天下，以逆顺制之何如？”渊曰：“殿下武皇帝之子，有大勋于王室，恩威远著。王浚竖子，东瀛疏属，岂能与殿下争衡耶！但殿下发邺宫，示弱于人，洛阳不可得至。虽至洛阳，威权不复在殿下也。愿抚勉士众，靖以镇之，渊为殿下以五部可讨二人也。”颖大悦，乃拜渊为北单于，参丞相军事。

---

轩——高。

覘(ch n, 音搀)。

随、陆——指汉初随何、陆贾，皆有辩才。

绛、灌——汉初两个武将绛侯周勃和灌婴。

奄——突然。

因是渊辞颖，与攸召集宗人所部，即忙起行。至左国城，刘宣与众立渊为大单于，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。二旬之间，得胡晋之兵一十余万。当宣谓群臣曰：“昔汉有天下世长，恩结于民。吾汉氏之甥，约为兄弟，今兄亡弟绍，不亦可乎？不如建号大汉，汝等道之何如？”群臣曰：“大善。”于是乃建国号曰汉，推左贤王为汉王，改元元熙元年。追尊汉安乐公为孝怀皇帝，设庙四时祭之。以右贤王刘宣为丞相，崔游为御史，阵元达为黄门，以族子刘曜为建武将军，招集军马，以候大举，不在话下。

## 河间奉帝还洛阳

却说石超以兵来击王浚，兵至平棘，正遇浚军。两下交战二十余合，后军忽然喊起，兵众各各逃溃。超急欲回马，一军抢近，前视之，乃东瀛公腾至。超见两下夹攻，心慌不敢恋战，乃冲出垓心，退至邺城下屯住。

次日，王浚与腾合军追赶，赶至邺城，两下交兵大战。是日，石超领兵出阵，王浚以乌桓遣西土大人引兵出战，与石超相斗。斗一十余合，石超抵敌不住，拨开军器，走回本阵，被乌桓王见，亲领大兵，漫山塞野，泼乱杀来，杀得晋兵抛戈弃鼓，大败而逃。乌桓恐诈，乃收兵回营。是时，成都王颖见石超迎敌不住，慌走入城，令三军坚守城门，不与交战。即入见帝，同众文武商议，当司徒王戎曰：“今建邺城不坚固，粮食又少，倘乌桓诸部围城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必被所困。不如乘此胡人未逼城下，走还洛阳，调天下之兵迎敌，方退得兵。”帝曰：“其计大善。”于是令王妃人等各出宫门，与百官开城门，望洛阳而走。其时颖等与百官五千骑，保帝南奔。浚、腾暴至，众各惊慌而走，仓卒无赍，只有中黄门布被囊中赍私钱三千，帝诏贷之，将于道中买饭，食以瓦盆。至温，而行至先武帝之陵，帝自下犍车，谒武帝陵。帝先因乱中，丧履赤足，乃纳从者之履着之，下拜先陵，流涕哭迷在地，百官扶起复行。

## 张方劫驾入长安

河间王 闻晋王车驾还洛阳，聚众谋士商议，将到洛阳。李含进曰：“昔晋文公纳周襄王，而诸侯景从。汉高帝为义帝缟素，而天下归正。近自天子蒙尘，将军首兴义兵，徒以河间扰乱，未遑 远赴。銮舆旋转，建都榛芜。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迎其主入长安，以致英俊，大功也。四方虽有逆节，其何能为？若不早走，使英雄生心，后虽为虑，亦无及矣。”乃大喜，收军起程。忽仆射荀藩自外来，便请

---

垓（gāi，音该）心——战场的中心。

未遑——来不及。

问朝廷其事若何，藩曰：“殿下兴义兵以除暴乱，入朝天子，辅翼王室，此五霸之功也。以下诸将人殊志异，未必服从。今留匡弼，事势不便，惟有移驾去长安。然朝廷播越，新还旧京，远近观望，冀得安生。今复移驾，不厌众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愿算其多者行之。”执其手大笑曰：“此孤之本志也。”又曰：“王浚在北，大臣在朝，事节若何？”藩曰：“易也。以书与浚，且安其心，大臣闻之，则曰：‘洛阳无粮，欲车驾暂幸长安，转运粮食稍易，可无缺乏悬隔之忧。’大臣闻此，皆欣然也。”大喜曰：“愿公早晚相从，有不可行者教之，自当拜谢。”意决，命张方帅五千骑先去。临行嘱咐其计，方答曰：“臣自能之。”于是方迎至帝前。帝问曰：“卿何来？”方奏曰：“臣奉河间王命，闻乌桓国王攻邺，使臣引兵五千，前来保驾，自随后引大兵来迎。”帝曰：“河间王是朕之亲，可为社稷之臣也。”言讫，保帝还洛阳宫。奔众复还，百官复集。

却说王浚与腾见颖劫帝走还洛阳，乃引众入邺，暴掠一空，复各回镇。时刘渊闻颖去邺，叹曰：“不用吾言，逆自奔溃，真无才也！然吾与之有言矣，不可不救。”因此渊欲发兵击鲜卑、乌桓。刘宣等谏曰：“晋人奴隶御我，今其骨肉相残，是天弃彼，而使我复呼韩邪之旧业。鲜卑、乌桓，我之气类，可以为援，奈何击之！”渊曰：“善！大丈夫当为汉高、魏武，呼韩邪何足效哉！”宣等稽首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自是渊发兵救颖。

### 李雄自称成都王

却说李雄自杀败罗尚之后，威名日著。雄以范长生有名德，为蜀人所重，欲迎以为君，长生不肯受。其部将杨褒等推雄为成都王。雄乃约法七章，简刑爱民，于是蜀中望风降附，成都大治，百姓安堵，国富兵强。雄既即大位，国号建兴元年。以世子李期为太子，以叔父李骧为太傅，以兄李始为太保，以李离为太尉，李国为太宰，杨褒为大将军。李国、李离二人有智，雄谋事必咨而行，然国、离事雄弥谨矣。自此蜀地悉被李雄所据。

十一月，张方先授迁都之计，来洛阳既久，剽掠百姓殆竭，军粮不敷，恐难住坐，乃集将士商议，劫驾回长安。将士皆从之。于是乃引兵入，因奏曰：“洛阳废弛已久，不可修葺，更兼转运粮米甚艰，臣料长安地面城郭宫室、钱粮民物足备，可以幸銮舆。臣排办已定，请陛下登辇。”群臣皆惧方之势，莫敢言不可者，即日驾起。方分拨军马，尽载百官迁都而行。帝不肯行，方命诸军以乘车入内，逼帝上车。帝垂泪从之，谓方曰：“卿宜讨车载官人、宝物同行。”于是诸兵因掳掠后宫宫人为妻，分争府库，割流苏、武帐为马，魏、晋留积珍宝，扫地无遗。

---

帅——通率。

(jiàn, 音见)——垫席。

张方以拥帝并皇太弟颖、豫章王炽等趋长安。驾至新安，天下大雪，寒冷之甚。帝身冻，忽堕于车下，伤了右足，众官急救登攀，不胜悲惨。来到灞上，以征西府为宫权歇。次日，入长安。河间王引文武百官出廓迎接。入城，以公府为朝堂，文武百官皆称贺。帝以河间王 为录尚书事，以张方为司隶。自此大权尽归张方，自为行事。唯使仆射荀藩及司隶刘翥等，在洛阳为留台，承制行事。复称永安年号，复立羊后，号东西台。

### 同河间王专执朝权

十二月，河间王 自专朝政，奏帝以诏废太弟司马颖，更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。帝准奏，诏贬皇太弟颖还第，更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。初惠帝兄弟二十五人，时存者惟颖、炽及吴王晏。晏才庸下，而炽冲素好学，故立之，诏颖还第。帝乃以 自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以东海司马越为太傅，与夹辅帝室。王戎参录朝政，王衍为左仆射，张方为参军录尚书事。又下令州郡蠲除苛政，爱民务本，清通之后，当还东京。 以四方乖离，祸乱不已，故下此诏和解之，冀获少安，而越上表辞太傅不受。

却说汉王刘渊遣刘曜寇 太原郡，取兹氏县，又遣乔 寇西河，取介休邑。二将领命，俱各以兵一万，前去取二邑。时乔 以兵攻破介休，执其介休令贾浑， 招其降，浑不从， 命斩之。见浑妾生得美貌，逼纳为室，其妻宗氏骂 而哭， 又杀之。汉王渊闻之大怒曰：“彼乃忠臣，何如诛之？使天道有知，乔 望其种乎！”遣人追还 ，降秩四等，命收浑等尸葬之。

### 东海王檄讨张方

二年，四月，张方复废皇后羊氏。东海中尉刘洽，以张方劫迁车驾，复废皇后，心甚不平，因见东海王越曰：“张方劫迁车驾，二废皇后，罪恶弥天。休道先帝之灵不可，天下人神共怒，明公如何不檄天下讨之，以迎天子复回旧都，而坐视其逆耶！”越曰：“恨力不及，恐难讨之。”洽曰：“东平王 现督徐州，兵精粮足。若得徐州，可为大事。今有一人姓王名修，现为徐州长史，极能舌辩。明公召来，使其说东平王 以徐州授明公，则大事成矣。”越从之。即使人召王修至，说与其事。修诺领命，即来说东平王 ：“东海王欲举义，檄山东之兵讨张方，迎天子还旧都。恨力不及，欲借大王徐州都督诸军，以率义山东，大王意下云何？”东平王曰：“彼既为国为民，吾安敢不从！” 慨然从修之说，即使人请越至，以徐州授越， 自为兖州刺史。于是越以司空领徐州都督，纠率义兵，欲起兵去讨张方。

---

寇——侵略，侵犯。

(mào, 音茂)。

史说，范阳王司马 字武会，少好学驰誉，研考经史，言论清新，官拜骠骑常侍。闻知惠帝被河间王 令张方劫驾迁都长安，心甚不忿。长史冯嵩知其意，恩谓 曰：“今河间王司马 使张方劫帝入长安，废成都王颖，久必篡逆。殿下若肯与令兄平昌公起义兵，保驾还洛阳，其功可比周公，勋业必成。” 曰：“吾在宗室之末，眼前无有可为者。”嵩曰：“东海王司马越有英雄之志，可为命世之英。不如推东海王为盟主，聚义起兵。大事可成。”

曰：“君言正应我心。”于是范阳王 使人会东海王越议起义之事。越欣然从之，引兵而至。次日， 大排筵会，平昌公司马模、长史冯嵩等，刑白马祭天地，歃血而盟，推东海王越为盟主，扯起招军旗。不旬日，得兵二万人，出屯西河，商议进兵。当冯嵩言曰：“今我聚义之兵，乌合之众，难以出战。今见豫州刺史刘乔部下多有精兵，可使人持节招其来降，同起义兵，方可得安。”越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使人持节，来招刘乔。刘乔不受节度，返又起兵来并。使人见刘乔起兵，急忙回报东海王越。越拜 为都督河北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领豫州刺史，令其引兵讨乔。

却说成都王颖既废，河北人多怜之，其故将公师藩等，因而自称为将军，起兵赵、魏，众至数万人。

初，上党武乡羯人石勒，有胆力，善骑射。并州大饥，东瀛公腾执诸胡于山东，卖充军实。勒亦被掠，卖为在平人师欢为奴，欢奇其壮貌而免之。勒乃与牧师汲桑结壮士为群盗。及闻藩起，桑与勒帅数百骑赴之。桑始命勒以石为姓，以勒为名矣。藩既得桑、勒为副将，攻陷州郡县堡坞，无敢迎敌，又来攻邺城。东海王越与范阳王 使部将苟 ，领二万军去击藩。藩闻苟来，大惧，更又兵皆溃去，于是藩不敢交锋，领其众走之。 以军还，东海王越大会诸将，期日兴师。是日，诸将士皆集，筵罢，越调拨诸将，乃留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，监徐州军事，守下邳。睿领命曰：“请参军王导为司马，与吾同理军事。”越从与之，自帅甲兵三万，西屯萧县，使范阳王 自许屯于荥阳。时越承制，使人以豫州刺史刘乔为冀州刺史，使 领豫州。刘乔以非天子命，亦不肯发兵。 闻细作回报刘乔以兵拒命， 大怒，即忙整点军马，大驱前进。

初， 以刘琨为司马，越以刘藩为淮北护军，刘舆为颖川太守。刘乔闻舆兄弟党越为逆，心甚恨之，于是遣人封上见帝，道刘舆兄弟罪恶于尚书省。乃令其子刘佑，以兵二万人，屯于灵璧县以拒 ，自引兵夹攻许城以讨舆。分拨已定，各以兵行。

却说东平王 在兖州，征求不已，郡县百姓不堪命。 闻知，遣苟 还兖州，徙 于青州。 领命来兖州，白之于 ，不受命，曰：“吾以徐州授东海，方成大事。今日负吾，又欲易之，彼何不足耶！若要易，除以徐州还我，方让兖州！” 见不肯，乃还之。因此 阴使人结刘乔，合兵攻 。

时 闻知山东兵起，心中大惧，即入朝上表奏帝曰：“山东大乱，百姓不安。望陛下诏复成都王颖都督河北诸军事，以镇于邺，可保山东。”帝从之。遣人持诏往邺，以颖都督河北诸军事。颖得诏，复集旧将士，镇于邺城。已知越、 起军，无计可施，乃奏帝以诏往山东，命越、 等各以兵就国，毋许为乱。越、 等不从。会刘乔封上事，称刘舆兄弟协 造逆。 即入内，奏过惠帝，诏其令镇南将军刘弘、征东将军刘准起兵，与乔戮力，先讨刘舆。又以张方为都督，帅兵五万共会许昌，诛舆兄弟。又遣人持书，使成都王颖与石超等，以众据河桥，为刘乔继援。

却说刘弘既得诏，使人遗乔及越书，使解纷释兵，各还归镇，同奖王室，乔、越皆不听。弘乃遣使入朝上表曰：

顷自兵戈纷乱，构于群王，翩其反而，互为戎首。载籍以来，骨肉之祸，未有如今者也！万一四夷乘虚为变，此亦猛虎交斗自效于卞庄者也。谓宜速诏越等，令两释猜疑，各保分局。自今有擅兴兵马者，天下共伐之，以此为示，谁敢勿从也。

帝览表犹豫。 方拒关，东倚刘乔为助，故不纳，奏帝曰：“陛下先曾有诏，令越、 各就国，尚且未听，今诏彼岂肯从，不若讨之。”帝从其奏。却说刘乔闻朝廷遣张方以兵助己，乃集诸将士商议进兵，长史刘荣曰：“张方大兵，计日将至许昌。今刘舆兄弟与范阳王在许昌五十里外下营拒方。彼谓我孤军坚壁，无敢出境，料其必无准备。此去不远，使君亲持甲卒五千，星夜抄小路驰去攻许，指期得矣。彼既失穴，安能恋战？必走回镇。张方激于前，使君攻其后，不独得许，而 亦可为擒矣！”乔大善其计，即引五千甲卒，漏夜至许昌，果无备。乔乘虚袭许，破之，分军定戍。使人打书回报。张方大军将至 营，因此乔以四千甲卒，挟攻 营。 闻许都城陷，更又张方兵至，腹背受敌，恐难拒战，乃与刘舆兄弟领兵俱奔河北。张方见 等走，亦不之追，乃引众入屯许昌，令刘乔还豫。张方出军无律，群下残掠百姓，民不堪命，众心俱离，不乐其屯。时刘弘见张方残暴，知颖等必败，乃帅诸军受越节度，不听方命。

十一月，将军周权矫诏立羊后，于是 矫诏敕留台赐后死。司隶校尉刘劭上奏，固执得免。 恨之，欲收劭。劭奔青州去讫，被 将周权追及诛之。

### 司马 击斩石超

十二月，颖以兵据洛阳。时范阳王 与刘琨等走至冀州，无处安身。刘琨曰：“冀州刺史温羨与某有半面之交，吾请命入说其人，以冀州让与殿下，权且屯扎，以候再举。” 曰：“卿去宜紧慢说之，如不从，可速还，别作一计。”于是琨即入冀州，拜见温羨。羨见其来，握手欢若平生，胜如至亲，

---

卞庄——卞庄子，鲁大夫，以勇著名。

以酒相待。半酣，问琨何来。琨以实对，说：“范阳王兴义兵，欲清朝野，共讨张方。被刘乔乘虚攻陷许昌，无处安身，今避至此。范阳王意请足下一同举义，故使某入拜，未审尊意何如？”羡曰：“张方劫驾，暴掠百姓，孰不思醢其肉，何况范阳王乎？吾欲讨久矣，恨力不及。既范阳王至，吾让此州，共讨跋扈，卿出去请进。”

于是琨出邀入冀州，刺史温羨让位与，同发兵。又使刘琨结连王浚，命浚领兵击成都王颖，取洛阳，迎回车驾。刘琨即以书见浚，浚即发兵济河，至荥阳。颖使石超引兵三万拒迎。是日，石超与浚交锋，战上十余合，超兵大败，浚挥军一击，杀得超兵尸横遍野，血滚如流。超势穷而入一山窠，被浚追及斩之，以军进逼洛阳。东海王越闻王浚击石超，乃以二万军进击刘佑。时佑在谯县屯扎无备，被越军驰至，佑惊溃，被越执而杀之。刘乔闻知其子佑被杀，引残兵逃走。东海王越引军进屯阳武，王浚遣别将祁弘将三万兵助越，自以众攻洛阳。

### 陶侃为将讨陈敏

却说陈敏初以兵讨克石冰，自谓勇略无敌，遂据历阳以叛。吴王常侍甘卓，弃官归养。敏闻卓有一女，未许他人，乃使人为媒说之，娶卓女与子陈景为妻。卓许以与成亲。于是敏谋使卓假称皇太弟令，拜敏为扬州刺史。敏乘此发兵，使钱端以兵南略江州，使弟陈斌东略诸郡，遂据江东。以顾荣为右将军，以贺循为丹阳内史，周为安封太守，豪杰名士，咸加收礼。循佯狂得免，周称疾不来。敏疑诸名士不为己用，欲尽诛之，顾荣曰：“将军神武不世，若能信任君子，散芥蒂之怀，塞谗谄之口，则上方数州，传檄而定。不然，终不济也！”敏乃止。敏既谋叛，朝廷间知，河间王以张光为顺阳太守，命其帅步骑三万，前来讨敏，军马即日起行。

刘弘亦知陈敏造反，谓江夏太守陶侃曰：“今陈敏大逆，使钱端寇掠本境，众心未附，卿宜乘此时击之，不然养成大祸。”陶侃然之，乃引兵五万出屯河口。弘又使南平太守应詹督水军二万以继之。陶侃与陈敏同郡，又同岁，左右谓刘弘曰：“今日明公以陶侃为将讨敏，然侃与敏同乡，侃脱有异志，则荆州无东门矣。”弘曰：“侃之忠能，吾得之已久，必无是也。”早有人报侃，侃遣其子陶洪为执以自固，弘引为参军，资而遣还，曰：“匹夫之交，尚不负心，况大丈夫乎！”侃见洪还，问之。洪以弘语俱白与侃，侃大悦，无生异心。陈敏闻侃以军来，乃遣陈恢引兵二万寇武昌，侃已知。时侃皆是步骑，无有战船，忽运粮船至，侃即以运粮船为战船。左右以为不可，侃曰：“用官船击官贼，何为不可！”言讫，领步骑尽上运船，与恢交战。侃身先矢石，士卒争锋，于是大胜。恢兵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，被侃追杀，

---

执——同质，人质。

恢等乘船而走。侃即以军前来会张光。光初合兵屯于长岐，时钱端兵至，张光以军出迎，两下交战十数合，钱端败走，其众尽降于光。于是张光帅众还顺阳，侃亦还江夏，使人报知刘弘。左右或说弘曰：“张光乃司马腹心，明公今既与东海合义，宜斩张光以明向背也。”弘曰：“公辅得失，岂张光之罪！危人自安，君子弗为也。”乃遣人上表，称张光杀破钱端之勋，乞加迁擢。

### 司马 谋杀张方

光熙元年（汉元熙三年，成晏平元年），却说东海王越初起兵时，使人说司马 ，令奉帝还洛阳，约与分陕为伯，即便回兵。欲从之，张方自思罪重，恐为诛首，乃谓曰：“今大王据形胜之地，国富兵强，奉天子以号令，谁敢不从，奈何拱手受制于人！”乃止。及闻刘乔败，心下大惧，欲罢兵，恐方不从，乃密召方帐下督鄧辅至，诱之曰：“东海王等起兵之故，非我之过，乃恨张方劫帝来长安，并废皇后、太子之罪，故来讨也。今山东军盛，难以抵敌。今东海王使人入朝上奏道，杀张方，奉驾还洛阳，即罢兵。今圣上有密诏在此，有能诛张方之首，解得山东之兵者，封万户侯。我故召卿议之，杀方非卿不可也。”鄧辅曰：“既圣上有诏，吾即斩之，送首前去与东海王，说其解兵。”曰：“卿若斩得张方，退得此兵，吾保奏汝为万户侯。”鄧辅从之，领其谋回。至夜，引心腹五十余人入宫中，将张方杀之，取其首级，漏夜送与东海王越，请和罢兵。越不肯，遣祁弘等领军兵西迎车驾，弘引兵去讫。

却说王浚与宋胄等攻洛阳，成都王颖见石超死了，去其右臂，不敢出战，乃点卫兵开西门，走奔长安，胄等入城屯扎。

### 李毅女秀破五夷

三月，宁州刺史李毅病，五苓夷以兵围宁州，夷兵强盛，莫敢出敌，李毅疾笃。毅生有一女，名李秀娘；一子李钊，年幼。秀娘亦通韬略，有父风。毅唤女秀娘入卧前，嘱曰：“今五苓夷大逆，无人出敌，汝弟年幼，眼见得吾命死在旦夕。吾死，汝共保家属走回 城。”秀娘曰：“大人宽心养病，吾自差人坚壁守城，候其稍怠，吾亲出击之。”言未尽，毅点头气绝身死。秀娘大哭，使人收敛，停柩于公厅，涓日 葬之。丧事毕，诸将士推秀娘领州事，秀娘奖励战士，婴 城固守。时五苓夷攻城紧急，城中粮尽，秀娘令炙鼠

---

（q，音妻）。

涓日——不几天。

婴——绕。

拔草而食之。五苓夷闻李毅死了，不以为意，因大会酋长，赏劳兵卒。众因大醉。秀娘在城上见其稍怠，乃即自披挂，引军大开城门掩击。五苓夷皆醉，莫能拒战，大败溃散，被秀娘驱军赶杀，杀得五苓夷片甲不回，只留其主及百余骑而逃远去。于是秀娘自领守州。

## 祁弘奉驾还洛阳

四月，闻祁弘以兵来攻长安，遣将林成以兵五万出迎。兵至湘西，与弘军相接，两下各自立住阵脚。弘执大刀出阵，大骂：“河间王谋劫圣驾，专政害民。火速献其首级，免吾动手。半声不允，玉石俱焚！”成亦大骂：“祁弘逆贼，国家有何负汝，助越谋反！”持枪便刺。弘以刀便接，两下斗上二十余合，成气力不加，跑马走回本阵，被弘挥军一掩，杀死成众大半。祁弘以军乘势遂西入关。

时闻知林成大败，自以兵三万前来接应。兵至霸水，会弘军亦至。两下各自安营下寨。次日，亲自披挂与弘交锋，战不十合，兵大败，被弘驱军一掩，杀得兵十亡其九。见弘军势大，更兼鲜卑军又至，不敢归长安，乃单骑逃入太白山。

于是祁弘以众入长安，所部鲜卑大掠，杀长安三万余人，百官奔散，入山中拾橡实食之。弘等入内奏曰：“臣等奉东海王命，引兵至此，迎请陛下车驾还洛阳旧都。”帝曰：“游子思故乡，朕欲还洛久矣。卿等既来保朕，目下即行。”于是惠帝诏集百官，文武皆起行。山径又狭，不堪车驾，帝乃乘牛车而行，百官步走，跋涉艰难。当东海王越引群臣左道拜迎，帝车驾入洛阳，还宫，命王葺宫室殿宇，复太庙社稷台省。六月，立皇后羊氏，以东海王越为太傅、录尚书事；以范阳王为司空，命其镇邺城。帝辄与群臣论众务，考经籍。

晋室悠悠百二秋，何事干戈战未休？

只因骨肉相残害，致使胡人窃位羞。

却说李雄占据益州，国富兵强，群臣劝进大位。于是雄即帝位，国号大成，追尊父李特曰景皇帝。时范长生至成都，雄感前恩，门迎执板入内，拜为丞相，尊之曰范贤。至是以为天地太师。时诸将恃恩，互争班位。尚书令阎式请考汉晋故事，立百官制度，雄从之。

司马越执权秉政自此关中皆服于越，河间王保长安而已。东海王越既为太傅，以颍川人庾为军咨祭酒，以泰山人胡毋辅之为从事中郎，以河南郭象为太傅主簿，以陈留人阮修为行军参军，以阳夏人谢鲲为掾。数人皆尚虚玄，不以世务撓其心，清言放诞。越以其名重，故辟之。

八月，荆州都督新城刘弘卒。时天下大乱，弘专督江汉，威行南服。事成，则曰某人之功；如败，则曰老夫之罪。每有兴废，手书守相，叮咛款密，人皆感悦，争赴之。咸曰：“得刘公一纸书，贤为十部从事也。”辛再说弘

以纵横之事，弘怒斩之。至是卒，谥曰元。

### 太弟司马炽登位

九月，却说初，祁弘入关，成都王颖自武关奔新野。会刘弘卒，司马郭劭作乱，欲奉颖为主，不克被诛。颖遂北济河，收故将士，欲赴公师藩，被顿丘太守冯嵩引兵围之，执而使人送入邺，范阳王 将颖幽之。其故将公师藩欲以兵来救， 将苟 领军出袭破之。藩众大溃，只得残骑交锋，战未三合，藩被苟 斩之，余众尽降， 分军戍镇，自以兵还邺。

时范阳王 已病卒，长史刘舆以颖素为邺人所附，恐其有变，伪称诏，以药酒赐颖死。颖官属闻知，皆先逃散。惟卢志不去，至是颖饮药酒而死，志流涕哭泣，收而殡之。太傅越闻 先卒，颖亦死，心中大悦，乃使人召卢志为军咨祭酒，志赴领职。又将召刘舆，左右曰：“舆犹臑也，近则污人。”越虽不听，使人召至，而疏未用之。舆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、牛马、器械、水陆之形，皆默识之。每越会僚佐同议是事，舆应机辩画，无不合于理。于是越倾膝酬接，即以为左长史，军国之务，悉以委之。

十一月，太傅越意在立炽，而帝尚在，乃以金赂帝左右，以毒置饼中而上，惠帝食之，中毒而崩。时年四十八岁，在位十七年。百官举哀发丧，葬于太阳陵。

却说惠帝先为太子时，朝廷咸知帝不堪政事，武帝亦自疑焉，悉召东宫官属，使以尚书事，令太子决之，帝不能对。贾妃遣左右代对，令多引古书。给事张泓曰：“太子所学，圣上所知。臣代对，宜事断，不可引书也。”妃从之。泓代对以草令，帝书之，上与武帝，武帝览之大悦，太子遂安。及居大位，政出群下，纲纪大坏，货赂公行，忠贤路绝，谗谀得志，更相荐举，天下谓之“互市”焉。

却说惠帝既崩，羊后自以于太弟炽为嫂，恐不得为太后，将立清河王覃。侍中华琨露板 驰告太傅越，越即入宫集百官，即使人请太弟炽入宫即位。炽固辞不受道：“清河王覃，本太子也，可宜立之，孤不敢当。”当典令修肃曰：“太子幼冲多疾，不堪摄政。令殿下固辞，必欲立之，若立，政出臣下，倘有异乱，殿下何安？不如因文武之心受之，则祖宗之祚可保万年矣！”炽方诺曰：“卿乃吾之宋昌也。”乃即出，与太傅越入宫，即皇帝大位，改元永嘉。岁在丁卯。尊羊后为惠皇后，居弘训宫；立妃梁氏为皇后；越复为太傅，总摄朝政。按《鉴》，晋孝怀皇帝名炽，字丰度，武帝二十五子，惠帝立为太弟。因东海王司马越立之，在位六年。为汉将执归杀之，寿三十，谥

---

劭 (mài, 音迈)。

臑——积污，污垢。

板——古时官府文件、记录都记在板上。

怀。帝既立位，始遵旧制，于东堂听政。每至宴会，辄与群臣论众务，考经籍。黄门侍郎傅宣叹曰：“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！”

### 五马渡江一化龙

东海王越既复为太傅，总摄朝政，恐诸王在内有异，复以司马睿为琅邪王，以司马 为西阳王，以司马佑为汝南王，以司马宗为南顿王，以司马 为彭城王，诏各就国。于是五王不敢停留，各领家眷，同舟渡江之国去讫。越又恐河间王 在外为乱，奏帝诏征 为司徒， 就征。南阳王司马模闻征至，时模在许昌，闻朝廷征 为司徒，恐 再预政，不利于己，即遣将梁臣以千人半路邀杀之。时朝廷已知 被模杀，以 罪重，故不责模。

时越大会谋臣，计议北藩之事，当长史刘舆曰：“东燕王腾守并地，今北州饥馑，人民离散，更兼胡寇连年入掠，深为可忧。明公欲为静天下之计，宜令一能将替镇之，不然并州非复国家之有。”越曰：“谁人可去镇之？”舆曰：“刘琨智勇双全，使之就镇，可寄北面之重。”于是越即遣人使刘琨镇并州，以为北面之重。而进东燕王腾为新蔡王镇邺。琨至上党，腾即自并陔东下。时并州饥馑，数为胡寇所侵掠。吏民万余人，悉随腾就谷冀州，号为“乞活”。所余户不满二万，寇贼纵横，道路既塞。琨募兵上党，得五百人，转斗而前。至晋阳，府寺焚毁，邑野萧条。琨抚循劳徠，流民稍集，并州稍安。

### 顾荣周 杀陈敏

孝怀皇帝永嘉元年，二月初，玄县县令刘柏根反，王浚以兵讨斩之。其长史王弥遂为群盗，集众来寇青、徐，杀东莱太守，劫掠府库一空。

却说陈敏刑政无章，子弟凶暴，顾荣、周 等忧之。庐江内史华谭亦以陈敏为忧，遣人持书与友人顾荣等，其书曰：

陈敏盗据吴、会，命危朝露。今皇舆东返，俊彦盈朝，将举六师以清建业，诸贤何颜复见中州之士耶！

顾荣素有图敏之心，及见其书甚惭，乃密遣人报征东将军刘准，使发兵临江，愿为内应，乃剪发为信。

刘准得其信息，即遣扬州刺史刘机等起军二万，前来讨敏。敏大忧，问荣，荣曰：“可遣明公弟陈昶 将兵屯乌江，陈宏将兵屯牛渚而拒之。”敏从之，分兵与二弟去了。兵及行，周 密嘱昶、司马钱广曰：“今立新君，贤俊满朝，故遣刘机来讨陈敏，而敏刑政无律，不久必败。若败，吾与君等皆

---

抚循劳徠——安抚、劝勉。

昶(ch ng, 音厂)。

陷。不若杀邪归正，免自取臭于万年。今日敏以君与其弟昶将兵屯乌江，君可乘此杀昶，勒兵还来攻敏，共图归正。”广曰：“吾亦有心，恨力未备。今既如此，吾即谨领号令。”于是钱广即出，与陈昶将兵起行，至夜安营，广使左右将昶杀之，因勒兵朱雀桥东屯扎。敏闻广杀其弟，即遣甘卓以兵三千讨钱广。

时顾荣与陈宏将兵去牛渚，虑敏疑之，故即还见敏说：“钱广大逆之事，宜讨之。”敏曰：“卿当四出镇卫，岂得就我耶！”荣乃出，密来与周 说甘卓曰：“敏即常才，政令反覆，其败必矣。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，事败之日，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阳，题曰‘逆贼顾荣、甘卓之首’，此万世之辱也！不若早决。”卓曰：“君言必欲诛敏，正合我心。”于是卓称疾不行，使人迎女回家，断桥，收船南岸，与周 、顾荣、幻瞻等共攻陈敏。敏闻荣、 、卓、瞻等变乱，即自帅一万五千人来讨卓等。卓使军人隔水语众将士曰：“本所以戮力陈公，正以顾丹阳、周安丰。今皆异矣，汝等何为！”敏众狐疑未决，荣以白羽扇麾之曰：“陈敏反背，朝廷大怒，故使刘机讨之。旦日，大军继到。我等亦奉密诏诛敏。汝等何如不去，自取灭族之患哉！”言讫，众皆溃去。敏见众离，单骑而走，被荣等驱兵追执斩之，夷其三族，使人传首京师。怀帝大悦，乃诏顾荣为侍中，纪瞻为尚书郎。太傅越辟周 为参军。荣等至徐州，闻北方愈乱，乃逃归。

却说怀帝诏立清河王覃弟司马诠为太子，使居东宫。时怀帝亲览大政，留心庶事。太傅越不悦，奏帝固求出藩去镇许昌。帝从之。越即出许昌，诏以南阳王模都督秦、雍军事。

### 琅邪王收用贤俊

七月，怀帝遣诏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，令其镇建业。睿受诏镇建业，以安东司马王导为谋主，令其招纳俊杰，延揽英雄，委以腹心，政事谋之。睿名论素轻，吴人不附，居久之，士大夫莫有至者，甚患之。其时乃三月上巳，皆当祭祓 鬼神主，睿自出观禊 ，导见之曰：“今殿下招贤纳士，皆不肯至，臣有一策：殿下自坐乘舆，多具威仪，部从与导骏骑并从而行，则吴士观之，道殿下爱士，则吴人豪杰皆来恐后矣。”睿从之。出祭回来，果有高士顾荣、贺循等见之惊异，谓众说睿礼贤，乃相率拜于道左迎之，扶而送之。导急下马，因与睿曰：“古之王者，莫不宾礼故老，存问风俗，虚已倾心，以招俊 。况天下丧乱，九州分裂，大业之兴，急于得人，始此数人，皆吴人之所望，宜引之以结人心。二子若至，则士无不来至。”睿大悦归府，乃使人造请顾荣、贺循二人，二人皆应命而至，睿拜贺

---

祭祓（fú，音服）——古时一种迷信习俗。

禊（xì，音细）——古代于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。

循为吴国内史，顾荣为军师兼散骑常侍，凡军府政事，皆与谋之。又以纪瞻为三军祭酒，卞壶为从事。导又说琅邪王曰：“谦可以接士，俭可以富国，宜以清静为政，抚绥新旧，则天下归心焉。”睿纳之，故江东百姓归心附之。睿颇好酒废事，导以为言，睿遂命将酒甌覆之，于是绝不饮酒。

史说，琅邪王司马睿字景文，宣帝曾孙，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也。生于洛阳，有神光之异，一室尽明。及长，白毫生于目角之上，隆准龙颜，目有精曜，顾盼炜如也。年十五，位琅邪王。幼有令誉，侍中嵇绍谓人曰：“琅邪王毛骨非常，殆非人臣之相也。”后果为晋帝。

五月，先公师藩既死，其党汲桑逃还苑中，聚众声言为成都王报仇。以石勒为前驱先锋，所向辄克，遂进攻邺城。时邺中空竭，而新蔡王腾资用甚饶，性吝啬，无所赈惠，临急，乃赐将士米各数升，帛各丈尺，以是人不用。因是桑等遂攻入邺，杀腾烧宫，大掠而去，南击兖州。越闻腾被杀，乃遣将军苟 ，以军三万去讨。 军行数日到兖，与桑交战五十余合，胜负未分，自此相持数月，大小二十余战，互有胜负，亦各安营相持。

### 苟 火攻汲桑众

却说苟 与汲桑相持数月，互各胜负。苟 心甚大忧，夙夜无寐，思生一计，谓诸将佐曰：“贼人与我相持日久，今分八垒，依林避暑，其意怠也。汝等亦宜分作八队，至夜各持火炬烧林而攻之，则贼可破也。”众然之。是夜风清月朗，各分队伍。二更时分， 以火炬至其营垒放之，须臾火起，八垒皆灼，如同白日。汲桑之众急起，无有斗志，俱各乱窜奔走。苟 驱军追击，杀得汲桑之众十去其九，尸积肉山，血染红土。汲桑单骑奔马牧，为众所杀。石勒走奔乐平去讫。

自是苟 威名大振，朝廷诏加苟 都督青、兖诸军事。 屡破强寇，雄名甚盛，善治繁剧，用法严峻。其从母依之，奉养甚厚，其子求为将， 不许，曰：“吾不以王法贷人，将无后悔耶！”固求之，乃以其子为督护。后犯法， 杖节斩之。从母扣头救之，不听。既而素服哭之曰：“杀卿者，兖州刺史也；哭弟者，苟道将也。”因此人皆怕犯其法，各效忠心，为之用也。

时胡部大人张 督等，拥众壁 于上党郡，石勒既走乐平，无处投奔，乃往见张 督，请降汉。张 督从其说，即引勒去见汉王刘渊。渊奇其壮貌，以勒为辅汉将军、平晋王。勒大悦，志得行焉。

十一月，帝以王衍为司徒。衍既为司徒，乃思自全之计，因说太傅司马越曰：“朝廷危乱，当赖方伯，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。今王澄、王敦二人，智勇俱备，明公何不委之二方，可保国家、明公后安也。”越从之，以王衍

---

(bèi, 音背)。

壁——驻军。

弟王澄为荆州都督，以王衍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。二人领职临行，王衍语之曰：“荆州有江、汉之固，青州有负海之险。卿二人在外，而吾居中，足以以为三窟矣。若其有不测，可以为救耳。”二弟然之而去。王澄至镇，日夜纵酒，不理庶务，虽寇戎交警，不以为怀，民甚忧之。

史说，王衍字夷甫，乃王戎之从弟也。衍生得神清目秀，丰姿端雅。尝造山涛，涛嗟叹良久。既去，目而送之曰：“何物老嫗，生此宁馨儿！然恐苍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。”武帝时闻其名，问戎曰：“夷甫当世谁比？”戎曰：“未见其比，当从古人中求之耳！”帝因是以为元城令，后入为黄门侍郎。至此太傅越秉政，以为司徒焉。

却说太傅越初与苟 亲善，引 升堂，结为兄弟。至是 威名日盛，司马潘滔说越曰：“兖州冲要，魏武以创业。 有大志，非纯臣也。若迁之于青州，明公自牧兖州，经纬诸夏，藩卫本朝，此所谓为之未乱者也。”越以为然，乃自领兖州牧，改为苟 为征东大将军、青州刺史。 虽受诏去青州，而心不悦，由是越、 有隙。 至青州，以严刻立威，日行斩戮，州人谓之“屠伯”。

却说王弥及其党刘灵，因乱招集亡众，劫掠青、徐，众弱不能自立，恐藩众来攻，乃引其众俱降于汉。刘渊以二人为左右将军。而刘灵少贫贱，力制奔牛，走及奔马，时人虽异之，莫能举也。灵抚膺叹曰：“天乎！何当乱也。”及公师藩起，灵亦起，自称为将军，寇掠赵、魏，与王弥俱降汉。刘渊复以为将，亦命寇赵、魏。

### 石勒以兵下赵魏

戊辰，二年，正月朔，日食。汉王渊遣辅汉将军石勒领兵五万下赵、魏。幽州都督王浚心甚忧之，朝廷亦知，遣使诏王浚讨之。王浚既受诏，恐力不及，即忙使人往朔方穆帝处借兵同讨。当穆帝得浚书，与诸部大人商议，回书与使人还，随即点兵起行，亦至赵郡。王浚闻朔方兵至，即忙发军，亦至赵地。次日间，忽见尘头蔽日，军马漫山塞野而来。浚视之，乃五原穆帝之兵。浚大喜，直至中军，下道拜迎。穆帝亦下马答之。浚说前日乞师之事，帝曰：“君休烦恼，吾兄弟代你雪耻。”言讫，下令安营，以酒相待。穆帝言曰：“吾托将军为前部，吾自引大兵至后应。”浚曰：“谨听尊命。”言讫，即辞出，收拾军马，迤迤前行。

却说石勒军至上党，忽听得狼烟炮响，阵后喊起，使高贡探之。北军杀到，当先一将，豹头环眼，燕额虎须，乃朔方西乡人也，姓许名诸，持刀杀来。高贡战不利，退入阵内。北将冲入阵来，呼延攸大怒，来斗许诸。正斗之间，阵外喊声起，大军来到。攸倒拖画戟，引军东走，北军两下杀来，人困马乏。又一彪军来当头拦路，乃王浚也，横刀跃马，截住去路。攸与浚交锋，背后张目赶上，攸冲开走路，慌忙奔走。石勒引军接至，走入上党城中。

王浚与穆帝直追至城下，高叫石勒对话。勒令坚壁四门，自上城头。王浚在马上以鞭指勒，勒以手答之。浚曰：“近闻卿降汉掠赵，故领兵至此。若能倒戈投降，共扶晋室，不失封侯之爵，若复愚迷不省，打破城池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”勒曰：“汝且暂退，尚容商议。”穆帝曰：“限汝三日，不降，以兵攻城。”言讫，退兵下寨。当石勒亦退归内，与呼延攸、高贡等议曰：“不如乘其下寨未定，冲出走回至国城去。若在此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必被所擒耳！”攸等曰：“即今日便行。”石勒曰：“今日乃凶神之日，不可出城，待来日戌亥之时，可以上马，领兵开西门走。”计议已定，各各准备走路。次日传令，约束行李、器械。至夜，令呼延攸为前部，自领后军，开西门大喊杀出。呼延攸当先，听得一声鼓响，一将当先，拦住去路，大叫：“休要走了石勒！”攸视之，乃许诸。攸与战十数合，乃冲开血路而逃。石勒亦领后兵杀出，遇许诸拦路，无心恋战，冲路而走。许诸乃引兵赶杀。石勒引兵赶着王弥，一处同走，又遇王浚，杀一阵，冲开血路，奔走回国去讫。王浚、穆帝见勒兵去远，亦不追赶，鸣金收军，各自安营。次日，王浚以牛酒犒劳代兵，以金帛拜谢穆帝，穆帝乃引兵还国去讫。王浚亦收军还镇。

三月，太傅越奏怀帝废清河王覃，帝不敢阻，群臣无不嗟咨。

### 王弥集兵寇洛阳

五月，汉王刘渊闻勒、弥败回，复遣王弥引兵二万寇洛阳。王弥得令，收集亡散，兵复大振。分遣诸将，攻陷郡县，遂入许昌屯扎。

却说凉州刺史张轨，乃安定乌氏人，汉赵王张耳十七世孙。闻汉王遣王弥入寇洛阳，乃使督护北宫纯将三万人，入卫京师。时王弥入轘关，与北宫纯军会战于伊水。北宫纯败走，王弥引兵遂至洛阳，怀帝大惊，急聚文武商议。群臣皆曰：“宜司徒亲督诸军，可退弥兵。”于是怀帝以王衍为都督，督诸军出战。时王衍即出殿点集三军，未及出城，王弥军马攻城，放火烧建春门。北宫纯自伊水一败，乃募勇士五百人，继后突杀王弥后阵。城中王衍望见弥后军自乱，亦引军使左卫将军王秉为前锋，杀出城来。两下夹攻，弥兵大败，望风远窜，王秉以军追至七里涧，又杀一阵，弥兵无心恋战，大败而走，奔归平阳，不敢归国。北宫纯亦引兵还洛阳。汉王渊闻弥败羞不敢归。渊使侍中郊迎，令曰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卿有何耻？孤亲行将军之馆，拂席洗爵，敬待将军，如何逗遛！”于是王弥入见，甚称惭愧。汉王渊乃拜弥为司隶校尉。

却说王衍得张轨遣督护北宫纯以兵来解洛阳之围，杀败王弥，乃入奏朝廷。怀帝遣使持诏去西凉，封张轨为西平郡公。轨辞不受。时诸郡之使，莫有至者，惟轨独贡献不绝，因是朝廷重之。

七月，汉王刘渊与群僚商议，迁都于蒲子城中。平阳渔人在汾水打鱼，拾得玉玺一颗，献与汉王刘渊。渊大悦，重赏渔人，以为祥瑞。乃集百官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汉，改元永凤元年。以其子刘聪为大将军，总领诸军；以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，领北兵，威振单于；遣石勒与刘灵寇魏、汲、顿丘三郡。石勒、刘灵帅众来寇三郡，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。勒皆假垒主将军都尉印绶，简其强壮五万为军士，其老弱者安堵如故。

却说蜀成尚书令杨褒卒，成王李雄深痛惜之。杨褒好直言，成王雄初得蜀，用度不足，诸将有以金银得官者，褒谏曰：“陛下设官爵，常网罗天下英豪，何有以官买金耶！”雄谢之。由此天不知名耳。

己巳，永嘉三年，正月朔，荧惑犯紫微。汉太史令宣于修之，以星变言于汉王渊曰：“今元荧日，荧惑犯紫微，应不出三年，必克洛阳。今蒲子崎岖，难以久安，平阳气象方昌，请陛下徙而都之。”渊即从其请，领百官迁都平阳城。

三月，晋帝诏以山简都督荆、襄等州诸军事。简乃山涛之子也，嗜酒，不恤政事。初，荆州寇盗不禁，诏起刘弘子刘瑶为顺阳内史，江汉翕然归之。简恨之，使人上表称得众心。恐百姓劫以为主，为乱不浅。于是朝廷又诏征为越骑校尉，南州由是遂乱，父老莫不追思刘弘。

### 何曾一日食万钱

却说太傅司马越集诸将士商议国事，当刘舆、潘滔因说越曰：“散骑常侍王延、尚书何绥、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，公若不早除之，后必有谋明公之心。”越曰：“此数人皆无罪，何计杀之？”舆、滔曰：“若不诬人之谋反，何以诛之？”越曰：“然。”于是越引一班儿谋士并甲士三千回朝。越既入京师，中书监王敦谓所亲曰：“太傅越专执威权，而选用表请，尚书犹以旧制裁之，今来必有所诛。初，帝为太弟也，与缪播善，及即位，委以心膂。帝舅王延、尚书何绥、太史高堂冲等，帝皆亲用之。此数人量必难保。”越及至，果遣甲士三千入宫，执播、延、绥等十余人于帝侧。帝问越：“何以收此数人？”越答：“此十余人谋反，故来诛之。”言讫，越命将播、延十余人付廷尉，明正其罪而杀之。帝叹息流涕而已，莫敢谁何。

绥乃何曾之孙也。初，何曾侍武帝宴，退谓诸子曰：“主上开创大业，吾每宴见，未尝闻经国远图，惟说平生常事，非贻厥孙谋之道也。及身而已，后嗣其殆乎！汝辈犹可以免。”指诸孙曰：“此属必死于难。”及绥死，其兄嵩哭之曰：“我祖殆圣乎！”曾日食万钱，犹云无下箸处。子邵，日食二万。绥及弟机、羨，汰侈尤甚。与人书疏，词礼简傲。王尼见绥书，谓人曰：“伯蔚居乱世而矜豪乃尔，其能免乎！”人曰：“伯蔚闻卿言，必相危害。”尼曰：“伯蔚比闻我言，自己死矣。”伯蔚者，乃绥之字也，及此果死耳。

却说太尉刘 见朝廷危乱连年，请老，朝廷不许。刘坦言：“古之养老，

以不事为优，不以吏之为重，宜听 所守。”于是帝下诏 以侯就第，复以王衍为太尉。太傅越以顷来与事，多由殿省，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，帝只得从之。于是越更使将军何伦、王秉引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，以防内变。

却说汉主渊又遣刘景将兵五万，入寇黎阳县，县令王堪引军拒之，大败而逃，走奔延津，于是景以众入城。怒百姓不开门纳其大兵，乃令诸兵将黎阳男女三万余人沉之于河，皆淹死之。汉王渊闻知，大怒曰：“刘景何面目来见朕耶！且天道岂能容乎！吾所欲除者司马氏也，细民何罪，而故黜之也？”由此刘景未敢归国焉。

### 石勒寇巨鹿常山

史说，石勒字世龙，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。勒生时，亦光满室，白气自天属于中庭，见者咸异之。年十四，家贫，乃随邑人行贩洛阳，倚啸上东门之柱，忽司徒王衍过，见而异之，顾谓左右曰：“向者胡雏，吾观其声视有奇志，恐将为天下之患，不如杀之，免其后乱。”言讫，驰遣人收之，会勒已去了，人还说走去了。使人回去，勒后回家。年长，而壮健有胆力，雄武好骑射。里中父老相之，皆曰：“此胡状貌奇异，志度非常，其终不可量也。”因劝邑人厚遇敬之。时人多嗤笑，不听其说。唯邬人敦敬、阳曲宁驱以为信然，并加资贍赠之。勒感其恩，与其人作田，常在田中，每闻 铎之声，以为有患，走归以告其母，母曰：“汝作劳耳鸣，非不祥也。”于是勒心少安。

太安中，并州饥乱，刺史东瀛公腾无措，恐军变乱，计执诸胡人于山东发卖，以充军实。当勒在其中，亦被卖与平原人师欢为奴，见忽有一老父谓勒曰：“君鱼龙发际上四道已成，当贵为人主。”勒曰：“若如公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忽然不见。每与家奴数人耕作于野，常闻鼓角之声，及归，勒与诸奴说，诸奴归以告与欢，欢奇其状貌，遂免之，不取卖身之钱，纵之与还。勒无盘缠不行，有师欢邻居为马牧之官，姓率名汲桑，勒与之往来。勒言能相马，汲桑收之家，使其佣田于武安临水。忽一队游军过，怪勒不回避，随执囚而行。忽有一群白鹿经过，游军忙撒下勒，相竞逐鹿去之，勒乃得走脱。俄而又见一父老谓勒曰：“向群鹿者乃我也，君应为中州王，故相救耳。后自宜保重。”勒拜而受命曰：“多感指迷。”言未了，父老不见。时天下起兵为乱，汲桑始命勒姓石名勒。与马牧数百人，乘苑马以赴之。后汲桑去与战败，石勒乃归降刘元海。元海见其奇伟，乃以为辅汉将军，数有功，令其攻巨鹿、常山二郡，始得志焉。

却说汉王渊大宴将士于平阳，报石勒寇魏、汲、顿丘归来，渊唤勒至，

---

胄（zhòu，音宙）——后代人。

（pí，音皮）铎——军中乐器 鼓金铎。

拜于殿下，问劳已毕，便令饮宴。原来石勒自降之后，居左国，礼贤纳士，惜民养军，数四出征，无有不胜。因此汉王甚爱之，常叹曰：“使吾有子如此，即死复何恨！”因此以勒为辅汉将军，先使引兵去伐流部大人，得胜而回。复使寇魏、汲、顿丘，又得胜而回。

当席散，勒归营寨，心中转闷。是夜月明。勒自思如此英雄，不能独霸一方，今日倒居于人下，因放声大哭。忽一人自外入帐，大笑曰：“世龙何故如此，今日有何不决之事，何不与我商议，而自苦也！”视之，其人姓张名敬。勒请坐而问之，勒曰：“所哭者，恨不能继先人志也。”敬曰：“公何不问汉王乞兵征巨鹿、常山，从中取其大业。居人之下，非大丈夫之志也！”正商议间，又六人倏然而入曰：“公等所谋，吾等已知之。吾手下自有精壮之人百余，暂助将军一马之力。”勒大喜，请坐而问之，乃夔安、孔苌、支雄、呼延莫等。勒大喜，八人共议。敬曰：“只恐汉王不肯动兵。”勒曰：“吾自代他征讨，如何不肯？”于是次日入见汉王，拜于阶下。渊问其故，勒曰：“吾欲借兵攻巨鹿、常山二郡，取钱粮回来，以报大王知遇之恩，未审圣意如何？”汉王渊曰：“卿若肯出力，如何不从，且目今正缺粮草。”于是渊即以精兵三万，马千余匹，封勒为征东将军、并州刺史、汲郡公，命其攻巨鹿、常山二郡。勒领命，谢恩毕，即出，领兵速行。以刁膺为股肱，及张敬、夔安、孔苌、桃豹、逯明为爪牙，并州诸胡羯多从之。

史说，张宾字孟孙，赵郡中丘人。博涉经史，不为章句，胸次阔达有大节，好智多谋，有大志，机不虚发，算无遗策。常自谓：“不后子房，但不遇高祖耳！”闻勒动兵攻巨鹿，因谓所亲曰：“吾历观诸将，无如此胡将军者！可与共成大业。”言讫，乃提剑诣勒军门，大呼请见。勒闻叫，即请入，亦未之奇也。宾数以策上，勒由是奇之，引为谋主。

时勒众至十余万，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。于是勒军威大振。次日起行，来攻巨鹿、常山二郡。刘宠闻知，以军来迎。次日，石勒引大队军马来，刘宠引军出迎。两阵完处，石勒自于阵前，令众军大叫：“何不早降！”刘宠令军士杀进，两阵呐喊，这边夸能，那边道胜。支雄出马，搦刘宠决胜负，定输赢，宠当先出马。张英曰：“不须主公劳力，吾自擒之。”英出到阵前，支雄曰：“汝非是敌手，只交刘宠出马。”张英大怒，挺矛直取支雄，两马相交十余合，刘宠急鸣金收军。张英曰：“我正欲擒收贼将，何故收兵？”宠曰：“吾闻张宾引军袭取本城，有一人乃松江人也，姓吴名豫，内应石勒。入去吾家，城已失，不可久留，宜速还城，会薛礼军马急来接应。”张英跟着刘宠还寨。石勒不赶，收住军马。长史孔苌曰：“张公已取巨鹿，彼军无战心，今夜正可劫寨。”勒然之。当夜分兵，长驱大进。刘宠军兵大败，众皆四分五落，张英独力难加，引数十骑，连夜投别处去了。刘宠与谋士诸子亦走陵城去了。

石勒连夜进兵至巨鹿。时城被张宾诈称刘宠军马败回，诱开城门，接勒入城坐定，出榜安民。勒取数万之众于巨鹿，安民惜众，投者无数。巨鹿之

民初闻兵至，老幼皆失魂丧魄，官吏尽弃城郭，逃避山野。及勒至，治军士，军士奉命，并无一人敢出掳掠，鸡犬果木分毫不动，民心大悦，竟送牛酒到寨劳军，勒以金帛答之，欢声遍野。其有刘宠等旧军，愿从军者，并除门户；不愿为军者，赍发粮米，尽自归家生理。四方之民闻勒清政，谁不仰羨？由是形势大振。

勒使逵明守本郡，自领兵进取常山。太守程晟令严兴出战，交兵于枫桥。兴横刀立马于桥上，勒军望见，报到中军，勒便欲出，张宾谏曰：“夫主将乃筹谋之所主，不可自出；三军之所系命，不宜轻出。愿明公重天授之资，副四海之望，无令国内上下危惧。”勒谢曰：“先生之言如金玉，但恐将士不用命当先耳。”随遣王阳出马，比及骤马桥下时节，支雄、桃豹各从河内早杀过桥里去了。乱箭射到岸上，军士飞身上岸，严兴退走。支雄引军直杀到城门下，贼退入城中去了。王阳大兵并进，围住常山，一围三日。勒引众将到城门外招谕。城上一个裨将左手执定护梁，右手指着城下骂。王阳在马上拈弓搭箭道：“看我射这厮左手。”一箭去，正透手背，钉手在护梁上。城上下见者，无不喝采。群贼救了人去，见程晟说，城外有一人如此神箭。晟大惊，商议求和。次日，使严兴出城，来见石勒。勒请入寨中，同坐饮酒。酒酣，勒拔剑欲砍严兴所坐之席，兴惊倒在地。勒笑曰：“聊作戏耳，勿惊！”问兴曰：“汝主求和，欲何如也？”兴曰：“欲与将军平分常山。”勒大怒曰：“鼠贼怎敢与吾等辈也。”兴急起，勒掷剑砍之，应手而倒，割头，令从者送回城中。程晟料敌不过，弃城而走。勒进兵追袭，势如劈竹，生擒程晟，领众入城。

是时，石勒取得巨鹿、常山等三十余城，及并州诸胡羯之众来附者，共聚兵三十余万，战将一千余员，威声大振。石勒聚众宴会，问众将相曰：“吾得群贤辅佐，攻必取，战必胜，又得降兵二十余万，意欲回国，其事如何？”当张宾出曰：“重寄者不归，功多者不赏。今明公威名，天下所知，不如因此自立一方，亦不逆汉王之命，结为兄弟，横行四海，谁敢不遵乎？”于是勒意乃决，与众商议进兵攻讨襄阳城。次日，石勒谓将士曰：“吾始受命于汉，安可就背？”于是使人还国报捷，请益粮兵。至次日，使人入汉报捷，汉主渊大悦，又遣楚王刘聪与王弥来，共石勒去攻洛阳，命勒为前锋都督。军至壶关，壶关守将见其势大，莫敢当锋，引众退还。时刘琨闻汉军至，即遣兵来救援，不克，勒军已入关了。群臣急奏，怀帝大惊，请太傅越商议。越奏曰：“不须圣虑，臣等与百官调将拒之。”于是越即出朝入公府，遣河南内史王旷、将军施融，以兵五万出拒之。时旷兵济河，欲长驱而前，融曰：“彼乘险间出，且当阻水为固，以量形势而拒之。”旷怒曰：“胡寇入关，主上卧不安席，今委我等击之，恨不得一战擒掳。君欲阻众耶！”言讫，遂以兵逾太行山，与汉军相遇于长平。刘聪见有敌兵，乃自拍马便出，与战不数合，晋兵大败，王旷等皆战死于乱军之中，败众尽降于汉。

## 垣延诈降败刘聪

八月，汉刘聪军将至洛阳，晋将军曹武引兵拒之。刘聪亦自出马，与武交战。未经三合，武兵大败各散。武见自众逃溃，乃单骑走还洛阳。汉军长驱至，攻洛阳，刘聪连胜数阵，怠不设备。时弘农太守垣延以兵五千拒聪，恐寡不敌众，乃设计诈降于聪，聪以为实，至次夜以牛酒劳军，军士皆醉歇息。半夜，垣延乃与自众散去各营放火，大叫：“晋兵全队在此！”汉军因醉，见火冲天，乃各持刀，自相残杀。及至天明，聪军死其大半。垣延以兵击杀，汉军大败而逃二十里屯住，招集残军。至十月，又以其众来攻洛阳，屯军于西明门。卫将军北宫纯谓诸将士曰：“敌众我寡，难于拒战。今彼远至，有劳无逸，宜乘其劳未定而击之，可以取胜。”众然之。至夜，北宫纯亲自帅勇士三千人攻汉壁。时汉兵初至，行路辛苦，闻晋兵至，皆自奔溃，无敢当锋。汉将军呼延颢连忙跨马出拒，已被北宫纯驰至，大喝一声：“休走！”轮刀当头便砍，呼延颢遂死于非命。刘聪见晋兵甚盛，乃收众屯于洛水，计点诸将，始知呼延颢被杀，大司空呼延翼亦为晋兵杀之。刘聪势穷，连忙遣使回国，取救兵。汉王渊欲发兵前来，当宣于修之上言曰：“岁在辛未，乃克洛阳。今晋气犹盛，大军不归必败，不如召还。”汉王渊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遣人乃召楚王刘聪回国。聪闻召还军，乃引众归平阳，使王弥以军出轘关。流民之在颍川、襄城、汝南、南阳、河南者数万家，素为居民所苦，皆杀长史，以应王弥。

四年（汉刘聪光兴元年），正月，却说琅邪王睿以周 有三定江南之功，拜 为吴兴太守， 奉命受职。汉王渊又遣曹疑为将，寇东平、琅邪，又使刘灵寇幽州。四月，汉刘灵以二万众来寇幽州，王浚急忙点军，分二队，埋伏险津两岸，灵兵直过险津，被伏军出截，正欲交锋，浚大军又至，三下夹攻，灵死于乱军之中，杀余兵，俱各走还。

## 刘聪杀兄为汉主

却说汉主刘渊寝疾，以陈留王欢乐为太宰；楚王聪为大司马、大单于，并录尚书事；安昌王刘盛、安邑王刘钦、西阳王刘璇分典禁兵。初，盛少时，不好读书，惟诵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曰：“诵此能行足矣，安用多诵而不行乎？”李喜见而叹之曰：“望之如可易，及至肃而严，君可谓君子矣！”渊以其忠笃，故临终付以要任。渊既卒，众臣立太子刘和即位。和性猜忌无恩，宗正呼延攸、侍中刘秉、西昌王锐说和曰：“先帝不惟轻重之势，使大司马拥十万众，屯于近郊，陛下今便为寄坐耳，宜早为之计。”和信之，至夜召刘盛、刘钦告之。盛曰：“陛下勿信谗言，以疑兄弟。兄弟尚不可信也，人谁足信哉？”攸、锐闻知大怒，命左右将二人杀之，遂将兵五千攻聪于单于台。聪听知攸、锐为乱，命即起兵出台，与呼延攸、刘锐等交战。攸、锐

等大败，走入南宮。聪前锋诸军随追入南宮，遇汉王和，和大喝：“休得无礼！”诸军将和杀之。入内执住呼延攸、刘锐、刘秉等，皆杀之。遂出迎大司马刘聪入内即位。以北海王刘 乃刘渊之子也，聪以位让之，刘 涕泣固请，聪遂即位。以 为皇太弟，领大单于；以子刘粲为河内王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；以石勒为并州刺史；又立妻呼延氏为皇后；以刘殷为太保，李弘为大鸿胪；其下群臣，皆有封赠。

史说，刘聪字玄明，乃刘渊第四子也。母张氏，初孕聪之时，梦日入怀，寤而告渊，渊曰：“此乃吉祥也，慎之勿言。”至十五个月而生聪。年十四，究通经史，兼综百家之言及孙吴兵法，无不诵之。既杀兄自立，后在位八年，改元者四。

却说皇太后单氏生得姿色绝美，聪爱其丽，故立为皇太后。每退朝幸其宫，与通。后事露，被其子刘 以为言，谓其“不正可污”。单氏慚恚。诗叹曰：

堪叹胡人专恃强，杀兄自立作君王。

孰知七八年间事，孤子由然亦被伤。

却说氏酋蒲洪骁勇多权略，群氏皆畏服之。汉主聪遣人拜为平远将军，不受，乃自称为秦州刺史、略阳公。史说，蒲洪家池中蒲生，长五丈，五节如竹形，时人咸谓之蒲家，因为氏焉。先是，陇右大雨，谣曰：“雨若不止，洪水必起。”因名洪。后以晋穆帝永和间讖文有“草付应王”，又以其孙坚背有“草付”字，遂改苻氏矣。

却说雍州流民困难逃避在南阳，朝廷闻知，遣使持诏书来南阳，遣流民还乡里。流民以关中荒残，皆不愿归。荆州都督山简见流民不肯归，遣兵五千促发其还。京兆王如潜结壮士二千余人，夜袭简兵大破之，攻城镇，杀令长，众至四五万，乃自号为大将军，使人称藩于汉。

### 猗卢大破铁弗氏

初，匈奴刘猛死，刘虎代领其众，居新兴，号铁弗氏，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。并州刺史刘琨将讨之，恨力不加。

史说，刘琨字越石，中山魏昌人。少得隽朗之目，自负志气，有纵横之才，而颇浮夸。与范阳祖逖为友，俱以雄豪著名。永嘉元年，惠帝以为并州刺史。至是白部、铁弗为乱，意甚忧之。

却说北胡白部大人结连铁弗刘虎，共计狄兵十万人，大掠边城。刘琨闻知白部大人并铁弗氏刘虎为乱，连兵扰境，急忙写表，令人升奏朝廷。晋怀帝闻知，发诏回并州，令刘琨随便起军征讨。琨大恐寡不敌众，与王平商议。平曰：“今北魏穆帝拓跋氏部下有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与本朝和亲，不如割西河之地与北魏穆帝，他必然起兵前来助战，里应外合，可擒白部大人矣。”琨曰：“恐他不肯动兵。”平曰：“可使使君公子刘导与质，彼自肯动兵。”

琨曰：“既如此，事急矣。我就作书，你与公子导即行。”言讫，即唤刘导出，道：“今白部大人统兵犯境甚急，你可同王平去北魏处为质，借兵征讨，候杀退白部，我即将西河之地换汝而还，汝宜小心。”导垂泪，与王平便行。不数日，到北五原，呈上文书。代主看讫，即留刘导为质，回书与王平回去。乃聚集文武，计议起兵五万，乃使太弟之子郁律为将，出并州助战。

却说郁律姿质雄壮，甚有威略，后号为平文帝。郁律以蒋琰为参军，又用江夏津为长史，差赵延为大将，总督军马，用西渠为副将，又用北将数十员，不及一一载名，共起两部甲兵，总计十万，前往并州起发。大队人马各依队伍，夜住晓行，所过之地，秋毫无犯。

却说白部听知平文自引兵来，与铁弗商议，分兵二路迎敌。铁弗取左路，白部居右路，共有五六万军马。且说铁弗一军前来迎敌，为头先锋姓郎名焕，生得身長九尺，面貌丑恶，使用大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离了大寨，前来拒敌北兵。

却说平文大兵已到境界，第一前部大将西渠、副将张延前入界分，早与焕军马相列成阵。张延出马，与焕交锋，战到数合，延诈败，焕随后赶来。走不数里，张延、王兴齐出，绝其后路，延复回，三将齐出，生擒郎焕，解至大寨，来见平文，平文交斩。

却说铁弗刘虎见部将被捉，大惊，急来与白部大人商议进兵。当白部大人领金单、花奴、阿会三大人各领兵五万，分三路迎敌平文军马。三人得令，即出营寨。金单大人领兵取左路进；花奴大人以兵取中路进；阿会大人以兵取右路进。各带五万胡兵，分路而进。

却说平文军行五十里下寨，三路左右中，各有报马报胡兵三路而来迎敌。平文在帐中见说，唤赵延至帐前，却待分付，故不开言。又唤西渠至帐前分付，又不开言。却又唤王平、伯恭至，即分付曰：“今胡兵分三路而来，吾欲使赵延、西渠二人去敌，为此二人不识地理，吾不敢用。王平汝可往左路迎敌，伯恭可往右路迎敌，吾令赵延、西渠随后接应。汝二人今整顿了军马，来日平明进兵。”王平、伯恭听令去了。又唤张疑分付：“你领一枝军马取中路，却敌胡兵。今日整顿了军马，来日平明约会左路王平、右路伯恭，一齐进兵。赵延、西渠随后接应。”皆听令去了。赵延二人面有怒色，平文曰：“吾非不用汝二人，恐失锐气也。”赵延曰：“倘我等识得地理如何？”平文曰：“若如此，吾用汝为大将。”赵延二人辞退。平文随即唤回分付曰：“你二人是中年人物，休被胡兵所算，自宜小心。”赵延二人到自己寨中，商议曰：“吾二人是中年人，不用我等为先锋，却用后辈！言吾二人不知路径，因此羞辱于我辈，真可气也。”西渠曰：“我二人各人上马，亲自去探路，拿住土人，叫他引路。”赵延从其言。二人上马，径取中路而来。行不数里，远远望见尘头起，二人策马上山坡看时，早见胡兵哨马数十骑来往巡哨。赵延、西渠分为两路冲出，胡兵见了，大惊而走。赵延、西渠各生擒一人回寨，问其路径。胡兵曰：“前面是金单元帅大寨，正在山口。寨边东、

西两路，却通五溪元帅花奴寨并诸洞使阿会寨之后。”赵延二人听知这话，当晚点起五万精兵，交擒来二人引路。二更左侧，明月当空，赵延二人同去劫寨。来到金单寨时，已及四更，诸胡方起造饭，准备日间厮杀。赵延、西渠两路杀入，胡兵大乱，延直到中军，正遇金单，交马只一合，刺杀金单于马下，割了首级，余军溃散。赵延便分一半军与西渠，抄东路花奴寨，自领一半军投西路抄阿会寨。赵延二人却从胡兵寨后杀出，比及到寨时，天色微明。

却说西渠杀奔花奴寨，花奴已自知了，引军出寨后拒敌，只听前寨门大喊，原来王平军马已到。两下夹攻，胡兵大败，花奴冲两条路走脱，背后西渠赶不着。

却说赵延杀到阿会寨时，伯恭引军先到，内外攻击，胡兵乱窜，阿会死战得脱。白部知三路败亡，随引本部兵迎敌，北兵四下围裹将来，左右冲突。白部、铁弗又逢刘琨引大兵拦住去路。后兵赶着白部大人、铁弗刘虎，众将一发齐上，生擒押赴大寨，来见主平文。兵降者无数，平文尽收之，命将白部大人、铁弗刘虎尽斩之。次日，并州刺史刘琨引一班儿将官，以牛酒粮米来北寨谢平文，犒劳北军。平文大悦，留坐，备酒相待，要索西河之地。琨答曰：“大王暂且引兵还国，吾写表奏过晋帝，降诏前来交割其地，必然有丹诏来国封赠殿下矣。”平文曰：“君言亦是，吾来日退兵还国，不可失信。”于是送刘琨还州。次日，自领众还国，朝见穆帝去讫。

刘琨归州，即时使人上表入朝，奏与晋怀帝，称拓跋助国大破白部大人，及陷铁弗刘虎之功。怀帝大悦，使使奉诏入北，进穆帝为代公，封为大单于国，割西河五县马邑、阴馆、楼烦、繁、崞，陁南与北单于。穆帝大喜，置酒相待来使，就请刘导同饮。次日，各以珍宝贡贺晋帝，又使刘导与使归还并州。因此穆帝又得其地，东接代郡，西连西河、朔方，地方数千里，其时与白部争战，五县人民逃散，猗卢乃徙人十万家充之，于是大霸匈奴之地。时北地属幽州王浚管，穆帝遣将来守代郡，王浚方知刘琨表以其北封猗卢。浚由是与琨有隙，深恨之。乃以兵出拒猗卢之众，被猗卢杀败，走归幽州，不敢复出。

猗卢即得志，以封邑去国悬远，民不相接，乃帅部落万余家，自云中入雁国，从琨求陁北之地。琨不能制，且欲倚之为援，以其地与之。由此猗卢益盛。琨遣使入朝，言于太傅越，请兵共讨刘聪。越忌苟为后患，遗书不许。

时京师饥困日甚，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之兵，入援京师。怀帝亲谓使者曰：“为我诏诸征镇，今日尚可救，后则无及矣。”使人去了，卒无至者，止有荆州都护将军王万以兵五千入援，又被汉王如杀败走还，王如遂大掠沔、汉，进逼襄阳。时怀帝大惊，急问文武，文武皆议迁都，以避其难。

王衍以为不可，乃令卖车牛以定众心。汉石勒以兵击并州，王如以兵寇襄阳。

十一月，太傅越见胡寇益盛，内不自安，乃戎服入内，见帝曰：“今石勒以胡寇占去州郡日甚，臣请出讨石勒！”帝曰：“今胡虏进逼郊畿，公岂可远去，以孤根本？”越对曰：“臣出幸而破贼，则国可振，犹强于坐待困穷也！”言讫乃出，帅甲士四万向许昌，留何伦防察宫省，以行台自随，用王衍为军司，朝贤素望，悉为佐史，名将劲卒，咸入其府。于是宫省无复守徼，饥死日甚，盗贼公行，府寺营署，并掘堑自守。越既出，东屯项城，自领豫州牧。

初，李毅死，其子李钊自洛往宁，州人奉之，以为主州事，遣使诣京师，求为刺史，朝廷不许，乃以王逊为宁州刺史。逊奉诏至宁州，复表以李钊为朱提太守，朝廷许之。时宁州外逼于成，内有夷寇，城邑丘墟，逊乃自恶衣菜食，招集离散，劳来不倦。数年之间，州境复安，又诛豪右不奉法者十余家，于是州境大治。乃点部兵三万余，出击五苓夷，五苓夷无备，被王逊帅众，入其营垒，尽族灭之，因此内外震服，宁州始安。

却说汉主聪自以越次而立，忌其兄恭为乱，乃密使人杀之。时单皇太后年少有美色，汉主聪焉。太弟刘屡以为言，单后恚，至是而死，刘之宠由是惭衰。呼延后言于聪曰：“父死子继，古今常道，太弟何为者哉？陛下百年后，絜兄弟必无种矣！”聪心然之。刘舅冲谓曰：“疏不间亲，而主上有意于河内王矣，殿下何不避之。”曰：“天下者，高祖之天下，兄终弟及，何为不可？絜等既壮，犹今日也。且子弟之间，亲疏距几，主上宁有此意乎？”遂不听。

五年（汉嘉平元年，成玉衡元年），正月，汉曹窳以兵五万寇青州，苟以六万人出拒险隘，曹窳不能入境，乃退归汉，被出追杀，窳大败走还去讫。

石勒寇江夏，江夏吏民闻风皆逃，被其陷之。勒意初欲保据江、汉，张宾以为不可，会军中饥死者大半，乃渡沔，寇江夏守之。

却说谯周之子居巴西，为成太守马脱所杀。其子谯登逃诣刘弘，请兵复仇。弘乃表登为梓潼内史，使其自募民兵去讨。于是谯登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，西上攻宕渠。马脱无备，被登攻陷而获之，遂斩马脱，哭祭其父，而食其肝，遂据涪城。成主李雄闻知，遣王节以兵一万人来攻涪城，屡为登所败。至是连围三年，登食尽援绝，士民熏鼠食之，饥死甚众，无一人离叛者。及是成兵攻陷其城，登被成兵获之，来见成主雄，雄欲宥之，登词气不屈，遂被杀。

却说巴蜀流民在荆、湘间，为土民所困苦，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，言于刺史荀眺，欲尽诛流民。流民大惧，四五万家一时俱反，以醴陵令

---

徼（jiào，音教）——巡察。

（zh ng，音争）——以下淫上。

杜韬为湘州刺史，以领其众以拒荀眺。

却说扬州都督周馥以洛阳孤危，表请迁都寿春，太傅越恨馥不先白己，大怒，使人召馥，馥惧不行。太傅越密使人命琅邪王睿攻之，于是睿遂引兵攻馥，馥大败而走。琅邪王睿以王敦为扬州刺史，都督征讨诸军事。

三月，荀 恨太傅越易其镇，移檄诸州，陈越罪状。怀帝亦恶越专权违命，所留何伦等抄掠公卿，逼辱公主，密遣人赐 诏，使讨之。 由此兴兵，欲来讨越，越亦知其檄罪状。 遣兵攻越，先令骑兵收越党尚书刘曾、侍中程延斩之，越忧愤成疾，乃召集诸将士王衍等到卧所，谓曰：“ 吾自起兵讨颖、 至今，得卿等戮力，攻战必克。今为强汉所困，无能解救，是以忧虑成疾，量必不起，汝等各效忠义之心，毋怀懈怠之意，杀退汉兵，保辅少帝。”言讫，泪下如雨，遂以后事付王衍，而次日卒。越既卒，收剑讫，众将士共推王衍为元帅，衍不敢当，奉越丧欲还葬东海。何伦闻知越卒，以裴妃及世子司马毗自洛阳东走，城中民争随之，来奔越丧。怀帝亦知越卒，乃追贬越为县王，诏以荀 为大将军，都督青、徐、兖、豫、荆、扬诸军事， 得志焉。

### 勒责王衍乱天下

四月，太傅越卒，王衍保丧还国。石勒使孔苌帅轻骑追至苦县，东郡将军钱端出与孔苌交战，十余合，钱端被苌杀于马下。苌挥骑围而射之，十万晋兵无一免者，皆被射杀。将司徒王衍并东海王棺椁，皆擒执回寨见石勒。石勒坐幕下，孔苌押王衍跪在地下，勒问衍曰：“ 晋之国事，虚实君知，可为我言之。” 衍曰：“ 城内虚实，祸败之由，计不在我。今将军威名日振，天下归心，不如乘此立尊号，三分天下，谁敢阻并？且衍少无宦情，不豫世事，未觉其因。晋国虚实，明公已知，何须用问？” 勒曰：“ 君少壮登朝，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何得言无宦情？不晓动静，破害天下，非君而有谁人？” 当勒意留其降，故谓孔苌曰：“ 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尝见如此之人，当可活不？” 苌曰：“ 彼乃晋之三公，必不为我尽力。” 勒曰：“ 既不可留，加以锋刃。” 言讫，叫左右牵衍出斩。衍临刑言曰：“ 呜呼！吾曹虽不如古人，向若不祖尚 浮虚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矣！” 勒令氏人排墙杀之。又令剖越枢，焚其尸，曰：“ 乱天下者，此人也，吾为天下报之。” 其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，皆没于勒。惟裴妃为人所掠卖，久之渡江。初，琅邪王睿之镇建业，裴妃意也，故睿德之，及闻裴妃被人掠卖渡江，寻至，厚加存抚，以其子冲，继越之后。

史臣断八王曰：“ 昔高辛 抚运，衅起参商；宗周嗣历，祸缠管蔡。 详

---

祖尚——宗奉提倡

高辛——上古帝啻（kù，音酷）之号。

观 册 ， 逖 听前古，乱臣贼子，昭鉴在焉。有晋郁兴，载崇藩翰，分茅锡瑞，道光恒典；仪合饰衮，礼备彝章。汝南以纯和之姿，失于无断；楚隐习果锐之性，遂成凶狠。或位居朝右，或职参近禁，俱为女子所诈，相次受诛，虽曰自贻，良可哀也！伦实庸锁，见欺孙秀，潜构异图，煽成奸慝。乃使元良构怒酷，上宰陷诛夷，乾耀以之暂倾，皇纲于焉中圯。遂裂冠毁冕，幸百六之会；绾玺扬纛，窥九五之尊。夫神器焉可偷安，鸿名岂容妄假！而欲托兹淫祀，享彼天年，凶暗之极，未之有也。名父之子，唱义勤王，摧伪业于既成，拯皇图于已坠，策勋考绩，良足可称。然而临祸忘忧，逞心纵欲，曾不知乐不可极，盈难持久，笑古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。向若来王豹之奇策，纳孙惠之嘉谋，高谢衮章，永表东海，虽古之伊、霍，何以加焉！长沙材力绝人，忠概迈俗。投弓掖门，落落标壮夫之气；驰车魏阙，懔懔怀烈士之风。虽复阳九 数屯，在三 之情无夺，抚其遗节，终始可观。颖既入总大权，出居重镇，中台藉以成务，东夏资其宅心，乃协契河间，共图进取。而 任李含之狙诈，杖张方之陵虐，遂使武闵丧元，长沙授首，逞其无君之志，矜其不义之强。銮驾北巡，异乎有征无战；乘舆西幸，非由望秩观风。若火燎原，犹如扑灭，矧兹安忍，能无及乎！东海纠合同盟，创为义举，匡复之功未立，陵暴之衅已彰，罄彼车徒，固求出镇。即而帝京寡弱，狡寇凭陵，遂令神器劫迁，宗社倾覆。数十万众，并垂饵于豺狼；三十六王，咸殒身于锋刃。祸难之极，振古未闻，虽及焚如，犹如幸也。自惠皇失政，祸起萧墙，骨肉相残，黎无涂炭，胡尘惊而天地闭，戎兵接而宫庙隳，支属肇其祸端，戎羯乘其间隙，悲夫！《诗》所谓“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”，其八王之谓矣。

## 石勒引兵攻襄阳

却说石勒引兵来攻襄阳，襄阳守将李德闻知勒起军马来取襄阳，慌引军出。两军完阵，李德出马见勒曰：“汝何故起兵？”张宾曰：“我奉天命，来诛贼也！”李德曰：“汝乃胡人，与人作奴，今始得志，便来相吞！”言讫，支雄曰：“环眼贼汉，何敢辱我主人！”言讫，亦挺戟骤马与其大战。

---

管蔡——周管叔鲜与蔡叔度，周武王之弟，叛臣。

册——前朝典籍。

逖（tì 音惕）——远。

慝（tè，音特）——邪恶。

圯（pī，音匹）——毁坏倒塌。

阳九——指灾年厄运。

在三——执敬如事父、事、君。

厉阶——祸端。

两个酣战一百余合，未分胜负。李德见胡军四面渐渐围裹将来，恐有疏失，急急鸣金收军入城。张宾分兵四面围定。德谓众曰：“今胡兵围城甚急，如何是好？”众议曰：“不若弃城走还洛阳，此为上策。”德曰：“谁可杀开此围？”小将陈仁曰：“某愿当先。”于是德令仁领兵在前，自保家小在后，当夜三更乘月明，大开西门，正遇支雄，杀开血路，保着家小，走奔洛阳。石勒见李德带家小走了，命诸将休赶。次日平明，引众入城安民谕讫，命孟明守镇，自领诸将，带兵来攻江西。江西险隘，余营尽被张宾用计破之。江西郡守等官，闻其兵威势大，不敢迎敌，皆自溃逃。止有军民举众投降，是以得据江西。张宾劝勒还北，勒意欲有雄据江、汉之志，弗从。由是封张宾为参军都尉，领记室，专居中总事。

### 城陷怀帝被汉掳

却说汉主聪设朝，谓群臣曰：“自辅汉将军征南，积岁不还，未知胜负如何？”群臣奏曰：“前日有表来奏说大捷，连得臣鹿、常山、江西等郡，目今军屯洛阳，未曾轻进。”汉主曰：“朕欲另差一将，领军前去助辅汉将军石勒攻洛阳。谁敢代朕此行？”言未毕，一人出班奏曰：“小弟愿往。”聪视之，乃其父养子刘曜也。

史说，刘曜字永明，刘元海之族子也。少无父母，刘元海养之为子。曜幼聪慧，有奇度。年八岁，从元海猎于西山，遇雨止树下，迅雷震树，傍人莫不颠仆，曜神色自若，不动。元海异之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及长，为人性磊落亮宽，与众不同，雄武过人。铁厚一寸，他以铁胎弓立射之而洞入，时人号神射。尤好读兵书，略皆暗诵。常轻侮吴、邓，而自比乐毅、萧、曹。时人轻之，莫之许也，而刘聪每曰：“永明，乃世祖、魏武之流，何数公足道哉！”尝隐迹管涔山，以琴书为事。夜闲居，忽二童入跪曰：“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，就献宝剑二把，与皇帝留出军用。”言讫，置前地再拜而去。曜惊以烛照，其剑长二尺，光华非常，赤玉为鞘，背上有铭云：“神剑御，除众毒。”曜出拜谢神人。遂佩之。剑随四时而变为五色，可以出阵，无不胜也。

当曜出班肯去，汉主聪以兵五万，使曜去与石勒攻洛阳。曜既得军马，即出朝门。次日，领军就行，来至南地，入见石勒。石勒闻知，出来迎接入府，置酒洗尘。及曜叙汉王差某同君共攻洛阳之事，勒大喜曰：“殿下同力，南可图矣！”言讫，又饮酒至晚，方送刘曜下营。勒来曜营商议，次日平明，分作二队而行。石勒自为前部，刘曜为后部，乃长驱大军，来攻洛阳城。其时是正月，汉刘曜与石勒领大兵二十万至城下围住。晋怀帝大惊，急聚文武

---

吴、邓——当指吴汉、邓禹，皆东汉光武帝的将军。

乐毅、萧、曹——乐毅是春秋战国时燕国军事家，萧、曹指汉时萧何、曹参，皆刘邦在重臣。

商议，使军民上城，日夜守护。勒、曜攻打月余不下，石勒乃请始安王刘曜到营相见，以酒宴相待。礼讫，勒开言曰：“今攻洛阳未下，可使人回国，请添兵再来攻之必克。况且目今缺少粮草，不如退兵，殿下可去攻三台城，某自打邯郸城，取二邑钱粮，以资军急。待来年春暖，主上军至，却又复攻洛阳。殿下主意何如？”曜曰：“君言正合我心，不如分兵退攻三台、邯郸二城屯扎，此计大善。”于是曜即使使回国起兵。次日，拔寨起行，领军来打邺、三台，离城三十里下寨，屯扎三军。石勒领部下大兵来襄国城，离城五十里安营，商议攻城。

却说大单于、汉主聪设朝，太保刘殷奏曰：“始安王昨日表到，奏请添兵益将，攻打洛阳，陛下圣意若何？”汉主问曰：“谁可领兵征南？”当大将呼延晏出曰：“臣请行。”汉主曰：“得卿引兵即行，朕甚喜悦，来日即行。”于是呼延晏领精兵二万七千来攻洛阳，军马尽至城下，人说石勒、始安王分兵攻三台、襄国城去，晏即传令不安营，限五日攻下洛阳，如不下者，斩众部长。于是三军齐心攻打，晋帝大惊，急使前将军张进急领御林军出城迎敌。张进出马，呼延晏来迎，两将于阵前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北军曹奇忿怒挥刀，纵马直出。南军高见挺枪来迎，四员将未见输赢。晋军阵内夏洪引一军出冲。北军阵潘仁在将台上见晋军来，交军中放起号炮，两下弩手齐发，中军弓箭手都涌出前面乱射，晋军如何抵当，望城中急入去。晏驱兵掩杀，晋兵大败，尽走入城，坚守不出。晏移军径近城下寨。潘仁言曰：“可拨兵去城下近边筑起土山，令军人上视城中放箭，下头令军攻城，可得洛阳。”晏从之。于是各寨内选调生力军人，用铁锹土担，皆来城下垒土成山，周围筑二十余里，限旬日完成，如迟即斩。晋军见北军垒土为山，张进等皆要出战，被潘仁以弓弩手当住要路，不能前进。十日之内，筑成土山五十座，上立马槽，即云梯也。分一半弓弩手于其上乱射之，晋军大惧，皆顶牌遮箭守御。一声梆子响处，矢下如雨。晋军皆蒙楛伏地。楛，即遮箭牌也。城中乱窜，城外北军呐喊而笑。晋军见皆心慌。侍中王俊入内奏帝曰：“可作急造发石车以破之。”帝令俊造样，连夜造发石车数百乘，分布城门内，正对土山。候土山上云梯排列，弓弩手皆上放箭时，城内一齐按动炮车，车势大，炮石飞空击打云梯，人无躲处。击碎其梯，弓弩手死者无数。北军皆号其车为“霹雳”也。潘仁又献一计，令军人用铁锹打地道，直透城内，号为“穿地道”而入。于是又掘土坑。俊见奏帝曰：“此是北军明不能攻，故暗掘地道，必透城而入。”帝曰：“何以御之？”俊曰：“绕城内可掘长堑，使百姓守之，则伏道无用也。”帝令俊差军连夜掘堑，使百姓守之，伏道将至堑边，听见有人守之，遂不敢入。空费了多少军力，不能得入也。

自是，相持一个月余，城中粮尽，百姓饿死一半。帝曰：“城中粮尽，百姓皆饿死了，如之奈何？”王俊又曰：“前日苟有表，请陛下迁都仓坦

---

楛(ch,音楚)。

以避之。”怀帝曰：“然。”帝将欲从之，公卿犹豫不果。况城中饥困，人民相食，百官流亡者什八九。帝将行，而卫从皆散，又无车舆，乃自步出西掖门，至铜驼街，为盗所掠，不得进。时度支魏浚帅流民数百家，保河阴之硖石，掠得麦谷甚多，见帝至无食，乃献供给之，送帝还宫。

时刘曜、石勒、王弥闻知洛阳将陷，乃会兵皆至城下安营。次日，呼延晏见各人皆至，乃集部下三万余人，飞马身先攻破平昌门，遂放火焚其府寺，司空荀藩及光禄大夫荀组，皆奔轶去讫。次日，王弥见晏克平昌门，乃引部下军同来攻宣阳门。时汉兵齐心，并力大喊，以弩箭射杀守门军士，骁勇争先，攻破宣阳门。呼延晏、王弥诸军皆入，城中大乱。

先是，怀帝自知城不能守，与庾珉、王俊等于洛水备舟数百，欲走长安。俄而城陷，被呼延晏至洛水，见船无数，命军士放火焚之，不留一个。当晋帝与庾珉、王俊闻北军杀入，帝走入洛水，其船已被烧毁，只得走还。入得宫中，北军涌入午门，帝急走华林园，欲出奔长安，被汉兵赶上，追执之，押来见呼延晏。其时，晏入居金銮殿，传令鸣金收军，屯于城内，见众军押晋帝、庾珉、王俊等来，晏命左右监之。至次日，晏将后宫金宝、珠玉，库藏，一应收拾，装载上车，传令将怀帝、大臣庾珉、王俊等尽监上车，领兵还国而去。其时洛阳止存虚城，所有怀帝及大臣金宝，尽被呼延晏俘掠归左城去了。

先是，晏使人会始安王曜并王弥、石勒，皆未曾至，晏只得以二万七千人，与晋兵交战于河南，连胜一十二阵，杀死晋兵三万余人。及陷城，只走了镇东将军顺荣，前太子洗马卫 等，逃入长安，其余尽被掳还左城。

却说刘曜自西明门入，杀太子司马诠等，士民死者三万余人，遂又遣人发掘晋帝诸陵，焚其宫庙，见羊后美容，纳之为妃。石勒乃自引兵出屯许昌。

却说刘曜恨王弥不待己至，自先入洛阳，心甚怨之。当王弥闻曜至，出迎入内，说曜曰：“洛阳天下之中，山河四塞，城池宫室不假修营，殿下宜请皇上，自平阳徙来都之。”曜曰：“天下未定，洛阳四面受敌，何能守也？”于是不用弥策，命诸军放火焚其宫殿。弥见曜不听其策，乃骂曰：“屠各子，岂有帝王之意耶！”由是弥与曜有隙，乃自引兵东屯项关。当刘曜说弥曰：“将军建不世之功，又与始安王相失，将何以自容？不如东据本州，徐观天下之势，上可以混一四海，下不失鼎峙之业。”弥遂从之。

却说左城国汉主刘聪登朝，聚集文武，正问南征之事，忽呼延晏领军还国，押晋怀帝、庾珉、王俊等入朝，拜见汉王聪。聪大喜，就以晏为镇南大将军。晏谢恩起立一旁。聪命押晋帝及大臣庾珉、王俊等至，令放其缚，赐其平身，而谓曰：“朕父与汝先帝有恩，故不加刃，恕汝在部下为臣，休得走。”晋帝听见，只得与臣下谢恩。汉命有司讨宅子与住，使兵外监之，于是晋帝不得复还。聪又使使以书来南，遣始安王刘曜等以军攻长安。加曜为车骑大将军，取镇长安。曜得命，领军前去攻长安。

## 石勒以军据襄国

却说石勒既屯许昌，集诸谋士商议，欲攻三台以据之。遂与众将商议，当张宾急进曰：“夫得地者昌，失地者亡。邯郸、襄国，乃赵之旧都，依山凭险，形势之国，使君可择此上邑而都之。然后命将授以奇略，惟亡固存，兼弱攻昧，则群凶可除，王业可图矣！”勒谢曰：“右侯之计是也。”右侯，张宾之号也。于是勒即从之。

司空荀藩因洛阳陷，乃逃在阳城，得汝阴太守李矩输给之。藩乃建行台于密，传檄四方，推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，以李矩为荣阳太守，集众以图兴复晋室。

却说豫章王司马端，乃太子司马诠之弟也，洛阳既陷，乃奔仓坦。苟使人迎之，奉为皇太子，置行台，徙众屯于蒙城，招集散亡将士。

却说秦王司马业，乃吴孝王司马晏之子，荀藩之甥也。年十二岁，闻荀藩在密，乃南奔至密，来见母舅荀。藩奉之为主，欲趣许昌、天水。阎鼎聚西州士民五千人于密，欲还乡里。藩见鼎有才而拥众，用鼎为豫州刺史，以安成人周 为参佐，同佐秦王业，欲讨群胡。

## 西晋卷之四

起自晋怀帝永嘉五年辛未岁七月，止于东晋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丙子，首尾共六年事实。

### 司马睿招百六掾

是时，海内大乱，独江东地面差安，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，从之琅邪王睿。值镇东司马王导说之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殿下宜收其贤俊，与之共事，可御群凶也。”睿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从之，招纳忠贤，得辟掾属百余人，故时人谓之“百六掾”。刁协字玄亮，渤海人也。少好经籍，博闻强记，琅邪王睿以为长史。卞 字望之，济阴人也。弱冠有名誉，转迁御史中丞，睿以为司马。庾亮字元规，美姿容，善谈论，睿以为西曹掾。贺循字彦先，会稽山阴人也。言行进止军，与兵一千二百，令其屯于浚阳。又得陈烦、陶侃、甘卓数十人，皆相附焉。

睿既承荀藩之檄，承制署置，独江州刺史华轶及豫州刺史裴宪二人不从其命。睿大怒，使人命王敦、甘卓、周访合兵去击裴宪、华轶。宪、轶闻王敦、甘卓等来，二人乃合兵来迎。次日，两军相遇，大战三十余合，轶、宪之众大败而走。华轶被周访追及斩之。裴宪单骑逃走幽州，其众尽被王敦杀散。三将收军入城屯住，遣人报知琅邪王睿。于是睿大喜，以甘卓为湘州刺史，以周访为浚阳太守，又以陶侃为武昌太守，命王敦总督其军。

七月，大司马王浚在幽州设坛告类，立皇太子，称受中诏，承制封拜，备置百官，列署征镇，自领尚书令。告类如泰誓。武王伐商，王制言：天子将出。皆告类于上帝也。

### 刘曜攻模入长安

却说南阳王司马模闻汉遣刘曜来寇长安，急遣牙门将赵染以二万人出戍蒲坂，以防汉兵。染见汉军甚盛，不敢交锋，乃以众降于曜。曜即使染为前锋，来攻长安。司马模闻赵染降汉，乃自以兵三万，出拒潼关，与赵染交战。模大败，走回长安，于是刘曜、刘粲与赵染合军，长驱下 城。时凉州将军北宫纯在长安，见模败归，亦引凉兵降刘曜，曜以为将，共攻长安。时长安仓库虚竭，士卒离散。司马模恐不能守，乃诣刘曜营投降，被粲杀之。

时关西饥馑，白骨蔽野，士民存者百无一二。刘曜等既克长安，使人报知汉主。聪大悦，使使以曜为雍州牧，封中山王，命其守长安。

却说南阳王模被害，世子司马保走据上 城，都尉陈安见模遇害，乃帅众入上 而归，保遂据有泰州。寻称大司马，承制署，陇右氏羌皆来从之，保众稍振矣。

## 石勒陷蒙执苟

却说石勒以军来攻蒙城，时苟 在蒙城，骄奢苟暴。前辽西太守阎亨谏曰：“明公居乱世，欲效中兴，不可奢暴，使天下有归也。” 怒，命左右杀之。时从事明预有疾，闻亨谏被杀，亦使家人备 ，自入谏曰：“阎亨所谏，乃天下之公，亦明公之福也。何以杀之以失士望！” 怒曰：“我杀阎亨，何关汝事，而 病骂我！”预曰：“明公以礼待预，故预以礼自尽。今明公怒预，其如远近怒明公何！桀为天子，以骄暴而亡，况人臣乎！愿明公且置是怒，思预之言。” 不从，由是众心离怨，加以疾疫饥馑，城内虚困。石勒军到攻城，将士离散，无人守把。勒军攻入城，如入虚境。石勒既入内，将苟 、豫章王瑞皆执之。勒招 降， 不从，勒以铁锁锁 颈， 方从之，以 为左司马。

## 石勒诱王弥杀之

却说汉大将军王弥与石勒外相亲而内相忌，会其将徐邈叛去，弥兵渐衰，闻石勒擒苟 ，心甚恶之，佯以书贺勒曰：

公获苟 而用之，何其神也！使 为公左，弥为公右，天下不足定也。

勒见书，以示张宾曰：“王公位重而言卑，其意图我，此事如何？”张宾曰：“王弥与明公外亲内相忌，不若乘其小衰，诱而取之。不然，终为明公之患。”勒然之。时王弥与刘瑞相持，会徐邈叛去，弥众遂衰，屡战不利，使人请教于勒。勒未之许，张宾密谓勒曰：“明公常恨不得杀王公之便，今天以王公授我矣，如何不听？”于是勒命使人还，乃自以军来救王弥。刘瑞乃撒王弥而与石勒交战，不五合，被勒斩之。以众来见王弥，弥大喜，心谓勒实亲己，不复疑也，遂排宴待之。次日，石勒与张宾用计复请王弥，弥不之疑，而诣其营。勒迎入，宴酒半酣，将弥执住。张宾使将士出，将王弥斩之，数王弥之罪，以并其众，尽归石勒，军威大振。

却说汉主闻石勒杀王弥及并其众，大怒，欲讨之。当陈元达曰：“不可！勒虽杀王弥，必有他故。况此用人之际，若讨之，彼必归晋，则天下何年可定？不如加其爵秩，以慰其心。让其不理，以禁后令。”聪听之，遣使加勒为镇东大将军，而让勒曰：“卿何专害公辅，有无君之心。”勒惭愧称谢于汉，而受其职。

却说苟 欲谋叛，被石勒杀之。讫，勒乃引大众掠豫州诸郡，临江而还归，屯于葛陂。

初，石勒幼年未遂时，被东瀛公司马腾卖与平阳师欢为奴，遂与母相失。先是，刘琨闻石勒得志，乃收其母王氏并从弟石虎，在府养之。至此闻勒威名日振，四方威从，乃遣张儒送其母王氏、并其弟石虎于勒，请其归附晋室。

张儒奉命送王氏并子至见勒，勒大喜，请母入内，拆琨书，读书曰：

将军用兵如神。所以周流天下，而无容足之地者，盖得主则为义兵，附逆则为贼众故也。成败之数，有似呼吸，吹之则寒，嘘之则温。今相受侍中、领护匈奴中郎将，将军其受之！

勒读毕，谓张儒曰：“你还代拜于主，道我言：‘吾本羯人，今仕于汉，岂敢贰心。’”言讫，以名马、珍宝厚礼并回书与儒，使谢刘琨而绝之。其书曰：

事功殊途，非腐儒所知。君当逞节本朝，吾自夷，难为效。

琨得其书，亦不相逼。

却说石虎年十七，残忍无度，勒入内白知母王氏，欲除之。母曰：“快牛为犊，多能破车，汝小忍之。”及长，便弓马，勇冠当时。每屠城邑，鲜有遗类。然御众严而不烦，莫敢犯者，指授攻讨，所向无前，由是勒遂宠用之。

### 贾疋复晋取长安

却说安定太守贾疋与冯翊太守索 、安夷护军曲 允尽散家财，招募义兵，谋复晋室。旬日间，募得义兵五万，来取长安。时雍州刺史曲特闻索 兴义兵，亦帅众十万会之，同攻长安。刘曜大惊，急使刘粲以兵五万屯新丰，自以大众出黄丘，正遇索 之军至。两下各立阵脚。兵阵中曲允出马，阵前大骂：“戎犬当吾者死，避吾者生！”恼得刘曜性发，亲自持刀，拍马走出阵前。更不打话，直取曲允。二人交战十数合，被曲特拍马出，夹攻刘曜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孤身怎当两人。刘曜拨开兵器，勒马走回本阵，被索 驱军一击，杀死汉兵大半。刘曜亏输，大败而逃。刘粲在新丰闻曜败，引兵来救，又被曲特、允等杀败而逃。粲兵亦损去大半而还。因此义兵之势大振，关西胡晋之兵翕然响应。阎鼎在密，听知索 在长安谋复晋室，乃奉秦王业入关，来据长安，以号令四方，共讨刘聪。荀藩、周 等，皆山东人，不欲西行，至中途逃散，周 逃奔江东。独鼎与众与秦王业至蓝田，遣人告贾疋，疋遣兵五千迎之。入于雍城，使梁综以兵一万卫之。疋复自同 等攻长安。

### 彝指王导管夷吾

却说司徒掾周 字伯仁，乃安东将军周浚之子也。因洛阳陷，晋帝被掳，秦王西行，闻琅邪王睿招贤，乃来投奔于睿。是日，睿正与王导等文武同议兴复之事，忽门吏报司徒掾周 来投。睿即令请入， 即入府堂，拜见琅邪王曰：“臣为帝被北掳，故来投奔殿下，同谋兴复。”睿大喜曰：“吾正商

---

曲（q，音屈）——姓。

议起兵，今得卿为戮力，其事成矣。”言讫，以 为军咨祭酒、前车骑都尉。言未毕，门吏又报谯国桓彝来投。睿命入，拜见讫，睿以为安东将军。桓彝字茂伦，性通朗，早获盛名，亦因避乱，过江来投。见睿微弱，忧惧不乐，而谓周 曰：“我以中州多故，来此求全。今见主上单弱如此，将何以济？”正论间，忽见王导劝睿曰：“殿下谋兴复之计，宜急收其贤人君子，与之图事。荆、扬晏安，户口殷实，为政务在清静，克己励节，匡主宁邦。于是情好日隆，朝野倾心，天下可图，大业必成矣。”睿从容谓导曰：“卿乃吾之萧何也。”于是号王导为“仲父”，加为辅国将军。导又上笺曰：

今者临郡，不问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，辄有鼓盖，动见相准。时有不得者，或为耻辱。天官混杂，朝望颓毁。导忝荷重任，不能崇浚山海，而开导乱源，叨窃 名位，取紊彝典 ，谨送鼓盖加崇之物，请从导始。庶令雅俗区别，群望无惑矣。

睿观之曰：“从卿所云。”须臾，又上言十数条，皆立国安邦之策。桓彝见其言大喜，复谓周 曰：“向见管夷吾，无复忧矣！”

### 导指流涕似楚囚

次日，琅邪王睿作新亭，始大排筵席，会集诸多贤士同饮。至晚，又命设灯烛来饮，至半醉，忽司徒周 举杯 而言曰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江河之异！”言讫，潸然泪下。诸名士曰：“足下何故发悲？” 曰：“吾泪者为晋天下也。今遭单于，毒流中国，残害百姓，吾等朝夕难保。想着先帝降吴灭蜀，定有天下，子孙相承数十余年，不想今日丧于单于，圣主被掳，不能复仇。吾等欲舍此七尺无用之躯，与胡人死战雪耻，诚恐孤力不加，无益于国，犹然发悲耳！”诸多旧臣名士，皆掩面大哭。座中一人愀然变色曰：“诸公所哭，还能哭得胡兵退邪？不也！汝等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对泣耶！”众视之，乃仲父王导，各收泪羞愧而言曰：“承君良言也。”于是席散。

次日，陈 遗王导书曰：

中华所以 敝者，正以取才失所，先名望而后实事，浮竞驱驰，互相贡荐。加有老、庄之俗，倾惑朝野，养望者为弘雅，政事者为俗人。夫欲制远，先由近始。今宜改张，明赏信罚，拔卓茂于密县，显朱邑于桐乡，然后大业可举，中兴可冀耳！

王导览之，竟不能从。

---

叨窃——客套话，谓沾光。

彝典——法典。

(y n, 音晕)。

## 慕容 破木丸部

却说了辽东附塞鲜卑素喜连、木丸津攻陷诸县，屡败郡兵。东夷校尉封释病不能讨，民皆失业，而归慕容者甚众。少子慕容翰言于曰：“自古有为之君，莫不尊天子以从民望，得成大业，今连、津寇暴不已，不若数其罪而讨之，上则兴复辽邦，下则并合二部，忠义彰于本朝，私利归于我国，此霸王之基也。”笑曰：“孺子乃能及此乎？”遂使翰为前锋，自便接应，来讨连、木丸津二部。连、木丸津以兵迎敌，与翰交战一阵，被翰斩之，二部之众尽降于。

时东夷校尉封释疾病，得慕容以除连、津二部，心中大喜，遂使人请入城，排宴待之，谓曰：“释屡遭二部寇患，未能殄灭，今得将军绝之，无恩可酬。释今病笃，料不能起，倘吾死后，吾孙封奕颇谙武艺，望将军收留之！”言讫，叫奕拜，亦还半礼。曰：“足下善养贵恙，不必虑后，吾即回兵。”释将金宝谢，受之。还镇后，释卒，闻知，乃遣人召封奕至，与语终日不倦，应对如流。说之曰：“此乃奇士也。”称为小都督。释又有二子，封浚、封袖，闻父卒，亦奔丧。亦召见之，曰：“此家千斤犍也。”以道不通，皆留之。以浚为参军，以袖为长史。

六年（汉嘉平二年），正月，汉王聪闻太保刘殷二女美色，欲纳之为贵嫔。当太弟刘固谏曰：“刘殷与陛下同姓，与先帝有连枝之派。今此二女，与陛下有兄妹之亲，不可立也。”聪谓曰：“此女辈姿色绝世，淑德冠时。且太保于朕，自有不同，卿意何固谏耶！”曰：“五百年中共一家，安可乱伦乎！”当李弘议曰：“太保胤自有周，与圣源实别，殿下何以同姓为碍？且魏司空王基，当世大儒，岂不达礼乎！为子纳司空王沉女为妻，以其姓同而源异，故尔谐耳，今何必拘此也。”刘又谏。聪问太宰，延年对曰：“太保自云刘康公之后，与陛下殊源，纳之何害？”于是太弟无对。聪大悦，赐金六十斤，曰：“卿当以此意论道与子弟辈耳！”于是命李弘以玺册立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，又纳刘殷孙女四人为贵人，因此六刘之宠，冠于后宫。聪恋色，稀出设朝，百官奏政事，皆由黄门决之。

忽一日，汉王聪朝会，谓怀帝曰：“卿昔为豫章王，朕与王武子造卿，卿赠朕拓弓银研，卿颇记否？”怀帝曰：“臣安敢忘之！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。”聪曰：“卿家骨肉，何相残如此？”帝曰：“大汉将应天受命，故为陛下自相驱除，此殆天意，非人事也。且臣家若能奉武帝之业，九族敦睦，陛下何由得之？”聪大喜，以小刘贵人妻帝曰：“此名公之孙也，卿善遇之。”

却说故新野王牙门将胡元聚众于竟陵郡，以杜曾为竟陵太守，曾能披甲游于水中不溺，人莫能获。凡出军交战，胜则追掩，败则入水。以此人皆畏服，勇冠三军。与胡元寇掠荆土，招集亡众，威名益振。

## 琅邪遣将讨石勒

二月，石勒筑垒于葛陂，课农造舟，将攻建业。琅邪王睿大惊，急集江南之众将士于寿春，商议讨勒。乃以纪瞻为扬威将军，领兵五万去讨之。瞻既领兵欲行，会大雨三个月日不止。石勒军中饥疫，军士死者大半，闻江南兵至，集将士议之。刁膺进曰：“司马睿据有长江之固，更且贤士归为之用，民心附，兵粮足，今若与其战，难以求胜。不若送款于睿，求扫平河朔以自赎，候其军退，徐图之可也。”勒愀然长啸。孔苕曰：“明公何思何虑，请以兵五万，委臣分道，夜攻寿春。据其城，食其城粟，江南今年，必能定也。”勒笑曰：“是勇将之计也！”顾胃张宾曰：“于君意何如？”宾进曰：“将军攻陷京师，囚执天子，杀害王公，掳掠妃主，擢将军之发，不足以数将军之罪，奈何复相臣奉乎！今天降霖雨于数百里中，示将军不应留此也。邺有三台之固，西接平阳，山河西塞，宜北徙据之，以营河北，河北既定，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！宜使辎重从北道先发，将军引大兵向寿春，辎重既远，大兵徐还，何忧进退无地乎！”勒攘臂鼓掌曰：“张君计是也。”于是黜膺，擢宾为右长史，号曰“右侯”。于是勒引兵退，遣石虎以兵五千向寿春。

却说纪瞻闻石虎引兵来，会将士听计曰：“石虎既引兵至，吾料胡人好掠而贪财。汝等各以兵埋伏船内，傍岸上面皆放粮草于上，装作粮船，得上船来抢，汝等尽力而拒之。吾自上岸埋伏，以待接应，放炮为号，两下夹攻，可以擒石虎也。”众各领计去，准备船只而行，瞻引军上岸埋伏。

次日午后，石虎兵至，见江边一个个皆是运船，又见粮草在上，虎兵饥久，见粮如何不抢，众各争上运船抢粮，石虎不能禁止。须臾一声炮响，江边两岸战船俱进，岸上纪瞻军杀至，两下夹击，石虎措手不及，被纪瞻杀死一半，大败而逃。赶上石勒前军。勒见虎败，即抽回兵，结阵以待之。纪瞻追至，见石勒大众在彼，不敢交战，只令众军安营以持之。

却说主簿马鲂说刺史张轨曰：“今晋室破坏，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，檄天下之兵，共讨石勒、刘曜，明公安可坐视，从其自定！依某之见，宜命将出师，翼戴帝室，即遣使驰檄关中，共尊辅秦王。且言今遣前锋宋配帅步骑二万，径趋长安。诸军络绎继发，乘兹集兵，上可不失封侯之位，下可以保凉州。”轨从之，驰檄关中，发兵二万人来长安，会众讨曜。

却说汉王聪以鱼蟹不足供给宫庭，乃斩其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，又作温明、徽光二殿未成，斩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。观鱼于汾水，昏夜不归。王彰入谏曰：“今愚民归汉之志未专，思晋之心犹盛。刘琨咫尺，刺客纵横。帝王轻出，一夫敌耳。”聪大怒，命将彰斩之。时彰女为上夫人在边，即叩头乞哀，始乃囚之。太后张氏闻知，以聪刑罚过差，三日不食。太弟刘大单于絜舆棕切谏。聪怒曰：“吾岂桀、纣，而汝辈生来哭人耶！”太保刘殷等百余人皆免冠涕泣而谏，聪慨然曰：“朕昨太醉，非其本心，微公等言之，

朕不闻过。”各赐帛百匹，使侍中持节，赦王彰，进封为定襄郡公。于是群臣谢恩而起。

却说雍州刺史贾疋以大众来攻长安，刘曜闻知大惊，急聚众将商议。曜曰：“贾疋、索 聚各处军马，直抵城下，众将有何妙策？”王直挺身言曰：“大王勿虑，吾见贾疋之兵众多，诸卒如草芥耳。小将提狼虎之师，定斩其首，悬于军门，直之愿也。”曜大喜曰：“吾有王君，高枕无忧矣。”言未绝，王直后一人高声而出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，不必将军有劳虎威。吾观斩晋诸兵之首，如探囊取物耳！”曜视之，其人身长九尺，面如 血，虎体狼腰，豹头猿臂。关西人也，姓华名权，是帐前一员骁将。曜听其言大喜，加为骁骑校尉，拨马步军五万，一同李轸、赵本连夜飞奔出城来。

却说众晋兵有胡忠先将马步军三千，径抄小路，直到搆战。华权引骁骑五百，飞出大喝：“贼将休走！”胡忠手起刀落，斩权于马下，生擒将校极多，将华权首级，直来大寨显功。疋喜，重赏胡忠，又与铁甲马军三千前来攻城。刘曜见斩了权等，乃引众开城门，走离长安。贾疋传令诸军勿追，迎接秦王业入长安屯住，招纳四方之兵。

汉太保刘殷卒。殷不为犯颜忤旨，然因事进规，补益甚多。汉主聪每与群臣议事，殷无所是非，群臣出，殷独留，为聪敷畅条理，商确事宜，聪未尝不从之。殷尝戒诸子孙曰：“事君当务几谏。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，况万乘乎！夫几谏之功，无异犯颜，但不彰君之赤，所以为优耳。”殷在公卿间，常恂恂有卑让之色，故能处骄暴之国，保其富贵，不失令名，所以考终寿也。

却说刘琨亦招集军马以伺大举，时琨长于招怀，而短于抚御。一日之中，虽归者数千，而去者亦相继。于是琨使刘希往中山郡去招军买马。希从命来中山郡，招集民兵万余人，又买马数千匹。时中山属幽州所统，代郡、上谷、广宁之民多归希，由此将集三万人。王浚闻知大怒，即令胡矩以书邀段疾陆眷称曰：“刘希没理，何得越境招军？中山乃吾之所统，汝何得专，公可将五万人同去袭之。”矩等会段疾陆眷兵驰至中山，希不之备，被矩与段疾陆眷两人分兵夜攻之。希措手不及，被矩杀死，大掠其众而还。琨闻知希死，心甚忧之，又恐石勒取三台并邺，乃令兄子刘演以兵五万镇邺。石勒大众济河，刘演以兵出保三台，勒诸将欲攻之，张宾曰：“攻之未易猝拔，舍之彼将自溃。方今王彭祖、刘越石，公之大敌也，宜先取之，演不足顾也。且天下饥乱，明公拥兵羁旅，人无定志，非所以保万全，制四六也。不若择便地而据之，广聚粮储，西禀平阳以固幽、并，此霸王之业。”勒从之，乃以众进据襄国。分布诸将，攻冀州郡县，运谷以输襄国。汉王闻勒在襄国，乃使使以勒为冀州牧。

却说刘曜自长安一败，无处屯扎，以众走回平阳。时刘琨移檄州郡，期十月会兵平阳击汉，未及行。而琨索奢豪，喜声色，徐润以音律得幸，骄恣干预政事。护军令狐盛数以为言，固谏之。琨大怒，令人收盛杀之。琨母曰：“汝不能驾御豪杰以恢远略，而专除胜己，祸必及我！”琨不能改。令狐盛

子令狐泥乃私走奔平阳降汉，具言晋阳虚实。汉主聪大喜，封泥为将，即以书遣刘粲与刘曜将兵来寇并州，以泥为向导使。刘琨闻之，急东出，收兵于常山，一面使人来求救于代公猗卢。琨既东出收兵，晋阳空虚，被刘粲与曜用令狐泥引路，抄小路袭破晋阳而据之。琨闻之，急以兵还救晋阳，城已陷，乃帅众复奔常山。琨之父母被泥杀之矣。

九月，贾疋奉秦王业为皇太子，建行台，登坛告类，建宗庙社稷。

### 代公大破刘曜众

十月，代公猗卢得刘琨书，发兵来救晋阳。猗卢以其子六修帅军十万为前锋，自帅二十万为继后。刘琨知代动兵，乃随路迎接代公猗卢，甚称惭愧失镇之因。猗卢亦以善言以慰其心，就令刘琨收散卒为向导，特进晋阳。刘曜亦引兵屯于汾东拒之。次日交战十数合，刘曜莫能当抵，大败坠马，身中七枪。曜见代军雄盛，乃夜以众逾蒙山逃归，被猗卢催军追之，战于蓝谷，汉兵大败，被代公杀得伏尸数百里。刘曜及粲只余二千余人，走还去讫。猗卢因大猎寿阳等山，陈阅皮肉，山为之赤。刘琨自营门步入拜谢，固请进军讨汉。猗卢曰：“吾远来，士马疲弊。况百年之寇，未可尽除，且待后举，而刘聪未可即灭也。留大将戍晋阳，吾暂还国。”言讫，留其将箕澹等戍晋阳，自回去讫。刘琨乃自徙居阳曲屯扎。

十二月，却说初，贾疋入关，杀汉梁州刺史彭仲荡，至是其子彭天护帅群胡前来报仇，疋以兵与护战三合，中间被天护杀之而去。疋既死，其众推曲允为雍州刺史。

### 王浚遣军攻襄国

却说王浚遣督护王昌以五万众，会段疾陆眷与弟匹碑文鸯、从弟末等一十五万众，来攻襄国。石勒闻知，遣将领兵去拒，皆败而还。勒大惊，召将佐曰：“吾欲悉众出战，何如？”诸将皆曰：“不如坚守，俟其退而击之。”张宾、孔苕曰：“鲜卑段氏最为勇悍，而末尤甚，其锐卒皆属焉。今闻刻日来攻此城，必谓我孤弱，不敢出战，意必懈堕，宜且勿出，示之以怯。凿北城为突门二十余道，俟其来至，列守未定，出其不意，直冲末，彼必震骇，不暇为计，破之必矣。末败，则其余不攻自溃矣。”勒从其计，传令诸军，密凿突门于北城二十余处，又遣军埋伏其突门处。计排已定，段疾陆眷等兵果至，见北城崩突二十余处，以兵北屯城下，欲攻北面，见其城上皆无守卫军士，心疑之，传计令军外士卒诈懈以试城内动静，待其军出而击之。时石勒见段疾陆眷兵至，乃登城望之，见其将士皆释伏而寝，石勒即

命孔苌督锐卒五千，从突门出击之，被段疾陆眷从中军杀出，苌大败而退，从突门走入。末 不知是计，杀得性发，引兵从突门逐苌杀入，被众伏兵一拥而至，获住末 。孔苌乘胜分门杀出，追击段疾陆眷等兵，死者枕尸三十余里，苌方收军入城。段疾陆眷走脱，招集亡众，使人以铠马金银五千斤献勒，求赎其弟末 ，永为其藩，再不敢犯。勒从之，将放末 还，诸将劝勒杀之，以除后患，石勒曰：“辽西鲜卑，健国也，与我素无仇讎，为王浚所使耳。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，非计也。归之必深德我，不复为浚用矣。”言讫，乃遣石虎出与段疾陆眷盟于渚阳，结为兄弟。段疾陆眷大喜，引兵还国。王昌见段疾陆眷归盟附勒，乃引兵亦走还蓟。石勒、段疾陆眷退兵，乃召末 出，与之燕饮，誓为父子，令人送其还国。由此段氏专心附勒，王浚之势遂衰矣。

却说王澄少与兄王衍名冠海内，刘琨谓澄曰：“卿形虽散朗，而内实动侠，以此处世，难得其死。”及在荆州，屡为杜韬所败，望实俱损，犹傲然自得，与内史王机日夜纵酒博弈，上下离心。故山简参军王冲拥众自称刺史。澄惧，徙治沓中。琅邪王睿闻之，使人召澄为军咨祭酒，以周 代之。王敦以兵方讨杜韬。进屯豫章，澄过之，自以名声当出敦右，犹以旧意侮敦。敦怒，诬其与杜韬通信，遂杀之。

却说羌酋姚弋仲，乃南安赤亭羌也。集众东徙榆眉，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，因而自称扶风郡公，招集羌众，大霸其地，威名日甚。

孝愍皇帝建兴元年，汉嘉平三年，正月朔，汉王刘聪大会文武宴于光极殿，使晋怀帝着青衣行酒，劝其群臣。当晋臣庾珉、王隼等亦随帝掎在此，见帝着青衣劝酒，不胜悲愤，因相谓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吾等不能杀此胡狗，安用全生观此耻乎！”言讫，大骂汉主，号啕大哭。汉主聪大怒，命左右牵晋帝与庾珉、王隼十余人出外，尽皆杀之。

晋朝庾珉十余臣，同君俘陷在胡庭。

当时不哭主辱死，忠义安留万古名。

是时，只有侍中辛勉因疾未曾赴宴，不曾被害。当汉王聪使人以印绶拜为光禄大夫。使人得旨，以是语诱之，令降汉。勉固辞不受，惟愿死节，无怀二心。使得其言，复回见汉王聪，道其不降无异之志。聪欲爱其降，分付黄门乔度曰：“你将此鸩酒逼他来降，不可与他饮之，只可逼之。”因此黄门乔度赍药酒来见勉，逼之曰：“若降，贵不可言；若逆，可饮此鸩。请君自裁，随便而行。”辛勉曰：“大丈夫岂以数年之命而亏高节，如事二姓，何面目下世见晋武皇帝哉！”言讫，持药酒欲饮，乔度遽止之曰：“主上相试耳，君真高士也！”于是叹息而还，俱以勉言回奏于汉王。聪大喜，嘉其贞节，深敬异之，使人为筑室于平阳西山，月奉酒米供给，勉亦辞而不受。后年八十，卒于平阳。有诗曰：

司马君王遭此擒，侍中辛勉亦随行。

甘偕国难随君主，不辞身害逆胡鳞。

愿饮药鸩为晋鬼，岂贪美禄作刘臣。  
遍观晋史忠贞士，如君高节几何人？

### 元达锁腰谏汉王

三月，汉王刘聪立其贵嫔刘娥为后，欲起 仪殿与居。廷尉陈元达切谏曰：“天生民而树之君，使司牧之，非以残兆民之命，穷一人之欲也。是以先帝身衣大布，居无重茵，后妃不衣锦绮，乘舆马不食粟。陛下践祚以来，已作殿观四十余所，加之军旅数兴，馈运不息，饥馑、疾疫，死亡日继，而益思营缮，岂为民父母之意乎！”聪大怒曰：“朕为天子，营一殿，何关汝鼠子乎，不杀此奴，沮乱朕心，此殿何能得成！”即命左右曳出斩之，并其妻子梟首东市。时聪在逍遥园李中堂，元达先锁腰而入，即以锁锁堂下树，呼曰：“臣所言者，社稷之计，而陛下杀臣。朱云有言：‘臣得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足矣！’”聪喝左右曳出，左右曳之不能动。大司徒任 等叩头出血曰：“元达为先帝所知，尽忠竭虑，知无不言。臣等每见之，未尝不发愧。今言虽狂直，愿陛下容之。”聪默然。刘后闻之，密敕左右停刑，即忙作手疏一言曰：

今宫室已备，无烦更营。四海未一，宜爱民力。廷尉之言，社稷之福也，宜加封赏，而更诛之，四海谓陛下何如哉！夫忠臣进谏者，固不顾其身也；而人主拒谏者，亦不顾其身也。陛下为妾营殿，而杀谏臣，使忠良结舌者由妾，远近怨怒者由妾，公私困弊者由妾，社稷阽危 者由妾，天下之罪皆萃于妾，妾何以当之！妾观自古败国丧家，未始不由妇人，心常疾之。不意今日身自为之，使后世视妾，由妾之视昔人也！妾诚无面目自奉巾栉，愿赐死此堂，以免后议也！聪览之大悦，请后归，命任 等冠履就坐，引元达以表示之曰：“外辅如卿，内辅如后，朕复何忧！”乃更命逍遥园为纳贤园，李中堂为愧贤堂。聪谓元达曰：“卿当畏朕，而反使朕畏卿耶！”

### 怀帝被害立愍帝

四月，怀帝被害，凶闻至长安，皇太子业与百官举哀。索 等请太子业加元服而即帝位。太子既即大位，改号为建兴元年。以梁芬为司徒，曲允、索 为仆射。

是时，长安城中户不盈百，蒿荆成林，公私有车四乘，百官无章服、印绶，惟桑版署号而已。寻以索 为卫将军、领太尉，军国之事，悉以资之。

---

——同凰。

阽（diàn，音电）危——临近危险。

奉巾栉（zhì，音至）——做妻子的谦辞。巾以拭手，栉以梳发，古时妻子侍奉丈夫梳洗。

史说，索 字巨秀，敦煌人也。少有逸群之量。其父索靖每曰：“廊庙之材，非简札之用，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。”至是，果应其言。

孝愍帝名业字彦旗，吴王晏之子，武帝之孙也。初，封秦王，及怀帝遇害，大臣立以为帝。在位四年，后为汉将执而弑之。寿四十八。按谥法，在国遭忧曰愍。

## 石虎引兵陷邺台

却说辅汉将军石勒以从弟石虎为先锋，领兵十万，来攻邺都三台城。兵至城下，团团围绕，水泄不通。

史说，石虎字季龙，乃勒之从子也，名犯太祖庙讳，故称字焉。勒父朱幼而子季龙，故或称勒弟焉。季龙性残忍，好驰猎，尤善弹，数以弹打死人命，军中以为毒患。勒白母王氏，欲将杀之。王氏谏曰：“快牛为犊子时，多能破车，汝当小忍之。”于是留之。年十八，稍折节，勇冠三军，当时将佐亲戚，莫不敬惮。勒始嘉之，为娶将军郭荣之妹为妻。季龙攻讨，所向无前，故勒宠之，得以专征伐之任耳。

此时季龙攻三台城，三台军民皆溃，大将军谢胥势穷，乃率三台流人诣石勒处投降乞活。勒欲准其降，偏将李恇上曰：“南人奸诈多般，倘若有变，吾等无类矣！”勒深然其言，即命将谢胥斩之，自上马出来，欲坑其降卒，忽见郭敬在内，勒认识之，乃恩人郭季子，即问曰：“汝莫非郭季子乎？”敬叩头曰：“是也。”勒忙跳下马，执其手而泣曰：“今日相遇，岂非天耶！”赐其衣服车马，署敬为上将军，悉免降者以配之，与敬统领。昔勒幼贫，得郭敬资给，是故报之耳。于是勒领众入邺，问于右侯张宾曰：“邺城乃魏之旧都，吾将营建，须贤望以绥之，谁可信也？”宾曰：“晋故东莱太守赵彭忠亮笃敏，有佐时良干，若任之，必能允副神规。”勒从之，使人征彭，署为魏郡太守。彭至，入见勒，泣辞曰：“臣往策名晋室，食其禄矣。犬马恋主，切不可忘，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，亦犹洪川东逝，往而不返。明公应符受命，可谓攀龙之会。但受人之荣，复事二姓，臣志所不为，恐明公之所不许，若赐臣余年，全臣一介之愿者，明公大造之惠也。”勒默然。张宾进曰：“自将军神旗所经，衣冠之士靡不变节，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。至如此贤，以将军为高祖，良拟为四皓，所谓君臣相知，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，何必使之？”勒大悦曰：“右侯之言，得孤心矣。”于是赐安车驷马，养以卿禄，令其还宅，乃辟其子赵明为参军。命石季龙为魏郡太守，镇邺三台，勒自领兵还屯襄国。

却说华谭尝在寿春依周馥，及闻琅邪王霸有江东，乃来从之。至是，琅邪王睿问谭曰：“周祖宣（周馥之字）何故反？”谭曰：“周馥虽死，天下

---

四皓——汉时商山四个隐士，须眉皆白，称四皓，高祖召，不应。

尚有直言之士。馥见寇贼滋蔓，欲移都以靖国难，执政不悦，兴兵讨，馥死未逾时而洛阳沦没。若谓之反，不亦诬乎！”睿曰：“馥位为征镇，召之不入，危而不持，亦天下之罪人也。”谭曰：“然，危而不持，当与天下共受其责，非但馥也。”睿无以对，乃以谭为军咨祭酒。

时睿参佐多有避事自逸，参军陈 言于睿曰：“洛中承平之时，朝士以小心恭恪为凡俗，偃蹇倨肆为优雅，流风相染，以至败国。今僚属皆承西台余弊，养望自高，是前车已覆，而后车又将随之也。请自今临使称疾者，皆免官。”睿不从。以三王之诛赵王伦也，制《己亥格》以赏功，自是循而用之。又曰：“昔赵王篡逆，惠皇失位，三王讨之，故厚赏以怀向义之心。今功无大小，皆以格断，乃至金紫佩士率之身，符策委仆隶之门，非所以重名器，正纪纲也，请一切停之！”出寒微，数为正论，府中僚佐多恶之，于是睿以 出为谯郡太守。

却说吴兴太守周 宗族强盛，琅邪王睿颇疑惮之。睿左右用事者，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，驾御吴人，吴人颇怨。 自以失职，又为刁协所轻，阴与其党谋诛执政，以南士代之。事泄，忧愤而卒。将死，谓其子勰曰：“杀我者，诸伧子也；能复之，乃吾子也”。言讫而卒。时镇东将军顾荣、太子洗马卫 皆卒。

史说，顾荣字彦先，吴国人也。荣机神朗悟，祖姓吴，丞相雍之后也。吴平，与陆机兄弟同入洛，时人谓之“三俊”。奉例拜为郎中，历尚书郎、廷尉正。恒纵酒酣畅，常谓友人张翰曰：“惟酒可以忘忧，但无如作病何耳！”初，荣与同僚宴饮，见从人执炙 食者状貌不凡，其人有爱炙食之色。荣即割其炙食，与从人啖之。坐者问其故，荣曰：“岂有终日执之，而不知其味者也！”及赵王伦败，荣为伦长史，亦被执，将诛，而前执炙食者幸为督率，救之，得免。后仕琅邪王睿，以为散骑常侍，年五十七卒。

史说，卫 字叔宝，年五岁，丰神秀异。祖父 曰：“此儿有异于众，顾吾已老，不能见其长成耳！”总角乘羊车入市，见者皆以为玉人。骠骑将军王济， 之舅也，俊爽有丰姿，每见 ，辄叹曰：“珠玉在侧，觉我形秽。”又尝语人曰：“与 同游，炯若明珠之在侧，朗然照人耳。”及长，好言玄理。时王澄有高名，每闻 言、辄叹息绝倒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卫 谈道，平子绝倒。”澄及王玄、王济并有盛名，皆出 下。世人云：“王家三子，不如卫家一儿。” 妻父乐广，有海内重名，议者以为妇公冰清，女婿玉润。久之拜为太子洗马。 以天下大乱，移家南行，转至江夏，妻先亡。征南将军山简见之，甚相钦重。 知其有女淑德，使人说亲。简忻然曰：“昔戴叔鸾嫁女，唯贤是与，不问贵贱，何况卫氏权贵门户，令望之人乎！”于是以

---

偃蹇倨肆——骄傲。

炙——烤熟的肉。

啖（dàn，音旦）——吃。

女妻焉。成亲遂进豫章。其时王敦镇豫章，长史谢鲲先重，见欣然，言论弥日。敦谓鲲曰：“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，此子复玉振于江表，微言之绪，绝而复续。不意永嘉之末，复闻正始之音，何平叔若在，当复绝倒矣！”由然人土皆相重之，年二十七岁，卒于南昌，晋王睿闻知，不胜之悲。

## 慕容 大霸棘城

却说慕容 字弈洛瑰，棘城鲜卑人。其先有熊氏之苗裔，世居北夷，邑于紫蒙之野，号曰东胡。秦、汉之际，为匈奴所败，分保鲜卑山，因以为号。曾祖莫护跋，魏初帅其诸部，入居辽西，从司马宣帝伐公孙氏有功，拜为率义王，始建国棘城之北。时燕代多戴步摇冠，莫护跋见而好之，乃敛发袭冠，诸部因呼之为步摇，其后音讹，遂为慕容焉。或云慕二仪之德，继三光之容，遂以慕容为氏，始以为姓。慕容 幼而魁梧，美姿貌，雄杰有大度。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，童冠时尝谒之，华甚叹异，谓曰：“君至长，必为命世之器，匡济时难者也。”因以所服簪帻遗，结纳殷勤而别。

至元康四年，以大棘城乃帝颛顼之旧墟，乃与父涉归徙居，教民以农桑，法制同于上国。其时镇北将军王浚政法不立，不能存抚士民，避乱来奔者，往复去之。闻慕容 政事修明，爱重人物，故士民多来归之。举其英俊，随才授任，众至十数万，威名日盛，大霸棘城。

西戎吐谷浑，乃慕容 之庶长兄也。其父慕容涉归存时，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，后不料涉归死了，慕容 嗣其大位。既即位，聚集诸部议事，忽马奴来报，称说御马出浴于河，因见吐谷浑所乘之马，各相狠斗，御马反输羴，请大王令人医之。听见其说，大怒。谓吐谷浑曰：“先公分封有别，奈何不相远离而令斗马！”吐谷浑曰：“马为畜，斗者其常性也，何怒于人？”

转怒曰：“远别甚易，当去汝于千里之外矣。”吐谷浑闻言曰：“远别甚易，恐后会为难！”言讫，忿气即出外，领家属遂西行。怒不息，忽长史楼冯入内问曰：“大王何怒？大公子吐谷浑，今领所属诸部西行矣。”以马斗之事言之，楼冯曰：“兄弟者，手足也。且与人相斗，去其右手，安必胜乎？夫弃兄弟而不亲，而天下其谁亲之？安可以马斗而远疏至亲之骨肉耶！”心悔之，急曰：“卿可速去追请吾兄还之！”于是楼冯即出追着，言：“大王令小臣请殿下还国，不可远离！”吐谷浑勒住马曰：“先公称卜筮之言，当有二子克昌，祚流后裔。我卑庶也，理无并大，今因马为弟所怒而别，殆天所启乎？诸君若请吾还，诚驱我马令东，马若还东，我当相随还耳，若西，不归矣。”言未毕，楼冯即遣从人拥马东去，数百步，马辄悲鸣，复西走不去。吐谷浑对楼冯曰：“我不归耳！”冯跪下曰：“此天意，非人事也。”于是吐谷浑策马西去。楼冯回见，以吐谷浑之言不归之意说知。

---

正始——旧谓《诗经》以《周》《召》为文王周公王业风化的基本，称正始。

心悔念，思兄吐谷浑谓为阿干，乃自作《阿干之歌》，岁暮穷思，常歌之，悲涕不胜。

吐谷浑西至阴山，就居其地。据有西零、西极、白兰数千里，戎人多附之。时吐谷浑卒，有子六十人，长子吐延嗣雄姿魁杰，羌虏诸部戎人尽皆惮之。号曰此乃项羽复生。而吐延性倜傥不群，常慷慨，忽一日闲坐，谓其左右曰：“大丈夫生不在中国，当高、光之世，当与韩、彭、吴、邓并驱中原，定天下雌雄，使名垂竹帛，而窜处穷山，隔在殊俗，虽偷观日月，独不愧于心乎！”于是羌人咸服其言。只有羌酋姜聪心嫉其能，每欲起害吐延之意，而吐延性虽猜忌，而自负其智，不之防耳。因一日饮酒大醉，与从人数十出猎至阴山小谷，被姜聪伏草中，背标一枪，正中后心，落马身死。左右从人各持兵刀搜山，捕得姜聪，即斩之，取首级，抬吐延尸首归府，见其夫人燕氏。燕氏痛哭，哀号终日，命安葬之。命将姜聪首级，砍为肉酱，狗食之。时吐延之子叶延年十岁，见父遭姜聪所害，缚草为人，作姜聪之象，大哭以箭射之，中之则号泣，不胜悲哀；不中则目大呼骂，又射之。其母燕氏入后园见之如此做为，哭谓叶延曰：“姜聪逆贼，诸将已屠之矣，汝何为如此耶！”叶延泣曰：“父母之仇，不同天地，逆贼虽死，我恨难消，诚知射草人不益于先仇，以申罔极之志耳！”言讫，母子相抱而哭。

初，中国士民避乱者多依王浚，浚政法不立，往往去之。段氏兄弟专武勇，不礼士大夫，唯政事修明，爱重人物，故归之。以裴嶷、阳耽为谋主，游邃、逢羨、封肅、裴开为股肱，宋该、皇甫岍、岍弟皇甫真及封奕、封裕典机要。

裴嶷清方有干略，兄武为玄菟太守，卒。初，嶷与武子开以其丧归，过谒，敬礼之。行及辽西，道不通，嶷欲还从，开曰：“且等流寓，段氏强，慕容氏弱，何必去此而就彼也？”嶷曰：“欲求托足之处，岂可不慎择其人。汝观诸段，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！慕容公修仁义，有霸王之志，加以国富民安，今往从之，高可以立功名，下可以庇宗族，汝何拒焉！”言讫，复还就。大悦，以为谋主。

初，游邃尝避地于蓟，后归，王浚屡以手书招其兄游畅，畅欲赴之，邃曰：“彭祖必不能久，且宜盘桓以俟之。”畅曰：“彭祖忍而多疑，今手书殷勤，而稽留不往，将累及卿，且乱世宗族宜分，以冀遗种。”邃从之，卒与王浚复没。五月，愍帝设朝，群臣奏请以诏封琅邪王睿为左丞相、南阳王保为右丞相，分督陕东西诸军，去讨刘聪。帝从之，诏曰：

---

高、光——汉高祖、汉光武帝。

韩、彭、吴、邓——韩信、彭越（汉高祖的名将），吴汉、邓禹汉光武帝的名将。

罔极——无穷尽，常以父母之恩为罔极之恩。

股肱（gōng，音公）——喻左右辅助得力的人。

彭祖——指王浚。

今当扫除鲸鲵，奉迎梓宫。令幽、并两州勒卒三十万，直造平阳。右丞相宜帅秦、梁、凉、雍之师，径诣邕中。左丞相所领精兵造洛阳。同赴大隈，克成元勋。

又诏睿以时进军，与乘舆会除中原。

琅邪王睿集僚佐商议。谋臣以方平定江东，未暇北伐，宜推故却之。于是睿以表辞而不行，乃以刁协为丞相左长史，以刘隗为司直。隗雅习文史，善伺候睿意，故特亲爱之。时主簿熊远以睿以下法律久废，乃上书于睿曰：

军兴以来，处事不用律令，用者不敢任法，每辄关咨，非为政之体。愚谓凡为驳议者，皆当引律令、经传，不得直以情言，无所依准，以亏旧典。若开塞随宜，权道制物，此人君之所得行，非臣子所宜用也。

睿览之，不能从。

### 祖逖击楫取中原

史说，祖逖字士稚，范阳道人。世吏二千石，为北州旧姓。逖性豁达，不修仪检。年十四五，犹未知书，诸兄每忧之。后乃博览书记，该涉古今，往来京师，见者谓逖有赞世之才。先与友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，情好绸缪，共被同寝，中夜闻荒鸡鸣，蹴琨觉曰：“此非恶声。”因起舞焉。逖、琨二人并有英气，每语世事，或中宵起坐，相谓曰：“若四海鼎沸，豪杰并起，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！”及京师大乱，乃率亲党百余人来江南，投奔琅邪王睿。时睿正与刁协、卞壶、陈、庾亮、甘卓、周访、陶侃一班儿文武议事，忽左右人说门外有范阳逖特来相投，睿命进来，祖逖入见，行礼毕，睿曰：“君来戮力，必有见教于吾乎！”祖逖言曰：“诚恐鄙言，大王不听。臣思晋室之乱，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。由宗室争权，自相鱼肉，遂使戎狄乘隙，毒流中土。今遗民既遭残贼，人思自奋，大王诚能命将出师，使如逖者统之，以复中原，郡国豪杰必有望风响应者矣，何患中兴不在此时耶！”睿大喜曰：“孤本无北伐之志，得君之壮，令人有意中原矣。孤就拜卿为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廩千斛、布三千匹与卿招募兵，渡江北进。”逖忻然拜领，出招募兵，得三千余人。次日，引众登舟渡江，至中流击楫而誓曰：“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此者，有如大江！”辞色壮烈，众人皆慷慨。次日，行至淮阴，铸器械甲冑，又募得二千余人，进屯豫州，安民阅武，大兴攻讨，北地士民，皆来归之，于是北地遂平，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矣。逖使人去见琅邪王睿报捷，睿大喜，复使使拜祖逖为镇西大将军，自此逖威名远播，胡人不敢窥兵矣。

史说，并州刺史刘琨，闻知友人祖逖为豫州刺史，转升镇西大将军，心忧自不能先，乃移书临家遗其亲故，曰：“吾枕戈待旦，志枭逆虏，常恐祖

---

隗（kuí，音魁）。

生先吾着鞭，未审何如耳！”

却说周 以兵屯浔水城，被杜韬围之。陶侃闻知，即遣将军朱伺领军二万来救。韬已闻知朱伺来，乃退兵保冷口。侃又使人令伺逆击之，伺得令引军至冷口，韬以兵拒战。次日交锋，大战不数合，韬败走，被朱伺驱军追击，大破之。韬势孤遁归长沙，伺引军还。王敦使人上表奏侃之功，朝廷以侃为荆州刺史，命屯沔江城。侃既受诏，屯沔江招集士众，商议去击杜韬。

### 张光视死如登仙

十月，羌氏杨茂搜之子杨难敌，遣养子贩易于梁州，被梁州刺史张光杀之。及光与王如余党杨虎相攻，光不能胜，使人求救于杨茂搜。茂搜遣难敌以兵来救光，被杨虎窃知，密使人持金宝厚赂难敌，返与虎夹击，张光大败，婴城自守，愤激成疾。僚属劝光退据魏兴，光按剑曰：“吾受国重任，不能讨贼，今得死如登仙，何谓退也！”声绝而卒。难敌知光死了，城中无主，驱兵攻拔梁州，入屯扎之。

却说陶侃既受荆州刺史屯沔江，与诸将谋，兴兵来长沙，击杜韬。杜韬亦引军出迎，两下交战不十合，韬又败，被侃挥兵大破之，韬逃入城，坚守不出。

### 刘曜阴入攻长安

却说刘曜与曲允相持数月，乃阴使赵染帅精兵三万，密来袭长安，自为后应。染得令，漏夜驰至，攻入外城。内城军民鼎沸惊奔，愍帝大惊，奔射雁楼。染骑至龙尾坡，使人尽放火烧晋诸营，见内坚闭不出，恐有埋伏，亦不敢进，乃勒众退屯逍遥园。次日天明，将军曲鉴帅兵二万来救长安，与曜众遇战于灵武，鉴兵大败。曜恃胜不为防备，与赵染合兵而屯。曲鉴败归，曲允曰：“汉既胜，谓我不敢再至，必无准备，正可袭之。”言讫，传令三军尽起，来袭曜营。曜果未设备，被允军袭之，汉兵大败。刘曜见势头不好，引腹心弃营先逃，止有一将乔智明以众出拒战，被曲允杀之，其众大败，损去大半。刘曜既走脱大难，招集残兵，复归平阳去讫。

### 石勒奉表于王浚

十二月，幽州都督王浚自谓英雄无比，豪杰无贰，欲反晋，自称尊号，当刘亮、高柔切谏，皆被杀之。时燕国霍原志节清高，屡辞征辟。浚使人召至，以尊号事问之。原不答，浚诬以罪杀之，而梟其首。于是士民骇怨，而

---

征辟——征召来未仕的士人为官。

浚矜豪日甚，不亲政事，所任皆苛刻小人。枣嵩、朱硕贪横尤甚，北州谣曰：“府中赫赫朱丘伯，十囊五囊入枣郎。”石勒闻知，乃集军将士商议欲袭之。未知虚实，将遣使覘之。当参佐刁膺等，请用羊祜、陆抗故事，致书于浚。勒以问张宾，宾曰：“浚名为晋臣，实欲废晋自立，但患四海英雄莫之从耳。将军名振天下，今折节事之，犹惧不信，况为羊、陆之亢敌乎！夫谋人而使人觉，其情难以得志矣！”勒曰：“善，子之言，正合孤心。”于是勒遣舍人王子春奉表于浚。浚大悦，览之曰：

勒本小胡，遭世饥乱，流离屯危，窜命冀州，窃相保聚，以救性命。今晋祚沦夷，中原无主，为帝王者，非公复谁？愿殿下应天顺人，早登皇祚。勒奉戴殿下，如天地父母，殿下察勒微心，亦当视之为子也！浚读罢甚喜，谓子春曰：“石公可信乎？”子春曰：“殿下中州胄望，威行夷夏。自古胡人为辅佐名臣则有矣，未有为帝王者也。石将军非恶帝王不为而让于殿下，顾以帝王自有历数，非智力之所取故也，又何怪乎？”浚大悦，遣使以重礼报聘于勒，勒受之。时游纶兄游统为浚将，镇范阳城，遣使私附于勒，勒斩其使，遣人以其书及使人首级送与浚，浚虽不罪统，益信勒之忠诚，无复疑矣。

二年（汉嘉平四年），正月，有日陨于地，又有三日相承东行。又有流星陨于平阳北，化为肉，人视之，则长三十步，广二十七步，臭息闻于平阳。肉傍常有哭声，昼夜不止。汉王聪闻知，心甚恶之，以问公卿，陈元达曰：“陛下女宠太盛，此应为亡国之征，宜修省之。”聪曰：“此乃阴阳之理，何关人事！”言讫，忽后宫宫人奏：“皇后刘氏产下一条大蛇、一只猛兽，在宫中伤人。”聪急使人捕之。军人即带兵刃去捕蛇兽，蛇兽飞走不见，寻之不得。军人急出奏知汉王聪，聪正烦恼，出榜去寻，忽群臣奏说：“百姓道其蛇、兽走在前陨肉之旁，如今其陨肉、蛇兽不知何处去了，哭声亦止。”正论间，忽后宫宫人来奏：“皇后刘氏死了。”聪流泪入宫去讫，文武退班。刘聪入宫举哀，敛葬毕，自此之后，嬖宠进御无序矣。

却说王浚遣使者送玉麈尾与石勒，勒在襄国，闻浚使至，尽匿其劲卒、精甲，以羸师虚府以示之，北面拜使者而受书。浚送勒麈尾，勒不敢执，悬之于壁，朝夕拜之，曰：“我不得见王公，见其所赐，如见王公也。”使人见勒如此殷勤，以为是实。时勒复遣董肇奉表同使人去见王浚，期以三月中旬亲诣幽州，奉上尊号。又修笈将金帛送与枣嵩，求并州牧。枣嵩受勒赂，甚称勒德于浚，浚又得勒表，心中大悦。又问使人虚实动静之事，使人俱以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及言拜麈尾之语语浚，浚亦以为实，中心不疑，不为设备矣。

却说石勒问浚于王子春虚实何如，子春曰：“幽州去岁大水，人不粒食。浚积粟百万，不能赈赡，刑政苛刻，赋役殷烦，忠贤内离，夷狄外叛。人皆知其将亡。浚意气自若，曾无惧心，方更置台阁，布列百官，自谓汉高、魏武不足比也。”勒抚几笑曰：“王彭祖真可擒也。”

却说汉嘉、涪陵、汉中之地，皆为成有。成主李雄虚己好贤，随才授任。命太傅李骧养民于内，李鳳等招怀于外。刑政宽简，狱无滞囚。兴学校，置史官。其赋，民男丁十岁谷三斛，女丁半之，疾病又半之；户调，绢不过数丈，绵数两。事少役希，民多富实，新附者给复除。是时天下大乱，而蜀独无事，年谷屡熟，乃至闾门不闭，路不拾遗。然朝无仪品，爵位滥溢；吏无禄秩，取给于民；军无部伍，号令不肃，此其所短也。时梁州张咸闻知，乃与民众谋集五万人，欲逐杨难敌，以州来降于成。难敌见兵起，亦不敢战，引兵退还。于是张咸以梁州降于成，成主李雄封咸为将，就镇梁州。

### 石勒袭蓟杀王浚

三月，石勒欲袭王浚而未敢发，而惧刘琨、乌桓为后之患，张宾曰：“明公欲图王浚越超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、乌桓为吾后患乎？”勒曰：“然。”宾曰：“彼三方智勇，皆不及明公。明公虽远出，彼必不敢轻动，且彼不谓明公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。轻车往返，不出二旬，藉使彼有是心，比其谋议出师，吾已还矣。刘琨、王浚虽同名晋臣，实为仇敌。若修笈于琨，送质请和，琨必喜我之服，而快浚之亡，终不救浚而袭我也。用兵贵神速，勿后时也。”勒曰：“吾所未了，右侯已了之。”遂遣使奉笈于刘琨，自陈罪愆，请讨浚自效。琨大喜，移檄州郡，言勒已降，当袭平阳，以除僭逆。军未及发，三月，勒军达易水。浚督护孙纬见勒兵驰至，遣人白浚，自以兵拒之。游统禁之，勿拒。王浚闻纬遣人说石勒至；遂传令勿拒，与其来见。浚将佐曰：“胡人贪而无信，必有诡计，请击之。”浚怒曰：“石公来，正欲奉戴我，自前日表至，约在此时，岂有诈乎！敢言击者斩！”言讫，令诸将设飧以待之。勒次晨至蓟，叱守门者开门，犹疑有伏兵，先驱牛羊马千头，声言上礼，实欲塞诸街巷，使兵不得发。浚始悔。时勒诸将已升其听事堂，王浚出，与勒相见，被勒叱令执之于前。浚骂曰：“胡奴调乃公，何凶逆如此！”勒曰：“公位冠元台，手握强兵，坐观本朝倾覆，曾不之救，乃欲自尊为天子，非凶逆乎！”言讫，传令左右即监送还襄国斩之。浚之将佐皆至勒军门谢罪。前尚书裴宪、从事中郎荀绰独不至，勒使人召而让之，宪、绰对曰：“宪等世家晋朝，荷其荣禄，浚虽凶粗，犹是晋之藩臣，故从之，不敢有二。明公苟不修德义，专事威刑，则宪等死自其分，请就死。”不拜而出。勒谢之，待以客礼。勒数朱硕、枣嵩等以纳贿乱政，责游统以不忠所事，皆令斩之。籍浚将佐、亲戚家，资皆巨万，惟宪、绰止有书百余卷，盐米各十余斛而已。勒曰：“吾不喜得幽州，喜得二子耳。”于是以宪为从事中郎，绰为参军。分遣流民，各还乡里。勒停蓟二日，焚浚宫殿，以故尚书刘翰行幽州

---

越超（z j，音咨居）——想前进又不敢前进。

罪愆（n，音女 去声）——罪过。

刺史，戍蓟，置守宰而还。

孙纬闻知王浚被害，以军拦住石勒归路，勒众与战不利，退寻别路而归，得还襄国。遣使奉王浚首，献捷于汉，汉主聪大悦，使使以勒为东单于。刘琨闻知勒杀王浚，献首于汉，方知勒无降意，遣使请兵于代公，会击平阳。代公拓跋猗卢得琨书，即起兵。其所部杂胡欲谋应勒，猗卢密知，悉诛之。因此迟滞，不果赴约。琨见北兵不至，亦未敢行。却说刘翰见勒军退还襄国，驱边戍守之，乃以蓟城归段匹 ，匹 引众入据蓟城讫。

### 邵续弃子归晋室

却说王浚所署乐陵太守邵续，因王浚死而附石勒，勒以其子邵义为督护。渤海太守刘胤闻浚被杀，乃弃郡依续，谓续曰：“君晋之忠臣，奈何从贼以自污乎？”言未讫，会段匹 使人以书邀续同归江东，续从之，回书使人还去。左右曰：“君归江东，其如令嗣邵义何？”续泣曰：“我岂得顾子而为叛臣乎！”因杀异议者数人。石勒闻知邵续归江东，乃杀邵义，于是续已知，决意，使刘胤来江东，见左丞相睿，具说归晋之事。睿大悦，以刘胤为参军，遣使拜邵续为平原太守。石勒见邵续归江东，自帅众来围续。续遣人求救于段匹 ，匹 自以五万军来救，勒乃引兵退还襄国。续出城谢段匹 ，及犒劳其卒，匹 亦还蓟讫。时襄国大饥，谷二升值银一斤，石勒甚忧之。

五月，太尉凉州牧西平公张轨寝疾，集文武将佐于卧内，吩咐曰：“吾将不豫 ，汝等文武将佐，可尽忠辅吾世子张 ，务安百姓，上思报国，下以宁家。”言讫而卒。长史张玺主丧事讫，乃使使入朝，表世子张 摄父之位。愍帝诏 为都督刺史、西平公，谥轨曰武穆。

### 刘曜赵染寇长安

六月，汉王聪使大司马刘曜、赵染以兵十万，来寇长安。却说汉始安王刘曜使将军赵染寇新丰城。晋愍帝设朝，近臣奏知，帝遣卫将军索 领兵五万出迎。索 得诏，点军即行。却说赵染出战常胜，累建大功。闻索 领兵来迎，有轻 之色。当长史鲁徽谏曰：“晋之君臣，自知强弱不敌，将致死于我。索 若来，将军勿轻之，其智略多般，武艺亦不在将军之下，宜坚壁勿战，观彼动静，然后出奇兵胜之。故兵法曰：‘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’耳！”染大怒曰：“以司马模之强，吾取之如拉朽；索 小竖，岂能污吾马蹄刀刃耶！”次日，率轻骑数千逆之曰：“要当获 而后食。”索 见赵染在阵前搦战，令精兵出前，以箭射住阵脚。急唤偏将王文至曰：“你可与王武二人

---

(d，音低)。

不豫——天子有病的讳称。

速退，各引守寨之兵，伏于三十里西北屏山谷内，待吾败回，彼必赶来，候彼军入谷，你二人杀出截住，吾复杀回，两下夹攻，可擒赵染。”王文二人得计退去，领兵埋伏讫。索亲自披挂，持刀出阵前大骂：“胡贼焉敢入境！”染大怒，执枪杀过阵，索与交锋，斗上十合，佯败便走。染不知是计，引兵赶来。未上五里之程，忽听得一声鼓响，伏兵四起，前有索拦路，后有王文、王武杀来，杀得汉兵十去其七，大败奔溃。赵染死战得脱而归，悔曰：“吾不用徽言至此，何面目见之！”先命斩徽，徽大怒曰：“将军愚悞以取败，乃复忌前害胜！犹有天地，其得死于枕席乎！”言讫自杀。后染攻北地，中弩而死。此是后话。

冬，汉王聪以子刘粲为相国。粲少有隼才，自为丞相，骄奢专恣，远贤亲佞，严刻悞谏，国人始恶之。

三年（汉建兴元年），正月，周勰以其父遗言，因吴人之怨，谋作乱。使吴兴功曹徐馥，矫称勰叔父周札之命，收合徒众，以讨王导、刁协。豪杰翕然附之。是月，馥杀吴兴太守袁，欲奉札为王。周札闻之大惊，以告义兴太守孔侃。勰知札意不同，不敢发。馥党惧事不成，乃攻馥，杀之。札子周续亦聚兵应馥，闻馥死，亦退不发。左丞相睿闻续为乱，集诸将议发兵讨之。王导曰：“今若少发兵，则不足以平寇，多发兵，则根本空虚。续族弟黄门侍郎周，忠果有谋，请独使往，足以诛续，何必纷纷起兵劳民乎！”睿从之，即使去同孔侃诛逆。得命，兼行至义兴郡，将入府，遇周续于门，逼续与俱诣府与侃相见。礼毕，分列而坐，指续谓侃曰：“府中何以置贼在坐！”续即出衣中刀逼，叱令傅教格杀之。因令收集周勰至，谓曰：“汝等何如谋叛，累我宗族？吾奉左丞相命，敬来同孔府君诛汝！”勰曰：“非干我事，乃兄周邵命勰用徐馥之谋，徐馥虽已死，邵还在宅。”于是引百余人，令收邵诛之。不回家省母，遂长驱而去，报左丞相相睿，睿大悦，以札为吴兴太守，以为太子右卫率。睿以周氏吴之豪望，故不穷究，勰如旧矣。

却说愍帝聚集文武，商议中兴之策，群臣奉曰：“臣等闻单于平阳拓跋猗卢聚有雄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与先帝有恩，不如命使封其为王，命藩屏救应，可保国家无危，不惧胡兵也。”帝曰：“卿等所奏，正合朕心。”于是使使赍诏来平阳，封猗卢为代王。

却说猗卢与诸部大人商议边庭之事，闻中国愍帝有诏至封王，即命左右排香案跪听。宣读毕，方知封他为代王，谢恩讫，受其印绶，排宴款待使人，以金宝回贡晋主，赏赐使人回朝去讫。

猗卢既为代王，乃置官属，分君臣之礼。其时国俗宽简，人皆不畏，至是代王明刑峻法，以示群下。诸部人多以违命得罪，代王升殿复集文武谓曰：

---

（xiù，音秀）。

（yán，音延）。

“今吾以法示，何如故违？再有违命者，皆举部戮之，决不恕免。”群臣曰：“自后再不敢干。”于是中外肃然，无有再犯。

三月，晋愍帝发二使，以左丞相睿为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；以南阳王保为相国，以刘琨为司空。

却说代王闻并州从事莫含贤，乃遣人至并州见刘琨，求莫含为长史，刘琨从之。莫含不欲去，琨谓曰：“以并州单弱，吾之不材，而能自存于胡、羯之间者，代王之力也。吾倾身竭资，以长子为质而奉之者，庶几为朝廷雪大耻也。卿欲为忠臣，奈何惜共事之小诚，而忘徇国之大节乎！往事代王，为之腹心，乃一州之所赖也。”于是含遂来见猗卢，猗卢甚重之，常与参大计。猗卢用法严苛，一人犯法者，举部就诛，老幼相携而行，人问：“何之？”答曰：“往就死。”无一敢逃匿者。

### 周访击斩贼张彦

三月，却说王敦遣陶侃等讨杜。侃既以兵出讨杜，前后数十战皆胜，将士多死。于是使使来江东请降于丞相睿，睿受其降，遣人以巴东监军。既受睿命为东监，陶侃攻之不已。不胜愤怒，复反，遣其将张彦攻陷豫章郡。

周访以军来击张彦，彦即出城拒迎，与访交战不十合，彦被周访拍马冲阵而斩之，彦众遂降于访，访遂入屯豫章。

时平阳血雨三日于汉东宫延明殿，太弟刘心甚恶之，太子太傅崔玮、太子太保许遐说曰：“今相国威重，逾于东宫，殿下非徒不得立也，朝夕且有不测之危，不如早为之计。”弗从。舍人出告于汉主聪，聪大怒，即选一人诛之，使将军卜抽将兵五千，监守东宫。大惊，急遣人上表乞为庶人，且请以刘粲为嗣。卜抽监住弗为出通。

时汉青州刺史曹窳尽得齐、鲁间郡县，自镇临淄，有众十余万，临河置戍。石勒闻之，使人入平阳，称曹窳有专据东方之志，请为讨之。汉主聪与近臣议，恐勒灭窳不可复制，因此弗许，勒遂不敢行。

却说汉主刘聪纳中护军靳准二女月光、月华，立月光为上皇后，以刘贵妃与月华为左右皇后。当陈元达知立三后，入内极谏曰：“自三皇五帝以至于今，未有一国而立三后，非为礼也。今陛下不思求贤，专宠女色，诚恐社稷危矣。”汉主怒而不听，元达又奏：“月光有秽行。”聪不听，不发之。月光知元达所奏，恚自杀。聪以是恨元达，乃迁元达为御史大夫，喝令即出。元达满面恚惭而出曰：“忠言逆耳，庸君不纳。”于是闷闷回第去讫。

### 陶侃击破杜韬死

却说陶侃与杜韬相攻，韬屡败。是日，韬使王贡出挑战，侃亦领军出阵

前，遥谓王贡曰：“韬为益州小吏，盗用库钱，父死不奔丧。卿本佳人，何为随之？天下宁有白头贼耶！”贡听见，遂弃戈投降，侃与并马而还，以酒相待。次日，用贡为前部，自为合后，以军来击杜韬，韬众不战自溃，韬不能敌，乃单骑逃走，至湘州，因发愤恚死于道中。陶侃以军进克长沙，湘州悉平。

于是丞相睿进王敦为镇东大将军，都督江、扬、荆、襄、交、广六州诸军事，江州刺史。敦始自选置刺史，刺史以下寢益骄横。

初，王如之降也，敦从弟王棱爱如骁勇，请敦将如配己麾下，敦从之，棱甚加宠遇。如数与敦诸将角射争斗，棱杖之数十下，因此如深以为耻。及敦潜畜异志，棱每谏之，王敦大怒，密使人激如杀棱，如果恨杖己之怨，乃夜持刃入内杀之。敦闻之，暗喜而佯惊，亦使人捕如诛之。

### 王敦意欲害陶侃

初，朝廷以第五 猗为荆州刺史，杜曾迎猗于襄阳，聚兵万人，与猗分据汉、沔。时侃既破杜韬，乘胜进击杜曾，而侃有轻曾之志，反为曾所败，死者数百人，遂以兵屯住不战。时荆州都督荀崧屯宛城，杜曾乃撇侃，以兵来围宛城。时崧军少食尽，恐不能敌，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，无人敢往，心内大忧。当崧小女荀灌娘年十三岁，有胆志，见父烦恼，进曰：“父亲大人休忧，小女愿往石太守处，求取救兵，来解此围。”崧执不与行，灌娘只管帅勇士五十余人，逾城突围夜出，与曾交战，且战且前，冲出重围，直至襄阳拜见石览，说求救之事。览曰：“荀使君被困，下官理宜发兵，奈治下兵少粮稀，无将领兵。今既令媛自诣，其困甚危，汝且休忧，吾兵虽少，亦只得行。吾有友人周访，吾作书与汝去周访请借兵，彼必能同吾救之。”于是写书令灌娘持见周访，访得览书视之，即命其子周抚帅军二万，来与览同救襄阳。杜曾闻二处救兵至，乃引众遁去。抚、览之军闻曾走去，亦引兵还。杜曾无城可据，恐无倚凭，使人于荀崧处求自效。崧恐其再攻，故许之。陶侃闻知，遗崧书曰：

杜曾凶狡，所谓鸱梟 食母之物。此人不死，州土未宁。足下当识吾言，早为之计。崧自思兵少，籍为外援，不从侃言。杜曾过数月果反，复帅流亡二千余人，来围襄阳。崧坚壁不出，相持月余，曾量不能克襄阳，引众而还。

却说王敦手下嬖人钱凤，疾陶侃之功，屡毁之不止。因此侃久沉在外，不得录用。侃遂自来见王敦，陈上功勋。敦留不遣，以侃左转广州刺史，以其弟王 为荆州刺史。侃所统荆州将吏郑攀等诣敦留侃复刺史荆州，敦留

---

第五——复姓。

鸱梟（chī xiāo，音吃道）——鸟类的一科，猫头鹰等属此。

（yì，音异）

侃不许。于是郑攀等众情愤怒，遂迎杜曾、第五猗以拒王机。不敢入荆州，乃遁还。王敦意郑攀等必承陶侃风旨始叛，乃自披甲持矛将杀侃，出而复还者数四。陶侃在外正色曰：“郑攀等来见使君，吾尽未知，亦不曾一会。今虽谋反迎曾，非吾所知，使君雄断，当裁天下，何处不决乎！”敦始解甲如厕。参军梅陶即入言于敦曰：“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，安有断人左手，而右手不应者乎！”敦意解，即出，转怒为欢，乃设盛饌以饯之曰：“今日是吾不明，显有小失，卿勿为恨。谨陈薄酌，代卿送行，来日卿可速往广州赴任。”侃拜谢，饮醉即出。至夜，领自部属驰入广州。时王机盗据广州，侃至始兴，州人皆言宜观察形势，且停数月而去，侃不听，直至广州。侃既入广州，安民阅武，分守戍边，又遣督护将军郑正以军二千去讨王机。机闻知，遂逃去，广州遂平。

史说，陶侃字士行，本鄱阳人，吴平，徙家庐江之浔阳。故父陶丹媵妾生侃，嫡母湛氏。侃贫贱，其母湛氏每纺绩资给之，使子侃交结朋友，胜己者为从。侃少为浔阳县吏，奉官差，尝监鱼梁，尝以一坩罍使人送归与母湛氏，湛氏不受，即封罍书责侃曰：“汝为吏，以官物遗我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！”侃得书自觉愧怍，不能立身扬名以显父母，悒悒而怅。复鱼于雷泽，因网得一织梭，归至宅，以挂于壁。有顷雷雨大作，其梭自化为龙而去，侃又闷闷不已。是夜，梦身生八翼，飞而上天，见天门九重，比登八重，唯一门不得入，被阖者以杖击之，因坠地折其左翼。及寤，左腋觉痛。次日，思想其梦恐不祥，因出外行走，遇相者师圭，侃请其相，师圭相侃至左手，因谓曰：“君中指有竖理，当为公。若更彻于上，贵不可言。”侃拜谢归家，以针决之，见血洒壁而为“公”字，以纸裹手，“公”字愈明矣。侃自是益喜。因与友人鄱阳孝廉范逵归家，留逵宿歇，贫无所措，侃入与母说留逵之事，其母湛氏乃撤卧所新荐，自给养其马，又自密截发，卖与邻人，买酒，供肴饌。逵闻之叹息曰：“非此母不生此儿也。”称赞不已。次日，逵辞去。侃从送百余里，逵问曰：“卿欲仕郡乎？”侃曰：“困于无津耳。”言讫，二人相辞而别。后范逵过庐江，入探太守张夔共话，逵称奖湛氏之德、陶侃之贤，赞赏不已。夔大喜，送逵出府，即使人召陶侃至，以为督邮，又迁主簿。偶张夔妻某氏有疾，夔出堂，闻鄱阳郑医者用药如神，即问：“谁人肯去鄱阳请医？”此时天飘大雪，寒不可当，况庐江到鄱阳百余之程，诸官吏皆不答。侃独应声而出曰：“资于事父以事君，小君犹母也。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？某请行。”言讫即去，请医人至，疗夔妻疾愈，

---

媵（pēng，音乒）——美。

坩（zhē，音眨）——坩，盛物容器；罍，经加工制作便于贮藏的鱼食品。

阖（hē，音昏）者——看门人。

荐——草席。

（cuò，音错）——折。

由然众眼其义，夔举侃以为孝廉，举至洛阳。时郎中令羊 与侃同州里人也，侃谒之。 闻其贤，甚敬之，曰：“《易》称‘贞固足以干事’，陶士行是也。”于是与侃同乘来见中书郎顾荣。荣亦素知其贤，甚奇之，荐于朝廷，因此知名。先时与羊 同乘而行，有吏部郎温雅谓 曰：“君何与小人共载？”

曰：“此人非凡器，乃国之柱石也。”后母死，即卸职回家居忧，朝夕涕哭，庐于墓侧。忽有二客来吊，不哭而退，化为双鹤，冲天而去。人皆异其孝感天地，无不敬之，因此孝名闻于州里。

陶侃既在广州，无事，辄朝运百甓于斋外，暮运百甓于斋内，人问其故，侃曰：“吾方致力中原，过尔优游，恐不堪事，故习劳耳。”人皆尚之。

十月，汉刘曜以兵五万寇北地，进拔冯翊。麴允军于灵武，以兵弱不敢进。愍帝大惊，屡征兵于相国司马保，保左右皆曰：“蝮蛇螫手，壮士解腕，今胡寇方盛，且宜断陇道以观其变。”从事中郎裴诜曰：“今蛇已螫头，头可断乎。”于是保以胡崧为行前锋都督，须诸军集乃发。愍帝见保军不至，心中大惧，麴允与索 商议，欲奉帝往就保， 曰：“保得天子，必逞其私志。”允意遂止。于是自长安以西，不复贡奉，百官饥乏，采稻 以自存。

却说凉州军士捡得玉玺，文曰“皇帝行玺”，献与张实，僚属皆贺。实曰：“是非人臣所得留。”遂献之于国。

## 汉杀陈休等七人

四年（汉麟嘉元年），二月，汉中常侍王沈、郭猗等宠幸用事，汉主聪游宴后宫，或百日不出，政事一委相国粲，唯生杀除拜，乃使沈、猗入白之，沈等多以私意决之。而郭猗有怨于太弟 ，谓刘粲曰：“太弟与大将军谋，因上巳大宴作乱，今祸期将近，宜早图之。殿下如不信臣言，可召大将军从事王皮、刘 ，许其归首以问之，必可知。”粲许之。猗密出谓皮、 曰：“二王反状，主上及相国具知之矣，卿闻之乎？”二人惊曰：“无之。”猗曰：“兹事已决，吾怜卿亲旧必并见族耳！”因佯为 欷流涕。二人大惊，叩头求救。猗曰：“倘相国问卿，卿但云有之，无事惊惶。” 许诺。次日，粲召王皮、刘 入问之，言皆同时而其辞若一，粲以为信然，靳准复说粲曰：“人告太弟为变，主上必不信。宜缓东宫之禁，使宾客得往来。太弟雅好待士，必不以此为意，轻薄小人不能无迎合为之谋者。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，收其宾客拷问之，狱辞既具，则主上无不信之理也。”粲然之，乃命卜抽引兵离东宫去讫。

---

（zhuó，音卓）。

甓（pì，音僻）——砖。

诜（shēn，音申）。

稻（lǐ，音吕）——谷物等不种自生的。

时东府少府陈休、左卫将军卜崇，为人忠直，王沈深疾之。侍中卜干密知其事，因谓休、崇曰：“沈等势力足以回天地，卿辈自料亲贤孰与窦武、陈蕃？”休、崇曰：“吾辈年逾五十，职位已崇，惟欠一死耳！死为忠义，乃为得所，安能俯首低眉以事阉竖乎！”至是，靳准表太弟与东宫佐属谋欲为乱，汉王聪大怒，令收休、崇及特进蔡毋达等七人诛之。此七人皆群宦所恶，故使汉王诛之。卜干泣谏，王沈叱之曰：“卿莫不同谋乎？”汉王聪亦怒，免为庶人。河间王刘易及陈元达等谏曰：“今遗晋未殄，巴、蜀不宾，石勒谋据赵、魏，曹窳欲王全齐，陛下心腹四肢何处无患！乃夏以王沈等助乱，诛巫咸，戮扁鹊，臣恐遂成膏肓之疾，虽救之不可及矣。”又上表曰：

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正者，皆由黄门。常侍王沈侮慢天常，窃权承宠，浊乱海内，擅握王命。父子兄弟据州郡，一至出门，便获大赏。京畿诸郡，数百万膏腴美田，皆沈等所据。致使怨气上蒸，盗贼蜂起。

士民皆言先诛阉宦，以诛民害。从台阁求乞，资直臣随尉抚，以至新安。臣闻扬汤止沸，不如去薪，溃痈虽痛，胜如发毒。临溺呼船，悔之无及。臣谓诛沈等，则社稷幸甚，天下幸甚矣！

时汉主聪在上秋阁见表，反以表示沈等，笑曰：“群儿为元达所引，益成痴也。”聪问沈于粲，粲盛称其忠清。聪大悦，封沈等为列侯。刘易又上疏极谏，聪大怒，手裂其疏，易忿恚而卒。刘易素忠直，元达倚之为援，得尽谏诤。及卒，元达哭之恸，曰：“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吾既不复能言，安用此默默苟生乎！”归宅遂自杀而死。士民闻者，莫不悲叹。

史说，陈元达字长宏，后部人。本姓高，以生月妨父，故改云姓陈。自幼孤贫，躬耕诵书，年至四十，不与人交通。先，刘元海为左贤王时，闻名而召之，元达不答。及元海僭号，征为黄门郎。既至引见，元海曰：“卿若早来，岂为郎官而已！”元达曰：“臣惟性之有分，盈分者颠。臣若早叩天门者，恐陛下赐处于九卿、纳言之间，此则非臣之分，是以抑情盘桓，待分而至。大王无过授之谤，小臣免招寇之祸，不亦可乎！”元海大悦。元达在朝忠谏，屡进说言。退而焚草稿，子弟莫有知者。汉王聪常谓元达曰：“卿当畏朕，反使朕畏卿乎！”元达叩头谢之。及其死也，人人冤之。

陈元达已死，汉王聪大宴群臣，传旨引太弟刘 同宴。见 憔悴而涕泣陈谢，甚称被诬之事，聪亦大哭，待之如初。

## 代王兴命讨六修

---

窦武、陈蕃——东汉人，拥立汉灵帝，谋诛中常侍曹节等，事败被害。

巫咸——古代传说中的神巫。

扁鹊——古代传说中的名医。

忠谏(ji n, 音简)——忠诚、正直。

说(d ng, 音党)言——正直的言论。

却说代王猗卢先爱其少子比延，欲以为嗣，使长子六修出居小平城，而黜其母。是岁六修来朝，猗卢以比延为嗣，使六修拜比延，六修不从而去。猗卢大怒曰：“吾行法律以制群下，何敢逆之！”即唤西渠、赵延二部大人，各领兵十万，为左右先锋。代王自领羽林军五千为合后，杀奔小平城而来。六修有人打探，知得备细，回报六修，说代王亲征。六修在小平城，先分曹屯以兵守西陵，以为犄角之势，深沟高垒，却不出战。忽人报代兵已渡江，必须迎之。修曰：“但坚守勿战为上。”骁将朱金忿然而进曰：“代兵临城而不出战，是怯也。况吾军新旺，若不重仗锐气，军皆情矣！愿借五千军士，某愿决一死敌。”修从之，令朱金点马步军五千，出城迎敌。两阵对圆，朱金出马，与西渠更不打话，将战四五合，西渠败走。朱金引五千军一发赶入阵去，被赵延指麾五各兵一裹，围朱金于阵中。左右冲突，不能得出。六修在城上望见朱金困于垓心，急使左右备马。长史陈僖谏曰：“殿下保重，不可自出军。今朱金不听约束，妄自出战，致败如此。假使便弃此数百人，何将军轻出而救乎！”修曰：“不然。若朱金一失，小平则不可保也。”遂披甲上马，引手下壮士数千骑出城，陈侨于城上助喊擂鼓。修引军隔代军百余步，通于一沟之上。陈侨将为六修只就那里扎住，遥与朱金为声势，只见六修大呼一声，骤马飞渡浅沟，众皆奋力而过。修独当先执刀，杀入代阵，代兵迎之不能当而走。修直至垓心，救出朱金，回顾阵中，尚有数十骑不能得出。修复回突入重围，所到莫敢阻拦，遂救出这一彪人。又遇赵延拦路，被修奋武冲散代兵，朱金助威，代兵大乱。修将曹屯亦引兵出，大杀代兵一阵，缓缓而回。陈侨举杯迎门出接，赞修曰：“殿下真天人也！”言讫，调兵坚守四门，不出与战。

却说赵延兵败，伤折太多，回见代王。代王大怒，欲斩西渠，赵延，数部大人告免，方免二人。代王自此烦恼得病，渐渐加重。将危，诸部大人入见，言于代王曰：“今大王病重，况又屡战失利，不如退兵还都，待大王疾瘥，再来征讨未迟。”代王曰：“既卿等所劝，暂且回兵，来春再举。”言讫，传令部众引兵即还北都。代王由是发愤成病而卒。众部以比延年幼，故不立，遂推猗迺子普根为主将，帅军五万，来攻六修。次日，交战十数合，六修被普根斩于马下，尽收其众归国。会将军卫雄、箕澹与刘琨质子刘遵谋归，帅晋人及乌桓三万军马、牛羊十万头，归于刘琨，琨兵因此复振。普根忧恨成疾而卒。国人与诸部乃立郁律为王，袭晋爵为代王，总摄诸部，威名复振矣。

却说西平公张实下令，所部吏民有能举其过者，赏以布帛羊豕。当时曹佐隗瑾曰：“明公为政，事无巨细，皆自决之。群下畏威，受成而已。如此虽赏千金，终不敢言也。明公宜少损聪明，延访群下，使各尽所怀，然后采

---

黜(chù, 音处)——黜免, 罢免。

而行之，则嘉言自至，何必赏也！”实悦而从之，增隗瑾之位三等。又遣将军王该帅步骑五千人，入援长安，又送诸郡贡税入朝。索 奏愍帝降诏，拜张实为都督陕西诸军事。

却说石勒引兵攻廩丘，刘演恐寡不敌众，乃弃城而走段匹碑去讫。因此石勒又得廩丘城，使人戍之。

### 梁纬夫妻死恩义

七月，汉刘曜攻围北地郡，以兵进至泾阳，麴允欲以军救之，被刘曜计使百姓于道，反间给允曰：“郡城已陷，往无及也！”因此允逗留，众惧而溃，被曜引众来追，允军寡弱，大败而还。曜复集将士万人来取北地郡。允性仁厚，无威权，专以爵位悦人。诸郡太守皆领征镇；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。然恩不及下，故诸将军骄恣，而士卒离怨。

于是刘曜进至泾阳，河北诸城悉溃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忽诸将获晋将军鲁充、梁纬至，曜命释其缚，与酒饮之曰：“吾得子，天下不足定也！”充曰：“身为晋将，国家丧败，不敢求生。若蒙公恩，速死为幸！”曜曰：“忠义士也。吾不杀汝。”因赐剑与其自裁。鲁充、梁纬二人接剑皆自杀而死。曜深惜之，嗟叹不已。诸将又获梁纬妻辛氏至，曜见辛氏美色，欲以为妻。辛氏不从，哭之曰：“妾夫已死，义不独生。且一妇人而事二夫，明公又安用之？”曜曰：“此贞女，亦听其自裁。”辛氏亦求剑自杀，曜悲哀不已，皆以礼葬之。

却说汉主聪立故张皇后侍婢樊氏为上皇后，三后之外，佩皇后玺绶者复七人。嬖宠用事，刑赏紊乱。大将军刘敷数涕泣切谏，聪怒曰：“汝欲乃公速死耶？何以朝夕生来哭人！”敷归忧愤而卒。汉大蝗，民流殍者什五六。石勒闻知，遣将屯并州，招纳流民，归之者二十万户。聪觉，遣使让 之，勒不受命。

### 愍帝出降于刘曜

汉刘曜既陷北地诸郡，乃集大众来攻长安。时安定太守焦嵩、新平太守竺恢引兵来救长安，皆畏汉兵强盛，不敢进兵。相国司马保遣胡崧以二万人入援长安。至灵台，正遇汉兵至，两下交锋，连战五十余合，被崧出奇兵冲阵，汉兵大败，十伤其六。刘曜不敢恋战，引众冲入长安。胡崧既胜，破曜之众，恐国复振，则麴、索势盛，乃引兵退还槐里，坐观胜败。

刘曜引兵寇长安，胡崧如何不救观。

---

殍（pi o，音瞞）——饿死的人。

让——以辞相责。

其时借得龙泉剑，将此奸臣不义剗。

刘曜闻胡崧退去，乃驱兵攻陷长安外城。麴允、索 引军退守小城，内外断绝，城中饥甚，百姓将士亡逃不可制，惟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。太仓有麴数十饼，允屑之为粥以进，至是愍帝泣谓允曰：“今穷厄如此，外无救援，当忍耻出降，以活士民。”因叹曰：“误我者，麴、索二公也。”近臣奏曰：“长安军民扶老挈幼，哭声震动天地，各自逃生溃去。目今兵微将寡，难以逆敌。若投降，可保百姓。”言未了，御屏风后转出一人，乃愍帝太子湛，官封北地王。帝生子五人，皆懦，惟湛自幼英气过人，当出殿前大喝曰：“偷生腐儒，岂敢妄议社稷大事，自古岂有降天子哉！可斩此人。臣请出战！”帝曰：“今大臣议皆可降，汝仗血气之勇，欲令满城流血耶！”湛曰：“昔先未尝见其干预政事，今妄起乱言，甚非其理。臣窃料长安之兵有数万，琅邪王全师皆在江南，若有人去召，必来解救。内外夹攻，可获全胜。岂听腐儒之言，轻弃先君之基业乎！”帝叱之曰：“汝小儿岂识天时也。”湛叩头大哭曰：“若理穷力极，祸败必至，便当父子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报先君可也。”帝令拖下殿阶，湛叩头大哭曰：“吾祖翁不容易得社稷，一旦弃之，吾宁死不降也。”

愍帝庸才信浅谋，不思守国欲降仇。

当时若听太子语，未必山河扫地休。

愍帝令推湛出宫门，便令作降书，使侍中宗敞送降书于曜。索 闻知潜留敞，在府密使其子去说曜曰：“殿下若许索 以车骑、仪同、万户郡公者，请以城降。”曜即斩其子，使人送之曰：“帝王之师，以义行也。孤将兵十五年，未尝以诡计败人，必穷兵极势，然后取之。今 所言如此，天下之恶一也，辄相为戮之。” 大惊，遂放敞见曜，曜受之降。次日，愍帝自乘羊车，肉袒衔璧舆 出降。群臣号泣攀车，帝亦悲不自胜。御史中丞吉朗叹曰：“吾智不能谋，勇不能死，何忍君臣相随，北面事贼虏乎！”言讫，乃自杀。帝亦哭，与辛宾出东门，诣大司马曜军前投降。其时曜知晋主降，领兵入城，至东门道傍，见愍帝与群臣伏道请降，曜下马扶起晋主，令左右焚棹受璧，迁晋帝及公卿于其营，令兵卫之，自入长安，屯扎三军。次日，令中将军李益送愍帝及公卿并库藏宝贝玉璧来平阳见汉王聪。聪大喜，临光极殿，愍帝稽首于前。麴允伏地恸哭，聪大怒，命囚之。允大哭一场，乃自杀。聪叹悔不及，以愍帝为光禄大夫，封怀安侯。以刘曜为太宰、假黄钺、督陕西诸军事，封秦王。赠麴允车骑将军，谥节愍侯。将索 斩于市曹。聪赐晋帝与公卿居馆驿，使军卫之，月给俸米。

史说，先，愍怀太子妃王氏，乃太尉王衍之女也。字惠风，贞婉有志节。先与愍怀太子为妻，后太子既废，惠风与父王衍居于金墉，其父王衍因太子废，请绝婚，惠风不肯，道：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”即对乘舆

号哭而归为太子行，行路人皆为之流涕，称其烈女。其时汉刘曜既得长安，又领兵来攻洛阳。洛阳吏士军民闻风奔溃，无人守城。汉刘曜入洛阳，尽收晋之宗室，悉行诛戮。因见王氏惠风有貌，曜不忍杀之，以惠风赐其部将乔属为妻。属大喜，拜谢，领惠风归帐，命左右整备筵席，要与成亲。因携惠风手同坐，惠风拔其所佩剑在手，拒属曰：“吾乃晋太尉公之女，皇太子之妃。生为晋妇，死作晋鬼，安肯从汝胡狗为妻！”言讫，以剑刺乔属。乔属大怒，取左右利刀，将惠风杀之。可怜忠烈女，到此一命休。有诗叹曰：

晋亡宗室尽遭擒，堪叹王妃贞烈行。

朝中徒有许多士，岂及金墉一妇人。

干宝断曰：晋之亡也，树立失权，托付非人，四维不张，而苟且之政多也。夫基广则难倾，根深则难拔，理节则不乱，胶结则不迁。昔之有天下者，所以能长久，用此道也。今晋之兴也，创基立本，固异于先代矣。而本朝寡纯德之人，乡乏不二之老，风俗淫僻，耻尚失所。学者以庄、老为宗，而黜《六经》；谈者以虚荡为辨，而贱名检。持身者以放浊为通，而狭节信；进仕者以苟得为贵，而鄙居正；当官者以望空为高，而笑勤恪。是以刘颂屡言治道，傅咸每纠邪正，皆谓之俗吏；其倚仗虚旷，依阿无心者，皆名重海内。礼法刑政，如此大坏，国之将亡，本必先颠，其此之谓乎！故观阮籍之行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；察庾纯、贾充之争，而见师尹之多辟；考平吴之功，而知将帅之不让；思郭钦之谋，而寤戎狄之有衅；览傅玄、刘毅之言，而得百官之邪；核傅咸之奏、《钱神》之论，而睹宠赂之彰。民风国势如此，虽以中庸之君，守文之主治之，犹惧致乱，况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！怀帝承乱得位，羈以强臣；愍帝奔播之后，徒守虚名。天下之势既去，非命世之雄才，不能复取之矣！

《历年图》曰：武帝既迁魏祚，席卷全吴，纒禹旧服。恃其治安，荒于酒色，以开基之始，不为远图，崇尚浮华，败弃礼法。惠帝昏愚，不辨菽麦。譬之万金之宝，委之中衢，无人守之，安得不为他人有乎！祸生于闺闼，成于宗室，骨肉相残，胡、羯、氏、羌、鲜卑争承其敝，剖裂中原，齏盐生民，积骸似丘，流血成渊，凡三百年，岂不哀哉！

西晋始武帝乙酉，篡魏自立，终愍帝丙子。四帝，共五十二年，为五胡刘聪所灭。

### 刘琨失据奔蓟州

却说石勒以五万之众围乐平，乐平太守韩据使人请教于刘琨。琨新得猗卢之众，欲因其锐气以讨勒。箕澹谏曰：“此虽晋民，久沦异域，未习明公恩信，恐其难用。不若闭关守险，务农息兵，岂可远出与战！”琨不从，命

---

齏(j，音激)盐——齏粉，细粉，压榨挤碎(生民)。

澹速行。澹不得已，帅骑二万前驱。琨以军屯广牧，为之声援。

却说石勒闻刘琨使箕澹将兵来救，与张宾商议先据险要，设疑兵于山上，使支雄、刁膺各以军五千出与澹交战，阳为不胜而走。澹不知是计，纵兵追之，至伏兵之处，勒引军杀回，刁膺在左手下冲出，支雄在右手下冲出，三下来攻，澹兵大败，伤其大半。澹拼死走出奔代郡。韩据见救兵大败，亦弃城而逃，并土震骇。

十二月，刘琨长史李弘见勒兵雄盛，刘琨势弱，乃以并州降勒，勒又得并州。刘琨进退失据，段匹 闻知，遣人以信邀之曰：“足下进退若难，可来同义，以图再复之计。”于是琨恐勒来攻，帅众奔蓟，投附匹 。匹 甚相亲重，与之结婚，约为兄弟。而勒既得并州，遣孔苕持兵二万攻贼帅冯 ，久而不克。时流民数万户在辽西，迭相招引，民不安业，勒遂问计于张宾，宾曰：“冯 本非公仇，流民亦皆恋本。为今之计，宜班师振旅，选良牧守使招怀之，则幽、蓟之寇，可不日而清，辽西流民将相率而至矣。”于是勒然之，使人召孔苕归。以李回为高阳太守， 率其众来降，流民归者相继于道。

### 丞相睿移檄北征

却说丞相司马睿闻长安不守，急集诸谋士，商议出师。躬擐甲冑，移檄四方，刻日北征。以漕运稽期 ，传令斩督运令史淳于伯。刑者以刀拭柱，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余而下。观者咸以为冤。同直刘隗上谏：“淳于伯罪不至死，请免从事中郎周 等官。”于是王导等引咎，请解职。睿曰：“刑政失中，皆吾暗塞所致，一无所问。”时刘隗性刚讦，当时名士多被弹劾，睿率皆容贷，由是众怨归之。中郎将王含，王敦之兄也，以族望位高，骄傲自恣。隗劾奏含，文致甚苦，事虽被寝，而王氏深忌之。是时，丞相睿以邵续为冀州刺史，以续女婿刘遐为平原内史，命二人各以众前去守据城池。

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（汉麟嘉二年，凉元公实称建兴五年。旧大国一，并成小国一，新小国一，凡三僭国），正月，黄门郎史淑自长安奔凉州，称愍帝出降前一日，使淑赍诏赐实，拜凉州牧，承制行事，且曰：“朕已诏琅邪王统摄大位，君其协赞，共济多难。”淑至姑臧，张实大临三日，辞官不受。

初，张实叔父张肃为西海太守，闻长安被汉危逼，请为先锋入援，以老弗许。及是闻长安失陷，悲愤而卒。实等哀痛不已，即遣司马韩璞等帅步骑一万，东击汉境，使人遗相国司马保书曰：

王室有事，不忘投驱。前遣贾骞，瞻公举动。中放符命，敕骞还军。会

---

（zh，音朱）。

闻朝廷倾覆，为忠不遂，愤恸之深，死有余责。今遣璞等，惟公命是从。

相国保得书，惭愧而已。韩璞等以兵出击，汉有准备，卒不能进，其众悉还西凉。先是，长安小儿有谣言曰：“秦川中，血没腕，惟有凉州倚柱观。”至是果汉兵覆关中，氐、羌掠陇右，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，独凉州安全。

二月，汉主聪使刘畅帅兵三万，攻荥阳。太守李矩未及为备，乃与众议，以计诈降。畅信之，不复设备，以兵退五里屯住，候矩来降。时李矩见汉兵退去讫，急集将士，欲乘其无备，至夜袭之。士卒皆疑惧，矩遣其将郭诵备祭仪祷于子产祠，诵祷讫还府，子产显灵，使巫扬言于矩诸将士卒曰：“子产有教，汝等今夜火速进兵，吾当遣神兵相助。”于是士卒踊跃争进，掩击畅营，杀死畅兵二万人，存者惟刘畅，仅以身免。因此汉主不敢复兵来寇荥阳。

### 丞相睿即晋王位

史说，东晋元帝讳睿，字景文，宣帝曾孙，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也。咸宁二年，生于洛阳，有神光之异，一室尽明，所籍藁如始刈。及长，白毫生于日角之左，隆准龙颜，目有精曜，顾眄炜如也。年十五，嗣位琅邪王。幼有令誉。侍中嵇绍谓人曰：“琅邪王毛骨非常，殆非人臣之相也。”永嘉初，用王导计，始镇建邺。愍帝即位，进位丞相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其时琅邪王睿自知愍帝被掳，朝夕涕泣，与王导商议起兵复仇。导曰：“可移檄四方，征天下之兵，方可进计。”睿从其计，使使移檄天下各处之兵，进讨胡人。

于时有玉册见于临安，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，其文曰“长寿万年”，日有重晕，皆以为中兴之象。民人拾得玉册、神玺，知琅邪王有德，将来呈上与睿。睿受而赏之。时西阳王司马以祥瑞，遂见军师王导。导曰：“吾意已定夺了也。”乃设座灵殿，遂引诸将入见琅邪王。王导曰：“方今晋室倾弱，胡贼专权，天下百姓无主。主公年过半百，德及四海，东除西荡，奄有金陵，可以应天顺人，法尧禅舜，即皇帝位，名正言顺，以讨国贼。此合天理，事不宜迟，便请择日。”琅邪王曰：“军师言者差矣。睿虽然忝居皇族，实乃臣下，未为二帝报仇，安敢为此！”王导曰：“方今天下分崩，英雄并起，各霸一方。四海有才德之士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舍死忘生而事其主，非为名即为利也。今主公苟避嫌疑，守义不举，手下之士皆无所望，其心皆悛，不久自去矣。愿主公熟思之。”琅邪王曰：“僭居尊位，吾实不敢。”慨然流涕曰：“二帝之仇不能克报，孤本罪人也。惟持节守义，以雪天下耻，庶赎 钺 之诛。吾本琅邪王，诸贤见逼不已，当归琅邪耳。”言讫，

---

所籍藁如始刈（yì，音义）——所铺垫的草像新割下的一样。

日角——额骨中央。

钺（fū yuè，音夫越）——兵器。150

欲命驾返国，诸将留之。会弘农郡太守哲为汉所攻，弃郡奔建康，称受愍帝诏，令丞相睿统摄万机。睿因即素服出次，举哀三日，未肯登位。诸将官属又集议，请睿上尊号，睿又固执。王导乃谓众曰：“主公平生以义为重，安肯便居尊位？请依魏晋故事，推为晋王，以安百姓。”于是睿乃许之，遂即晋王位，改元建武。置百官，立宗庙社稷。有司请立太子，睿爱次子宣城公司马裒，欲立之，谓王导曰：“立子当以德。”导曰：“宣城公虽有朗俊之美，而世子年长。主器者，莫若长子矣。”晋王从之，立世子司马绍为王太子，封裒为琅邪王，嗣泰恭王之后，镇广陵。以西阳王司马 为太保，封谯王司马逊之子司马承为谯王。王敦为大将军；王导为扬州刺史，领中书事。以刁协为仆射，周凯为吏部尚书，贺循为太常。时承丧乱之后，江东草创，协久宦中朝，谙练旧事；循为世儒宗，明习礼学，凡有疑议，皆取决焉。

却说刘琨与段匹 相与歃血同盟，翼戴晋室。于是琨檄告华夷。遣右司马温峤，奉表诣建康，劝晋王进尊位。峤临行，琨谓曰：“晋祚虽衰，天命未改，吾当立功河朔，使卿即奉表南行矣，勉之！”峤诺，至建康，奉表劝进，晋王睿受表，亦不肯登大位。王导、周 、庾亮皆爱峤有才，争与之交，峤遂留在建康。

时晋王与百官议，降诏以慕容 为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。使人奉诏去见， 辞不受。处士高诩曰：“霸王之资非义不济，今晋室虽微，人心犹附之。明公宜遣使江东，示有所尊。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，不患无辞矣。”

大悦，从之。乃遣长史王济浮海诣建康，见晋王劝进尊号，晋王亦不从。

### 汉主刘聪杀太弟

四月，却说汉主聪子刘粲欲杀太弟刘 无计，因与左右计议，使太弟党谓 曰：“适奉中诏，云京师将有变，宜裹甲以备。” 信之，命宫臣皆裹甲，粲以其计告靳准、王沈，王、沈二人次早白汉主聪曰：“太弟将为乱，自与宫臣皆裹甲矣。”聪大惊，使人探观东宫宫臣，果皆裹甲，因此信之，大怒，命靳准持军诛东宫官属，坑士卒万五千余人，废刘 为北部王，刘粲寻使靳准杀之。 形神秀爽，宽仁有器度，故士心多附之。汉主聪闻其死，哭之恸曰：“吾兄弟止余二人而不相容，安得使天下知吾心耶！”言讫，命厚葬之。

六月，豫州牧荀组及冀州刺史邵续、青州曹嶷、宁州王逊等，皆上表劝进尊号，晋王不许。

### 祖逖取谯击石虎

---

裒（póu，音培）。

初，流民张平、樊雅各聚众在谯城，为坞主。晋王先为丞相，遣行参军桓宣去说而下之。及祖逖屯庐州，使参军殷 诣谯城，说张平、樊雅。殷意轻张平，视其屋曰：“可作马厩。”见大镬曰：“可铸铁器。”平曰：“此乃帝王镬，天下清平方用之。”曰：“卿未能保其头，而爱镬耶！”张平大怒，命人将 斩之，勒兵固守谯城。因此逖攻之，岁余不下。逖乃诱其部将至，使杀之。雅、平犹据谯城，逖攻之不克。南中郎将王含闻逖攻谯经岁不下，乃遣桓宣将兵五千前来助逖，逖待宣甚厚，因谓宣曰：“雅众被困穷极，卿信义已著于彼，今复为我说雅，雅必能从降。”宣欣然领诺，单马从两人诣谯城下，叫开门，入内，说雅曰：“祖豫州方欲平荡刘、石，倚卿为援。前殷 薄卿，非豫州之意，卿能降，可保无危也。”雅从之，即开城门与宣诣逖营请降。逖受之，乃引众入谯城屯住，桓宣以兵还去。石勒闻知，遣其子石虎以兵五万来围谯城，王含复遣桓宣以兵五千来救，与祖逖约会夹攻。石虎大惧，以兵解去。祖逖使使表宣为谯国内史，晋王从之。晋王又遣使传檄天下，称“石虎敢帅犬羊，渡河纵毒，今遣琅邪王裒等，水陆四道，径造贼场，受祖逖节度”。寻复召裒还建康，数月而卒。晋王恻哀不已。

七月，汉王聪与群臣议，立子相国刘粲为太子，命入东宫。

却说段匹 与众推刘琨为大都督，传檄其兄辽西公疾陆眷及叔父涉复辰，并弟末 等共讨石勒。兵皆会集欲行，其弟末 不服其兄匹 ，乃说复辰、陆眷曰：“今匹 不与叔父兄弟等同议，而与他人盟讨贼。今父兄而从子弟调遣，可不耻也！不若罢兵而还。”众默然。来日，眷、辰、 各引兵还去。匹 见叔父兄弟各解去，不能独留，亦还蓟城讫。

### 周访扬口破杜曾

却说郑攀等因王敦留陶侃，乃与杜曾诸将拒王 ，众心不一，攀惧请降。于是攀、曾降王 ，请以兵击第五猗以自赎罪。 从之，自将赴荆州，留长史镇扬口垒。竟陵内史朱伺谓 曰：“杜曾猾贼也，外示屈服。宜以大部分，未可便西。”矜厉自用，以伺为老怯，遂行而去。荆州杜曾果还攻陷扬口，乘胜径造沔口。晋王睿闻知，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。访集众八千，进至沌阳，使将军李桓督左甄 ，许朝督右甄，自领中军。次日交战，杜曾以众先攻左右甄，访自阵后射雉，以安众心。传令其众曰：“一甄败，鸣三鼓；二甄败，鸣六鼓。”曾与二甄战，自旦至申，两甄皆败。访始选精锐八百人，自行酒与众饮之，敕不得妄动，闻鼓音乃进。杜曾之兵未至三十步，访遂亲鸣鼓，将兵皆腾跃奔出。八百精锐踊出冲阵，曾众大溃，访追击之。曾兵大败，十伤其七。访追杀至夜，诸将请待明日。访曰：“杜曾骁勇能战，向者吾以计使彼劳我逸，故克之，若待来日，安得胜也！宜及其衰乘之，可灭也。”言

---

甄——军队左右两翼。

讫，鼓行而进，遂定汉沔。杜曾走保武当县而据之。王 始得至荆州，以功表知晋王。晋王迁访为梁州刺史，命其屯襄阳。又遣使以刘琨为太尉。

十一月，征南将军司戴邈上疏，请立太学，其疏曰：

丧乱以来，庠序 隳废。议者或谓平世尚文，遭乱尚武，此言似之，而实不然。今王业肇建，万物权舆，谓宜笃道崇儒，以励风化耳。

晋王览之犹豫。王导亦上曰：“宜设庠序，择臣子弟，并入于学，选博学修礼之士而为之师，化成俗定莫尚于斯。”晋王睿始纳之。令设太学，命宿儒师之。

史说，郭璞字景纯，河东人也。好经术，博学有高才，而讷于言论，词赋为中原冠。好古文奇字，妙于阴阳算历。有郭公者，客居河东，精于卜筮，璞从之受业。公以《青囊中书》九卷与之，由是遂洞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术，禳灾转福，通致无方，虽京房、管辂，不能过也。璞门人赵载尝窃《青囊书》，未及读，而为火所焚。

璞既精通天文及卜筮之术，见惠帝时政出群下，乃与筮之，知难将作，于是避地东南未闻。抵将军赵固，因死所乘良马，惜之，忧闷不出府堂。璞善能法活，乃至门下，唤门吏入报。吏曰：“赵将军因死良马，心忧不乐，岂遑迎接宾客乎！足下暂退，来日相见。”璞曰：“敬为此事而来，你可通报，我能活马耳！”吏惊入通报赵固曰：“门外有一先生要见将军，我道将军死马，心下烦恼，你可来日相见。其先生道，他能令此马再活。”固曰：“既有此人，与吾请进。”吏即出曰：“将军在堂上，请先生入见。”璞进与固相见，礼毕，固问曰：“先生高姓贵表，愿闻大名。”璞曰：“学生姓郭名璞，乃河东人也。闻将军良马已死，特来医治。”固曰：“马已死了，何以能活？”璞曰：“须得健夫二三十人，皆持长竹竿，往东行三十里，有一丘林，社庙者处其中，有一神物似兽在于中林巢树，使众人持竿打拍，必得此物，将归，能救此马即活。”赵固曰：“若还活得此马，重酬先生。”言讫，使三十余人依璞所言，各持长竿至丘林打拍，果获一兽似猴，将归，放马尸边。此兽一见死马，便嘘吸其鼻。顷之马起，奋迅嘶鸣，食亦如常。其兽忽然不见。因此赵固奇之，将银十锭酬谢，欲留之，璞不从，受其酬礼，复出游行。来至庐江汪吉家，借宿开店卜筮。见吉家有一少婢，生得娇美，心甚爱之，无由而得，乃私取小豆三斗，至夜绕吉宅前后撒之，不知念甚咒文。次日，汪吉早晨出来开门，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屋，吉急入内，取兵器与众出来，奄忽不见，心甚恶之。乃请璞卜卦，璞投卦曰：“君家不宜畜此少婢，其婢主招邪耳！可令人将于东南二十里卖之，慎勿争价，吾代君书符去捉，则妖怪可除也。”吉从之，令人将婢去东南发卖，璞密使从人将银去买

---

庠序——学校。

京房——西汉易学家。

管辂（lù，音路）——三国时易学家。

之。时璞与吉书符投于井中，数千赤衣人皆反自缚，投于井中，遂不见之。吉大悦，以钱酬谢郭璞。璞出东南，取其婢为妾。始渡江南来谒王导。导素闻其名，深重敬之，引为参己军事。次日，王导令其筮江南之事，所言皆验，如眼亲见。因入内荐于晋王曰：“有一贤士，自北而来，姓郭名璞，乃河东人也。通圣好术，博学多才，上晓天文，下识地理，诸子百家、阴阳历数、卜筮术数，无所不晓。现在臣家，望大王可重用之。”晋王曰：“既有此人，何不召来见吾！”导即使从人召郭璞至，朝见晋王。晋王曰：“孤闻王导谈足下之德，敬召以问德政得失何如。”时阴阳错谬，刑狱繁兴，璞上疏曰：

夫寅畏 所以享福，怠傲所以招祸，宜荡除瑕衅，赞阳布德，则士民仰戴归心矣！

晋王纳之，以璞为尚书郎，其后璞数言便宜，多所匡益。而璞性轻易，不修威仪，嗜酒好色，时或过度。友人干宝，常诫之曰：“君贪杯好淫，此非适性之道也。”璞曰：“吾所受有本限，用之常恐不得尽，卿乃忧酒色之为害乎！”

### 愍帝平阳城遇害

十二月，汉主聪设朝，下诏命排銮驾，出畋平阳。汉主自坐车驾，又使愍帝行车骑将军，戎服执戟前导。出平阳门，百姓聚观，内有认得愍帝者，因指之曰：“此故长安天子也。”由是百姓争前而观之，父老皆垂泪，无不恋涕者。汉主聪出猎罢回宫，太子刘粲言于聪曰：“昔周武王岂乐杀纣乎，正恐同恶相求，为患故也。今日出猎，百姓见晋王前导，各有思泪，意尚附晋也。不若早除之，免贻后患。”聪曰：“前杀庾珉辈，而民心犹如是，吾未忍也。宜少观之。”次日，聪命排宴于光极殿，大会文武百官。酒行三巡，汉主又使愍帝劝酒，帝眼中垂泪，只得劝完。汉主又使愍帝洗爵，亦只得洗爵。污了服，欲推更衣而出，汉主不与出外。又使之执盖，愍帝泣而执之。当晋臣多被擒在此者，尽皆涕泣。有尚书郎辛宾抱住愍帝大哭曰：“臣不能杀贼保国，使陛下遭辱，臣非贪生！”言讫，夺帝所执盖来撞汉主，汉主大怒，命武士牵辛宾出殿外斩之。平阳百姓无不嗟叹。

晋君忍耻在平阳，可惜辛宾尚书郎。

樽前抱主因身死，提起教人痛断肠。

时洛阳守将赵固、河内太守郭默，皆引兵侵汉，扬言曰：“要当生缚刘粲，以赎天子。”刘粲大惊，言于汉主聪。命将愍帝弑之，因此晋帝遇害于平阳，谥曰孝愍。

---

寅畏——恭敬、戒惧。

爵——古时饮酒器皿。

晋王睿亲课督农工，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，诸军各自佃作，即以为廩。

大兴元年（汉主刘曜光初元年），春，辽西公段疾陆眷卒，子幼，叔父涉复辰自立。末深恨之，乃诈奔丧，乘虚以众入内，袭杀复辰。复辰无备被害。于是末自称为单于，以统大众。

## 晋王睿即皇帝位

三月，愍帝凶闻至建康。晋王睿自斩居庐。百官请上尊号，不许。纪瞻曰：“晋氏统绝，于今二年。今两都燔荡，宗庙无主，刘聪窃号于西北，而陛下高让于东南，北所谓揖让而救火也。”晋王犹不许，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座。绩欲上殿，纪瞻叱之曰：“帝座上应列星，敢妄动者斩！”绩不敢上，反退入班，晋王为之改容，欲奉朝请，周嵩上疏曰：

古之王者，义全而后取，让成而后得，是以享世长久。今梓宫未返，旧京未清，宜开延嘉谋，训卒厉兵，先雪大耻，副四海之心，则神器将安适哉！

晋王览毕，将从之。百官恨其忤旨，乃出嵩为新安太守。嵩乃周之弟也。

次日，晋王大会文武，去讨汉刘聪，以雪大耻。百官诸将不肯行，晋王望北而哭，情动万民。王导、刁协一班文武又表请即帝位，表曰：

臣导等上言：迺者刘聪掳弑愍帝，天下无主，万民咸思司马晋氏。

今上无天子，海内遑遑，靡所仰戴，致各处守吏上书者五百余人，咸称符瑞图讖，名应大王。玉册见于临安，神玺出于江宁。其文曰“长寿万年”，日有重晕。又闻童谣云：“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”此天命大王，以符中兴。武帝定有天下，国号大晋，到此不幸，遭胡所灭。惟大王乃宣帝琅邪王觐之胄，仁高德广，天下咸闻，民皆仰焉。伏望大王应天顺人，早登大位，以承宗庙，昭布天下，祚流万年，祖宗幸甚。

晋王览表，大惊曰：“汝等皆欲陷孤为不忠不孝之人耶！”王导曰：“非也。刘聪竖子尚自可立，何况君王乃大晋之苗裔乎？”晋王勃然作色曰：“况愍帝被害，有服在身，吾岂能效逆贼之所为耶！”大怒而起，入于后宫，众官皆散。

后三日，王导又约百官，候晋王出皆拜于前。太傅卞壶曰：“天子已被刘聪所弑，主上不即帝位而兴师讨贼，是不忠不孝也。今天下之民皆欲主上为君，与先帝雪仇。今主上不行，是失民望也。愿大王熟思之。”晋王曰：“吾虽先帝之孙，今普天率土之滨，并不曾有半分德泽以及万民。今立为帝

---

殿最——古代考核军功或政绩时，以上等为最，下等为殿。

斩（cu，音崔）——着丧服。斩，丧服不缝扣子和下边。

燔荡——烧毁。

是篡逆也。愿死，誓不为不忠不孝之事。汝等欲陷孤万世骂名乎！”王导苦谏，又不听。次后，凡奏请立位，晋王并无半分应允。因此王导计，托病不出。晋王听知王导病，乃自驾到王导府，下车直至卧榻，问曰：“军师所感何疾？”导答曰：“忧心如火焚，恐命不久矣。”晋王曰：“军师所忧何事？”导推托几次不肯言。晋王坚执请问，导喟然叹曰：“导自得遇主上，相从到今，言听计从。幸主上有建业之地，不负夙昔也。今文武数百员，皆欲主上为君，共图爵禄，以耀祖宗。不期主上坚执如是，则文武皆有怨心，不久皆当散去矣。文武若散，戎人来攻，建业休矣，导安得不忧也！”晋王曰：“非是推阻，但恐惹天下之议论耳！”导曰：“圣人有云：‘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’今主上名正言顺，有何不可？岂不闻‘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？’”晋王曰：“待军师病起，行之未迟。”王导把屏风一击，外面一班儿大臣皆入拜曰：“大王既允，便请择日以受大位。”晋王曰：“陷吾骂名者，皆汝等也！”王导奋然曰：“大事已定，来日即位。”言讫各散。次日，百官具龙旗恭辂，整仗銮驾，迎请晋王登位祭天地。侍臣刁协于殿上读其文曰：

维大兴戊寅元年，四月丙辰，皇帝睿敢用玄牡，敬昭告于皇天上帝、后土神祇：晋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于胡人篡盗，俘害二帝，社稷幸存。今刘聪兴兵，戮害生民，罪恶充积。群臣将士，以为社稷隳废，睿宜修之，嗣我二帝，代天行罚。睿以不惠，惧忝帝位，询于庶民，外及蛮夷，佥曰：“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宗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，率土咸望予一人。畏天之明命，又惧晋室将湮，于是谨择元日，与百僚登坛，受皇帝玺绶，循燔遍告类于天神，惟神享祚于晋，永绥四方。

晋王既受玺绶，捧于四面让之曰：“睿无才德，请有德者立。”王导曰：“王上平定天下，功德昭于四海，况是大晋嫡派，宜即正位，复何让焉？”于是百官皆呼万岁，拜舞已毕，改年为大兴元年，因号东晋。以其子司马绍为皇太子，以王导为司徒，以导兄王敦为大将军，其余大臣各有加封。

---

玄牡——祭祀用的黑公畜。

佥——众，都。

## 东晋卷之一

起自东晋建武元年四月丁丑岁，止于东晋太宁元年八月甲申年，首尾共八年事实。

### 元帝颁诏赦天下

却说晋中宗元皇帝司马睿字景文，乃宣帝曾孙，琅邪王司马觐之子。初，为安东将军，因愍帝被伪汉刘聪所弑，诸将固劝，乃即大位于建业，国号东晋，改元建武元年。在位十六年，寿四十六。

昔魏文帝篡汉，任司马氏为相，世执魏政。魏明帝时，宝石负图，有石马七及牺牛之像，时又有牛继马后之谣。按：司马懿启封于晋，至愍帝方及七代，应七马数也。怀、愍二帝，值五胡乱华，为贼刘聪所掳。帝乃琅邪王也，同西阳王等五王同渡江，父老裹粮而归之，遂据有建业而为都焉，是为东晋元帝。故有“五马渡江，一马化为龙”之说。其帝实非司马氏也，乃琅邪恭王妃夏后氏因与小吏牛氏通所生，而冒司马姓，实牛姓是也，是应“牛继马后”之讖也。

元帝既即大位，乃大赦天下，其余文武增二等。帝与文武商议，欲赐诸吏投刺，劝进者加位一等，民投刺者皆除吏，凡二十余万人。散骑常侍熊远曰：“陛下应天继统，率土归戴，岂独近者情重远者轻！不若依汉法，遍赐天下爵，于恩为普，且可以息检核之烦，塞巧伪之端也。”帝不从。群臣又请更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，帝从之。绍仁孝，喜文辞，善武艺，好贤礼士，容受规谏，与庾亮、温峤等，为布衣之交。亮丰格峻整，善谈老、庄，帝器重之，聘亮妹为绍妃，使亮侍讲东宫。帝好刑名家，以《韩非》书赐太子绍。亮谏曰：“申、韩刻薄伤化，不足留圣心。”太子纳之。

史说，刘隗字大连，彭城人。少有文翰，因避乱渡江，帝以为从事中郎。帝既即位，委以重任，深器重之。时庐江太守梁龕，明日该除妇服，今日请客奏伎。当丞相长史周等数十人，知龕有丧服未满而宴会非礼，乃会刘隗入见元帝，奏龕慢服之愆，因上曰：“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，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。既除而宴，《春秋》犹讥。况龕匹夫，暮宴朝祥，慢服之愆，宜肃纪律，请免龕之官。”帝纳之，减龕俸一月。于是群臣无不惮之。

### 邓伯道弃子留侄

---

投刺——递名片求见。

龕（k n，音勘）。

除——除去丧礼之服。

愆（qi n，音千）——罪过。

史说，邓攸字伯道，平阳人。祖父邓殷尝为淮南太守，梦行水边，见一女子，猛兽自后断其盘囊。请人圆梦，占者曰：“水边有女，汝字也；断盘囊者，新兽头代故兽头也。子不作汝阴，当作汝南也。”后果应其梦，迁为汝阴太守。及至攸，父早丧，少孤，与弟同居，镇军将军贾混甚厚遇之。攸尝诣镇军将军贾混府，以人讼之事示攸，因谓曰：“卿能为我一决乎？”攸不视，曰：“孔子称：‘听讼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’”混因此奇之，以女妻攸。至是石勒兵至，百姓皆逃。时邓攸以牛马负妻子而遁，被勒兵掠去牛马，只得步走。以笊自担其儿及弟之子邓绥而行。攸自度盘缠稀少，恐不得两全，乃谓妻贾氏曰：“路途遥远，盘缠稀少，宜减一口，方可保全到南。”贾氏曰：“可弃绥也。”攸曰：“吾弟早亡，唯有一息，理不可绝，止应弃我儿耳。幸而得存，我与你年纪未老，后有子矣。”妻泣曰：“恩不及如夫妇，亲不及如父子，君何舍子而留侄耶！”攸曰：“今事急矣，不得不弃。若留子弃侄，弟必绝嗣，傍人谓我不义。”由是妻大哭，而从攸说，乃放子于路，抱绥同走。其子朝弃暮赶，及明日，攸以绳缚其子于树而去。来至江东，元帝闻其义，以攸为太子中庶子。时吴郡阌太守，人多欲之，元帝以授攸。攸至载米之郡，俸禄无所受，唯饮吴水而已。在郡刑政清明，百姓欢悦，为中兴良守，因称疾辞职归家。郡有常例，凡守辞致者，送迎钱数百万，因此吏民以其钱送攸，攸不受一钱。于是百姓数千人不忍其去，乃留牵攸船，船不得行，攸乃少停，至夜中密发遁去。故吴人歌之曰：“如打五鼓，鸡鸣天欲曙。邓侯挽不留，谢令推不去。”攸归家，思自弃子之后，妻子不复孕，乃纳妾，甚宠之。讯其家属，妾说是北人遭乱，流落至此。因道父母名姓，乃攸之甥。攸遂嫁之，不复畜妾，因以无嗣。时人义而哀之，为之语曰：“天道无知，使邓伯道无儿。”

时晋帝遣使，以慕容 为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。既受其爵，以游邃为龙骧长史，以刘翔为主簿，命邃创朝仪。裴嶷曰：“晋室衰微，介居江表，中原之乱，非明公不能拯也。今诸部虽各拥兵，然皆顽愚相聚，宜以渐并取，为西讨之资，未可便尊以撰朝仪。”悦之，以嶷为长史，委以军务之谋。诸部弱小者稍稍击取之，皆嶷之力也。

### 李矩遣将夺汉营

却说荥阳太守李矩，闻洛阳太守赵固帅兵攻汉，被汉太子粲等所败，乃遣将军郭默、郭诵领军一万来救赵固。诵等既领兵出，谓部将耿稚曰：“今汉太子刘粲屡胜赵固，必不设备，更谓困穷无救，无知我等动兵。你可引精骑八千，夜行晓伏，去到汉营，待夜举火烧其积垒，击鼓呐喊，你道‘晋兵百万在此劫营’，彼必自相残杀。乘乱而入，可得汉营。彼必逃散，若得其险要，则刘粲可擒。”稚得令即出，引精骑八千，依计而行，来到汉营，果

无准备。至夜，耿稚令诸军放火，鸣鼓呐喊。汉太子刘粲闻知晋兵劫寨，乃引腹心，逾营先走，奔据阳乡。汉兵无主，俱各不知是计，以为晋兵已杀入营，更又夜黑，并不相认，俱各自相残杀，乱窜逃溃。稚等乘势杀散其众，入据其营，救灭其火。于是稚等获汉器械军资，不可胜数。汉王聪闻知大惊，急使太尉范隆帅骑二万，来助太子刘粲，合兵攻围其营。稚见救兵不至，令诸军杀其所获牛马而食之，放火焚其军资，以兵突围而出，奔虎牢关屯住。于是赵固得此一军为救，随之而退屯住。朝廷闻知李矩遣将大破汉太子刘粲之兵，遣人持诏，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。

却说都尉陈安举兵逼上 县，相国司马保使使告急于张 ， 遣步骑二万赴之。军至新阳，闻愍帝崩，司马保欲谋称尊号。破羌都尉张洗知而言于 曰：“南阳王保忘大体，而亟欲自尊，不能成功。晋王近亲，且有名德，当帅天下以奉之。” 从之，遣牙门将军蔡忠奉表诣建康。及至，晋王已即帝位，重赏蔡忠而还。然 竟不用江东年号，犹称建兴。

四月，帝加王导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于是导遣从事顾和等行扬州郡国。从事去而复返，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，独顾和无言。导问之，和曰：“明公作辅，宁使网漏吞舟，何缘采听风闻，以察察为政耶！”导咨嗟称善。

时汉蠡斯则百堂火灾，烧杀刘聪之子二十一人。聪痛哭不已，百官亦与伤悲。

## 汉以王沈婢为后

中常侍王沈养女有美色，汉王刘聪闻之，立以为其皇后。当尚书令王鉴、中书监崔懿之、令曹恂上书曰：

臣闻王者之立后也，将以上配乾坤之性，象二仪敷育之义。生承宗庙，母临天下；亡配后土，执馈皇姑。必择世德名媛，幽闲淑令，副四海之望，称神祇之心。是故周文造舟，姒氏以兴，《关雎》之化，飨祚百世。孝成任心纵欲，以婢为后，使皇统亡绝，社稷沦倾。有周之隆，既如彼矣；大汉之祸，又如此矣。奈何一旦以婢主之，臣恐无福于国家也。

汉王不纳。鉴等又谏曰：“借使沈之弟女，刑余小丑，犹不可以尘污椒房，况其家婢耶！”聪大怒，命王沈收鉴等三人诛之。鉴等临刑，沈以杖叩之曰：“庸奴，复能为恶乎！”鉴 目叱之曰：“竖子！灭大汉者，正坐汝鼠辈与靳准耳！”懿之亦谓准曰：“汝心泉豸，必为国患。汝既食人，人亦当食汝！”言讫而死。朝臣无不嗟叹。

---

孝成——指汉成帝（刘 ），立赵飞燕为皇后。赵飞燕，善歌舞，因体轻故称“飞燕”。成帝时入宫，为婕妤（妃嫔的称号）。后立为皇后。

泉豸——喻不孝与忘恩负义之人。

## 匹 杀太尉刘琨

却说刘琨世子刘群为段末 所得。末 厚礼之，许以琨为幽州刺史，欲与袭兄匹 ，密遣使赍群书，请琨为内应。使人为匹 逻骑所获，将其书来见匹 。匹 以其书示琨曰：“吾意亦不疑公，因之以白公耳。”琨曰：“吾与公同盟，庶雪国家之耻。若儿书密达，亦终不以一子之故，负公而忘义也，公可察之。”匹 初无害琨之意，将听其还屯。其弟叔浑谏之曰：“刘琨虽无谋害之心，必定决谋归之意。若听其一面之虚词，放还其屯，决不可制矣！不若留之。”匹 遂留琨，不与还屯。会代郡太守辟闾嵩潜谋欲袭匹 而取刘琨，事泄，匹 令人收刘琨缢杀之。刘琨从事卢谡等闻琨被匹 所害，帅琨余众来依末 ，末 受之。朝廷已知，以匹 尚强，冀其能守河朔，乃不为琨举丧。及让匹 之过。温峤闻琨被害，上表称：“刘琨尽忠帝室，家破身亡，宜在褒恤。”后 死，帝方加赠太尉，谥曰愍。于是夷、晋之人，皆不附匹 。

初，温峤奉刘琨命诣建康也，其母崔氏固止之，峤绝裾而去。既至，屡求返命，朝廷不许。会琨死，帝除 峤为散骑侍郎。峤闻母亡，阻乱不得奔丧，固让不拜，苦请北归。诏曰：

今桀逆未梟，诸军奉迎梓宫犹未得进，峤可以私难而不从王命邪！

峤不得已，受拜为散骑侍郎。

六月，帝以刁协为尚书令，协性刚悍，与物多忤，与侍中刘隗俱为帝所宠任，欲矫时弊，每崇上抑下，排沮豪族，为王氏所疾。诸刻碎之政，皆云隗、协所建。协又侵毁公卿，见者皆侧目。

## 代王郁律破刘虎

七月，却说铁弗国刘虎，一名刘武。因先与猗卢在并州结仇，走回国去，聚得数万之众，前来复仇。其兵杀至北部，北部大人连忙使人告急于代王郁律，郁律尽起本部军兵，杀奔西部，虎知代兵来，亦引军出。二军会合于盘河之上。虎军于盘河布阵。代王引军于桥西布阵，横槊立马于桥上，大呼曰：“背主之徒，如何不见！”虎亦乘马至桥边，指代王曰：“你先助刘琨杀吾，我今自复仇耳！”代王曰：“昔日先帝以汝无忠无义之人，助桀为暴，故要杀你。今又狼心狗肺，尚欲来侵吾地耶！”刘虎大怒，策马挺枪直杀上桥。代王使东部大人交锋，战到十合，虎抵挡不住，拨回马便走。东部大人乘势追赶过桥，虎走入阵，东部大人跑马径入阵中，军不敢当，如入无人之境，往来在阵中追赶。虎手下健将四员齐战，被东部一枪刺一将下马，二将奔走，东部追刘虎透出阵后。虎望山谷而逃，东部骤马在后，厉声高叫：“快疾下

---

除——授、拜（官职）。

马受降！”虎弓箭尽落，头盔坠地，披发纵马逃走，远出塞外，其部落尽降于代王。于是郁律有西域乌孙故地，东兼勿吉以西土，土马精强，雄于北方。

### 刘约死去复还魂

却说汉主聪子刘约死，止一指犹暖，遂不敢殓。忽然苏醒，对宫人言见祖公刘元海于不周山，经五日，复从至昆仑山，三日而返于不周山，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宫室，宫室甚宏壮丽，号曰蒙珠离国。当元海谓约曰：“东北有遮须夷国，无主久，待汝父为之主耳。汝父后三年当来，来后中国大乱。汝且还，后年当来，见汝不久。”约拜辞而归，道过一国，曰猗尼渠余国，国王引约入宫，与约皮囊一枚，曰：“与吾遗汉皇帝。”因谓约曰：“刘郎后年来必见过，当以小女相妻。”约归，置皮囊于机上。俄而苏起，使左右去机上取皮囊开之，有一方白玉，题文曰：“猗尼渠余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，岁在摄提，当相见也。”刘约驰将此玉呈上聪看，及见元海之言，一一奏上。汉王聪听此说，大悦曰：“吾不惧死矣。”后聪死，果将此玉同葬之。

时东宫鬼哭，赤虹经天，南有一歧，三日并照，客星历紫宫入于天狱而灭。太史令次日奏汉王曰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赤虹经天，天下当为三分。愿陛下早为之所。”汉王弗听，怒入后宫，闷闷不已，遂成寝疾。使使征刘曜、石勒受遗诏辅政。二人皆固辞不至。于是聪乃以刘曜为丞相，领雍州牧；石勒为大将军，领幽冀牧；上洛王刘景、济南王刘骥，并录尚书事；以靳准为大司空，皆迭奏事。次日将危，召太子刘粲并靳准入卧所，流泪满面，嘱以后事。准亦涕泣道：“陛下善保龙体，不须烦恼。”聪曰：“朕今不豫，以太子托卿，卿宜尽忠王室，休怀贰心。”准叩头曰：“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志。陛下将息龙体，臣等必尽犬马之报。”是夜聪崩世，在位九年，改元者三。

宫人报知太子，太子与百官举哀发丧，已毕，靳准与群臣扶太子刘粲登位、为汉王，俱各山呼万岁，君臣礼毕，国号大汉。汉主封靳准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一应军国之事，皆决于靳准。汉主粲晨夜淫奸宿刘聪之后靳氏、宣氏、樊氏、王氏等，此五皇后皆年未二十，并有国色，故粲贪，不出理政。当靳准见汉王粲淫乱无道，阴有异志，私谓粲曰：“迺闻上洛、济南诸王欲行伊、霍之事，陛下宜早图之。”粲信之，使人收刘景、刘骥杀之。游宴后宫，军国之事一决于准。

---

歧——岔。

伊、霍——伊尹，商汤臣，汤死后，孙太甲破坏商汤法制，被伊放逐，后迎复位。霍光，汉昭帝时受遗诏辅政，昭帝崩，迎立昌邑王，后又废之，立宣帝。

## 靳准谋灭汉王粲

八月，靳准与弟靳术商议曰：“今汉王粲无道，乱宫室，不理朝政，吾欲勒兵诛之，取其天下，你可助我一臂之力，共享富贵。”术曰：“愿从兄命。来日兄与吾二人勒兵入宫，尽诛刘氏，百官自从。”计会已定，次日，靳准、靳术兄弟各披坚执锐，领甲兵二万人。术引兵突入宫庭，但见阍官，不论大小，尽皆杀了。靳准斩关而入，樊陵、许相出殿来呼：“不得无礼！”术立斩二人，以下尽皆奔走。赵广、夏胜二个赶在翠华楼上放火，谁跳下楼，就楼前剁做肉泥。宫中火焰烧天，汉王粲同五皇后并内省官属，复从走北宫。靳准正在宫中，环甲持戟，立于阁下，望见汉王拥五后过来，大呼：“贼休走！”喝众军向前，将汉王粲并五后擒住，又令军士入宫，将汉王宗室、刘氏男女少长，尽皆杀之。准自出坐殿上。靳术领甲兵环立四边，命手下军呼集百官至殿下，谓曰：“今汉王粲不亲政事，淫乱太后，吾故杀之，自代其位。汝诸大臣，顺者高官，逆者必诛。汝等心下何如？”群臣皆不敢逆，只得山呼万岁。毕，准自谓曰：“吾自称为大将军、汉天王也。”又谓胡嵩曰：“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，今以传国玺付汝，还如晋家。”嵩不敢受，准怒杀之。又命武士将汉王粲并五皇后、宗室男女，少长三百余人斩于东市。又使人发掘元海、刘聪墓，取出棺椁焚之，烧其宗庙，尽皆灭之。

靳准既即天王位，以弟为丞相，总督中外诸军事。又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：“刘渊屠各小丑，矫称天命，使二帝幽没。卿等辄率众扶侍梓宫以还，请以上闻。”李矩得其语，驰遣人上表，奏闻晋帝。帝大悦，诏遣太常韩胤等前去奉迎梓宫。靳准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，延骂曰：“屠各逆奴，何不速杀我，以吾左目置西阳门，观相国之入也；以吾右目置建春门，观大将军之入也！”准怒，杀之。

却说相国刘曜闻平阳大乱，每日涕哭，自长安发兵赴之。石勒闻知，亦帅精骑五万以讨靳准，据襄陵北原。靳准探知二处动兵，亦引兵十万来挑战，勒坚壁以挫之。

十一月，呼延晏私奔来报相国刘曜。时曜兵至赤壁，呼延晏迎着，哭说靳准谋逆之事。相国曜大哭，昏倒在地，众将急曰：“死者不可复生，痛之无益。”曜停哀，命将士各举哀数日。晏入内曰：“今少帝遭贼所弑，殿下宜即大位，以安众心。”曜从之，乃即皇帝位于赤壁，改元戊寅为光初元年，使使以石勒为大司马，加九锡，进爵为赵公。于是勒始进兵攻准于平阳，巴及羌、羯降者十余万落，勒皆徙于所部。

## 刘曜石勒讨靳准

却说靳准自料不能迎敌石勒，使侍中卜泰送乘舆服御，请和于石勒。勒大怒，将卜泰囚之，使人送与汉主曜。曜释之，谓泰曰：“先帝末年，实乱

大伦，司空行伊、霍之权，使朕及此，其功大矣。若早迎大驾者，当悉以政事相委，况免死乎。汝可回与白之。”卜泰还以曜语与言之，靳准不从。将军乔泰等见准不从，帅兵入阵，将准诛之，推靳明为主，又遣卜泰奉传国玉玺降汉。石勒大怒，进军攻靳明。次日，靳明亲帅精骑，出与勒战，大败回城，不敢复出。

时十一月，日夜出，高三丈。晋帝以王敦为荆州刺史，又诏群卿各陈得失。御史中丞熊远上疏曰：

胡贼猾夏，梓宫未还，而不能遣军进讨，一失也。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，务在调戏、酒食而已，二失也。选官用人，不料实德，惟在门第，不求才干，惟事请托。当官者以治事为俗吏，奉法为苛刻，

尽礼为谄谀，从容为高妙，放荡为达士，骄蹇为简雅，三失也。世所恶者，陆沉泥滓；时所善者，翔翔云霄。是以万机未整，风俗伪薄。朝廷以从顺为善，相违见贬，安得朝有辩争之臣，士无禄仕之志乎！古之取士，敷奏以言；今光禄不试，甚违古义。又举贤不出世族，用法不及权贵，是以才不济务，奸无所惩。若此道不改，求以救乱难矣！

先是，帝欲慰悦人心，州郡秀、孝，至者不试，皆署吏。尚书陈亦上言：“宜循旧制，试以经策。”帝从之，仍诏：“不中科者，刺史、太守免官。”于是秀、孝皆不敢行，其有到者，亦托疾，比三年无就试者。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，尚书郎孔坦以为：“近郡惧累君父，皆不敢行；远郡冀于不试，冒昧来赴。若加除署，是为谨身者失分，侥幸者得官，颓风伤教，恐从此始。不若一切罢之，而为之延期，使得就学，则法均而令信矣。”帝从之，听至七年乃试。

却说晋司马焕乃郑夫人所生之子，时年二岁矣，沾疾将危，晋帝甚爱之，封琅邪王而卒。帝命备吉凶仪服，营起园陵，功费甚广。右常侍孙霄谏曰：“古者凶荒杀礼，况今丧乱，宪章旧制，犹宜节省，而礼典所无，顾崇饰如是乎！竭已罢之民，营无益之事，殫已困之财，修无用之费，此臣之所不安也。”帝不从。正欲退殿，忽闻报彭城内史周抚叛降石勒。帝大怒，即诏下邳内史刘遐、泰山太守徐龕二人引兵讨之。

却说石勒见靳明不出，亲驱大众攻平阳甚急。靳明遣使求救于刘曜，曜佯许之，使人以一万军迎之，明不知是计，以为是实况。石勒攻得甚紧，明乃帅平阳士女一万五千人弃城奔汉，来降刘曜，被曜赚去，收靳氏男女二百人皆诛之。石勒见靳明奔曜，乃引众入平阳，焚其宫室，修其故陵，收聚以下百余口葬之，拨守置戍而归襄国去讫。

大兴二年（汉改号赵光初二年，后赵高祖石勒元年。旧大国一，成新小国二，新大国一，凡四僭国），二月，刘遐、徐龕各以兵二万，来击周抚，

---

陆沉——埋没。

光禄——光禄大夫，官名。

相持月余，互各胜负。初，掖人苏峻屡被汉兵搅扰，不能得安，乃帅乡里结垒自保，远近之人多来附之，众至二万余人。曹嶷恶其强盛，将发兵攻之。峻惧，帅众浮海来助刘遐，共击周抚。是日交战，苏峻骤马与周抚交锋，不两合，抚杀败被除，龛等各收兵还镇。刘遐表苏峻讨抚之功，晋帝降诏，以峻为淮陵内史、鹰扬将军，峻自是归晋。

### 石勒献捷于刘曜

却说石勒既克平阳，遣左长史王修持书，献捷于汉。汉王曜大悦，遣使授勒太宰，进爵赵王，加殊礼，称警蹕。使人去讫，王修亦还。先，王修同舍人曹平乐来汉，刘曜留之为常侍，因此平乐为汉私言于曜曰：“勒使王修来献捷，实觐陛下强弱，俟其复命，将袭乘舆。今陛下宜防之。”时汉兵疲敝，曜听其言，乃使武士追及，斩王修于市。探听人回报石勒，称曜将王修斩讫。勒大怒，曰：“今事刘氏，于人臣之职有加矣。彼之基业，皆孤所为；彼既得志，将欲相图。赵王、赵帝，孤自为之，何侍于彼耶！”自此勒不受汉之用命矣。

时三月，该祭天地，南郊未曾建立，晋元帝集令群臣议郊祀。刁协等以为宜待还洛阳祭之，今且罢之。司徒荀组等曰：“汉献帝都许，即行郊祀，何必洛邑！”元帝从之。立郊丘于建康城之南地，帝亲祀之，以未有北郊，并地合祭之。元帝诏：“琅邪恭王宜称皇考。”贺循曰：“案礼，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。”帝既而罢之。

四月，初，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。先，祖逖攻樊雅也，陈川遣其将李头助之。头力战有功，逖厚遇之。头既还，每叹曰：“得此人为主，吾死无恨。”川闻之，以头背己与逖有谋，将头杀之，遂大掠豫州诸郡县。祖逖大怒，自将兵来击陈川，川以众与战，被逖破之，川大败，只余一千余人，恐不能敌，乃以浚仪叛，使人降于石勒。勒受其降，拜为将军。

却说先徐龛与刘遐共讨周抚，周抚被苏峻杀败而走，徐龛部将追及斩之。朝廷论功，刘遐为先，徐龛居次。因此徐龛大怒，以泰山郡叛，亦降于石勒。勒受之，加龛秩位一等。

### 刘曜即位于长安

汉刘曜既即大位，徙都长安，立妃羊氏为皇后，立世子刘熙为太子，立宗庙、社稷、南郊、北郊，改国号为赵。以冒顿配天，光文配上帝，始是称为赵也。羊后讳献容，乃惠帝后也。遭奸人之废立，怀帝即位，羊氏为惠帝皇后。后洛阳败没于曜，执以为妻。曜既僭位，立为皇后，政事皆与决之。

---

警蹕（bì，音毕）——帝王出巡称警蹕。

因问后曰：“吾何如司马家儿？”后曰：“胡可并言！陛下，开天之圣主，彼，亡国之暗夫。有一妇、一子及身三耳，不能庇之。贵为帝王，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。妾尔时实不思生，何图复有今日。妾生于高门，常谓世间男子皆然。自司中栲以来，始知天下有丈夫耳。”因此言赵王曜甚宠爱之，每旦宴饮，不思远图之计。

却说南阳王司马保自称为晋王。保既称王，改元建康，置百官。陈安先谋叛，保遣兵击之，使使告急于张，亦遣韩璞，以兵五千助之。陈安恐独力不敌，乃使人降于成王李雄，雄纳之，遣兵来助。于是陈安以众来逼上，保坚守不出。会城中大饥，又为安所困，会张遣韩璞引兵来救，因此城中得其消息，保出兵来应，两下夹攻，杀败陈安。陈安势穷，乃退上邦，百姓方才得安。

时江东亦大饥，元帝诏百官各言时事。益州刺史应詹上疏曰：

无康以来，贱经尚道，以玄虚宏放为夷达，以儒术清俭为鄙俗，宜崇奖儒官，以新俗化也。

元帝纳之，诏命崇儒。

### 祖逖兴兵讨陈川

却说祖逖帅五万步骑，攻陈川于蓬关，石勒闻知，遣石虎、桃豹将兵三万来救，祖逖始退屯淮南。石虎既至蓬关，令陈川帅众徙居襄国，留桃豹守陈川故城，自勒兵与川退还襄国去讫。却说石勒又得陈川之众，遂帅兵五万来寇幽州，幽州无备，被攻陷之。段匹在蓟城闻幽州失守，心下大惧，恐来攻蓟，乃帅众奔乐陵县而据之。

却说梁州刺史周访帅众击杜曾，曾勒众拒战。两下交锋，战上十五合，曾措手不及，被访斩之，其众尽降。初，王敦患杜曾，因谓周访曰：“足下若擒得杜曾，当相论为荆州。”至是访破斩杜曾回，而敦不用。而王在荆州，多杀陶侃将佐，士民怨怒。朝廷已知，元帝征为散骑常侍，而以周访代之。王敦忌访威名难制，从事郭舒亦说敦曰：“荆州虽荒敞，乃用武之国，不可以假人，宜自领之，访为梁州足矣。”敦从之，乃加周访安南将军，余如故。访闻大怒，敦手书譬解，并玉环、玉碗遗之。访抵之于地曰：“吾岂贾竖，可以宝悦耶！”因此访去襄阳，务农训兵，有图敦之志，守宰有缺辄补，然后言上，王敦不能制。

却说徐龁既降石勒，以众寇掠济、岱诸境。近臣奏知元帝，深忧之，问群臣谁去讨之。王导奏以太子左卫率羊鉴，乃龁之州里冠族，必能制之，令其帅军五万去讨。元帝从之，封羊鉴为都督，令帅军讨之。羊鉴深辞曰：“臣才非将帅，恐不克效，望陛下另选良将。”郗鉴亦上表羊鉴不可使。王导不从，以羊鉴为征讨都督，督徐州刺史蔡豹及临淮太守刘遐、鲜卑段文鸯等讨之。于是鉴不得已，领旨出朝，点过精兵五万，涓日起行。

## 石勒自称后赵王

却说石虎与张宾等上言于勒曰：“今刘曜僭大位，弃汉自号赵，是逆宗统，荒淫不理政事，是无德也。吾等观其久必自败，定为人所擒。王侯本无植，帝王岂有根！明公宜加尊号，以安百姓，以绝刘曜耳。”石勒曰：“孤本氏人，得诸君相扶，侥幸至此。天下未定，何敢为之！”张宾又曰：“今有内十二郡、赵国十二郡，合有二十四郡为赵国，准《禹贡》，魏武复冀州之境，地方数千里，将佐数百员。主公若登大位，命将佐出讨，何坚不破，何敌不灭。主公再执不行，将土解体，民各生心，晋氏复起，谁人肯用命乎！不如主公且登后赵王位，以安众心，可保万全之计。”于是勒始从之。石勒既即王位，称元年为后赵元年。以将军支雄等主胡人词讼，禁胡人不得凌侮华族，号胡人为国人。遣使循行州郡，劝课农桑。朝会始用天子礼乐。加张宾为大执法，总朝政。以石虎为骠骑将军，都督诸军，赐爵中山公。时张宾既遇优显，群臣莫及，而谦虚敬慎，开怀下士，屏绝阿私，以身帅众，入则尽规，出则归美。勒甚重之，每朝，常为之正容貌，简辞令，称曰右侯而不敢名。

勒既以天子礼乐飨群臣，威仪冠冕，从容可观矣。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，法令甚严，讳“胡”尤峻。时有醉胡出入止车门，勒大怒，即召宫门小执法冯翥至，责其不弹白之故。翥惶惧忘讳，因对曰：“有醉胡乘马驰，某呵御之，而又不可与语。”勒突曰：“胡人正自难与言。”因是怒而不罪翥耳。

## 宇文氏攻慕容

十二月，却说平州刺史崔毖，以士民多归慕容，心甚不平，乃密遣人阴说高句丽、段氏、宇文氏，约使共攻之。毖所亲高瞻力谏曰：“慕容氏部下军多将广，智足谋深，更兼霸地千里，粮料积山，攻之难克，退之结怨。莫若含忍以候其变，然后可为之。”毖不从，发使去二国讫。不旬日皆执兵而至，于是宰牛杀马，犒劳二氏之兵讫。三国合兵共五十五万。

次日起行，来伐慕容。兵至城下，诸将请击之，曰：“彼为崔毖所诱，欲邀一切之利。军势初合，其锋甚锐，不能与战，当固守以挫之。彼乌合而来，未相归服，久必携贰，然后击之，破之必矣。”诸将默然。于是三国进兵攻棘城，令将士闭门自守，并不出战。过数日，计以牛酒使人独劳宇文氏，请和退兵，宇文氏受之。崔毖、段氏二国果疑宇文氏与有谋，各引兵归。

时宇文氏士卒三十余万，连营四十里，甘大人悉独官曰：“二国虽归，

---

翥(zhù, 音祝)。

吾独取之。”因是进兵。慕容 遣人召使其子慕容翰，将兵入屯于徒河。翰归入城内，见父 曰：“彼众我寡，难以独胜。儿欲为奇兵于外，伺其间而击之，若并兵为一，彼得专意攻城，非策之得也。” 从之。翰选精兵三千骑，屯于五十里之外，悉独官闻之曰：“翰远归而不入城，或能为患，当先取之。”于是分遣五万骑击翰，翰设计以三千精兵伏于暗谷，又使人假为段氏使者，逆于道，诈说大路有伏兵，不可行。宇文兵信之，引兵从小路进。兵至翰设伏之处，将过大半，一声鼓响，伏兵从谷中杀出，翰自以兵出邀，塞住去路。宇文氏兵被翰杀死，十停去其七停，余者尽被获之。翰忙遣人入城报 ，使出兵击其前，又使部将乘胜径进袭其后，自于中间接应前后。于是 始知翰乘胜进兵，乃自披挂，帅众出城大战，前锋始交，后兵接战，两下夹攻，杀伤其众。战至十五合，翰帅二千骑从旁直入其营，纵火焚之，风起火发，宇文之兵烧死大半，宇文之众大败，折去三十万人，悉独官仅以自免而还。 尽俘其众，获皇帝玉玺三纽。崔毖闻知，惧奔高丽。 入平州，不忍绝其类，返以其子崔仁镇辽东，官府、市里，安堵如故。

以高瞻为将军，瞻称疾不就。 数临其家候之，抚其心曰：“君之疾在此，不在他也。今晋室丧乱，孤欲与诸君共清世难，翼戴帝室，奈何以华夷之异，介然疏之哉！夫立功立事，惟问志如何耳！”瞻犹不起， 颇不平。瞻以忧卒。于是 引众还镇，使裴疑奉表，并得玉玺，诣建康献之。

## 末 以兵攻匹

三年（赵光初三年，后赵二年，凉张茂先永元年），二月，段末 疾兄匹 仕晋，以十万兵来攻兄。段匹 以军五万出迎。两下交战，不三合，匹 大败而逃，被末 追杀，伤去大半，不敢入城。走至冀州城下，谓冀州刺史邵续曰：“吾本夷狄，以慕义为晋破家。君不忘久要，请相与共击末 。”续闻言，遂帅三万生力军出城助匹 ，与末 相战。末 十合，末 大败，匹 与邵续追击大破之。匹 因胜，与弟文鸯帅众来攻蓟城。邵续收屯军兵回冀州。后赵王勒探知邵续势孤，况匹 自去攻蓟，冀州空虚，乃遣石虎将兵五万来攻冀州。石虎既为将，帅兵将至冀州，分一万人埋伏于青山谷内，自将兵去攻城。邵续自出击虎，交战二十余合，石虎佯败，落荒而逃。邵续以兵追赶，赶过伏兵之所，被伏兵断出其后，石虎杀回，两下夹击，邵续遂被石虎执之，押至城下，令其招城上出降。续大呼兄子邵竺等曰：“吾志欲报国，不幸至此。汝等努力奉匹 为主，勿有二心！”时匹 闻石虎攻续，帅众来助冀州，匹 杀入城，与续子邵缉等固守冀州。石虎见城不下，使人送续还襄国，白之后赵王勒，以续为忠臣，释而礼之。因下令：“自今克敌，获士，必生致之。”

初时，吏部郎刘胤闻邵续被石虎所攻，乃入内言于元帝曰：“北方藩镇惟馀邵续，如使为虎陷之，孤义士之心，宜发兵救之。”帝不从。及是闻续

已没，乃使人持诏，以续任位以授其子邵缉。于是缉领冀州刺史矣。

### 赵将尹安降李矩

却说赵将尹安及宋始四军屯洛阳，乃以城降于青州刺史李矩。矩使颍川太守郭默将兵入洛阳。后赵石生闻知，帅众虜守将宋始一军，北渡河而去。于是河南之民皆相率归矩，洛阳遂空。

二月，却说裴疑至建康，呈上表及玉玺。元帝大悦，因问 之行状，疑甚称 之威德，贤俊皆为之用，朝廷始重之。帝欲留疑在朝，疑曰：“臣少蒙国恩，出入省闱，若得复奉鞶鞶，臣之至荣。但以旧京沦没，山陵穿毁，虽名臣宿将，莫能雪耻，独龙骧竭忠王室，故使臣万里归诚。今臣不返，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，孤其向义之心，使懈于讨贼，此臣之所甚惜也。故不敢从。”帝然之。遣使随疑去拜 为安北将军、平州刺史。 受命，极是欢悦。

五月，上 诸将谋杀晋王保，保不能抚众任人，故遇害。保乃司马模之世子，体重八百斤，喜睡，好读书，而暗弱无断，是以及于难耳。先，司马故将陈安降于成，闻保已死，乃自据陇右，聚众五万余人，降于赵，赵王刘曜以陈安为秦州刺史。

### 羊鉴有罪以除名

却说王导举羊鉴为将，讨徐龛。鉴帅众顿 兵于下邳，不敢进。独徐州刺史蔡豹得命，帅骑兵二万来击龛，龛引众拒，迎战不十合，龛大败，遣使求救于后赵王。石勒遣其将王伏都帅兵一万来救之。时王伏都淫暴，不进助战，龛疑其来袭己，请来赴宴而斩之，令使人来后赵，称伏都罪状，请别为救。后赵王怒而不受。朝廷敕鉴进兵，鉴犹疑惮不敢进，于是刁协劾鉴之罪。元帝从其说，除名，诏以蔡豹代领其兵。王导自惭以失举，奏帝乞自贬。元帝不许。

却说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，以妖术惑众。张 左右皆信而事之。弘自言：“天与我神玺，应王凉州。”张 帐下阎涉等欲谋杀 而奉之。初， 弟张茂密知其谋，告之， 大怒，遣兵五百去收弘，未及至，阎涉等已夜入杀 。

已死，前遣五百之兵已入天梯山，将刘弘执之而还。 已被害，其众将弘之，诛其党阎涉等数百人。左司马阴元等以 子张骏尚幼，推其弟张茂为凉州刺史。茂以 子骏为世子，茂代领其众，安抚凉州。

### 子远狱谏赵王曜

却说赵将解虎、尹车谋反，请巴酋句徐、库彭等至，以酒相结，酒至半酣，车与库彭言曰：“今主上不思远图，专宠女色，不久必败。吾欲统所部之兵，出屯平阳，别作良图。恐独力难为，今请阁下同去兴义，公意若何？”库彭曰：“吾熟思久矣，无人戮力，故沉至今。既将军亦有此谋，我等愿作前驱。”车曰：“既阁下肯相护持，正月元宵夜，同引兵遁去。”言讫二人又饮，饮得大醉，至三更始散。其时尹车、库彭饮得大醉，言来语去，说胜道强，早有察事人窃知，来报赵王曜。曜大怒。次早设朝，文武皆集，君臣礼毕，赵王命武士将尹车、库彭擒下，大骂曰：“朕何负汝，汝今二人谋反！”喝武士执尹车斩之。又令太保呼延晏领御林军杀其部五千人，又欲杀库彭。光禄大夫游子远告赦，不听，又将句徐、库彭等部下五千人囚于阿房。过数日，赵王使人领兵欲去杀库彭五千人。游子远固谏：“圣王用刑，惟诛元恶，不宜多杀。巴酋句徐、库彭虽然得罪，宜赦之，削其兵权。若杀之，其党必然谋反，关外之地，非复国家之有。”赵王不听。子远叩头流血苦谏，赵王大怒曰：“你亦同谋，故相救耳！”使武士执子远幽于天牢，命御林军去尽杀句徐、库彭五千人。于是巴酋氏人闻知尽叛，关中应之者三十余万。因此，关中大乱，城门尽闭，人不敢行。子远在狱不知库彭已杀，又使人上表苦谏道：“若杀库彭，非安社稷之计，巴酋、氏人必然为乱。”赵王愈怒，呼左右曰：“速与朕入狱，将子远杀之。”中书刘雅、朱纪、呼延晏等谏曰：“子远幽而尚谏者，所谓忠于社稷。陛下纵弗能用，奈何杀之！若子远朝诛，臣等亦暮死，以彰陛下过差之咎。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，陛下复与谁居乎！”赵王意乃解，赦出子远，封子远为车骑大将军，都督雍、秦征讨诸军事。大赦境内。赵王曜欲将讨之，子远又谏曰：“彼非有大志，欲图非望也，直畏刑欲逃死耳。莫若大赦与之更始，其罪入者毕纵遣之，使相招引，听其复业。彼得生路，何为不降？若其自知罪重，屯结不散者，愿假臣弱兵五千，必为陛下梟之。”曜大悦，从之。即日大赦，使子远领兵征讨巴酋、氏人，大军至雍城城下屯住。次日，二军相迎，子远单骑出阵，谓氏人部长曰：“前日句徐、库彭大逆，故赵王诛之。君等何如起兵？若肯倒戈投降，不致灭族之患。若拒逆命，必点倾国之兵，使汝氏人无种类矣。吾不与战，汝等三思回言。”言未尽，氏人即下马投降。惟句氏宗党保于阴密县不降，子远帅众陷其城，尽执而灭之，于是关外悉平。子远振旅还都，徙氏，羌二十余万于长安。子远入见赵王曜，曜大悦，以子远为大司徒，录尚书事。子远请立太学，赵王曜从之。立太学，选民之可教者千百五人，择儒以教之。

赵王曜作酆明观及西宫、陵霄台，又营寿陵。侍中乔豫、和苞谏曰：“前营酆明，市道细民咸曰：‘以一观之功，足以平凉州矣！’今又欲拟阿房而建西宫，法琼台而起陵霄，其为费亿万酆明。若以给军，则可以兼吴、蜀而一齐、魏。又营寿陵，方圆四里，铜椁金饰，其深三十五丈，殆非国内之所能办也。自古无不亡之国，不掘之墓，故圣人之俭葬，乃深远之虑也。”赵

王曜大悦，下诏曰：“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，可谓社稷之臣矣。其悉罢诸役。寿陵制度，一遵霸陵之法。”以豫、苞二人领谏议大夫，又省酆水囿以与贫民矣。

### 祖逖计运土为粮

七月，却说祖逖以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。潜与豹相守四旬，逖军粮尽，恐豹视虚来攻，逖计以布囊盛土，使千余人运以馈潜。又使数十人担米，歇息于道，待豹兵逐之，即弃之而走。与其同时，豹兵亦粮尽，士卒久饥，见逖运粮，千余人过去了，后又数十人担米至，豹兵逐而获之，是米，将来见豹。豹果以为逖士众丰饱，因是大惧，连忙使人回襄国运粮。使人去了，运得粮米将至。祖逖闻知，又遣人密使韩潜帅精骑五千，从小径邀之。运粮军人见兵至，皆弃粮车而逃。潜尽获其粮米，回以馈三军。桃豹粮尽数日，运来的粮，又被韩潜夺回，恐士卒散去，令众至晚遁走去乞。逖使韩潜回，帅兵进屯封丘以逼之。逖自以众镇雍丘。于是后赵镇戍归逖者甚多。

先是，李矩、郭默等互相攻击，逖驰使人和解，示以祸福，二人遂皆受逖之节度。于是朝廷诏加逖镇西将军。逖与将士同甘苦，约己务施，劝课农桑，抚纳新附，虽疏贱者皆结以恩礼。河上诸坞，先有任子在后赵者，皆听两属，时遣游军伪抄之，明其未附。坞主皆感恩，后赵有异谋，辄相以告，由是多所克获，自河以南，多叛后赵归晋。逖练兵积谷，为取河北之计。后赵王勒闻知边境戍守之人反己附逖，心甚患之。

### 张宾计修祖逖墓

勒问计张宾曰：“边戍之人，近皆附逖，将奈之何？”宾曰：“祖逖乃范阳人，极有勇略，若与战，未得全胜。臣闻祖逖父母葬在吾成皋县东，大王使成皋县官吏修祖逖父母之坟墓，立起祠堂，使家人居之，代其四时享祭，彼必感吾之德，而不为边患矣。”后赵王勒大喜，使人以书来成皋见县令，示以其言。县令得其书曰：

祖逖屡为边患。逖北州士望也，倘有首丘之思，其下幽州，可代修其祖氏坟墓，为置祠祭莹冢，彼必感恩，不扰其境矣。宜速施行。

成皋县官吏见其书，即与祖逖修其坟墓，立起祠堂，四时致祭，使人守墓。早有人来报祖逖，祖逖闻知，感恩不已。

时逃牙门童建因与蔡内史周密有仇，至夜杀蔡内史周密。逖闻知，欲拘童建治罪，童建乃逃来降后赵王勒。勒审知是祖逖部下之兵，即令斩之，修书一封，使人持童建首级并书，来报祖逖。逖大喜，拆其书看曰：

叛臣逃吏，吾之深仇，将军之恶，犹吾之恶也。故不容而戮，使人呈之。外将军祖氏之墓，虽在吾界，即吾父母之茔，已令人营祠，守而祭之矣。

逖见书大喜，重赏使人，回书与去。自此以后，后赵有人来降者，逖皆不纳，始抽回境上之兵。于是后赵之民，边境之间，稍得休息。

八月，梁州刺史周访卒，朝廷知之，使使诏以甘卓代之。访字士达，汝南人也，少沉毅，谦而能让。周穷振乏，家无余财。及元帝渡江，命访参镇东将军事，智勇过人，讨贼屡建大功。每入朝见帝，未尝论功，同僚问曰：“人有小善，鲜不自称，卿功勋如此，初无一言，何也？”访曰：“朝廷威灵，将士用命，访何功之有？”因此朝野之士，皆重之。而访善于抚纳，士众皆为致死。知王敦有不臣之心，私常切齿，敦由是终访之世，未敢为逆。及卒，敦遣敦舒监其军，元帝以甘卓镇襄阳，征舒为左丞，敦留不遣。

却说徐龛战败，遂来降后赵，后赵王受之。后赵王勒用法严峻，使张宾定九品。命公卿及州郡岁举秀才、至孝、廉清、贤良、直言、武勇之士各一人。

### 司马承为湘刺史

十二月，却说元帝之始镇江东，王敦与从弟王导同心翼戴，元帝亦推心任之，敦总征讨，导专机政，群从子弟布列显要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王与马，共天下。”后敦恃功骄恣，元帝畏而恶之，乃引刘隗、刁协等以为腹心，稍抑损王氏之权，导亦渐见疏，请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，有佐命之勋，宜加委任，元帝出愉为长史。导能任真，澹如也，而敦益怀不平。其参军沈充、钱凤皆巧谄凶狡，知敦有异志，阴画策王敦，敦宠信之。而敦上疏为导讼屈，词语怨望。佐军谯王司马承，忠厚有志行，元帝亲信之。帝得敦疏，夜召承入内，以敦表示之。承曰：“王敦权重心异，久则为患。今观其疏，词意怨望不逊，陛下宜早防之。”刘隗为言曰：“敦疏谓陛下推腹心于我，其意将以我为名为乱也。不若委臣权而招义兵，待其显而讨之。”元帝不从，因是二人在宫未出。次日，会王敦使人表沈充为湘州刺史，元帝谓承曰：“敦奸逆已著，朕为惠帝，其势不远。湘州据上流，控三州之会，敦欲以充居之为乱，何能抵之？朕且逆其欲，以叔父居之，何如？”承曰：“臣奉诏命，惟力是视，何敢有辞！然湘州经蜀寇之余，民物雕弊，若及三年，乃可即戍。苟未及此，虽灭身无益也。”帝然之，诏以承为湘州刺史。承领诏命而行。过武昌，王敦闻知，只得出迎入内，以宴待之。酒半酣，因谓承曰：“大王雅素佳士，恐非将帅才也。湘州久叛，地面恐致之难！”承曰：“公未见之耳，铅刀岂无一割之用耶！孤虽不才，且看吾之治湘耳！”敦毋敢对，听其自去，送承离了。入谓钱凤曰：“彼不知惧而学壮语，无能为也。且等后之如何。”谯王承即至湘州，时湘土荒残，公私困弊，承躬自俭约，倾心绥抚，湘地稍安，甚有能名。

四年（赵光初四年，后赵三年），正月，徐龕复使人入朝降晋，帝受之。三月，日中有黑子，元帝甚忧。著作佐郎郭璞上疏曰：阴阳错谬，皆繁刑所致。赦不欲数，然子产如铸刑书非政之善，不得不作者，须以救弊故也。今之宜赦，理亦如之。帝从之，发诏大赦境内。

### 段匹 死于忠义

却说后赵王勒使石虎以军五万，攻匹 于厌次。又使孔苌以军三万，攻其统内诸城，诸城悉拔之。虎兵至厌次围之，匹 使弟文鸯归兵出拒，与虎交战。自夕至夜，连战一百合，鸯力尽，被虎执之。鸯尤骂贼不已，虎使兵人监之。次日，又攻城，匹 见弟文鸯被执，已去右臂，心下大惧，集诸将商议，欲自单骑归晋。邵续之弟邵洎 主降不听，复欲执朝廷使人送虎请降。匹 正色谓之曰：“卿不能遵兄之志，逼吾不得归朝，亦已甚矣，复欲执天子使者，我虽夷狄，所未闻也！”邵洎与緝竺等不听其语，乃使人立降旗，开城门，迎石虎之军而入。虎入城，召匹 见，曰：“我受晋恩，志在灭汝，不幸至此，不能为汝敬也。”虎先素与匹 结为兄弟，见匹 至，即起迎之，及见其语，令人送匹 、文鸯、邵洎、緝竺等还襄国去。于是幽、冀、并三州皆入于后赵。匹 等既至后赵，后赵王勒以匹 忠义，故不害之。而匹 见勒不为礼，常着朝服，持晋节。久之，勒怒，乃将匹 、文鸯、邵洎皆杀之。

### 帝以戴渊拒王敦

七月，元帝见王敦凶逆，将显为乱，与刁协计议，以戴渊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司、豫六州军事，以镇合肥；以刘隗为镇北将军，都督青、徐四州诸军事，以镇淮阴。皆假节领兵，名为征胡，实备王敦也。隗虽在淮阴，朝廷机事，进退士大夫，帝皆与之密谋。敦闻隗领兵镇淮阴，使人遗隗书言：“欲与之戮力王室，共靖海内。”隗亦遣人答曰：“‘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。’竭股肱之力，效之以忠贞，吾之志也。”敦见其书，甚怒之。元帝知敦有异，故以王导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而实疏忌之。当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为：“不宜听佞臣之言，放逐旧德，亏既往之恩，招将来之患。”帝颇感悟，导由是得全。

史说，戴渊字若思，广陵人也。有丰仪，性闲爽，少好游侠，不拘操行。常至洛为劫盗，因遇陆机赴洛，若思见其船装甚盛，遂与帮徒掠之。若思自登岸，据胡床，指麾同伴取物，皆得其宜。机察之，知非常人，在舫屋上遥

---

洎(jì, 音季)。

谓之曰：“卿才器如此，乃复劫耶！”若思感悟，因流涕投剑，还其行李而就之。机与言，深知赏异，遂与结交焉。后若思改举孝廉，入洛阳，机荐之于赵王伦曰：“戴若思诚东南之遗宝，朝堂之奇璞也，何不用之？”因是伦乃辟之为主簿。及伦败，始过江归元帝。帝深信之，由然有此重任焉。

却说豫州刺史祖逖闻朝廷以戴渊都督六州，逖以戴渊吴士，虽有才望，无私致远识，且已剪荆棘，收河南地，而渊雍容，一旦来统之，意甚快快。又闻王敦与刘、刁构隙，将有内难，知大功不成，遂感激发病。至九月，卒于雍丘。豫州士女若丧父母，无不号涕，皆为立祠而祭之。其弟祖约发丧申奏朝廷。至十月，元帝闻奏祖逖身死，恐羯人犯境，乃使人奉诏，以逖弟祖约为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代领其众。

初，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，历阳陈训谓人曰：“今年西北大将当死。”逖亦见星，曰：“为我矣！方平河北，而天欲杀我，此乃天不佑国也。”俄卒于雍丘。故史臣议：祖士稚慷慨忠义，有智略以行之，岂惟晋臣，亦自古难得之才也。惜其未闻道也。

王敦闻祖逖死，益无所惮，专意谋贰。逖弟祖约既领其众，无绥御之才，不为士卒所附。范阳李产避乱依逖，至是见约志趣异常，乃帅子弟十余人，间行归乡里。

## 石勒召封仇人爵

却说后赵王勒，乃上党武乡羯人。思欲归以省亲，张宾谏之，乃止。勒乃使人悉召武乡耆老诸人赴襄国，耆老诸人皆至。后赵王勒大排筵会，自与耆老论年齿而坐欢饮，语及平生，无不快活。先，赵王勒未遂时，与邻居李阳居，岁常争麻池，迭相殴击，至是李阳不敢来见。勒因谓父老曰：“李阳，壮士也，何以不来？沔麻，是吾布衣之恨，孤方崇信于天下，宁仇一匹夫乎？”即又使人去召李阳。李阳乃至，拜伏在地请罪。勒喜扶起，与其酣谑，引阳臂而笑曰：“孤昔厌卿老拳，卿亦饱孤毒手。”言讫，赐甲第一区，拜阳为参军都尉。又与众曰：“武乡吾之丰、沛，万岁之后，魂灵当游之耳！”复以资帛给赏父老，以武乡比丰、沛，复之三世。

时后赵王勒以民始复业，资储未丰，乃重禁酿，郊祀宗庙，皆用醴酒行之。于是数年无复酿者。

慕容 闻中国无主，使使过海入建康，劝元帝即位。元帝既登大位，以忠慎，始遣谒者去大棘城，以慕容 为督幽、平二州诸军事，封辽东公。谒者得诏前来棘城封公， 闻知，使人迎接入城，排香案跪听披读诏书，受其迎绶，望南谢恩讫，大排宴会，款待谒者。次日，以金宝名马与谒者还朝，

---

雍容——文雅大方，从容不迫。

丰、沛——汉高祖刘邦故乡。

以作进贡之物。乃始立郡，以统流亡。准冀州人为冀阳郡，豫州人为成周郡，青州人为营丘郡，并州人为唐国郡。于是推举贤才，委以庶政，始承制除官府、置僚属，立子 为世子，作东冀，使 与诸生同受业，览政之暇，亲临教之。雄毅多权略，喜经术，国人称之。因是徙子慕容翰镇辽东，以慕容仁镇平郭，而翰抚安民夷，甚有威惠。

### 代贺 谋弑其君

却说代王郁律大会群臣，闻探事人回报：“中华晋愍帝被刘聪弑害。聪亦死，粲即位，亦被靳准所绝。今刘曜僭位，都于长安，石勒称主于襄国，晋元帝立于江南，天下大乱。”代王见说，大悦曰：“今中原无主，天其资我乎！”言未毕，近臣奏：“前赵王刘曜遣使至，请和结为唇齿之邦。”不一时，近臣又奏：“后赵王石勒亦遣使至，乞和结为兄弟之国。”代王曰：“吾正欲取中原，岂与汝和？”背命不纳，斩其使而绝之。自此代王郁律讲武练兵，欲平南复。有拓跋猗之妻推氏，忌代王郁律之强，恐不利其子，乃令其子拓跋贺阴结代王郁律左右将佐，至夜入内，执律杀之，而自立为代王，尽领其众。郁律既被害，其次子什翼犍幼在襁褓，其母王氏知变，乃将什翼犍匿裤中而出逃，因祝之曰：“天苟存汝，汝则勿啼。”久之不啼，因此私自逃奔外家，乃得免其大难，后长成人。

### 王敦举兵谋逆叛

永昌元年（赵光初五年，后赵四年），正月，王敦举兵谋叛。史说，王敦字处仲，乃司徒王导从父兄也。敦少有奇人之目。先，王恺、石崇以豪侈相尚，恺尝置酒会客，王敦与导俱在席，恺令女伎吹笛，小失声韵，恺便殴杀之，一座人咸改容，敦神色自若。恺又使美人行酒，分付道：“劝客饮不尽，辄杀你美人。”行酒至敦、导面前，敦故不肯饮，美人悲惧失色，而敦然不视。导素不能饮，恐行酒美人得罪，遂勉强尽觞饮之。王导还，叹曰：“处仲心怀刚忍，非令终也。”洗马潘岳见敦而目之曰：“处仲蜂目已露，但豺声未振，若不噬人，亦必为人所噬。”

先时，王敦初事元帝，务自矫厉，雅尚清谈，口不言财色。既素有重望，专任阃外，控强兵，遂欲专制朝廷，而有问鼎之心。因是元帝畏而恶之，乃引刘隗、刁协等以为心膂。敦益不能平，于是嫌隙始构矣。酒后辄咏魏武帝

---

冀（hóng，音虹）——古代的学校。

（nù，音怒）。

阃外——统兵在外。

心膂（lǚ，音吕）——亲信。

乐府歌曰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”以如意打唾壶为节，壶边尽缺。由然敦几欲怀异。

敦既与朝廷乖离，乃羁录朝中有时望者置己幕府，以羊曼、谢鲲为长史。鲲终日酣醉，故不委以事。时敦欲作乱，因谓鲲曰：“刘隗奸邪，将危社稷，吾欲除君侧之恶，卿意如何？”鲲曰：“隗诚始祸，然城狐社鼠，岂能为患耶！”敦怒曰：“君庸才，岂达大体！”遂不听之。

史说，王充之字深猷，父王舒，丞相王导之从弟也。充之少最知名，总角来从伯王敦，敦甚爱之，谓之似己，恒以相随，出则同舆，入则共寝。其时王敦与钱凤、沈充及充之在帐中夜饮，充之佯醉，辞曰：“侄已醉，欲先卧耳。”敦曰：“你快帐后床上去睡，吾欲说话，一时间来。”于是充之就帐后凉床上卧。王敦以充之睡了，乃谓钱凤曰：“吾欲以兵入建康，杀天子、诛大臣，自取大位，其事何如？”凤曰：“今天下汹汹，人怀异望，欲得晋鼎。明公若不首谋，吾恐天下英雄先有此心。若他人先起，则鹿走未定。今夕之策，宜早为之，则大业必成。”敦曰：“然。过旬日，可与吾调兵。”计议已定，钱凤辞去。王敦欲来同充之宿歇。先时，王敦与钱凤所议谋叛之时，充之已醒，悉闻其言，充之恐敦见疑，乃诈醉，便于卧处大吐，衣服并污。时敦果疑充之听见，乃以灯烛入，照视充之，见吐于卧处，遂以充之为大醉，不复疑之。至次日，充之辞敦曰：“侄来此日久，欲回视亲。”敦曰：“你既要回，吾使人送你回去。”言讫，唤十数军人送王充之还建康。

却说充之还家，以伯王敦与钱凤谋反之议，报知父舒。王舒惊曰：“吾兄何如行此灭族之事！”舒忙说与从兄司徒王导，王导曰：“可速奏与主上，以作准备，免吾一族之众被其连累。”于是王导、王舒二人入朝，具以王充之所言王敦与钱凤谋反之议，奏知晋帝。晋帝曰：“既王敦谋反，可兴兵讨之。”王导曰：“只且准备，守护防之，未可动兵劳民耳！”因此帝令诸将调兵守护城池，日夜巡视。

却说王敦叛谋计定，乃使诸葛瑶、周抚等领兵为前锋，自与钱凤为后，共帅兵二十余万。次日，前驱大进，当吴兴太守沈充亦引兵来应，迎着王敦曰：“明公兴兵入建康，先用正名，然后可以起行，故兵法曰：‘兵出无名，所以不胜。’故诸侯起兵，宜先以正名。可先使人上疏，称刘隗不臣，臣故起兵。则上可以昧群臣，下可以慰百姓。”敦曰：“卿谋正合我心。”敦自武昌举兵，先遣人入建康，上疏称曰：

刘隗佞邪奸贼，威福自由。臣辄进军致讨，隗首朝悬，诸军夕退。昔太甲不能遵明汤典，颠覆厥度，幸纳伊尹之忠，殷道复昌。愿陛下深垂三思，则四海安，社稷永固矣。元帝览之大怒，忙调兵守御建康。敦兵至芜湖，又上表罪状刁协。元帝见表，愈加大怒，下诏曰：

王敦凭恃宠灵，敢肆狂逆，方朕太甲，欲见幽囚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

也！今朕亲帅六军，以诛大逆，有杀敦者，封五千户侯。

降诏遍视百官讫，即使使往合肥，召大将军戴若思领兵入卫建康。

却说春陵令易雄字兴长，乃长沙浏阳人。闻王敦作逆，朝廷有诏，有诛敦者封五千户侯。雄闻知，恨无兵力，寡不能去，乃自作檄书，数王敦罪恶，使人驰报远近起兵。时王敦闻探事人报知，大怒曰：“竖子安敢无知！”即使将军魏义，以兵五千来攻，春陵城陷，易雄被义所执，送至敦营。敦以檄白示雄，叱之曰：“汝乃一邑小令，何敢妄诬大臣罪愆！今日见我，有何分辨？”雄曰：“此实有之，惜雄位微力弱，不能救国之难。王室如有他日之事，雄安用生？请为即戮，得作忠鬼，乃所愿矣。”敦闻其言直，乃释之。

时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 曰：“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，当无乃滥耶？” 曰：“人主自非尧、舜，何能无失，安可举兵以胁之！举动如此，岂得云非乱乎！”

却说敦初举兵，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，约与俱下，卓许之。后更狐疑不赴，诸将问之，卓曰：“且伪许敦，待至都下而讨之。”众问其故，卓曰：“昔陈敏之乱，吾先顺而后图之，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，心常愧之。今若复尔，何以自明！”

敦见卓军不至，乃遣参军桓黑去说谯王司马承，请为己军，承不从，怒曰：“得死忠义，夫复何求！”承闻长沙虞胤贤而多才，使人持檄召长沙虞胤为长史，会胤遭母丧，不至。承亲往吊之，曰：“王室方危，金革之事，古人所不辞，将何以教之？”胤曰：“鄙州荒弊，难以进讨，宜且收众固守，传檄四方。四方兵动，其势必分，分而图之，庶几可捷也。”承谢之而回。即囚桓黑，以胤为长史、以其弟虞望为司马，移檄远近，列敦罪恶，州郡内皆应之。惟敦姊夫郑澹为湘东太守，不从命。承使望帅众五千人攻陷湘东，执澹斩之，以徇四境。胤曰：“必须得辩士入梁州说甘卓同举，可济大事。眼前无可往者。”承曰：“主簿郑騫有辩才，可往之。”胤又遣主簿郑騫往梁州说甘卓曰：“刘大连（刘隗字）虽骄蹇失众心，非有害于天下。大将军敦以私憾，称兵向阙，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。公受任方伯，奉辞伐罪，乃桓、文之功。今谯王举义讨敦，邀明公共行，此事何如也？”卓欲从之，卓参军季梁谓卓曰：“昔隗嚣跋扈，窦融保西河以奉光武，卒受其福。今但当按兵坐待，敦事若捷，必委将军以方面；不捷，朝廷必以将军代之。何忧不富贵，而释此庙胜，决存亡于一战耶？”騫即向前言曰：“光武当创业之初，故隗、窦可以从容顾望。今将军之于本朝，非窦融之比也。襄阳之于太府，非河西之固也。使敦克刘隗，还武昌，增石城之戍，绝荆湘之粟，将军将安归乎？势在人手，而曰我处庙胜，未之闻也。且为人臣，国家有难，坐视不救，于义安乎！以将军之威名，杖节鸣鼓以顺讨之，举武昌若摧枯拉朽耳！武昌既定，据其军实，招怀士卒，使还者如归，此吕蒙之所以克关羽也。”卓从之。

曰：“非先生之见教，则孤失其妙算也。”未及发，敦闻之，恐卓于后为变，又遣参军乐道融往邀之，道融忿其悖逆，来梁州反说卓曰：“王敦使某邀使君同讨刘、刁，而王敦背恩肆逆，举兵向阙。君受国厚恩，而与之同，生为逆臣，死为愚鬼，不亦惜乎！为君之计，莫若伪许应命，而驰袭武昌，必不战而自溃矣。”卓意始决，遂露檄数敦逆状，帅所统大兵十万致讨。卓又遣参军至广州，约陶侃同攻武昌。侃遣参军高宝帅兵一万北下。时武昌城中传卓军至，人皆奔散。

敦闻谯王承檄卓、侃攻彼，大怒，乃遣魏义帅兵二万来攻长沙。时长沙城池不完，资储又阙，人情震恐。诸将说承曰：“今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坚，粮草不敷，人心不固，何以迎敌？不若去投陶侃，或退据零桂为上也。若沉吟，死无葬身之地矣！”承曰：“吾之志欲死忠义，岂可贪生苟免，为奔败之将乎！事之不济，令百姓知吾心耳！”乃婴城固守。魏义攻城，虞望帅众出战，大败而死，城中甚急。甘卓知之，使人遗承书，观之固守，当以兵出沔口，截敦归路，则湘围自解矣。承即复书与卓曰：

足下能卷甲电赴，犹有所及；若其狐疑，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。卓不能从之，承只得固守湘东耳。

元帝封子司马昱为琅邪王，命其领兵出守城池。

却说赵王刘曜自以兵十万，去击扬难敌。难敌帅众拒迎，与曜逆战，不胜，乃退保仇池。曜绝难敌粮道。难敌只得遣使称藩于赵。赵王曜许之，以杨难敌为武都王，难敌自此归赵。于是曜令退兵还长安。

却说赵秦州刺史陈安帅众入长安，求朝于曜。曜恐其入为乱，乃辞以疾不与入见。安大怒，大掠而归。陇上氐、羌皆附之，有众十余万，自称凉王。赵王曜使呼延晏及鲁凭二人，引兵出追，被陈安获之，安招其降，二人不屈，安叱左右斩之。

## 王导待罪于阙下

元帝闻王敦兵将至，使人征戴渊、刘隗领兵入卫建康，二将皆应命而至。帝使百官出迎于道，刘隗岸帻大言，意气自若，与百官、刁协入朝元帝。君臣礼足，隗、协平身。帝曰：“王敦作逆，故召卿等还迎王敦。”是时刘隗、刁协大惊，急奏曰：“王敦作逆，其弟王导并家属数百人，今在建康城内，若敦兵至此，导必为内应，不如先诛王导等族众，然后以兵去迎。”帝曰：“容朕三思后行。”隗、协见帝不许，心中愈惊。

当司空王导闻兄王敦作乱，见刘隗、刁协奏请尽诛王氏，心中大恐，乃率其从弟中领军王邃、左卫将军士、侍中王侃、王彬及宗族群从、昆弟子

---

阙——指朝廷。

岸帻（zé，音责）——推起头巾，露出前额。

侄二十余人，每旦诣阙待罪。值仆射周 入朝，导呼仆射谓曰：“伯仁，吾以百口累卿，望胥救耳！”直入不顾。既见帝奏曰：“司空王导闻兄王敦谋逆，今领兄弟宗族二十余人，阙下待罪。臣见王导平素忠诚，必无叛心。如与王敦私有异志，安肯身留建康自陷也？望陛下看先草创之功，以赦如今无贰之愆。”帝曰：“朕亦思王导无叛之意，不二之心。”遂纳其言而赦之。周 先是饮酒而入，及出辞，还未醒。当周 见纳其奏即出，王导犹在阙前待罪，见 出，又呼问之。 不与言，而顾左右曰：“今年杀诸贼奴，取金印如斗大，系肘后。”言讫即出，又使人上表明导无罪，言甚切至。而王导不之知，心甚恨之。

元帝又见周 上表，乃下赦，赦王导等二十余人无罪，赐朝报，召入见之。导稽首奏帝曰：“贼臣逆子，何代无之，不意今者近出臣族！”帝下殿执导手曰：“茂弘，朕方寄卿以百里之命，是何言耶！”于是君臣惠爱复初。

三月，帝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以戴若思为骠骑大将军，诏曰：“王导以大义灭亲，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将军。”又以周 为尚书左仆射，王邃为右仆射。次日，帝乃命刁协、刘隗、戴若思等领军去迎。将军周札素矜险好利，帝使刘隗领军屯金城，使周札屯石头。二人领诏去讫。

时敦军至石头，欲先攻刘隗，杜弘谓敦曰：“刘隗死士多，未易可克。周札少恩，兵不为用，攻之必败。札若败，则隗走矣。”敦从之，使弘为前锋将军，以军二万先攻石头。札军果开石头纳弘，弘军一涌而入，于城屯住。于是王敦入据石头，叹曰：“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！”谢鲲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！但使自今已往，日忘日去耳。”

元帝闻石头失守，诏命刁协、刘隗、戴渊、王导、周 等分道出战，于是协、隗、渊等领兵来石头挑战。王敦闻探事人回报：“王导为都督、骠骑大将军，总领诸军事；又令刁协、刘隗、戴若思领兵两万，前来迎敌，目今军马将到石头。”敦唤周抚、邓岳二人整军马去战。于是二人以军出城排阵，是日两军相遇。刘隗出马大骂王敦：“朝廷有何负你，竟敢谋反！”周抚大怒，拍马出战，更不打话，挺枪便刺。刘隗以刀来迎，二人交战，战上二十余合，隗敌周抚不住，走回本阵。戴若思忙持刀，接住周抚交战，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邓岳见周抚赢不得若思，亦拍马轮斧冲出阵，帮护周抚。三人在核心交战，战不过五合，若思敌不过二人，勒马便走回阵，被王敦麾兵一击，杀得晋兵大败，抛戈弃鼓，倒旗失金，乱溃奔走，各自逃命。王敦等连追一十余里，方始下令收军还城。

当刘隗、刁协得若思保护，走还建康，入太极殿见元帝，道：“王敦势大，难以迎敌，因此大败而归。”是时刘隗、刁协二人，在帝前流涕，帝亦执二人手垂泪，因谓隗、协二人曰：“今王敦怀逆，为汝二人，汝二人乘其未逼，可引本属，朕给与兵避祸，免遭其难。”刁协泣曰：“臣当守死，不敢有避。”元帝曰：“事逼矣，安可不行！”乃命有司给兵符人马与二人，二人流涕，拜辞元帝各出，领家属带人马出城而逃。后刘隗走至淮阴，为刘

选所击，乃携妻子二百人降于后赵，官至太子太傅而卒。刁协年老，不堪骑乘，素无恩惜下，逃至江，遂为人所杀。元帝见二人去了，心中忧闷，无人去退敦兵。当太子司马绍欲自帅将士决战，温峤执 谏曰：“殿下国之储副，奈何以身轻天下！”抽剑斩 ，乃止。

敦虽知刘、刁走了，仍拥兵不朝，放士卒劫掠，宫省奔散，惟将军刘超按兵直卫，及侍中二人侍帝侧。元帝遣使谓敦曰：“刘、刁二人皆奔外国去讫。公若不忘本朝，于此息兵，则天下尚可共安。如其不然，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。”敦部下禁军未肯退。当司空王导奏曰：“陛下不须烦恼，臣请诏加王敦爵位，吾与百官去说其罢兵，彼自退矣。”元帝从之。

### 王敦杀周 戴渊

于是帝令王导与百官俱至石头见敦，讲礼讫，导说：“朝廷诏兄罢兵。”敦许之。时王敦谓戴渊曰：“前日之战，有余力乎！”渊对曰：“岂敢有余，但力不足耳。”敦曰：“吾今此举，天下以为何如？”渊曰：“见形者谓之逆，体诚者谓之忠。”敦笑曰：“卿可谓能言。”又谓周 曰：“伯仁，卿负我！”渊曰：“公戎车犯顺，下官亲帅六军，不能其事，使王旅奔败，以此负公！”敦不答，心下以太子有勇略，为朝野所向，欲诬其不孝而废之。次日，大会百官，敦问温峤曰：“皇太子以何德称？”声色俱厉。峤曰：“钩深致远，盖非浅局所量。以礼观之，可谓孝义。”众皆以为信然，敦谋遂沮。

元帝召周 谓曰：“近日卿见王敦大事，二宫无恙，诸人平安，大将军固副所望耶？” 曰：“二宫自如明诏，臣等尚未可知。”元帝曰：“王敦怀逆，必然害卿，卿远避之。” 曰：“吾备位大臣，朝廷丧败，宁肯草间求活，投胡越耶！”当敦参军吕猗素以奸谄，为渊所恶，因说敦曰：“周、戴皆有高名，足以惑众，近者之言，曾无忤色，公不除之，恐有再举之忧。敦然之，以问王导曰：“周、戴南北之望，当登三司无疑也。”导不答。敦又曰：“止应令仆耶？”导又不答。敦曰：“若不尔，正当诛尔！”敦遂遣部将收之。部将领五千兵，收周 、戴渊二人回。路经太庙门首， 大言曰：“贼臣王敦，倾覆社稷，枉杀忠臣，神只有灵，当速诛之！”收人以戟伤口，血流至踵，容止自若，观者皆为流涕。敦命押入市曹，并渊杀之。

元帝使敦弟王彬以牛酒劳敦，而彬素与 善，闻 被杀，先往哭之，然后见敦。敦怪其容惨而问之，彬曰：“因哭伯仁，情不得已。”敦怒曰：“伯仁自致刑戮，且凡人遇汝，汝何哀而哭之？”彬勃然数之曰：“兄抗旌犯顺，杀戮忠良，图为不轨，祸及门户矣！”词气慷慨，声泪俱下。敦大怒曰：“尔以吾为不能杀汝耶！”导劝彬起谢。彬曰：“脚痛不能，且此复何谢！”敦曰：“脚痛孰若颈痛？”彬殊无惧色，由是王导劝散去讫。

## 王导执表涕周

自此王导复预朝政，后因入中书省，行检中书故事，忽见周 救己之表，殷勤款至，词意恳切。导执表流涕，归告其诸子曰：“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也。”言讫，诸子弟人人皆泪，个个皆涕矣。

史说，周 好酒多失，元帝初，中兴建，补吏部尚书。顷之，以醉酒为有司所纠，白衣领职。太兴初，转尚书左仆射。庾亮尝谓 曰：“诸人咸以君方乐广。” 曰：“何乃刻画无盐。唐突西施也。”帝宴群公于西堂，帝酒酣，从容谓各官曰：“今日名臣共集，何如尧、舜时耶？”因醉厉声曰：“今虽同人主，何得复比圣世！”帝大怒，诏付廷尉，将加戮，累日方赦之。

初， 以雅望获海内盛名，后颇以酒失，为仆射，略无醒日，时人号为“三日仆射”。庾亮曰：“周侯末年，所谓凤德之衰也。”在中朝时，时饮酒一石，及过江，虽日醉，每称无对。偶有旧识从北来， 遇之欣然，乃出二石酒共饮，各大醉。及 醒，使人视客，已腐胁而死。而 性宽裕而友爱过人，其弟嵩尝因酒嗔目谓 曰：“君才不及弟，何乃横得重名！”以所燃蜡烛投之。 色无忤，徐曰：“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。”先，王导甚重之，尝枕膝而指其腹曰：“卿此中何所有也？” 答曰：“此中空洞无物，然足容卿辈数百人。”导亦不以为忤。而王敦素惮 ，每见 辄面热，虽复冬月，扇面手不得休。敦使缪坦籍 家，收得素簏 数枚，盛故絮而已，及酒五瓮，米数石，在位者服其清约。 被害时年五十四岁，人人尽叹息之。

史说，祖纳字士言，乃祖逖之兄也。幼有操行，能清言，文义可观。性至孝，少孤贫，常自炊爨 以养母。时王敦闻之，乃使人遗其二婢，代奉养母。辟为从事中郎。时人戏之曰：“奴价倍婢。”纳应之曰：“百里奚 何必轻五羊皮耶！”时敦既为相，以为军咨祭酒。时纳好与人弈棋，王隐谓之曰：“禹惜寸阴，不闻数棋。”纳对曰：“我以忘忧耳！”隐曰：“古人遭逢，则以功达其道；若其不遇，则以言达其道。君少长五部，游宦四方，华裔成败，皆当闻见，胡不记述而有裁成，何必围棋而后忘忧也！”于是纳不复下棋。旦日入朝，乃奏于帝曰：“自古小国犹有史官，况于中华，安可不置？”帝纳之，使纳修晋史。其弟平西将军祖约，领军镇守豫州，不能御众，边地

---

乐广——字彦辅，晋南阳人，官太子舍人，尚书令，善清谈。

无盐——古丑妇人。

簏——竹篓。

爨（cuàn，音窜）——烧火做饭。

百里奚——春秋秦穆公贤相。曾为楚人所执，穆公用五 羊皮赎之。

多叛。闻长城人戴洋善风角，有才识，使人召至，以为中典军。是时，乃永昌元年，四月庚辰，有大风起自东南，飞砂折木，洋出闻之，入谓约曰：“今年十月，必有贼到谯城，将军宜防之。”约未应，当主簿王振诉曰：“天道高远，岂人先知。今戴洋妄造妖言，扇惑民心，宜以洋收狱治罪。”约从之，乃命左右执戴洋收狱，不得与食，待其自死。因是左右执洋入狱中，一连绝食五十日不死。左右与说话，言语如昔。左右人报知祖约，约曰：“吾知其有神术，安能害之？”乃赦其出，即骂王振曰：“你进说言，险害神人。”传令左右，执振斩之。洋急救曰：“不可，若杀此人，臣请归山。”约曰：“振往日曾诉于你，君何以救之？”洋曰：“振不识风角，非有夙嫌。振往时垂饥死，洋养活之，振犹尚遗忘。夫处富贵而不弃贫贱者，其难有矣。”约义而释之。

却说王敦在石头闻甘卓起兵，大惧。时卓兄子甘 为敦参军，敦乃遣归说卓使旋军。卓虽慕忠义，而多疑少决。及 至说，犹豫逗留。比闻周 、戴渊死，流涕谓 曰：“吾之所忧，正为今日。若径据武昌，敦势逼必劫天子，以绝四海之望。不如更思后图。吾据敦上流，敦亦不敢复危社稷也。”于是即令旋军。乐道融曰：“今分兵断彭泽，使敦上下不得相赴，其众自然离散，可一战擒敦也。将军起义兵而中止，窃为将军不取也。”卓不从，道融忧愤而死。卓本宽和，忽更强塞，径还襄阳，意气骚扰，识者知其将死也。

王敦既得志，改易百官及诸军镇，惟意所欲。将还武昌，谢鲲曰：“公若朝天子，使君臣释然，则物情皆悦服矣。”敦竟不朝而去。四月，敦还武昌。

### 湘州谯王死忠义

却说魏义攻湘州，百日拔之。义兵入城，执谯王司马承，囚之，又执虞悝等子弟于市曹。子弟对之号泣，悝曰：“人生会当有死，今合门为忠义之鬼，亦复何恨！”言讫，被杀之。义既得湘州，遣人以槛车载承送武昌。主簿桓雄、书佐韩阶、从事武延，皆毁服为僮从承，不离左右。义见雄恣貌举止非凡，惮而杀之。时王敦闻魏义执承送武昌，乃使弟王 先候于道，将承杀之，不与入武昌，恐人议论。承既被害，韩阶、武延二人收敛，送承丧至都葬之而去。

五月，却说甘卓既班军还镇，悉散佃作，其家人皆劝曰：“王敦贼臣，意在图谋社稷，而忌公居上流，故不敢行也。既还武昌，必有害公之心，岂可散兵释戎而不为备也。宜三思之，免累及族。”卓不从。王敦还武昌，深恨甘卓，阴使人持书命襄阳太守周虑攻卓。虑承敦指，密地点兵三万，来袭甘卓。卓无备，措手不及，被袭杀之。使人传首于敦，敦大喜，重赏来使，

---

风角——古占候之术。

以从事代卓镇沔中。敦既得志，暴慢滋甚，四方贡献多入其府，将帅岳牧皆出其门。以沈充、钱凤为谋主，二人所譖，无不死者。

却说郗鉴在邹山三年，有众数万。战争不息，百姓饥馑。为后赵王勒不时遣将帅兵相逼，于是引众退屯合淝。仆射纪瞻，以鉴雅望清德，宜从容台阁，上疏请帝征之。于是元帝使使征鉴，拜为尚书，鉴始入朝。徐、兖间诸坞多降于赵王，赵王置守宰而抚之。

十月，却说祖逖既卒，后赵屡遣支雄、桃豹寇河南，拔襄城，城拔，又帅众围谯城。祖约不能御，退屯寿春。雄、豹等遂取陈留，梁、郑之间复骚然矣。初，戴洋以风角占十月当有寇至，至是果然，约等始信洋占通神耳。

### 元帝崩太子即位

元帝因王敦作逆，忧愤成病，将笃，乃召司空王导入内，受遗诏辅政。王导入内，嘱曰：“朕自琅邪得遇卿，至此不幸病笃，料已难逃天命。朕闻神尧以一旅取天下，吾以天下不能讨五胡而雪三帝之仇，朕所恨在此，愧见先帝于九泉之下耳！”言讫而昏，徐徐又醒，谓王导曰：“太子笃厚，恭谨可任大事。汝等宜辅佐之，各尽忠义之心，以图灭胡之计，勿少忘焉！”言讫而崩。帝年四十七岁，在位十六年而崩。帝性简俭冲素，容纳直言。初镇江东，颇以酒废事，王导深以为言，帝命酌，引觞覆之，于此遂绝不饮。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室宜施绛帐，帝曰：“汉文集上书皂囊为帷。”遂令冬施青布，夏施青帷帐。将拜贵人，有司请市雀钗，帝以烦费不许。所幸郑夫人，衣无文彩耳。

始先，秦时有望气者云：“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。”故始皇东游以厌之，改其地曰秣陵，堑北山以绝其势。及孙权之称号，自谓当之。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，考其历数，犹为未及。元帝之渡江也，乃五百二十六年，真人之应在于此矣。天意人事，又符中兴之兆。太安之际，童谣云：“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。”识者以为吴越当兴王者。是岁，帝与四王司马氏共渡江，帝竟登大位焉。初，《玄石图》有“牛继马后”之说，故宣帝深忌牛氏，遂为二，共一口，以贮酒。帝先饮佳者，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。而恭王妃夏后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，亦有符云矣。

元帝既崩，司空王导与百官举哀，发葬于建平。丧事毕，乃扶太子司马绍登基于太极殿，百官山呼万岁。礼足，分列两班，改年号为太宁，百官上尊号肃宗明皇帝。群臣皆上贺。帝命光禄司排宴赏群臣，加封王导为郡公，进位太保，剑佩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导受职谢恩，尽忠王室，竭力辅政太子即位。尊所生母荀氏为建安君。

---

岳牧——封疆大吏的泛称。

(k，音科)——古时盛酒的器具。

史说，明帝讳绍字道畿，乃元帝长子，在位三年，寿二十七岁。幼而聪哲，为元帝所宠异。年幼时，帝坐置膝前，适长安有使来，元帝因问明帝曰：“汝谓日与长安孰远？”对曰：“长安近。不闻人从日边来，居然可知也。”元帝异之。明日，宴群臣，又问之，明帝对曰：“日近。”元帝失色曰：“何乃异前者之言？”明帝又对曰：“举目则见日，不见长安。”由是益奇之。元帝为晋王，立为王太子。及即大位，立为皇太子。帝性至孝，有文武才。时王敦欲诬以不孝而废焉，大会百官而问中庶子温峤曰：“皇太子以何德称？”声色俱厉，必欲使有言。峤对曰：“钩深致远，盖非浅局所量。以礼观之，可称为孝矣。”敦谋遂止。今元帝崩，乃即帝位。

### 郭璞葬致天子问

却说尚书郎郭璞因母死，居忧去职在家，将母柩衬卜葬于暨阳，近河漫水百许步。当友人王用谓璞曰：“君何葬母近河，他日洪水漂荡，则母将为鱼矣。”璞曰：“卿何我忧，不久当即为陆矣。”用不信，后因洪水走推别处，反沙涨，去墓十里皆为桑田，于是用深敬之。用自父棺未埋，亦请郭璞代他择地安葬。璞与择地葬其父于廓外东陵龙耳上埋讫。私谓王用曰：“其地甚吉，不出三年，当致天子亲问也。”时明帝闻知郭璞尝与人择葬，吉效为神，由未深信，乃有微服装作庶人，引从者私出宫门，来观其所葬之地如何。恰好来至东陵，遇王用扫坟，帝问曰：“此坟谁替你择葬？”用曰：“乃是郭璞。”帝佯吓谓用曰：“何以葬龙角，此法当灭族。既是，璞择葬，有何吉应？”用曰：“郭璞道，此葬龙耳，不出三年，当致天子也。”帝曰：“出天子耶？”用曰：“能致天子问耳。”帝异其效，乃归宫。次日，诏郭璞，起复以为尚书郎，凡事皆与议之。

璞素与桓彝友善，彝常造之，或璞在妇间，便入相见。时值岁除，璞襌灯，知来年有大难，至正月欲行掩法，怕人窥见，正在妇间祷祝。彝又至，璞曰：“卿来他处自可，但不可厕上相寻耳。必客主有殃。”彝笑辞归。旦日，璞正在厕行掩法，彝饮得大醉，谓璞家数寻不见，至厕，正遇璞在厕掩法，彝窃而观之，见璞裸身披发，口衔刀设，高首，忽见彝在，抚心大惊，出见曰：“此天命不可逃也。吾每嘱卿在厕勿来，反更如是，非但祸吾，卿亦有殃，不能免。”彝听言被吓，酒已半醒，因曰：“我被酒误矣。”二人欵一回，各别去。是岁，璞因王敦反，被害。后彝因苏峻反，亦死。

史说，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，名为《洞林》。又抄京、费诸家要最，更撰《新林》十篇、《卜韵》一篇。注释《尔雅》，又注《三苍》、《方言》、

---

龙角——星宿名，这里指东陵龙耳。

（zhuì，音坠）——祭奠。

京、费——指汉代易者京房、费直。

《穆天子传》、《三海经》、《楚辞》。所作诗、赋、诔、颂，亦数万言，皆传于后世。

却说后赵右长史张宾卒，后赵王勒哭之恸，曰：“天不欲成吾事耶。何夺吾右侯之早也！”因谓文武曰：“张宾阔达大节，谋无不中，算无余策，成吾业者，宾之勋也。虽子房、萧何，不过其才耳。况卿辈年齿，与朕等辈，惟右侯年少，吾欲托以后事，不期如此天灭，使朕心腹崩裂矣。”言讫，又泪如雨，亲往吊祭而哭之归。以程遐代为右长史。勒每与遐谋议有所不合，辄叹曰：“右侯舍我而去，岂非酷乎！”因是流涕弥日矣。

肃宗明皇帝太宁甲申元年（赵光初元年，后赵五年），三月，后赵王勒使桃豹、孔苌等寇彭城、下邳，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。四月，王敦欲谋篡，使人讽朝廷征己，明帝果手诏征之。敦遂移镇姑孰，屯芜湖，以王导为司徒，自领扬州牧。敦欲为逆，弟王彬谏之甚苦。敦变色，目左右，将收之。彬正色曰：“君昔岁杀兄，今又杀弟耶！”敦乃止之。

### 王逊怒甚冠裂卒

却说成主李雄使李骧帅兵五万，来攻宁州。刺史王逊已知，遣将军姚岳领军三万拒战。次日，二军相遇，交战不十合，成兵大败。岳催军追至泸水而还，回见王逊。逊以岳不穷追李骧，乃大怒，鞭岳怒甚，冠裂而卒。逊在州十四年，威行殊俗，士民得安。于是朝廷已知其卒，诏以其子王坚为宁州刺史，代领其众。

### 平先以众击陈安

十月，却说赵王曜占据陇城，遣将军平先帅劲骑十万，前来陇右讨陈安。军至陇右，陈安引兵来迎。其时安身骑高头骏马，左手奋七尺钢刀，右手执丈八蛇矛屯阵，平先亦身骑瓜黄马，手持点钢长枪，与陈安捕战，三交，胜负未分。次日，二人又战，当平先与陈安一来一往，无有胜败，三番四覆，没有输赢。看看战上五十合，陈安以丈八矛用力刺着平先左肋，被平先用手一接，夺住一扯，把陈安扯落下马。平先见安落马，便执其矛来刺。安弃马步走，走至涧曲，被平先拍马追着，斩之。杀散余兵，方令鸣金收军，回长安去讫。

其时，赵王曜不抚士众，专与嬖臣饮博；陈安在陇右，爱惜士卒，法令严明，故陇上作歌痛之曰：

陇上壮士有陈安，躯干虽小腹中宽，爱养军士同心肝，蹶驄交马铁瑕鞍。七尺钢刀奋如湍，丈八蛇矛左右盘，十荡十决无敢前。战始三交失蛇矛，弃

---

盱眙（xū yí，音须夷）。

我蹶蹶窸窸岩幽，为我外援而悬头。西流之水东流河，一去不还争奈何。

平先既斩陈安，回见赵王曜，以陇上之人作歌词奏知，曜闻之嘉伤，因而命乐府歌之。安既死，氐、羌皆送任请降于晋。晋明帝以赤亭羌酋姚戈仲为平西将军，封平襄公，使其领之。

八月，明帝畏王敦之逼，以郗鉴领兵为外援，使镇合肥。王敦忌之，乃使人上表，表鉴为尚书令。明帝不得已而从之，诏鉴还台。郗鉴既还，过姑孰，入见王敦，敦待之。饮罢，与论西朝人士，敦曰：“乐彦辅，短才耳，考其实，岂胜满武秋耶！”鉴曰：“彦辅道韵平淡，愍怀之废，柔而能正。武秋失节之士，安能拟之！”敦曰：“当时危机交急。”鉴曰：“丈夫当死生以之。”敦恶其言，遂入内，不复出见。鉴亦不辞而归。时敦手下将士入劝敦杀鉴，敦不从，曰：“若杀鉴，则失朝士心。”鉴始得还台。次日入朝，遂与明帝道：“王敦原谋欲起，宜早图之。”帝默然。

却说后赵石勒遣石虎帅步骑四万击青州，郡县多降，遂进兵围广固。广固粮尽，曹嶷出降，被虎杀之，坑其众三万。虎欲尽杀其众，刺史刘征曰：“今留征，使牧民也。无民焉牧，征将归耳！”于是虎乃留男女七百日，配征，使镇广固。

### 赵击凉州张茂降

却说赵王曜自陇上得胜，乃以其众西击凉州，戎卒二十八万，号为五十万。是日启行，凉州士民大震。参军马岷劝张茂亲出拒战，长史汜清斩之出降。岷谓茂曰：“汜公糟粕书生，不思大计。明公父子欲为朝廷诛曜有年矣，今曜自至，远近观公此举，当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，力虽不敌，势不可以不出。”茂曰：“善。”乃帅众出屯石头，乃问计于参军陈珍。陈珍曰：“曜兵虽多，乃氐、羌乌聚之众，恩信未结，且有山东之危，安能旷日持久，与我争河西耶！若二旬不退，珍请得弊卒数千，为明公擒之。”茂沉吟。

时曜众至河西，诸将争欲济河。曜曰：“吾军疲困，其实难用。今但按甲勿动，以威声震之，若出中旬，茂表不至者，吾为负卿矣。”至是茂果疑寡不敌众，密使人上表，称藩于曜。曜大悦，遣使拜茂为太师，封凉王，加九锡。茂使人贡财物劳兵。曜始振旅还军。

却说杨难敌闻陈安死，大惧，赵王曜来攻己，乃自请降于成主雄。李雄未允，难敌以金百斤，赂将军李稚。李稚与成主说之，方受其降，遣其还武都。难敌既还，闻赵王曜兵已退，遂差兵据险，不服于成。李稚自悔失计，亟请成主帅兵讨之。于是成主遣稚同其兄李击难敌，稚、帅兵长驱至下

---

乐彦辅——名广字彦辅。

满武秋——汉人，名昌。

辨。难敌闻知，计遣部将引兵一万断、稚路，自将兵分三阵出迎，、稚深入难继，被难敌三面击之，大败而还。又被难敌先遣部将断住归路，不能出进。难敌四下夹攻，、稚皆被难敌所杀，其众悉降。

### 赵封世子永安王

却说初，赵王曜世子刘胤，年十岁，长七尺五寸。既长，多力善射，骁捷如风。靳准之乱，胤逃于黑匿郁鞠部。陈安既败，乃自言于郁鞠，郁鞠礼而使人送还于曜。曜悲喜，谓群臣曰：“义孙，故世子也，材器过人，且涉历艰难。吾欲法周文王、汉光武，以固社稷，而安义光，何如？”左光禄大夫卜泰进曰：“文王定嗣于未立之先，则可。光武以母失恩而废其子，岂足为法！向以东海为嗣，未必不如明帝也。胤文武材略，诚高绝于世，然太子孝友仁慈，亦足为承平贤主。况东宫民、神所系，岂可轻动！臣等有死而已，不敢奉诏。”曜默然。胤进曰：“父之于子，当爱之如一。今黜熙而立胤，臣何敢自安！苟以臣颇堪驱策，岂不能辅熙以承圣业乎！臣请效死于此，不敢闻命。”曜亦以熙羊后所生，后已卒，不忍废也。卜泰即胤之舅也，曜嘉其公忠，以泰为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太傅。而封胤为永安王，都督二宫警卫、录尚书事。命熙尽家人之礼而见胤。

却说赵凉王张茂筑大城姑臧，兴役修灵钧台以备寇。别驾吴绍谏曰：“明公 194 所以筑城修台者，盖惩既往之患耳。愚以为苟恩未洽于人心，虽处层台，亦无所益，适足以疑群下之志，示怯弱之形。”张茂曰：“亡兄一旦失身于物，岂无忠臣义士欲尽节者哉！顾祸生不意，虽有智勇无所恃耳。王公设险，勇夫重闭，古之道也。”言讫，大兴工役，卒为成之。

十一月，王敦欲谋反，先强宗族，故徙其兄王 都督江西诸军事，以王舒为荆州刺史，以王彬为江州刺史，各执重兵。

甲申，二年（赵光初七年，后赵六年），正月，王敦欲反，忌周氏宗族强盛。周氏一门五侯，况周嵩以兄周 被敦所杀，心常愤愤，敦甚恶之。会道士李脱以妖术惑众，敦诬周嵩、周札、周 等与脱同谋，收而杀之，于是从事周嵩、周 皆遇害。惟札在会稽，敦又使沈充持兵一万，去袭会稽。札闻知，领兵出城交战，札军少，大败，战死于阵。因此充等收兵还镇，遂起霸鼎之心。

### 成立兄子为太子

却说成主雄后任氏无子，有妾子十余人，雄不立为嗣，乃立兄李荡子班为太子，使任后母之。群臣固谏不可，请立诸子，雄曰：“吾兄，先帝之嫡统，有奇才大功，事垂克而早亡，朕常悼之。且班仁孝好学，必能负荷先烈。”当太傅李骧谏曰：“先王立嗣必子者，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夺也。宋宣公、吴

余祭，足以观矣！”雄不听。骧退而流涕曰：“乱自此始矣！”李班为人谦恭下士，动遵礼法，雄每有大议，辄令豫之。

五月，赵凉王张茂疾病，执其子张骏手而泣曰：“吾家世以孝友恭顺著称，晋室虽微，汝奉承之，不可失也。”且下令曰：“吾官非王命，苟以集事。死之日，当以白恰入棺，勿以朝服敛也。”言讫而卒。茂既死，赵王曜遣使立其子骏为凉州牧，封为凉王。

### 王敦举兵逆谋反

六月，王敦谋反，以沈充、钱凤为谋士，邓岳、周抚为左右先锋，统兵二十万准备待行。王敦偶发疾，传令屯住三军。时王敦无子，养兄王含之子王应为嗣。敦疾甚，乃与钱凤商议，矫诏拜王应为武卫将军，以代敦权领三军；以兄王含为骠骑大将军，令其笃战。当钱凤谓敦曰：“今丞相疾甚，脱有不讳，便当以后事付应耶？”敦曰：“非常之事，非常人所能为。且应年少，岂堪大事！我死之后，吾有三计，君等宜行之：莫若释兵散众，归身朝廷，保全门户，此第一上计也；退还武昌，收兵自守，贡献不废，此第二中计也；及吾尚存，悉众而下，万一侥幸，此下计也。”凤欲作乱，乃谓其党曰：“今丞相下计，乃上策也。汝等各宜尽忠，休怀二心。”

### 明帝私视王敦营

明帝在宫，密闻近侍报道：“王敦复作乱，兵至湖。”帝不与百官商议，自密乘巴滇骏马，微行至于湖，阴探察王敦营垒。正观之际，敦营中有军士出，见帝单骑窥觑营寨。而军士见帝颜貌不俗，疑非常人，即入报王敦。时王敦病，正昼寝，梦红日环其营城，敦惊起，曰：“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。”帝母荀氏乃燕代人，帝状类外氏，须黄，故敦谓黄须鲜卑奴也。正欲使人出察访捉，忽军士入报：“适间有一人单骑黄须在营外窥视，至今未去。”敦曰：“正是鲜卑奴耳！”急唤傅玩至，说与帝之物色，令其出领五骑，“各带利刃追着杀之，取得首级来，封千户侯与你。”玩得计即出，骑骏马，带长枪利刃，领五骑来追明帝。明帝见营内纷纭，想有人追，乃急驰走。时马有遗粪在地，帝恐追人察冷热追着不便，辄取水灌之为冷。见逆旅卖食老妪在门首立，以赶马七宝鞭与妪曰：“吾将此宝物送与婆婆，倘后有骑马人来追者，可以此示之，道吾去远也。”老妪接鞭在手，明帝忙拍马走去。俄而傅玩五骑追至，问老妪曰：“适有一黄须后生，年纪二十余岁，骑一大马在此过么？”老妪以七宝鞭示之曰：“去得好远，失落此鞭在地，被我拾得。”傅玩辨认之，乃帝之七宝鞭也。因此傅玩在此稽留遂久，心犹不信，因见马粪在地，以手试之，粪已冷矣，遂信老妪之说去远而止不追，勒马而归。明帝仅得免其大难，自回归宫去讫。傅玩引五骑回营，报说明帝去远，追之不

及。王敦闻知，病转加增。时钱凤与沈充定谋，以宿卫尚多，使人上表，奏令三番休二。

时明帝已归宫，亲以温峤为中书令，议讨王敦。王敦使人探知，心甚恶之，恐其为明帝谋己，乃使人请温峤为左司马。峤不敢辞，乃朝拜明帝辞别。帝欲阻之，峤曰：“陛下休留臣，臣自能复返，就观动静耳。”峤即行事敦，敦悦之。峤乃缪为勤敬，综其府事，时进密谋以附其欲。结钱凤，为之声誉，每曰：“钱世仪精神满腹。”峤素有藻鉴之名，凤甚悦，深欲结好。会丹阳尹缺，峤言于敦曰：“京尹咽喉之地，公宜自选。”敦然之，问谁可者。温峤荐钱凤可，钱凤荐温峤可，峤伪辞，敦不听，遂使人表用峤，使覘伺朝廷消息。时王敦行事，不待朝廷应允，表入即除，朝廷亦不敢逆。敦遂使温峤为京尹。峤恐既去，而凤后间之，乃因王敦作宴，款峤饯别，酒至凤，凤未即饮，峤佯醉，以手版击凤帙坠地，作色曰：“钱凤何人，温太真行酒乃敢不饮！”凤意不乐，敦以峤为醉，两释之。峤将别，拜敦，佯为涕泗横流，出阁复入者再三，似不忍离去之状而行。后凤果谓敦曰：“温峤为朝廷甚密，而与庾亮深交。今此去，未可信也。”敦曰：“太真昨醉，小加声色，卿何得便尔相谗耶！”言罢不听。温峤既得脱身，至建康，尽以逆谋告知明帝，又与庾亮画计讨之。王敦闻知峤泄己之谋，大怒曰：“吾乃为小物所欺！”因遣人与弟王导书曰：

太真别来几日，作如此事。当募人擒致之，自拔其舌，方息吾丹田一点火耳！

导以是书见明帝，帝乃加导为大都督，领扬州刺史。又使温峤与将军卞敦应援郗鉴，分督诸军讨敦。鉴奏请曰：“臣等出讨，望陛下诏临淮太守苏峻、兖州刺史刘遐等，帅军入卫京廷。”帝然之，诏峻、遐帅兵入城。明帝自领禁兵屯于中堂。

### 王导计气王敦死

其时，朝野将士皆惮王敦，不肯向前去战，是以相推。当时王导复密谓帝曰：“今敦在，将士畏惮，不敢向前。今闻敦疾甚，其性极急，陛下可作诏书，使人送去见敦，暴敦罪恶。彼心受气，不死将次九分。臣归家，率子弟称敦见诏气死，代其发哀挂孝，然后下诏只讨钱凤、王含，休书王敦，则将士说王敦已死，必然奋志向前，可讨王敦。彼之将士，亦自散矣。”帝大喜，用其计。即使人持诏去暴王敦之罪。敦得书，果呕气病增，卧床不起，使人催王含进兵。王导归家数日，帅子弟举家挂孝发哀，称说王敦死了。兵以为王敦已死，咸有奋志。于是尚书省誉诏，遣人送下敦府曰：

---

三番休二——三番二次，多次。

藻鉴——品评鉴别，引申为掌管诠选。

敦辄立兄息以自承代，不由王命，顽凶相奖，以窥神器。天不长奸，敦已陨毙。凤承凶宄，弥复煽逆。今遣司徒导等讨之。诸为敦所授用者，一无所问。敦之将士，从敦弥年，违离家室，朕甚愍之。其单丁遣归，终身不调。余皆与假三年，休讫还台，当与宿卫同例三番。

使人持诏下敦府。敦见诏大怒，而病愈笃，欲即起兵，使郭璞筮之。璞曰：“无成。”敦疑璞助温峤，欲杀之，恐人议论。敦又问曰：“吾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明公起事，祸必不久，若在武昌，寿不可测。”敦大怒曰：“卿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命尽今日日中。”敦怒甚，收璞杀之。乃即召兄王含及钱凤入内，曰：“吾今疾笃，难以御众。汝等可与邓岳、周抚帅众五万，先向京师，吾自后随应。”凤问曰：“事克之日，天子云何？”敦曰：“尚未南郊，何称天子！便尽卿兵势，但可保获东海王、裴妃而已。”

七月，王含水陆五万掩至江宁南岸，人情汹涌。峤恐其兵过，放火烧了朱雀桥，以挫其锋。明帝欲尽将兵击含，闻朱雀桥已绝，双怒于峤。峤曰：“今宿卫寡弱，征兵未至，若贼豕突，危及社稷，且恐宗庙不保，何爱一桥乎！”明帝方息怒，命峤等同屯于桥岸矣。

司徒王导遣使遗兄王含书曰：

承大将军已不讳，兄之此举，谓可如昔年之事乎？昔年佞臣乱朝，人怀不忿，如导之徒，心思外济。今则不然，大将军来屯于湖，渐失人心。临终之日，委重安期。诸有耳者，皆知将为禅代，非人臣之事也。先帝中兴，遗爱在民；圣主聪明，德洽朝野。兄乃欲妄萌逆节，凡在人臣，谁不愤叹！导门户小大，受国厚恩，今日之事，明目张胆，为六军之首，宁为忠臣而死，不为无赖而生矣。

含见书，怒而不答。

明帝集诸将商议，诸将曰：“王含、钱凤众力百倍，苑城小而不固，宜及军势未成，大驾自出拒战。”郗鉴曰：“群逆纵逸，势不可当，可以谋屈，难以力竞。且含等号令不一，抄盗相寻，旷延持久，必启义士之心。今决胜负于一朝，万一蹉跌，虽有申胥之徒，何补既往哉！”明帝从之。

明帝乃帅诸军出屯南皇堂。癸酉夜，募壮士，使将军段秀等帅千余人渡水，掩其无备。秀等领计，帅一千二百人夜渡河。平旦，与含军相遇于越城，两下交锋，战未十合，含大败而逃，被段秀大破之而还。段秀乃匹弟也。

王含既败，领残兵退屯别所。王敦闻知大怒，曰：“我兄，老婢耳。门户衰，世事去矣！我当力行。”因作势而起，困乏复卧，乃谓其子王应曰：“我死，汝便即位，先立朝廷百官，然后营葬。”应拜受其言。至夜，王敦心中愤惋而死。诸葛瑶谓王应曰：“今丞相归天，不可发丧，若三军闻知，

---

宄（gu，音鬼）——奸宄，坏人。

南郊——封建帝王祭天在南郊。

申胥——即申包胥，春秋时楚国大夫，曾哭秦廷七日夜，使秦出兵败吴救楚。

则在外将士不肯尽心出战。不如秘之，将铺席裹尸，埋于厅中。只管饮酒，调将去攻建康，待取得京师，然后发表。”应曰：“其计大妙。”于是使近侍将王敦尸以席蜡涂其外，埋于厅事中。每日与诸葛瑶饮酒淫乐，不理军事。

明帝虽胜一阵，心中犹疑寡众不敌，乃使人说沈充降，许以司空。充不奉诏，遂举兵与王含合兵来攻建康。当司马顾 说充曰：“今举大事，而天子已扼其咽喉，锋摧气沮，持久必败。若决破栅塘，因湖水以灌京邑，纵舟师以攻之，此上策也。藉初至之锐，并东、西军之力，十道俱进，众寡过倍，理必摧陷，此中策也。转祸为福，召钱凤入计事，因而斩之以降，此下策也。”充不能用。

刘遐、苏峻得诏，帅精兵二万人至。次日，沈充、钱凤分兵出战，两下交锋，充、凤大败，被遐、峻大破之。

时浔阳太守周光帅千余人赴敦营，求见王敦。王应辞以疾重，不能出见。光明知敦死，乃退谓兄周抚曰：“王公已死，兄何为与钱凤作贼耶！”众愕然。抚方以实告光，光遂出，佯以为发兵助凤，因而入斩钱凤，付抚诣阙，自赎其罪。沈充为故将吴儒所杀，传首建康。王含见事不成，与王应烧营夜遁。次日，明帝闻沈充、钱凤已死，王含烧营而逃，方始收军还宫。

却说王含欲奔荆州，其子王应曰：“不如投江州叔父彬。”含曰：“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不睦，何如欲归之？”应曰：“此乃所以宜归也。江州当人强盛时，能立同异，此非常人所及。今睹困厄，必有愍恻之心。荆州叔父舒守文，岂能意外行事乎！”含不从，遂与应奔荆州。荆州刺史王舒遣军迎之，恐朝廷见罪，乃以酒款待王含父子。含父子二人饮得大醉，王舒使人执缚，沉其父子于江死之。遣使奉表入朝。

却说江州刺史王彬闻应大败，当来奔己，密具舟待，不至，深以为恨而退。

于是敦党悉平。有司奏明帝，使人发敦瘞，焚其衣冠，踞而斩之，与充、凤之首，同悬于南桁。百姓观者，莫不称庆。郗鉴曰：“前朝诛杨骏等，皆先极官刑，后听私殡。臣以为王诛加于上，私义行于下，宜听敦家收葬。”明帝许之。敦家人乃收敦尸首葬之。王导等皆以讨敦功受封赏。有司奏王彬等当诛，明帝下诏曰：“司徒导以大义灭亲，犹当百世宥之，况彬等皆其亲近乎！”悉无所问。帝诏：“敦纲纪除名，参佐禁锢。”温峤上疏曰：

敦刚愎不仁，忍行杀戮，处其朝者，恒惧危亡，原其私心，岂遑晏处！其赞导凶悖，自当正以典刑。如其枉入奸党，宜施之宽宥。

明帝览之，未及问，郗鉴曰：“先王立君臣之教，贵于伏节死义。王敦佐吏虽多逼迫，然进不能止其逆谋，退不能脱身远遁，准之前训，宜节义责。”

---

瘞(yì, 音亦)——墓葬。

踞——双膝着地，上身挺直。

桁(héng, 音横)——悬梁。

明帝不从，乃听峤议而行矣。

## 东晋卷之二

起自东晋明帝乙酉三年，止于东晋成帝辛丑七年，首尾共十七年事实。

### 陶侃劝人惜分阴

乙酉，三年（赵光初八年，后赵七年），二月，明帝设朝，君臣礼毕，诏故谯王司马承、戴渊、周、甘卓、虞望、郭璞等赠官有差，因王敦谋逆，承等死于国难，故皆赠谥其官。时周札亦死国难，未蒙诏录，因是周札故吏上表为札讼冤。尚书卞议：“札开门迎寇，不当赠谥，”王导上议曰：“往年之事，敦奸逆未彰，自臣等有识以上，皆所未悟，与札无异。既悟其奸，札便以身许国，寻取臬夷。臣谓宜与周、戴同例。”郗鉴曰：“周、戴死节，周札延寇，事异赏均，何以劝惩？如司徒议，则谯王、周、戴皆应受责，何赠谥之有！今三臣既褒，则札宜贬，明矣！”导曰：“札与谯王、周、戴虽所见有异同，皆人臣之节也！”鉴曰：“敦之逆谋，履霜日久，若以往年之举，义同桓、文，则先帝可为幽、厉耶！”诸臣虽各议不合，明帝卒用导议，诏札与周、戴同例有差。当群臣请立太子司马衍为皇太子，明帝大悦，从之。

五月，诏以陶侃都督荆、襄、雍、梁四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于是陶侃复领荆州。次日，帅众去镇。其时，荆州士女闻陶侃来镇，各各欢悦，以香花迎接。

侃既至荆州，恭勤，终日敛膝危坐，军府众事，检摄无遗，未尝少停。尝语人曰：“大禹圣人，乃惜寸阴，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。岂但逸游荒醉，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！”又尝造船，其木屑、竹头，侃皆令人上籍而掌之，不许失落，人咸不解所以。后正会积雪初晴，厅事前余雪犹湿，乃令人以木屑布地。及桓温伐蜀，以侃所贮竹头作钉钉船。其综理微密，人皆不知也。

初，侃参佐有博戏废事者，侃命取其酒器、博之具，悉投之于江，将吏则加鞭扑，曰：“，牧猪奴戏耳！《老》、《庄》浮华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益实用。君子当正其威仪，何可蓬头跣足，自谓宏达耶！”有奉馈者，必问其所由，若力作所致，虽微必喜，慰赐参倍；若非理得之，则切厉诃辱，还其所馈。侃尝出游，见人持一把未熟稻，侃曰：“用之何如？”其人云：“行道所见，聊取之耳。”侃大怒曰：“汝懒不佃，而贼人稻！”执而鞭之。

---

桓、文——指春秋霸主秦桓公、晋文公，贤君。

幽、厉——指周幽王、周厉王，皆暴君。

上籍——登记造册。

博——（ch，音出），赌具。以掷骰决胜负。

是以百姓勤于农作，家给人足矣。

### 戴洋风角占通神

却说司徒王导有病，经月不愈。长史李仁因视导疾，因说曰：“近闻长城有一人，姓戴名洋，字国流。年十二，遇病死，五日而苏，说死时天使其为酒藏吏，授符，给吏从、幡麾，将上蓬莱、昆仑、积石、太室、恒、庐、衡等诸山。既而遣归，逢一老父，谓之曰：‘汝后当得道，为贵人所识。’及长，遂善风角。为人短陋无风望，然妙解占候卜数，无不应验，天下人人敬之为神。司徒何不使人召来，问卜吉凶？”导曰：“既有此人，烦卿召来。”于是李仁去请戴洋来见王导。参拜讫，导问疾之因，戴洋曰：“君侯本命在申，金为土使之主，而为申上石头立冶，火光照天，此为金火相炼，水火相煎，以故受疾耳！若能迁乔，疾即瘥耳。”导即移居东府，病瘥，遂重赏戴洋。

却说后赵王勒遣将军石生帅众三万，寇掠河南，青州刺史李矩、颍川太守郭默领兵拒战，数败于生。矩、默乃使人持书降于赵，赵王曜使刘岳、呼延谟帅兵五万，围石生于金墉城。生被困，遣人回襄国求救。后赵王勒使石虎帅二万精骑来救石生。虎兵至金墉与刘岳交锋，大战五十余合，岳大败而退。呼延谟又出战，不十合被虎斩之。赵王曜闻呼延谟被杀，自帅禁兵二万，前来救岳。与虎交战未三合，曜军无故惊溃，曜亦败，遂归长安。刘岳被虎执而杀之，曜因此愤恚成疾。郭默南奔建康，李矩亦帅众南归，卒于鲁阳。于是青、豫、徐、兖之地，率皆入于后赵，以淮为境矣。

却说代王始亲国政，以诸部多未服，乃弃城于东木根山自徙居之。

### 明帝托孤与王导

闰七月，明帝疾，召右卫将军虞胤、左卫将军南顿王司马宗至。明帝亲任典禁兵，直殿内，多聚勇士以为羽翼。王导、庾亮入内视疾，颇以为言，帝待之愈厚，宫门管钥，皆委之宗等。时帝寝疾，庾亮夜有所表，使人从司马宗求钥，宗不与，叱亮使人曰：“此汝家门户耶！何故夜深而得入宫？”使人回白与庾亮，亮益忿之。

及次日，帝疾笃，群臣无得进者。亮疑宗、胤二人有异谋，拉王导等排闥入见明帝，请黜宗、胤。帝不纳。

是夜，召引太宰、西阳王司马，司徒王导，及尚书令卞壶，将军郗鉴、庾亮、陆晔，丹阳尹温峤，并受遗诏辅太子。王导、庾亮、卞壶等入宫内卧所，帝嘱付曰：“朕欲与卿等平复天下，扫清海内，不幸遇斯疾厄。今太子

---

排闥（tà，音踏）——推门，推开门。

年幼，不得不召卿等托之，以致事也。”言讫，泪满交颐。王导亦涕泣曰：“愿陛下万岁，以副天下之望，将息龙体，臣等少尽犬马之劳。”帝又曰：“卿等早晚管觑幼子，勿负朕言，”乃执太子手，付与王导曰：“可念朕躬，勿效王敦。”导汗流遍体，手足无措，泣拜于地，以头叩地流血，曰：“臣等安敢不竭尽忠之心，效元节之志，继之以死，难报今日托付之重耳！”帝命太子扶起王导，又谓庾亮，卞壶等曰：“吾死之后，褒进大臣。”又曰：“诸大臣，朕不能一一嘱咐，皆当保爱。”言讫而崩。在位三年，寿二十七，谥曰明帝。帝敏有机，故能以弱制强，除剪逆臣，克复大业，规模宏远。明帝已崩，卞壶等率百官收敛，举哀发丧。孝事毕，葬于武平陵。

时太子司马衍生五年矣。群臣扶其即位，请太后临朝称制。是日，群臣进玉玺，司徒王导辞疾不至，卞壶正色于朝曰：“王公非社稷之臣，大行在殡，嗣皇未立，岂人臣辞疾之时耶！”导闻之，乃即舆疾而至，上玺。

太后临朝，以导录尚书事，与卞壶、庾亮参辅朝政，然大事要决于亮。尚书郎乐广子乐谟为郡中正，庾珉族子庾怡为廷尉评，二人各称父命不就。卞壶曰：“人非无父而生，职非无事而立；有父而有命，居职必有悔。若父各私其子，则王者无民，而君臣之道废矣。广、珉受宠圣世，身非已有，况后嗣哉！”谟、怡不得已就职。太子衍既即大位，乃大赦天下，改元咸和，号显宗。史说，显宗成皇帝名衍，字世根，乃明帝长子，在位十七年。

史说，葛洪字稚川，丹阳句容人也。少好学，家贫，躬自伐薪以货纸墨，夜辄写书诵读，以儒学知名。性寡欲，无所爱玩，不知棋局几道，齿名。为人谨讷，不好荣利，闭门却俗，未尝交游。时或寻书问义，不远数千里，崎岖跋涉，期于必得，遂览究典籍，尤好神仙导养之法。先吴时，从祖玄，学道得仙，号曰葛仙公，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，洪就隐学，悉得其法焉。

先，司徒王导知其儒名，召补州主簿，亦有节政。时导又选入朝，为散骑常侍，领大著作。葛洪至入朝，朝见帝，固辞曰：“臣今年老不堪重用，欲炼丹以祈遐寿。闻交 句漏县有丹，臣请出为其令。”帝见洪姿高质异，而曰：“交 远隔，虽有奇宝，朕不舍卿远行。”洪曰：“臣此行非欲为荣，以其有丹，故求出耳！”帝见其恳辞，始从之。洪遂出，将子侄俱行。行至广州，广州刺史邓岳闻知其至，欲往交趾，使人留之，意欲受学其炼丹之术，洪不听而去。到句漏县，入罗浮山炼丹积年，优游闲养，著述不辍，乃著内、外经一百一十六篇，作序曰：

洪体乏进趣之才，偶好无为之业。假令奋翅则能凌厉玄霄，骋足则能追风躡景，犹欲戢劲翮于鹤 之群，藏逸迹于跛驴之伍，岂况大块 稟我以寻常之短羽，造化假我以至弩之蹇足？自卜者审，不能者止，又岂敢力苍蝇而

---

翮（hé，音河）——鸟的翅膀。

鹤 指鹤鹑、 雀，都是小鸟。

大块——大自然。

慕冲天之举，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哉！是以绝望于荣华之涂，而志安乎穷圯之域；藜藿有八珍之甘，蓬荜有藻 之乐也。世儒徒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书，不但大而笑之，又将谤毁真正。故余所著子言黄白之事，名曰《内篇》，其余驳难通释，名曰《外篇》，大凡内、外经一百一十六篇。虽不足藏诸名山，且欲緘之金匱，以示识者。

自号抱朴子，因以名书。

洪博闻深洽，江左绝伦。著述篇章富于班、马，又精辨玄赜，析理入微。年八十一，自知天命该返，乃使人召广州刺史邓岳，授以丹法，与岳疏云：“若求神仙之术，当远行寻师，刻期便发，若缓恐不相见耳！”而岳得疏，狼狽往别，久延，洪坐至日中，兀然若睡而卒，及岳行至，遂不得见。因此未曾授得丹法。视其颜色如生，体亦柔软，岳使其子弟敛殓，举尸入棺甚轻，如空而已，世人皆谓尸解，是谓得仙矣。邓岳来迟，莫得其传，叹息而去耳。

却说段氏自务勿尘以来，日益强盛。其处地西接渔阳，东界辽水，所统胡晋三万余户，控弦四五万骑。末 先卒，其子段牙代立。至是疾陆眷之孙辽自聚众一万五千人，来攻段牙，牙帅诸将亲出与战，被辽杀之，尽收其所统，而代之为主矣。其时北代王贺 卒，其百官立其弟拓跋纥那嗣为主。

### 亮征苏峻为司农

晋显宗成皇帝咸和元年，（赵光初九，后赵八年），六月，成帝设朝，以郗鉴领徐州刺史，于是郗鉴次日启行。时司徒王导称疾不朝，而私送郗鉴。卞壶闻之，是日入朝奏导亏法从私，无大臣之节，请免官。成帝不听。壶奏虽寝 不行，举朝惮之。壶俭素廉洁，裁断切直，当官干实，性不弘裕，不肯苟同时好，故为诸士所少。阮孚谓壶曰：“卿常无闲泰，如含瓦石，不亦劳乎！”壶曰：“诸君子以道德恢弘，风流相尚，执鄙吝者，非 而谁！”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、谢鲲为放达， 厉色于朝曰：“悖礼伤教，罪莫大焉；中朝倾覆，实由于此。”欲奏推之，王导与庾亮不听，乃止。

八月，初，王导以宽和得众，及庾亮用事，任法裁物，颇失人心。祖约自以名辈不后郗、卞，而不预顾命，遗诏褒进大臣，又不及。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。

史说，历阳内史苏峻，字子高，长广掖人。少为书生，有才学，年十八举孝廉。永嘉之乱，百姓流亡，所在屯聚，峻乃纠合数千家结垒于本县。元

---

藻（zhu，音捉）——画藻文的短柱。

班、马——汉代文学家班固、司马迁。

玄赜（zé，音责）——幽微深密。

寝——停，搁置。

帝时闻之，假峻为安集将军，后峻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。既到广陵，朝廷嘉其远至，转为鹰扬将军。后讨王敦有功，进使持节、冠军将军、历阳内史、封为广陵公，令其出屯历阳。峻本单家，聚众于扰攘之际，归顺之后，志在立功，既而有功于国，威望渐著。至是有锐卒万人，器械甚精，而峻潜在异志，抚纳亡命，众力日多，皆仰食县官，运漕者相属，稍有不如意，便肆忿言。是时庾亮秉政，恐苏峻在历阳终为祸乱，欲下诏征之，乃访司徒王导曰：“今苏峻握兵屯于历阳，不肯归兵于朝廷，恐为后患。欲以大司农征峻入朝，稍削其权。司徒意以云何？”导曰：“苏峻骄溢，必不奉诏，不若且包而容之。”亮问群臣，群臣皆以为不可，亮不听。时亮既疑峻、约，又畏惧之得众，乃奏成帝，以温峤为都督，督江州诸军事，镇于武昌，以王舒为会稽内史而守会稽，以广声援；又修石头城以备之。当丹阳尹阮孚谓所亲曰：“江东创业尚浅，主幼时艰。庾亮年少，德信未孚。以吾观之，祸将及矣。”次日，入朝奏帝，遂求出为广州刺史，成帝从之。孚遂刺于广州矣。

十月，却说南顿王司马宗自以失职怨望，又素与苏峻善，庾亮欲诛之，无罪，不敢行，而宗亦欲废执政亮等。中丞钟雅劾宗谋叛，亮乘之遣人收宗杀之，降其兄太宰西阳王为弋阳县王。宗，帝室近属，乃先帝保傅，亮一旦翦黜，由是愈失远近之心。宗之死也，成帝不知，久之，成帝以朝问亮曰：“当日白头公何在？”亮对曰：“因谋反伏诛。”帝泣曰：“舅言人作贼，便杀之；人言舅作贼，当何如？”亮惧，变色而退朝。

却说后赵王勒用程遐之谋，营邺宫，使养子石虎镇之，守邺城。石虎自以多功，无去邺之意，及修三台，迁其家室而居之，虎由是怨望。

十一月，后赵王勒使石聪帅二万骑攻寿春，祖约坚守不出，使人屡表请救，朝廷不为出兵。聪遂进寇阜陵，建康士民大震。苏峻闻知，直遣将韩晃领三万骑来拒战。石聪闻救兵至，乃走之。朝廷欲作涂塘以遏胡寇，祖约闻知曰：“朝廷为此，是充我也！”益怀愤恚。

二年（赵光初十年，后赵九年），五月朔，日食。却说张骏闻赵兵为石氏所败，乃去官爵，复称晋大将军、凉州牧，遣辛岩领军二万，攻赵秦州。赵王曜大怒，遣刘胤将兵五万，出击辛岩。二军交锋，战未数合，辛岩大败而走。胤乘胜追奔，济河，拔令居，据振武，因此河西大骇，金城、罕降之，骏遂失河南之地。

### 苏峻祖约举兵反

却说庾亮以苏峻在历阳，终为祸乱，欲下诏征之。司徒王导执之曰：“以吾见必不奉诏，且包容之。”亮曰：“今纵不顺命，为祸犹浅，若复经年，

不可复制，犹七国之于汉也。”卞 曰：“峻拥强兵，逼近京邑，路不终朝，一旦有变，易为蹉跌，宜深思之。”亮勿听。时温峤在江州闻知此事，使人以书来止亮，亮犹不听。亮又与群臣议征苏峻，举朝文武以为不可征，亮皆不听。

时苏峻在历阳，亦闻之，遣司马诣亮府固辞，亮不许，乃命有司书诏，使人征苏峻为大司农，以其弟苏逸代领部曲。使人既持诏至历阳，苏峻待之于府，遣人上表固辞，亮俱不许。峻遂不应命，举兵谋反。温峤闻之，即欲帅众下卫健康，三吴亦欲起义兵讨峻。亮见峻不肯应命，温峤即欲帅众下卫健康，亮使人报温峤书曰：“吾忧西陲过于历阳，无过雷池一步也。”峤始未动。

亮知峻起兵，使人以书谕峻，峻回书云：“台下云峻欲反，岂得活耶！我宁山头望廷尉，不能廷尉望山头。”使人得是书回见亮。亮不惧，预备拒敌。

却说苏峻竟欲谋反，乃与副将刘仁商议曰：“今吾不受诏命，疑吾谋反。吾欲起兵，此事若何？”仁曰：“闻豫州祖约亦与庾亮不睦，怨望朝廷。祖约部下兵精粮足，明公遣人持书，推崇为盟主，同讨庾亮，共除君侧之恶，则大事可成。”峻曰：“此计大善。”于是峻使人持书请约共讨庾亮。祖约大喜，回书与来人归，约在目下起兵相应，使人去了。谯国内史桓宣谏曰：“不可！使君欲为雄霸，助国讨峻，则威名自举。今乃与俱反，安得久乎！”约不从，宣遂绝之，后不与相见。因此祖约遣兄子祖沛、祖涣、女婿许柳以兵二万，前来会峻。峻使人迎沛、涣等入城，排宴款待。次日，峻与沛、涣合兵五万人，来袭姑孰。

是时十二月，峻兵长驱而行，朝廷已知。庾亮集文武于朝堂议之，当尚书左丞孔坦、司空司马陶回言于司徒王导曰：“请及峻未至，急断阜陵，守江西当利诸口，彼少我众，一战决矣。今不先往，而峻先至，则人心危骇，难与战矣。”导然之，庾亮不从。至是峻遣其将韩晃袭陷姑孰，取其盐米，以给诸军。亮始悔，使左将军司马流将兵三万，据慈湖以拒之。

时宣城内史桓彝欲起兵赴朝廷，长史裨惠曰：“郡兵寡弱，山民易扰，且宜按甲以待之也。”彝厉色曰：“‘见无礼于其君者，若鹰 之逐鸟雀。’今社稷危逼，义无宴安，何敢坐视也！”乃慷慨流涕，将兵遂进屯芜湖。峻将韩晃将兵前往，至芜湖，与彝交战。彝兵寡弱，不三合，大败而还，退回宣城。晃乘之因攻宣城，彝不敌，又退保广德。时徐州刺史郗鉴欲帅所镇之兵赴国难，朝廷知之，恐北寇入扰，下诏不许动兵，于是鉴未敢行。

## 卞 父子死忠孝

---

七国——西汉时七王之乱。

鹰（zh n，音沾）——一种猛禽。

戊子，三年（赵光初十一年，后赵太和元年），温峤欲救建康，以军集屯于城外。峻将韩晃兵至慈湖，司马流素懦怯，闻峻兵至，将出战，食饭不知口处，慌忙驱兵出阵，未及两战，兵溃大败而死。

时苏峻自将兵横江而济，亮兵出拒屡败。陶回谓庾亮曰：“苏峻颇达兵机，知石头有重戍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，宜伏兵邀之，可一战擒也。”亮又不从。时峻果惧石头有重戍，不敢下，乃令诸军弃舟，从小丹阳步行，夜迷失道，无复部分，至天明，方寻路径而来，整列队伍，至青溪栅，屯住传餐。早有人探知回报，亮始悔之曰：“吾不听陶回之计，果中贼人之谋。”言讫，以兵列于宜阳门内待战。

时朝士多遣家人入东避难，惟左卫将军刘超独迁妻孥入居宫内，以安上心。成帝大惊，急诏卞 大纵诸军出战。 忙集诸军，出西陵与峻交战，兵大败，峻兵攻青溪栅， 又拒击之。峻因风纵火，烧台省诸营皆尽。卞 背痈新愈，疮犹未合，听诏即起出军拒战，至是力疾苦战，与峻交锋，斗上十合，背上疮发而死。其二子卞 、卞盱闻父战死，领部从赴敌交战亦死。辎母裴氏使人寻还三尸，抚尸哭曰：“父为忠臣，子为孝子，夫何恨乎！”当征士翟阳闻之，叹曰：“父死于君，子死于父，忠孝之道，萃于一门。”

苏峻奸臣乱建康，惟有卞 是忠良。

单身为国为民死，二子俱同忠孝亡。

英名烈烈扬中国，赤胆乾乾烛上苍。

可怜一家殉主难，教人怎不泪汪汪。

时苏峻既害卞 父子，引兵杀入城来。庾亮见峻兵混杀入城，急令军士排开待战，未及成列，士众见峻兵势大，皆弃戈溃走。亮见军士逃散，料不能敌，乃引腹心数百人奔走浔阳。将行，顾谓侍中钟雅曰：“吾之此去，后事深以相委。”雅曰：“栋折榱 崩，谁之咎也！”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容复言。卿当期克复之效耳！”雅曰：“想足下不愧荀林父 耳！”言讫，亮去。雅入内宫，成帝大惊。左卫将军钟雅与右卫将军刘超尽侍帝左右，有黄门李义欲逃，私谓钟雅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古之道也。今苏峻入乱，何不随时之宜，与吾同去，而在此坐待其毙也！”雅曰：“国难不能救，君危不能济，若逊遁以求免，吾惧董狐执简而尽矣。”遂不行。时丹阳尹羊曼、黄门侍郎周导、庐江太守陶瞻（乃陶侃之子也），仍力战峻而死。

峻兵入台城，司徒王导谓侍中褚 曰：“至尊当御正殿。” 即入抱成帝登太极前殿，导及光禄大夫陆晔、荀崧、尚书张 共登御床卫帝。刘超、

---

（zh n，音诊）。

榱（cu，音崔）——椽子。

荀林父——春秋晋文公中军主将。

（sà，音飒）。

锺雅及 皆率百官侍立左右。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。峻兵既入，叱 令下。

呵之曰：“苏冠军来觐至尊，军人岂得侵逼！”于是诸兵不敢上殿，突入后宫，宫人皆见掠夺。驱役百官，裸剥士女。宫有布二十万匹，金银五千斤，钱亿万，绢数万匹，峻尽费之。

苏峻领甲士数百至太极殿前，司徒王导喝曰：“圣上在此，不得无礼！”苏峻与军士同呼万岁。当成帝问曰：“卿兵不候宣调，辄入京师，欲何为也？”峻奏曰：“中书令庾亮为政不均，赏罚不明，苦虐百姓，欲杀小臣。臣今起兵，亦为社稷之计，岂敢叛乱朝廷！”帝曰：“今庾亮逃不在朝，卿等何不退兵？”峻曰：“臣今入朝，辅政陛下，未曾封爵，故不退兵。”帝曰：“卿欲何授，自择奏请。”峻曰：“司徒王导德望于民，宜先复职。祖约廉能，可为侍中太尉、尚书令。臣为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其余百官守旧爵，独庾亮兄弟不许原例。”于是帝从之。

祖约、苏峻把握朝政，极暴残酷，驱役百官，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，逼令担泥负土登筑蒋山。裸剥士女，皆以坏席苫草自障，坐地以土自覆，以此哀号之声震动内外。弋阳王司马 先被庾亮废，至是诣峻，称峻功德，峻复以为太宰、西阳王。

却说庾亮被苏峻杀败，无处安身，乃引从人来浔阳，投奔友人温峤。

史说，温峤字太真，性聪敏，有识量，能属文。风仪秀整，善于谈论，见者皆爱悦之。平北大将军刘琨举为参军。元帝初，镇江左，琨诚系王室，遣峤将命。既至引见，帝器而嘉焉。于是江左草创，纲维未举，峤殊以为忧。及见王导共谈，欢然曰：“自有管夷吾，复何虑！”会琨死，除峤为散骑常侍。初，峤奉将命来江左，辞母崔氏。崔氏以老固止之，峤绝裾而离。其后母亡，峤阻乱不获归葬，由是固让不拜，苦请北归葬母。诏不许，峤不得已，乃受命。明帝即位，拜侍中，机密大谋皆所参综，诏命文翰亦悉预焉。咸和初，代应詹为江州刺史、持节都督平南将军，镇武昌，甚有惠政。在镇见王敦画像而曰：“敦大逆，宜加斫棺之戮，受崔杼之刑。古人阖棺而定溢，《春秋》大居正，崇王父之命，未有受戮于天子，而图形于群下。”命削去之。

先，峤与庾亮同为侍讲东宫，因为布衣之交。是时，亮败无处投奔，来浔阳见温峤曰：“苏峻与祖约谋叛，攻陷建康，京师倾覆。吾奉太后明诏，以卿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檄兴义兵共讨逆峻。”峤闻之，号恸曰：“汝今离建康，主上幼弱，倘被贼害，何有所凭？太后虽诏，为今之计，当以灭贼为急。吾未功而先拜，何以示天下？吾未敢当！”言讫，因与庾亮相相对悲哭，士人闻之者，莫不流涕。温峤素重亮，亮虽奔败至此，峤愈推奉，分兵给之。

三月，皇太后庾氏因庾亮违众议，生厉阶，及为元帅，兵败身窜，恐祸及族，忧虑而崩。百官举哀葬之，溢曰明穆皇后。苏峻恐诸镇起兵，自帅众南屯于湖，深虑后变。

## 亮峽推侃为盟主

夏四月，温峽将兴兵讨峻，而不知建康声闻。会范汪至，言“二宫无事，而峻政令不一，贪暴纵横，虽强易弱，宜时进讨。”峽深纳之。庾亮辟范汪参护军事。次日，庾亮来推峽为盟主，请兴义兵讨峻。峽不敢当，推及于亮。二人互相推让。当峽从弟温充曰：“今汝二公相推，谁肯为之主盟，恐不敌峻也。吾闻征西大将军陶侃，位重兵强，宜共推之，可济大事。”于是二人皆从之。乃遣督护王愨期至荆州，推奉陶侃为盟主，请其兴兵，同赴国难。王愨期奉命诣荆州入见陶侃，称说：“温平南同庾公推明公为盟主，同讨峻、约之事。”言讫，呈书封。侃观其书曰：

峻、约跋扈，欺天谋逆，入乱宫庭，鞭撻百官，贪暴纵横，人不忍言，朝野士民，岂乐其生哉！峽今集兵送马，欲为扫清帝室，恨力不及，未敢轻举。公乃仁者，忠义慨然，素为江左士望，请为盟主，望乞兴兵，同赴国难，兵讨不义。如有驱使，即当奉行。

侃见书，犹以先帝不预顾命为恨，答王愨期曰：“你见温平南，说吾疆场外将，不敢越局以兴大兵。”愨期领其言语，回报温峽，称说陶侃不肯兴兵之事。庾亮听之曰：“今主上有燃眉之急，社稷有倒悬之忧，彼不肯为，吾与卿当自兴兵，不然幼主何安耶？”峽曰：“既如此，吾一面使人起请兴兵，吾与公先行。”乃又分付使人去见陶侃曰：“仁公且守，仆当先下。”使人得其语，行二日，参军毛宝闻之，入见峽曰：“闻公使诣陶侃，称自先行，大不可也。师克在和，不宜异同。假令可疑，犹当外示不觉，公可急遣人追使改书，言必俱进。若不及，则更遣使可也。”峽始遣人星夜追回先使，改书称与俱进。于是侃得催书，遣督护龚登帅兵一万诣峽。峽自帅众七千人，与庾亮、龚登等起行。先使人列上尚书，陈峻、约罪状，移告征镇，共发讨峻。峽既登舟，泣涕谕众欲行，陶侃使人追龚登引众还镇，峽苦留之，又使王愨期去与侃书曰：

行军有进而无退，可增而不可减。近已移檄远近，言于盟府，惟须仁公军至，便齐进耳！今乃返退还，疑惑远近，成败之由，将在于此。假令此州不守，则荆楚将来之危，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。仁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，参桓、文之业；退当以慈父之情，雪爱子之痛。且峻、约无道，人皆切齿。今之进讨，如石投卵，若复召兵还，是为败于几成。而或者遂谓仁公缓于讨贼，虽悔难追，愿深察之。

侃得书犹豫，愨期上言曰：“峻，豺狼也，如得遂志，公宁有容身之地耶！依吾之言，明公火速自行，则诸镇同赴，大功可成！”于是侃感悟，即戎服登舟，起兵而行。时侃子瞻，因与峻战死，家人收骸敛棺送还荆州，是日至荆州，侃遂不顾，兼道而进。

## 郗鉴王舒赴国难

史说，郗鉴字道徽，高平人。少孤贫，博览经籍，躬耕陇亩，吟咏不倦，以儒雅著名。初，鉴值永嘉之乱，在乡里，贫甚饥馁。乡人黄长者以鉴名德，传请供饷之。时兄子迈、外甥周翼并小，鉴常携之就食。黄长者曰：“今各自饥馑，吾以君贤，欲供相济耳，恐不能兼有所存。”于是鉴后独往食，食讫，以饭著两颊边还家，吐与二儿食，因此养得二人复存。后同过江，迈位至护军，翼位至剡县令。

鉴投事元帝，帝以为广陵太守。其时，鉴任广陵，城孤粮少，逼近胡寇，人无固志，俱各散心。忽得檄书至，即流涕谓众曰：“今主上幼小，被苏贼叛逆，污乱朝廷。吾欲起兵，以死报国，汝等尽忠，同赴国难，不得推延。”于是将士争奋向前。因是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峤曰：“或闻贼欲挟天子，东入会稽，当先立营垒，屯据要害，既防其越逸，又断贼粮，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。贼攻城不拔，野无所掠，必自溃矣。”峤闻其计，深以为然。

五月，陶侃自将兵至浔阳。温峤同庾亮商议出兵，当诸将谓峤曰：“陶公此来，必诛庾公以谢天下，然后讨峻。庾公宜且避之。”亮闻其言大惊，欲往别镇，峤止之曰：“不可。公可负棘自责见侃，侃必不伤于公。今若去，反构成怨。”于是亮用峤计出迎，诣侃拜谢。侃惊，止曰：“庾元规乃拜陶士行耶！昔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，今日反求见耶！”亮引咎自责曰：“主上遗诏托辅，司徒王导及中书令卞 等，诸大臣亲自所见，岂敢裁除？修筑石头，以防诸有，岂疑于君？若有此，天地不容！”言讫泪下。侃乃释然曰：“前言戏之耳！”因此温峤亦来相见会议。次日，三人遂同起军趣建康，共率兵四万，旌旗七百余里。

峻已知，恐建康不固，乃自姑孰还朝。次日，入内集百官谓曰：“今陶侃起兵，要劫天子，必伤百姓。今建康兵甲未精，城郭不固，难以坚持，不如暂徙石头，候太平还都。”王导出曰：“建康虽则兵城未备，乃兴王之所。况太庙诸陵在迩，岂可一旦离之！石头虽固，宫省台司全无可居，甚不可移！”苏峻要徙，王导固争不从。峻曰：“吾意已决，逆令者斩！”于是百官不敢吐声，成帝哀泣从之。次日，峻备车请帝升车。时大雨泥泞，刘超、钟雅步侍左右，峻给马与之，二人皆不肯乘，而悲哀慷慨，峻心恶之。帝与群臣既至石头，峻以仓屋为帝宫室，与成帝居之。峻党日肆丑言，当超、雅与荀崧、华桓、卞潭等常侍，不离帝侧。时饥馑米贵，峻问遗，超一无所受。缙绅朝夕，臣节愈恭，虽居忧厄之中，犹启成帝，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

王导见峻逆众而劫上迁都，乃密令张 以太后诏谕三吴，使起义兵，会稽内史王舒得太后诏，使督护庾冰将兵一万西渡浙江，前来讨峻。于是吴兴太守虞潭、吴国内史蔡谟、义兴太守顾众等，皆起兵应之。虞潭母孙氏性聪敏，识鉴过人，闻各处起兵讨峻，乃谓潭曰：“主上受困于石头，汝当舍生

取义，勿以吾老为虑，火速起兵讨峻。”言讫，乃尽遣家僮从军，鬻其环佩以给军费。苏峻闻之大惊，忙遣部将管商等，引兵五千拒之。

### 侃峤会兵讨苏峻

时侃、峤军至茄子浦，峤以南兵习水，峻兵便步，传令：“军中将士不许上岸，有逆者死！”时苏峻遣人送米一万斛馈祖约，峤参军毛宝闻之，乃告其众曰：“兵法，‘军令有所不从’，温公虽令将兵无得上岸，人有送米与祖约拒吾，又无大将护卫，岂可视其可击而不上岸击之耶！”言讫，乃引兵大喊上岸，往袭取之。峻送米军人见宝兵至，乃尽掷轻重粮食而逃，宝获之以济二军。祖约由是饥乏。温峤录宝之功，遣人表毛宝为庐江太守。陶侃亦遣人表王舒、虞潭监浙东西军事，郗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，朝廷从之。于是郗鉴遂帅众渡江，与侃、峤等会，舟师直诣石头。

苏峻望侃、峤、亮、鉴等兵大至，面有惧色。乃令其弟苏逸守城，自执兵五万出城屯住，以为犄角。陶侃既大集各路军马皆至石头，侃部将李相请筑白石垒，使人上岸守之。于是侃传令三军筑垒于白石，使庾亮将军一万守之。苏峻屡遣将攻白石垒，不克而退。峻心下大忧，急集诸将士商议。当参军匡孝曰：“今侃筑白石垒，甚得其宜，进能攻我，退可为居。虽得其计，然白石南寨其将赵胤守其寨，势孤，易为克之。今夜我引一军，抄小路去袭寨后，明公可使公子硕以兵攻其前，两下夹击，胤便成禽矣。若克南小寨垒，白石易破耳。”峻然之。至夜，匡孝率三千士卒，抄小路而去。峻使其子硕帅五千人，去攻其寨前。硕兵至半夜，鼓噪直进，胤慌忙披挂上马，正遇苏硕，两马相斗，不到数合，寨后匡孝军已至，大放火。赵胤军人四下乱窜，拨马回走四十里，喊声不绝。众军相杀，止有祖茂跟定王舒骑突围而走。背后匡孝赶来，胤勒马又战十余合。胤连放两箭，被匡孝躲过，尽力放第三箭，力气太猛，折了箭与弓，弃弓纵马，穿林而走。去远，匡孝始放火烧其营寨，苏硕鸣金收军而还。苏峻大喜，重赏二人。

温峤见南寨有失，救之未及，于是使王愨期领战船一百、军五千人出战，峻使匡孝来迎，与愨期交战。战上二十余合，愨期大败，损去战船三十只，折去水军千余人。

赵胤等失南寨，到晚来见陶侃，侃甚忧之。侃将孔坦曰：“本不须召郗公，遂使东门无限，今宜遣还京口，虽晚犹胜也。”侃然之，乃令郗鉴帅部下还据京口，立大业、曲阿、陵亭三垒，以分峻兵势，鉴从其计。苏峻果疑之，分兵去攻三垒，又使人持书命祖约攻之。祖约得书，遣祖涣、桓抚帅七千兵袭湓口。涣、抚兵卒至，毛宝急令民兵共三千人，与涣、抚交战。毛宝

中矢出血，流髀 彻鞍，宝忍痛，急使人蹋鞍拔箭，血流满靴，又复出战，勇敢当先。于是士卒尽力一击，涣、抚大败走还。毛宝追数十里，杀伤其众五千余人，方始收军还屯。

史说，王育字伯春，少孤贫，每过小学，必 欷流涕。尝为人牧羊，时有暇，即折蒲学书，忘而失羊，为羊主所责。育将鬻己以偿之。同郡许子章，敏达之士也，闻而嘉之，以钱代育偿羊，给其衣食，使与子同学，遂博通经史。子章以兄之女妻之，为立别宅，分之资业。因是本州太守杜宣命为主簿。俄而杜宣左迁万年令，有杜令王攸过诣宣邑，宣不迎之，攸见怒曰：“卿往为二千石，吾所敬也。今吾侪耳，何故不见出迎？欲以小雀遇我，使我畏死鹞乎！”王育在边，执刀叱攸曰：“我府君以非罪黜降，如日月之蚀耳，小县令敢轻辱吾君乎！”以刀欲前杀之。杜宣惧，跪下抱育，乃止。自此知名。后迁为武阳令。为政清约，宿盗逃奔他郡。又迁并州督护，后征讨有功，朝廷复以为破虏将军。闻知苏峻作逆，温峤奉檄起兵，王育遂帅所部兵五千人，来会温峤等讨峻，峤以为前锋。

却说苏峻使韩晃帅兵攻宣城，内史桓彝闻之，以军进屯泾县，方知京城不守，被峻所破，心中烦恼，朝夕忧国。时长史裨惠劝桓彝曰：“苏峻势大，朝廷莫能制之，今吾孤军在此，焉能拒战？不如使君遣人以书伪与通和，以纾交至之祸，可保军民耳！”彝曰：“吾受国恩，义在致死，焉能忍垢蒙羞与苏贼相通！如其不济，此乃命也。”言讫，即遣副将军俞纵以兵三千出屯兰石，以拒峻军。时韩晃以兵五千来追桓彝，兵至兰石，正遇俞纵军至，两军大喊，二将交锋，战上二十余合，俞纵大败，退守兰石，不敢出战。晃军不知地理，亦未敢前。当俞纵左右劝纵曰：“今韩晃之兵十分精锐，与战不胜，不如退回宣城，另作良图。”纵以刀砍案曰：“吾受桓侯大恩，本以死报。吾之不可负桓侯，犹桓侯之不可负国也。若有再言退兵，定按军法！”言讫，即出驱兵出战，纵亲与韩晃力战五十余合，纵力怯，被韩晃斩于马下。晃麾军大进，来攻宣城。彝调兵守护城池，并不出战，与晃相持卒岁，粮尽城中自乱。韩晃探知城内备细，大驱人马攻城，城陷，桓彝被晃所害。彝妻刘氏，次子温、冲五人逃走外家，得免其难。晃既克宣城，使人戍之，自以兵还归石头。七月，却说祖约部下诸将，阴与后赵通谋，许为内应。后赵王勒遣将军石聪引兵二万人济淮，攻寿春。祖约闻知，急勒兵众回战，大溃。于是祖约领家属，奔走历阳。

### 石虎帅众击前赵

八月，后赵王勒遣石虎帅众四万击赵。石虎军至蒲阪，赵王曜闻知，自为将，领十万余人来迎。石虎大惧而退，曜催军追及，与虎交战，大破之，

---

髀（bì，音毕）——大腿。

斩其将石瞻，横尸二百余里。虎奔朝歌，曜以众回攻石生于金墉，石生坚闭固守，不出与战，使人回国，取兵来救。使人去了。曜见生不出，计令诸军决千金，引水而灌之，于是荥阳、野王诸城皆降，襄国大震。

### 侃 峤 诛 峻 于 石 头

九月，却说苏峻腹心路永、贾宁二人，劝峻尽诛朝中诸大臣，更树腹心，而峻雅敬司徒王导，故不许之。于是永、宁二人以峻不听其计，更贰于峻，及有离峻之心。王导窃知之，使袁耽诱永、宁曰：“卿二人忠事苏公，苏公无重于卿，故卿虽进忠言，反见逆耳！今天下兵集，岂能拒之，不久必败。卿为其党，将安归乎？依吾虑见，不若早投西军，则身安而家可保也！”永、宁二人默然。至晚，皆奔白石西军而降，温峤受之。峤与峻久相持不决，而峤军食尽，见货于陶侃，侃怒曰：“若屡战失机，粮草又尽，焉可以决胜负？吾虽有粮草，留应自军，若少，更假于谁？君既食尽，暂且罢兵，吾自西归，任君何如。”峤曰：“凡师克在和，古之善教也。光武之济昆阳，曹公之拔官渡，以寡敌众，仗义故也。峻、约小竖，凶逆滔天，何忧不灭！仁公奈何舍垂立之功，设进退之计乎！且天子幽逼，社稷危殆，乃臣子肝脑涂地之日。峤与公尽受国恩，事若克济，则臣主俱存；如其不捷，当灰身以报先帝耳！今之事势，义无旋踵，譬骑虎，安可中下哉！公若违众西返，人心必沮，沮众必败事，义旗将回指于公矣。”毛宝亦说侃曰：“军政有进无退，非直整齐三军，示众必死而已，亦谓退无所据，终至灭亡。可试与宝兵断贼资粮，若不立效，然后公去，人心不恨矣。”侃然其说，委兵五千，遣之去断峻粮道。宝既引兵去了，竟陵太守李阳说侃曰：“温公贷粮，仁公执不假与，设若大事不济，仁公虽有粟，安得而食诸！”侃然之，乃分粟五万石，以饷峤军。峤军得食，众心始安。

却说毛宝引兵五千，使人探知峻军粮草，皆聚积句容、姑孰，宝引兵背道追入句容、姑孰等处，放火烧之。于是峻军乏食，侃遂不去。

时苏峻使韩晃领兵二万，急攻大业垒。郗鉴参军曹纳曰：“大业，京口之蔽也，一旦不守，则贼兵至矣。请还广陵，以俟后举。”鉴大怒，会僚佐，责纳，将欲斩之，纳久哀告，众请得释。因然众心固守。鉴使人求救于侃，侃将分兵救大业，长史殷羨曰：“吾兵不习步战，不如急攻石头，峻必抽回其军，则大业自解。”侃从之，于是侃督水军二万攻石头。庾亮、温峤见侃向石头，亦帅步兵一万从白石南上，攻峻旱寨。峻见亮、峤步兵南上，自将同匡孝引兵二万来迎。时侃将赵胤当先掩至，峻令匡孝出战。两马相交，

---

(jié, 音杰)。

义无旋踵——义无反顾。

(hàn, 音汗)蔽——屏障。

未上十合，赵胤败走回阵。峻见匡孝杀败赵胤，言曰：“孝能破贼，我更不如邪！”时峻先未出阵，饮酒大醉，及见孝得胜，乃亲自拍马持刀，将八千人迎战，乘醉突阵，三冲不得入，忙跑马趋至白木陂，马蹶，被侃牙门将军彭世、李千等见着，帅步兵三千追及，斩之。众军皆称万岁，余众大溃。世、千等既斩苏峻，碎割之，以焚其骨。世、千持首级来见陶侃，侃令号令军门。

峻既死，其部下司马任让等立峻弟苏逸为主，听其自守。峻虽已死，其众犹强，温峤乃创建行台，广设坛场，布告远近，凡故吏二千石以下，皆令赴台告祭皇天、后土及武帝之灵，以期三军要得石头，于是至者云集。峤与侃、亮等祭讫，声气激扬，流涕回覆，情动三军，皆歛愿以死战。

### 佛图澄起死回生

却说后赵王石勒爱子石斌暴病身死，勒悲涕不息，连日不出宫门。当大匠程遐等入内，见其泣涕，因问曰：“大王何故发悲？”勒曰：“昨日不幸，爱子石斌暴病而死，因此伤恻。”将欲葬之，遐等曰：“近闻有一异人，姓帛氏，名佛图澄，乃天竺人也。少学道，通玄术，今来洛阳。自言百有余岁，常服气自养，能积日不食。善诵神咒，能役使鬼神。佛图澄腹上有一孔，大如酒杯，常以絮塞之，每夜读书，则拔去孔中之絮，则孔中出光，能烛一室如昼。又尝朔望斋时，平旦致流水于腹侧，从腹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，讫，还内腹中。人人皆说道此人能起死还生。既殿下病死，何不使人召来救之，或可活也。”勒曰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遐曰：“现在城外云游。”勒即使人召至，问曰：“闻卿乃当世神仙，必有奇术，有何妙法，请试一观。”佛图澄曰：“贫僧无法，聊作一戏耳。”言讫，取出钵盂一片，盛水一盞，焚香诵咒。须臾，钵盂内生出青莲花一朵，光色耀目。勒信之，曰：“卿乃活佛耳！昨日爱子石斌暴病身死，将殡葬之。朕闻虢太子死，扁鹊能生之，今此子亡，大和尚能救之乎？”图澄曰：“大王莫忧，能令即生，可抬尸来。”勒即令人抬石斌尸至。澄取杨柳枝沾水洒而咒之，执斌手喝曰：“可起矣！”顷之，斌随手遂苏。因此勒敬重佛图澄，使石斌及宫中诸子拜谢图澄，又命有司起造寺观与图澄居之。及以诸子在澄寺中养之。凡有机事，必咨于澄而后行之。

石勒既得图澄救活石斌，心中大欢喜。次日，出狩近郊，主簿程琅谏曰：“目今禾苗栖亩，农夫甚艰。今大王出狩，人马纷纭，践踏田殖，百姓何堪！况此山谷，崖岩峻漏，恐不吉。”勒不纳，领百官拥行。行至郊谷，忽远见群鹿衔花前过，勒令放猎犬逐之，犬畏不往，乃令左右赶御马去逐之，左右大驱御马，奔得猖狂，触岩而死。勒见大悔，乃曰：“吾不用忠臣言，而有此咎，吾之过也。”乃赐琅朝服，封为关内侯，领众还都。于是朝臣谒见，忠言竞进。

## 后赵王勒获刘曜

冬十二月，后赵王石勒欲自将兵去救石生、石虎。程遐等谏曰：“大王乃一国之主，不可擅离，宜命将救之。”勒大怒，按剑叱遐等书诏，谓记室参军徐光曰：“庸人之情皆谓刘曜锋不可当。昔曜为将时带甲十万，攻一城而百日不克，师老卒怠。以我初锐击之，一战而擒也。若洛阳不守，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来，吾事去矣。卿以为何如？”徐光曰：“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，更守金墉，此其无能为。悬军三时，亡攻战之利。以大王威略临之，彼必望旗奔败。今此机会，所谓天授，授而弗应，祸之攸集。平定天下，在今一举矣！勒笑曰：“光言是吾志也。”勒又问于佛图澄，佛图澄曰：“大军若出，必擒刘曜，何必问也！”

于是勒乃使内外戒严，命石堪等会荥阳，石虎进据石门，勒自统步卒四万，济自大。谓徐光曰：“刘曜盛兵于成皋关上，上策也；阻洛水，其次也；坐守洛阳，此成擒耳。”大先是流风猛，人皆难渡，及勒军至冰泮，风停浪息。勒军过毕，流大至，狂风亦起。勒乃大喜，以为神灵之助，乃改其地名灵昌津，领兵复行至成皋。勒见赵无守兵，大喜，举手加额曰：“天助吾也！”传令士卒卷甲衔枚，诡道兼行，出于巩、訾之间。

时赵王刘曜专与嬖臣饮博，不抚士卒，左右或谏，曜以为妖言，斩之。俄而洛水候者与后赵前锋交战，擒羯送之。曜闻之，知勒自来，色变，使掘金墉之围，陈于洛西，众十余万，南北十余里。勒望见曰：“可以贺我矣！”帅步骑四万入洛阳，令石虎引步卒一万攻赵中军，石堪以精骑二万击其前锋，勒自将后应。次日，曜见洛阳城内兵出，料必来战，大惊，急使平先领兵二万为前锋，自统大众后应。平先与石堪大战于西阳门，石勒亦自贯甲胄，引兵五千，出阊阖门夹击之。曜闻之，乃自饮酒数斗，帅步兵一万至西阳门。两军呐喊交锋。忽山背后一彪军出，门旗两路分开，一队马出，打龙凤日月旗、四斗五方旌旆、金爪银钺、黄钺、白旄，黄罗绡金凉伞盖下石勒浑身金甲，腕悬宝刀，立马阵前，骂曜：“弑君逆贼，背主家奴！”曜大怒，挺戟向前来杀石勒，副将李丰挺枪纵马出迎，战不三合，曜伤其手，弃戟而走。曜从少淫酒，末年尤甚，是日交战，又饮酒而出，因此昏醉，大败奔逃，走至石渠，醉堕冰上，被石堪追及执之。当石勒见执了刘曜，乃急下令曰：“吾所擒者刘曜耳，今已获之，其余降众，随纵其归命之路。”于是其众尽降。前赵王曜太子刘熙见父被执，乃帅百官，领家属余兵，开城门奔走上去讫。勒鸣金收军，将刘曜监归襄国，使严兵围守。勒使刘曜与其太子刘熙书，谕其来降。曜不听，但敕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，勿以吾易意。勒大怒，乃命左右杀之。

---

——解冻时流动的冰。

泮——冰融解消化。

己丑，四年（赵光初十二年，后赵太和二年。是岁，赵亡，大一小二，凡三僭国），正月，先苏峻反时，逼居民聚之后苑，使其将匡术守之。至是光禄大夫陆晔及弟玩说术，以苑城附于西军，百官皆赴。钟雅谋奉帝出赴西军，事泄，苏逸使任让将兵入宫，收刘超、钟雅。成帝抱持悲泣曰：“还我侍中、右卫！”让夺而杀之。因此帝不能出。

却说祖约闻峻已死，备据历阳。温峤使冠军将军赵胤帅一万众，攻拔历阳，约势穷，乃走奔后赵，降于石勒。

却说赵刘曜已死，其太子刘熙恐勒再至，乃与南阳王胤商议，走保泰州。当尚书胡勋曰：“今虽丧君，境土尚完，将士不叛，当并力拒之，不能拒，走未晚也。”胤以胡勋为阻众谋，激太子斩之。遂领百官奔上，关中大乱。右卫将军蒋英拥众十万据长安，遣使降于后赵王勒，勒使石生帅众赴之。

### 诸军讨苏逸诛之

二月，陶侃、温峤、庾亮、郗鉴等诸军攻石头，连三日不下。建威长史滕含募健卒五千人，在城中东击苏逸，与任让交战。让大败，其众自溃。含兵获苏逸及韩晃，斩之。大开城门，引诸军入城。含引将士入保后妃、公卿百官。含步将曹据抱成帝奔温峤船，请侃、亮、鉴等以兵卫之。成帝既登温峤舟，侃、亮诸大臣皆顿首号泣，请罪曰：“臣等不能早发义兵，使陛下为贼所困。”帝泣曰：“若非卿等尽忠，朕安得复见今日。”言讫，君臣皆喜。时滕含执任让及西阳王 至，帝命杀之。陶侃与任让有旧，为请其死。成帝曰：“是杀吾侍中刘、钟右卫者，不可赦也。”于是乃杀之。司徒王导等请成帝入城。百官随。王导既接帝入城，令取故节，陶侃笑曰：“苏武节似不如是。”导有惭色，心甚不悦。

即日，成帝与百官还建康，时宫阙被峻烧为灰烬，帝以建平园为宫。当温峤谓群臣曰：“今宫阙为峻贼烧为灰烬，若将营造，民皆贫乏，库无余积，国以不足。吾欲奉銮驾西迁都于豫章，公等以为何如？”三吴之豪皆请都于会稽。司徒王导出曰：“夫建康古之金陵，旧为帝里。孙仲谋、刘玄德俱言‘王者之宅’。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，苟务本节用，何忧雕弊！若农事不修，则乐土为墟矣。且北寇游魂，伺我之隙，一旦示弱，窜于蛮越，求之望实，惧非良计。今宜镇之以静，群情自安。”群臣皆曰：“司徒见者是也。”由是不复徙都，而以褚 为丹阳尹。 收集散亡，京邑遂安。

三月，成帝宴会群臣，论平苏峻功，以陶侃为太尉，郗鉴为司空，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庾亮为豫州刺史，侃、鉴、峤以下封拜有差。谥 曰忠贞，其二子 、盱及桓彝、刘超、钟雅、羊曼、陶瞻，皆加赠谥。又以滕含为襄阳太守。路永、匡休、贾宁皆峻党，先归朝廷，司徒王导奏欲赏永。峤曰：“不可。永等首为乱阶，晚虽悔悟，未足赎罪，得全首领，为幸多矣！”于是乃止。

侃以江陵偏远，移镇巴陵，朝廷从之。时温峤欲还江陵，群臣朝议留峤辅政，峤以王导先帝所任，固辞之，又以京邑荒残，留资蓄，具器用，而后还藩。庾亮顿首谢罪，欲阖门投窜山海，成帝以手诏谕曰：“此社稷之难，非舅之责也。”因是亮入内奏曰：“前臣误及国难，今幸复平，而不臣罪。臣愿出镇武昌，抚其士民，积草聚粮，以伺北征，当前驱效死，以报今日。”成帝从之。于是亮领豫州刺史，出镇武昌。亮出朝，陶侃谓曰：“公与侃戮力破贼，同起共功，何故辞之？夫赏罚黜陟，国之信，公何独为矫然？”亮曰：“此功乃元帅指挥，武臣效命，亮何功之有！因然愿出一方耳。”于是亮出镇武昌，拜殷浩为参军。

史说，殷浩字深源，陈郡长平人。浩识度清远，善于谈论，人或问曰：“将莅官而梦棺尸，将得财而梦粪土，何也？”浩曰：“官本臭腐，故将莅官而梦尸。钱本粪土，故将得财而梦秽。”时人以为名言。年四十，府辟皆不就，屏居墓所，将十年余，时人拟之管葛。长山令王、江夏相谢尚犹伺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之事。因相与省之，知浩有确然之志。既返，相谓曰：“深源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！”是时亮知其名，召至，当浩见亮所乘的颇马，告亮曰：“使君所乘之马，乃的颇也，不利于主，可卖之耳。”亮曰：“易有己之不安，而移之于人，大不义耳！吾不为也。”浩惭，退之而不出。

时庾亮染病，闻戴洋善风角卜候，乃使人召至而问曰：“吾初镇武昌，闻卿善于风角，敬召卿至，以卜吉凶，切莫隐谜，幸直言之。”洋曰：“武昌土地，有山无林，政可图始，不可居终。山作八字，数不及九。昔吴用壬寅来上，创立宫城，至己酉，还下秣陵。陶公亦涉八年。土地盛衰有数，人心去就有期，不可移也。公宜更择吉处，武昌不宜久住。”亮曰：“卿言极甚有理，吾今疾作，代吾卜之。”洋观风讫，便道曰：“昔苏峻乱时，公于白石祠中祈福，许赛其牛，愿至今未解，故为此鬼所考，宜急还之。”亮曰：“君是神人也，其愿果有，未曾酬之。”言讫，使人以牛酒去白石祠中解愿，解后，亮病果瘥，更敬重于洋矣。

却说初侃之讨峻也，独湘中刺史卞敦拥兵不赴，又不给军粮。侃奏曰：“请槛车收赴廷尉。”司徒导曰：“丧乱之后，宜加宽宥。”乃以敦为广州刺史。敦自知过，乃忧愧而卒。

时库藏空竭，无有支給，止存帛三千端。导命将数匹鬻之，民皆不售。导因计谓百官曰：“今库藏空乏，无有支給，止存帛三千端。吾使人出鬻，民皆不愿，来日诸贤俱各要制帛单衣着之，则必有人增倍而买。”于是百官朝贤即散，各归家作帛单衣而着。因此士庶看见，翕然竞买服之。

---

黜陟（zhì，音质）——罢免升迁。

管葛——管仲、诸葛亮，皆古之名相。

（sh，音疏）。

翕（x，音希）然——言行一致，这里当作踊跃讲。

遂踊贵。导使人将库内 帛三千端出卖，每一端卖得金五两，共卖一万五千两，易银八万余两，以充国用，而修葺宫殿始完。

四月，始安公峤既受江州刺史之职，领军还藩，行至牛渚矶，自登舟行，令军人践水过去，左右禀曰：“其下多怪异，水深不可测，人难以渡。”峤不信，遂毁犀角而照之，须臾见水族覆火，现奇形异状，有乘马车着赤衣者而过之。峤见，遂令军人讨舟而渡。其夜，梦一人谓己曰：“与君幽明道别，则何意相照也？”醒觉齿痛，心甚恶之，因拔其齿，而中风，至江州旬而死。江州士庶闻之，莫不相顾而泣。峤卒时，年四十二，朝廷谥曰忠武。

峤既卒，王导奏以刘胤为江州刺史，胤乃峤军师也。侃、鉴出曰：“刘胤恐非方伯才，不若易之。”导不从。其子悦谓父导曰：“自江陵至于建康，三千余里，流民万余，布在江州。江州，国之南藩，要害之地，而胤以 侈之性，卧而对之，不有外变，必有内患矣。”导不听。

八月，赵南阳王刘胤闻石生入据长安，乃自帅众十万，自上 至长安，陇东戎、夏皆应之。胤众至长安，石生攔城自守。石虎闻之，领步骑二万来救，与刘胤交战。胤大败，被虎大破之，乘胜追击，枕尸千里。虎追至上 ，上 军民皆弃城，大溃。虎遂入城，执赵太子刘熙，及南阳王刘胤等三千余人，皆杀之，徙其台省文武、关东流民、秦雍大族于襄国，秦、陇悉平。蒲洪、姚弋仲俱降于虎，虎表洪监六夷军事，弋仲为六夷左都督。徙氏、夷十五万落于司、冀州。前赵王曜在位十年而败，自汉元海至曜三世共二十载，没于后赵。

十二月，却说晋刘胤既领江州刺史，矜豪纵酒，不恤政事。时郭默被征为右军将军，求资于胤，胤不与。会有司奏：“朝廷空竭，百官无禄，惟资江州运漕，而胤商旅继路，以私废公。”于是成帝诏免胤官。胤方自申理，默诬胤大逆，领部众袭斩之，遣使传首京师。招引谯国内史桓宣为党，宣固守不从。

却说初，代王郁律被贺 所害，其长子拓跋翳槐出奔别部，招集勇士数万，至是来取大位。代王纥那闻知，乃出奔宇文部去。百官复迎翳槐，立为代王，以统朔方。兵威复振，诸部来应之。

### 陶侃兴兵讨郭默

庚寅，五年（赵建平元年），正月，时郭默使人传刘胤首至建康。王导明知郭默诬害刘胤，而以默骁勇难制，乃梟胤首于大航，以默为江州刺史。陶侃闻知。投袂起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即自将兵讨之。上表言罪状，日与司徒导书曰：“默杀方州，即用为方州；害宰相，便为宰相乎？”导乃收胤首，答侃书曰：“默据上流之势，加以船舰成资，故包容以伺足下，岂非遵养时

---

（tài，音太）侈——奢侈。

晦以定大事者耶！”侃得书叹曰：“是乃遵养时贼也！”侃兵至江州，默部下将缚默以降，侃命斩之，收兵还镇。

二月，后赵群臣请勒即皇帝位。勒乃称大赵天王，行皇帝事；立妃刘氏为王后，世子弘为太子，子宏为大单于；中山公虎为太尉，进爵为王。虎怒，私谓其子邃曰：“吾躬当矢石，二十余年以成大赵之业，大单于当以授我。乃与黄吻婢儿，念之令人气塞，不能寝食，待主上晏驾后，不足复留种也。”

### 赵诛祖约夷其族

却说祖约被赵胤攻陷历阳，无处安身，乃奔襄国降于赵王勒，勒容纳之。时仆射程遐言于勒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当显明逆顺，故汉高祖赦季布，斩丁公，以正律法。今祖约犹存，臣窃惑之。”姚弋仲上书亦以为言。勒始命族诛。

初，祖逖有胡奴曰王安，甚爱之。在雍丘，逖谓安曰：“石勒是汝种类，汝宜奔之，必有荣显。”于是厚资遣之，王安出奔，仕后赵为左卫将军。至是诛约，安叹曰：“岂可使祖士稚无后乎？”乃往观刑，窃取逖庶子道重匿之，养大成人，后及石氏亡，复归江南。

五月，朝廷诏太尉陶侃兼督江州，侃遂移镇武昌。六月，张骏因前赵之亡，复收河南地，至于狄道，立五屯护军，与赵分境。赵王勒遣使拜骏为言州牧，骏不受命。后赵王勒大怒，遣徐光以兵攻破休屠王羌，骏始惧，乃使人称臣入贡。

九月，赵群臣又劝勒始称皇帝尊号，大宴群臣。宴讫，郭敬帅兵五万去寇襄阳。南中郎将周抚帅众拒之，敬退兵屯于樊城。计令偃藏旗帜，寂若无人，见侦者则告之曰：“汝宜自爱坚守，后七八日，大骑将至，相禁不复得走矣。”使人浴马于津，周而复始，昼夜不绝。侦者还告抚，以为赵自兵大至，抚惧，奔许昌，敬遂得入，毁襄阳，迁其民于沔北，城樊城以戍之。朝廷闻之，抚坐免官。

辛卯，六年（赵建平二年），三月，赵主勒令公卿以下岁举贤良、方正，仍令举人更得相荐引，以广求贤之路。又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于襄国城西。

九月，初，赵主勒如邺，将营新宫，廷尉续咸苦谏不可。勒大怒，敕御史冯翊执咸去斩。中书令徐光曰：“咸言不可用，亦当容之，奈何一旦以直言斩列卿乎！”勒回怒作喜而叹曰：“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！岂不识此言之忠乎？向戏之耳。匹夫家资满百匹，尚欲市别宅，况富有天下万乘之尊乎！此宫终当营之，且敕停作，以成吾直臣之气也。”因赐咸绢百匹，至是复营邺宫，以洛阳为南都，置行台。闻参军樊坦清贫有才，用擢授章武内史，坦

---

季布——项羽将，刘邦灭项后，赦布，召拜为郎中。

丁公——季布之母弟，项羽将，后被刘邦处斩。

如——到；往。

入辞，勒见坦衣冠弊坏，大惊曰：“樊参军何贫之甚耶？”坦惟诚朴，率然而对曰：“顷被羯贼，资财荡尽。”勒知其敦笃，不之怪也，乃笑曰：“羯贼乃尔暴掠耶？今当相赏耳！”坦知语失，大惧，叩头泣谢。勒曰：“孤律自防俗士，不关卿辈老书生也。”反赐车马、衣服、钱三百万，以励贪俗。

冬，成帝蒸祭于太庙，诏归胙于司徒导，且命无拜，导辞疾不敢当。初，帝即位冲幼，每见导必拜，与导手诏则云“惶恐言”，中书作诏则曰：“敬问。”有司议：“元会日，帝应敬导不？”博士郭熙曰：“为礼，无拜臣之文。”侍中冯怀曰：“为天子，临辟雍，拜三老，况先帝师傅，谓宜尽敬。”侍中荀奕曰：“三朝之首，宜明君臣之礼。他日小会，自可尽礼。”诏从之。

却说慕容儼属会议，共表进官爵。参军韩恒驳曰：“立功者患信义不著，不患名位不高。宜缮甲兵，除凶逆，功成之后，九锡自至。比于要君以求宠，不亦荣乎！”不听。于是遣使与陶侃笺，劝以兴兵北伐，共清中原。而东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，请封为燕王。侃复回书曰：

夫功成进爵，古之成规也。车骑虽未能为国摧勒，然忠义竭诚。今誉笺上听，可不迟速，断在天台也。

## 石勒自问古何主

七年（赵建平三年），赵王勒大飨群臣及高句丽、宇文屋孤使，酒至酣，谓徐光曰：“朕方自古帝王何等主也？”光对曰：“陛下英勇，筹略迈于汉高；雄艺卓萃，超于魏祖。自三王以来，无可比也！其轩辕之亚乎。”勒笑曰：“人岂不自知，卿言亦太过。若遇汉高祖，当北面而事之，与韩、彭竞鞭而争先耳！若遇光武，当并驱于中原，未知鹿死谁手。大丈夫行事，宜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终不效曹孟德、司马仲达，欺人孤儿、寡妇，以取天下也。朕在二刘之间耳。轩辕岂所拟乎！”言未毕，群臣顿首呼万岁，曰：“陛下神武，虽二刘不及也。”勒虽不学，然常使儒生读史书而听之，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。尝使人读《汉书》，至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，大惊曰：“此法当失，何得遂成天下？”至闻留侯谏止，乃曰：“赖有此耳。”

却说赵太子石弘好属文，亲敬儒生。勒谓中书令徐光曰：“大雅，殊不似将家子。”大雅，弘之字也。光曰：“汉祖以马上取天下，孝文以玄默守之，圣人之后，必有胜残去杀者，天之道也。”勒甚悦，光因说曰：“中山王虎雄暴多诈，陛下一旦不讳，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。宜渐夺其权，使太子早参朝政。”程遐亦曰：“中山王勇悍残忍，威震中外，诸子皆典兵权，志愿无极，若不除之，臣见宗庙不血食矣。”勒皆不听。徐光他日承间言曰：“今国家无事，而陛下若有不怡，何也？”勒曰：“吴蜀未平，恐后世不以

---

胙（zuò，音作）——古代祭祀时供的肉。

（y n，音因）——形容安静和悦。

吾为受命之主。”光曰：“陛下苞括二都，平荡八州，帝王之统不在陛下，复当在谁！且陛下不忧腹心之疾，而更忧四肢乎！中山王资性不仁，见利忘义，父子并据权位，而耿耿常有不满之心。近于东宫侍宴，有轻慢太子之色。臣恐陛下万年，亦不可复制也。”勒默然，始命太子省可尚书奏事，以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，惟征伐断斩大事乃奏之。于是震权过于主相，虎之门可设雀罗矣。虎愈怏怏。

却说郭敬既克襄阳，使人戍之。乃引兵南掠江西，太尉陶侃使人探知，谓桓宣曰：“郭敬为寇陷襄阳而掠江西，樊城必虚。卿以一军先拔樊城，敬闻失窠，还救不及，敬众必溃，然后乘胜而击之，可复襄阳也。”桓宣然之。于是侃乃遣中郎将桓宣帅众一万，乘虚去攻樊城。宣得命引一万兵诣樊城，果无备，遂攻拔其城，悉俘其众。郭敬闻知，抽兵回救不及，城已破矣。敬遂挑战，宣即领所部人马出迎。两军会战涅水之上，敬众自溃，被宣大破之。敬惧遁而去，宜乘胜复拔襄阳而守之。

宣使人持书报侃，侃复命桓宣镇之。宣招怀初附，简刑罚，略威仪，劝课农桑，或载耒于轺轩，亲帅民耘获。在襄阳十余年，赵再攻之，宣以寡弱拒守，赵不能攻而去。时人以为亚于祖逖、周访。

却说赵凉州牧张骏僚佐皆劝骏称凉王，置百官。骏曰：“要待朝廷之命，此非人臣所宜言也。敢言此者，罪不数赦！”然境内皆称之为凉王。骏乃立重华为世子。

癸巳，八年（赵建平四年），春，赵主勒遣使来修好，成帝大怒，诏焚币，使人被辱而还。

五月，辽东公慕容病危，召其子慕容等至帅前，谓曰：“吾今疾重不可复事，听吾嘱付：狱者，人命之所悬也，不可以不慎。贤人君子，国家之基，不可以不敬。稼穡者，国之本也，不可以不急。酒色便佞，乱德之基也，不可以不戒。吾死之后，休忘其告。”言讫而死。百僚举哀，葬讫，乃立慕容为辽东公。史说，慕容字元真，之第三子也。龙颜版齿，雄毅多权略，尚经学，善天文。既卒，而嗣其位焉。

却说赵王勒正服于东堂，召百官问曰：“朕昨收得西河郡守表章，大雹起西河介山，大如鸡子，平地深三尺，下深丈余，行人被打，禽兽死者万余数，不知主甚吉凶？”当侍中徐光对曰：“周、汉、魏、晋皆有之，虽天地之常事，然明主未始不为变，所以敬天之怒也。去年陛下禁寒食，介子推，帝乡之神也，历代所尊，或者以为未宜替也。然介山左右，晋文之所封也，宜任与百姓奉之。”时黄门郎韦驳上言曰：“按《春秋》，藏冰失道，阴

---

轺（yáo，音尧）轩——古时一种轻便的车。

币——这里指使者带来的赠礼。

（w，音污）——低池。

（xi o，音小）。

气发泄为霤。自子推以前，霤者复何所致？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。今虽为冰室，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沍寒之地，多在川池之侧，气泄为霤也。以子推忠贤，令绵、介之间奉之为允，于天下则不通矣。”勒曰：“汝二公所言，亦各有理。”于是使人迁冰室于沍寒之所，令并州复寒食之节。

### 赵主勒卒太子立

自此赵主勒寝疾，中山王石虎入侍，矫诏，群臣亲戚皆不得入。时秦王石宏、彭城王石堪将兵在外，虎恐其拥兵在外，不能行事，乃计皆召使独还。勒疾小瘳，见宏，惊曰：“吾使王处藩镇，正备今日。有召王者邪？何在此耶？”虎惧，前奏曰：“秦王思慕陛下，暂还视疾耳，今遣还之。”宏出内，虎仍留之不遣。至是勒疾笃，遗命曰：“大雅兄弟，宜善相保，司马氏，汝曹前车也。中山王宜深思周、霍，勿为将来口实。”勒言讫卒，年六十岁，在位十五年，改元者二：太和、建平。勒未卒时，天静无风，而塔上一铃独鸣，佛图澄谓众曰：“铃音云：国有大丧，不出今年。”至是果应其言。大臣徐光等领百官举哀发丧，将勒灵柩行于东阳山谷，未及安葬。是夜，潜瘞忽不见，莫知何去，意者以其为神。因是光等复备其仪卫文物，虚葬于高平陵。

却说石虎欺勒已死，乃与子邃谋劫太子弘，使人收程遐、徐光，下廷尉，召其子邃使将兵入宿卫。弘大惧，急让位于虎。虎曰：“汝休辞让，且登其位。汝若不堪重任，天下自有大义，何足豫论！”弘乃即位，改元延熙元年。时虎即杀程遐、徐光，自为丞相、魏王、大单于，加九锡。

### 石虎杀刘后石堪

石虎既自为相，以旧臣皆补散任，虎之亲党者要职。勒太后刘氏谓彭城王石堪曰：“先帝甫晏驾未冬，而丞相遽相陵藉如此。将若之何？”堪曰：“宫省之内，无可为者，请奔兖州，举兵诛之。”言讫，辞太后，微服轻骑，以随兵百人袭兖，不克，乃南奔谯城。石虎闻之，遣将军林因帅兵五千，追而获之，解还襄国。虎大怒，执太后刘氏并石堪杀之。文武暗嗟，莫敢谁何。太后刘氏有胆略，佐勒建功业，有吕后之风。

时石生镇关中，石朗镇洛阳，闻勒死，石虎为变，杀太后及彭城王，各举兵二万讨虎。石生遣使降晋，而蒲洪西附张骏。石虎乃自帅兵攻朗，朗与虎交锋，被执斩之。虎乘胜向长安，来攻石生。石生麾下将吏叛，斩生降虎。关中既平，虎遣麻秋领其兵去讨蒲洪，洪惧来降虎，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氏羌

---

沍（hù，音互）寒——冻寒。

瘳（chū，音抽）——病愈。

以实东方。虎从之，徙十余万户于关东。以洪为龙骧将军、流民都督，居枋头；以弋仲为奋武将军、西羌大都督，居湓头。虎自还，建魏台，如魏武辅汉故事。

却说慕容 初嗣位，用法严峻，国人不安，主簿皇甫真切谏，不听。之兄翰、母弟仁，皆有勇略，屡立战功，得士心，有宠于 。 忌之，遂有相图之意。翰知，乃与其子出奔段氏。段辽素闻其才，甚爱重之。仁据平郭，遣兵去讨，大败而还，于是仁尽有辽东之地。段辽及鲜卑皆应之， 无奈其何。追思真言，以真为平州别驾。

却说段辽得慕容翰，甚爱重之，翰亦倾心吐胆，说 国中虚实，因是段辽遣其弟段兰与慕容翰，将兵二万共攻柳城。二人领命，引兵起行，来攻柳城。慕容 闻之，遣慕容汗为将，点军一万来救。与兰兵相遇交战，汗军大败而逃。兰欲乘胜穷追，慕容翰恐遂灭弟国，止之曰：“吾与受命之日，止求此捷。若贪进取败，何以颜面！不若罢之。”兰曰：“此追则汗已成擒矣。卿时虑遂灭弟之国耳。”翰曰：“吾投身相依，无复还理，国之存亡，于我何有？但欲为大国计！”乃命所部欲独还。兰不得已从之，回兵来见段辽。段辽大喜，重赏二人。

### 张淳假道通建康

却说张骏欲假道于成，以通表建康，使人求问成主。成主李雄不许，骏乃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成，以假道去建康。雄与百官计议，欲伪许之。将诈使盗覆诸东峡杀淳。计议已定，次日淳入见成主，说称藩假道之事。雄曰：“汝主既称藩于吾，任从卿去而返。诚恐有盗覆诸东峡，阻卿不前。”淳闻言，知其有谋，乃谓雄曰：“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，通诚于建康者，以陛下嘉尚忠义，能成人之美故也。若欲杀臣，当斩之都市，宣示众曰：‘凉州不忘旧德，通使琅邪，主圣臣明，发觉杀之。’如此，则义声远播，天下畏威。今使盗杀之江中，威刑不显，何足以示天下乎！”雄大惊曰：“安身此耶，前言戏之耳！”于是罢其计矣。当司隶景骞言于成主曰：“张淳壮士，请留仁成。”雄曰：“壮士安肯留！且试以卿意观之。”骞谓淳曰：“卿体丰大，天热，可且停，遣下吏先往，待凉而行。”淳曰：“寡君以皇舆播荡，梓宫未返，生民涂炭，莫之赈救，故遣淳通诚上都。所论事机，非下吏所能传。使下吏可，则淳亦不来矣。虽火山汤海，犹将赴之，岂寒暑之足惮哉！”雄亦谓淳曰：“贵主英名盖世，土险兵强，何不称帝，自娱一方？”淳曰：“寡君祖考以来，世笃忠贞，以仇耻未雪，枕戈待旦，何自娱之有！”雄甚惭，厚为礼而遣之。淳至半路卒，下吏遂致命于建康。

甲午，九年（赵石弘延熙元年），正月，仇池杨难敌卒，其子杨毅嗣位，

遣使称藩于建康，成帝从之。

时二月，张淳下使奉表诣建康，朝见成帝，及奏淳之假道，与初卒之事。成帝叹息不已，重赏下使，复以张骏为大将军，命使之国。自是，使者每岁往来建康。

六月，太尉、长沙公陶侃卒。侃晚年深以满盈自惧，不预朝权，屡欲告老归国，佐使等苦留之。至是疾笃，上表逊位。奉送所假节、麾、幢、曲盖、侍中貂蝉、太尉章、八州刺史印传、 戟，军资、器仗、牛马、舟船，皆有定簿，封印仓库，自加管钥。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愨期，舆车就船，将归长沙，顾谓愨期曰：“老子婆娑，正坐诸君！”及薨，谥曰桓。侃在军四十一年，明毅善断，识察纤密，人不能欺。自南陵迄于白帝，数千里中，路不拾遗。尚书梅陶尝谓人曰：“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陆抗诸人不能及也。”谢安每言：“陶公虽用法，而尤得法外意。”安，鲲之从子也。

### 成主卒李班即位

却说成主李雄生疮于头，身素多金创，及病，旧痕皆脓溃，诸子恶而远之。独太子班昼夜侍侧，不脱衣冠，亲为吮脓。雄自料不起，召建宁王寿受遗诏辅政，谓寿曰：“卿乃朕之至亲，国之元忠，今我将归，托汝后事。吾闻传国以嗣，嗣不肖以德。今诸子皆非鼎器，故不立，而立班。班有仁孝，可以为君，卿善事之，勿负朕言。”言讫，又谓班曰：“建宁王忠智有余，卿可举国委之。”言毕而卒。李班治丧讫，居数日，寿等扶班即位，而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点、尚书令王瑰。时班居中行丧礼，一无所预。百官备礼，举哀发丧。

却说李雄在位三十一年，雄性宽厚，简刑约法，时海内大乱，而蜀独无事，百姓多实，闾门不闭。雄尝无事出外行游，忽见丞相杨褒于后持矛驰马过，雄怪问之：“何如佐作？”褒对曰：“夫统天下之重，如臣所乘恶马而持矛也，急之则虑自伤，缓之则惧其失，是以马驰而不制也。”雄悟，即还，而不复出。

班既立为后蜀成都王，李雄庶子李越先出屯江阳，闻雄死，乃奔丧至成都，与其弟李期欲谋作乱。成主班弟李 窃知，密告于班，劝遣越还江阳，免其在此为患。又以期为梁州刺史，使往镇，庶无内变。成主班以雄未葬，不忍推心待之，而曰：“既二人为谋，卿可待吾领兵五万，出屯涪城，彼必不敢为变。”于是 领兵出屯于涪。是时，李越谓李期曰：“蜀地，乃吾家天下也。今班嗣立，你有何计将班杀之？我虽居长，愿让位与汝，汝心下何云？”期曰：“吾有此意久矣。明早待班来殡宫朝哭父王，吾与兄领心腹二十余人，各藏利刃，伏而杀之，而后取其大位。其计可么？”越曰：“此计

虽善，恐百官不服。”期曰：“易耳，只诬班谋弑君父，自夺大位，吾故杀之，谁敢忤耶！”二人计议已定。

次日平旦，越、期二人领心腹二十余人，各藏利刃入殡宫埋伏。不一时，班果至，望灵柩拜哭在地，被李越一刀砍在地下。左右欲持兵器向前，被李期大喝曰：“不得无礼！李班谋弑吾父，速夺大位。吾等受太后诏故杀之，其余人等皆尽赦免。”于是众随宫人各散。李越即出前殿，聚集文武百官，谓曰：“李班欲速得位，谋弑君父，我故杀之。我弟李期有仁有德，可以登基，汝等群臣速行君臣之礼。有不愿者，以班为例！”言讫，扶李期上座，期推让再四，方上龙座。越率群臣山呼万岁。期既即位，改号为玉恒元年。以兄越为相国加大将军，李寿为大都督，皆录尚书事。寿，乃李骧之子也。

却说成帝设朝，遣使加庾亮为征西将军、假节钺，督江、荆、豫、益、梁、雍六州诸军事。亮在武昌得诏旨，受征西将军印绶节钺，重赏使人还都，以殷浩为记室参军，以褚裒为豫章太守，杜 为丹阳丞。

史说，褚裒字季野，少有简贵之风。昔谯国桓彝因见尝谓之曰：“季野有皮里《春秋》。”言其外无臧否，而内有褒贬也。时谢安亦推重之，恒曰：“裒虽不言，而四时之气备矣。”初，裒总角谒亮，亮使郭璞筮之。卦成，璞骇然，亮曰：“莫非不祥乎？璞曰：“此非人臣卦，不知此少年何以得表斯祥？此乃大贵之卦，二十年外，吾言方验。”后其女为康皇后，乃拜侍中、录尚书事，其卦果验。杜 字弘理，性纯和，美姿容，有盛名于江左。王羲之见而目之曰：“肤若凝脂，眼如点漆，此神仙中人也。”昔桓彝亦曰：“卫 神清，杜 形清。”殷洁，乃陈郡长平人，羨之子也。褚裒，阳翟人也。杜 ，桂陵人，预之孙也。此三子皆以识度清远，善谈《老》、《易》，擅名江东。而浩尤为风流所宗，故庾亮录用而重之。

### 石虎弑主自即位

十一月，赵丞相石虎欲篡位，乃集百官于朝堂，谓曰：“孤自受将略以来，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百战而有千伤，十死侥幸一生。论吾之勋，足高一时，成大赵之业者，乃我也。若无吾一人，安得至于今日耶！今圣人晏驾，不遗诏立我，而立弱弘，倘外窥兵，谁能当之？吾欲废之，汝诸大臣，其意如何？”其时石弘懦弱，石虎强盛，党多，更兼父子并执大权，群臣皆畏其势，乃对曰：“臣等正欲上请废立，未敢发言。丞相言者，无不可也。”虎见百官听从，乃退还府。赵主石弘闻知其议，恐祸灭种，乃自赍玺绶步诣魏宫，请禅其位与虎。虎曰：“帝王大业，天下自当有议，何为自论耶！”虎不受玺绶。弘见推却，乃流涕还宫，谓太后程氏曰：“石虎欲谋大位，先帝种真无复遗矣！”言讫，母子对泣。于是尚书省奏魏台请依唐、虞禅让之事。虎曰：“弘愚暗昧，居丧无礼，不可以君万国，便当废之，何禅让也！”言讫，即领府兵入内，命武士扶赵主弘下殿曰：“汝素居丧无礼，不谙政事，

难奉宗庙，是以废之。”弘并不辞，乃下阶立于臣列，于是丞相虎自登御座，百官与弘同拜山呼。虎以弘为海阳王，自称居摄赵天王，改号建武。

时尚方令作司南车成，构思精微，虎赐其爵关内侯。时众役繁兴，军旅不息，加以久旱，因此谷贵，金二斤买米二斗。虎闻长乐卫国有田畴未辟，桑业不修，下诏贬其守宰。

虎既即大位已定，阴使人弑程太后及石弘一家，不留一人，由然勒种无遗。姚弋仲闻之，称疾不贺，虎累使召之乃至，正色谓虎曰：“弋仲常谓大王命世英雄，奈何把臂受托，而返夺之耶！”虎心虽不平，然察其诚实，亦不之罪矣。

却说慕容仁反据辽东，慕容 亲率三军去讨。军至辽东城，仁亦帅兵出迎。两下会战，仁大败，乃入城引家属出奔别处。 遂领众入城，欲悉坑辽东之民，高诩谏曰：“今元恶犹存，始克此城，遽加夷灭，则未下之城，无归善之路，不若赦之为安矣。” 犹然疑之。

乙未，成康元年（赵太祖石虎建武元年，成主李期玉恒元年），正月朔，成帝加冠，群臣朝贺。

三月，司徒王导羸疾，不堪朝会，帝与群臣幸其府，导排宴待帝与群臣于内室，帝拜导及其妻曹氏。侍中孔坦密谏曰：“陛下初加元服，动宜顾礼。”时帝方委政于导，坦复言曰：“陛下春秋已长，圣敬日跻，宜博纳朝臣，咨询善道。”而导恶之，即出坦为廷尉。坦明知，即辞以疾，去职还第，于是罢之。成帝还宫。

时桓景谄巧，导亲爱之。会荧惑守南斗经旬，导谓将军陶回曰：“荧惑犯南斗，而南斗乃扬州分野。今妖孽处之，吾当逊位，以厌天谴。”回曰：“明公以明德作辅，与桓景造膝，使荧惑何以退舍！”导深愧之，略疏桓景，使人辟太原王 为掾吏，王述为中兵属。

史说，王述字怀祖，年三十，尚未知名，人或谓之痴。时导以门第辟为中兵属。及见，导无他言，惟问江东米价如何。述张目不答。导曰：“王掾不痴，人何言痴也！”尝见导每发言，一坐莫不赞美，述正色曰：“人非尧、舜，安能每事尽善！”导改容谢之。

王 字仲祖，善隶书，美姿容，尝览镜自照，称其父字曰：“王文开生如此儿耶！”居贫，帽败，自入市买之，姬悦其貌美，遗以新帽，不问取价，时人以为达。与沛国刘 齐名友善， 常称蒙性至通，而自然有节，蒙每云：“刘君知我，胜我自知。”当司徒王导闻二子之名而辟之。

四月，赵王石虎亲领六军及百官南游，临江而还。有游骑十余至历阳，太守袁耽大惊，以为石虎必来为寇，忙使人入建康上表称：“虎军至近，不言多少，宜速为救。”朝廷震惧，成帝即加司徒王导为大司马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令其备拒赵兵。是日，帝自观兵广莫门，分命诸将去救历阳，及分兵

戍慈湖、牛渚。郗鉴闻知，亦使广陵相陈光将兵五千入卫朝廷。俄闻赵骑至少，又已去了，成帝遂解严，导亦解大司马。诏坐耽轻妄免官。

九月，赵王石虎与百官商议，乃迁都于邺城。

却说初，赵主石勒以天竺僧佛图澄预言成败，数有验，敬事之。及虎即位，奉之尤谨，衣以绫锦，乘以雕辇。朝会之日，太子、诸公扶翼上殿，国人化之，争造寺庙，削发出家。至是百姓或避赋役为奸宄，诏中书曰：“佛，国所奉，里闾小人无爵秩者，应得事不？”著作郎王度等议上言曰：“王者祭祀，典礼俱存。佛，外国之神，非天子所应祠也。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，汉人皆不得出家。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诣寺烧香礼拜，其赵人为沙门者，皆返初服。”虎不听，反诏曰：

朕生自边鄙，忝君诸夏，至于飨祀，应从本俗。其夷赵百姓乐事佛者，特听之尔。

于是百姓争入寺出家。

却说成太子李班之舅罗演等欲谋杀成主期，复立班之子。事觉，期遂收演等及班母罗氏杀之。期自得志，轻旧臣，信任景骞、姚华、田褒、中常侍许诩等，刑赏大政，皆决于数人。褒无他才，先尝劝雄立期为太子，故此有宠。由是朝纲隳紊，雄业衰矣。

却说代王纥那先入宇文部，招集亡散五万人，复来争位。翳槐闻之，莫敢当其锋，乃引众奔赵去讫。于是纥那复占朔方。

### 张骏上疏请北伐

初，张轨及二子 、茂，保据河右，军旅之事无岁不之。及骏即位，境内渐平。骏勤修庶政，总御文武，咸得其用，民庶兵强，远近称为贤君。骏遣将伐龟兹、鄯善，于是西域诸国皆诣姑臧朝贡。而骏意有兼秦、雍之志，乃遣使特入建康，上疏曰：

勒、雄既死，虎、期继逆，先老消落，后生不识，慕恋之心，日远日忘。乞敕司空鉴、征西亮等泛舟江、沔，首尾齐举，则大业获以大兴矣。丙申，二年（赵建武二年），成帝与群臣议而未行，骏疏由然浸 矣。

却说慕容 欲讨其弟慕容仁，与百官议之。当司马高翔出曰：“仁叛弃君亲，民神共怒。前此海未尝冻，自仁叛以来，冰冻者三矣。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袭之也，夫王宜速应天讨也。” 曰：“卿言正合孤心。”于是从之，自将兵五万，从昌黎东践冰而进，凡三百余里。至历林口，舍辎重，轻兵趣平郭，去城七里屯下。候骑见 兵至，乃驰入城以报仁。仁忙整军出击，被 令大将高翔伏兵于路，诈败获之。 驱兵入城，先收仁党斩之，后

---

涪（wú，音吾）。

浸——浸没，搁置。

赐药与仁自裁。仁因怒饮药而死，始分兵戍守，自勒兵还国。

二月，晋成帝立皇后杜氏，帝自临轩遣使，备六礼迎之。群臣毕贺，帝宴之。杜后乃杜预孙女也。

却说前廷尉孔坦疾笃，庾冰省之流涕。坦慨然曰：“大丈夫将终，不问以济国安民之术，乃为儿女子相哭耶！”冰谢之而问曰：“吾见使君疾重，未敢轻触。君百岁后，中原可复否？相中谁可为将尔？”坦曰：“勒、雄虽死，余党更强，二都急未可得。莫若爱民养兵、分戍险要、屯田讲武，待十年后，可议北矣。”冰曰：“承此金石之言，铭刻肺腑。”言毕，谢之而去。坦叹数声而卒。

### 赵作太武东西宫

却说赵主石虎兴工，作太武殿于襄国，又作东、西宫于邺。皆砌以文石，以漆灌瓦，金钗银楹、珠帘玉壁，穷极伎巧。选士民之女以实之，眼珠玉、被绮者万余人。教宫人占星云气、马步射。以女骑千人为鹵簿，皆著紫纶巾，蜀锦裤，执羽仪，鸣鼓吹打，游宴以自随。于是境内大旱，粟二斗值金一斤，百姓骚然。而虎用兵不息，百役并兴。徙洛阳钟、九龙、翁仲、铜驼、飞廉于邺。又于邺南投石于河，以作飞桥，工费数千万亿，竟不能成。其时白虹出自太社凤阳门，虎大惊，下书曰：

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，政以均平为首，化以仁义为本，故能允协人和，缉熙神物。朕以眇薄，君临万邦，台辅百官，其各上封事，极言无隐。

书虽下示，人无敢言。

丁酉，三年（赵建武三年），赵王虎自称赵天王。初，赵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盘炙人，虎试而悦之。至是五百余人入上尊号，庭燎油灌下盘，死者二十余人。虎恶之，腰斩成公段。

却说晋国子祭酒袁环、太常冯怀，以江左寝安，入朝请兴学校，成帝从，而立太学，征集生徒。而士大夫习尚《老》、《庄》，儒术终不能用。

### 赵王虎杀太子邃

却说太子邃，赵王虎爱之，常谓君臣曰：“司马氏兄弟自相残灭，故使朕得如此。如朕有杀阿铁理否？”阿铁乃太子邃小字，群臣皆默而不言。既而邃骄而残忍，好装饰美姬，斩其首与宾客传观，又烹其肉共食之。时虎亦荒耽酒色，喜怒不常，因使邃省可尚书事，诮责笞捶，月至再三。邃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：“官家难称，吾欲行冒顿之事，卿从我乎？”颜等伏不敢对。邃遂称疾不视事。虎欲去视邃疾，佛图澄谓曰：“陛下不宜往东宫。”虎问

之，澄故不答。虎思其东宫有谋，乃自还宫，命所亲信女尚书亲为已往视察之。遂以虎至，抽剑击之。虎知大怒，收颜等诘问，颜具言状。虎遂杀颜三十余人，即诏废邃，杀之，并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一坑。虎于是召次子石宣，立为东宫。

### 燕王称藩于赵国

却说慕容 威名日盛，当镇军左长史封弈等说曰：“今雄杰并起，天下分争，大王以千里之乡，当五胡之劲，抚剑顾 ，亦足以为人豪，而反受制于人，不自称尊号乎？” 从之，乃涓吉集辽佐于殿堂，乃自称为燕王，封弈为相国，乃谓群臣曰：“吾欲伐段氏，汝等有何高见？”封弈出曰：“段氏数侵赵边，虎必恶之，大王若能称藩于赵，赵必纳之。然后使人乞师讨辽，赵必从吾，可破必矣。” 然之，乃修书遣人称藩于赵。赵主虎大悦，厚加慰答，期以明年大举。

却说代王翳槐因纥那入侵，乃逃，遣使降赵。赵王纳其降，以兵助之。纥那闻之，奔燕，因此翳槐复立于代。

却说杨毅难敌族兄初杀毅，自称仇池公，降于赵，赵王纳之。

四年（赵建武四年，成改号李寿汉兴元年，代高祖什翼建建元年），春正月，赵王石虎欲攻段辽，使桃豹等将舟十万出漂渝津，与支雄等将步骑十万为前锋。燕王 闻知赵动兵，亦引兵五万，攻掠令支城之北。段辽集诸将商议以兵追之，当慕容翰曰：“今赵兵在南，当并力御之。而更与燕国斗，万一失利，何以御南敌乎！”段兰怒曰：“吾前为卿所误，以成今日之患，今不复堕卿计中矣。”言讫，乃悉众追之，被 设伏邀击，大破之，掠五千户而归。段兰始悔不听慕容翰之言。赵王虎兵进屯金台，与支雄军长驱入蓟，辽所署渔阳、上谷、代郡宋将皆降，因是虎取四十余城。时北平相阳裕帅数千家登燕山以自固。诸将恐其为后患，欲攻之。虎曰：“裕儒生，矜惜名节，耻于迎降，无能为也。可速进兵，且勿攻之。”诸将遂引兵直过燕山，段辽亦不敢复战，弃令支，奔密云山。慕容翰乘乱奔走，投降宇文氏去讫。于是虎得入令支宫，徙其民二万余户于司、雍、兖、豫四州。其士大夫之有才行者，虎皆擢叙之。虎分定署守，振旅还都，其署城尽被 取而戍之。

### 李寿杀其主李期

四月，成主期骄虐日甚，多所诛杀，大臣皆不自安。而期忌李寿威名，使其出屯涪城。寿惧不免，每当入朝，常诈为边书，辞以警急。既而使出屯涪，乃起装即行。

却说李寿字武考，乃李骧之子也。官封车骑将军，因成主期疑忌其威名，使出屯涪，心甚怨望，于是欲自立，恐力不及，而问长史任调曰：“主上托

孤与我，以期不堪嗣国，是以班为东宫，嘱吾立之。今期弑班代之，骄虐残杀，果应主上易箠之言。吾欲废此残主，自取天下，其事若何？”任调言曰：“李期逆父弑主，骄虐残害百姓，明公若兴义兵讨之，孰不来应？”寿曰：“吾恐谋事不成，反招其咎。”任调曰：“可使卜者占之。”寿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遣使出府，召卜者入内筮之。卜者投卦成曰：“乾卦。”因贺曰：“将军主有数年天子之分，恐后不延。”任调曰：“一日尚为足，而况数年乎！”寿曰：“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’任侯之言，策之上也。”因此每日论策画策，商议自立之计，而犹豫未发。

初，巴西处士龚壮，父、叔皆为李特所杀，欲报仇，积年不除丧。寿闻其贤，数以礼辟之，而壮不应。其时，闻期刑政紊乱，而来见寿。寿问自安之策，壮曰：“蜀民本皆晋臣，足下若能发兵，西取成都，称藩于晋，不但自安，则福流子孙，名垂不朽，岂徒脱今日之祸而已哉。”寿然之。次日，领兵五万来袭成都。时寿世子李势为翊军校尉，闻父起兵至，乃帅众开门纳寿，遂克成都，屯兵宫门，奏杀大臣数人，纵兵大掠，数日乃定。用任调计，矫太后任氏令，废期为县公，幽之，期愧自缢而卒。当罗恒、解思明等劝寿如壮策而立，寿遂用任调等言，自称为帝，改国号曰汉兴元年。追尊父骧帝号，更以旧庙为大成庙。尽杀成主李雄诸子，不留一人。以李势为王太子，以任调为大将军。以安车束帛征龚壮为太师，壮不至，誓不出仕。寿见其不诣，又以厚赠，壮一无所受。

### 赵王虎伐慕容

却说赵王虎以燕慕容 不会而攻段辽，而自专其利，使赵览为左将军，侯招为右将军，遣使四征，招诱民夷二十万，分为二队，来击辽东。时燕辽东诸郡县，返应赵者三十六城，因此赵兵不血刃，直抵棘城城下屯扎，分兵四面进攻。时慕容 大惊，欲逃往东胡避之，急分付其子慕容恪带兵保护家小先走。其父慕容 遗有骏马一匹，色赭白，有奇相逸力。时 避难，欲乘其马，其马悲鸣 啮，不能近。 意决，乃曰：“此马见异先朝，孤尝杖之，得济大难；今不欲孤骑者，盖是先君之意不许吾出也。”言讫即出。将军慕容根闻 欲出奔，忙谏曰：“彼强我弱，大王一举足，奔走之气势遂成，不可复振矣。今固守坚城，其势百倍，事之不济，不失于走。奈何望风委去，为必亡之理乎！” 曰：“孤方欲取天下，何有出去？” 遂止，然犹惧形于色。玄允太守刘佩曰：“事之安危，系于一人。大王当自强以厉将士，不宜示弱。事急矣，臣请出击之，纵无大捷，足以安众。”从之。佩将敢死骑七百人出冲赵兵，所向披靡，斩获二百余人而还，于是士气百倍。 意乃

---

易箠（zé，音责）——变换寝席，谓将死。

（dì，音弟）——踏。

安。佩等昼夜力战，凡十余日，赵兵不能克而退。 唤其子慕容恪，谓曰：“汝可领军追之。”又曰：“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若一不捷，则吾等无种类矣。火速用心。”于是恪帅五千精骑追击之，赵兵大败，斩获三万余级而归。赵兵皆溃，惟游击将军石闵一军独全。闵本姓冉，虎养以为子，骁勇善战，多策略。虎爱之，比诸孙。虎既败还邺，以功拜符洪为都督六夷诸军事，闵言于虎曰：“洪雄略，得将士死力，诸子皆有非常之才，且握强兵据近畿，宜密除之，以安社稷。”虎曰：“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吴、蜀，奈何杀之！”待之愈厚。

却说慕容 使子恪追杀石虎之兵远去讫，乃自整兵讨诸叛城，皆下之，诛灭甚众。虎闻之，遣曹伏将青州之众戍海岛，运粮三十万斛以给之。又以船三百艘运谷诣高句丽，使王典帅众万余屯田海滨。又令青州造船千艘，谋复击燕。时赵冀州八郡大蝗，司隶奏请坐罪守宰。赵王虎曰：“此朕失政所致，而欲委咎守宰，岂罪己之意耶！司隶不进说言，佐朕不逮，而欲妄陷无辜，汝可白衣领职！”司隶满面羞惭而退。

### 庾亮欲攻王导止

却说成帝以司徒王导为太傅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郗鉴为太尉，庾亮为司空。六月，更以导为丞相，罢司徒官。而导性宽厚，委任诸将赵胤、贾宁等，多不奉法，大臣患之。庾亮闻知，欲率众入朝黜导，先使人奉笺会郗鉴，同起其书曰：

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，入则在宫人之手，出则唯武官、小人，读书无从受章句，顾问未尝遇君子。秦政欲愚其黔首，天下犹如不可，况欲愚其主哉！人主春秋既盛，不稽首归政，甫居师傅之尊，多养无益之士，公与下官并荷托付之重，大奸不扫，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！

鉴得书，知亮欲共起兵废导，乃不听，急使人奉书止亮曰：

闻公率众黜导，仆以为不可。何也？昔王敦入讨刘隗，天下以为谋反；苏峻嫉公事，却亦然。此二者公亲见，非远闻也。公宜罢之。

亮得其书，犹未止。鉴急来劝导，密为之备。导曰：“吾与元规休戚是同，悠悠之谈，宜绝智者之口。则如君言，吾便角巾还第，复何备哉！”因此二人不成大隙，而亮常有欲黜导之意，孙盛谏曰：“主公尝有世外之怀，岂肯为凡人之事耶！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。”亮始止。是时，亮虽居外镇，而遥执朝权。既处上流，拥强兵，趣势者多归之。然导内不能平，尝遇西风尘起，举扇自蔽，徐曰：“元规尘污人！”元规乃庾亮字也。

却说王导为丞相，以李充为掾。充以时俗崇尚浮虚，尝以老子“绝仁弃义”，盖患乎精仁义者寡，而利仁义者众耳！而凡人见形逐迹，离本逾远，

乃作《学箴》曰：

名之攸彰，道之攸废，及损所隆，乃崇所替。非仁无以长物，非义无以齐耻，仁义固不可远，去其害仁义者而已。

由然士大夫亦不能改其前俗。

### 龚壮上封得失事

却说秋，汉霖雨百日，百姓饥疫。汉主寿命群臣极言得失。龚壮因上封事曰：

陛下起兵之初，上指星辰，昭告天地，歃血盟众，举国称藩，天应人悦，大功克集，而论者未谕，权宜称制。今淫雨百日，饥疫并臻，天其或者将以监示陛下。故愚谓宜遵前盟，推奉晋室，彼必不爱高爵以报大功，虽降阶一等，而子孙无穷，永保福祚，不亦休哉！

汉主寿省书内惭，秘而不宣。

十月，晋光禄勋颜含以年老逊位，致仕在家。时论者以王导帝之师傅，百僚宜为降礼。太常冯怀敬以问含，含曰：“王公虽贵重，礼无偏敬。降礼之言，或是诸君事宜，鄙人老矣，不识时务。”怀诺诺而出。人问其故，何不答之，含告之曰：“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向冯祖思问礼于我，以岂有邪德乎！”初，郭璞尝欲为之筮，含曰：“年在天，位在人。修己而天不与者，命也；守道而人不知者，性也。自有性命，无劳蓍龟。”因不与筮。含致仕二十余年，九十三岁而卒。

### 翳槐卒立什翼犍

却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因先被纥那来攻，与翳槐俱奔投赵，槐以什翼犍质于赵，请师击走纥那，而复北代，方得归国。至此翳槐疾病，召各部大人入卧内受顾托曰：“朕今疾笃，恐未能起，召卿嘱之。朕弟什翼犍丰骨不常，才智高度，若亡后可立此人，则社稷乃安耳。令幸质在于赵，卿等可使人召之。”言讫而卒。诸部大人以什翼犍在远，来未可必，谋立次弟孤。孤度不可，乃自诣邺见赵王虎，己身晋为质，替兄什翼犍归国领众。赵王虎悦其仁心，义而俱遣之归。兄弟二人归国，诸部各集，立什翼犍为代王，即位于繁北，分国之半与弟孤也。

却说什翼犍生而奇伟，宽仁大度，身長八尺，隆准龙颜，立发委地，卧则乳垂至席。什翼犍既立，乃改号建国，始置百官，分掌众职。初，代王猗卢卒，国内多难，部落离散。什翼犍雄勇有智略，修祖业，以代人燕凤为长

---

攸——所。

(zhì, 音至)。

史，许廉为郎中令。制反逆、杀人、奸盗之法，号令明白，政事清明，无鞠招连逮之烦，百姓安之。于是东自秽貊，西及破落那，南距阴山，北尽沙漠，率皆归服，有众数十万人。

十二月，却说段辽自败与燕、赵，逃入密云山，不能归故地，惧燕来攻，乃遣使降于赵，使人去讫，既而又悔，复遣使降于燕。燕王自将兵迎辽，未及行，赵王虎先得其降状，乃遣将军麻秋帅众三万迎之。秋将行，虎敕秋曰：“卿去受降如受敌，不可轻也！”秋诺而去。段辽探知燕、赵皆来相迎，乃暗遣人与燕谋覆赵军。于是遣慕容恪伏精骑五千于密云山。麻秋不知有谋，未为备防，引众而入，被恪指挥伏骑齐出，秋措手不及，大败而逃，获其司马阳裕，尽得辽众而还。段辽既归燕，燕王待以上宾之礼，以裕为郎中令。后辽谋叛，觉斩之，此后事也。

己亥，五年（赵建武五年），三月，庾亮与僚佐商议，欲开复中原，遣使上表，以桓宣镇襄阳，弟恽镇魏兴，翼镇江陵，毛宝、樊峻戍邾城。又上疏，欲帅大众十万移镇石城，遣诸军罗布江、沔为伐赵之规。帝下其议，丞相导请许之。太尉鉴议，以为“资用未备，不可大举”。太常蔡谟议曰：

时有否泰，道有屈伸，苟不计强弱而轻动，则亡不终日，何功之有！为今之计，莫若养威以候时。时之可否，系胡之强弱，胡之强弱，系虎之能否。自石勒举事，虎骁为爪牙，百战百胜，遂定中原。勒死之后，虎挟嗣君，诛将相，内难既平，剪削外寇，四境之内，不失尺土。以是观之，虎为能乎，将不能也？今征西欲帅大军席卷河南，虎必亲帅其众来决胜负。欲与之战，何如石生？若欲城守，何如金墉？欲阻沔水，何如大江？欲拒石虎，何如苏峻？石生猛将，关中精兵，征西之战殆不能胜也！金墉险固，刘曜兵数十万众不能拔，征西之守殆不能胜也！又当是时，兖州、洛阳、关中皆举兵击虎，今此三镇反为其用，方之于前，倍半之势也。石生不能敌其半，而征西乃欲当其倍，愚所疑也。苏峻之强不及石虎，沔水之险不及大江，大江不能御苏峻，而欲以沔水御石虎，又所疑也。昔祖士稚在谯，佃于城北界，豫置军屯以御其外。谷熟胡至，丁夫战于外，老弱获于内，多持炬火，急则烧谷而走。如此数年，竟不获利。当是时，胡唯据沔北，方之于今，四分之一耳。士稚不能捍其一，而征西欲以御其四，又所疑也。然此但论征西既至之后耳，尚未论道路之虑也。自沔以西，水急岸高，鱼贯溯流，首尾百里。若胡无宋襄之义，及我未阵而击之，将如之何？今王土与胡，水陆异势，便习不同，胡若送死，则敌之有余。若弃江远进，以我所短，击彼所长，惧非庙胜之算也。

---

貊（wò，音漠）。

恽（yìn，音译）。

溯（sù，音宿）流——逆流向上。

宋襄——宋襄公，愚仁之主，与敌对阵，敌过半水不击，遭败。

庙胜——由朝廷制定的胜敌谋略。

帝览表默然，而问群臣，朝议与谏皆同。于是帝使人持诏止之，而亮不听，乃移镇石城。

却说代王什翼犍会集诸大人商议，欲迁都湿源川，其母王氏曰：“吾自先世以来，以迁徙为业。今国家多难，若城廓而居，一旦寇来，无所避之。”因此乃止。时什翼犍初质于赵，未曾婚娶，至是使人求婚于燕王，燕王以其妹与妻之，由此两国通婚，结为唇齿。

### 何充庾冰参政事

七月，丞相、始兴公王导卒，以何充为护军将军，庾冰为中书监、扬州刺史，参录尚书事。却说王导先卧病在床，上疏荐妹子丹阳尹何充于帝曰：

何充器局方概，有万夫之望，必能总录朝端，为老臣之副。臣死之日，愿引充内侍，则外誉唯缉，而社稷无虞矣。

成帝览疏从之。即以何充为侍中，使人诏充至，以为侍中。充谢恩领之。导于是月而薨，年六十四。导简素寡欲，善因事就功，虽无日用之益，而岁计有余。辅相三世，仓无储谷，衣无重帛。

王导既卒，帝不胜哀感，诏丧葬祭，用天子之礼。谥文献，以其长子为中书侍郎。遣使征西将军庾亮为丞相，亮固辞不诣，始以充及亮弟庾冰为参录尚书事。冰经营时务，不舍昼夜，尊礼朝贤，升擢后进，于是朝野翕然称为贤相。初，导辅政，每从宽恕，至冰颇为威刑，丹阳尹殷融谏之曰：“前相之贤，犹不堪其弘，况如吾者哉！”范汪谓冰曰：“顷天文错度，宜尽消御之道。”冰曰：“玄象岂吾所测，正当勤人事尔。”又隐实户口，料出无名万余人，以充军实。冰好为纠察，近于繁细，后益矫违，复存宽纵，疏密自由，律令无用矣。

八月，改丞相为司徒。太尉南昌公郗鉴疾笃，上疏曰：

臣所统错杂，率多北人，迁徙新附，皆有归本之心。臣宣国恩，示以好恶，处与田宅，渐得少安。闻臣疾笃，众情骇动，若当北复，必启寇心。太常臣蔡谟，平简贞正，素望所归，可为徐州牧。

成帝览疏，问使人病躯若何？奏已薨矣。帝伤悼不已，敕命葬之，拭泪以蔡谟代鉴都督徐、兖军事。

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赵，帝遣攻寿阳，蔡谟上疏曰：

寿阳城坚而固，又王师在路五十余日，前驱未至，声息久闻，贼河北之骑，足以来赴。况停船水渚，引兵造城，前对坚敌，顾临归路，此兵法之所诫也。今光所将皆殿中精兵，以国之爪牙击寇之下邑，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，非长策也。

帝省之，诏止。

### 赵人入寇陷沔邾

九月，赵王虎将军夔安帅兵七万，来攻沔南及邾城。初，陶侃在武昌，议者以江北有邾城，宜分戍之。侃每不答，而言者不已。侃乃渡水猎，引将佐语之曰：“我所以御寇者，长江耳。邾城隔在江北，内无所倚，外接群夷。夷中利深，晋人贪利，夷不堪命，必引虜入寇。此乃致祸之由也。若羯虜有可乘之会，又不资于此矣。”众服其言。至是庾亮欲伐赵，使毛宝、樊峻戍之。虎果使夔安等将兵来攻。

毛宝遣将陈忠五人，帅众五千出拒。军至江北岸畔，忽然尘头起处，一军当住，为头首将夔安挺枪跃马而出，与陈忠不相通话，便互交战，三十余合，未分胜负。忽然东南角上喊声大振，桃豹引军冲突而来，忠急分兵未及，又与雄一军冲横而来。忠与四将共五人，尽力死战，不能当抵，大败而逃。忠等五将被三路军马包围而来，皆被杀死，余兵无主，尽皆逃溃。夔安得胜，将二万轻骑来攻邾城。毛宝闻前军已陷，不敢出战，急遣人求救于庾亮，亮不即时遣将去救，因此被安等攻陷邾城。毛宝、樊峻二人突围出城，赵兵后追，前无船渡，皆赴江而死。夔安既陷邾城，帅众进寇江夏，义阳一城皆降。安等又进围石城，竟陵太守李阳以兵七千人拒击，大败乃退。时庾亮犹欲迁镇，闻邾城陷，乃止。

却说赵王贵戚豪恣，石虎患之，知李臣忠直，不惮豪恶，虎擢臣为御史中丞，由是内外肃然。虎曰：“朕闻良臣为猛虎，高步旷野而豺狼避路，今得中丞，信然！”

十月，却说燕王 自以称王，未受晋命，遂遣长史刘翔来建康献捷论功，且言权假王位之意，更请刻期大举，共平中原。晋帝从之。时燕王 又遣子慕容恪、慕容霸击宇文别部。霸年十三，勇冠三军，所向无敌。

丁亥，六年（赵建武六年），正月，司空庾亮疾笃，召弟庾翼至卧所，嘱翼曰：“吾历年官至司空，人臣之位极矣。吾死之后，汝善事主上，勿生异心，负我清名也。此兵权交付与汝，其柄不可移许他人，自取祸戾。”言讫而卒。

史说，庾翼字稚恭，乃庾亮弟也。丰仪秀逸，少有经纶大略，因是庾亮临死以权付彼。翼既代兄亮领其众，举哀收敛，殡葬于武昌定金山。此时友人何充闻知亮死已葬，郗 叹曰：“埋玉树于地中，使人情何能已。”亮既卒，成帝即以何充为中书令，庾翼都督江、荆等州军事。时人疑翼年少，不能继其兄。翼悉心为治，戎政严明，数年之间，公私充实，人皆称其才。

却说慕容翰自密云山外，入宇文部，降于逸豆归。豆归忌翰才名，欲害之。翰佯狂乞食，举国贱之，不复省录，以故得往来自遂，山川形胜，皆默记之。时燕王 以翰因猜嫌出奔，虽在他国，常潜为燕计，乃遣商人王车通市于宇文部，因而得入宇文部见翰，称说：“燕王使车迎殿下归国。”翰与王车遂窃逸豆归名马，携其二子逃归。大喜，厚遇之，翰亦无二志矣。

三月，却说赵王虎遣使遗汉王寿书，欲连兵入寇于晋，中分江南。寿大

喜，即回书赏使，约定大举，使使去讫。寿集士卒为舟师，大阅于成都。龚壮谏曰：“陛下与胡通，孰若与晋通？胡，豺狼也。既灭晋，不得北面事之。若与争天下，则强弱不敌，危亡之势也。”群臣亦皆叩头泣谏，寿乃止。

龚壮以为人之行，莫大于忠孝。既报叔、父之仇，又欲使寿仕晋。寿不从，乃诈称病，辞归。以文籍自娱，终身不复至成都矣。

### 赵王发兵伐燕国

却说赵王虎恨燕与段辽在密云击败其将麻秋，乃合兵五十万，具船一万艘，自河通海，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。徙辽西、北平、渔阳万余户于兖、豫、雍、洛城。自幽州以东至白狼山，大兴屯田。括取民马，敢匿者腰斩，凡得四万匹。帅众大阅于宛阳，欲击燕。

燕王 闻知大惊，集僚佐商议拒虎之计，而谓其子慕容恪曰：“石虎自以乐安城防守重护，蓟城南北必不设备，汝宜帅众诡路出其不意，去烧其积聚，屠其城池，可尽破也。”恪然之，即出。密统一万人，入自 塞，直抵蓟城。破武遂津，入高阳，所至焚烧积，略三万余家而去。石虎闻之大惊，恐失巢穴，果勒兵退还，伐燕之谋始停。

虎既归国，又命太子石宣及以次子石韬为太尉，与宣迭相省可尚书奏事，不复启旨。司徒申钟谏曰：“庆赏刑威，后皇攸执，名器实重，不可以假人，庶可以防奸杜渐，以示轨仪。太子职在视膳，不当预政，庶人遽覆车未远也。且二政分权，鲜不阶祸。爱之不以道，适所以害之也。”虎不听。中谒者令申扁有宠于虎，宣亦昵之，使典机密。虎既不省事，而宣、韬皆好酣饮畋猎，由是除拜生杀之权，皆决于扁。自九卿以下，望尘而拜。

初，汉主寿致书于后赵王虎，署虎曰：“赵王石君。”虎不悦，中书监王波曰：“寿既僭大号，今以制诏与之，彼必酬返，不若复为书与之。今挹娄国献 矢、石 于陛下，何不以之遗汉，使其知我能服远方也。”虎然之。遣汉亡将李闾 以书矢 归报。闾至成都，寿下诏曰：“羯使使庭贡其矢，赏其来使。”使人归，告虎，虎闻之，大怒，黜波以白衣领职。

### 刘翔代求封燕王

却说燕使刘翔至建康，晋帝命黄门引见，问慕容镇军平安。翔对曰：“臣受遣之日，朝服拜章，未闻其若。”翔因就启为 求大将军、燕王章玺之事。

---

(y w ng, 音医翁)。

(hù, 音户)——荆类植物，茎可制箭杆。

(n , 音努)——可做箭镞的石头。

闾(hóng, 音宏)。

帝命群臣参博，群臣朝议曰：“先王故事：大将军不处边，异姓不封王。其实不可。”翔对曰：“自刘、石备乱，长江以北，剪为戎藪，未闻中华公卿之胄有能摧破凶逆者也。独慕容镇军，心存本朝，屡殄强敌，使石虎畏惧，戚国千里。功烈如此，而惜海北之地不以为封邑，何哉？吾非苟尊所事，窃惜圣朝疏忠义之国，使四海无所劝慕耳。”

尚书诸葛恢乃翔之姊夫也，独异议，以为：“夷狄相攻，中国之利，惟器与名，不可轻许。”乃谓翔曰：“借使慕容镇军能除一石虎，复得一石虎也，朝廷何赖焉？”翔曰：“嫠妇 犹知恤宗周之陨。今晋室阽危，君位侷元凯，曾无忧国之心？慕容镇军枕戈待旦，心恒念之，而君更唱邪惑之言，四海所以不一，良由君辈耳！”因此朝命未下。翔留岁余，众议终不决。会燕王 复遣人上表，罪庾氏兄弟，又与冰书，责其当国不能雪耻。冰惧，乃与何充奏从其请，以 为大将军、幽州牧、大单于、燕王，备物典策皆从殊礼。以翔为代郡太守，翔固辞不受。

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骄贵酣纵相尚，尝因宴集，谓何充等曰：“四海板荡，奄逾三纪，宗社为墟，黎民涂炭，斯乃庙堂焦虑之时，忠臣毕命之秋也。而诸君宴安江左，肆情纵欲，以奢靡为荣，以傲诞为贤，謇谔之言不闻，征伐之功不立，其何以尊主济民乎！”充等甚惭。乃奏帝遣使持节册命，与翔偕北封燕。公卿饯之，翔曰：“昔少康 资一旅以灭有穷，勾践凭会稽以报强吴。蔓草犹宜剪除，况寇仇乎！今石虎、李寿志相吞并，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，且当从事巴、蜀。一旦虎先入举事，并寿而有之，据形便之地以临东南，虽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后矣。”中护军谢广曰：“是吾心也！，吾当奏王为之，君帅兵来应，共成大功。”翔语毕而行。

### 成修宫室杀仆射

翔归燕，呈上玺绶，百官朝贺。 大悦。燕王 既受封为王，乃以子恪为度辽将军，帅一万五千人去镇平郭。恪既受命至镇，抚旧怀新，屡破高丽之兵。高丽畏之，不敢入境。自此边地安静，民皆乐业。

却说初，成主雄以俭约宽惠得蜀人心。及李闼还，盛称邺中繁庶，宫殿壮丽。又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，故能控制境内。寿慕之，亦大修宫室。人有小过，辄杀以立威。当仆射蔡兴、李嶷谏之，皆坐直谏而死。因是民疲于赋役，思乱者众矣。

---

嫠（lí，音离）妇——寡妇。

元凯——辅佐皇帝的大臣。

少康——夏王相之子，相被有穷国王之子所杀，后少康灭有穷复夏。

### 东晋卷之三

起自东晋康帝壬寅八年，止于东晋穆帝丙辰十二年，首尾共十五年事实。

#### 成帝崩立琅邪王

康帝壬寅，八年（赵建武八年），正月朔，日食。豫州刺史庾恠与江州刺史王允之有隙，会允之回朝，因过豫州，恠以毒酒送王允之，允之觉其毒，以其酒与犬，饮即毙。允之即归朝，密奏其过恶，成帝怒曰：“大舅已乱天下，小舅复欲尔耶！”恠使人窃听闻之，恐帝加罪，乃自鸩而卒。六月，成帝不豫。时帝有二子，丕、奕，皆在襁褓。帝自幼冲嗣位，既长颇有勤俭之意。至是疾笃，或诈为尚书符敕宫门，无得内入。宰相庾冰、何充等入内视疾，至宫见此符敕，皆不敢入。庾冰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急遣人先入，推问果然。众僚始入卧前，庾冰问曰：“陛下龙体若何？”帝曰：“朕想旦日必归，正欲召卿托以后事。朕今崩后，丕、奕幼冲，难以临朝，欲遗诏，诏太后垂帘，卿宜尽心辅政，休负朕言。”冰半晌未答，自思帝二子皆在襁褓，恐上易世之后，亲属愈疏，为人所间。乃对曰：“目今石氏在赵，甚是猖狂，李寿居蜀，屡怀不仁，天下未安，西海纷纭，若立幼冲，恐非社稷之计。先圣有云：‘国有强敌，宜立长君。’今陛下之弟琅邪王岳，有仁德之风，不若立其为嗣，天下万幸也。”帝曰：“卿言至当。”何充曰：“父子相传，先王旧典，且今将如孺子何！”于是帝诏冰、充并武陵王、会稽王昱、尚书令诸葛恢，并受顾命而崩。冰代为举哀发丧，立帝同母弟琅邪王岳为康帝，改号建元。

孝康皇帝名岳字世同，乃成帝同母弟也。初，封琅邪王，在位二年。

岳既即皇帝大位，谅阴不言，委政于冰、充二人，而谓曰：“朕嗣洪业，乃二公之举也！”充对曰：“陛下龙飞，臣冰之力也；若如臣议，不睹升平之世。”帝觉惭色，退归后宫。帝时年二十二，颇留心万机，务在简约。雄武之度，虽有愧于前王；勤俭之德，足追踪于往烈矣。何充出朝，谓庾冰曰：“公劝先帝嗣康帝，果应郭璞之讖云。”冰曰：“郭璞云何？”充曰：“先璞有言曰：‘立始之际，丘山倾立。’立者，建也，始者，元也，丘山，主上讳也！然倾者恐不吉。”冰瞿然叹曰：“如有吉凶，岂改易所能救乎！君可勿露。”二人言罢而散。七月，康帝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，奕为东海王。就葬成帝于兴平陵，康帝自徒行送丧至闾阖门，始坐素舆，既葬毕，方自归宫。

---

冲——幼小。

谅阴——皇帝居丧。

瞿（jù，音句）然——惊视的样子。

十月，燕王 乃领百官带家属迁都于龙城，时有黑龙、白龙各一，见于龙山。近侍奏知燕王，既 亲率群臣观之，备仪以太牢祀之于山下，须臾二龙交首嬉翔，解角而去。 大悦归宫，号新宫曰“和龙宫”。又命建造佛寺于山上，名曰“龙翔寺”。赐大臣子弟为官，又立东庠于旧宫，以行乡饮之礼。 常亲临东庠考试学生，其有经通秀异者，擢充近侍。是岁，始不用晋年号，自称十二年。

### 慕容 击高句丽

时高句丽犯境。慕容翰言于燕主 曰：“宇文屡为国患，今逸豆归篡窃得国，群情不附，加之庸暗，将用非才，国无防卫，军无部伍。臣久在其国，悉其地形，今若击之，百举百克。然高句丽去国密迩，必乘虚掩吾不备。此心腹之患也，宜先除之，还取宇文，如反手耳。二国既平，利尽东海，国富兵强，无返顾之忧，然后中原可图也。” 大喜曰：“卿谋至善。然高句丽有二道，北道平阔，南道险狭，从何可往？”众将曰：“宜从北道。”翰曰：“不可。虏必重北而轻南，宜帅锐兵从南道击之，出其不意，丸都不足定也。别遣偏将出北道，纵有蹉跌，其腹心已溃，四肢无能为也。” 从之。自将精兵四万出南道，以翰及慕容霸为前锋。别遣长史王 等，将兵一万五千，出北道以伐高句丽。其主王钊闻知燕兵犯境，果遣弟武帅精兵五万拒北道，自帅羸兵五万备南道。时慕容翰已先至，与钊合战，未分胜负。燕王慕容 大兵继至，高句丽兵不敢交锋，望风而溃，因此大败。翰、霸诸将乘胜，兵不血刃，直入丸都。高句丽王钊单骑走遁山谷。燕王 入丸都城，获其主王钊母、妻，使人去探北道之兵，回报王 与王武战于北道，尽皆败没，武今勒兵还救丸都。 大惊，命诸军休追王钊，使人去招其降。钊不出， 欲穷追获钊。韩寿言曰：“高句丽之地，不可戍守，今其主亡民散，潜伏山谷，大军既去，必复鸠集，收其余烬，犹足为患。不若发其墓，取其父尸，及生母妻子而归，俟其束身来降，然后返之，抚以恩信，策之上也。” 从之。使人发钊父墓取其尸，及母妻子载归。又虏其男女五万余口，毁丸都城，振旅而还国矣。

十二月，晋康帝立皇后褚氏，就遣使征后父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，裒以后父不愿居任事，康帝除江州刺史命镇半州，裒始就镇。

却说赵王虎无道，苦虐晋民，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，又营长安、洛阳二宫，工作者四十余万人。又敕境内治南伐、西讨、东征之计，皆三五发卒，造甲者五十余万人，船夫十七万人。公侯、牧宰，竞营私利，因是百姓失业。贝丘人李弘，因众怨，欲谋作乱，事发被虎诛之，连坐者数千家矣。时近侍

---

迩——近。

三五——十五岁，指年轻人。

奏：“济南平陵城北石虎忽一夕移于城东南，有狼狐千余迹随之，迹皆成蹊。”赵王虎喜曰：“石虎者，朕也。自西北徙而东南，天意欲使朕平荡江南也。”于是虎敕诸州兵“明年悉集，朕当亲董六师，以奉天命。”群臣皆贺，上《皇德颂》者，一百单七人。因制：“征士五人，出车一乘、牛二头、米十五斛、绢十匹，不办者斩。”民皆鬻子以供，犹不能给，自经于道树，死者相望。

### 拟深源如管葛

癸卯，康皇帝建元元年（赵建武九年），二月，高句丽王钊见燕军退，复还丸都。备礼朝贡于燕，燕王大悦，抚以善语，还其父尸，留其母为质，命其归丸都，永为高句丽主。钊拜谢而去，其母后数年亦还之。

七月，晋康帝设朝，诏群臣议经略中原，会庾翼遣人上表，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赵，帝许之。却说翼在武昌，数有妖怪，欲移镇乐乡。王述闻知，使人与庾冰笺。笺曰：

乐乡去武昌千有余里，数万之众一旦移徙，兴立门壁，公私劳扰。又江州当溯流数千，供给力役增倍。且武昌实江东镇戍之中，非但捍御上流而已。缓急赴告，骏奔不难。若移乐乡，远徙西陲，一朝江州有虞，不相接救。方岳重将，固当居要害之地，为内外形势，使窥觐之心不知所向。昔秦忌“亡胡”之讖，卒为刘、项之资；周恶 弧 之谣，而成褒姒之乱。是以达人君子，直道而行，襍避之道，皆所不取。且当择人事之胜理，社稷之长计耳。

冰得述笺，转付庾翼，移镇之事乃止。翼为人沉毅，喜功名，不尚浮华。

琅邪内史桓温字元子，彝之子也。尚南康长公主，豪爽有风概，初生未期岁，太原温峤见之曰：“此儿有奇骨，可试使啼。”及闻其声，而贺彝曰：“真英物也！此郎必大贵，吾等不及也。”彝以其赏叹，名之曰温。温峤曰：“果尔，后将易吾姓也。”后温长成豪爽，姿貌奇伟，面有七星。少与沛国刘善，尝称之曰：“温眼如紫石棱，须作猬毛磔，孙仲谋、晋宣王之流亚也。”自此知名，袭父爵为琅邪内史，与庾翼甚善。翼上疏荐温于康帝曰：“温有英雄之才，愿陛下勿以常吏遇之，宜寄以方、召 之任，必有弘济艰难之勋也。”帝纳之，以温为荆州刺史。

时杜 、殷浩并才名冠世，翼独弗之重也，左右或问之，翼曰：“此辈宜束之高阁，俟天下太平，然后徐议其任耳。”朝廷知浩，数下征书，浩累辞不就。屏居十年，时人拟之管、葛。谢尚、王蒙尝伺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，尝相与省之，知浩有确然之志，既退，相谓曰：“深源不起，当如苍生

---

自经——自缢。

虞——不测。

（y n，音掩）弧——山桑所制的弓。周宣王时有童谣曰： 胡笳服，实亡周国。

方、召——辅佐周宣王中兴的大臣方叔、召虎。

何！”当翼请浩为司马，朝廷诏除为侍中、安西军司，浩不应。翼使人遗浩书曰：

王夷甫立名非真，虽云谈道，实长华竞。明德君子，遇会处际，宁可然乎？

浩犹不起。

浩父羨为长沙相，在郡贪残，庾冰与翼书属之。翼报书曰：

殷君骄豪，亦似由有佳儿，弟故小令物情容之。大较江东之政，以姬煦豪强，常为民蠹，时有行法，辄施之寒劣。如往年偷石头仓米数百万斛，皆是豪将军辈，而杀仓督监以塞责。山遐为余姚长，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，而众共驱之，令不得安席。虽皆前宰愍谬，江东事去，实此之由。兄弟不幸，横陷此内，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，当共明目而治之。荆州所统二十余郡，唯长沙最恶，恶而不黜，与杀督监者又何异哉！

时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，亦遣使约燕凉刻期大举。康帝集群臣商榷，朝议多以为难，唯冰意与之同，而桓温、谯王无忌二人，皆赞成之。至是帝诏翼经略中原。翼欲悉众北伐，表桓宣督诸军于丹水，桓温为前锋小督，帅众入临淮，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骡驴马，因此百姓嗟怨。

八月，却说庾翼欲移镇襄阳，恐朝廷不许，乃遣使奏移镇安陆。帝使人譬止之。翼勿听，违诏北行，至夏口，复表求镇襄阳。时翼有众四万，康帝以庾翼都督征讨诸军事，遣兵出镇武昌，以为继援。征何充辅政，又征褚裒为卫将军，领中书令。惟充应命，而裒以近戚畏嫌，寻复督充镇金城。

甲辰，二年（赵建武十年，汉主李势太和元年），正月，赵王虎享群臣于太武殿，有白雁百余只，集马道之南，时诸州贡集者百余万欲南侵。太史令赵览奏曰：“白雁集庭，宫室将空之象，不宜南行。”虎乃临宣武观，大阅而罢兵。

## 燕王击灭宇文部

却说燕王 与左司马高诩，谋伐宇文逸豆归。诩曰：“伐之必克，然不利为将。”即召集诸将，帅兵起行。诩出告人曰：“吾此往，必不能返，然忠臣不避也。”于是帅兵与慕容翰为前锋，长驱而进。宇文逸豆归闻知燕王帅众犯境，即遣南罗大涉夜干将兵二万迎战。素闻涉夜干之勇名，犹自失色，谓兄翰曰：“涉夜干勇冠三军，不可轻敌，宜小避之。”翰曰：“涉夜干素有勇名，一国所赖，今吾克之，其国不攻自溃矣。然吾熟知其人，虽有虚名，实易敌耳，不宜避之，以挫吾兵锐气。”曰：“既如此，兄可与战。”于是翰与高诩等驱兵出战。涉夜干亦挥军出阵，两下交战。涉夜干持枪跃马，出阵搦战。慕容翰同高诩各舞刀迎战，未十合，涉夜干佯输而走。

高诩拍马追赶，不过三十步，被涉夜干伏流弩于阵内，一时俱发，诩中流矢而退，翰亦中其流矢而退还阵。涉夜干随后追杀入燕阵，被翰躲过一傍，涉夜干马急，抢先至中，被翰提刀斩之，尸横落马。宇文士卒见涉夜干已死，不战而溃。燕兵大胜逐之，遂克其都城。逸豆归走，死于漠北，宇文氏由此散亡。徙其部众于昌黎，得地千余里。高诩因先中流矢，至是而卒。燕王不胜伤悼，命厚殓葬之。诩善天文，尝谓曰：“卿有佳书而不见与，何以为忠。”诩曰：“臣闻人君执要，人臣执职。执要者逸，执职者劳。是以后稷播谷，尧不与焉。占候天文，晨夜甚苦，非至尊之所宜亲，殿下将安用之。”默然。灭宇文氏，振旅还都。

时荧惑守房心，赵太子宣怒领军王朗，会荧惑守房心，使太史令赵揽诉于赵王虎曰：“今荧惑为怪，宜以贵臣王姓者当之，可禳国家之患。”虎曰：“谁可者？”揽曰：“无有贵于王领军。”虎曰：“次更谁可？”揽无以对。虎因曰：“惟王波耳！”即下诏追罪波前议矢事，腰斩王波。群臣奏其无罪，虎愍之，追赠司空。

### 孝宗穆帝即龙位

却说桓宣帅众五万伐赵，军至丹水，赵王虎遣将李罟，以兵三万拒之。次日交战，桓宣为罟所败而退，惭愤而卒。庾翼闻宣已死，恐诸军亡散，急遣其子庾方之去代领宣兵而屯之。因此两下相持，坚守不战。

九月，康帝疾笃，召集诸大臣入宫，议立后嗣。庾冰、庾翼欲立会稽王昱为嗣，何充建议立皇子聃为皇太子，帝从之，乃立子聃为皇太子。康帝崩，年二十三岁。何充等代为丧事毕，奉太子聃即大位。聃年方二岁，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，请皇太后临朝称制；加何充为侍中、录尚书事，总摄朝政。由是庾冰、庾翼深恨何充。却说充荐后父褚裒宜总朝政，裒固辞，请居藩镇。于是改调裒都督徐、兖，使镇京口。尚书奏裒见太后在公庭则如臣礼，在私室则严父。后从之。时皇太后设白纱帐于太极殿，抱穆帝垂帘。孝宗穆皇帝名聃字彭子，康帝之子也。在位十七年，寿十九岁而崩。

十月，荆江都督庾冰卒，庾翼闻兄冰已死，乃留子方之戍襄阳，自还镇夏口。朝廷诏翼复督江州。翼既督江州，缮修军器，大佃积谷，以图后举伐赵。

乙巳，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（赵建武十一年，燕十二年），正月，赵王虎发诸州四十余万人，治长安未央宫，造猎车千乘，刻期校猎。自灵昌津南至荥阳，数千里为猎场，若人犯其禽兽者，罪至死。虎又增置女官二十四等，大发民女三万余人以配之。由是郡县媚其旨，务择美淑之女，因是夺人妇者九千余人。百姓妻有美色，豪势遂胁之，卒多自杀，十州军民俱有怨声。石宣及诸公，又私令采发美女，亦有一万余人，总会邺宫。虎与百官共阅简第诸女，虎大悦，封使者十二人，皆为列侯。光禄大夫逯明切谏曰：“内作色

荒，外作禽荒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今天下未定，而大王淫乐若此，犯先圣之模范，恐非国家之久计也。”季龙大怒，遣龙腾侯招执明杀之。自是朝臣杜口，为禄仕而已。时虎贪而无礼，有十州之地，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，不可胜计，而犹以为不足；又使军人发掘历代帝王及先贤陵寝，取其宝货入内，由然大失民心。

### 燕罢苑囿给新民

却说燕王以牛假贫民，使苑中税其十之八，自有牛者税其七。记室参军封裕谏曰：“古者十一而税，天下之中正也，降及魏、晋，仁政衰薄，犹不取其七八也。今殿下拓地三千里，增民十万户，其无田者，十有三四。是宜悉罢苑囿，以赋新民，无牛者官假之牛，不当更收重税也。今官司猥多，皆宜澄汰；工商末利，宜立常员；学生三年无成，当令为农。参军王宪、大夫刘明近以言忤旨，免官禁锢。长史宋该阿媚苟容，轻诉良士，不忠之甚也。此数事，皆关国家之利害，若明证法律，管取身安，国家可保也。”默然，乃即下令悉从其言。仍赐裕钱五万，宣示忠良，欲陈过失者，勿有所讳。

却说皇太后褚氏称制，以会稽王司马昱为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六条事，又诏征后父褚裒辅政。裒欲卸政归镇，眼前无可托者。当尚书刘遐说之曰：“会稽王昱令德雅望，足下宜以大政授之。”于是裒固辞与昱，而自归藩。昱清虚寡欲，尤善玄言，常以刘、王蒙、韩伯为谈客，郗超、谢万为掾属。超乃郗鉴之孙也，少卓犖不羁，父，简默冲退，而嗇于财，积钱至数千万，常开库任超所取，超散施亲故，一日都尽。谢万乃安之弟也，清旷秀迈，亦有时名。十月，江州都督庾翼病笃，遣人表桓温为荆州刺史，委以后任。及是翼卒，朝廷已知，时朝议以诸庾世在西藩，人情所安，欲从其请，以温代之。何充出曰：“荆楚，国之西门，户口百万，北带强胡，西邻劲蜀。得人则中原可定，失人则社稷可忧，陆抗所谓存则吴存，亡则吴亡者也。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！”会稽王昱曰：“桓温英略过人，有文武器干，西夏之任，无出于温者。”当丹阳尹刘，亦奇温才，然知其有不臣之志，谓会稽王昱曰：“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，其位号常宜抑之，明公宜自镇上流，以为军司，可保社稷无后日之忧。”昱不听，使人以温代翼；又以监沔中军，以代庾方之。

### 汉王杀其弟李广

汉自李寿于癸卯岁卒，群臣立其太子李势为汉王。其时，势弟李广以势无子，求为太弟，势不许。当解思明谏曰：“陛下兄弟不多，若复有所废，

---

卓犖（luò，音洛）——明显，外露。

将益孤危，固请许之。”势疑其与广有谋，收斩之。袭广于涪城，广遂自杀。思明被收，叹曰：“国之不亡，以我数人在也，今其殆矣！”思明有智略，敢谏诤，素得民心，及其死，士民无不哀之。

却说姚弋仲清俭鲠直，不治威仪，言无畏避。赵王石虎甚重之，以为冠军大将军。

丙午，二年（赵建武十二年，汉嘉宁元年，张重华永乐元年），正月，扬州刺史、都乡侯何充卒。充有器局，临朝正色，以社稷为己任，所选用皆以功效，不私亲旧。及卒，朝廷惜之，谥曰文穆。

却说燕王 帅众二万袭夫余，夫余国王玄以兵扼之，被 用伏军计邀战，虜其王玄以归，灭其国为郡。

三月，后父褚裒表荐顾和、殷浩于朝廷，朝廷诏以和为尚书令，以浩为扬州刺史。和有母丧，固辞不起，亲属劝之起，和谓所亲曰：“古人有释衰

从王事，以其才足干时故也，如和者，正足以亏孝道伤风俗耳。”浩亦固辞，会稽王昱遣人以书与浩曰：

属当厄运，危弊理极。足下沉识淹长，足以经济。若复深存挹退，苟遂本怀，恐天下之事，于此去矣。足下去就，即时之兴废也，国家不易，宜深思之。

浩得是书，乃就职，领扬州刺史。

史说，前凉张轨，安定乌氏人也，汉赵王张耳十七世孙。晋惠帝永宁元年，为凉州刺史，因据之，安帝拜其为凉州牧、西平公。后轨生实，实生茂，茂生骏，骏于是年四月卒，僚佐立其子重华为凉州牧、西平公、假凉王。

### 凉州谢艾破赵兵

却说赵黄门严生恶朱轨，会久雨，因见赵王，谮轨不修道路，谤讪朝政。赵王虎囚之。薄洪谏曰：

陛下德政不修，天降淫雨，七旬乃霁。霁方二日，虽有鬼兵百万，未能去道路之涂潦，而况于人乎！愿止作乐，罢苑囿，出宫女，赦朱轨，以副人望。

虎虽不悦，亦不之罪，为之罢长安、洛阳作役，而竟诛轨。又立私论朝政之法，听吏告其君，奴告其主。公卿以下朝覲以目，不敢相遇谈话。

是时，虎欺凉州张骏卒，重华新立，乃遣将军王擢、麻秋领兵三万，出击凉州。大兵起行，至界，张重华已知，悉发境内兵，使裴恒为将御之，久而不战。当司马张耽上言曰：

国之存亡在兵，兵之胜败在将。今议举将，多推宿旧。夫韩信之举，非旧德也。盖才之所堪，则授之以事。主簿谢艾，兼资文武，可用也。殿下若用，必克赵兵也。

于是重华召艾，问以方略。艾曰：“愿请兵七千人，必破赵而后言。”

华拜艾为中坚将军，给步骑五千与行，艾遂引兵出郭。夜有二梟鸣于牙中，诸军皆以为凶。艾曰：“六博得梟者胜，今梟鸣牙中，克敌之兆也。汝等何疑！”次日，帅众身先出与赵交战，未上十合，大破之。王擢却军二百里。

却说麻秋以一军攻陷金城，获其县令车济，秋招其降，济不从，伏剑而死。又遣人以书致宛城都尉守李矩来降，矩曰：“为人臣，功既不就，唯有死节耳。”先杀妻子而后自刎。秋叹息曰：“义士也！”命人收而葬之。

### 李奕举兵攻成都

十月，却说汉王势骄淫不恤国事，罕接公卿，信任左右，谗说并进，刑罚苛滥，于是中外离心。太保李奕自晋寿举兵反，众至十万围绕成都。汉王势自帅禁兵登城拒战。李奕见势自登城上，亲自披挂至城下，数势之罪，被势拽弓射之，中奕项而死。汉兵见射死奕，乃开城门出击，大败奕众退。自巴西至犍为、梓潼，布满山谷，十余万落，掳掠四野，不可禁制，大为民患，加以饥馑，四境萧条。

### 桓温帅师入伐蜀

十一月，桓温召诸将商议伐汉，诸将佐皆以为不可。惟江夏相袁乔曰：“夫经略大事，固非常情所及，智者了于胸中，不必待众言皆合也。今为天下患，胡、蜀二寇而已。蜀虽险固，比胡为弱，将欲除之，宜先其易者。李势无道，臣民不附，且恃险远，不修战备。宜以精兵万人轻赍疾趋，比其觉之，我已出其险要，可一战擒也。蜀地富饶，户口繁庶，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原，若得而有之，国家之大利也。”温曰：“论者恐大军既西，胡必窥觎。”乔曰：“此似是而非。胡闻我万里远征，以为内有重兵，必不敢动。纵有侵轶，沿江诸军，足以拒守，必无忧也。”温大悦曰：“君谋乃吾志也。”戒严旦日，不待朝命，拜表即行。委长史范汪以留事。朝廷得表，闻温伐汉，皆以蜀道险远，温众少而深入，多以为忧。惟刘 以为必克。众问其故，曰：“以博知之。温，善博者也，不必得则不为。但恐克蜀之后，专制朝廷耳。”众服其论。

### 汉主面缚舆梓降

丁未，三年（赵建武十三年），三月，晋兵前望夔关不远。桓温在马上观看，见前面沿江傍山一阵杀气腾起。温勒马不进，言曰：“三军不得前进，

---

牙中——牙中军，即亲军及卫队。

博——以赌具预卜。

前面必有埋伏。”随即把军倒退十余里外地势空阔处摆开，以备战敌，使战马十余骑前去哨探，回报无军。桓温不信，下马登高观望，杀气从地而起。温又使人仔细观望，回报江边止有乱石七八十块堆着，内无军马。桓温大疑，寻土人问之。须臾寻到数人，温问乱石作堆何故？土人告曰：“吾听得老者说，此石乃诸葛丞相入蜀之时，特来此处，运石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，常常气从内起。此处地名鱼腹浦是也。”温听罢，上马引数十骑来看，乱石乃立正于山坡上下，四面八方，皆有门户，其石皆八行，行相去二丈。时诸将皆不识，不识者笑曰：“此惑军之术耳，有何异哉！”惟桓温曰：“此乃八阵图，按常山蛇势，何特陆逊不因此也。”遂引从骑下山坡，直入石阵中观看。看时日且将坠，但见怪石嵯峨似剑，重叠如墙，江涛汹涌，却似战鼓之声。桓温观罢，赞叹不已，引兵直出。史官有诗赞八阵图曰：

孔明施妙用，布阵向沙堤。已许桓温识，先教陆逊迷。江声喧鼓角，山景吐云霓。庙貌今犹在，应须不用疑。

却说温军至青衣县，汉主势闻知大惊，遣将军咎坚大发兵趋合水以拒之。诸将进计曰：“今晋兵大来，地理必疏，宜设伏兵于江南，待其过半击之，则温成擒矣。”咎坚曰：“桓温能博，彼必料伏，安能破之？不如引兵向犍为，先处以抗之，可保万全。”于是引众向犍为。

温军先至彭模。桓温闻汉以坚为将向犍为，集诸将商议，时诸将议欲分两军，两道俱进，以分汉兵之势。袁乔曰：“不可。今悬军深入，当合势力，以取一战之捷。万一偏败，大事去矣。不如全军而进，弃去釜甑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无还之心，胜可必也。”温从之，依计而行，留后军孙盛将羸兵二千守辎重，共步卒二万，直指成都。进遇汉将李权，温大骂：“无端匹夫！今吾大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已入窠穴，为何不降，犹敢抗拒？”权与温将袁乔战，乔佯败而走，权追五里，炮声响，伏兵齐出，权兵大败，望山路而走。桓温催军追赶，三战三捷，汉兵走散。咎坚兵至犍为，方知为温军从异道至成都之十里陌矣。咎坚急领兵还，坚众自溃，不敢交锋。汉主势见温军至近，乃悉集将军出战。两下皆至笮桥，二军合战。温前锋不利，石矢至及温马首，众惧欲退，而鼓吏惊慌，误鸣进鼓。袁乔拔剑亲督卒，士卒力战十余合，大破之，汉兵溃走，李势勒马走回归。桓温乘胜长驱至成都，纵火烧其城门。汉人惶惧无复斗志。李势知不能拒，集文武舆衬面缚，诣温军门投降。温遂引众入城，差人送汉主势于建康面君。朝廷诏封李势为归义侯。温既克蜀，引汉司空谯献之等以为参佐，举贤旌善，蜀人悦之。温留成都三十日，始振旅还江陵。蜀自李特至势，凡四十六年，至是灭之。

却说晋后垂帘，论平蜀之功，欲以豫章郡封桓温。左丞陶言：“温若复平河洛，将何以赏之？”于是乃加温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临

---

窠(k, 音磕)。

笮(zuó, 音昨)——竹篾拧成的绳索。

贺郡公。温既灭蜀，威名大振，朝廷惮之。而温自平蜀之后，雄姿丰气，自谓其是宣帝、刘琨之侑。诸将将为王敦之比，温意甚不平，而恨诸将。诸将设一计，使一老妇伪作刘琨妓女，入访桓温，一见温潜然而泣。温问：“汝乃何处妇人，敢来此发悲？”老妇答曰：“吾乃刘司空琨之妾也。昨见郡公游街，甚似刘司空，因来访见，果似无比，令人见鞍思马，睹物伤情，而致泣耳。”温闻老妇说其貌似刘琨，心中大悦，即入内再整衣冠，又呼老妇问曰：“吾与刘司空何如？”老妇曰：“面甚似，恨薄；眼甚似，恨小；须甚似，恨赤；形甚似，恨短；声甚似，恨雌。”温微闷，喝退老妇，于是入内解带，昏然而睡，不怡者数日。

温既灭势，朝廷惮之。晋后亦惮其威，遂问群臣曰：“睹桓温掌握重兵，恐有异志，何以制之？”当会稽王司马昱曰：“今有扬州刺史殷浩，天姿英杰，智识高明，时人号为‘管、葛’，天下闻名，朝野推服。陛下降诏，宣其入朝，使之都督内外诸军，参综朝权，足以抗温。”后然之，于是使人以诏，诏扬州刺史殷浩入朝，以浩为中军将军，假节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总领六军。昱引为心膂，参综朝权，欲以抗温，由是与温常相疑贰。浩以王羲之为护军将军，羲之以为内外和协，然后国家可安，劝浩不宜与温构隙，浩不从。

却说赵将麻秋既克金城，帅众来攻掾罕。晋昌太守郎坦欲弃外城，武城太守张俊曰：“弃外城，则动众心，大事去矣，宜固守之。”于是旦夕守御。秋帅众八万，围堑数重，云梯地突，百道皆进，城中以死御之，秋众死伤数万，料不能克，退保大夏。郎坦使人求救于凉主张重华，重华遣谢艾帅步骑三万，进军临河。艾自乘轺车，戴白帟，鸣鼓而行，秋望见，怒曰：“艾年少书生，冠服如此，是轻我也。”即命黑龙骧三千人，驰击之。艾左右惊慌大扰！艾据胡床，指挥处分，使张瑁以三千人从间道截赵军之后。赵人见艾端坐不动，以为有伏兵，惧不敢进。相持半日，张瑁兵出赵兵之后，赵军忙退，艾乘势进击，大破之。麻秋坚守大夏，不敢轻出，即使人报知赵王虎。虎大怒，即遣将军孙伏都帅步骑三万，会秋军马，长驱济河。谢艾埋伏弩手二千于谷左右，日将交战，诈败，伏都与秋追及谷口，弩矢如雨，赵兵少退，艾身先帅精骑杀出，乘退一击，杀得赵兵十去其七，伏都等引残兵退还本境，艾亦屯住别险以持之。赵王虎闻知伏都兵败，叹曰：“吾以偏师定九州，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掾罕，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有沙门吴进言于虎曰：“胡运将衰，晋当复兴，大王宜益营建工役，劳苦晋人，以厌其气，方保国昌。”

---

掾（fú，音浮）。

俊（quān，音圈）。

（qià，音洽）——帽子。

胡床——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。

沙门——佛教用语，指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人。

虎从之，下诏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九十六万、车十万乘，运土筑华林园及筑长墙于邺北，广长数千里，燃烛而作，暴风大雨，死者数万人。当御史赵揽切谏曰：“今王初迁诣邺，不施仁惠于百姓，而行残虐于万民，营建无益之园墙，大兴有劳之民力，诚恐祸起萧墙之内，徒筑万里之城。”虎大怒曰：“墙朝成夕没，吾无恨矣，汝何多言！”于是不听。

时扬州太守进黄鹄雏五只，颈长一丈，其鸣声闻十里之外，虎命泛之于玄武池，以为祥物。又命石宣祈谢于山川，因使其游猎，乘大辂、羽葆、华盖，建天子旌旗，十有六军，戎卒十八万，自金明门出，虎自登云霄楼观望，笑曰：“季龙父子如是，自非天崩地陷，世人安能害我？从今高枕而卧，当复何愁，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！”石宣引戎卒十八万，所过三州十五郡之地，供给以后，资储靡有子遗，宣游过复还朝。虎又命秦公石韬亦如之，乘大辂、羽葆、华盖，建天子旌旗，领六军，戎卒十八万出游。韬辞虎出，引众游于秦雍。宣怒其与己均敌。宦官赵生曰：“殿下要嗣大位，宜早除韬，不然后患继至矣！”宣深然之。

十一月，朝廷闻张重华屡破赵兵，遣侍御史俞归去凉封重华为西平公。归领旨，至凉封公。重华欲称凉王，未肯受诏，使所亲私谓归曰：“主公奕世为晋忠臣，今曾不如鲜卑，何也？”归曰：“吾子失言，昔三代之王也，爵之贵者，莫如上公。及周之衰，吴、楚始僭号王，而诸侯不之非，盖以蛮夷畜之也。借使齐、鲁称王，诸侯岂不四面攻之乎！汉高封韩、彭，寻皆诛灭，盖权时之宜，非厚之也。主上以贵公忠贤，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任，宠荣极矣，岂鲜卑、夷狄所可比哉！且吾闻之，功有大小，赏有重轻，今贵公始继世而为王，若帅河右之众，东平胡羯，修复陵庙，迎天子返洛阳，将何以加之乎？”所亲以归云告重华，重华乃受公封。是时，雍州杨初闻晋封凉西平公，亦遣使人入建康称藩。朝廷君臣议以诏封初雍州刺史、仇池公。杨初自此归晋矣。

### 石宣谋父不遂诛

戊申，四年（赵建武十四年），八月，赵王虎次子秦公石韬，有宠于虎，常欲立之，以太子宣居长，犹豫未决。宣知虎意欲立韬，乃谓左右杨、赵生曰：“今上欲立韬，汝能为我杀韬，吾当以韬国邑分封汝等。韬死，主上必临丧，吾因行大事，蔑不济矣。”、生诺出，各藏利刃，闻韬出游龙华寺佛舍中，、生随入，将韬杀之而逃。亲随人各无寸兵，不敢追捕，即收敛其尸，回朝奏知赵王虎。虎大哭，哀惊气绝，久之方苏。欲自临观其丧，

---

辂（lù，音路）——古时的一种大车。

子——古时对男子的敬称。

蔑——没有。

司空李农谏曰：“害秦公者未知何人，銮舆未宜轻出。”既而乃止，使人出访其事，方知是太子石宣谋杀之。虎即出殿集文武，囚宣杀之。积柴邺北，使韬所亲宦者纵火焚讫，虎登中台观之，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。杀其妻子九人。宣幼子才数岁，虎素爱之，抱之而泣。虎欲赦之，大臣李农等不肯，取杀之，儿挽虎衣，大叫至于绝带。虎因此发病。东宫卫士高力等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。

却说燕主慕容廆兄慕容翰，性雄豪，多权略，猿臂工射，膂力过人。

深忌之，先因崩世，嗣位，翰乃奔投段氏，后又奔宇文归。为思家乡，与商人王车而逃，宇文归闻知，乃使劲骑百余，追促慕容翰。翰见后有追兵，急遥谓追兵曰：“吾之弓矢，汝曹足知，莫来相逼，自取死也。不然，汝可立于百步之外竖刀，看吾射中刀，汝便宜返；如不中刀，可来前也。”追兵乃立百步之外，以刀竖起，翰便以左手按弓，右手搭箭，一发三矢，皆中刀，追兵惊异，乃散走回去。因是翰得逃命归国，来见燕王。大喜，以为右卫将军。因伐宇文部为流矢所中，卧病数月，后便瘥，因在家试马演刀，被人密告燕王，称翰在家演武，将欲为变。虽藉翰勇略，然心终忌之，因是诬其谋逆，使人以鸩酒赐死。翰曰：“吾负罪出奔，既而复还，死已晚矣！然羯贼跨据中原，吾不自量，欲为国家荡一区夏，此志不遂，殁有遗恨。”言讫，饮药而卒。可怜有志士，遭害抱恨亡。是时，翰饮药酒而死，国人尽冤之。

时燕王慕容引兵出畋于西鄙山，至济河，忽见二父老，身着朱衣，乘坐白马，立于其前，举手麾曰：“此非猎所，王宜还也。”言讫，奄忽不见。秘之在心，不与众言，遂过济河，连日大获走兽。又见一白兔走过，驰射之，忽马失脚，身翻跌落崖下。众官救起，身带重伤，方对文武诉说前见父老指挥之事。文武曰：“既如此，火速还朝。”言讫，即时换马归宫，因此得病，十分沉重，唤太子慕容俊入内，嘱之曰：“吾闻‘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’。故以语汝，今中原未平，方资俊杰以经世务，智勇兼济，才堪任重，汝其委之。阳士秋志高行洁，忠干贞固，可托大事也。尚其切记吾言，不可忽忘，汝善待之！”嘱讫，徐徐气绝身亡。百官举哀发丧，立俊为燕王。

史说，慕容俊字宣英，之第二子也。初，尝言：“吾积福累仁，子孙当有中原。”既而生慕容俊，一见曰：“此儿骨相不恒，吾家得之，必有兴王者矣。”俊姿貌魁伟，博览图书，有文武干略。及身死，众臣立之，僭即燕王之位，谥父曰文明。

## 赵立子世为太子

---

谪（zhé，音哲）戍——因罪遣送边地守卫。

却说赵王虎大集群臣于中殿，议立太子。太尉张举曰：“燕公有武略，彭城公博有文德，惟陛下所择者。”虎之拔上也，将军张豺获前赵王刘曜幼女，有殊色，纳于虎。虎嬖之，生齐公世。张豺乃说虎曰：“陛下再立太子，其母皆贱，故祸乱相寻。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。”虎纳其言，令公卿上疏请之，大司农曹莫不肯署名。虎问其故，莫顿首曰：“天下重器，不宜立少，故不署。”虎称其忠，而不能用，遂立世为太子，以刘昭仪为皇后。

十二月，晋后以蔡谟为司徒，谟上疏固让，谓所亲曰：“我若为司徒，将为后代所哂，义不敢拜也。”

### 弋仲以兵讨梁犊

己酉，五年（赵太宁元年），赵王虎自称皇帝，虎既即大位，大赦境内，故东宫高力等万余人谪戍梁州，行达雍城，不在赦例。高力督梁犊帅众作乱，攻拔下辨城，掠民财，梁犊出战，执斧施一丈柯，攻战若神，所向崩溃，人无敢拒。因长驱而东，北至长安，众已十万。乐平王石苞领众五万拒之，一战而败。犊遂以众杀入洛阳。赵王虎急遣李农帅步骑十万来讨之，与犊交锋，战未一合，犊持长斧，横扫冲阵，杀人如同拉韭，斩将似若撮葱，人迎人死，马当马亡，杀得农兵十损其七，大败而逃。李农既败回，虎惊大惧，即以其子燕王斌为大都督，统姚弋仲、蒲洪、石闵等，帅大兵二十万去讨之。

时姚弋仲闻虎有命讨犊，帅本镇兵八千余人，至邺求见赵王虎。虎未出见，使宦官引内赐食，弋仲怒曰：“主上召我击贼，当面授方略，我岂为食来耶！且主上不见我，我何以知其存亡？”虎忙力疾见之。弋仲让虎曰：“儿死愁耶，何为而病？儿初时不择善人教之，使至于为逆，既诛之，又何愁焉！且汝久病，而立幼儿，汝若不愈，天下必乱，当先忧此，勿忧贼也！彼等穷固思归，相聚为盗，何所能制！老羌为汝一举了之。”弋仲性狷直，人无贵贱皆敬之。虎虽被其面抑，亦不之责，反赐铠马与之。弋仲曰：“汝看老羌堪破贼否？”言讫，乃披铠跨马于殿中，因策马南驰，不辞而去，遂与斌、洪、闵等，领众至荥阳。次日，弋仲手持铁鞭，亲出前锋，与梁犊交战，不二合，斩犊于马下。杀入犊阵，斩获万计。贼众大溃，被蒲洪等驱众一掩，贼众各亡散讫。于是梁州安宁。虎闻之，遣使命弋仲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封平西郡公；以蒲洪为雍州刺史，封略阳郡公。

### 图澄葬石归天竺

却说赵王虎倾心事佛及重佛图澄，百姓因澄，故多奉佛，相竞出家，真伪混淆，多生过愆。时著作郎王度奏曰：“佛乃外国之神，非中华所应具有

---

狷（juàn，音眷）直——性情正直，不同流合污。

奉祠，请除年禁。”季龙弗听。当佛图澄知石氏将灭，乃自启茔墓于邺西紫陌，因焚香静坐，唤弟子法祚至而谓曰：“石氏当灭，吾及其未乱，先从化矣，吾死之后，可将吾棺葬于吾建墓所也。”言讫而卒。法祚举哀吊孝，收澄入棺，殡葬于邺西紫陌茔墓。过六十日满，变服奏赵王季龙。季龙心甚烦恼，忽有一沙门从雍州入，闻赵王奉佛好施，因而见赵王季龙。季龙不悦而谓曰：“朕自佛图澄升天之后，不胜悲怆，欲求再会，不能一见，正此思忆。你可暂退，再日设素来请。”沙门曰：“吾从雍州来，见佛图澄西入关去，何故言死？”赵王季龙大惊，即令僧人退，使人去邺西紫陌，掘开茔墓视之，惟有一石，而无棺尸。使人以其事回奏赵王虎，虎心甚恶之，曰：“石者朕也，葬我而去，吾将死矣！”果然疾重。四月，虎疾甚，以子彭城王石遵镇关右，以燕王石斌为丞相，张豺为镇卫大将军，并受遗诏辅政。刘太后恐斌为相，不利于太子，矫诏免斌归第。石遵在幽州闻诏命镇关右，即归邺，欲入宫省疾。刘后诈敕命朝堂受拜遣之，遵涕泣而去。虎扶病坐西阁，龙腾中郎三百余人列拜于前曰：“圣体不安，宜令燕王入宿，卫典兵马。”虎曰：“燕王不在内耶？可召来。”然虎不知刘后已废丞相斌了，故命人去召。而左右皆刘后之用人，当左右对曰：“燕王酒病不能入。”虎曰：“汝等速驰犇迎之，当付玺绶。”亦竟无行者。虎再四命人去召斌，左右只得行，先报与刘后。刘后令张豺矫虎诏在内，待斌入杀之。于是豺从后计，在内至昏，使左右人召斌来，豺矫称虎诏，诬斌之罪，执而杀之。斌遇害，虎亦卒。张豺扶太子石世即位，刘氏临朝称制。

时石遵已到河内，闻父石虎已丧，世即大位，及杀石斌之事，朝夕痛泣。会姚弋仲、蒲洪及征虏将军石闵等讨灭梁犊还，遇石遵于季城，因相见共说其事。石闵等曰：“殿下长而且贤，先帝亦有意以为嗣，末年愍惑，为豺所误。今若声豺之罪，鼓行而讨之，其谁不开门倒戈以迎殿下者！”遵从之，曰：“汝能努力，事成以尔为太子，以承大统。”闵诺，遂与姚弋仲等帅众还邺，称暴张豺之罪。帅众将欲攻城，城中耆旧羯士皆开门出迎之。豺亦惶怖出迎，遵命执之，擐甲耀兵，入升前殿，踊尽哀，斩豺于市，夷其三族。计假刘氏令以遵嗣位。封世为谯王，废刘氏为太妃，寻皆杀之。遵既即大位，以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于是邺中暴风拔树，震雷，雨雹大如孟升。太武、晖华等殿，皆为雹打破而毁。灾及诸门观阁，荡然无余，金石皆尽。

时沛王石冲镇蓟州，闻石遵弑刘后太子而自立，乃起兵讨遵。遵即使石闵等讨之，于是闵帅兵十万，去讨石冲。两军会战于蓟县之西五十里，及交锋，冲士卒不敢进，被闵追及入阵，获冲杀之，又得士卒三万人，领众还都。次日，入见遵曰：“冲反，吾已获杀之，而蒲洪人杰也，今镇关中，恐秦雍之地，非复国家所有，宜改图之。”遵从之，罢洪都督。洪大怒，领家属私归枋头，遣人入建康降晋，朝议许之。

---

(bì, 音毕)踊——哭天抢地的样子。

## 晋燕帅师伐赵国

却说慕容霸上书于燕王俊曰：“石虎穷凶极暴，天之所弃，余烬仅存，自相鱼肉。今中国倒悬，企观仁恤，若大军一振，势必投戈弃甲而走。”俊曰：“卿言至当，吾国不幸，新遭大丧，恐有不利孝将，莫若渐待来春，会晋大举。”霸曰：“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。万一石氏复兴，或有英豪，据其成资，岂惟失此大利，亦恐更为后患矣！”俊犹豫未决，将军封奕、慕容根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敌强用智，敌弱则用势。今中国之民，困于石氏之乱，人咸思易主，以救汤火之灾，此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自我宣王以来，而招贤养民，务农训兵，正俟今日，若复顾虑，岂天意未欲使海内平定耶？将大王不欲取天下耶？”俊从之，遂以慕容恪、慕容评、阳骛为三辅将军，慕容霸为前军都督，选精兵二十五万，讲武戒严，为进取之计。

七月，桓温亦闻赵乱，帅众十万，出屯安陆，遣诸将自营北方。赵将扬州刺史王浹举寿春来降，朝廷纳之。使西军中郎将陈逵，进据寿春。征北大将军褚裒上表请伐赵，朝廷许之，裒即日戒严，帅军直指泗口。时朝议以裒事任贵重，不宜深入，宜先遣偏帅前进。裒又奏言：“前已遣前锋王颐之等引兵径造彭城，后又遣督护糜嶷进据下邳，今宜速发以成声势。”于是朝廷加裒为大征讨大都督。裒帅众五万，径赴彭城。北方士民降附者，日以千计。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复，惟蔡谟谓所亲曰：“胡灭诚为大庆，然恐复贻朝廷之忧。”其人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谟曰：“夫能顺天乘时，济群生于艰难者，上圣英雄乃能为也。其余则莫若度德量力。观今日之事，殆非时贤所能及，必将经营分表，疲民以逞。既而才略疏不能副心，财殫力竭，智勇俱困，安得不忧及朝廷乎！”

却说鲁郡民五百余家起兵附晋，遣人求援于裒，裒遣部将王龁将骁卒五千迎之。时赵王遵闻晋兵扰境，使李农引兵二万来拒。兵至代陂，遇王龁兵至，两下交战，晋兵大败，王龁被害，余兵尽歿无还。裒闻王龁歿没，帅众退屯广陵。陈逵知裒已退，恐独力难拒，亦焚寿春积聚，毁城遁还。因此裒领诸将还镇京口，解征讨都督。时河北大乱，赵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来归附，会裒已还，威势不振，皆不能自救，死亡略尽。

九月，张重华自称为凉王，而重华屡以钱帛赐左右，又喜博弈，颇废政事。索振谏曰：

先王勤俭，以实府库，正以仇耻未雪，志平海内故也。今蓄积已虚，外难方兴，军旅之符，屡年不息。臣恐国家不给，支用未敷，况今急而寇仇尚在，岂可轻有耗散，以与无功之人乎！汉光武躬亲万机，章奏诣阙，报不终日，故能隆中兴之业。今章奏停滞，下情不得上达，沉冤困于囹圄，殆非明

---

囹圄（língyǔ，音灵雨）——牢狱。

主之事。重华谢之，始俭赐揽政改德。

却说赵乐平王石苞谋帅关右之众攻邺，而苞贪而无谋，雍州豪杰知其无成，并遣使告请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帅众赴之。勋遂从其请，帅兵出骆谷，破赵长城戍，壁于悬钩，隔长安二百里。三辅豪杰多杀守令以应之。赵王遵闻知，与文武议，遣王朗帅精兵二万，以拒勋为名，而实讨苞，苞不备，王朗因过其地，驰入获苞送邺而赦之。司马勋兵少不敢进，因攻拔宛城，杀赵南阳太守而还。

### 石鉴杀遵而自立

十一月，昔赵王遵之发李城也，谓石闵曰：“汝努力事我，获大位，以汝为太子。”既定而立其子衍为太子，闵犹未以为恨。而闵素骁勇，屡立战功，既总内外兵权，乃抚循殿中将士。中书令孟准劝遵诛之，先除后患。遵见闵权重，眼前无与计者，密召义阳王石鉴等入宫，于郑太后前商议诛闵。太后曰：“不可。石闵屡有大功，国之所赖，更兼未有过恶，若诛之，晋、燕必来干境。”遵犹豫，令鉴且退，容再计议。石鉴出内，石闵闻遵召鉴入宫，乃自诣宫外等候。鉴果出，闵问：“主上与君所议何事？”鉴不敢瞒，以实告闵。闵大怒曰：“吾以德立汝，汝以怨报我！”即归第，使人召李农至，谓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欲杀我与卿，吾欲废立，请卿议之。”农曰：“明公何得其语耶？”闵曰：“今日主上召义阳王入宫，议欲诛我及卿，义阳王告我。”农曰：“经目之事，犹恐未真；背后之言，岂足深信。明公息怒，容某试问之。”闵曰：“其事是实，不必去问。”农欲出，闵劫之不与出第。于是李农只得与闵同谋，使将军苏彦、周成帅甲士五千人，先入宫执赵王石遵及太子衍弑之。后李农与石闵帅百官入殿，推义阳王石鉴即位。鉴既登大位，以石闵为大将军，李农为大司马，并录尚书事。时遵在位一百八十日，俄而被害。

却说流民相帅西归，路由枋头经过，闻蒲洪为赵王所废，其流民入推蒲洪为王。洪纳之，于是洪威名大振，众至十数万。赵王鉴闻知，惧其逼邺，与百官朝议，以计遣之，于是乃遣使以洪为雍州牧，令其往镇。洪得鉴命，会官属议，当主簿程朴请曰：“使君权且与赵连和，分境而治，然后图之。”洪怒曰：“吾不堪为天子耶！”引朴斩之，不受赵命。

十二月，却说褚裒伐赵不克，还至京口，每闻哭声甚多，以问左右。左右对曰：“皆代陂死者之家也。”裒惭愤，发疾而卒。僚佐奏闻朝廷，褚后哀哭，尔因朝庭以荀羨代监除、充军事，羨时年二十八岁，中兴方伯，未有如羨是年少者也。

---

三辅——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。长安近畿亦谓三辅。

## 冉闵监主杀胡羯

却说赵王石鉴既即大位，其兵权尽属石闵、李农二人，而鉴立坐不安，乃密谓乐平王石苞曰：“闵、农二人欺朕太甚，庆赏刑律，皆非朕意。卿若能帅部下讨之，必以其职附卿。”苞诺而出，即点部下五百人，各持兵器，密夜攻闵府。石闵已知，使府内卫兵坚闭不出。苞欲放火焚烧，恐延及宫殿，攻不克而退。赵主鉴惧，伪若不知者，反欲杀苞，召将军孙伏都、刘铕等入，曰：“闵、农二人甚实猖狂，朕欲讨之，故使乐平王苞去攻。卿等若怀忠义，亦宜戮力讨之。”伏都、铕等曰：“臣等亦结有羯士三千，欲诛闵、农久矣，未得尊旨，莫敢自行。既陛下欲诛此跋扈，吾即讨之。”鉴曰：“卿好为之，勿虑无报也。”于是伏都等出宫，帅二千人来攻闵、农。其时石闵被石苞所攻，不克而去，已知石鉴之谋。又遣孙伏都、刘铕来攻，乃急漏夜召集诸将士卒，各披挂俟候。而谓李农曰：“今石鉴遣孙伏都、石苞等攻我，不得不下手为强。奈六军大半羌、胡、羯人，怎肯从吾。君有何谋，可急施之。”农曰：“大权在明公掌握，孰敢不从？可遣偏将军王简，领甲士五千，先入宫围住石鉴，不与其出入，亦不许百官入朝，下令于城中曰：孙、刘构逆，反党杀诛，良善一无预也。今日以后，与官同心者留，不同者各任所之。敕城门不禁去者，任其所之。愿者引同讨灭石氏，然后尽诛羯氏，明公自取鼎业，有何不可。”闵曰：“将军之策，符合我心。”于是二人计议已定，分付王简诸将，各领计而行。计排已定，孙伏都、刘铕帅羯士三千人来攻，石闵大开府门，驱甲士一击，杀死羯士三千，不留一人，伏都、刘铕亦被闵斩之。孙、刘既死，王简领兵入宫围住赵主石鉴。鉴私逃入御龙观，王简亦帅众守鉴于御龙观，石闵悬食给之。乃下令于城中曰：“羯贼纵暴戕刈百姓，今将灭之，愿同心者留，不从者任从其行。”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，胡、羯去者填门竞出。闵、农知胡之不为己用，遂帅赵人诛胡、羯，无贵贱、妇女、少长皆斩之，死者二十余万。其有屯戍四方者，闵皆命赵人为将帅诛之。其有高鼻多须滥死者，又何止十万余人。

却说燕王俊闻石氏内乱，乃遣人来见凉王张重华，约会击赵，重华许之。

## 冉闵弑鉴改号魏

庚戌，永和六年（赵主石祗永宁元年，魏主冉闵永兴元年），闰正月，冉闵欲灭去石氏之迹，托以讖文有“继赵李”，更国号曰魏，易姓李氏。时新兴王石祗镇襄国，赵之公侯、卿校，皆出奔从祗，祗咸抚纳之一万余人。祗始知冉闵之谋，欲招集胡、羯，将欲讨之，恐寡不敌，未能速进。赵之诸

---

戕刈（qi ng yì，音枪意）——杀害。

祗（zhì，音支）。

将张沈、张贺度等拥众各数万，亦皆别屯，不附于闵。汝阴王石琨闻闵幽其主鉴，帅兵二万前来伐邺，闵即帅三军出城北拒迎。两军相遇，交锋大战，不数合，琨兵大败，离城五十里下营。时鉴被王简监在御龙观，闻汝阴王琨兵至，密召张沈入观，私谓曰：“卿乃社稷之臣，先君亦曾德汝。今冉闵囚朕，必有害我之意，愁坐卿等，故未敢行。今闻汝阴王帅众来讨，闵出外迎，卿若能灭邪返正，乘虚袭邺，救朕脱斯罗网，誓与卿等子孙同荣。”张沈曰：“屡有不平之鸣，欲诛此贼，恨未有便。今出城外拒战未回，臣即点军，明旦闭门先剿绝其友党，后获石闵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。”言讫即出，与张贺度等商议。早有随鉴宦者私告闵。闵大惊，忙入城内，与李农定计。次早，即入御龙观，废赵王石鉴，杀之。又杀赵王石虎三十八孙，尽灭石氏之族。时百官皆惊，士民骇异。当司徒上尊号于闵，闵以让李农，农固辞不受。闵谓农等曰：“君既不受，吾等故晋人也，请与君分割州郡，各镇牧守，共俟迎天子还都洛阳，何如？”尚书胡睦曰：“陛下圣德，应天宜登大位。晋氏衰微，远窜江表，岂能总驭英雄，混一四海乎？”闵大悦曰：“尚书可谓识机知命矣。”于是闵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魏，改元永兴元年，以李农为大将军、都督诸军事。

按石鉴在位一百零三日，被石虎养子冉闵杀之。始于石勒以晋大兴二年僭位，二主四子，凡三十一年，至此而灭。

史说，冉闵字永曾，小字棘奴，乃石虎之养孙也。父冉瞻，字弘武，魏郡内黄人。闵幼而果锐，季龙抚之为孙。至是，杀鉴而立为魏。

却说朝廷因中原大乱，褚后命郡臣复谋进取。朝议以浩为中军将军，督扬、豫、徐、兖、青州诸军事；遣使以蒲洪为征北大将军，督河北诸军事，诏各道进兵。时姚弋仲、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，弋仲遣其子姚襄帅众三万来击蒲洪。洪已知其来，亦引军二万出迎。两下交兵合战，襄失地利大败，死者过半而还。洪击破姚襄，威名愈震，乃自称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三秦王。始改姓苻氏，以雷弱儿、梁楞、鱼遵、段陵为将相，各执兵分讨不降。

### 燕王击赵拔蓟城

却说燕王慕容俊与慕容霸、慕容舆将兵二十万，分三道出塞以伐赵，赵守将皆走。俊遂拔蓟城，集诸将，欲悉坑其士卒。慕容霸谏曰：“坑之不可。赵为暴虐，王兴师伐之，将以拯民于涂炭，而抚有中州也。今方始得蓟，而坑其士卒，恐不可以为王师之先声，而求大功之首务。”俊乃释之，迁徙其都于蓟城。时中州士女相继而至，俊抚纳之。次日，又催军至范阳，太守李产欲帅兵为石氏拒燕，而众兵莫为其用，燕帅军入城，令长出降。俊纳之，悉置幽州郡县守宰，乃引兵还蓟。却说魏王石冉先以讖文改姓李氏，至是复改自姓冉氏。因以李农为太宰，录尚书事，遣使持节，敕诸军屯，以为己用，

诸军皆不从。

却说初，赵故将麻秋为苻洪所获，以为军师将军。秋说洪曰：“冉闵、石祗方相持，中原未可平也，不如先收关中，基业已固，然后东争天下。”洪深然之。麻秋身虽归洪，而心欲自立，乃思谋以鸩匿饌与酒中，请洪赴宴饮食之，待洪死以并其众。谋排已定，令人请苻洪。洪果至，因饮酒中毒而归，将死，急呼其子苻健入卧榻前，嘱之曰：“吾今日因麻秋所请赴宴，饮酒中毒，想必难起。吾所以未入关者，以为中州可定。今不幸为竖子所困，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。我死，汝急帅众入关。”言终而卒。健大哭，收葬其父，使人收麻秋斩之，以祭父魂。健代统其众，乃去王号，称晋征北大将军官爵，遣使入建康告丧请命。

却说新兴王石祗镇襄国，赵之旧臣、公侯、伯尉，因闵坑灭胡、羯，皆逃奔襄国，劝石祗即位。于是祗即皇帝大位，改元永宁，以姚弋仲为右丞相，待以殊礼。弋仲子襄，雄略多才，祗以为骠骑大将军。又遣使以苻健为镇南大将军。祗既称帝，诸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。

却说魏主冉闵既登大位，士民未附，乃谋将李农杀之，遣使持首临江告晋曰：“逆胡乱中原，今已诛之。能共讨者，可遣军来也。”朝廷莫辨真伪，不应。

六月，却说王朗闻赵乱，乃自帅众离长安，以赴洛阳。其司马杜洪反，即称晋征北将军，以据长安。时西夷夏众皆应之。当苻健欲取之，未暇，乃先治宫室于枋头，课民种麦，示无西意。既而自称征西大将军，都督关中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与诸将议谋悉众而西，以鱼遵为前锋，引兵五千，为浮梁以济孟津；又遣弟辅国将军苻雄帅众五千，自潼关入；遣兄子苻菁帅众七千，自轹关入。临别，健谓菁曰：“若汝不捷，汝死河北，我死河南，不复相见。既济，汝可焚桥，吾自帅大众随苻雄而进。”言讫，菁引众相辞而去，健亦起兵而行。却说鱼遵既为前锋，帅众伐木，起造各处浮桥，苻雄以五千众打破潼关。时杜洪闻苻健使雄自潼关来，急遣张先领五千军来潼关迎战。两军会战于潼关之北，张先失地利，大败走还长安。杜洪大惧，分兵固守长安，不敢复出。

### 常侍辛谧不食卒

却说故赵将张贺度等闻冉闵杀太宰李农，乃会兵于昌城，将攻邺。魏主闵已知，乃自将兵二十万出击之。二军相遇，战于苍亭，度兵稀少，未及三合，大败而去。闵尽俘其众而归。有戎卒三十余万，旌旗钟鼓蔽鸣百余里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也。闵既归国，闻陇西故晋散骑常侍辛谧有高名，遣使备礼征谧为太常侍，使人诣谧，固辞弗去，因回书与使人遗闵云：

物极则反，致至则危。君王功已成矣，宜因兹大捷，归身晋朝，必有由、夷之廉，以享松、乔之寿。使人以其书与闵，闵观之竟不从其议而寝。谗闻闵不从其请，恐其再逼，因不食而卒。

九月，初，渤海人贾坚少尚气节，仕赵为殿中督，及赵亡，坚还乡里，拥部曲数千家，以保据卿邦。时燕慕容评徇冀州至渤海，使人招坚降，坚不从，帅兵拒抗。评大怒，亦引军与战。两下交战，不十合，坚大败，被评获之。贾坚被擒，只得投降。评大喜，以坚为乐平太守。十一月，苻健见杜洪不出，乃长驱军马，杀入长安。杜洪自知不能敌，乃帅众夜开城门，引家属走出。苻健遂得长安居之。健以民心思晋，乃遣参军杜山伯奉表入建康朝帝献捷。又健使奉书修好于桓温，于是秦雍夷夏皆附之。

十二月，晋穆帝临轩，遣侍中黄门复征蔡谟为司徒，谟陈疾笃，自旦至申，使者十余返，谟不至，辞愈切。谟除司徒，三年不就职，诏书屡下其第，终不受。于是帝始临轩复征，不见其来。帝年方八岁，自旦至申，待之甚倦，问左右曰：“所召人，何以至今不至？临轩何时当竟？”太后见其固辞不至，乃诏罢朝。会稽王昱令曹曰：“蔡公违圣上命，无人臣之礼。若人主卑屈于上，大义不行于下，不知所以为政矣。”于是公卿乃奏穆帝，请将谟送廷尉。帝未下诏，谟已知，大惧，乃帅子弟素服诣阙稽颡，自到廷尉待罪。殷浩与众朝臣议，欲加谟大辟。会荀羨入朝闻其议，即语浩曰：“蔡公今日事危，明日必有桓、文之举矣。”浩乃止，奏请诏免谟为庶人。

辛亥，七年（赵永宁二年，魏永兴二年，秦主苻健皇始元年），正月，鲜卑段龛使使以青州来降。晋帝与群臣议，以龛为镇北将军，封齐公。初，段兰死于令支山，龛领其众，因石氏之乱，乃帅众南徙广固，至是来降。

却说苻健集诸将佐议征进之策，左长史贾玄硕等谓健曰：“天下悬倒，豪杰各有霸王之意。今将军功盖四海，地有三秦，宜依刘备称汉中王故事，遣人入建康上表，表将军为都督关中诸军，为大单于、秦王，如何？”健怒曰：“吾岂堪为秦王邪！且晋使未返，我之官爵，非汝曹所知也。”于是诸将佐各散。健心悔，密使梁安讽玄硕等上尊号，玄硕不知其意，乃从之。次日，引将佐只上号为秦天王、大单于。健遂即王位，心中不悦，宴会群臣上贺，国号大秦。

### 魏主冉闵围赵王

二月，魏主冉闵亲帅大军二十万，围赵王石祗于襄国。赵王祗大惊，调兵固守城池。闵连驱士卒，攻百余日不下。祗危急，乃去帝号称王，遣太尉张举乞师于燕，许送传国玺于俊。张举去讫，又遣将军张春求救于姚弋仲。

---

由——许由，尧让帝王不受，让他做九州长官亦不受。

夷——指伯夷，殷贤臣，叔齐让位而不受。

春奉命见弋仲，称赵王求救之事。弋仲从之，遣子姚襄执兵一万五千，去救襄城。临行，弋仲戒曰：“冉闵弃仁背义，屠灭石氏。我受人厚遇，当为复仇，老病不能自行，故命汝去。汝才十倍于闵，若不能枭擒，必不复见我也！”襄拜领其言，即领兵前去。

却说张举至蓟城，次日，入见燕王俊，称石祗说乞师退魏兵及许送传国玉玺之事。俊大喜，即使悦绾将兵一万，去救襄国。魏王闵闻知大惊，亦使中郎常炜至燕见俊，请抽兵勿救于赵，亦许送玺。俊乃使封裕诘玺所在。裕问炜曰：“前日赵使张举至，说玉玺在襄国，今子至，又道玉玺在汝邺，子言诈乎？”炜曰：“玺实在邺，公能奏过燕王抽兵，吾回即将送至。”燕王俊曰：“张举言在襄国，何也？”炜曰：“彼求救，妄诞之辞也，大王岂可信之也！”俊乃又使裕私诱炜，炜词不变。左右文武请杀之。俊曰：“彼不惮杀身以救其主，忠臣也。”使人引出，就馆安下。又使其乡人往劳之，且曰：“君何以不实言玺之所在？燕王怒，欲处君于辽远之地，奈何！”炜曰：“吾结发以来，尚不欺布衣，况人主乎！曲意苟合，性所不能；直情尽言，虽投东海，不敢避也。”遂向壁不复言。俊闻其言，乃囚之于龙城，后既知张举之妄，乃杀举而释常炜之囚。

三月，姚襄及赵汝阴王石琨各引兵东救襄国，二处之兵长驱而进。魏主冉闵闻知有救兵至，大惊，即忙遣将军胡睦引兵一万出长芦，拒姚襄；孙威引兵一万出黄丘，拒石琨。胡睦至长芦，被姚襄用火攻，杀败而回。孙威至黄丘，被石琨用伏兵计，杀败而还。魏主闵见二将败还，大怒喝退，欲自出击之。卫将军王泰谏曰：“今襄国未下，外救兵云集，若我出战，必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固垒以挫其锐，徐观其衅而击之可也。”言未毕，忽道士法饶进曰：“太白入昴，当杀胡王。大王若出，百战百克，不可失也。”闵信其说，攘袂大言曰：“吾战决矣，敢阻众者斩！”言讫，乃悉众出战。时襄、琨合兵来攻，次日，二下交兵大战，未见胜负。忽燕悦绾适以燕兵至，闻二处交战，乃驱士卒于魏兵阵后，隔数里，疏布骑卒，曳柴扬尘，以恐魏兵。魏兵望之，疑有伏兵，惶俱欲退。襄、琨挥军追战，悦绾以军拦击。赵王石祗见救兵到，亦引兵出城后冲之。因是魏兵大败，闵与十余骑出核心，走还邺城。魏之将士死者十万余人。赵主得三处救兵至，得解其危，即备牛酒劳军，及重赏二将而去。留汝阴王石琨同保襄国。

却说姚襄还，入见父弋仲。弋仲问获得冉闵否，襄告闵走回邺城。弋仲大怒其不擒冉闵，喝左右将襄杖一百，襄被责微闷而退。

却说闵之为赵相也，所徙青、雍、幽、荆之民，及氏、羌、胡、蛮数百万口，以赵法禁不行，各还本土，道路交错，互相杀掠，其能达者十有三二。中原大乱，因以饥疫，人人相食，无复耕者。赵王祗闻之，遣其将刘显帅兵七万人攻邺。兵未至邺，魏主闵已使人探知，乃集诸将，悉众出屯城外，用

---

昴(m o, 音卯)。

埋伏步卒五千人于谷中，以侍显至。刘显自持志意，不以闵为意，驱士卒直抵城外，只隔十里之程。闵见其兵，谓众曰：“今刘显远来，必来传食，以我逸之众，而击彼劳之兵，可获刘显，料必无难。”诸将踊跃称善，遂扬声播鼓，耀武驱兵出战。显果无备，被闵一击，大败而退五里，伏兵大起，被闵击斩首三万余级。显走还，又被谷中埋伏之兵出拦，回拒恐又不能，心中大惧，乃密使腹心人去请降，闵不允。显又使去求杀赵王祗以自效。闵始从之，乃引兵还邺，遣人抽回伏兵与归，显方得脱，引残兵回赵去讫。

却说秦王健分遣使者问民疾苦，搜罗俊异，宽重敛之税，弛离宫之禁，罢无用之器，去侈靡之服，凡赵之重刑，不便民之政，皆除之。四月，杜洪遣使，会梁州刺史司马勋起兵击秦，使人直至梁州告勋。勋大悦，即帅步骑三万赴之。秦主健已知，乃遣梁安领军五万，御之于五丈原。两军交战，勋不能胜，相持十数日，勋屡败，乃退归南郑。秦王健恨长史贾玄硕始者不上尊号，衔之，至此，计使人告玄硕与勋通谋，收而杀之。

却说刘显自攻邺败还归赵，与部伍谋，以兵夜攻入内，弑其赵主石祗而自立为赵王，以统其众。是以魏徐、兖、荆、洛诸州，复归于晋室。

### 桓温移军驻武昌

却说慕容恪既取得中山，迁其将帅土豪数千家诣荆城，余皆安堵，军令严明，秋毫不犯。却说姚弋仲遣子襄败冉闵之后，使使来江东降晋。穆帝命群臣议，遣人诏以弋仲为车骑大将军、六夷大都督，以其子襄为平北将军，督并州。

时桓温先闻石氏内乱，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，事久不委其行。温使人入朝探知，闻朝廷仗殷浩以抗己，温甚忿之，因谓诸将曰：“浩之抗我，吾不惮之。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，我弃去，浩辄取之，故当出我下也。”又谓郗超曰：“浩有德有言，向使作令仆，足以仪刑百揆，朝廷用违其才耳。”因此相持弥年，虽有君臣之迹。羈縻而已，八州士众资调，殆不为国家之用，乃自收入府。又使人上书求出北伐，帝降诏不许。至十二月，温见诏书不从，乃拜表即行，帅众五万人顺流而下，军至武昌，入城屯扎。晋帝设朝，近臣奏曰：“征西大将军桓温，屡上表求出北伐，见陛下不听，今引大军十万，顺流而下，屯于武昌，不知何意为也？”穆帝大惧，急问会稽王昱求计。昱曰：“可调兵守卫健康、石头二处，任其所往可也。”殷浩亦知，奏帝曰：“桓温此举，却乃疾臣位重于彼，岂可以臣一人误国家，而苦天下元元也。臣愿辞位避职，以保社稷。”帝未许。群臣议曰：“桓温久怀不臣，不若令

---

传食——辗转受人供养。

安堵——安居，不受骚扰。

百揆（kuí，音葵）——各样政务。

侍中黄门以驺虞幡驻温之军，则温无敢为也。”朝臣纷纷，议不能决。当吏部尚书王彪之，乃琅邪人，见朝廷所决犹豫，乃言于会稽王昱曰：“诸臣所议，皆非奇策。若浩去职，人情离骇，必有任其责者，非殿下而谁乎！”又谓浩曰：“彼若抗表问罪，卿为之首，欲作匹夫，岂有全地耶！依吾肤见，自当静以待之。令相王与手书，示以款诚，为陈成败，彼必旋师；若不从，则遣中诏；又不从，乃当以正议相裁。奈何无故惚惚，先自猖蹶乎！”浩鼓掌悦曰：“决大事正自难，顷日来使人闷。今闻卿此谋，意始得了。”会稽王昱即命抚军司马崧草书，使人送去武昌与桓温。温得书拆读，其书曰：

寇难宜平，时会宜接，此实为国远图，经略大算，能弘斯会，非足下而谁！然异常之举，众之所骇，游声 ，想足下亦少闻之。苟或望风振扰，一时崩散。则望实并丧，社稷之事去矣。吾与足下，虽职有内外，安社稷，保国家，其致一也。当先思宁国家，而后可以攘外。区区诚怀，岂可顾嫌而不尽哉！

桓温读其书，中心有惧色，即上疏惶恐致谢，乃回军还镇去讫。上其疏曰：

臣窃睹赵之自乱，欲乘厥衅而伐之，由然下驻武昌，以诏待行，非有异为，乃安社稷，讵有外望？陛下既不委臣，即戎臣亦何敢攸往，领众还镇，以待罪耳。

穆帝得疏，复遣人以诏谕温，以安其心。

壬子，八年（魏永兴三年，秦皇始二年，燕元玺元年），秦主苻健集群臣议，乃自称皇帝，即帝位，改元皇始，以苻萇为太子。时健既即大位，以单于统一百蛮，非天子所宜领，以授太子萇领之。

却说杜洪与司马勋既败，洪与张琚屯宜秋城，洪自以右族 轻琚，琚谋与众遂杀洪而自立。却说魏主冉闵闻刘显弑其主祗于襄国，乃帅兵五万来攻破襄城，获刘显斩之，迁其民于邺。赵汝阴王石琨见闵杀显，恐不能敌，乃引残众来投降晋，晋穆帝怒其祖父凶毒天下，故诏斩之，因此石氏遂绝。于是殷浩使督统谢尚、荀羨以兵进屯寿春，上疏请出师许、洛，穆帝从之。当有左丞孔严见浩与桓温不和，而欲自将北伐，因言浩曰：“观温妒忌之情，良可寒心，不知使君将何以镇之？愚谓宜明授任以方任，韩、彭专征伐，萧、曹守管龠 ，深思廉、蔺屈身之义 ，平、勃 交欢之谋，必穆然无间，然后可以保大定功。观近日趋附之徒，皆人面兽心，恐难以义感也。”浩不从。时王羲之闻殷浩出师北伐，使人以书止之，浩亦不听。

---

——议论纷纷。

右族——豪门贵族。

管龠（yuè，音月）——谓内政。

蔺屈身之义——指蔺相如委屈以求同廉颇和好。

平、勃——汉高祖重臣陈平、周勃。

史说，王羲之字逸少，乃司徒王导从子也。极善草隶，论者称其笔势，以为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。未出仕时，与谢士安同学，常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羲之自为之序，其文多不录。羲之性最好鹅。会稽有姥养一鹅善鸣，羲之求市不得，乃携亲友往观，姥闻羲之至，遂烹以侍之。羲之叹息弥日。又山阴有道士养一好鹅，羲之闻而往观之，果好，意甚悦，固求市之，道士曰：“先生肯为写《道德经》，当举鹅相赠，若市，不肯耳。”羲之欣然代写，写《道德经》毕，遂笼鹅而归。又在蕺山见一老姥，持六角竹扇出卖。羲之讨其扇，著书各五字。姥有愠色，羲之因谓姥曰：“你但言王右军书以求百钱，必有人买。”姥持扇去，如其言，人竞买之。他日姥又持扇来求写，羲之笑而不书。每自称“我书比钟繇，当抗衡；比张芝草，犹当雁行也”。曾与人书云：“张芝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使人耽之若是，未必后之也。”羲之书初不胜庾翼，及暮年方妙。当以章草答庾亮，而翼因见深叹服，因与羲之书云：“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，过江亡失，常叹妙迹永绝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，焕若神明，赖还旧观耳。”因此朝廷知名，以为右将军。时浩不听羲之所陈，引兵便行。却说谢尚、荀羨二人进屯寿春，时魏豫州牧张遇初以本州来降，至是尚等不能抚慰，反加轻慢。遇怒据许昌叛，降于秦。由是浩军不能进，浩命羨以军镇下邳。

三月，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，及病将危，谓诸子曰：“石氏待吾甚厚，本欲为之尽力，今已灭矣。中原无主，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。我死，汝曹自归于晋，当执臣节，无为不义也！”言讫而卒。长子襄代领其众，将父灵柩安葬讫。帅众来击秦，以报前仇。秦主健知备，引军与战，襄莫能取胜，遂帅众归晋。穆帝诏襄，以其众权屯谯城。襄既至谯城，闻谢尚在寿春，乃单骑渡淮来探尚。尚闻其名，乃命去其仗卫，幅巾待之，欢若平生。襄本善谈论，由然江东人士皆重之。

### 燕王兴兵执魏主

四月，魏主闵既克襄国，襄国大饥，因游食常山、中山诸郡。燕王俊遣将军慕容恪等，将兵三万来击之，闵知恪引兵来，乃帅众急趋常山。恪以兵后追，魏主闵勒兵回与恪战，恪军大败，闵连十战皆胜，恪皆败。闵素有勇名，所将兵精锐，燕人惮之。恪见自己部下士卒惧闵，因而巡阵谕将士曰：“闵勇而无谋，一夫敌耳。其士卒饥病，甲兵虽精，其实难用，不难破也，汝众何惧之有！”谕讫，引众复追。闵所将多步卒，将趋林中，恪参军高开谓众曰：“吾骑兵利平地，若闵得入深林，不可复制，宜遣轻骑邀之。既合

---

雁行——并列。

庾（y，音雨）。

幅巾——古代男子用绢束发。一种儒雅的发式。

而阳走，诱至平地，然后可击也。”恪从之，即调兵邀击。闵果引兵还驻，恪又以军分三部与战，因谓诸将曰：“闵性轻锐，又自以众少，必致死于我。我厚集中军之阵以待之，俟其合战，卿等从旁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众诺其计。恪又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，以铁锁连其马，为弓阵而前。魏闵乘千里马，号曰朱龙，左操双刀矛，右持钩戟，以击燕兵。燕将与战，皆莫能敌。闵斩燕人三百余级，燕兵不退。闵望见恪之大幢，知其为中军，乃挥众直冲入，燕两旁之兵夹击之。闵一者兵少，二者夹攻，欲入中阵，箭发如雨；欲退，四围重厚，因是被燕兵大破之。闵料不能胜，乃溃围东走，行二十余里，其马忽毙。闵即弃马步走，不过百步，燕兵追及，至此被执。燕将恪将魏主冉闵押至蓟城，来见慕容俊。俊问闵曰：“汝奴仆之才，何自妄称天子？”闵曰：“天下大乱，尔曹夷狄，人面兽心，尚欲篡逆。我一时英雄，何为不可作帝王耶！”燕王俊大怒，使武士策金鞭之三百，犹未死。俊使人送于龙城遏陁山斩之。其山左六七里内，草木悉枯而死。五月至十二月，大旱无雨，郡守遣人奏知燕主俊。俊大惊，乃使人立祠于其山，备太牢祀之，谥曰悼武天王，是日方下大雪。燕主之遣慕容评帅三万精骑攻邺右城，魏太子冉智已知魏主被害，朝夕涕泣，忽兵又来攻邺，心下大惧，急问诸将。大将军蒋干出曰：“燕兵势大，难以拒迎。城中粮草颇有，不若坚守，待其懈怠，然后击之。”太子智从其计，拒守城池。城外百姓皆已降燕。

五月，秦王健兴兵五万出击张琚，琚以二万众拒迎。次日交锋，各挥兵战，斧来戟对，枪去刀迎，战上二十余合，琚兵大败而逃，琚恋战不退，被秦兵斩之。于是秦主收兵还城。

却说魏太子智与慕容评相持数月，燕兵愈添，况又城中大饥，人民相食，故赵宫被食略尽。太子智大惊，蒋干谓太子曰：“事急矣！宜使使降晋，乞师来救，方且解得此围。”太子智从之。蒋干即遣侍中缪嵩奉表请降于晋，一面整備守城，又使人求救于晋谢尚。初，谢尚使戴施据枋头，施闻蒋干求救，奉表请降，乃帅壮士百余人入邺，助守三台。因说干曰：“公言降晋，可速将传国玺与我，令人送入建康，见主上发大兵来救，方保此地，不然终为所擒。”干然之，问太子智求印与施。施使督护何融怀玺送与尚，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，阴令怀玺送至枋头与尚。尚迎送至建康呈与帝。帝纳之，百僚俱贺，皆称万岁。却说谢尚遣姚襄共攻秦张遇，秦王健知，亦遣丞相、东海王雄等帅兵二万人救之，战于颍水之谏桥，尚等大败，奔回淮南。殷浩闻知尚败，自许昌退屯寿春。雄徙张遇及陈、颍、许、洛之民五万余户于关中，以杨群为豫州刺史，令其领许昌。

八月，慕容评领兵攻邺都，时魏王冉闵已被慕容恪所擒，送于蓟州斩讫。评麾兵攻陷入城，收冉闵妻子家属及官僚文物宝贝，正欲遣人送来，正遇燕

---

邀击——在中途拦截出击。

幢（chuáng，音床）——旗子。

王亦领群僚迁都，将至建邺。评将冉闵妻子等送燕王俊，燕王已欲神其事业，言历运在己，乃诈称云：“闵妻献玉玺。”反赦之，赐号曰“奉玺君”，置居后宫。因谓诸文武曰：“吾初入邺，得此玉玺，吾若不有中原之福，安得此祥。吾欲自即帝位，卿等云何？”时诸文武皆曰：“大王得此嘉瑞，可登九五，何必言论。”因是群臣下拜，皆呼万岁。

十一月，燕王慕容俊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前燕。建元元玺元年，都于邺城。封慕容恪为大司马，慕容评为大司徒，其下文武各有加封。当时赵王石季龙之伐棘城也，俊父慕容欲乘骏马避难，其马悲鸣蹄啮，不肯从行，不能近，因此主意与战，击败季龙。亦奇爱之，至是四十九岁矣，骏逸不亏。燕王慕容俊复并奇之，比之鲍氏骢，因是命铸铜以为其像，亲为铭赞，勒于其旁，置之蓟城东掖门。是岁，像成而马已死，俊甚惜之。时燕太子晔死，燕王俊恸哭，惜之，乃立次子慕容为太子。

却说殷浩之北伐也，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阻，不听，既而无功，复谋再举。羲之又遣人遗浩书曰：

今以区区江左，天下寒心，固已久矣，力争武功，非所当作。自顷处内外之分者，未有深谋远虑，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，竟无一功可论，遂今天下将有土崩之势。任其事者，岂得辞四海之责哉！今军疲于外，资竭于内，保淮之志非所复及，莫若还保长江，督将各复旧镇，自长江以外，羸靡而已。引咎责躬，更为修治，省其赋役，与民更始，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！若犹以前事为未工，复求之于分外，宇宙虽广，自容何所！此愚所不解也。

浩曰：“吾自有奇谋而进，汝岂识之。”因是不纳，遂又进兵。羲之见浩不听，又上会稽王昱笺曰：

今虽有可喜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喜。功未可期，遗黎殄尽，以区区吴、越，经纬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！而不度德量力，不弊不已，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者也。愿殿下先为不可胜之基，须根立势举，谋之未晚。

浩亦弗听，时浩进屯夏口，遣戴施据石门，刘遁戍仓垣，以候进取。

却说晋帝设朝，文武山呼讫。近臣奏知：“燕王俊取去关中之地，及报燕主俊今据邺城为郡，未知其意若何？陛下可使人赍诏旨前去，封其为燕王，看其如何。若受诏称藩，且置之度外；若拒诏旨，乘其未定，兴兵讨之。”帝然之，即遣使持诏旨来邺城，封慕容俊为燕王。俊果不受封，而谓使者曰：“汝还，白汝天子，我承人乏，为众所推，已为皇帝矣。”使人即归，以是言奏与晋帝。帝大怒，使人催殷浩进兵去讨。

却说姚襄字景国，弋仲第五子，因见父姚弋仲死了，恐孤不能自立，领其众降晋。晋帝大喜，封襄为右将军，使为前锋，同殷浩伐燕。

### 殷浩兴兵去伐燕

癸丑，九年（秦皇始三年，燕元玺二年），五月，姚襄领兵屯于襄城。

次日，入参大将军殷浩，浩以酒相待，因与谈论时事，襄对答如流，部下诸将士见其善谈论，皆重之。惟浩见其勇略多能，心甚恶之。时襄酒醉辞归，因出军外歇。浩唤许敬至，谓曰：“今姚襄来降，吾观非真，必有诈耳。你可密地藏利刃，私入彼所寝刺之。你若杀得其人，吾自保奏朝廷，立汝为将。”许敬曰：“将军有令，吾请即行。”言讫即出，取利刀藏在身边，漏夜潜入姚襄军中。时姚襄未寝，正在中军燃灯读书。许敬从背后而入，正欲下手，姚襄抬头，观见有一人影，持刀近前。襄乃拍案大喝一声：“有贼！”帐外诸军抢入，将许敬擒住，押在案前。襄问曰：“谁人教汝刺吾，好好说来，我便饶你。”敬曰：“大将军殷浩疾将军之能，使小人刺之。”襄大怒，将许敬杀之。襄心有忧惧，乃心恨殷浩，遂以兵退屯历阳，自疑燕秦方强，难以伐之，却按兵不动，令三军屯田，训厉将士。殷浩闻知，恐其有异，潜遣将军魏憬帅众五千袭之。襄闻知，乃将兵分左右翼，埋伏山阴谷，待其过半击之。憬不知，将五千人入山阴，被放号炮，伏兵大起，获住魏憬，襄怒斩之，及并其众。浩知愈恶之，乃遣人入建康奏帝，迁襄蠡台，表授梁国内史，使至历阳。姚襄始知，谓诸将曰：“朝廷今以吾迁于蠡台，则吾大事去矣，此事如何？”权翼曰：“此必殷浩之谋。可使一能言者去参之，必知其详。”襄曰：“卿可与吾一行。”于是襄益疑惧，遣将军权翼来见浩，浩曰：“吾与姚平北共为王臣，平北每举动自专，甚失辅车之理。”翼曰：“平北英姿绝世，拥兵数万而远归晋室者，以朝廷有道，宰辅明哲故也。今将军轻信谗慝，与之有隙，谓猜嫌之端在此，而不在彼也。”浩曰：“平北生杀自由，又掠吾马，王臣之体固若是乎！”翼曰：“奸宄之人，亦王法所不容也，杀之何害？”浩曰：“然则掠马何也？”翼曰：“将军谓平北威武难制，终将讨之，故取以自卫耳。”浩笑曰：“何至是也，令其莫疑。”翼参探是实，连忙归报姚襄。襄大怒曰：“吾以实心归晋，遭汝屡次谋害，吾必报之。”

却说殷浩阴遣人诱秦梁安、雷弱儿使杀秦王健，许以关右之任。弱儿等伪许之，且请兵迎接。浩闻张遇作乱，以为安等事成，却自寿春帅众七万北伐，欲进据洛阳，修复园陵。当王彪之闻知，乃以人上会稽王昱笺，以为容有诈伪，未可轻进。昱与浩议，浩不从。遣人会同姚襄起兵北伐，以襄为前锋。襄急集诸将议计曰：“今浩北伐，以吾为前锋。吾欲乘此攻浩，卿等有何高见？”权翼曰：“正可就此攻之，过后无计可乘。可速遣回书与浩，道吾起兵前行，明公火速以大兵接应。彼必为实，必自领众来，其来必从此路去。吾将三军伏诸险，待其过了后追击之，浩必败矣。”襄从其计，即遣人以回书见浩，道“吾以兵先起，火速令大兵接应”。殷浩果不疑，帅大兵前来，过诸险，被襄伏兵四起攻击，殷浩之众大败溃乱。浩与诸将保会稽王昱，弃辎重走奔谯城，被襄挥兵一击，俘斩万余人。襄见浩走，乃收兵尽得粮草资仗。令兄姚益以五千人守山桑，自帅大众屯淮南。会稽王昱遗王彪之书

曰：“君言无不中，张、陈 无以过也。”

## 江 献计破姚襄

却说殷浩自此威名日损，士民皆怨。浩耻其败，乃收集大军屯扎，乃谓诸将曰：“今被羌贼攻败，损去人马，何颜归见江东。”一人挺身而出曰：“今姚襄得胜，必然无备，正可乘此时以计攻之，可复前仇。”浩视之，乃长史江 ，字载道，乃陈留圉人也，博学多智。浩因问曰：“卿有何计教我，攻此羌贼？”曰：“今兵非不精，而众少于羌，且其堑栅甚固，难以校力，吾当以计破之。”浩曰：“何计破之？”至浩耳畔，如此如此。浩抚掌笑曰：“其计大妙。”浩即令江 行计。 即出，乃令军人捕野鸡数百，以长绳连之，又取核桃镬去中肉；以火药藏内对合，开一小孔入火心，外以铁绳缚之，系住鸡足上。安排已了，是夜传令，交军人全装披挂伺候。姚襄营中火起，以兵乘乱攻之。三军得令，各自准备厮杀。至二更时， 使一百军人，将前野鸡各带火药，去姚襄大营前后左右，点起火心，把鸡一放，放入姚襄寨中。须臾火着，群鸡骇散，飞集襄营，栅内惹火，一时火发，营中大乱，自相残杀。比姚襄急起，与丁零寻马，杀出营来，正遇江 ，以军来战。襄与 交马斗上十余合，襄见自军大乱，无心恋战，乃拍马杀出而走，丁零各自逃遁。 以军与羌兵相杀，混战至天明， 方自收军，杀死羌卒万余人。姚襄与丁零收拾残兵三万余人，不敢追浩，入据关中。江 兵少，不敢追赶，收军还寨。请浩南还，于是殷浩领军还镇谯城。

十月，凉西平公张重华有疾，次子曜灵才十岁，立为世子。重华庶兄张祚有勇力才干而倾巧善事内外，与嬖臣赵长等结为异姓兄弟。初，谢艾以罕之功，有宠于重华，左右谮之，出为酒泉太守。闻重华疾重，又令人上言：“权幸用事，公今至将危，乞听臣言，命臣入侍。”且言：“祚及长等将为乱，宜尽逐之。”重华疾甚，手书令人征艾辅政，祚、长等匿而不宣。重华卒，曜灵立，称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长等矫遗令以祚辅政，不征谢艾。曜灵立未三十日，被赵长等以言谓众将曰：“方今时难未夷，四方鼎沸，幼主焉能御众讨贼，宜立长君，可保境土。今西平庶子张祚，有文武才，不如废曜灵立之，乃西境之福也。”众将皆然之，于是乃废曜灵而立祚。祚既得志，恣为淫虐。重华妃裴氏及谢艾上书谏，而弗从，反将杀之。西土震动，民皆骇异，而祚自谓得志，乃自称凉王，改元和平元年，置百官，郊祀天地。尚书马岌切谏不可，坐免官。郎中丁琪复谏曰：“自武公以来，世守臣节，抱忠履谦，故能一州之众，抗举世之虜，师旅岁起，民不告疲。今而自尊，则中外离心，安能以一隅之地，拒天下之强兵乎！”祚闻之，大怒曰：“吾意

---

张、陈——当指汉高祖谋臣张良、陈平。

(yóu, 音油)。

已定，汝何阻谏！”命武士斩之，以此士民解体。

十二月，姚襄与权翼议曰：“今军新败，倘建康晋帝闻知，浩又来攻，何以抵敌？”翼曰：“火急令人提表入建康见帝，说浩无故遣魏憬攻我，被我杀之。今又以兵袭我，退屯谯城，不思北伐，专欲攻害臣等。如此数浩之罪，然后将兵济淮，收集亡散，以候其来，必无虑矣。”襄然之，即作表遣人入建康见帝，于是襄济淮，屯盱眙，招纳流民，得众至七万，分置守宰，劝课农桑，遣使诣建康，数殷浩罪状，并自陈过责。

### 桓温帅众出伐秦

甲寅，十年（秦皇始四年，燕元玺二年，凉王张祚和平元年），却说扬州刺史、大将军殷浩连年北伐，师徒屡败，粮械都尽，朝野生怨。

却说征西将军桓温少与殷浩齐名，及长，温素忌于浩，忽闻殷浩北伐被降人姚襄杀败山桑，乃遣人入朝上疏，数浩之罪。晋帝得疏，读曰：

按中将军殷浩过蒙朝恩叨窃非据，以兵北伐，三年损折军将过其半，未曾取得尺寸之土。空竭国家，无余斗斛之存，致使华夏鼎沸，黎元殄悴，社稷倾危之忧将及，若不加罪，则海内士民怨变。臣请废浩，江左始安。

却说晋帝看疏毕，不得已降诏，遣使免浩为庶人，徙之于东阳信安县；以王述为扬州刺史。

却说殷浩被帝遣使降诏，贬为庶人，徙来信安。浩虽被黜，谈咏不辍，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。但终日书空作“咄咄怪事”四字而已。时浩外甥韩伯随至徙所，经岁辞归。浩送韩伯至渚侧，咏曹颜远诗云：“富贵他人合，贫贱亲戚离。”因而泣下，分手回归。

却说征西将军桓温谓掾郗超曰：“浩有德有言，向为令仆，足以仪刑百揆，朝廷用违其才耳。”桓温欲以浩为尚书令，遣人以书告之。浩得书大喜，欣然回书，写己了，虑谬误，闭开十数次，竟达空函与来人归。温见大怒，由是遂绝之。浩久不得温书，以为惑己，后忧而卒。

二月，桓温自黜殷浩之后，内外大权一握在手，事无巨细，要行即行，要止即止。朝中大臣各惧其势，凡有万机，皆先咨知。桓温既握重权，行事皆不奏帝。是时，桓温有平天下之志，遂问谋于参军孟嘉。史说，孟嘉字万年，江夏人也。先事庾亮，亮死桓温拜为参军，温甚重之。九月九日，温宴诸将于龙山，时僚佐毕集，军士尽着戎服，忽有大风至，吹落孟嘉头上之帽，嘉不之觉，诸官皆笑。温因命孙盛作文嘲嘉，嘉即答之，其文甚美。嘉好酣饮，愈多不乱。温因谓嘉曰：“酒有何好，而卿嗜之？”嘉曰：“公未得酒

---

叨（tāo，音涛）窃——不当得而得，谦辞。

殄（tǐn，音舔）悴——困穷，困苦。

辍（chuò，音啜）——停止。

中趣耳。”时桓温问之曰：“孤今聚有豪杰之众，胸蕴文武之才，幸挟震主之威，意欲经营天下，愁有不赏之功，此事如何可以保全后世也？”嘉曰：“窃见晋室不可复业，胡人不可尽除，为将军计，不如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收三秦，取关中，如不克，即入蜀而据其地，且鼎足而立，以观天下之衅。今者北方诚多务，不如因其多务，剿除三秦，进伐苻氏，尽关中所极，据而有之。然后建号以图天下，此裔帝之业也。”温曰：“今尽力一方，冀以辅晋室耳，此言非所及也。”嘉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、舜，但恐将军不肯为耳。”温大喜，披衣起谢曰：“承教诲，同享富贵也。”于是桓温意决，乃统步骑四万伐秦。使人上表，不待诏允，拜表即行。自以兵从襄阳入均口南乡，步兵自淅川趋武关，又命司马勋以军出子午道伐秦。军将至霸上，桓温遣司马勋以兵五千，倍道而进，攻上洛，比无备，被勋攻陷，获秦荆州刺史郭敬；又进击青泥，破之。

秦主健闻知大惧，乃遣太子苻萇等，帅众五万拒温，战于蓝田，秦兵大败。温转战而前，进至灊上，萇等兵五千退屯城南。健与老弱六千，屯守长安小城，悉发精兵三万，遣大司马雷弱儿等，与萇合兵以拒温。温以精兵二万，分二翼而进，与秦兵相遇，复战于蓝田，雷弱儿大败，退五十里别屯。温大军进屯灊上，时三辅郡县，皆来降温。温抚谕居民，使安堵复业，民争持牛酒迎劳，男女夹路观之。耆老有垂泣者曰：“不图今日复睹官军矣。”

却说姚襄闻知桓温大败秦兵于蓝田，恐其攻己，乃遣人降燕。燕王慕容俊纳之，方知桓温败秦，与群臣议封诸王，以待拒晋。群臣皆奏可。于是燕王俊以恪为大司马、录尚书事，封太原王；评为司徒，封上庸王；霸为吴王；德为梁公；为中山王；阳骛为司空。初，燕王奇霸之才，故名之曰霸，将以为世子，群臣谏而止，然宠遇犹逾于世子。由是俊恶之，以其尝坠马折齿，更名曰缺，寻以其应讖文，更名曰垂，迁侍中，录留台事，徙镇龙城，垂大得东北之和，燕王俊愈恶之，遂召还京。

五月，却说江西流民郭敞等千余人，执陈留内史官刘仕降于姚襄。建康震骇，帝以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，以兵屯中堂。谢尚自历阳还，帝诏入卫京师，固江备守。

### 王猛披褐 谒桓温

史说，王猛字景略，北海剧人。少贫贱，以鬻畚为业。尝货畚于洛阳，乃有一人贵买其畚，而云无银，自言家去此行无远，可随我去取银与你。猛利其贵而从之，行不觉路远，忽至深山，见一父老髭发皓然，据胡床而坐，左右十余人，其人引猛进，猛拜之。父老曰：“王公何缘拜也？”因此乃十

---

多务——多事。

褐——粗布衣衫。

倍赏其奋银，遣人送之。猛既出，返视之，乃嵩岳高山也，猛始知其人父老是嵩之神，称其王公，自晓后必当贵，由然自重也。猛丰姿俊伟，谨重严毅，器度雄远，尤善好学，倜有大志，不屑细务，是以浮华之士，咸轻笑之。而猛悠然自得，隐于华阴山从师王佐先生，是以胸怀佐世之才，希遇龙颜之主，由然敛翼待时，候风云而起。时，猛忽闻桓温入关，而披褐谒之，直入中军，一见桓温，便谈当世之务，扞虱而言，旁若无人。温异之而问曰：“吾奉天子之命，将锐卒十万，为百姓除残贼，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，何也？”猛答曰：“公不远千里深入敌境，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，百姓未知公心，所以不至也。”温听讫，默然无以应之。徐曰：“江东无卿比也！”于是温重猛，赐其车马，欲署猛为谋军祭酒。猛辞曰：“本欲扶佐明公，扫灭妖尘，奈本师年老，无人奉养，且今病重，待其百岁后，即来听教耳。”言讫，拜辞而去。温坚意留之不住，只得与回。时王猛辞桓温，回见师父王佐先生曰：“我谒桓温，桓温赐车马，拜我高官，吾以师父年老，力辞得还。”王佐曰：“你与桓温岂并世哉！不必怀忧，更在此间一年，必有人来聘你，富贵非轻，何用远涉而诣他人乎！”猛从其言。

却说桓温初起兵时，粮食不敷，诸将以为言之，温曰：“诸军勿忧，大军若到秦境，麦熟可取为粮，何必为虑乎。”诸将以为然。及至此而麦悉被秦人芟之，因此温军乏食。至六月，长史孟嘉上言曰：“三军无食，难以进兵，不如暂退，待年冬成熟，再整兵来与战。”温曰：“奈关中百姓相随归我，安忍弃之。”嘉曰：“可令人遍告百姓，有愿相随，同行；不愿者留下。”于是使人城市上高叫百姓曰：“今秦兵不久至此，必行不仁，残害百姓。此处不可久守，百姓愿相随者便可同行，不愿者从便。”时关中百姓若老若幼，皆齐声应曰：“我等就死，亦随将军还晋。”言讫，关中计有三千余户，皆号泣先行。次后，桓温下令三军拔寨起行。却说秦王健闻知桓温退，乃遣丞相苻雄等，帅兵一万追温赶至，战于白鹿原。桓温兵思归，无心恋战，因是不利大败，死者万余人。初，温指望秦麦为粮，既而清野以待之，温军乏食，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，又被秦太子苻萇等随后追击温至潼关，温军屡败，死亡以万数。时苻雄帅兵方击司马勋，勋亦大败，并还汉中。昔温之屯灞上，顺阳太守薛珍劝温径进逼长安，温弗从，珍以偏师独济，颇有所获，及温退乃还，显言于众，自矜其勇，而咎温之持重。温闻知，杀之。秦太子苻萇追桓温中流矢死。

秦淮南王生，幼无一目，性粗暴，其祖蒲洪常戏之曰：“吾闻瞎者无泪乎！”生怒，引佩刀自刺目出血，曰：“此亦一泪也。”洪大惊，鞭之。生曰：“性爱刀槊，不堪鞭扑！”洪谓健曰：“此儿狂悖，宜早除之，不然必破人家，可将杀之。”健曰：“儿自应改，何乃遽尔。”及长，力举千钧，

---

倜 (tì, 音屉) —— 洒脱。

扞 (mén, 音门) —— 摸。

手格猛兽，走及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。强后欲立太子晋王柳，秦王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，至是乃立生为太子。

### 秦苻生妄杀大臣

十月，秦王健弟东海王苻雄卒。健哭之呕血，谓百官曰：“天不欲吾平四海耶，何夺吾元才之速也！”雄以佐命元勋，位兼将相，权侔人主，而谦恭泛爱，遵奉法度，故健重之，常曰：“元才，吾之周公也。”雄既卒，乃以其子苻坚袭爵。坚性至孝，幼有志度，博学多能，交结英豪吕婆楼、强汪及略阳梁平老，皆与之善。其时秦国大饥，民皆饿死。

乙卯，十一年（秦主苻生寿光元年，燕元玺四年，凉去岁号），春二月，秦大蝗，食百草无遗，牛马无食，皆相啖毛。却说秦主苻健勤于政事，数延公卿，咨讲治道。承赵人苛虐奢侈之后，易以宽简节俭，崇儒礼士，由是秦人悦之。至是寝疾，引太师鱼遵、丞相雷弱儿、司徒毛贵、司空王堕、尚书令梁楞、仆射梁安、段纯等，受遗诏辅政，谓太子生曰：“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，若不从命，宜渐除之。”言讫卒。生即位，大赦。改元寿光。群臣奏曰：“君父新丧未逾年而改元，非礼也。”生怒，乃将议主纯杀之。

九月，有中书监胡文见天文屡变，乃言于秦主生曰：“北有孛星于大角，荧惑入东井，不出三年，国有大丧，大臣戮死，愿陛下修德以禳之。”生曰：“皇后与朕对临天下，可以应大丧矣，毛太傅、梁车骑、梁仆射受遗诏辅政，可以应大臣矣。”文未及对。秦主生即召武士杀皇后及毛贵、梁楞、梁安等数十人。由此百官惧怕，内外惊骇。却说苻生是苻健第三子也，幼而无赖，健死僭即大位。生虽在谅阴，游饮自若，荒耽淫虐，杀戮无道。长安大风，发屋拔木，秦宫中惊扰，或称贼至，宫门尽闭，五日乃止。如此灾异迭见。强太后弟左光禄大夫强平谏曰：

今天数示灾异，陛下初登大位，宜亲万机，揽行政事，何故荒于淫饮，而效无道之桀纣耶！若尊性不易，诚恐祸起萧墙，灾生嬪宫也。

秦主生大怒，曰：“汝何自妖言，以惑朕言也？”言讫，即令武士将强平凿其顶而杀之，强太后忧恨而卒。

自太后、强平死后，潼关以西，至于长安，虎狼大暴，昼则断道，夜则发屋，惟害人而不食六畜，人莫能捕，伤人殊甚，百姓皆逃入城而居，因此遂废农桑。群臣又奏秦王生曰：“今狼犬无故伤人，人不能制，此乃天灾所应，望陛下设醮禳之！”苻生曰：“野兽饥则食人，饱当自止，何禳之有！天岂不予爱群生，正以百姓犯罪不已，专助朕而杀，以施刑教故耳。”复下诏曰：

---

孛（bèi，音背）星——彗星的别称。

朕受天命，君临万邦，有何不善，而谤 之音扇满天下！杀不过千，而谓之残虐！行者比肩，未足为稀。方当峻刑极罚，复奈朕何！

时有司天台太史令又奏曰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太白犯东井。东井，乃秦之分也；太白是罚星，必有暴兵起于京师。”苻生又曰：“星入井者，必将渴耳，何所怪乎！”又弗听。秦司徒王堕性刚峻，董荣及侍中强国皆以佞幸进，堕疾之如仇，会有天变，荣、国言于生曰：“今天星屡变，宜以贵臣应之。”生曰：“何人可当？”荣、国对曰：“贵臣无如王堕可。”生即将司徒王堕杀之。于是群臣战栗，民皆离心。

却说凉王张祚淫虐，上下怨愤。祚恶河州刺史张 之强，使索孚前去代之。孚来河州，入见 曰：“秦凉王命孚代公刺河州，请足下还京。” 大怒曰：“吾知凉王无道，淫虐百姓，今召我还，必有害我之心。”因令左右执孚斩之，遂起兵一万传檄州郡，称说祚罪，再立曜灵。会将军宋混合兵三万人，杀奔前来。凉王祚闻知，令卫兵五百，执曜灵杀之。混等闻知，为之发哀，情动三军。众至姑臧，张 弟张琚帅众开门纳之， 众入城。当赵长惧罪，奔走入阁，呼张重华母冯氏立曜灵弟玄靓为王，以安众心。诸将不服，攻长杀之。时祚失众心，诸将莫肯为之斗者，反将祚杀之，梟首号令，城内咸称万岁。时张琚、宋混收兵内殿，上玄靓为大将军、西平公。复称建兴四十三年。时玄靓年始七岁，张 安抚百姓已了，乃入殿推玄靓为凉王，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尚书令，宋混为尚书仆射。

十月，却说秦丞相雷弱儿性刚直，以仆射赵韶、董荣乱政，每公言于朝，见之常切齿。韶、荣譖之于秦主生曰：“丞相弱儿接外国金多，欲使外国来攻，许为内应。”秦王生信之，遣卫兵五千，攻杀弱儿，及其九子、二十七孙。于是诸羌皆有离心，民皆嗟怨。生虽在谅阴，游酣自若，弯弓露刃以见朝臣，锤钳锯凿备置左右，即位未几，后妃、公卿下至仆隶，凡杀五百余人。

丙辰，十二年（秦寿光二年，燕元玺五年），正月，段龛遣人上书与燕王俊，语言无礼，燕王大怒，遣慕容恪去讨。恪即以大兵起发前来击段龛。兵将至近，当段龛弟黑骁，勇有智谋，言于龛曰：“慕容恪善用兵，加之众盛，若听其济河，进至城下，恐虽乞降，不可得也。请兄固守，黑帅精锐拒之于河，幸而战捷，兄帅大众击之；若其不捷，不若早降，犹不失于千户侯也。”龛不从，黑固请不已。龛怒，将黑杀之。恪遂引兵济河，龛帅众五千人拒战，恪大破之。龛友辟闾蔚被创，恪闻其贤，遣使求之，则已死矣。龛走还入城固守，恪进军围之。

## 负殊以舌下西凉

却说秦晋王苻柳遣参军阎负、梁殊使于梁，说张 以梁来降。二人受命

---

（dú，音读）——诽谤。

来见之，曰：“我，晋臣也，臣无境外之交，二君何以来辱？”负、殊说曰：“晋王与君藩邻，故来修好，君何怪焉！”曰：“吾尽忠事晋，于今六世矣。若与征东通使，是上违先君之志，下隳士民之节，其可乎！”负、殊曰：“晋室衰微久矣，凉之先王，北面二赵，惟知机也。今大秦威德方盛，凉王若欲自帝河右，则非秦之敌；欲以小事大，则易若舍晋事秦，长保福祿乎！”曰：“中州好食言，向者石氏使车适返，而戎骑已至，吾不敢信也。”负、殊曰：“张先、阳初皆阻兵不服，先帝讨而擒之，赦其罪戾，宠以爵秩，固非石氏之比也。”曰：“必如君言，秦之威德无敌，何不先取江南，天下尽为秦有，征东何辱命焉！”负、殊曰：“江南文身之俗，道先叛，化盛后服。主上以为江南必须兵服，河右可以义怀，故遣行人先申大好。若君不达天命，则江南得延数年之命，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。”曰：“我跨据三州，带甲十万，西苞葱岭，东距大河，伐人有余，况于自守，何畏于秦！”负、殊曰：“贵州山河之固，孰若崤、函？民物之饶，孰若秦、雍？杜洪、张琚因赵氏成资，有囊括关中、席卷四海之志，先帝戎旗西指，冰消雪散，旬月之间，不觉易主。主上若以贵州不服，赫然奋怒，控弦百万，鼓行而西，未知贵州将何以侍之？”笑曰：“兹事当决之于王，非身所了。”负、殊曰：“凉主虽英睿夙成，然年在幼冲，国家安危，系君一举耳。”惧，乃以是言见玄靓。靓惧，乃以之命，遣使称藩于秦，因以玄靓所称官爵而授之，因此北凉遂降于秦。

却说晋穆帝与群臣议，诏遣人封桓温为征讨大都督，督诸军讨姚襄，军未行，襄正攻洛阳。初，魏将周成降晋，反据洛阳，姚襄攻之，逾月不克。长史王亮谏曰：“今顿兵坚城之下，力屈威挫，或为他军所乘，此危道也！不如解此还屯。”襄不从。时桓温自江陵北伐，遣督护高武据鲁阳，将军戴施屯河上，自帅大兵断后，与僚属登平乘楼望中原，慨然曰：“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，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！”记室袁宏曰：“运有兴废，岂必诸人之过！”温作色谓四座曰：“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，啖刍豆十倍于常牛，负重致远，曾不若一羸，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士。”温意以况宠，而坐中皆失色。温从容作笑而谓袁宏曰：“闻卿长于赋，为我著《北征赋》而歌之。”宏即取笔思半晌，即为尽之而呈上与温。温令伏滔读其赋云：

云获麟于此野，诞灵物以瑞德，奚授体于虞者！疚尼父之洞泣，似实恻而非假。岂一性之足伤，乃致伤于天下。

温听之曰：“卿乃当今文章之美也。”于是各下楼而归。史说，袁宏字彦伯，有逸才，文章绝美，曾为咏史诗，是其风情所寄，人皆重之。

八月，桓温与众将议，计先取洛阳，乃复进兵至伊水。却说姚襄自杀殷浩之后，欲图关中，闻桓温军至，下令三军，解洛阳之围拒之。时桓温闻姚襄拒住前路，乃亲自结阵而前，亲披甲执锐督战。当阳钦出马，与姚襄交

战，战上二十余合，襄兵大败溃散。襄见自军溃乱，乃鸣金收数千骑，奔于北山之中而屯。桓温见姚军败走，亦不追赶，引兵入洛阳。时洛阳守将周成率众出降，温以军入城，屯于故太极殿前。先姚襄遣使谓温曰：“承亲帅王师以来，襄今奉身归命，愿敕三军小却，当伏路左。”温曰：“我自开复中原，展敬山陵，无豫军事，欲来便前，何烦使人？”襄拒水战，败奔北山。襄勇而爱人，虽战屡败，民知襄所在，辄扶老携幼，驰而赴之。温追之不及。弘农杨亮自襄所来降，温问襄之为人，亮曰：“神明器宇，孙策之俦，而雄武过之。”温点首应之。温移屯金墉，谒诸陵寝，修复毁坏，各置陵令。表谢尚镇洛阳，令颍川太守毛穆之等戍之。徙降民三千余家于江、汉之间。襄败奔平阳，秦并州刺史尹赤复以众降襄，襄遂据襄陵。

十一月，燕大司马慕容恪以兵五万围广固，段龛紧守其城，并不出战，燕诸将请急攻广固。恪曰：“用兵之势，有宜缓者，有宜急者，不可不察。若彼我势敌，外有强援，恐有腹背之患，则攻之不可不急。若我强彼弱，无援于外，当羸磨守之，以待其毙。兵法十围五攻，正谓此也。龛兵尚众，未有离心，今凭阻坚城，上下戮力，我尽锐攻之，计旬日可拔，然杀吾士卒必多矣。自有事中原，兵不暂息，吾每念之，夜而忘寐，奈何轻用其死乎！要在取之，不必求功之速也！”军中闻之，人人感悦。于是为高墙深堑以守之。龛婴城自守，樵采路绝，城中人相食。龛大惧，乃面缚出降，恪亲释其缚，以恩抚之。恪抚安新民，悉定齐地，遣人送龛见燕王俊。俊将龛斩之，又坑其从三千人。

## 东晋卷之四

起自东晋穆帝升平元年丁巳岁，止于东晋孝武帝丁丑二年，首尾共二十一年事实。

### 太后归政与穆帝

丁巳，升平元年（秦王苻坚永兴元年，燕光寿元年），晋穆帝加冠设朝，太后归政，自徙居于崇德宫。文武百僚集贺，于是帝命排筵，宴赏群臣，不在重叙。

却说姚襄将图关中进兵屯杏城，羌、胡及秦民归之者，五万余户，遂据黄落。秦主生遣广平王苻黄眉、东海王苻坚二人，以兵讨之。襄坚壁不战，邓羌谓黄眉曰：“襄为桓温所败，锐气丧矣。然其为人强狠，若鼓噪扬旗，直压其垒，彼必忿怒而出，可一战擒也。”眉从之，帅骑五千压其垒门而陈，扬武奋威，叫喊发骂，索襄出战。襄怒，以兵出战。羌阳败走，襄追至三原，东海王兵亦至，羌回骑击之，黄眉等以大众继战，襄兵大败。姚襄被擒而斩之，弟苻帅其众降秦，求以郡公礼葬襄。秦王许之，于是黄眉等还长安，生不之赏，数众辱之。黄眉怒，欲谋弑生，生密知，反将黄眉诛之。

### 苻坚备仪聘王猛

却说秦王苻生夜梦大鱼食蒲，又闻长安谣言：“东海大鱼化为龙，男皆为王女为公。”生疑谣应鱼遵，将遵杀之，及夷其子孙十余人。时生饮酒无昼夜，多任杀戮，自以眇目，讳言残、缺、偏、只、少、无、不具之类，误犯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剥人面皮，使之歌舞以为乐。群臣得保一日，如度十年。时宗室及大臣、亲戚、忠良杀害略尽，死者不可胜记。

史说，东海王苻坚字永固，乃苻洪季子，苻雄之子也。其母苟氏尝游漳水，祈子于西门豹祠，其夜梦与神交，因而有孕，十二月而生坚焉。生坚时，有神光自天烛其庭。坚背有赤文，隐起成字，曰：“草付臣又土王咸阳。”及长，臂垂过膝，目有紫光。祖洪奇而爱之。坚幼年七岁，聪敏好施，举措不失机。徐统遇之曰：“此儿有霸王之相。”又密谓之曰：“苻郎，你后当大贵。”坚曰：“诚如公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八岁，请就家学。洪曰：“汝夷狄异类，世知饮酒，今乃求学耶！”欣然许之。初，健之入关也，梦天神遣使者送朱衣赤冠，命拜坚为龙骧将军，健至翌日就拜坚为龙骧将军。坚博学多艺，有经济大志，后封为东海王。与薛赞、权翼善。于时苻生为长夜之饮，

---

眇（mi o，音渺）——一只眼睛。

季子——小儿子。

诛杀大臣。当赞、翼二人密说坚曰：“主上猜忌暴虐，中外离心，方今秉主奉祀者，非殿下而谁！愿早为计，勿使他姓得之！”坚曰：“主上虽无道君也，若杀之自取，则成天下之骂耳！”赞、翼曰：“殿下执小义，后必噬脐不及。”坚犹豫，以问尚书吕婆楼曰：“主上无道，薛赞、权翼教孤自取其业，其事若何？”婆楼曰：“此事可行。仆刀上人耳，不足以办大事。仆里舍有一贤士，北海人也，姓王名猛，其人有王佐之才，谋略不世之出，征西大将军桓温屡请不起，现隐华阴山，殿下宜请而咨之。”坚曰：“吾备聘礼，卿可代我请之。”婆楼欣然领诺，于是坚备金帛之礼，作书使尚书吕婆楼往华阴山聘王猛。吕婆楼即出上马，带从人来华阴山，到庄门外下马扣门，问曰：“王先生在庄上否？”童子入去，不一时，王猛出迎入内，在草堂讲礼讫，呈上礼物而言曰：“今东海王苻坚久闻先生大名，无缘拜会，敬备薄礼，命予来聘，望乞就行。”猛曰：“山野狂夫，无甚奇才，何劳贵人亲降。若有下问，召仆趋至，甚令惶恐！”言讫，置酒相待，在庄上同宿一宵。

次日，王猛收拾琴书，与吕婆楼一同前来入见东海王苻坚。苻坚一见猛，遂握手相语，欢若平生，谈论少顷，胜如旧识，邀入后堂讲礼，问寒温毕，苻坚下拜曰：“秦室鄙胄，单于愚人，久闻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，是以昨日使尚书吕婆楼敬造仙庄，已呈贱名文几，未审览否？”王猛答礼曰：“北海田夫，触事疏慵，累蒙大人见召，下情不胜感激！现大王有爱民忧国之心，但恨猛年幼才疏，不堪治政，有误下问。”苻坚曰：“吕尚书之言，权参军之语，岂虚谬哉！望先生不弃鄙贱，曲赐见教。”王猛曰：“吕尚书世之高士，猛乃一村夫耳，安可以谈天下之事。二公差举，而大王舍美玉就顽石，此乃误矣！”苻坚曰：“夫古圣贤，学成文武之业，当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谓孝矣！救民于水火之中，致君子尧舜之化，此谓忠矣！世人望先生久矣。坚愚卤得赐教之，实为万幸也！”王猛笑曰：“大王慨然欲闻愚论，尽当剖露，愿闻其志。”苻坚乃屏去左右，起席而谢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戮杀无辜，士民生怨，中外离心。孤不度德量力，欲信大义于天下，诚恐不然。吾志在天下，而智术短浅，遂用猖蹶，至于今日，志犹未已，请计将安出？”王猛答曰：“主上失德，吏民各怀二心，可早图之，免彼晋、燕来侵。若缓延之，久则乱生。”坚又曰：“吾欲经一六合，自赵末以来，豪杰并起，跨州连郡者，不可胜数。”猛曰：“桓温比于姚襄，则名齐而众寡。然温能克襄，以弱为强，非为天时，亦人谋也。今温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然诚不可与争锋。晋王连据有江东之地，已立数世，国俭而民富，贤能为之用，此可与援而不可图也。今邺城千里，为慕容俊所据，此乃用武之处，而其俊先立长子，有才而死之，今立次子慕容 为嗣。吾闻邺城人谈，好游丝竹之乐，却无德略之声。慕容俊一死，彼必不能守，而其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大王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于四海，揽召英雄，思贤如渴，若跨有关中，保其险阻，外结晋王，内修政理，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，将邺中之军，以向平城，大王举长安之众以出建襄，百姓各箠食壶浆以迎大王，

则北方之域尽为大王有也。诚如是，霸业可成，秦国大可兴矣！”坚离坐扳手而谢之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金石之论，使坚拨云雾而睹青天，恨见先生之晚矣。”又谓曰：“孤之遇卿，若刘玄德之遇孔明也。”苻坚自此重猛，食则同几，卧则同榻，终日议论天下之事。其时，王猛年三十二而出仕也。

当秦太史令康权言于秦主生曰：“昨夜三月并出，孛星入太微，连东井，自去月上旬，沉阴不雨，以至于今，将有下人谋上之祸。”生大怒曰：“汝以妖言惑朕！”令武士扑杀之。乃入宫饮酒，夜醉，谓宫女曰：“苻法兄弟，亦不可信，明日当除之。”苻法亦苻雄之子，苻坚之兄。是夜，苻坚身体困倦，屏几而卧，梦见神人告之说：“苻生明日必弑汝也。”惊寤而心悸之。忽宫女来报知苻法，法大惊，急出问梁平老，平老邀法同见苻坚。当梁平等谓坚曰：“今主上失德，上下嗷嗷，人怀二志。目今燕、晋伺隙而动，臣恐祸发之日，家国俱亡。闻宫女报说，主上明日要杀皇兄苻法，今皇兄邀臣来见殿下，此殿下之家事也，宜早图之，否则必遭其害。”坚谓苻法曰：“你先引亲随之人，各执利刃入宫。吾后便来。”于是苻法与梁平老等率壮士三百人，潜入云龙门：苻坚亦帅麾下兵三千人，鼓噪继进。时宿卫将士皆执兵器而立，见是苻坚，各舍杖归坚，同法入宫。苻生犹昏寐未寤，被坚令胄士执出杀之。苻生死年二十三岁，在位二年，至此被坚弑之。次日，王猛与吕婆楼等，立东海王苻坚为秦皇帝，坚让兄苻法，法不受曰：“汝嫡嗣且贤，吾何敢当！”于是坚去皇帝号，而为大秦天王，改号永兴元年。遣人尽诛佞臣赵韶、董荣等三十余人。以子苻先为皇太子，兄苻法为丞相，弟苻融为阳平公，次子丕为长乐公，王猛、薛赞为中书侍郎，权翼、吕婆楼为给事黄门侍郎，与猛、赞并掌机密。以梁平老为尚书郎，以李威为左仆射。威，苟太后之姑子也。秦主生屡欲杀坚，赖威营救得免。威知王猛之贤，常劝坚以国事任之。坚谓王猛曰：“李公知君，犹鲍叔牙之知管仲也。”猛以兄事之。

却说坚母苟氏思苻法为坚之长，德而后贤，又甚得众心，惧后为变，乃遣人召入宫内，以鸩杀之。少顷，坚入宫，见杀苻法在地，急问左右。左右具苟氏之言对之，坚哭涕泗滂沱，呕恻吐血。左右劝曰：“死者不能复生，何必哭之，以伤贵体。”坚拭泪而言曰：“吾兄贤明有德，何故弑之？”言讫，遂令收殓殡葬，谥曰哀王，又封其子阳为东海公。

秦王坚与文武出游，自临晋登龙门，顾指而谓群臣曰：“美哉，山河之固！娄敬有言‘关中四塞之国’，真不虚也。”权翼、薛赞对曰：“吴起有言：‘在德不在险。’愿陛下追踪唐、虞，怀远以德，山河之固不足恃也。”坚大悦，乃领众还长安。十一月，秦王坚私行至尚书省率问诸政之事，丞相程卓无以为对，以是见其文案不治，次日免左丞相程卓，以王猛代之为左丞相。于是王猛亲宠愈密，朝政莫不由之。

戊午，二年，二月下旬，时王猛趋朝出来，因遇特进樊世，乃氏之豪杰

---

鲍叔牙之知管仲——春秋时鲍、管二人至交，鲍舍财让机遇给管，以管有治国辅君之才。

也，先有大勋于苻氏，自负气倨傲，乃辱猛曰：“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，不预时权；君无汗马之劳，何敢专管大任？是为我耕稼。而君食之乎！”猛曰：“方当使君为宰夫，安直耕稼而已！”世大怒曰：“要当悬汝首于长安城门，不尔者，终不处于世也！”猛忍气回家，次日侵早先入朝，奏知樊世辱己之事与秦王坚。坚怒曰：“必须杀此老氏，然后百僚可整。”俄而世至，便与王猛争论于坚前，欲以牙笏击猛。秦王坚大怒曰：“击鼠须当避其器，我跟前尚如此逞强！”发命武士将世斩之。世被斩讫，传首至殿前，于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。是日，又改甘露元年，又以王猛为中书令、京兆尹。猛与中丞邓羌协规齐志，数旬之间，有贵戚强豪者，被猛、羌按察其过，以罪诛死二十余人，于是豪右屏气，路不拾遗，风化大行，百姓安堵。坚始叹曰：“今日始知治天下之有法，天下之为尊也！”九月，秦境大旱，秦王坚自减膳撤乐，命后妃以下悉去罗纨。使守宰开山泽之利，公私共之，息兵养民，后旱不为灾矣。

### 燕王购虎尸鞭浸

十一月，燕王俊集百官会议徙都于邺城，百官皆言可。于是迁都于邺城，至夜，梦见故赵王石虎啮其臂，至天明，集百僚使人去发石虎墓，使人掘墓，不见虎尸，空棺而已。使人回报，燕王俊以百金购其尸，有人知其尸在东明观，直来报知。燕王俊又使人去东明观下掘得其尸，僵而不腐，呈与燕王俊，数其残暴之罪，令武士鞭之三百，投于漳水浸之。燕王俊因是得疾，闷闷不悦。

戊午，二年（秦永兴二年，燕光寿二年），二月，却说故赵将冀州牧张平，据新兴、雁门、西河、太原、上党、上郡之地，壁垒三百余，夷、夏十余万户，赵既亡，先降燕，至是又降秦，燕王欲以兵攻，却又使人降燕。秦王坚闻知，自将兵五万，令邓羌为前部先锋，军至境上，张平大惊，急召养子张蚝至曰：“今秦主苻坚自将兵来攻我，非小可之敌。吾儿火速领众御之，勿使彼临城难以解矣。”蚝曰：“大人休忧，小儿即退秦兵。”史说，蚝多力骄健，曳牛却走，超越高城，因此勇冠三军，人莫敢近。秦主坚亦知其名，因谓诸将曰：“张平之子张蚝，勇力绝人，卿若生擒得之，重赏不轻，则平自降。”邓羌曰：“主上如何长他人之志气，灭自己之威风？看某生致之。”言讫，即与诸将各持兵刃出阵，正遇张蚝，就战，连斗五十合，不分胜负。诸将见羌战蚝不下，各奔出阵，蚝全无惧怯，又战数十合。羌大喝一声齐进，诸将直奔蚝。蚝撇羌来敌诸将，被羌以红绵套索抛起，将蚝拖下马来，诸将擒之，缚来见秦王坚。坚大悦，赏邓羌，赦张蚝，令其归降。于是蚝降于秦王，坚以蚝为虎贲中郎将，常置左右。秦王坚曰：“吾得邓羌、张蚝二人，

---

蚝（háo，音豪）。

皆万人之敌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其时张平见蚝被擒，亦面缚出降。秦王坚命解其缚，拜平为右将军，收兵还都。

八月，会稽王昱欲以桓温弟云为豫州刺史，仆射王彪之曰：“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，其弟复处西藩，兵权萃于一门，非深根固蒂之宜也。”于是昱乃更以谢万代之。王羲之与温笺曰：“谢万才通经济，使居廊庙，固是后来之秀。今以之俯顺荒余，则违才易务矣。”又遗万书曰：“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碎，诚难为意也。然所谓通识，正当随事行藏耳。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，同甘共苦，则尽善矣。”万不能用。

却说晋泰山太守诸葛攸集军万余人，攻拔燕东郡，入据武阳，燕王俊闻知，命大司马慕容恪帅兵五千击之。兵至武阳，诸葛攸亦以兵出城，两下交战数十合，攸兵自溃，被恪催兵一击，攸兵大败，不能当敌，于是攸败走还泰山。恪遂渡河略地，分置守宰而归。俊遂欲经营秦、晋，令州郡校实现丁，户留一丁，余悉发为兵，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，期来春大集军马于各郡。刘贵上书，极陈“百姓凋敝，发兵非法，必致土崩之变。”俊善之，乃更令三五发兵，以来冬集邺。时燕调发繁数，官司各遣使者，道路旁午，郡县苦之。太尉封奕奏请：“非军期严急，不得遣使，其余赋发，皆责成州郡。”俊从之。

燕泰山太守贾坚以兵七百人屯于山茌，晋荀羨引兵一万击之。坚所将才七百余人，羨兵十倍。贾坚叹曰：“吾自结发，志立功名，而每值穷厄，岂非命耶！与其屈辱而生，不若守节而死。”乃开门与兵直出。羨兵四集擒之，遂拔山茌。羨请坚曰：“君父祖世为晋臣，奈何背本不降？”贾坚曰：“晋自弃中华，非吾叛也。民既无主，强则托命。既已事人，安可改节！吾束修自立，涉赵历燕，未尝易志，君何匆匆相谓降乎！”羨怒，执置雨中数日，坚愤惋而卒。燕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，以兵万余集泰山，羨与战，兵大败，燕复取山茌。燕主以坚子贾活为任城太守。荀羨疾笃，晋帝已知，遣使征之，以郟县督徐、兖，以军镇下邳。

初，燕吴王慕容垂娶段末女，生子令、宝。段氏才高性烈，自以贵姓，不尊事可足浑后，后衔之。中常侍温皓希旨，告段氏为巫蛊毒后，后觉，欲以连汗垂，收下廷尉考验，段氏终无挠词。故垂得免祸，而段氏竟死狱中。燕王俊贬垂为平州刺史，出镇辽东。垂以段氏女弟为继室，可足浑后黜之，以其妹妻垂，垂不悦，由然益恶之，出镇辽东。

己未，三年（秦甘露元年、燕光寿元年），四月，凉丞相张猜忌苛虐，专以爱憎为赏罚。郎中殷郁谏之，曰：“虎生三日，自能食肉，不须人教也。”由是人情不附。宋混性忠鲠，惮之，欲杀混，因废凉王玄靓而自代

---

衔——衔恨。

希旨——迎合在上者的旨意。

挠词——屈服的话。

之。混知，帅壮士五百人，掩入南城，宣告诸营曰：“张 谋逆，受太后令，我以兵诛之。”乃帅兵出战。张 亦以兵与混战，大败，与张琚皆自杀。混既弑 兄弟，请玄靓去王号，复称凉州牧，而降晋。

### 燕王托孤慕容恪

冬十月，诸葛攸复将水陆二万击燕，入自石门，屯于河渚。燕王俊使上庸王慕容评帅步骑五万与战东阿，攸病，三军无主，因此大败。晋穆帝闻知，遣迎诏书前来，使谢万、郗昙去讨，万、昙复伐之。万矜豪傲物，但以啸咏自高，未尝抚众。兄安深忧之，谓万曰：“汝为元帅，宜数接对诸将，以悦其心，岂有傲诞如此而能济事也！”万乃召集诸将，一无所言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“诸将皆劲卒。”诸将益恨之。安虑万不免，乃自队帅以下，无不亲造诸将，善言抚谕，厚相亲托。既而万不敢进，帅众入渦、颍，以援洛阳。昙以病退屯彭城，万以为燕兵大盛，故昙退，即引兵还，众遂惊溃。万狼狽单骑归，军士欲图之，以安之故止。晋帝闻知，以诏废为庶人，降昙号建武将军，于是许昌、颍川、譙、沛诸城相次陷没，遂为燕所有。

庚申，四年（秦甘露二年，燕幽帝慕容 建熙元年），正月，燕王慕容俊宴群臣于蒲池阁，酒酣赋诗，因与群臣谈经史，语及周太子晋，潸然流涕，顾谓群臣曰：“昔魏武追痛仓舒，孙权悼登无已，孤尝谓二主缘爱称奇，无大雅之体。自晔亡以来，孤鬓发中白，始知二主有以而然。卿等言晔定何如也？孤今悼之，得无遗怪将来乎！”时长史李绩对曰：“猷怀之在东宫，臣为中庶子，圣质志业，臣实不敢不知。先太子大德有八，未见有阙也。至孝自天，性与道合，此其一也；聪敏慧悟，机思若流，此其二也；沉毅好断，理诣无幽，此其三也；疾谏亮物，雅悦直言，此其四也；好学不辍，不耻下问，此其五也；英姿迈古，艺业超时，此其六也；虚襟恭让，尊师重道，此其七也；轻财好施，勤悉民隐，此其八也。有此八德，境内士民实感慕无极。”燕王俊闻言，泣曰：“卿虽褒誉，然此儿若在，吾死无忧。今景茂幼冲，器艺未举，卿以为何如？”绩曰：“皇太子天资岐嶷，圣敬日跻，而八德阙然，二阙未补，雅好游畋，娱心丝竹，所以为损耳。”燕王俊顾谓太子 曰：“伯阳之言，药石之惠，汝宜 之。”言毕，罢宴归宫。是夜，燕王俊寝疾，谓太原王恪曰：“今二方未平，景茂幼冲，社稷属汝，何如？”恪曰：“太子虽幼，胜残致治之主也，臣何敢干正统！”俊怒曰：“兄弟之间，岂虚饰耶！”恪曰：“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，岂不能辅少主乎！”俊喜曰：“汝能为周公，吾复何忧！李绩清迈忠亮，汝善遇之。”召吴王垂还邺，至是疾笃。召恪及司空阳骛、司徒评、将军慕輿根受遗诏辅政，谓曰：“朕欲

---

岐嶷——形容幼年聪慧。

阒（qù，音去）然——寂静。

与卿等平一天下，不幸到此难逃，此亦天命也。”又指太子与恪曰：“此子年幼，今托付与卿，卿宜以骨肉为重，以慕周公之德而辅之，则吾于九原之下，不忘贤弟。”言讫，泪下如雨。慕容恪曰：“陛下善保龙体，不可怀忧。太子虽幼，吾辅之岂待致祝耶？”俊点首而崩，寿四十二岁，在位十三年，改元者三。

却说慕容 字景茂，慕容俊之第三子也，俊因长子慕容晔死之，故乃立为太子也。燕王俊既死，百官举哀，殓葬讫。大司马、太原王慕容恪率百官立太子慕容 为燕王，即皇帝位，改元曰建熙元年。以慕容恪为太宰、录尚书事，行周公之事。既即大位，而庸弱，国事皆委之于恪耳。当恪奏少主曰：“李绩清方忠亮，堪任大事，先帝临终以为恪言，陛下可以绩为尚书右仆射，同辅朝政。”时燕王憾绩往在先帝之前辱己之言，不许而谓恪曰：“万机之事，委之叔父，伯阳一人，朕请独裁，何如再升？”时李绩闻少主之言，遂忧疾而死，临终谓家人曰：“吾不听先人之训，果有今日之故也。”言讫而卒。先是李绩之父李产，字子乔，初仕石氏，后始仕燕，历位尚书。前后固辞年老，不堪理剧。燕王俊不许，转拜太子太保。临终谓子绩曰：“以吾之才而至于此，始者之愿亦已过矣。我死之后，汝不可复以西夕之年，取笑于来今也。”绩不能遵依是语而辞退，是以忧死也。

却说将军慕舆根恃勋旧，有无上之心，乃私见太原王慕容恪而言曰：“主上幼冲，母后干政，权在大王，何不因其未定而取之，而甘在人下，非大丈夫之所为也。”慕容恪惊曰：“公醉乎？何言之悖也！昔曹臧、吴札并于家难之际，犹曰：‘为君非吾节。’况今储君嗣统，四海无危，宰辅受遗，奈何便有私议！公忘先帝之言乎？”时根大惧，陈谢而退。慕容恪以慕舆根言告吴王垂，垂曰：“何不诛之？”恪曰：“今新遭大丧，二邻观衅，而宰辅自相诛夷，恐乖远近之望，且可忍之。”时根私入宫，谬言于可足浑后，及燕王 曰：“太宰、太傅将谋不轨，臣请帅禁兵诛之。”后将从之， 曰：“二公国之亲贤，先帝托以孤嫠，必不肯尔，安知非太师欲为乱也！”乃止。根又思恋旧土，谋欲还东。恪知谮己，乃密奏根罪状，燕王 使恪诛根，并其党二十余人。时新遭大丧，诛夷狼藉，内外 惧，恪举止如常，人不见其有忧色，每出入，一人步从。或说以宜自严备，恪曰：“人情方惧，当安静以镇之，奈何复自惊扰！”恪虽综大任，而朝廷之礼，兢兢严重，每事必与司徒评议之，虚心待士，咨询善道，量才授任，人不逾位。朝臣或有过失，不显其状，随宜他叙，时人以为大愧，莫敢犯者。或有小过，自相责曰：“尔复欲望宰公迁官耶”燕所征郡国兵，去冬集邺，欲遣伐晋，以燕主俊病，大阅而罢。至是以燕朝多难，互相惊动，往往擅自散归，自邺以南，道路断塞。太宰恪大惊，急以吴王垂为征南将军，去镇蠡台；又令孙希、傅颜帅骑二万，

---

西夕之年——暮年，晚年。

惧——恐惧。

观兵河南，临淮而还。于是境内乃安。

却说匈奴刘卫辰遣使降秦，请田内地，春来秋返，秦王坚许之。夏，云中护军贾雍帅百骑袭之，大获而还，奏知秦王坚。坚大怒曰：“朕方以恩信怀柔狄，而汝贪小利以败之，何也！”乃黜雍以白衣领职，遣使还其所获，慰抚之。卫辰大悦，于是入居塞内，贡献相寻。时东胡独孤部及没奕于，各帅众数万降秦，秦王苻坚处之塞内。阳平公融谏曰：“戒狄人面兽心，不知仁义。其稽颡内附，实贪地利，非怀德也！不敢犯边，实惮兵威，非感恩也。今与民杂居，彼窥郡县虚实，必为边患，不如徙之塞外。”坚从之。

却说桓温聚集文武商议天下之事，群佐皆曰：“今燕主慕容俊新丧，主幼才庸，若兴三军去伐，指期中原可得。”桓温曰：“慕容俊乃英特之主，临死必以其子托付与太原王慕容恪，而慕容恪善抚国家，能为将兵，石季龙尚且被执，何况如今乎！慕容恪尚存，所忧方为大耳，何敢进之。”由是桓温未敢起兵。

史说，谢安字安石。年四岁时，桓彝见而叹曰：“此儿丰神秀彻，后当不减王东海。”及总角，神识沉敏，风宇条畅，善行书。弱冠时，诣王导，清言，既去，子王修问父曰：“向客何如大人？”曰：“此客，为来逼人。”王导亦深器之。由是少有重名。寓居会稽，与王羲之及许询、桑门支遁游处，出则渔弋山水，入则言咏属文，无处世之意。除尚书郎、琅邪王司马不辟，并不起。常往临安山中，坐石室，临浚谷，悠然叹曰：“此去伯夷何远乎！”然虽寓居会稽，以山水自娱；虽为布衣，时人皆以公辅期之。士大夫至相谓曰：“安石不出，当如苍生何！”安每游东山，常以妓女自随。时会稽王司马昱闻之，曰：“安石既与人同乐，必不得不与人同忧，召之必至。”安妻，刘之妹也，见家门贵盛，而安独静退，谓：“丈夫不如此也！”安掩鼻曰：“恐不免耳。”及弟万废黜，安始有仕进之志，安时年已四十。征西大将军桓温闻之，使人请拜为司马，安赴召即至。温大喜，拜为司马，深礼重之，凡有军国大事，悉皆咨之。

辛酉，五年（秦甘露三年，燕建熙二年。是岁，凉奉升平之号），燕守将吕护遣使来建康降晋，晋帝拜冀州刺史。护欲引晋兵以袭邺，燕太宰恪闻知，乃将兵二万讨之，护婴城自守。将军傅颜请恪急攻之，恪曰：“老贼经变多矣，观其守备，未易猝攻。然内无蓄积，外无救兵，我深沟高垒，坐而守之，休兵养士，离间其党，于我不劳，而贼势日蹙，不过旬，取之必矣，何为多弑士卒，以求旦夕之功乎！”乃筑长围守之。

## 晋哀帝登龙即位

---

相寻——不断。

（mén，音门）——勤勉不倦貌。

五月，晋穆帝因疾而崩，时年十九，而无嗣，在位十七年，庙号孝宗。百官举哀，葬于永平陵。是时孝宗无子，群臣立成帝于琅邪王司马丕为皇帝，立皇后王氏，尊何太后为穆皇后，改元隆和。

却说哀帝名丕字千龄，成帝长子。初，封为琅邪王，及穆帝崩，无嗣，大臣迎丕立之，在位四年，改元者二：曰隆和，曰兴宁。

史说，中书侍郎范宁字武子，少博学，多所通览。时以浮虚相扇，儒雅日替，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、何晏，二人之罪深于桀、纣，宁乃著论非之曰：

王、何蔑弃典文，幽沉仁义，游辞浮说，波荡后生。使缙绅之徒，翻然改辙，以至礼坏乐崩，中原倾覆，遗风余俗，至今为患。桀、纣纵暴一时，适足以丧身覆国，为后世戒，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！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，历代之患重；自丧之恶小，迷众之罪大也。

是以人皆以此论贬之太过，吾观贬之宜也。

十二月，却说秦主苻坚下诏，命牧伯守宰各举孝弟、廉直、文学、政事，察其所举，得人者赏之，非其人者罪。由是人人莫敢妄举，而请托不行。当是之时，内外文官，率皆称职；田畴修辟，仓库充实；路不拾遗，盗贼屏息。因是凤凰集于东阙，秦王苻坚大喜，平旦召王猛、苻融入露堂，悉屏去左右，密议大赦境内。王猛、苻融亲进纸笔，秦王坚自为赦文。正持笔间，忽有一大苍蝇自穿牖间而入，鸣声甚大，集于笔端，坚驱之复来，忽然去之。秦王坚在内为赦文，俄而长安城中街上有一黑衣小儿，大叫曰：“今日官家大赦天下！”须臾，小儿去了。因此街巷市里，人人相告曰：“官家有赦。”境内由然喧哄。有司闻知，入朝奏请问赦何事？秦王坚大惊，谓融、猛曰：“孤与卿为禁中，又无耳属之理，事从何泄也？”遂问群臣曰：“其闻赦事，何处得来？”群臣奏曰：“长安城中士民，在城中传说官家有赦，不知何人先说也。”猛奏曰：“可令武士出朝门外，执城中百姓入来，问之必知端的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坚即使武士出去捉之。不一时，武士拥得老者四五人，至殿下，秦王坚问百姓曰：“谁人说道朕有赦出？你可从直说来。”老者咸曰：“有一小人衣黑衣，大呼于市曰：‘今官家有大赦！’须臾不见。”坚知神泄其事，于是遣老者还。秦王坚即遣使颁赦书去，大赦境内。时秦王坚谓群臣王猛等，叹曰：“其向苍蝇声状非常，吾固恶之。谚曰：‘欲人勿知，莫若勿为。’声无细而弗闻，事未形而必著者，其此之谓也。”于是秦王坚命广修学宫，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，公卿以下子孙，并遣入学受业。其有学为通儒，才堪干事，清修廉直、孝悌力田者，皆旌表之。于是天下号秦多士。

壬戌，隆和元年（秦甘露四年，燕建熙三年），正月，征西大将军桓温与长史孟嘉等议曰：“吾欲威振朝廷，群臣不服，何计可施？”嘉曰：“为明公计，可上表诈请迁都洛阳以试之，朝廷若从公请，不待立威，而群臣自服。若不允，百官逆异于公，正如昔日指鹿为马，以察百官也。”温曰：“其计大善。”次日，使人入朝上疏曰：

江东自先帝立，今六十余年，气数已衰矣。洛阳旧都乃霸业之所，士民思之已久，请皇帝陛下百僚俱各促装，涓日北徙洛阳，以实河南，都之，则中原指日可得矣。

却说晋哀帝得桓温疏，读讫，大惊，谓群臣曰：“今大将军桓温主意迁都，其事若何？”时群臣皆惧温势，不敢言异，人情疑惧，并知不可，莫敢先谏。惟有散骑常侍孙绰上疏曰：

昔中宗龙飞，非惟信顺协于天人，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。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，河、洛丘墟，函夏萧条。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，存者老子长孙，亡者丘陇成行。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，目前之忧实为交切。植根江外数十年矣，一朝顿欲拔之，驱于空荒之地，提挈万里，逾险浮深，离坟墓，弃生业，田宅不可复售，舟车无从而得，舍安乐之国，适习乱之乡，国家之所宜深虑也！

晋帝览疏犹豫，当散骑常侍王述曰：“陛下休忧，桓温欲以虚声威振朝廷耳，非实事也。但从之，自无至矣。”于是帝遣使人还说从之，涓吉起行。

却说使人即还，白知桓温道：“帝与群臣皆乐从之，听将军之请，愿迁洛阳。”温大悦，问孟嘉曰：“先生其计果奇，百官不敢拒意，而今朝廷要迁洛阳；倘若迁之，则秦、燕乘此起兵，而国家乱，吾等之务未备，事皆危矣。”嘉曰：“此事易耳，将军可复使人入朝，再奏曰：‘迁之宜矣，而关中残破，宜先使人修理，若移洛阳钟权且暂停，候再择期。’”于是温从之，复使人入朝奏知其事，暂且停止。晋帝遂问常侍王述曰：“其事如何议回之？”王述曰：“臣自作书回复，无劳圣意。”于是王述领使人出朝，归第作书，与使带回去复桓温。桓温得书，开读曰：

永嘉不竞，都督江左，方当荡平区宇，旋轸旧京。若其不尔，宜改迁园陵，不应先事钟。桓温读毕，谓众曰：“朝廷大臣明知不可，而惧我莫敢言之，既如此权罢，迁都暂且停止。”

### 桓温戏星人王见

却说桓温既有异志，闻蜀人王见善知天文，乃使使召至，至夜，温执王见手问曰：“闻卿善知天文，今国家祚运，修短若何？”见答曰：“世祀方永，未必便终。”温不悦，次日召见入，送绢一匹，钱五千文，与之自归，因谓曰：“卿可将此自裁。”王见受之即出，自思曰：“桓温送我绢一匹，钱五千文，命我自裁。其绢使我自缢而死，其钱与我买棺材，奈我无亲在此，谁人收殓？”因哭思半日，闻襄阳刁凿齿为温府主簿，仁厚济人，乃驰入，谒拜凿齿曰：“吾乃蜀川星人，昨蒙大司马桓温召至，问天文国家之事。吾

---

——挂钟的木架。

旋轸——返还。

以实对，大司马怪吾，送绢一匹，钱五千文，命我自裁。我家在益州，被命远来，今此无亲，无由致其骸骨。闻君仁厚，故来相投，乞为标碣棺木收殓，吾在九泉之下，不忘大德也。”凿齿曰：“君几误死耳！君尝闻干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？此以绢戏君，以钱供道费之资，是听君自去也，何如寻死！桓公弑汝，岂待汝裁，君何不明也。”王见大喜，拜谢凿齿，曰：“若不造先生，误丧残生。”于是王见次日入辞桓温还蜀。温问曰：“谁教汝还？”王见明以凿齿言答之。温大笑曰：“昨忧君误死，今是误活。汝徒然三十年看儒书，不如一诣习主簿矣。”因此王见得凿齿明以活归，桓温于是益重凿齿。

癸亥，兴宁元年（秦甘露五年，燕建熙四年），五月，晋帝设朝，文武班齐，君臣礼足，分两边。当群臣奏曰：“前者桓温所奏迁都之事，欲威朝野，贪功慕爵耳！今事已寢，可加其重禄，则彼不生别志。”帝下诏，使人去加封桓温为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桓温大喜受职。温又欲北伐，以王坦之为长史，以郗超为参军，以王为主簿，以谢玄为东曹掾，后改为参军。

史说，王坦之字文度，乃王述之子也。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盛德绝伦郗嘉宾，江东独步王文度。”郗超字景兴，小字嘉宾。少卓犖不羁，有旷世之度，人皆仰之。王字元琳，乃太尉王导之子也。先，尝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，既觉语人云：“此当有大手笔事。”后孝武帝崩，哀册谥议皆所草。方弱冠，与谢玄为桓温掾，俱为温所敬重，谓之曰：“谢掾年四十，必拥旄杖节。王掾当作黑头公，皆未易才也。”史说，谢玄字幼度，少颖悟，与从兄谢明俱为叔父谢安所器重。安尝戒约诸子侄曰：“子弟亦何豫人事，正欲使其佳？”诸人莫有言者。独玄答曰：“譬如芝兰玉树，欲其生于庭阶耳。”由是安悦玄对，而益重之。时桓温每有事，必与王、谢玄二人谋之，因此其府中人为之语曰：“髯参军，短主簿，能令公喜，能令公怒。”

甲子，二年（秦甘露六年，燕建熙五年，凉西平公张天锡元年），春正月，晋帝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。王述每授职，不为虚让，其有所辞，必于不受。及为尚书令，其子坦之谏述曰：“故事当让，何不让乎？”述曰：“汝谓我不堪耶？”坦之曰：“非也。但克让自美事耳。”述曰：“既谓堪之，何为复让耶！以汝胜我，定不及也。”

却说哀帝雅好黄老，断谷，饵长生药，服食过多，遂中毒，不能理万机，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。

却说初，宋混疾甚，张玄靓及其祖母马氏往省之，曰：“将军万一不幸，寡妇孤儿将何所托？”混曰：“臣弟澄政事愈于臣，但恐其儒缓，机事不称耳！殿下策励而使之，可也。”混戒澄曰：“吾受国大恩，当以死报，无恃势位以骄人。”又见朝臣，皆戒之以忠贞。及卒，行路之人为之挥涕。玄靓以澄为领军将军，命其辅政。

## 天锡弑君而自立

凉自丞相宋混死后，张天锡专权执政，张玄靓庶母郭氏以张天锡专政，与大臣谋欲诛之，事泄，天锡反将郭氏皆杀之，遂弑玄靓，自称凉州牧、西平公，时年十六。遣司马奉章诣建康请命，晋帝从之，降诏封锡西平公。

却说匈奴刘卫辰以众作叛，代王什翼犍密点兵三万击卫辰，时河冰未合，犍命将士以苇 约流澌，俄而冰合，然犹不坚，乃散苇于其上，冰草相结，有如浮梁，兵乘以度。卫辰不意兵卒至，大惊，遂引左右西走去了。什翼犍不追，收其部落十六七而还。卫辰奔降秦。秦送还朔方，遣兵戍之。代王什翼犍性宽厚，郎中令许谦盗绢二匹，什知而匿之，谓左长史燕凤曰：“谦盗绢，吾不忍视谦之面，卿慎勿泄。若谦惭而自杀，是吾以财杀士也。”尝讨西部叛者，流矢中目，既而获射者，群臣欲齧 割之，什翼犍曰：“彼各为其主斗耳，何罪！”遂释之，是以士民归附者众尔。

## 哀帝崩立司马奕

乙丑，三年（秦建元元年，燕建熙六年），二月，孝哀帝崩，群臣迎其弟琅邪王司马奕即皇帝大位，改元为太和元年。却说奕帝字延龄，哀帝同母弟也。初，封琅邪王，及哀帝无子，大臣迎而立之。在位六年，后被桓温废为海西公。

却说燕王 境内多水旱，太宰慕容恪、慕容评并入朝归政，上疏曰：

臣以朽暗，器非经国，不足上谐阴阳，下厘 庶政。臣闻王者则天建国，辨方正位，司必量才，官惟德举。台辅之重，参理三光，苟非其人，则灵曜为亏。尸禄贻殃，负乘招悔。臣等安可久忝 天官，以蔽贤路！敢忘虞丘避贤之美，辄循两疏知止之分，谨送章绶，惟垂昭许。

览疏而谓恪、评二人曰：“先帝所托，惟在二公。岂虚己谦冲，以委付托之事耶！”恪、评二人乃止。燕王 又曰：“吾闻洛阳乃关中之地，今为晋所戍，欲烦叔父神用取之，其事若何？”太宰慕容恪曰：“臣等受先帝顾托之重，欲效犬马之心久矣，未得诏命。今陛下旨意，臣愿领兵去攻洛阳，以报先帝顾托之恩。”言讫，拜辞燕王，即点十万锐兵，使吴王慕容垂为先锋，杀奔洛阳而来。

其时，洛阳守城将沈劲闻知燕兵犯境，即忙使偏将军杨钦点起城中民兵共五千人，大开城门，驱兵出迎。时燕兵队内先锋慕容垂出阵与杨钦交战，

---

（g ng，音更）——粗绳索。

齧（luán，音栾）——切碎。

厘——治理。

忝（ti n，音舔）——谦辞，表示辱没他人，自己有愧。

二人在阵前战二十余合，杨钦兵少，如何敌得燕军，因此大败。杨钦不敢入城，乃收残兵走还江南。因是燕太宰恪谓诸将曰：“卿等常患吾不攻城，今洛阳城高而兵弱，卿勿畏也。”于是诸将身先士卒，齐力乃攻克之，执沈劲至，恪招其降。而劲神气奇异，恪将宥之。将军慕舆虔曰：“劲虽奇士，观其志度，终不为人用。”遂弑之，恪略地崤、澠，关中大震，秦王坚自将屯陕城以备之。燕以慕容筑镇金墉，慕容垂镇鲁阳。恪还邺，谓僚属曰：“吾前平广固，不能济辟闾蔚；今定洛阳，使沈劲为戮；虽皆非本情，实有愧于四海。”后朝廷嘉劲之忠，赠东阳太守。

### 司马勋叛攻成都

二月，益州刺史周抚卒，晋哀帝诏以其子周楚代之。而抚在益州三十余年，甚有威惠，民咸德之。七月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琅邪王，昱固让不受。

十一月，梁州刺史司马勋以众一万人作叛，来围成都。时大司马桓温闻知，遣江夏相朱序以五千人救之。序遵命以兵即行，兵至成都五十里屯。序次日遣人入城会周楚击勋，楚得书，即忙会集将佐，整顿军马，大开城门，杀出城来。朱序以兵抄勋后，攻勋，两下夹击，勋兵大败，被楚擒而斩之，成都遂平。初，勋为政暴酷，治中、别驾言语忤意，勋即于坐斩之。常有据蜀之志，惮周抚，不敢发。及闻抚卒，遂举兵自号为成都王，引兵入剑阁，围成都。至是被温以朱序与周楚合兵诛之。

丁卯，太和二年（秦建元三年，燕建熙八年），四月，太原王慕容恪因攻洛阳回来，得疾甚重，燕王 闻知，亲与群臣视恪，问以后事。燕王 入见恪曰：“叔父出征远劳，今得斯疾困重，倘设不周，使孤倚托何人？”慕容恪曰：“吴王慕容垂，文武兼才，管、萧 之亚，陛下若任之以大政，国家可安。不然，秦、晋必有窥觊 之计。” 闻言曰：“愿从尊训。”言讫归宫。太宰恪以燕王 幼弱，政不在己，太傅评多猜忌，乃使人召 兄乐安王臧至，谓曰：“今南有遗晋，西有强秦，常蓄进取之志，大司马总统大军，不可任非其人。我死之后，以其亲疏言之，当在汝及冲。汝曹虽才识明敏，然年少未堪多难。吴王天资英杰，智略盖世，汝曹若推以任之，必能混一四海，况外寇乎！”言讫而卒。燕王 闻知，恸哭终日，命厚葬之，国人皆为发悲，于是 以兄慕容冲为大司马，总统六军。

---

崤（yáo，音摇）。

澠（mi n，音免）。

治中、别驾——均为官名。

管、萧——当指管仲、萧何。

窥觊（yú，音于）——非常想得到。

## 苻氏五公皆谋反

却说秦王坚闻慕容恪已卒，阴有图燕之计，命匈奴曹毅使如燕。曹毅以西戎主簿郭辩为之副。燕司空皇甫真兄皇甫腆及从子奋、覆皆仕秦。辩至燕，谓真曰：“仆本秦人，家为秦所诛，故寄命曹王。贵兄常侍及奋、覆兄弟并相知有素。”真怒曰：“臣无境外之交，此言何以及我！君似奸人，得无缘假托乎！”遂入白，请究治辩，太傅评不许。辩得还，为坚言：“燕政无纲可图，鉴机识变，唯皇甫真耳。”坚曰：“以六州之众，岂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！”曹毅寻卒，秦分其部落为二，使其二子分统之，号东、西曹。

却说秦汝南公苻腾乃苻生之弟，欲谋反，秦王坚窃知，遣武士执斩之。时生弟犹有五人，当王猛谓坚曰：“不去五公，终必为患，不若乘此弑之。”坚不从。至是秦晋公柳、赵公双，与魏公庾、燕公武谋作乱，坚闻之，使人征其还长安，柳据蒲阪，双据上，庾据陕城，武据安定，齐来起兵作反。坚又遣使谕以罢兵，令其各安原位，各啗梨以为信。皆不从。秦王坚大怒，命王猛将兵二万去讨。猛得令，即以兵行。

戊辰，三年（秦建元四年，燕建熙九年），二月，秦魏公苻庾闻王猛以兵来，恐不能敌，乃以陕降于燕，请兵接应。秦人大惧，燕范阳王德曰：“苻氏骨肉乖离，投诚请援，是天以秦赐燕也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殃。吴、越之事，足以观矣。陛下宜命皇甫真引并、冀之众，径趋蒲坂；吴王垂引许、洛之兵，驰解庾围；太傅总京师虎旅，为二军后继。传檄三辅，示以祸福，彼必望风响应。”太傅评曰：“秦，大国也，今虽有难，未易可图。朝廷虽明，未如先帝；吾等智略，又非太宰之比，闭关保境足耳。”庾闻燕不发兵，又以人遗垂及真笈曰：

苻坚、王猛皆人杰也，谋为燕患久矣。今不乘机取之，恐异日有甬东之悔矣！

垂谓真曰：“主上富于春秋，太傅识度，岂能敌坚、猛乎？”遂绝之。

十二月，王猛以兵至陕城，苻庾以兵出拒战，未上三合，被猛将获之。时王猛等拔陕城，获魏公庾，乃即送长安，见秦王坚。坚问之，庾对曰：“臣本无反心，但以兄弟屡谋逆乱，臣惧并死，故反耳。”坚泣曰：“汝素长者，固知非汝心也。且高祖不可以无后。”乃赐庾死，原其七子，以长子袭魏公，余子嗣诸弟之无后者。

## 桓温伐燕大败还

己巳，四年（秦建元五年，燕建熙十年），初，桓温闻燕太宰慕容恪死，请旨与徐、兖刺史郗、江州刺史桓冲、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。初，在北府，温常云：“京口酒可饮，兵可用。”深不欲居之。遗温笈，欲共奖王室，请督所部出河上。子超为温参军，取视毁之，更作笈，自陈非将

帅才，加以老病，乞闲地自养，劝温并领己所统。温大喜，即以 为会稽内史而自领徐、兖。夏，帅步骑五万发姑孰。郗超曰：“汴水又浅，恐道远漕运难通，宜求别道而入。”温不从。六月，至金乡，天旱水绝，使将军毛虎生 凿钜野三百里，引汶水会于清水。引舟自清水入河，舳舻 数百里。超又曰：“清水入河，难以通运。若寇不战，运道必绝，因敌为资，复无所得，此危道也。不若举众趋邺。彼必望风逃遁，北归辽、碣。若能出战，则事可立决。若恐胜负难必，务欲持重，则莫若顿兵河、济，控引漕运，俟资储充备，来夏乃可进也。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，进不速决，退必愆乏。贼因此势，以日月相引，渐及秋冬，水更涩滞。北土早寒，三军裘褐者少，恐于时所忧非独无食而已。”温又不从，曰：“吾命袁真攻开石门以通水运，必无阻滞。”遣袁真以兵五千攻石门，又遣檀玄攻湖陆拔之。燕主 使下邳王慕容厉以兵一万迎战，被邓遐、朱序合兵出击，两下交锋，未十合，厉大败还。前锋邓遐、朱序又败燕兵于林渚。七月，温至枋头。燕王 及太傅慕容评大惧，谓文武曰：“太原王已丧，今国内无有良将，晋兵势大，何以迎敌？”群臣曰：“太原王临终之语，陛下如何忘记？吴王慕容垂有文武之才，何不用之以兵拒敌，然后使人和好于秦，结为唇齿，请其以兵来救，可破晋兵。”曰：“其计虽善，而今晋兵势大，四分而来，恐难迎敌，不如走奔和龙。”吴王垂上言曰：“臣请击之，若其不捷，走未晚也，何自纷纷自溃乎！”乃使垂帅众五万以拒温。垂表乞悉罗腾从军， 从之。又遣乐松求救于秦，许赂虎牢以西之地与秦。

却说秦王坚正与群臣议论国事，忽近侍报燕王 使人至，说晋桓温以兵犯境，敬修书来，结为唇齿，请相救应。秦王坚曰：“吾正恨其强，欲兴兵讨之，吾不相应。”当王猛密谓秦王坚曰：“燕虽强大，慕容评非温之敌也。若温举山东之众，进屯洛邑，收幽、冀之兵，引并、豫之粟，观兵崤、澠，则陛下大事去矣。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，温退，燕亦病矣，我乘其敝而取之，不亦善乎！”秦王坚曰：“卿策极善。”因此从之。即遣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二万，前来救燕。羌领兵起行。

却说申胤谓封孚曰：“以桓温声势，似能有为，然吾观之，必无成功。何则？晋室衰弱，温专制其国，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，必将乖阻以败其事。又，温骄而恃众，怯于应变。大众深入，值可乘之会，反更逍遥中流，不出赴利，欲望持久，坐取全胜，若粮廩愆悬，情见势屈，必不战自败，此自然之数也。”

慕容垂兵至洛，谓将士曰：“公等各宜尽心竭力，以报国家。”言讫，急谓范阳王慕容德曰：“今温大兵在此，漕运要从石门来，卿可以重兵前去紧守石门，粮食不至，则温兵自溃矣。”德从之，乃以所集之兵出守石门。

---

生——勉强。

舳舻（zhú lú，音竹卢）——首尾相接的船只。

又谓偏将李 曰：“温见石门不通，必使人从旱陵运，汝可引一军抄山径，埋伏险隘，绝其粮道。”李 引一军去讫。

却说慕容德至石门，谓慕容宙曰：“汝可先帅一千兵出战。”宙曰：“晋人轻剽，怯于陷敌，勇于乘退，宜设饵钓之。”德曰：“可先以二百骑挑战，余兵分作三处埋伏，待其追而击之。”于是使宙以二百骑挑战，自将兵分作三处埋伏。计议讫，宙以二百骑出战。袁真尽众与战，宙诈败便走。真挥兵追击，至伏兵之所，慕容德当先出拦。两下交锋，真兵大败走回，又被伏兵出截，三下夹攻，真单骑逃还本营收众，折去五千余人。

却说慕容垂以大兵至襄县屯扎，便差人四门贴起文榜，告示居民：无问老小，火速移往睢城暂居，不可自误。晋兵到此不仁，必然伤害百姓。一连差十数次人，催趲便行，百姓皆起身。然后唤诸将听令，先差云柰：“带二千人，各将布袋去溪河上流头埋伏，用布袋装上砖土，拒住溪河之水，到来日三更以后，只听下流头人马嘶喊，此是桓温兵败，急取去布袋放水淹之，却顺河杀将下来接应。”云柰听计去了。吴王垂又唤戴德：“可引一千军去博陵边渡口埋伏，晋军被淹，此处水势却慢，人马必从此处逃命，你可乘势杀来接应。”德领兵去了。垂又唤赵平：“你可引军三千，先取芦荻干苇放在襄城人家屋上各处隅头裹角上，却暗藏硫磺焰硝引火之物。来日是昴日鸡值日，黄昏后必有大风起，袁真必入城中安歇。汝将二千军先用火箭大炮放入城中去，火势大作，城外呐喊，只留东门交走，你却在东门外伏定，败军乱窜，不可拦截，只顾攻击他。败军无心恋战奔走，此乃寡敌众之道也，必得全功。天明会合，收军便回睢城，不可违误。”赵平听令去了。垂再唤糜玉、刘同：“你二人可带二千军，一半红旗，一半青旗，去野外三十里虎尾坡前摆开，青红旗号混杂，如晋军一到，糜玉一枝红旗走在左，刘同一枝青旗走在右，他疑必不追赶，却分兵去西北角上埋伏，只望城中火起，便可进兵赶败军，然后却来白河上流头接应，时刻休误。”二人去了。垂登高望之。

却说晋兵袁真自为前部先锋，引大军一万，战将数员，又有铁骑军二千，从襄邑进发。日当正午，来到虎尾坡相近，问乡导官：“前面离城多少路？”答曰：“只有三十里。”王佃引探马数十匹先行，望见坡前人马摆开，拍马抢前，见依山傍岭，一簇人马尽行打青、红旗号，不知多少。王佃叫把皂旗一招，三千军一齐向前，糜玉、刘同分为两队，青、红旗各居左右，二色旗不杂，队伍不乱。王佃扯住马叫休赶。左右曰：“为何不赶？”王佃曰：“前面必有伏兵。你们只就这里扎住，我自去禀先锋。”王佃一骑马来见先锋袁真，禀覆前事。袁真曰：“岂不闻兵法有虚实之论？此是疑兵必无埋伏，可速进兵追之。”佃再回坡前，提兵直入其左；遍于林下追寻不见。此时红日厌厌坠西，袁真叫去抢襄邑安身。军士四门突入，并无阻挡，又不见一人。袁真曰：“此乃势穷，就带百姓连夜走了。众军权且安歇，来日进兵。”军士各自饥饿，都去夺屋造饭，袁真却都在县衙安身。初更后，狂风忽起，把门军士来报火起，袁真曰：“火是军人造饭不小心遗漏，不可惊动。”说未

毕，南门、西门都来报火起。袁真急令众人上马时，早满县火着，上下通红，喊声大起。当夜袁真叫将士冒烟突火探路，说道东门无埋伏。袁真冲出东门，门上火滚烟飞，军士逃出，自相踏践，死者无数。

且说袁真方才脱得火危，背后云柁军马赶杀，各军自要逃命，那里肯回身厮杀，撞着糜玉、刘同又杀一阵。到四更左右，人困马乏，一大半军焦头烂额，却好走到河边，人马都下河吃水，水不过尺，人马皆在河内闹起。上流头云柁望见新野城火起，约五更时分已到，只听得下流人马喧闹，催军一齐掣起布袋，水势望下流一冲，人马皆溺于内。袁真引众将望水势慢处夺路，来到博陵渡口，喊声大振，一军拦路。戴德也到，当下如何。戴德引军从下流头杀将上来，截住袁真掩杀。王佃叫斗到三十余合，真不敢恋战，夺路走脱。慕容德赶来，接着厮杀，杀得晋兵大败，杀死晋兵一万余人。

时袁真收拾残兵来见桓温，称说失利一事。桓温大怒曰：“胡贼安敢如此！”遂催三军尽至襄邑，漫山塞野而来，与吴王慕容垂大军相遇。垂将兵马摆开，横持玉斧，立于阵前，以待晋兵。晋兵阵中先锋袁真持刀出马与战，又战上二十余合，袁真不能抵敌，拨开军器，勒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。背后慕容垂促兵追杀，晋兵又败一阵，走还原屯。桓温见军战不利，心甚烦恼，忽左右报军中粮尽，来日却无粮草支给与三军等众。桓温愈加忧闷，又探事军人报道：“长安秦王苻坚使邓羌引兵三万，来救于燕。”参军郗超曰：“今吾军数战不利，粮储复竭，秦兵又至，难以进兵，不如焚舟车，弃辎重铠仗，从陆道奔还本镇。若待秦兵一至，必为所擒。”温曰：“事已迫矣，今夜即行。”于是桓温至夜传令，将舟车烧讫及弃辎重铠仗，乃领大军从陆道而走。诸军争欲追之，吴王垂曰：“温初退，必严设警备，选精锐为后拒，不如缓之。彼幸吾未至，昼夜疾趋，俟其气衰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至是温果兼道而进数日，吴王慕容垂闻知，自帅八千骑追之，到河南与袁真、郗超等交战，又战上数十合，晋兵无心恋战，皆弃戈抛鼓望南走溃，又被燕军赶杀。慕容德闻知温败，必走此过，乃以劲骑伏于东关中，见温兵至，两下夹击，温兵大破，又斩晋兵三万余人，连追五十余里，始收军还燕。

却说秦将邓羌闻晋兵败走，使其副将苟池领军五千抄小路来赶。追至谯城，袁真见后有追兵，将军马摆开，自与苟池交战。二人又斗三十余合，袁真大败而逃，又被秦兵大杀一阵，又斩一万余人。秦兵追杀二十余里，亦收兵还国去讫。桓温只得收散卒屯于山阳。

其时桓温深耻其败，恐朝廷见之，乃归过于袁真，使人入朝上表，称袁真为将失略，致败三军，宜贬之以为庶人。于是晋帝下诏，黜袁真为庶人，使桓温还镇。行经王敦墓所而过，见其碑记，望之曰：“可人，可人，其心亦若是耳！”

燕王慕容 曰：“今既与秦结好，必得一不辱君命之士往谢之，谁人可行？”太傅慕容评曰：“参军梁琛有辩才，其兄梁奕仕秦为尚书，使其可往。”

遂使郝晷、梁琛相继如秦。晷与王猛有旧，猛接以平生，问晷东方之事。

晷知燕将郗阳欲自托，颇泄其实。琛至长安，秦王坚方畋于万年，欲引见琛，琛曰：“秦使至燕，燕之君臣朝服备礼，洒扫宫庭，然后敢见。今秦王欲野见之，使臣不敢闻命！”尚书郎辛劭谓琛曰：“天子称乘舆，所至曰行在所，何常居之有！又《春秋》亦有遇礼，何为不可乎？”琛曰：“桓温窥我王略，燕危秦孤，是以秦王恤患结好。交聘方始，谓宜崇礼尚义以固二国之欢，若忽慢使臣，是卑燕也，岂修好之义乎？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故行曰乘舆，止曰行在。今郡县瓜裂，天光分曜，岂可以是为言哉！礼，不期而见曰遇，盖因事权行，其礼简略，岂平居乘舆之所为哉！客使单行，诚势屈于主人，然苟不以礼，亦不敢从也。”秦王坚乃为设行宫，百僚陪位，然后延之。琛始入见秦王，称燕王使其谢救危之事。坚大悦，命排宴款之。琛从兄奕为秦尚书郎，坚典客馆琛于奕舍。琛曰：“昔诸葛瑾为吴聘蜀，与诸葛亮惟公朝相见，退无私面，今以之即安私室，所不敢也。”于是坚命别馆安下。时兄奕数问琛东方事。琛曰：“兄弟本心，各有所在。欲言国美，恐非所欲闻；欲言其恶，又非使臣之所得论也。”坚典客舒使太子延琛相见。秦人欲使琛拜，先讽之曰：“邻国之君，犹其君也；邻国之储君，亦何以异乎！”琛曰：“天子之子，尚不敢臣其父之臣，况他国之臣乎！礼有往来，情岂忘恭，但恐降屈为烦耳。”乃不果拜。王猛知琛忠贞，劝秦王坚留琛，坚不许，琛乃还国。

却说吴王慕容垂既破大司马桓温，有大功，威名益振，德望日新，士民皆惮之。时太傅慕容评畏其威猛，愈忌之。垂奏将士功赏，皆抑而不行，垂怒之。评恐为患，评乃与太后可足浑氏谋诛太宰恪子慕容楷及垂。后命奏知燕王，于是评与燕王曰：“吴王慕容垂威名日振，恐不利于国家，陛下早宜图之，不然将难制也。”燕王曰：“叔父可缓图之。”于是评出朝居府，整日思计，欲害慕容垂。

### 慕容垂逃降苻坚

慕容垂舅简建知之，急以告曰：“太傅慕容评密奏主上，欲害明公及太宰子慕容楷，明公宜先发制人，但除评及乐安王臧，余无能为矣。”垂曰：“骨肉相残，而首乱于国，吾不忍为也，宁避之于外耳。”世子令曰：“主上暗弱，委任太傅，一旦祸发，疾于机械。今欲保族全身，不失大义，莫若逃之龙城，逊辞谢罪，以待主上之察，感悟得还，幸之大者。如其不然，则内抚燕民，外怀群夷，守险要以自保，亦其次也。”垂曰：“善。”十二月见，请畋于大陆，许之。因微服，带家小将趋龙城，至邯郸。少子麟素不为垂所爱，逃还告知燕主。遣精骑追之，垂散骑灭迹得免。世子令请给数骑袭邺，垂曰：“不可。”乃与段夫人及令、宝、农、隆、楷、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。

初，秦王坚闻恪卒，阴有图燕之志，惮垂不敢发，及闻垂至甚喜，令人郊迎，言讫，即唤邓羌至曰：“你可引数十人带果酒，先去迎接燕慕容垂，

吾即随后来也。”羌邻命去讫。秦王坚随后引王猛等亦出迎。时慕容垂自思无处投奔，闻秦王坚宽仁大度，纳贤爱士，乃故逃走入秦。行至界上，忽见一队军，约有百余人，为首一将，轻裘软甲，马首相迎。那员将忙问曰：“来者莫非燕中吴王乎？”垂答曰：“然也。”那员将忙下马声喏：“邓羌侯候已多时。”垂问曰：“莫非邓将军乎？”羌曰：“然也，奉主公秦王令，为大王远涉途路，鞍马驰驱，特命羌奉酒食，就护请大王入国。”言罢，军士捧过酒食来，羌进之。垂自思曰：“人言秦王宽仁爱客，今果如此远接。”却饮了数杯，上马同行，来到长安界口。是日天晚，前到馆舍，见两边百余人叉手侍立门户，击鼓相迎。一将于马头前施礼曰：“秦主公秦王令，为大王远涉风尘，特遣某洒扫驿庭，以待宿歇。”垂下马，与其人同入馆舍，早已安排筵席相待，酒礼殷勤。垂父子饮酒至更深，宿一宵。次日，早膳毕，上马行不数十里，远远一簇人马到来，当中是大秦王苻坚，左有王猛，右有权翼。慕容垂遥见，早先下马等候，各下马相见。苻坚曰：“久闻大人高名，如雷灌耳，恨云山迢迢，不得听诲，闻君赴临，故此相迎。倘君不鄙弃小国，暂留车从，以叙渴仰之思，未知大人肯容否？”慕容垂心大喜，乃上马与苻坚并辔入城，设筵款待，坐间只说别话，并不谈及燕中一事，无非动问燕王安否，垂一一答应之，只等待坚开言，然后说之。苻坚犹然不提，垂曰：“今大王守长安，还有几郡？”王猛便接说曰：“长安虽有数郡，乃荒邑也，粮少兵稀，权且安身。日今东晋桓温不时兴兵，欲来讨耳。”垂曰：“东晋据六郡八十一州，民强国富犹且不知足也。”权翼曰：“吾主公生有神异，名应图讖，反不能占据大都。其他皆天地之蠹贼，以霸道居之，故智者不平焉。”苻坚曰：“卿休言，吾有何德，而望居天位，以守城池乎？”垂曰：“不然，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，惟有德者居之，何况大王仁义充塞乎四海，占正统而即帝位，亦不分外。”苻坚拱手惶恐而谢曰：“如公所言，何敢当之！”自此一连饮宴三日，并不提起燕中事。次日复宴，坚举酒与垂曰：“荷将军不外，光降鄙邦，不胜之喜。”又执垂手曰：“圣主贤杰，必相与共成大功，此自然之数也。要当与卿共定天下，然后还卿本国，世封幽州。使卿去国不失为子之孝，归朕不失事君之忠，不亦美乎！”慕容父子称谢不已。于是以慕容垂为右将军，以金五百，与置田宅，每事必与议之。王猛言于秦王坚曰：“今观慕容垂父子，势如狼虎，非可驯之物；若借以风云，将不可复制，不如早除之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吾方远揽英雄，以清四海，奈何杀之！且其始来，吾已推诚纳之矣，匹夫犹不弃言，况万乘乎！”于是又以慕容垂为冠军将军。

却说梁琛为使入秦，还见太傅评曰：“秦人日阅军旅，聚粮陕东，和协必不久。今吴王又往，宜为之备。”评曰：“秦王何如人？”琛曰：“明而善断。”问：“王猛何如？”琛曰：“名不虚得。”又以告燕主，皆不然之。唯皇甫真深以为忧，上疏请选将益兵，以防未然，燕王不听。

却说王猛谓秦王曰：“燕国可伐，可使人去诈称报燕谢师之礼，而观其

时，然后可发兵去。”于是秦王坚遣石越聘于燕，太傅评示之以奢，尚书郎高泰曰：“越言诞而视远，乃观衅也，宜耀兵以折其谋。今乃示之以奢，益为所轻矣。”评不从，泰遂谢病归。时太后侵扰国政，委评，贪昧无已，货赂上流，官非才举，群下怨愤。尚书左丞申绍上疏，以为“宜精选守宰，并官省职，存恤兵家，使公私两遂，节抑浮靡，爱惜用度，赏必当功，罚必当罪。如此则温、猛可梟，二方可取，岂特保境安民而已”。疏奏，不省。石越见燕之衅，回奏秦王，坚大悦。

初，燕王许割虎牢以西赂秦，以退晋兵。晋兵既退，不与。秦王坚使人求其地，燕王谓曰：“行人失词。有国有家者，分灾救患，理之常也。”因是勿与。秦王坚大怒，遣王猛及将军梁成、邓羌，帅步马五万伐之，去攻洛阳，洛阳降。

### 孙盛作两晋春秋

却说晋大司马桓温闻秦王猛伐燕，急与郗超、王 等议曰：“今秦将王猛伐燕，倘其得燕，必有窥觐江南之意，以何计防之？”郗超上言曰：“可发徐、兖二州民夫，筑城于扬州广陵之地，明公以兵从镇广陵，秦虽有百万之众，不能过也。”桓温然之，即遣使发徐、兖二州民夫二万人，筑长城于广陵，未经百日筑完。桓温引众徙镇广陵。

其时，征役频繁，加之疫病，死者什四五，因此百姓怨嗟。秘书监孙盛作《晋春秋》，直书时事。史说，孙盛字安国，太原人也。博学善言，见桓温枋头之败，作广陵之城，百姓苦役，流亡将尽，故作《春秋》以直记之。桓温闻知，使人察之。使人去长沙窃访，回报曰：“《春秋》内尽枋头之事，道明公进无威凤来仪之美，退无鹰 搏击之用，徘徊湘州，将为怪鸟。”桓温大怒曰：“虽有此失，安可书吾过事！”言讫，唤从事王 至曰：“你代我往长沙巡按，收孙盛父子前来，改却枋头一事，免被后代讥议。”于是王 领命，带随从人至长沙，称孙盛受百姓赃私，朝廷闻知，使收之，乃以槛车收盛父子到广陵。桓温问盛曰：“汝作《春秋》，吾与汝无仇，何敢直尽吾失。”盛答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事，以正王法，安敢私意。韩信佐汉，亦尝败于楚，孔明兴蜀，亦曾败于吴。枋头一失，书之无事，明公何故发怒也？”温无以对，命左右放释之，喝其出去，而谓盛子孙放等曰：“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言！若此史遂行，自是关君门户事耳！”其子放拜谢曰：“明公休虑，吾回请家父改之。”温始大喜，命其改易。

却说孙放出与父孙盛还家，时盛年老家居，性方严，有轨度，子孙虽斑白，待之愈峻。至是盛在家经日闲坐，其子放等率诸弟侄，乃共号泣稽颡曰：

---

观衅——伺隙而欲有所图。

梟（xi o，音消）——胜。

“桓温奸雄，世之所知，大人若不改书《春秋》枋头之事，则吾家百口必遭其害。”盛曰：“若改其事，则此史无用，后人骂吾不公，决不许之。”时孙放无奈，只得私自改之，使人送与温看，温始悦。

### 王猛举兵伐燕国

初，王猛屡劝秦王坚杀慕容垂，坚不肯，猛思一计，欲害之。至是王猛欲发兵伐燕也，故请垂子慕容令参其军事，以为乡导。将行，猛自造辞慕容垂，垂留饮酒，猛从容谓垂：“今当远别，卿何以赠我，使我睹物思人？”垂解佩刀赠之，猛受之而辞去。至洛阳，赂垂所亲，使诈为垂使者，谓令曰：“吾父子来此，以逃死也。今王猛疾人如仇，秦王心亦难知，闻东朝比来悔悟，吾今还东，汝可速发。”令得书疑之，踌躇终日，又不可审覆，乃走奔燕去。于是王猛上表称令叛状。垂惧之而忙出走，及蓝田，秦王坚知之，遣骑兵追之，为追骑所获，来见秦王坚。坚劳之曰：“卿家国失和，委身投朕，贤子心不忘本，亦各其志。然燕之将亡，非令所能存，惜其徒入虎口耳！且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卿何为过惧，而狼狈如是乎！”待之如旧，垂始安不遁。燕人以令叛而复还，疑为反间，徙之沙城。近报道秦兵王猛攻打洛阳，洛阳守将武威王筑闻知大惊，乃使人入朝取救兵。燕王 闻知，心下大惊，急宣太傅慕容评问之。评曰：“陛下高枕无忧，臣自遣将点兵拒之。”言讫，评与乐安王臧，点起精兵二十万，来救洛阳。乐安王臧自新乐发兵一万人，进屯荥阳，猛遣梁成、邓羌击走之。燕州刺史、武威王慕容筑被猛围在洛阳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及闻臧败，乃开城门出降。猛纳之，安抚军民，乃将兵七千而去，留邓羌镇金墉，以桓寅代羌戍陕城而还。秦王坚因猛伐燕有功，以猛为司徒、录尚书事，封平阳郡侯。猛固辞曰：“今燕、吴未平，戎车方驾，而始得一城遽受三事之赏，若克殄二寇，将何以加之？”坚曰：“苟不暂抑朕心，何以显卿谦光之美！”遂寝司徒、尚书之命。

五月，慕容令自度终不能免，密谋起兵，沙城中谪戍士数千人，皆厚抚之，帅以东袭威德城，据之。诸戍皆应。勃海王亮镇龙城，令将袭之。将袭龙城，亮弟慕容麟遂使其下杀令，死之。

秦王猛督诸军复伐燕，秦王坚送猛于灞上曰：“今委卿以关东之任，当先破壶关，平上党，长驱取邺，所谓‘疾雷不及掩耳’。吾随亲督万众，继卿星发，舟车粮运，水陆俱进，卿勿以为后虑也。”猛曰：“臣杖威灵，奉成算，荡平残胡，如风扫叶，不烦銮舆亲犯尘雾，但速敕所司部置鲜卑之所。”坚大悦而返。

六月，王猛与邓羌、杨安等以兵大进，来过壶关。壶关守将田明闻秦兵至，乃移兵出屯城外。次日，正在寨中纳闷，忽报正南上秦兵到了，旗上乃大将杨安。田明乃令军马尽出，亲与杨安对阵。两军对圆，田明横枪立于阵前。秦军中杨安跃马而出，手执钢刀，厉声大骂：“逆贼！敢拒天兵！”

田明大怒，挺枪跃马，直取杨安。两马相交，斗不数合，田明被杨安一刀砍于马下。燕兵大败而走，安率众赶散残兵。次后，王猛大驱军马杀过壶关城，所过郡县皆望风降附，因此燕人大震。

却说黄门侍郎封孚问司徒长史车胤曰：“今秦伐燕，事将何如？”胤叹曰：“邺必亡矣！吾之家属，今在南平，兹将为秦虏。吾验古，然越得岁星而吴伐之，卒受其祸。今福德在燕，秦虽得志，而燕之复建，不过一纪耳。”

《左传》昭三十二年，吴伐越。史墨曰：“不及四十年，越其有吴乎！越得岁星而吴伐之，必受其凶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此年岁星在星纪。星纪，乃吴、越之分也。岁星所在，其国有福。吴先用兵，故反受其殃。”哀二十二年，越果灭吴。索隐云：“天官占云：岁星，一曰应星，一曰纪星。岁星乃东方木之精，苍帝之象也，所在之国不可伐，可以伐人。”

史说，车胤字武子，南平人。恭勤不倦，博览多通。家贫无油，夏月常取练囊盛萤火数十以照书，以夜继日而读。及长，风姿美朗，机悟敏速，甚有乡曲之誉。先，桓温在荆州闻名，引为主簿，稍迁别驾、征西长史，朝廷知名。又迁司徒长史。又善于赏会，每盛坐大宴而胤不在，众嘉宾皆云：“无车公不乐矣。”又善天文，是时，秦兵伐燕，封孚故以问之，后果应其所言。

九月，秦将王猛进兵潞州。时燕王使太傅慕容评以四十万兵至，先立大营，而谓者将曰：“燕兵虽众，而勇猛不及秦军；秦军虽精壮，而粮草不如吾兵。秦军无粮，利在急战；吾兵有靠，宜且缓守。今王猛悬军深入，不如持久，待其粮尽而击之，则秦兵自败矣。汝等各使军人守住险隘，不许擅战。”时燕王慕容 闻知，使人催战。

### 邓羌寝协司隶战

却说秦杨安攻燕晋阳，久未下。猛闻知，乃遂引兵助攻，使人暗掘地道；又使将军张蚝帅壮士数百，潜入城中，大呼斩关，纳秦兵，遂入晋阳。时评屯潞州，猛进兵与相持，遣将军徐成探燕军在何所，期以日中还，及昏而返。猛欲斩之，邓羌固请曰：“成，羌郡将也，愿与效战以赎罪。”猛弗许。羌怒还营，严鼓勒兵，将攻猛。猛慌赦之。羌诣猛谢过，猛执其手曰：“吾试将军耳。将军于郡将尚尔，况国家乎！”猛闻评为人贪鄙，障固山泉，鬻樵及水，积钱帛如丘陵，士卒怨愤，莫有斗志。猛闻之，笑曰：“慕容评真奴才，虽亿兆之众不足畏，况数十万乎！”遣将军郭庆帅骑五千，夜从间道出评营后，烧评辎重，火见邺中。燕王急问左右。近臣奏说：“太傅评贪鄙，障固山泉，鬻樵及水，积钱帛如山，士卒怨恨，不有斗志，被秦人放火烧去辎重。”大惧，遣使让评曰：“府库之积，朕与王共之，何忧于贫？若家国丧亡，王持钱帛欲安所置乎！”乃命其悉以钱帛散与军士，且趋使战。评大惧，请战。猛陈于渭源，而誓之诸将士曰：“王景略受国厚恩，任兼内外，今与诸君深入贼地，当竭力致死，有进无退，共立大功，以报国家。受爵明

君之朝，称觞父母之室，不亦美乎！”众皆踊跃破釜弃粮，大呼竞进。

猛望燕兵之众，谓邓羌曰：“今日非将军不能破劲敌，将军勉之！”羌曰：“若能以司隶见与者，公无以为忧。”猛曰：“此非吾所主，必须主上许也。必以安定太守、万户侯相处。”羌不悦而退。俄而兵交，猛召羌，羌寝弗应。猛驰入卧所就许之。羌乃起，大饮帐中，与张蚝、徐成等跨马运矛；又呼左右以美酒二壶至，一饮而尽。羌即时披坚执锐上马，与副将张蚝、徐成等大喝一声，运矛驰杀，奔入燕军，燕军人迎人死，马遇马亡，往来冲击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搴旗斩将，杀伤甚众。时羌在于燕军寻杀太傅慕容评，正遇着燕将李已，两马交战，未上五合，已被邓羌一矛刺死于马下；又杀入阵，遇着燕将吴进又战，战上二十余合，吴进亦被邓羌杀死。混战一日，燕兵大败。当慕容评见前军大败，引后兵忙退，走还潞州西坪，收军，折去燕兵二十万余人。正欲下营传餐，秦将邓羌以又得胜之兵来追至此，又大战一阵，俘斩燕兵五万余人。残兵无心恋战，各自望风溃逃，于是太傅慕容评被羌兵杀得单骑逃命，走还邺城，被王猛大驱军马，连更带夜，追至邺城，离东门五里外屯扎。次日，麾兵围住邺城。

却说太傅慕容评单骑走回邺城，入见燕王 曰：“秦兵强盛，不能抵当，致被杀伤众军，臣独自回来邺城。”燕王 曰：“似此大败，急生退得秦兵？”评曰：“不如坚守，待其粮尽击之，方可退得。”燕王 曰：“如此，卿火速调拨军马守城。”言未了，各门军士入报，秦兵围城。于是慕容评急出点兵守住各城池，亦不出战。

却说秦王苻坚闻知使人回报王猛大捷，克陷洛阳，长驱大进，秦王坚留李威辅太子摄政，乃自帅精兵五万余人，带权翼为先锋，亦赴邺城。王猛出帐远迎入军中曰：“臣托陛下洪福，诸将虎威，先克洛阳，后拔壶关，所过郡县，皆望风归降，何劳大王车驾来临？”秦王坚曰：“闻卿孤军深入，朕忧寡不敌众，故以兵来接应。”是日，王猛设宴为秦王洗尘，饮至半夜，方各歇息。

次日，商议攻城，秦王坚曰：“可速攻之。”于是王猛传令军中，装起云梯四十乘，每梯上可容数十人，周围用板遮护，下以轮推之；每一门，各用云梯十乘，梯上军以箭射之，下面众军各抱短梯软索，只看城上擂鼓，乘势便上。此时，慕容评见秦军中装起云梯，四面攻来，已预先办下弓箭，唤军士四百人分四门，各执火箭，待云梯近城，一齐射之。王猛自料城中无备，大拥云梯四面竞进，将近壕边，火箭齐发，云梯皆着烧之，城上矢石如雨，秦兵不能前进。王猛怒曰：“汝能烧了吾云梯，须无解冲车之法。”令军中连夜排冲车。次日，四面擂鼓，呐喊而进。评急令运石盘、石磨，用藤绳穿，飞击冲车，其车皆折。王猛又取井阑百尺，以射城中，又驱兵运土填壕。评又于城中筑起重墙以御之。王猛见攻不透，令徐成引三千镞 军，填断壕堑之处，暗掘地道，欲从城中踊出。评先于城中挑掘重壕，横截之，于是地道军又不得进。昼夜相攻二十余日，无计可施。王猛在寨中纳闷，忽报正北门

攻城军人拾得降书一封，王猛将来书拆开看时，乃燕王手下散骑常侍徐蔚的降书，约定是夜开北城门，与秦军入城。猛观之大喜，下令军人各各披挂伺候，夺门入城。

却说徐蔚与诸人数百，各严装饱食，至黄昏俱上马，大喊一声，杀出北门，边将守城军尽皆杀讫，以铁斧砍断铁锁，打开城门。王猛听见城中大喊，俄而城门大开，王猛麾兵杀入城去，城中大闹。

却说太傅慕容评见秦兵入城，忙入宫见燕王 曰：“今散骑常侍徐蔚谋反，开城门降秦。今秦兵已入城了，请陛下火速与臣引禁兵走回龙城。”大惊，领后妃俱各上马。慕容评持枪跃马，当先杀出西门，正遇秦将王重，交马便战。战十余合，评奋力刺杀王重于马下，保护燕王 而行。时秦王苻坚入城，传令诸军不许妄杀百姓，于是出榜安民。次日，入殿升位，慕容垂见燕公卿及故僚吏有愠色，高弼密言曰：“今虽国家倾覆，安知其不为兴运之始耶！宜恢江海之量，慰结其心，以立覆篑 之基，成九仞之功，奈何以一怒捐之？”垂悦从之，随众而入。

### 秦苻坚赦燕王

坚闻燕王 与慕容评走奔龙城，急唤游旗左右将军郭庆、巨武以兵万五千来追。郭庆以兵追至高阳，慕容评见后有追兵大至，自军不满一千，乃单骑自逃性命，往北去讫。郭庆追至，杀散燕兵，巨武执住燕王慕容 缚之。燕王 喝曰：“汝何小人，敢缚天子！”巨武曰：“梁山巨武，受诏缚贼，何谓天子耶！”言讫，把 缚之，与郭庆收军，解 回邺城，入见秦王坚。坚曰：“吾以兵到此，汝何不降，反逃走乎？”燕王 曰：“狐死首丘，吾欲效之，归死于先人之坟墓耳。”苻坚哀之，命放释之，而谓曰：“你可还宫，率文武出降，免汝之罪。”因此 入宫，召集文武百官，出降于秦王苻坚，苻坚皆赦之。燕太傅慕容评走奔高句丽，高句丽执送于秦。凡得郡百五十七、县一千五百七十九，户二百四十六万，口九百九十九万。以燕宫人珍宝，分赐将士。评之败也，初，琛为使往秦归， 疑梁琛与秦谋，收系狱。至是，坚召释之曰：“卿不能见机而作，反为身祸，可谓智乎？”琛对曰：“臣闻‘几者功之微，吉凶之先见者也’。如臣愚暗，实所不及耳！为臣莫如忠，为子莫如孝，是以烈士临危不改，见死不避，以徇君亲。彼知几者，心达安危，身择去就，不顾家国，臣即知之，尚不忍为，况非所及耶！”坚又闻悦绾之忠，恨不及见，拜其子为郎中。坚以猛为使持节、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、冀州牧，镇邺，悉以评第中之物赐之。守令有阙，令以便宜补授。将士封赏各有差，州县守长，皆因其旧。以燕申绍与韦儒俱为绣衣使者，循

---

覆篑（kuì，音愧）——喻积小成大。

狐死首丘——传说狐狸将死，头必朝向它所窟藏的山丘，喻不忘本或对故乡的思念。

行关东，观省风俗，劝课农桑，赈恤穷困。收葬死亡，旌显节行。燕政有不利于民者，皆变除之。

十二月，秦王坚恐旧燕主 为患，乃迁慕容 及其百官，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。王猛上表留梁琛为主簿，坚从之。次日，与僚属宴，语及燕使，猛曰：“人心不同，昔梁君专美本朝，郝君微说国弊。”参军冯诞曰：“敢问取臣之道何先？”曰：“知几为先。”诞曰：“然则明公赏下公而诛季布也。”猛大笑而已。秦王坚封 为新兴侯，以评为给事中，皇甫真为奉车都尉。燕故太史黄泓叹曰：“燕必中兴，其在吴王乎！恨吾老，不及见耳！”

初，燕以宜都王桓将兵为评后继，闻败，走和龙，攻辽东，后降秦。秦追击而杀之，留其子凤，年十一，阴有复仇之志。鲜卑、丁零有气干者，皆倾身与之交。权翼见谓曰：“儿方以才望自显，勿效尔父不识天命！”凤厉色曰：“先生欲建忠而不遂，此乃人臣之节。君侯之言，岂奖劝将来之义乎！”翼敛容谢之，次日，入言于坚曰：“凤慷慨 有才器，但狼子野心，恐终不为人用耳，宜速除。”坚不听。

### 王猛辞赏不受封

前燕始慕容 ，以武帝太康六年称公，至 四世。 在位十一年，至此太和五年，被秦主灭之。自 至 ，共八十五年耳。

却说秦王苻坚既克燕京，已定，改号建元六年，大赦秦境。封邓羌为司隶校尉，及杨安、徐成、张蚝等为大将军。进王猛为清河郡侯，又加为丞相，都护中外诸军事，时王猛表固辞，不肯受职。秦王坚谓王猛曰：“卿昔螭蟠布衣，朕龙潜弱冠，属世事纷纭，朕奇卿于暂见，拟卿为卧龙，卿亦异朕于一言，回《考》之雅志，岂不精契神交，千载之会！虽傅岩入梦，姜公悟兆，今古一时，亦不殊也。今天下向定，彝伦始叙。朕且欲从容于上，劳卿心于下，弘济之务，非卿而谁耶？四辞亦不许耳！”王猛曰：“陛下仁德播及尧、舜，名姓已应图讖，有天之福，得获燕邦。而燕京之克，乃将佐之力，群师之能，则小臣何功之有，敢受此禄也。”猛至再至三，固辞不受。秦王坚重四重五，要其受之，王猛终不受。猛为政公平，拔幽滞，显贤才，外修兵革，内崇儒学，劝课农桑，教以廉耻。于是兵强国富，垂及升平，猛之力也。

却说秦王苻坚既得邺都，朝夕与群臣狩于西山，乐而忘归，旬余不返宫内。当伶人王洛叩马谏曰：“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万乘之主，行不履危。

---

慷(kāng, 音康)慨——充满正气。

螭蟠(chī pán, 音吃盘)——均指龙。

傅岩——殷傅说(yuè, 音月)筑于傅岩之野，为武丁访得，得以为相。

姜公——姜太公。

故文帝驰车，袁公止辔；孝武好田，相如献规。陛下为苍生父母，何可盘于游田？若祸起不测者，其如宗庙何！其如太后何！”秦王坚大悦曰：“昔文公悟愆于虞人，朕今闻罪于王洛，是吾之过。”言讫，重赏王洛，即驰还宫内，自是以后，遂不复猎。秦王坚欲以兵讨凉州，恐劳伤军民，乃命王猛为书谕天锡。猛遣人送书与天锡曰：

昔贵先公称藩刘、石者，惟审于强弱也。今秦之威，旁振无外，关东既平，将移兵河右，恐非六郡士民所得抗也。君能首降，可保境禄无危。

天锡得书大惧，遣使称藩于秦。秦王坚复使人拜天锡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

辛未，咸安元年（秦建元七年），正月，秦王坚与丞相王猛商议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，处乌桓于冯翊、北地，丁零、翟斌于新安、渑池。却说吐谷浑王辟奚闻秦王坚灭燕，恐其来攻，乃遣使献马千匹，金银五百斤于秦。秦以辟奚为潞川侯。辟奚好学，仁厚而无威断。第三弟专恣，国人患之。长史钟恶地与司马乞宿云，收杀之。辟奚由是发病恍惚，命世子视连曰：“吾祸及同生，何以见之于地下！国事汝自治之，吾余年残命，寄食而已。”遂以忧卒。视连立，不饮酒游畋者七年，军国之事委之将佐。恶地谏以为人主当自娱乐，建威布德。视连泣曰：“孤自先世以来，以仁孝忠恕相承。先王念友爱之不终，悲愤而亡。孤虽纂业，尸存而已，声色游娱，岂所安也！威德之建，当付之将来耳。”

时王猛以潞川之功，请秦王坚以邓羌为司隶。秦王坚下诏曰：“司隶之职，董牧皇畿，吏责甚重，非所以优礼名将。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，实贵之也。羌有廉、李之才，朕方委以征伐之事，北平匈奴，洗荡杨、越，羌之任也。司隶何足以婴之！其进号镇军将军，位特进之。”羌虽不悦，无敢忤旨。

### 桓温废主立新君

十月，晋大司马桓温闻秦破燕，遂合参军王、桓伊引兵乘衅而入，攻寿春。寿春守将袁瑾闻燕已灭，恐孤不敌，乃守城求救于秦。兵未至，攻陷其城，执袁瑾而归。王、桓伊分兵戍守，勒兵还镇，来见桓温，称克寿春之捷。温大喜，益重王、桓。时温恃其才略位望，有阴蓄不臣之志，尝抚枕叹曰：“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！”时术士杜灵能知人贵贱，温召问之。灵曰：“明公勋格宇宙，位极人臣。”温不悦。而温意欲先立功河朔，以收时望，还受九锡。及被枋头之败，威名顿挫。今克寿春，次日，聚集诸将，因谓参军郗超曰：“今克寿克，足雪枋头之耻乎？”超曰：“未也。”久之，温不悦，命诸将各散，因留郗超于中军同宿，问曰：“吾意欲立霸王

---

袁公——当指袁盎，汉文帝迁淮南王于蜀，盎谏不听，王至雍病死，盎又请立子三人为王，遂名重朝廷。

相如——司马相如，汉武帝时因献赋被任命为郎。曾写子虚、上林、大人等赋。

虞人——古代掌山泽苑圃、田猎的官。

之基，君有何谋可指教之？”郗超曰：“明公当天下之重任，今以六十之年败于大举，不建不世之勋，不足以镇愜民望。”温曰：“然则奈何也？”超曰：“明公不为伊、霍之举者，无以立大威权，镇压四海。明公何不效伊、霍故事，入朝奏太后，废奕帝，立会稽王昱，行周公居摄之事，则威权复长，大业成矣。”温曰：“其计大善，奈奕帝守道，恐招时议。”超曰：“不诬其过，焉能废立。宫门重闭，床第易诬，言帝为阉，废必成矣。”温从之。二人计议已定。

次日，桓温领诸将佐，带铁甲军一万，离广陵入建康，于省中设宴，会集公卿，令郗超将甲士千余侍卫左右。是日，太傅与百官皆到，酒及数巡，温按剑曰：“大者天地，次者君臣，所以为治。今皇帝先在藩痿疾为阉，难以奉宗庙之主。吾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废帝为东海王，立会稽王为君，汝大臣意下如何？”群臣惶怖莫敢对。群臣半时方应曰：“太甲不明，放之桐宫；昌邑有罪，霍光废之。今上富于春秋，未有不善，请再议也。”温曰：“竖子！天下事在我，我今为之，谁敢不从！将谓我剑之不利也，敢有阻大议者，皆按军法。”百官振栗。忽又一人出曰：“公阿衡皇家，当倚傍先代霍光故事耳。”温视之，乃抚军将军王彪之也。温悦之而谓曰：“卿言达理。”史说，王彪之字叔武，年二十，须鬓皓白，时人谓之王白须。当彪之全无惧色，而群臣咸惧，皆云一听尊命。

至十一月朔，桓温令郗超带甲士五千人入太极前殿，请太后出殿，奏曰：“奕帝先居在藩夙有痿疾为阉，不堪嗣统，难奉宗庙。臣与群臣商议，依伊、霍故事，请懿旨废奕帝为东海王，立会稽王昱，以承大位。”后惊曰：“何得是言？既有痿疾，为何其美人田氏、孟氏生有三男耶？”温曰：“臣窃闻朝野老少皆言，三男是奕帝亲幸嬖人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等之子。既无此情，如何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参侍内寝，不出宫乎？”太后亦惑之曰：“既有其事，任卿主意。”因此温请太后归宫，即使散骑常侍刘享以甲兵五百入宫，收帝玺绶。奕帝不敢推辞，即取付之与享，享持出与温。温与群臣出迎会稽王司马昱入殿，请上御座，温与群臣拜舞，皆呼万岁。礼毕，上号太宗简文皇帝，以辛未为咸安元年。

却说文帝名昱字道万，乃元帝少子。初，封会稽王，及此桓温废奕帝，乃迎而立之，在位二年，后寿五十三岁而崩。桓温又奏请封奕帝为东海王，命别迁置，文帝从之。

却说奕帝被废，朝罢入内，着白裕单衣，领宫属步下西堂，乘犊车出宫，涕零如雨。群臣拜辞，莫不欷送其离矣。至十二月，桓温又奏文帝曰：“今废东海王，宜依汉昌邑王故事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乃改封东海王为海西郡公。时桓温又奏曰：“奕帝已废，今武陵王司马见执大兵，倘有异，难以制之。今幸未朝，请陛下诛之。”文帝曰：“武陵王无罪，不许杀之。”温曰：“若

---

床第(z, 音子)——言男女之事。

不杀，臣恐后变。”帝曰：“待其变而诛之。”温至再至三，奏诛武陵王，文帝不听。次日，下王诏报曰：“若晋祚灵长，公便宜奉行前诏；如其大运去矣，请避贤路。”温览之，流汗变色，不敢复言矣。

桓温自废立之后，威振内外，文帝虽处尊位，拱默而已，及出朝，侍中谢安见而遥拜。桓温曰：“世卿何事乃尔？”安曰：“方今天下，别无英雄，惟明公耳。历古以来之将相，未有君拜于前，臣揖于后。若非明公之功德震于四海，岂有其敬耶！今明公盛德巍巍，虽伊尹、周公，莫可及也。”温曰：“焉敢望此？”安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也。”由然桓温遂悦谢安。次日，入朝奏文帝，以谢安为大司马，帝从之。而安受职，亦奏帝降诏，加封桓温为丞相，留京师辅政。桓温奏曰：“臣本宜在朝以奉陛下，奈姑孰一郡，乃国之障屏，今秦之方强，常有窥觎之意，倘若有失，江南难定也，臣请还镇。”文帝曰：“丞相乃朕股肱，离之何忍，可留京师同辅朝政。”温曰：“臣犹在外把拒秦寇，胜在朝廷。”言讫，拜辞文帝，即出朝门，领诸将佐还姑孰，百官皆送起程。温归后，以郗超为中书侍郎，凡事表奏，温常使其入朝探听事因，往来朝廷。自此后，温名复振。当是苻感守太微端门，逾月而海西废。至是又逆行入太微，文帝甚恶之，谓中书侍郎郗超曰：“命之修短，本所不计，故当无复近日事耶？”超曰：“大司马臣温，方内固社稷，外恢经略，非常之事，臣以百口保之。”超以温故，朝中皆畏事之。谢安常与左卫将军王坦之共诣超，日旰未得前。坦之欲去，安曰：“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？”

壬申，二年（秦建元八年），时当南郊，祭祀天地，文帝欲大赦天下，王彪之奏曰：“中兴以来，郊祀往往有赦，愚意常谓非宜。何者？黎庶将谓郊祀必赦，至此时凶愚之辈，复生侥幸之心矣。”帝从之，因此不下赦耳。

## 文帝崩立孝武曜

文帝有疾将危，命近侍书诏，召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。时谢安、王坦之二人入内视疾，帝曰：“朕今不苏，今遗诏与大司马，令其依周公居摄故事。汝二人尽忠王室，同佐吾儿。”谢、王二人闻帝以诏遗桓温行周公居摄事，王坦之即取其诏于帝前毁之，曰：“此事不可行，若行其事，晋祚必移矣！”帝曰：“天下，傥来之运，卿何所嫌！”坦之曰：“天下，宣、元之天下，陛下何得专之，轻以与人。”帝始曰：“从卿改之。”坦之改诏，以大司马桓温行诸葛武侯丞相故事，把与帝观。帝观数四讫，度与谢、王二人受之。时桓温既使文武之任，屡建大功，加以废立，威处内外，帝虽处尊位，守道而已，常惧废黜。大司马、长史顾悦之与文帝同年，而发先白，侍疾左右。帝问悦之曰：“卿与朕同庚，而发何如早白？”悦之对曰：“松柏

---

日旰（gàn，音干）——日已晚。

傥来——无意得到的。

之姿，经霜犹茂；蒲柳之质，望秋先零。”文帝大喜其对，以此重之。时中书侍郎郗超请帝省其父，帝谓之曰：“致意尊公，家国之事，遂至于此，由吾不能以道匡卫，叹息之深，言何能谕！”因咏庾阐诗云：“志士痛朝危，忠臣哀主辱。”遂泣下沾襟。帝虽神识恬畅，而无济世大略，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，清谈差胜耳。不数日，文帝既崩世，百官举哀发丧，殡葬高平陵。当群臣疑惑，未敢立嗣。次日，侍中谢安聚集文武百官于朝堂而谓曰：“今孝文崩世，宜立太子登基，诸君计议如何？”群臣皆对曰：“此须待大司马桓温至处分，我等不敢定义也。”当廷尉王彪之正色谓众曰：“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。今天子已崩，太子代立，大司马何容得异！若先向咨，必反为所责矣。”谢安曰：“王叔武之言是也。”于是群臣莫敢逆之，乃请太子司马曜登皇帝大位，群臣皆呼万岁。礼毕，改元宁康，以谢安为大司马，以王彪之为尚书令，二人总摄内外，共掌朝政。时宫室朽败，谢安欲更营建宫室，与彪之商议，彪之曰：“强寇未殄，正是休兵养士之时，何可兴费工力，劳扰百姓耶！”安曰：“宫室不壮，后世谓人无能。”彪之曰：“任天下事，当保国宁家。朝政惟允，岂以修屋宇为能耶？”因此不营建宫室。

按：烈宗孝武皇帝名曜字昌明，简文帝太子也，在位二十四年，后为张贵妃所弑，寿三十五岁。

却说秦王苻坚以王猛功高，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王猛不受固辞，辞章三四上。秦王坚不许，曰：“朕方混一四海，舍卿谁可与者？卿之不得辞宰相，犹朕不得辞天下也。”于是猛为丞相，坚端拱于上，百官总己于下，军国之事，无不由之。猛刚明清肃，放置尸素，显拔幽滞，劝课农桑，练习军旅，官必当才，刑必当罪。由是国富兵强，战无不克，秦国大治。坚敕太子宏及长乐公丕等曰：“汝事王公，如事我也。”

阳平公融年少，为政好新奇，贵苛察，治也则终。申绍数规正，导以平和，融虽敬之，未能尽从。后绍出为济北太守，融屡以过失闻，数致谴让。融先因不用绍言，尝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，问绍谁可使者。绍曰：“燕尚书郎高泰，清辩有胆智，可使也。”融使泰至长安，见猛曰：“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，齐宣王以稷下垂声：今阳平公开建学宫，乃烦有司举劾。明公愆劝如此，下使何所逃罪乎！”猛曰：“是吾过也。”事遂释。猛因叹曰：“高子伯岂阳平所宜吏乎！”言于秦王坚。坚召见，问以为治之本。泰曰：“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审举，审举在核真。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。”坚曰：“可以操约而理博矣。”以为尚书郎，泰固请还朝，坚许之。坚闻桓温废晋帝为海西公，谓群臣曰：“桓温前败灞上，后败枋头，不能思愆免退，以谢百姓，方更废君以自悦。六十之叟举动如此，将如四海何！谚曰‘怒其室而作色于父’者，其桓温之谓乎！”群臣皆服其论。时王猛为丞相，百姓丰乐，自长安至于诸州，皆夹路树槐柳，二十里一亭，四十里一驿，行者取给于途，工商负贩皆集于道。百姓歌之曰：“长安大街，夹树杨槐。下走朱轮，上有鸾栖。英彦云集，诲我氓黎。”因是长安老少，皆乐念之。

却说秦王苻坚封弟苻融为冀州牧，令出守其地。融促装停宿灞上，明日欲行。母后苟氏甚爱苻融，不舍其别，其夜私自离宫，来至灞上祝子苻融，出外自要保重。其夕，秦王坚与太史令愧延同宿前殿，当太史令愧延起观天象，忽后妃星暗，因上表奏秦王曰：“今夜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，左右阍寺不见，主后妃移动之象。”秦王坚大惊，至天明入宫推问时，苟太后在灞上看苻融冀州去了，方回宫内。左右侍候宫人始知，闻秦王审问，即以此事启知。秦王坚曰：“天道与人何其不远焉！”因此遂重星官。时太史令张孟又奏曰：“臣掌司天，昨夜彗起尾箕而扫东井，此乃燕灭秦之象。今慕容垂父子在此，臣恐不利社稷，请早除之。”秦王坚曰：“今天下大定，谁敢有贰？卿莫说害忠良也。”当阳平公苻融上请除之，坚曰：“朕方混一，以六合为一家，视夷狄为赤子，汝宜息虑，勿怀耿介。夫惟修德可以禳灾，苟能内求诸己，何惧外患乎。”由是不纳，更以慕容为尚书，以慕容筑为京兆尹，慕容冲为平阳太守。冀州牧苻融闻知，上疏谏之，秦王坚弗听。忽光明殿上有人大呼，谓苻坚曰：“甲申乙酉，鱼羊食人，悲哉无复遗。”秦王坚命近侍执之，俄而不见，坚甚疑之。

### 王谢新亭迎桓温

癸酉，宁康元年，二月，谢安与王坦之同群臣商议，使人持孝书报知丞相桓温。使人临行，谢安密嘱，若问，如此如此对之。使人得其语，来姑孰呈上孝书。桓温读讫，问曰：“文帝临崩，有何遗诏？”使人曰：“圣上崩世，遗诏国家之事，一禀于丞相，嘱咐太子登位，敬丞相如诸葛武侯丞相故事，别无余言。”温因是令使人还，使人去讫。丞相桓温既知文帝崩世，群臣立太子登基，心中大怒，恨文帝曰：“汝乃会稽散人，吾立汝为帝，临终当禅位还我尔。不然，以吾为周公居摄事，何如遗诏为诸葛武侯故事也。”遂问计于郗超。郗超曰：“帝遗诏以丞相为诸葛武侯故事，却是虚谬，必是谢安、王坦之之谋。丞相来日收拾入朝，先使人去京师，入内召谢安、王坦之二人，自来新亭候接，同议攻北大谋，二人欣然肯来，必无他意。若是不到，必有谋故，入朝先收此二人，然后废武帝，大事定矣。”温曰：“倘二人来，如何区处？”超曰：“丞相于中置壁衣，埋伏刀斧手于两边，我在帐后，观其言语动静，如不善，即呼刀斧手出杀之。如无拒丞相之意，不可妄行，恐失民望，宜与之好，同入京师，把握朝权，待其加公九锡，然后可议大谋。”温曰：“然。”计议已定，使人入朝召王、谢二人迎至新亭，同议国事；一边收拾军马起程，称说来赴山陵，止停新亭以待二人。

却说孝武帝设朝，文武班齐，万岁礼毕。忽近臣奏大司马桓温有使至，称其来赴山陵及朝新帝，召谢安、王坦之二人来新亭待接，其余群臣十里外

迎。帝谓谢安、王坦之曰：“今大司马来朝，召卿二人必有他故，此事如何？”时群臣皆曰：“今桓温来朝，必有异心，故召王、谢二人先至新亭害之，然后来篡大位。望陛下陈兵以备，休使谢、王二人远迎。”当王坦之心中甚惧，曰：“此事实真，若臣等去接，正中其谋。”只有谢安神色不变，谓坦之曰：“若依君等与群臣之议，则误国家之大事，反危社稷也。桓温虽有不臣之志，未敢便行。彼疑有遗诏封他九锡，恐吾二人藏之，故召吾二人问明。吾与君不去，温疑是实，必背朝廷。晋祚存亡，决于此行！”帝意遂决，曰：“二卿可行去迎。”群臣曰：“谢、王二公去，臣等亦请同行。”帝曰：“若有不礼，君等速使人先报宫庭，以备不危。”群臣曰：“然。”因此谢安、王坦之与群臣同行。时御史中丞高崧戏谓谢安曰：“卿屡违朝旨，高卧东山，诸人每相与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将如苍生何！今日之危，百姓亦将如卿何！”安虽有愧色，亦谓崧曰：“桓温剑虽云利，不能便诛吾也。吾岂比深源睥睨社稷，闻难欲去位以避之，君何相嘲耶？”言讫，与坦之接至新亭，坐候一时，桓温与诸将至。其时日已落西，温军将下住矛营安歇。次日，桓温令郗超坦伏刀斧手于帐两边，超伏于帐后，以听谢、王二人动静。谢安、王坦之二人先进，入见桓温，各施礼毕。温命二人坐，坦之惊得流汗沾衣，倒执手版；安从容就席，谈笑自若。安坐定，窃见壁衣中皆伏刀斧手，安笑谓桓温曰：“安闻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，明公何须壁后置人耶？”温笑曰：“正自不能不尔耳。”温因此遂命刀斧手退。郗超正卧帐后，听谢、王二人言语，忽然风起吹动帐开，谢安视见笑曰：“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，何如不出一见？”超慌忙走出相见，各施礼讫，远远坐住，是以不能行计，只得相陪。当谢安言于温曰：“先帝崩世，遗诏明公行诸葛武侯丞相故事，我等正欲涓吉迎接乘舆入朝辅政。今幸丞相车驾来临，迎接不及，望丞相恕愆。”温曰：“吾有何德，敢慕武侯。”安曰：“丞相盛德巍巍，何谓无也，虽伊尹、周公，弗能及耳。”因此安与温欢悦攀话，笑语移日。当温又问曰：“先帝已崩，君等以何议谥？”安曰：“臣等以其手易不訾曰简，慈惠爱民曰文，谥为简文帝耳。”言讫，安取自所作谥议与温，看讫，温以其谥议示群下曰：“此谢安石碎金也。”众曰：“果经天纬地之才。”因谈论至日入。谢安与王坦之二人拜辞而出，桓温亦送出。百官皆拜于道侧，温命百官入中军相见。时百官入中军，见温中军大陈兵卫，百官朝士有位望者，皆战惧失色，只得入见。拜礼毕，温曰：“劳汝百官远迎，即便还朝，免此伺候。”于是百官等拜辞归朝。

却说桓温次日至山陵拜讫，不及入朝，忽然得病，连卧一十四日，不能起坐。晋孝武帝闻知丞相桓温寝疾不起，乃使谢安、王坦之二人来视其病，安与坦之直入卧内，二人施礼讫，曰：“连日不面公颜，何期尊体欠安？”

---

睥睨（pì nì，音辟逆）——眼睛斜看，形容高傲。

不訾（zī，音子）——这里作不思重器或不说人坏话。

温曰：“人有旦夕祸福，何能自保尔。”温又谓安曰：“孤昔灭蜀都，克寿春，多负勤劳，如江南无孤一人，正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，天下碎裂矣。今新帝登位，岂忘我之大功，而以我为丞相，未加九锡，此所以吾愧之。吾今疾作，日下就回姑孰，汝将此语与圣上达知。”安曰：“明公功盖天下，德播华夷，莫道封王，禅位皆宜。明公今还贵镇，保重尊体，我等与群臣保奏孝武，加公九锡必矣。”于是温大悦，使二人请还。谢安、王坦之直辞归去。桓温令郗超领众一同还镇。

却说谢安言于王坦之曰：“吾观丞相桓温不久必亡，始间所议九锡之事，密缓藏之在心，延而视之，只我与君知也，不可漏泄。若温病瘥，加封其王；如不起，即息其议。”坦之曰：“此计可矣。”因是二人密缓其事，延待看之。桓温还姑孰，疾转添，召弟桓冲并子桓熙至床前，嘱冲曰：“吾自总角，便知用兵之道，至弱冠屡立边功，纵横天下二十余年矣！今吾不济，托汝后事。吾世子桓熙，才弱不堪重任；四子桓，又是蠢愚，不辨菽麦；幼子桓玄，异而有意，今年五岁，汝善惜而辅之。吾死之后，汝代领其众，其权可要自执，休付他人，自取灭族之患。”言讫，泪如雨下。桓冲曰：“吾兄百世后，诸子之中谁袭兄职？”温曰：“桓玄虽幼，可以立之。”冲又问：“谢安、王坦之二人何如所在？”温曰：“渠等不为汝所处分也。”言讫而死。桓冲即时收殓殡葬，直写表申奏朝廷，乃以少子桓玄为嗣，袭封南郡公，桓冲自代温任，尽忠王室。时群下王 等，劝冲入朝，诛除朝中元宰，把执时权，冲不从。

温怀异志晋君忧，群臣常恐命难留。

谁知奸贼身亡后，直到如今骂不休。

史说，桓玄字敬道，一名灵宝，是桓温之孽子也。其母马氏与同辈尝夜坐于月下，忽见流星坠于铜盆水中，却如二寸火珠，炯然明净。同辈竞以瓢捞，独马氏得而吞之，若有感，遂有妊而生玄。玄生时有光照室，使人筮占，占者奇之，故小名灵宝。桓温甚重爱之，临终立以为嗣，时年五岁，桓冲立为南郡公。

## 苻坚举兵取汉中

却说秦王苻坚闻简文帝崩，桓温又死，遂与群臣商议取江南之计。当王猛上言曰：“江南急未可攻，宜先取汉中，以得胜之兵再取江南，可一鼓而下也。”秦王坚曰：“正合我意。”遂使邓羌为都督，徐成、杨安、张蚝为副将，领兵十万，分三队而去。次日，邓羌、杨安征西。军士分为三队，前部先锋徐成，后队张蚝押运粮草。比及起程，早有细作报入汉中。鲁荣忙使人至梁州唤弟鲁卫回来，商议退敌之策。卫曰：“汉中最险阳平关，我去右依傍林下十余个寨栅，迎敌秦兵，兄在汉宁尽发粮草应付。”鲁荣选大将杨仕、杨钦掌五千军马以助其弟，即日便起，到阳平关下寨已定，与邓羌两边

相持半月余，各不相胜。羌传令退军，徐成进曰：“贼势未必强，公何自退焉？”羌曰：“吾料贼兵每日提备，急难取胜。吾退军回，各贼必定赶之，吾分轻骑抄袭其后，胜贼必矣。”成等曰：“都督神机莫可测也。”于是令杨安、张蚝分两路，各引轻骑三千，取小路去打阳平关后，邓羌大军尽拔寨起。杨钦听知秦兵退，请杨仕商议曰：“今羌退兵，可乘势击之。”仕曰：“邓羌诡计极多，未必真实，不可追赶。”杨钦曰：“你不去，我当自去。”杨仕苦劝不从。杨钦尽起五寨人马前进，是日大雾漫漫，对面皆不相见，杨钦军至半路扎住。

却说杨安军抄过山后，见重雾垂空，又闻马嘶人语，恐有伏兵，急催人马行动，正说，走到杨钦寨前。内有些少守寨兵士，听得马蹄响，只道是杨钦兵回，开门纳之。军马一涌而入，见空寨放起火来，五寨军士尽皆弃寨而走。杨仕比及雾散之时，来探消息，五寨一齐火起，杨仕引兵来敌，与杨安战不数合，背后张蚝兵到，杨仕杀开一条路，望汉宁巴州而逃。杨钦待要回时，已被杨安、张蚝占定寨子，背后秦兵赶杀，两下夹攻，杨钦等军大溃而走，又被秦兵后追，无心恋战，领残败军投阳平关。鲁卫原来知二将败走，诸营已失，半夜弃关奔南郑巴州去讫。羌得了阳平诸寨。鲁卫、杨仕来见鲁荣，言二将失了隘口。鲁荣大怒，欲斩杨仕。仕曰：“某曾劝杨钦休追秦兵，钦不肯听从，故有此败。仕再乞一军前去搦战，必斩秦将，如不胜，愿依军令斩首阶下。”荣令即去。杨仕上马引二万军，离南郑汉宁巴州而往。

却说杨安劝邓羌进兵，羌言不可。安曰：“安乞一军，前去哨路。”羌即令安引五千骑，望南郑路上来，正迎杨仕。两军摆开，仕遣裨将昌倚出马与安交战，不两合，被安一刀砍于马下。杨仕自挺枪出，与安斗三十合以上，不分胜败。安拨回马走，仕赶来，被安使拖刀计，斩杨仕于马下，军众大败而回。羌知安已斩杨仕，即时催军直抵成都城下寨。鲁荣惊得手无措置，忙与弟鲁卫收拾库中宝物，不敢回朝，乃领从兵五千，弃城走入南蛮去讫。邓羌见鲁荣走，令诸将勿追，引众入城，分兵定守；又遣杨安与朱彤以兵二万，入寇梓潼、涪城。史传梓潼太守，姓周名 ，字孟威，素有节操。闻苻坚遣杨安等以兵来寇，恐梓潼不固，乃引众退守涪城；又忧不能保全，使副将刘仁帅步骑送母妻还南。将至江陵，却被杨安细作窃知，回报杨安。安谓朱彤曰：“今周 送母妻还国，卿领一军，星夜从间道去追获其母妻，则周 自然降矣。”彤曰：“将军帅兵向涪城，吾引一军星夜去追。”于是朱彤帅五千精兵，抄小路先抵江陵南路半日，俄顷刘仁引一千兵送 母妻到，被朱彤获之，勒兵来会杨安，同至涪城。杨安将 之母妻置城下，高叫周 曰：“君早纳降，保全母妻，不失孝道。如若不允，先杀汝母妻，即攻涪城。”周 见母亲被执，跪在城下，乃号泣谓众曰：“吾欲尽忠，奈母亲被擒，若不出降，将受刑戮。‘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’，无以报德，焉敢全忠，使母受

---

劬（qú，音渠）劳——劳累。

死，何谓孝乎！”言讫，遂下城开门纳降。因此杨安等将兵入据涪城，使朱彤押送周 及母妻与邓羌大军还京，来见秦王苻坚。坚大悦，以周 为尚书郎。 固辞不受，曰：“ 受晋国厚恩，以至今日，但老母见获，失节于此。母子获全，秦之惠也，虽公侯之贵，不以为荣，况郎任乎！”坚乃止，遂使人监视，不与还国。 每见坚或箕踞而坐，呼为氏贼。尝值元会，仪卫甚盛，坚问之曰：“晋朝视朝，与此何如？” 攘袂厉声曰：“犬羊相聚，何敢比拟天朝！”秦人见 不屈，屡请杀之，坚待之弥厚。

### 王猛疾疏谢秦王

甲戌，二年（秦建元十年），二月，孝武帝设朝，闻桓温死，降诏以谢安为总中书。时天子幼弱，外有强臣，安与坦之尽忠辅卫晋室，幸得太平。而谢安好声律，期功 之惨，不废丝竹，士大夫多效之，遂以成俗。当王坦之以书苦谏之曰：“今主上幼弱，藩臣多强，以为元宰，何如不出趋朝参政事，而嗜声律不为苍生国家之计耶！”又曰：“天下之宝，当为天下惜之，勿使弃之也。”安不能从，犹尚迭是。

乙亥，三年（秦建元十一年），夏五月，王坦之卒，少帝以谢安为扬州刺史，桓冲为徐州刺史。

六月，秦清河武侯王猛寝疾，秦王坚亲为祈郊庙，又遣侍臣祷河岳，为猛祈禳。猛疾少瘳，乃遣人入朝上疏，秦王坚开读曰：

不图陛下以臣之命，而亏天地之德，开辟以来，未之有也。臣闻报德莫如尽言，以垂没之命，窃献遗忠。伏惟陛下，威烈振乎八荒，声教光乎六合，九州百郡，十居其七，平燕定蜀，有如拾芥。夫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，是以古先哲王，知功业之不易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。伏惟陛下追踪前圣，天下幸甚！

秦王坚览之悲恸，为之流涕。是日，亲与太子至丞相府，视王猛之疾，访以后事。秦王坚与太子诸臣直入卧内，秦王坚曰：“数旬不见卿朝，谁知卿疾甚重。朕甚隐忧，代祈郊庙以庇于卿，今来视卿倘尔不豫，有何见示？”王猛曰：“陛下明见千里之外，古今兴亡必所尽知。然晋室僻处江南，乃正朔相承，上下安和，臣没之后，愿勿以晋为图。鲜卑、西羌，我之仇敌，终为人患，宜渐除之。”言讫而卒，年五十二岁。秦王坚与群臣皆大哭之。坚谓太子苻宏曰：“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？何夺吾景略之速也！”言毕又哭，命大敛葬之讫，乃大哭引太子宏归宫而去。

次日，大宛国进贡，献天马千里驹至，皆汗血、朱鬣、五色、凤鹰、麟身，及他珍异宝，五百余种。秦王坚谓百官曰：“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，咨

---

期（j，音鸡）功——丧服。

汗血——汗血马。

嗟美咏。今大宛所献之马，其悉返之，庶克念前王，仿佛古人耳！汝群臣可作《止马》诗而遣其使还国，示无欲也。”于是群臣作《止马》诗，令人领前宝物还国去讫。先是高陆人王木穿井，得龟一只，大三尺，皆有八卦，木进与秦王坚。坚命太卜以池养之，日以粟与食，及此而死。太卜奏知秦王坚，坚命藏其骨于太庙。其夜庙丞高虓梦龟谓之曰：“我本出将归江南，遭时不遇，陨命秦庭。”次日，高虓大感其梦。又有一人至，谓虓曰：“吾昨夜梦中，龟言吾三千六百岁而终，终必妖兴，亡国之征也。此梦未审主何凶吉？”虓意遂明，乃曰：“不主甚事，主国家不久衰也。汝休得漏言。”因此二人秘之，不敢出传。

却说秦王坚自平诸国之后，国内殷实，遂示人以奢侈，悬珠帘于正殿，以集群臣。尚书郎裴元略谏之。秦王坚大悦，命去其珠帘，以元略为谏议大夫。初，秦王坚母少寡，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，史官载之于史。至是，坚收起居注观之，见其事，惭怒，即焚其书，大检史官，将加其罪。时著作郎赵泉等已死，始乃止之。

### 姚萇以兵下凉州

丙子，太元元年（秦建元十二年。是岁，凉、代皆亡之僭国），却说初，张天锡杀侄玄靛自立为凉主，改元凤凰。天锡在位，荒于酒色，不亲庶务，黜世子大怀而立嬖妾之子大豫，人情愤怒。秦王坚以天锡臣道未纯，遣将军苟萇、梁熙等，将兵临西河。尚书郎阎负曰：“未可动兵，可先使人征其来京，如不朝，方可讨之。”于是坚使梁殊奉诏征之曰：“若有违命，即进师扑讨。”负、殊至姑臧，天锡会官属谋之，官属皆怒曰：“吾世事晋国，忠节著于海内，今一旦委身贼庭，丑莫大焉！且河西天险，若悉境内精兵，右招西域，北引匈奴以拒之，何遽知其不捷也！”天锡攘袂大言曰：“孤计决矣，言降者斩！”乃谓秦使负、殊曰：“君欲生归乎？死归乎？”殊曰：“君先降秦，秦王遣吾征君，君不去，莫道杀吾，其不久自将杀耳。”辞气不屈。天锡怒射杀之，其母严氏泣曰：“秦王横制天下，兵不留行，汝若降之，犹可延数年之命。今既抗衡，又杀其使者，亡无日矣。”天锡使将军马建帅众二万拒秦。三月，秦王坚闻天锡杀其使，以苟萇为扬威将军，以姚萇为扬武将军，将兵五万，前来伐凉。

史说，姚萇字景茂，乃弋仲二十四子也。兄襄死了，恐孤不能立，乃率诸弟降于苻生。苻生被杀，苻坚代位，甚亲宠萇，故使其伐凉，令其立功。此时苟萇、姚萇二将领兵直至凉州，逼城下寨。时凉王天锡方在饮酒，闻秦兵攻城，惊得面如土色，左右曰：“今秦兵甚强，难以拒敌，不如早降，以安百姓。”天锡于是令四门立起降字旗，锡引诸官开城门，面缚至苟萇寨中投降。苟萇大喜，置酒相待，次日领众入城。百姓耆老，香花迎接，苟萇以善言安慰。天锡命左右杀牛宰马，犒劳秦军，一面使人将金宝名马进贡入秦，

来降秦王坚。坚闻凉王来降，受其宝物，颁诏去凉，封锡为归义侯，抽回苟苌等三军人马，俱各还秦，自是以后，凉降于秦。

## 苻洛以兵伐北代

却说北代王什翼犍设位，聚集文武，谋议国事。却有部长长孙斤恨代王不录用己，乃私藏利刃，杂在文武班中。时代王什翼犍在御座坐议国事，长孙斤插刃直上来刺代王，当太子拓跋珪见长孙斤以刀进前，大喝：“反贼敢得无礼！”被长孙斤手起刀落，杀死太子，又来奔代王什翼犍，翼犍手无兵器，斤以刀刺中什翼犍便走，什翼犍中伤左臂。当殿下文武各拥抢进，将长孙斤缚住，代王复坐，命将长孙斤痛打一百，将出诛之。代王什翼犍见太子死了，哭无休止，乃命文官作文追谥为献明皇帝。至七月，太子妻秦氏生皇孙，代王翼犍与其取名拓跋珪。

十月，秦王苻坚大会群臣于明光殿，命文武各赋诗以进。时秦州别驾天水姜平子持诗进上，秦王坚看诗上有一“丁”字，直而不曲。秦王坚问曰：“卿诗中有一‘丁’字，如何直而不曲？”平子曰：“臣丁至刚，不可以屈，且曲下者不正之物，未足献也。”秦王坚笑曰：“卿名不虚行，义必刚也。”因擢上第。时秦王坚曰：“朕欲平一六合，何国可先？”平子曰：“北代匈奴，居我之后，宜先讨之。况卫辰为代王所逼，正使人求救于秦。”秦王坚正欲起兵，又闻平子之对，秦王坚曰：“卿言正合我意。”乃谓唐公苻洛曰：“朕闻北代君臣大乱，非汝莫能讨之。汝可同大将军邓羌、朱彤、张蚝将二十万大兵，分道去伐。”苻洛曰：“臣请就行。”于是唐公苻洛出朝，同邓羌、朱彤、张蚝将二十万大兵望北起程。时北代郡县戍守居甚密，奈兵势大，莫敢与战，皆望风逃奔。因此唐公苻洛以兵长驱大进，直至平城东，隔五十里下寨，使人打听虚实，未敢逼城。

却说北代王翼犍被长孙斤谋反，刺伤左肋，数月未瘥，闻报秦兵到，惊得举手无措，即忙使西部大人以兵二万，出城与战秦军。阵中邓羌见代兵开城出来，命军马摆开，当住三军。当时西部大人出阵，与邓羌交锋，只一合，被邓羌斩于马下。代兵败走，各奔入城，关住城门，不敢交战。代王什翼犍闻知西部大人被秦兵杀死，心中大慌，乃谓东部大人曰：“今秦兵势大，难以拒迎，此事奈何？”东部大人曰：“不如引国人走避阴山，招集败亡军士，待大王金疮疾好，再兴兵来复平阳，未为晚也。”代王什翼犍曰：“大人之谋，正合我机。”于是传令，交国人及诸部大人、三军人等，各收拾随身器物宝贝，来日开北门而逃。次日，代王什翼犍使东部大人为先锋，自领家属为后军，大开北门，冲杀出城，奔走至高车屯住。高车杂种尽叛，四面大乱，代王领兵复渡漠南，筑城居之。

---

肋——从腋下到肋骨尽处部分。

## 北使不辱君王命

却说北代王犍自避阴山，不能还国，潜然出涕，忽阶下一人进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危，亦可还国，大王何如发悲也！”代王视之，乃左长史燕凤，字子章，乃代人也。少好学，博综经史，明习阴阳讖纬，及善说辞。先，昭成素闻其名，使人以礼聘之。至，昭成待以宾礼，拜为左长史。因见秦兵不退，代王恐惧，因是进前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危。”代王曰：“卿有何谋，火速言之。”凤对曰：“今秦兵势大，何以退得，不如请降，然后别作良图，今若与战，非上策也。急作一表，与臣密入长安，奏请称为藩臣，彼必抽回其兵，方可还国。”代王曰：“此计大妙。卿此一行，休失北代之志气。”凤曰：“某若有小失，焉有面目再见大王。”代王大喜，便作表遣燕凤入秦。凤星夜到长安，先见太尉权翼众大臣了。次日早朝，翼奏北代遣左长史燕凤上表称藩，秦王坚曰：“此必解吾兵之厄也，交宣凤入。”凤入，拜舞已毕，呈上表文。秦王览表讫，笑曰：“代王何如人也？”凤曰：“宽和仁爱，经略高远，一时雄主也，常有并吞天下之志，亦有统一六合之心也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卿辈北人，无刚甲利兵，敌弱则进，敌强则退，安能并兼，而卿过奖之言，何此大耶！”凤曰：“北人壮悍，上马持三丈矛，驱驰若飞。主上雄隼，率服北土，控弦百万，号令若一。军无辘重樵之苦，轻行速捷，因敌取资，此南方所以疲弊，北方所以常胜也。”秦王又曰：“汝国人马多少？”凤曰：“控弦之士数十万，现马一百万匹。”秦王笑曰：“卿言人众则可，说马太多。”凤曰：“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，北山至南山一百五十里，每岁孟秋，马常大集，略为满川，以此推之，使人言数犹有未尽也。”秦王曰：“北代如长史者几人？”凤曰：“聪明仁智者，一二百人；如吾侪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”秦王曰：“卿主雄杰，将多军足，何如退避阴山，使卿降乎？”凤曰：“陛下有高天下之志，吾主有统朔方之能，惟恐蛟龙相斗，鱼鳖受刑，不忍使军民死于无辜，是故暂避阴山，遣臣请藩，结为唇齿，各保境宁。”秦王坚叹曰：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仕矣，如燕凤者，不辱君命也。”由是降诏，准其称藩，命其还国，即时差人抽回唐公之兵。唐公苻洛既闻代王降了朝中，抽回其兵，命诸将振旅还京去讫，自守平城。燕凤回至阴山说秦王准降，代王大喜。

至十二月，北代王什翼犍闻唐公苻洛领军已退，乃引众还国，至云中。有皇子君见北代王宠惜皇孙拓跋，恐其位不传己，乃阴结代王之左右，以鸩酒毒杀代王，因此北代王什翼犍暴崩。又杀诸弟。诸部大人知是君谋死，百僚无主，俱各离散，止留皇孙拓跋，乃北代王之皇孙，乃太子之子也。是年六岁，弱而能言，目有光耀，广颡大耳。先因其父太子被长孙斤谋叛，伤胁身死。秦将苻洛来寇，代王什翼犍逃避阴山，拓跋母子无依，其母贺氏将依外家独孤部大人贺讷，同避阴山。至是同代王归国至云中，

代王被皇子 君谋弑，诸部大人各散， 尚幼弱，诸部百僚各离散去，止有燕凤等随与贺氏、拓跋 走还本国。其时诸部皆被别部刘库仁、铁弗刘卫辰二人前来统摄之，贺讷只得领 来依刘库仁，具说代王崩世之事，及存拓跋 之因，“吾今奉秦王诏，归国还镇，因此来见大人”。库仁便谓贺讷曰：“你可领本部兵马，同小主人权去牛川屯扎；吾等权代领兵，俟其年长，还其兵印及诸部土境。”讷从之，领拓跋 并军马去镇牛川。当库仁谓其子刘显曰：“拓跋 龙行虎步，巍然不群，必然兴复洪业也。”刘卫辰即谓库仁曰：“依吾之计，可速使人奏之秦王，使其迁之别地，若留此，则吾属无噍类矣。”库仁曰：“既如此，任公为之。”于是卫辰作表，遣人入长安投降，奏知其事。

却说独孤部大人贺讷领拓跋 带兵马屯于牛川，燕凤说曰：“前日大人与小储君见刘库仁、刘卫辰，某观卫辰前被圣上杀败，今必怀仇，素有害小储君之心，彼必使人降秦，奏害小储君也。”贺讷曰：“既有此谋害之意，其事奈何？”凤曰：“大人休忧，某自再入长安去见秦王，以探虚实；若有变异，某自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之，可保无危。”讷曰：“君可速去，迟则有误耳。”于是讷使燕凤星夜先来长安，次早至侍漏院，候众入朝，朝见秦王。秦王见凤至，谓曰：“卿何又至？”凤曰：“代王已死，臣来奏知。”秦王曰：“代王虽故，必有王子。”凤曰：“代王被庶子 君谋弑，长子亡叛，遗孙幼冲，莫相辅之。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，铁弗刘卫辰狡猾多变，皆不可独任，宜分部为二，令两人统之。两人素有深仇，其势莫能先发，此御边之上策。待其孙拓跋 年长，乃存而立之，是陛下大惠于亡国，存亡继绝之德也。 之子孙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永为天朝之屏障，中国之藩篱，顾不美欤！”秦王纳之，遣将以兵执 君至长安，命车裂杀之。俄而卫辰使至，呈上降章。秦王览讫，谓文武曰：“卫辰上表，谓拓跋 丰骨不凡，举措清高，后必有异，却为大国之患，不作中华之藩，宜迁别地，或取回长安，其事如何推置？”群臣莫对。燕凤对曰：“卫辰与先君有仇，欲自谋立，故进谗言。陛下若听之，拓跋 一离，二人即叛。”秦王曰：“彼叛何故，怕此小儿也？”凤曰：“朔方之地，士民之众皆蒙拓跋氏恩，皆思归附。卫辰若叛，恐士民不从，故先迁之，其志得行；若存小主，二人未敢谋变。”秦王信之，不听卫辰。

## 秦王以代分二部

秦王坚问文武曰：“代王被害，其主幼冲，朔方已属朕也。吾欲遣将戍之，燕凤又进此策，此事若何？”权翼曰：“朔方之地，宜朔人居焉。盖朔人狡猾万般，其居不容外人；若以异处之士去守，彼必为乱，国不能安。燕

---

噍（jiào，音叫）类——尚生存的人。

凤之策，可保久长。刘库仁字没根，乃刘武之子也。少豪侠，有智略，北人无不敬之。刘卫辰乃铁弗国人也，善骑射，有威勇，北人无不惮之。若陛下以此二人统领朔方，使唐公总镇其地，永无忧患。”秦王曰：“然。”于是秦王遣人以诏，使唐公苻洛以铁弗刘卫辰、独孤部刘库仁二人分统朔方，自河以东属库仁，自河以西属卫辰。

却说唐公苻洛得诏书，从秦王诏，使人请刘卫辰、刘库仁二人至，置酒相待，拜为左右将军，将北代之地分作二部，使二人统之。二人从命，各分统诸部代民。苻洛执权总统，以居平城。自此贺氏以圭依库仁，库仁招抚离散，恩信甚著，奉事拓跋圭，殷勤周备，不以废兴易意。常谓诸子曰：“此儿有高天下之志，必能恢隆祖业，汝曹当谨遇之。”

丁丑，二年（秦建元十三年），秦王坚用赵故将熊邈作功曹。熊邈屡为秦王坚言石氏宫室器玩之盛。坚以邈为将，作长史，大修舟舰兵器，饰以金银，颇极精巧。慕容农私言于垂曰：“自王猛之死，秦之法制日以颓靡，今又重以奢侈，殃将至矣。大王宜结纳英杰，以承天意。”垂笑曰：“天下事非汝所及！”时慕容绍亦私谓其兄楷曰：“秦恃其强大，务多不休，北戍云中，南守蜀汉，转运万里，逃相望，兵疲民困，危亡近矣！天下有在，必为燕乎！”

### 谢安荐侄于朝廷

是时，孝武帝设朝，君臣礼足，分列两边。时近臣奏知西蜀、汉中诸郡，都被秦王坚使邓羌取去，目今秦兵屡遣扰境。孝武帝大惊曰：“如此怎生奈何？”群臣奏曰：“请陛下降诏，求文武良将有才略者，命其举荐入朝，使其镇御北方，可保境内安也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颁诏求文武良将。当谢安奏曰：“臣举一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有鬼神不测之谋，若以此人为将镇北，则秦不敢窥觐江南。乃臣兄之子谢玄，字幼度。先与郗超同为丞相桓温参军，桓温多用其智，屡建功效。今桓温已死，与郗超同归朝廷，现在班中，可使总镇，管取边界得宁。”帝从之，召谢玄谓曰：“今秦兵节次犯境，汝之叔父谢安，荐汝有文武之才，朕拜卿为建武将军，监江北诸军事，总领诸镇，屯守北岸。”谢玄谢恩曰：“臣本驽钝之才，不足以骋千里。今蒙陛下擢用，出镇之地，莫不保全。”于是谢恩而出。时桓冲以秦人强盛，欲移镇江南，奏自江陵徙镇上明，使刘波守江陵，杨亮守江夏，帝从之。初，中书郎郗超自以其父位遇应在谢安之右，而优游散地，常愤悒形于词色，由是与谢氏有隙。时朝廷方以秦寇为忧，诏求文武良将可镇御北方者，安以兄子玄应诏。超闻之，叹曰：“安之明，乃能违众举亲；玄之才，足以不负所举。”众咸以为不然，超曰：“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，见其使才，虽履屐间未尝不

得其任，是以知之。”玄既镇广陵，募骁勇之士，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。以牢之为参军，常领精锐为前锋，战无不捷，时号“北府兵”，敌人畏之。初，郗超党于桓温，以父 忠于王室，不令知之。及超病甚，出一箱书授门生曰：“公年尊，我死之后，父若以我哀惋害寝食时，可呈此，不尔即焚之。”超卒， 果成疾，门生呈箱， 发之，皆昔与桓温往通密计。 大怒曰：“小子死已晚矣！”遂不复哭。

## 东晋卷之五

起自东晋孝武帝戊寅三年，止于东晋孝武帝庚寅十五年，首尾共十三年事实。

### 韩氏女筑夫人城

戊寅，三年（秦建元十四年），四月，秦王苻坚遣长乐公苻丕、将军苟萇、石越、慕容垂等四道会兵三万，共攻襄阳。百姓大惊，诸将李伯护等皆惧，宜为之备。独梁州刺史朱序曰：“秦无舟楫，焉能攻我？不足为虞，诸君勿忧。”既而石越帅骑五千，浮渡汉水，来至城下。序惊骇，始命百姓固守中城。越以兵攻陷外罗城，越既克其外郭，获船百余艘以济余军。及苻丕兵到，督诸将攻中城。朱序母韩氏闻秦兵将至，自登城履行西北隅，见其崩，以为不固，亲率百余婢及城中女丁，筑新城于其内。及秦兵至西北隅，果被见破绽，乘此攻溃，序帅众移守新城，襄阳人谓之夫人城。桓冲在上明，拥众七万，欲来救援，惮秦兵强，众不敢进。

时苻丕欲急攻襄阳，将军苟萇曰：“吾众十倍于敌，糗粮山积，但稍迁汉沔之民于许洛，塞其运道，绝其援兵，譬如网中之禽，何患不获，而多杀将士，急求成功哉！”丕从之。慕容垂拔南阳，执太守郑裔，与丕会于襄阳城下。丕大喜，排宴相庆。时秦王坚闻垂又拔南阳，与群臣饮酒，以极醉为限，命赵整作《酒歌》。坚读曰：

地列酒泉，天垂酒池，杜康 妙识，仪狄 先知。纣丧殷邦，桀倾夏国，由此言之，前危后则。

坚大悦，命整书之，以为酒戒，自是，宴群臣礼饮而已。

### 苻丕攻陷襄阳城

己卯，四年（秦建元十五年），二月，秦王坚大设朝会。当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曰：“长乐公丕等拥众十万，攻敌围一小城，日费万金而无效，请征下廷尉。”秦王坚勿从，乃遣使持节切让丕等，赐丕剑曰：“攻一小城久而未下，焉能长驱江南。来春不捷，汝可自裁，勿复持面见吾也！”丕等惶恐，次日命诸军并力攻襄阳，被序以樯木、石炮打下，丕归退。秦王坚闻襄阳不克，坚欲自将兵来攻，阳平公融谏曰：“陛下欲取江南，固当博谋熟虑，不可仓卒。若止取襄阳，又岂足亲劳大驾乎！未有动天下之众而为一城者，所谓‘以隋侯之珠，弹千仞之雀’也！”坚乃止。

---

杜康——传说最早的造酒人。

仪狄——传说夏禹的造酒者。

朱序屡破秦兵，遂不惧。丕命诸军进攻。时督护李伯护见秦兵势大，其城难守，乃开门为内应，于是遂克襄阳，执朱序送长安。秦王坚惜序能守节，拜为度支尚书；以伯护为不忠，斩之。时秦将慕容越拔顺阳，执太守丁穆至。坚欲官之，穆固辞不受，坚以礼遣之。即以梁成为荆州刺史，镇襄阳，选其才望，礼而用之。

时晋帝朝会，以谢安为宰相，秦人屡入寇边，兵皆失利，众心危惧，安每镇之以和静。其为政举大纲，不为小察，时人以安为王导，曰“王谢”，而谓文雅过于导焉。帝闻秦人寇边，日与群臣议策未下。

### 谢玄帅兵救彭城

却说秦王坚命诸将分道寇晋，当秦将彭超曰：“宜攻沛郡太守戴逵于彭城，复长驱大进。”坚然之。超又曰：“愿更遣重将攻淮南，为棋劫之势，东西并进，丹阳不足平也。”秦王坚从之，使俱难帅步骑七万，寇淮阴、盱眙。八月，超兵至，攻彭城未下。晋帝闻知大惊，遣人以诏，命右将军毛虎生帅众镇姑孰以御之。秦王坚又使韦钟以兵围魏兴太守吉挹于西城。晋谢玄闻知，帅众万余来攻彭城，军至泗口，欲遣间使报戴逵，令其合兵夹击，而不可得。部曲将田泓知其意，请曰：“将军之计，欲使人报戴公，令其合兵，但无人去。臣请没水潜行。”玄大悦，遣之，行至水边，被秦人彭超所获，将酒与食，以金帛厚赂与泓，曰：“你入彭城，只道南军已败，逃回去了。”泓伪许之，既走城下，告逵曰：“南军垂至，勉而待之。”秦人大怒，射杀之。彭超辎重尽在留城，谢玄以计令人扬声，遣军一万人攻留城，夺其粮草。超闻之，释彭城围，乃引兵还保辎重。逵遂帅众出城，来见谢玄，玄与其全师而还。超复据彭城，留徐褒守之，自以兵南攻盱眙。俱难又克淮阴城，无晋兵乃回，留邵保戍之。秦将韦钟攻拔魏兴，太守吉挹不言不食而死。秦王坚闻知，叹曰：“周孟威不屈于前，丁彦远洁己于后，吉祖冲闭口而死，何晋世之多忠臣也！”挹参军史颖逃归，得挹临终手疏归，晋帝以其忠，后诏赠益州刺史。初，秦将俱难、彭超二人拔盱眙，执内史毛之，遂围田洛于三阿，去广陵百里，朝廷大震，谢安命临江列戍而守之。谢玄自广陵将兵二万，来救三阿，难、超二人闻其来，兵必疲倦，不与诸军传餐，将兵排开，与玄交战。玄兵饱食，勇力向前，未三合，俱难、彭超大败，退保盱眙。六月，玄又进攻之，难、超又败，退屯淮阴。玄谓诸将曰：“难、超兵穷势寡，卒无斗志，宜速进兵，得一人乘潮上流，烧淮桥，则彼自走。”何谦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于是遣何谦帅舟二百，乘潮而上，夜焚淮桥。难、超见焚淮桥，恐后难退，以兵退屯淮北。玄、谦合兵追之，战于君川，难、超兵无斗志，被玄大破之，难、超北走，仅以身免。玄既杀退难、超之兵，命人戍守，乃帅众还广陵，玄领徐州刺史。秦王坚大怒，征超下廷尉，超遂自杀，难削爵为民。

## 秦王举兵伐苻洛

戊辰，五年（秦建元十六年），三月，秦王坚会集百官商议，欲作教武堂于渭城，命大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。朱彤谏曰：

陛下四海之地，十得其八，宜稍偃武修文。乃更始立学舍，教人战斗之术，殆非所以驯至升平也。且诸将百战之余，何患不习于兵，而更使受教于书生，非所以强其志气也。此无益于实而有损名耳。

于是坚乃止之。

却说秦行唐公苻洛勇而多力，能坐制奔牛，射洞犁耳。自以有灭伐之功，使人见秦王坚，求开府仪同三司不得，由是怨愤。秦王坚只以洛为益州牧。洛谓官属曰：“孤不得入为将相，而又投之西裔，于诸君意何如？”治中平颜规曰：“主上穷兵黩武，民思息肩者，十室而九。宜声言受诏，监幽州之兵，南出常山，阳平公必郊迎，因而执之，进据冀州，总关东之众以图西土，天下可指麾而定也！”洛从之。四月，帅众七万发和龙。坚闻知，遣将军窦冲、吕光以兵四万讨之。北海公重熙蓟城之众助洛，会屯中山。五月，冲、光二人以兵与苻洛交战，洛兵大败，被冲追及擒之。冲既得洛，令人送至长安，重见洛被擒，乃走还蓟，吕光追及斩之，幽州悉平。使人以洛见秦王坚，坚赦洛不诛，徙于西海郡为民。

秦王坚以诸氏种类繁滋，分三原、九、武都、雍氏十五万户，使诸宗亲领之，散居方镇，如古诸侯。以其子长乐公丕镇邺，平原公暉镇洛阳，石越、梁说、毛兴、王腾等，皆为诸州刺史。坚送丕至灞上，丕所领氏三千户。丕别，其父兄皆恸哭送之，独赵整援琴而歌曰：

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劳 舅父是仇绥，尾长翼短不能飞。远徙种人留鲜卑，一旦缓急当语谁！

坚笑而不纳。

壬午，七年（秦建元十八年），三月，却说秦王坚兄苻法之子东海公苻阳，与丞相王猛之子王皮曰：“秦之天下，实乃吾父法所取之天下也，今被苻坚杀而戮之。吾将取之，恨力不及，君可助吾一臂之力。”王皮曰：“公言乃吾所志，吾有此意久矣。吾父有佐国平天下之勋，吾不能袭其大爵，至今得一散骑常侍耳。既明公肯为主，其间有一人姓周名 ，足智多谋，痛恨秦王，可请其人同议大事必成。”苻阳从之，使人请 至，以酒相待，商议计策。 曰：“君若在此难举发，来日君二人入朝，请兵求出外镇，积草聚粮，招军买马，乘机而起，则旧业可复矣。”阳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三人计议已定，却被秦王坚手下窃事人密知，入宫报与秦王，说东海公与散骑常侍

---

犁耳——铁名。

博劳——鸟名。

二人谋反。秦王坚大惊，即唤司隶邓羌领禁兵三百围宅，将苻阳、王皮、周三人缚至殿下。秦王坚问曰：“吾不曾负汝二人，汝二人何故谋反？”苻阳曰：“吾父无辜见诛。礼云：‘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’臣父死，不以罪死，是以谋反。齐襄公复九世之仇，何况臣也！”秦王坚泣曰：“哀公之死，事不在朕。”又问王皮，王皮对曰：“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，而臣不免贫馁，所以图富贵也。”秦王坚流涕谓王皮曰：“丞相临终托卿，以十具牛为田，不闻为卿求位。知子莫若父，何斯言之明也！”又问周，曰：“世荷晋恩，生为晋臣，死为晋鬼，何问乎！”先是 屡谋反，左右请杀之，坚曰：“孟威烈士，秉志如此，岂惮死乎！杀之适足成其名耳！”皆赦不诛。徙阳高昌，皮、 朔方之地。以皮子永，素性好学，擢为幽州刺史。

是时，西域车师、鄯善入朝于秦，其称龟兹国有鸠摩罗什，才貌双全，义识若神。秦王坚大悦，由师、善为乡导，遣骁骑将军吕光为都督，督兵十万，去伐西域。当阳平公苻融谏曰：“西域荒远，得其民不可使，得其地不可食，汉武征之，得不补失，臣窃惜之。”坚勿听，乃宣吕光至殿，谓曰：“今吾国内粮草多积，士马强甚，吾欲征讨西域龟兹，烦卿为将。”吕光曰：“受命于君，安敢不前，谨领旨命，去讨西域。”于是秦王坚拜吕光为持节，都督西讨诸军事，总兵七万，铁骑五千，命其讨西域龟兹。光临行，秦王坚嘱曰：“卿到龟兹，若得获鸠摩罗什，即使人漏夜驰送赴朕。”光曰：“谨领旨令。”是日，吕光领兵就行，行至高昌，屯扎军马。

史说，吕光字世明，乃略阳氏人。父名婆楼，佐命秦王苻坚，官至太尉而死。吕光生时夜有神光之异，故以光名。年十岁，与诸儿游戏邑里，为战车之法，侑类咸推为主。部分详平，群众叹服。目有重瞳，左肘有玉印。沉毅凝重，宽简有大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时人莫之识也。唯王猛异之，曰：“此非常人。”言之秦王，秦王苻坚除为美阳令，群夷爱服。因此累迁骁骑将军。苻坚慕鸠摩罗什，故有是命。

### 秦王集议寇江东

秦王坚大会文武群臣于太极殿，而谓众文武曰：“自吾承业以来将垂二十余载，四方略定，惟东南一隅，未沾王化。今略计吾之士卒，可有九十七万，粮草不计其数。吾欲自将以讨之，汝等所议者若何？”当朱彤曰：“今秦得天下大半，更兼国富兵强，若起倾国之师，躬行天罚，则江南克期可定矣。”秦王大悦曰：“此乃吾之所志也。”左仆射权翼进曰：“臣以为晋未可伐。夫以纣之无道，天下离心，八百诸侯不会而集，武王犹曰彼有人焉，乃回师止旅。后三仁诛放，始奋戈牧野，而得成功。今晋道虽微，未闻丧德，君臣和穆，上下同心。谢安、桓冲，江表伟才，可谓晋有人焉！依臣愚见，不可伐晋。”时秦王坚闻其语，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诸君可各言其志，朕自量之以行。”太子左卫率石越上言曰：“今岁镇星守斗牛，福德在吴，天文有

准，悬象无差，伐之必有天殃。且彼据有长江之险，民为之用，不可犯也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吾闻武王伐纣，逆犯岁星，天道幽远，未可知也。今以吾之众，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，又何险之足恃乎！且筑室道傍，沮计万端，无时可成，吾当内断于心耳。”时群臣各有异同，坚命且退，容再讨论，独留弟苻融议之。苻融曰：“晋不可伐者三。”秦王坚作色曰：“汝复如此，天下之事，吾当与谁言之？”融泣曰：“今天道不顺，一也；晋国无衅，二也；我数战兵疲，民有畏敌之心，三也。晋未可灭，昭然甚明。其劳师大举，恐无万全之功。且臣之所忧，不止于此。陛下宠育鲜卑、羌羯，布满畿甸，此属皆我之深仇，太子独与弱卒数万自守京师，臣惧有不虞之变，生于腹心肘腋，不可悔也。臣智识愚浅不足采，王景升一时之英杰，陛下每拟之诸葛武侯，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！”秦王坚曰：“天下者，天下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。故云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，高才捷足者先得之。量朕之才，不在晋下；文武之贤，勇略过人，何如不可伐也？”融又谏曰：“国家本戎狄也，正朔会不归人，江东虽微弱仅存，然中华正统，天意必不绝之耳。”秦王坚曰：“帝王历数，岂有常耶？汝不知通变耳！”秦王坚不纳，苻融辞出。先是有沙门道安者，秦王坚尤信重之，出入与秦王坚同辇。至是群臣出朝，正遇道安入内，群臣谓道安曰：“主上欲生事于东南，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！”道安曰：“吾即谏之。”于是道安入见秦王，秦王谓曰：“朕将与公南游吴越，泛长江、临苍海，不亦乐乎！”安曰：“陛下应天御世，居中土制四维，自足以比隆尧、舜，何必栉风沐雨，经略远方也！”坚亦不纳之。忽慕容垂入，秦王坚问曰：“吾欲伐晋收江南，群臣不可，卿意云何？”垂曰：“今天下秦得十分之七，独东南一隅未归，若以陛下之神武，文武之贤能，大兵一出，何期不挠。陛下可以乾刚独断，勿采群臣之言，以致留患于子孙也。故诗云：‘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’陛下宜断圣心足矣。昔晋武平吴，所仗者张、杜二三臣而已，若从众言，岂有混一四海之功也。”秦王坚大悦曰：“与吾定天下者，其惟卿耳！”言讫，赐帛五百匹，即令其点兵。张夫人闻知，亦谏曰：“天地之生万物，圣主之治天下，皆因其自然而顺之，故功无不成。黄帝服牛乘马，因其性也；禹浚九川，障九泽，因其势也；后稷播殖百谷，因其时也；汤、武率天下而攻桀、纣，因其心也。今朝野皆言晋不可伐，陛下独决意行之，妾不知何所因也？自秋冬以来鸡夜鸣，犬哀噪，厩马多惊，武库兵器自动，皆非出师之祥也。”坚曰：“军旅之事，非妇人所当预。”坚幼子诜最有宠，亦谏曰：“国之兴亡，系贤人之用舍，今阳平公，国之谋主，而陛下违之。晋有谢安、桓冲，而陛下伐之，臣窃惑焉！”坚曰：“天下大事，孺子安知！”秦王坚下诏大举，民每十丁遣一兵。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上，有材勇者，皆拜羽林郎。又曰：“某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，先为起第。”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，拜赵盛之为少年都

统。是时，朝臣皆不欲坚行，独慕容垂、姚萇及良家子劝之。阳平公融谏曰：“垂、萇，我之仇讎，良家少年，皆富饶子弟，不闲军旅，何可听也。”坚不听。

### 秦王发兵下江南

癸未，八年（秦建元十九年），七月，秦王苻坚下诏勾集各部军马，大举伐晋。八月，秦王坚唤阳平公苻融至，曰：“你督后将军张蚝、冠军将军慕容垂等，领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，先入伐晋，以探虚实，敌之强弱，先报吾知。”融曰：“臣既先行，后宜调兵急来接应。”融辞去讫。又宣州刺史姚萇，封为龙骧将军。秦王坚谓萇曰：“朕本以龙骧建业，龙骧之号未曾假人，今特以相授。山南之事，一以委卿，卿可尽忠报国，无得二心。卿领兵二十万从北路伐晋，接应阳平公苻融。”萇谢曰：“臣蒙拔擢授以重任，万死不辞，焉敢异志。此回不伐东晋，不敢生还。”言讫，领兵就行。时左将军窦冲进言于秦王曰：“王者无戏言，此将之封，不祥之征也，惟陛下察之！”秦王坚默然不应，悔闷归宫。

却说慕容垂受命领兵起行，其侄慕容楷、慕容绍曰：“今秦王骄矜已甚，叔父建中兴之业，在此行也！”垂曰：“然，非汝谁与成之，且莫泄耳！”苻融以兵一十五万，号为一百万，来至颍水，下住草营。坚遂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，骑二十七万。秦兵至项城，凉州兵始达咸阳，蜀、汉兵皆顺流而下，幽、冀兵至于彭城，东西万里，水陆齐进，运漕万艘。融等兵三十万，先至颍口屯扎。

### 谢安合肥退秦兵

却说孝武帝设朝，近臣奏知秦王苻坚命苻融为将，以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来寇江南。晋帝闻知大惊，急问文武谁人敢退秦兵。诸文武尽皆失色，中书监录尚书事谢安出曰：“陛下养国士，待之如手足，今日闻秦兵一至，尽皆缄口结舌，此何理也？臣虽无才，愿施犬马之劳，以退秦兵，以报陛下宠遇之恩。”晋帝曰：“卿有大才，必有大用。而卿乃朕之元老，不时朕要与卿同议国之大事，岂可出征。卿可另选别将去迎。”安曰：“今事急矣，无人向前，臣若不行，则将士不复用命。”帝曰：“秦师百万，非可用文以退之，卿执要前去何益？”近臣奏曰：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备者必有文事。臣观谢尚书胸中有百万兵，不似臣等耳，宜与去之，可选大将副贰，破秦必矣。”帝曰：“朝中谁人堪任大将，可速举之。”谢安曰：“臣侄谢玄，勇略双全，可为将矣。”帝曰：“朕闻昔周郎以数万之卒，破曹百万之众，今举大将不似其人，难保社稷矣。”谢安曰：“以某论之，不在周郎之下，陛下若能用之，破秦兵必矣。如其失事，臣请先纳此头。”帝曰：“非

卿提醒，孤几误大事。”即时差人召谢玄。王彪之曰：“玄乃一儒生耳，非苻融之敌也，不可用之。”周雍亦曰：“玄年幼德薄，恐诸将不服，则生乱矣，必误于陛下。”谢安曰：“若不用谢玄，则东地必休矣。臣请以全家性命保之。”帝曰：“吾亦素知谢玄，乃奇才也，孤当托之。”安曰：“若不付以重任，其才不能尽展也。”晋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召谢玄至，拜毕，帝曰：“今秦兵侵境，孤欲命卿总督军马以破苻坚，何如？”玄答曰：“文官武将，皆陛下故旧之臣也，玄年幼不才，安能制敌。”帝曰：“朕亦素知卿才，今拜汝为副都督，卿勿推辞。”玄曰：“倘文武中不服者如何？”帝曰：“如有不遵令者，先斩后奏。”玄曰：“臣受恩已久，固不敢辞，臣愿领兵。”于是帝使谢安总督天下诸军事，谢玄为征北大将军，以兵数万，出拒秦兵。二人领旨即出。

谢安次日传下号令，交诸处多谨关防，牢把淝水，不得轻战。诸将但相聚，无不笑懦也。安以调兵坚守，诸将不服，互相耻笑。安升帐设大会东南诸将，安谓众曰：“吾领承王命，总督诸军，昨已三令。吾令汝等各各坚守，不遵吾令，何也？”桓伊曰：“吾自跟大司马平定西蜀，大小历数百战，敢勇向前，彼诸将或跟讨逆，皆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之士也。今主上以公为大都督，令退秦兵，宜早定奇计，调拨分头征进，方能成功；今却死守，以待天自杀贼，何其无谋之甚也。吾等非怕死贪生之人，使我辈皆随颜顺志，此何理也？”言讫，帐上下皆曰：“桓将军言是也，我等情愿决一死战！”谢安听罢，掣剑在手，指而言曰：“苻坚名闻天下，戎狄尚自惧怕，今在境界，此非容易敌也。汝等诸将并受国恩，当以和顺共图破敌，以报主上。今吾自有妙算，非汝等所能料也。吾知汝等各不相顺，故违吾令，是何道理？仆虽一书生，今蒙主上授以大任者，岂无有尺寸可取，颇能任事负重故也。汝宜各守隘口，牢守险要，不许妄动，如违令者必斩！各宜坚守，勿得多言。”于是众皆散去守之。

却说苻融摆布军马，直至川口，连营一千余里，前后四百余屯。夜则明火照天，昼则旌旗蔽日。细作探知东南用谢安为将，领大都督，总制军马，各守险要不出。苻融问谢安何如人也，权翼曰：“江东伟人，足智多才，昨制桓温，皆此人之谋也。”苻融闻知怒曰：“老子有何高谋，可令前队进兵讨之。”权翼曰：“安之才学，不在桓温之下，不可以轻敌也。”苻融曰：“吾用兵更不如一老子耶？卿勿多言，看吾擒之。”苻融自引前军，各分诸处关隘。谢安闻知，即召谢玄至，谓曰：“你与谢琰、中郎将桓伊以八万精兵，出屯肥水，以拒秦兵。”玄曰：“今秦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今以八方之众前去拒秦，叔父用何计可以拒之？”安曰：“汝只管先去，且莫与战，吾后自有奇计破之。”于是玄与谢琰、桓伊以兵八万，出屯肥水之上，以拒秦兵。史说，桓伊字叔夏，乃熊国人，有勇略。安以为中郎将，令其帮玄领兵拒秦。当苻融使人探晋兵虚实，使人还道：“晋兵未满十万人，在肥水屯住，不敢来迎。”融闻晋兵未满十万人，即使人人入秦报秦王曰：“今晋兵弱少，

不敢来战，其易于攻，请陛下车驾亲临。”秦王坚见其书，即日亲领戎卒六十万，骑二十七万起行，来至项城。秦王坚下令曰：“六军徐徐进，朕自以轻骑二千兼道先赴。”军前诸将奏曰：“初有谚云：‘肩不出项。’陛下可停项，待其报捷，不可亲自向前。”秦王坚曰：“朕若不去，则三军不肯向前。”言讫，引二千人先行，来至颍城，苻融接着，入于中军，问劳已毕，融命排宴，奉秦王坚。秦王坚是夜宿其中军。

却说晋会稽王司马道子见秦兵势众，国人皆恐，乃入朝奏曰：“今秦兵百万，势难拒当。今闻钟南山土神极灵有应，请陛下出旨，封钟山土神为相国之号，祈其为国为民，必有感应。”帝曰：“从卿所请。”于是降诏旨，命会稽王道子以诏旨去钟山，封其土神为相国焉。

### 安合肥论兵大战

却说谢安受命拒秦，全无惧意，整日与王羲之围棋赌耍，不视军情之事。谢玄见秦兵势大，恐寡不敌众，至夜私自回城，来见谢安，曰：“今日侄在对岸，看见秦兵漫山塞野，旗鼓相望，连遮千里。吾恐寡不敌众之势，乃回见叔父，可用何策攻之以安众心，免劳主上之忧矣。”安曰：“汝火速归营调军紧守肥水，切莫妄动，吾自有计。若有紧急，再使人来报，吾必自诣。”玄不敢复言，只忙出归营去讫。而谢玄心中不定，忧兵少粮尽，恐秦兵杀过肥水。过数日，乃使张玄入城，请叔谢安出城。张玄领军令，即入城见安告急，曰：“请明公火速出城，秦兵至矣，诸将皆要出战。”安不行已，遂自命驾至营。诸将皆曰：“今上以都督任公，公不求破秦之策，而夙夜围棋不视军情。主上寝不安席，以江南百万生灵之命委公保之，公何如戏之耳。”安对诸将曰：“今秦兵来犯我境，其气正盛，我军宜乘高守险以待之。彼以百万之师，吾将七万之弱，安能胜乎！今但奖励士卒，广布守御之策，以观其动静。今彼兵驰骤于平原旷野之间，正行其志，彼若求战不得，自有懈怠之心，此时吾当用奇计矣。将军宜息风火之性，以图国家之计。”桓伊等面虽应允，心实不服。

### 安玄围棋赌别墅

安被众所逼要战，遂邀侄谢玄与亲朋王羲之等私游山墅。安谓玄曰：“吾与汝围棋。”玄虽从之而与棋，然心中忧惧，而谢安棋常劣于玄，是日玄惧军事，便为敌手，而玄反不胜，而连见输，遂不再棋，但曰：“秦兵势大，叔父有何计破敌？”安曰：“吾有三胜之方，汝休漏泄。夫为将者，必先观天文，次审地利，未察人和，料此三者，求胜可矣！又云：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’今岁星在吴，而秦逆天伐吾，古云‘逆天者亡’；吾有福德之恃，其胜一也。吾有长江之限，地利我，故曰：‘得地者昌’；其师虽强，不

能渡之，其胜二也。苻坚集乌合之士，积蚁聚之兵，以五胡仇人为将，虽多不和；吾军固少，而同一心，其胜三也。有此三胜，破秦必矣，何疑惑之！”玄曰：“叔父之言，乃神机妙算，侄何可及。奈主上不安，百姓惊恐，不如得早破之，使士民得安耳！侄惧兵微将寡，不能固守。”安曰：“晋兵虽微，正朔所在，君不失道，人心所归，将帅调和，士卒亲附；加此长江之险，足以固守，何忧兵微将寡乎？吾观苻坚志骄气盈，将必有异，看其变动，乘机破之。汝才不在苻坚之下，管取成功，不须再四。”玄闻言大悦即还。安与王羲之又游涉至夜乃还。

却说姑孰桓冲闻秦王苻坚以兵入境，以根本为忧，使牙门将刘完领精兵三千，入援京师，入守城池。刘完得令，引兵入京来见谢安，曰：“桓君闻秦兵入寇京师，使某领精兵三千，前来与明公调用，护卫建康。”谢安固却之曰：“朝廷处分已定，兵甲无阙。西藩乃国之屏障，其兵宜留预防，何必调此，你火速领其兵还。”刘完见说，即引兵还镇。谢玄曰：“吾兵希少，彼调来增，叔父何如遣还？”谢安谓曰：“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，去之可矣。吾欲外示闲暇，是故遣之。”玄曰：“叔父神机，侄儿不知耳。”刘完领三千人还镇，桓冲问其缘故，完以谢安之语与说，及陈军前备细之事。冲谓佐吏等曰：“谢安石有庙堂之量，不闲将略。今大兵垂至，方游谈不暇，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，众又难敌，天下尽已知，吾其左衽矣！”

### 八公山木化人形

十月，秦王苻坚与群臣商议进兵，群臣权翼等曰：“宜先取寿阳，若得寿阳，建康必然震恐。恐则生乱，乱则逃奔，军无斗志，民有忧患，乘此一战，则江南可定。”秦王坚曰：“然。”即召阳平公苻融至，委兵五万，使其去攻寿阳。又令下将军梁成引兵五万，屯于洛涧，安住寨栅，以遏晋兵不得救应。二将各率兵去讫。却说苻融以兵来攻寿阳城，寿阳郡守王正以五千兵出迎与战，融指正曰：“早自来降，免汝死罪！”正大怒，拍马舞枪出阵来战，秦兵阵中徐成以双刀来迎。二人交锋，战上十合，王正遮拦不住，只待要走，被张蚝一骑马、一条枪，飞出阵前，大喊一声，以枪杀进，将王正一枪刺于马下，晋兵各自溃散。苻融挥兵杀奔入城，占据寿阳，迎接秦王苻坚及文武入城屯住。

却说会稽王道子领朝旨来到钟山土神庙内，亲自焚香下拜，奉上印绶，宣读诏旨毕，乃祈祷曰：“今有胡虏苻坚，以兵百万来侵晋境，君有倒悬之急，民有涂炭之忧。今奉圣旨，来封大神为相国之尊，伏望尊神，大显神通，施灵施感，为国为民，早灭胡类，万民沾息。”祝讫，即其还京。其土神既受相国之号，乃大显法力，径来将八公山草木，皆化以为人形，俱各披坚执锐，勇猛威雄。由是一日，秦王坚与苻融及诸将佐登寿阳城，遥望晋军，见八公山列有雄兵一百余万，人人勇猛，个个威雄，部军整齐，队伍不混。秦

王坚一见，始有惧色，而谓苻融等曰：“此乃劲敌也，何谓弱少乎！”因此命苻融、梁成进兵速战。苻融问朱序曰：“卿先仕晋，必知备细，如今江南英杰更有何人？”序曰：“目今谢安、谢玄叔侄二人，有王佐之才，其别不足称之。此二人与序有一面之交，殿下遗以咫尺之书，与序过淮，掉三寸之舌，说其来降，东南指日可平。”融曰：“既与卿善，吾为书，你可前去说其来降。”于是苻融作书，使朱序来诏谢安二人降秦。朱序领命特来江南。

时谢安、谢玄欲进兵，闻梁成屯于洛涧，谢安等不敢近前，离洛涧二十五里而屯。忽军人报梁州刺史朱序来见，安石命进，问曰：“闻卿在襄阳与苻丕相持，今何如来此？”序曰：“吾守襄阳，被苻坚遣子苻丕、杨安领军五万攻陷襄阳，不得已伪降于秦。今苻融遣吾过江，来请都督投降，吾因此得见明公一面。明公休要见疑，吾必不负大晋。观秦兵虽众，亦易破之，明公以兵外战，吾必内应，未知明公意下何如？”谢安曰：“吾知汝之忠义，有何疑焉？秦兵势大，何计破之？”序曰：“今梁成凭血气之勇为前锋，以兵五万屯住洛涧，甚于易攻，何不攻之？若待秦兵百万之众尽至，难与为敌，不如乘此诸军未集，速往击之。若败其前锋，则彼已夺气，可遂破矣！”安曰：“卿谋正合吾意。卿今休去，在此同参军机。”序曰：“吾之老母家属皆在彼处，若不回必被其害。吾暂回去，准备内应。”安曰：“汝去如何回信？”序曰：“道都督不肯降秦。”安曰：“不然，汝回只道吾肯降，只家属在建康，不能得出，候脱得家属出城，一同来降。汝若言不降，彼必速攻。”序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安乃使朱序还秦。序以谢安石之言，说与苻融，融半信半疑。

### 玄石破秦百万兵

却说谢安得朱序说秦军中之备细，乃升帐聚大小将校听令，安曰：“吾自受命以来，未尝出战，今已识秦之动静矣。吾欲先取洛涧一营，谁人敢去？”言未毕，桓伊等一齐出，尽言愿往。安皆令退，独唤阶下一人，姓刘名牢之，字道坚，彭城人也。沉毅多计，骁猛无敌，现为参军。安甚重之，故唤牢之曰：“汝领五千精锐，去攻洛涧第一屯，乃是秦将梁成所营，今晚便要成功，吾自提兵救应。”牢之领军去了。又令谢玄、桓伊二人：“各以兵三千，抄小路奔下流埋伏，待梁成兵败走回，汝二人各以兵截住，断其归津，待牢之赶上，两下合兵接应。”二人亦各引兵去了。

却说刘牢之帅精兵五千，趋洛涧，隔十里一望，秦军梁成阻涧为营。牢之身先渡水，精兵后随，鼓噪直前。梁成听见鼓响，知有兵至，忙令士卒阻洛为阵，以待晋兵。当牢之抢先上岸，杀死十余人，秦兵奔溃。梁成持枪直取牢之，牢之轮刀便迎。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二人交锋战上五合，梁成被牢之一刀砍于马下，乱杀秦兵。秦扬州刺史王显见梁成死了，忙领残兵走奔下流，正遇谢玄，交马一合，被玄捉住，桓伊横杀秦兵。俄而牢之领兵夹攻，

秦之士卒争赴淮水，死者万五千人，淮水为之不流。于是谢玄尽收得秦之器械军资，收军来见谢安。谢安传令，水陆三军尽进屯于肥水之东。秦王坚闻梁成死了，前锋有失，遂传令，交苻融帅军遇肥水而阵，昼夜分巡，以守江岸。

却说谢安既破秦之前锋，命水陆并进，屯于肥水，下住营寨。至夜，召谢玄入，谓曰：“今秦王败其前锋，必不敢进，彼欲退，恐天下之人笑耻，必然犹豫趑趄，正可攻之。吾先回城，以安圣上之心，汝领诸将徐徐进兵。吾观朱序在内，必定相应。”玄曰：“叔父随便回骑，侄自斟酌而行。”于是谢安回建康，朝见晋帝曰：“臣托陛下洪福，破其前锋。臣虑陛下隐忧，群臣震恐，先回报捷。陛下高枕无虑，目下管取破秦必矣。”帝曰：“东南有卿，朕何忧焉！”

却说谢玄欲与交战，秦兵逼水而阵，因此晋军不得渡，心中闷闷，思忖一计。次日，使能言快语军人直至肥水岸边，遥唤阳平公苻融曰：“吾奉都督将令，拜上将军。将军远涉吾境，悬军深入，而置阵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移阵小却，使吾兵得渡，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！何如胥守而废粮草耶！”苻融闻其言，即入城具谢玄之言，报知秦王苻坚。苻坚遂问诸将曰：“汝等主意若何？”诸将徐成等曰：“我众彼寡，不如逼之，使其不得上，可得万全之计也。”秦王曰：“不然，如此则自老王师也。吾便引兵少却，使彼兵斗渡，我以铁骑数十万，向水蹙而杀之，蔑有不胜。”融曰：“陛下神见，诸将不及。”于是苻融即出传令，是夜移营，却阵十里之程屯住。又令徐成选铁甲兵五万待迎。时玄打探军人闻秦兵移阵，即忙回报谢玄。谢玄大喜曰：“破秦必矣！今夜即行。”桓伊等曰：“秦兵势大，何以破之？”玄曰：“此计但瞒不过王猛，今天幸此人已死，使吾成大功矣。彼兵一百余万，连下百余营，今却阵，必然混乱，吾乘其乱而攻之，可擒苻坚也。”于是大集诸将听令，令朱默水路进兵去，是夜候东南风大作，用船载茅草，依计而行。令刘牢之领十数枝军，攻水北岸；桓伊领十数枝军，攻江南岸。每人各带茅草一束，内藏硫黄焰硝，皆带火种草，挑于枪刀之上，但到秦营近林者，因顺风举火，秦兵四十营，只烧十营；每烧一屯，间三屯，则彼兵必自乱矣。乘乱之时，以兵击之。各带行粮，不许暂退，连更晓夜，直拿住苻坚方止。诸将得令，皆去依行。

却说秦王当日自出城中，寻思破晋之计，忽见中军帐前旗幡无风自倒。权翼曰：“此凶兆也，莫非有晋兵今晚劫寨？”秦王未信。有军报曰：“上山远远望见晋兵已出，渡水而东去了。”秦王曰：“此疑兵也，只管移营。”令徐成引军马五万去巡哨。黄昏，左侧东风骤起，权翼回报，水北岸寨中火起。秦王便交探视，张蚝也来回报，望见水寨中火起。秦王即唤徐成亲往水北岸，张蚝亲往江南看取虚实，如晋兵到，可急回，二将领兵去了。初更左侧喊声动地，西屯军马，齐奔御营，军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后面晋兵杀到，正不知多少军马。秦王急急上马，引军奔走。火光连天而起，江南、江北，

照耀如同白日。苻融引手下数百骑，正逢晋将桓伊，被伊军围住，乱箭射死。谢琰引军来赶，秦王望西奔走，前面一军来到，为头乃是晋将谢玄。秦王心慌，前谢玄，后谢琰，两军夹攻，四下无路。忽闻喊声，张蚝引军杀入，救秦王出，急上战船，与张蚝等将船棹开中流，被玄令军人在岸上射之，万弩齐发，秦王中箭倒在船上，众将救醒奔逃。时朱序后与部下从军，在秦军大叫：“秦军大败，秦王死了！”因此秦军及御林军奔溃而走。其时，秦军因移阵大乱，队伍不齐，况兵退不复立住，因此大败。秦王中矢，单舸走过西河上岸，天色已明。正走间，前面又一军到，张蚝出马迎之，乃秦将徐成，合兵一处，后面晋兵大至，前到一山，乃停马山。张蚝引军上山时，山下喊声起，谢玄大队人马已到，四周把山围住，秦王叫傅苞死据其山。秦王遥望自兵，自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，重叠死尸塞江而下，肥水为之不流。围至次日，晋兵越厚，四面放火烧山，军马乱窜。忽见火光中，一将引数千骑，杀上山来，秦王视之，乃邓羌也。羌曰：“四下火光逼近，不可久停，请陛下走回，却再收军。”秦王曰：“谁可断后？”傅删曰：“臣愿舍死以当之。”其日黄昏，张蚝在后，邓羌在前，冒烟突火下山，留傅删当后。晋兵见秦王脱走，皆要争功，并进军突火而来。秦王交随行军士尽脱衣甲，叠于山路而焚之，以绝后军，方走得脱。谢玄、谢琰、桓伊、刘牢之会朱序等兵，乘胜追击，无不一当十，百胜千，杀得秦兵大败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漫山遍野。其走者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且至，昼夜不敢停息，早行露宿，重以饥冻，死者十去七八。谢玄追至青冈，方传令鸣金收军，获得秦王坚乘舆及云母车、仪服器械、军资珍宝，堆积如山，俱各立册抄记，留还朝廷。次日，玄作书，使人见叔父谢安报捷。

时谢安正与王羲之围棋，驿人持书与安，安令驿人去了，安一边围棋，一面拆书，看其书，已知谢玄已破秦矣，遂将书放在床上，了无喜色，下棋如故。王羲之问曰：“书中何事？”安曰：“小儿辈，遂已破贼。”羲之曰：“可速报朝廷，何如围棋？”言讫辞出。谢安既罢棋还内，过户限心喜甚，不觉屐齿之折，直入宫见帝，奏曰：“臣子侄托陛下洪福齐天，已破秦师百万于肥水之上，获得秦王云母车及军资宝贝，今进还朝廷。”帝曰：“朕得卿子侄等辈破此强秦，天下幸甚！从今以后，朕何忧焉。”乃加封谢安为太保。于是降诏，进谢玄为前将军、假节钺，令其振旅，还镇京口。

是时，秦之诸军皆溃散，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。却说秦王坚奔走至淮北，淮北饥甚，又无粮草，百姓进壶餐、豚髀，供给秦王坚。坚食之，大悦曰：“昔公孙豆粥，刘秀麦饭，何以加也！”坚以帛赏百姓，百姓辞曰：“陛下厌居安乐，自取危困。臣为陛下子，陛下为臣父，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！”弗顾而去。坚谓张夫人曰：“吾今何面目治天下乎！”潜然流涕。

当秦王坚闻诸军皆溃，惟慕容垂三万人全师淮南，乃领千骑奔垂。探事军人报曰：“今有秦王坚大败，以残军千骑前来见将军。”当世子慕容宝谓父慕容垂曰：“五木之祥，今其至矣。”释曰：“初，宝在长安，与友人韩

黄、李根等宴，宝因危坐，整容誓之曰：“世云有神，岂虚也哉！若富贵可期，愿得三卢。”因执三卢，掷尽卢，宝拜而受赐，故云五木之祥，因言之。又曰：“秦王兵败，委身于我，是天借之以复燕祚，此时不可有失也。”垂曰：“汝言是也。然秦王待我甚厚，今兵败以赤心投命于我，何可害之！若氏运必穷，吾当怀集关东，以复先业耳！”时诸将佐皆劝垂杀坚，垂不从，遂自出中军迎秦王坚入内，悉以兵符还秦王坚。坚大悦，收集离散，乃使子苻丕同燕之旧将丁零守长乐，与垂等北至洛阳，众复十余万，百官仪物，军资略备。当慕容垂言于秦王坚曰：“北鄙之民，闻王师不利，轻相煽动，臣请奉诏书，以镇安阳，聚集军粮，以听再举报仇。就因便入展拜先祖庙陵，以尽臣等一点孝心，陛下圣意云何？”秦王坚曰：“从卿所请，领兵往镇。”垂谢恩拜辞即出，领兵起行。权翼谏秦王曰：“国兵新破，四方皆有离心，宜征集名将，置之京师，以固根本。垂勇略过人，世家东夏，顾以避祸而来，其心岂止欲作冠军而已哉！譬如养鹰，饥则附人，饱则去，岂可解其所纵，任其所欲哉！”秦王坚曰：“卿言是也。然朕已许之，匹夫犹不失言，何况万乘乎！若天命有废兴，固非智力所能移也。”翼又曰：“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，臣见其往而不返，江东之乱自此始矣。”坚亦不听。

### 吕光以兵伐西域

却说先骁骑将军吕光帅兵七万，去伐龟兹，兵至高昌，闻秦王苻坚寇晋，光意欲更须后命抽回，部将杜进曰：“节下受任金方，赴机宜之速行，何更留乎！”于是光传令进兵，行至流沙，三百余里地下无水，掘井四十余丈亦无泉出，军皆渴甚，将士失色，皆来禀光。光曰：“吾闻李广利精诚玄感，飞泉涌出，吾等岂独无感致乎！皇天必将有济，诸君不足忧也。”言讫，命排香案，亲自祷告天地。俄而天降大雨，平地水深三尺，遂得进焉。时焉耆国王率旁国降光，光受而慰之。引兵直至龟兹国。龟兹国王帛纯闻秦将吕光以兵来伐其国，遣大将金德率军二万，出城来战。金德受命，即出领兵。金德上阵，使开山大斧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更有四子，精通武艺，骑射过人。长子金瑛，次子金瑶，三子金琼，四子金琪。有此四子，且各英雄。是时，金德领主命，引本部军马八万来迎，前至凤鸣坡相遇吕光，两下各自布阵。龟兹兵摆开，门旗下金德出马，四子列于两边，厉声大骂：“反国之贼，敢侵吾境！”吕光纵马挺枪，大怒而出，单搦金德交锋。长子金瑛挺枪与吕光交战，战不三合，吕光刺死金瑛于马下。次子金瑶大怒，又纵马，一口刀来与吕光交战。光乃抖擞精神，施逞平日虎威，骤坐下马交战。第三子金琼、第四子金琪见二兄俱敌光不过，也骤坐下马，金琼提戟，金琪轮手中两口日月刀，三个围住吕光。光在中央，全然不惧，独战三将。无移时，金琪中枪，

翻身落马，二将慌救。吕光倒拖枪便走，金琼兜住马，收了戟，取箭射之，被吕光用枪连抵。琼射三箭皆不中，掉了戟，奋力赶来，比及赶到，却被吕光一箭射中面门，应弦坠马而死。金瑶随后赶来，一刀砍下。吕光施放不迭，弓箭皆弃，闪过宝刀，生擒金瑶归阵，杀之。复取了枪刀，坐下马，杀过对阵。金德见四子皆丧于吕光之手，心胆俱裂，急走入阵躲避。西域兵素闻吕光之名，又见如此之雄，谁敢交锋，马到处喝声阵开，皆纷纷乱走，曳兵倒退。吕光匹马单枪，冲入西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参军段业见吕光大胜，率秦兵一掩，西龟兵大败而去。金德险被擒捉，弃马步行而逃入城。吕光收军回寨，诸将贺曰：“某闻将军少年如此英雄，不想寿已四旬，精神尚在，今日阵前独诛四将，世之罕有。”吕光曰：“吾孤兵悬入，若不力诛其将，则功难成。汝等诸将，各宜效力，共成大功。”言讫，传令交军攻城。

却说金德败回入城，哭见帛纯道：“秦兵势大，不能抵当，四子皆被丧命。”龟兹王帛纯曰：“似此怎生奈何？”金德曰：“不如收拾珍宝，逃避阴谷，待其师老，然后击之。”帛纯从之，命宫人收拾珍宝，使金德杀开西门，领亲属逃避阴谷去讫。吕光见龟兹国王逃了，亦不追赶，遂引兵入城，宰马杀牛，大飨将士，犒劳三军。是时，龟兹附近王侯来降者共三十余国，吕光皆抚而遣之还国，乃使人寻招鸠摩罗什。

史说，鸠摩罗什乃天竺人。世为国相。其父鸠摩罗炎，聪懿有大节，将嗣相位，乃辞避出家，东度葱岭。龟兹王闻其名，郊迎之，请为国师。龟兹王有妹，年二十，才悟明敏，诸国交聘，并不许，及见罗炎，心欲留之，乃逼以其妹妻罗炎。炎既与王妹匹配，王妹遂有孕。罗什在胎，其母慧解倍常，生下罗什，及年七岁，遂与母俱出家。罗什从师受经，日诵千偈，偈有三十二字，凡三万二千言，义亦自通。西域诸国咸服罗什神俊，每至讲说诸经，诸王皆长跪坐侧，令罗什践而登焉。苻坚闻之，密有迎罗什之意，因是乃遣吕光等率兵西伐龟兹。光行，苻坚谓曰：“若获罗什，即驰驿送之。”今吕光既破龟兹，乃使人寻得鸠摩罗什并其母至。光见其年少美色，以凡人戏之，强妻以龟兹王女，罗什拒而不肯，坚辞甚苦。光乃关闭密室，乃饮以醇酒至酣，罗什不得已，遂与为妻。吕光见龟兹宫室壮丽，命参军段业著《龟宫赋》以讥之。龟兹胡人奢侈，厚于养生，家有葡萄酒，或至千斛，经十年不败，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。由是吕光留恋，无有归心尔。

却说乞伏国仁，陇西鲜卑人，父司繁，降于秦苻坚，使镇勇士川。司繁卒，国仁代镇其地，闻秦苻坚败于晋，乃谋反，自称大单于，秦、河二州牧、苑川王，都于金城，聚众一二余万，不听秦命，改号建义元年，国号西秦。

却说乞伏国仁为秦前将军，从秦王坚寇江南。国仁叔父步颙闻秦师大败，乃率陇西谋叛。秦王坚闻知，使国仁以兵五千讨之。国仁遂与叔父步颙合兵谋叛，众至十万，经略秦境。

却说慕容垂领兵至安阳，其子慕容宝曰：“父亲欲建中兴之业，独力难成。吾之旧将皆在长乐公苻丕处，不如父亲入城，只佐参苻丕，私与皇甫真等同举兴兵之策。”垂曰：“其计大善，汝率兵先行，吾自入参苻丕，密会旧将同议兴兵之策。”于是慕容垂自引从人入安阳参苻丕，使其子宝率兵先行。

### 慕容垂谋复燕祚

却说慕容垂来见长乐公丕，丕身自出迎之，赵秋密劝垂于座杀丕，因据邺起兵，垂不从。丕还欲谋袭击垂，当侍郎姜让谏曰：“垂反形未著，而擅杀之，非臣子之义。不如待以上宾，严兵卫之，密表情状，听敕而后图之，则可也。”于是丕从之，馆垂于邺西驿，令人守之。垂潜与燕故臣皇甫真等曰：“今秦王败于肥水之上，锐气已堕，不能复盛。吾以计脱身至此，以参长乐公为名，来见卿等一面，同议中兴之策，再复燕祚，共灭强秦。今被苻丕令人监我于邺西舍，不与我去，卿等以为何云？”皇甫真等曰：“复燕宜乘此时，奈我等皆无兵权，不知殿下部下还有多少兵？”垂曰：“未上万人。”真曰：“殿下速使人以书往关东，使旧将丁零、翟斌二人起兵先叛，秦王必然诏殿下兴兵去讨，乘此机会，可以脱此。招集人马若上十万，以讨丁零为名，所过郡邑，郡邑必然以牛酒郊迎王师，因其无备，可下诸郡。再移书报知各燕旧将，必然响应，举兵向长安，大业指日可定矣！”垂曰：“然得卿同行，可得事成。”真曰：“吾若随殿下去，长乐公生疑，反为不成。”垂曰：“既如此，吾来日就发书与二人就去，再不会公。”言讫辞归。

于是垂密使人送书与丁零、翟斌，令其起兵为乱。零、斌得书，即时聚二万兵，扰秦境。关东守将上表告急于秦王苻坚，苻坚问文武曰：“今丁零、翟斌二人谋反，文武之中，谁人肯去讨此跋扈？”权翼曰：“国兵新破，京师之众不可调遣，宜右固根本。可使人赍诏，遣冠军将军慕容垂起兵去讨，可得两便。”秦王坚曰：“何如两便？”翼曰：“慕容垂父子焉肯久为人臣，必有异志，遣其去讨丁零、翟斌，正如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从其自灭。慕容垂灭得丁零等亦好，丁零等灭得慕容垂亦好，此不为之两便乎！”秦王坚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使驿驰诏书表北鄙，诏慕容垂以兵去讨丁零、翟斌。垂得书并不推辞，只道军粮稀少，因此慕容垂谓使人曰：“卿回朝托为善言奏知。”

使人去了，垂径将驿书来见苻丕，称“秦王令其讨丁、翟之乱，以兵符乞兵起行。”丕犹豫，当石越言于丕曰：“垂有恢复旧业之心，今复资之以兵，此为虎添翼也。”丕曰：“垂在此常恐为肘腋之变，吾置之于外，不犹愈乎！今秦王之命，焉敢违之。”思半晌，计以羸兵弊铠给之，又遣苻飞虎帅氏骑一千为之副。密戒飞虎曰：“垂为三军之帅，卿为谋垂之将，行矣，勉之！”飞虎曰：“谨领密旨。”言讫，即统兵行。当垂辞丕曰：“臣欲入邺，拜辞祖庙而去，告知殿下。”丕曰：“卿今有急，不劳拜庙，火速前去。”

垂见丕不许，乃潜服而入，亭吏禁之，垂怒，斩吏烧亭而去。

石越言于丕曰：“垂反形已露，可因此除之。”丕曰：“淮南之败，垂侍卫乘舆，此功不可忘也。”越退告人曰：“公父子好为小仁，不顾大计，终当为人擒。”时丕留慕容农及楷、绍于邺为质。垂行离安阳，闻丕与飞虎谋欲杀己，因怒激其众曰：“吾尽忠于苻氏，而苻氏专欲图吾父子，吾虽欲已，得乎！”乃停河内募兵，旬日间，有众八千，夜袭飞虎兵，兵不备，尽被杀之。垂以书遗秦王坚，言其故。而慕容凤等亦各帅部曲归翟斌。会秦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领毛当讨斌、凤，被斌、凤合兵击破斩之。垂遂济河焚桥，有众三万，遣人告于农等使起兵。农等遂以晦日将数十骑，微服密出邺，奔列人，止于乌桓鲁利家，利为之置馔，农笑而不食。利谓其妻曰：“恶奴，郎贵人，家贫无以馔之，奈何？”妻曰：“郎有雄才大志，今无故而至，必将有为，非为饮食来也，君亟出远望，以备非常。”利从之。农谓利曰：“吾欲集兵列人，以图兴复，卿能从我乎？”利曰：“死生唯郎是从。”农乃诣乌桓，与张骧说之。骧再拜曰：“得旧主而奉之，敢不尽死。”于是即招军买马，众至九千人，起兵来会慕容垂。

### 慕容垂大破秦兵

甲申，九年（秦建元二十年，燕慕容垂元年，秦姚萇白雀元年。旧大国一，新大国二，凡三僭国），正月朔，长乐公苻丕大会宾客，令人请慕容农同饮，使人回说不知何去。丕始觉有变，遣人四出寻之，乃知其在列人，已起兵矣。

却说慕容农又驱列人居民为卒，斩桑榆插地为兵，裂裳于竿为旗。使赵秋、屠各子及东夷、乌桓等人，各帅部众数千赴之，攻破馆陶，收其军资器械，取康台牧马数千匹。于是步骑云集，众至数万，乃推农为骠骑大将军，监统诸将，随才部署，上下肃然。农以父垂未至，不敢行赏。赵秋曰：“军无赏，士不往，今之来也，皆欲建功规利，宜承制封拜，以广中兴之业。”农从之，于是赴者相继。农号令整肃，军无掠，士女喜悦。长乐公丕闻知大怒，使石越来讨之。农曰：“石越有智勇之名，今不南拒大军而来此，是畏王而凌我也，必不设备，可以计取之。”众将皆曰：“今大兵至，宜治列人城以拒之。”农曰：“今起义兵，唯敌是求，当以山河为城池，何列人之足治也！”越至列人之西，农参军赵谦曰：“越远来疲倦，请急击之。”农曰：“彼军有甲在外，我军无甲在心，昼战则士卒见其外貌而惮之，不如待暮击之，可以必克。”即令战士严备以待，毋得妄动。石越既至，令士卒立栅负

---

已——罢休。

列人——古地名。

（ch n，音掺）裳——前至膝的短衣。

固。农笑曰：“越兵精士众，不乘其初至之锐以击我，方更立栅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至暮，农令将士鼓噪出阵于城西。牙门将刘本帅壮士四百人，当先腾栅而入越寨，石越无备，见兵入寨，慌上马，两下相遇，石越持枪跃马走出，大骂：“逆贼，秦王有何负汝，发兵谋叛？”慕容农大怒，拍马更不打话，手搦大杆刀直取石越。两马相交，战不十余合，石越被慕容农一刀斩于马下，麾兵一击，杀死秦兵大半，其余尽皆逃奔。毛当在后阵闻石越败，急欲上马，农大兵涌至，措手不及，亦被乱军所杀。秦兵大败，以此秦人骚动，盗贼群起。慕容垂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，不过半年，众至十万，起兵前来关东，先遣人报知慕容凤、丁零、翟斌。三人闻报自来迎接，入寨相见已毕，各叙阔别之情，及议复燕之计。丁零曰：“若复燕，可使人往邺报知前将军慕容农，令其起兵相应，我这里一面以兵先取邺城。”垂曰：“闻农兵起将至，吾亦遣人报知，君言正合我心。”遂即写书，遣田山去列人，会慕容农一齐合兵。田山领书去了，慕容垂与兵符发兵来攻邺城。田山以书见慕容农，农读书讫，即时以兵来会。时垂兵二十余万人，兵至邺前，弟慕容德、子慕容宝上言曰：“今天下兵起，皆为燕故。吾兄乘此早称尊号，庶使人无异望，士有归心；若不早定名号，士民解体，鼎业难定。”垂曰：“然。”于是慕容垂自称为燕王，以世子慕容宝为王太子，以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，封范阳王，封拜王公百余人，使其帅众二十余万长驱攻邺。

史说，慕容德字玄明，之少子也。姿貌雄伟，额有日角偃月重文。博览群书，多才艺。兄垂尝与共论国家大谋，言必切至。垂谓之曰：“汝器识长进，非复吴下阿蒙也。”及慕容 败徙于长安，秦王苻坚以为张掖太守。苻坚败之于晋，德乃从垂至邺，因劝垂称号，垂乃以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。兵至邺，慕容农兵亦至，闻后燕王到，自引亲随从入中军参见燕王。燕王垂大悦曰：“得卿来助，大业成矣。”于是后燕王垂封慕容农上将军，命其以兵与慕容德同屯。次日，会兵攻邺城。当长乐公苻丕见燕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使兵坚守各门。遂召将军韩晃等曰：“今慕容垂兵多将广，难以与敌，攻城用何计可以破之？”韩晃曰：“慕容垂锐气正盛，石越执兵新亡，谁人再肯向前？若守此城，城郭不完，甲兵不坚，不如退守中城，使人问垂，如何起兵？”于是丕遣姜让来说，问垂何如谋叛。让奉丕命，来见慕容垂，未及开言，垂曰：“孤受主上不世之恩，故欲安全长乐公，使其赴京师，然后修复旧业，永为邻好。若不以邺城见归，当穷极兵势，恐单马求生，亦不可得也。”让厉色责之曰：“将军不容于家国，投命圣朝，燕之尺土，将军岂有分乎？主上与将军风殊类别，一见倾心，亲如宗戚，宠逾勋旧，一旦因王师小败，遽有异图！长乐公受分陕之任，其可拱手输将军以百城之地乎？将军欲裂冠毁冕，自可极其兵势。但惜将军以七十之年，悬首白旗，高世之忠，更为逆鬼耳！”垂默然。左右请杀之，垂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，何罪！可礼

而归之，上覆秦王坚，并持吾表，愿送长乐公丕归长安。”坚闻知，复见表，大怒，切恨之。时苻丕见垂兵至，料不能敌，乃自领后军，至一更尽，大开东门杀出，以兵退入中城，传令三军坚守城池，不许出战。次日天明后，燕王闻苻丕已走，引众入城，扎住六军。

却说秦北地长史慕容泓闻慕容垂攻邺，乃引亲属百余人，亡奔关东，收集鲜卑九千人，起兵还屯华阴，招集亡命。平阳太守慕容冲闻慕容垂称王关东，亦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，众至二万，屯于平阳。

却说秦王苻坚在宫中，闻长乐公苻丕告急文书至，及知慕容垂、慕容泓、慕容冲等各起兵谋叛，心中大惊，谓夫人张氏曰：“朕若用朝臣之言，岂见今日之事耶！有何面目见朝臣乎？”言讫，命群臣计议，使去讨之。

### 慕容垂已复燕祚

燕王垂遣范阳王德击秦枋头，攻取之。东胡人王晏据馆陶为邺中声援，夷夏不从燕者亦尚众，燕王垂遣太原王楷与陈留王绍击之。楷谓绍曰：“今大业始尔，人心未治，唯宜绥之以德，不可震之以威。”乃出屯于辟阳，绍帅骑数百往说晏曰：“今燕王大兵至此，长乐公尚且奔走，料此小城，内无军粮，外无救兵，安能守之，不如早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”于是王晏思半晌，乃开门纳降。王晏一降，于是氏夷降者数十万口。楷留其老弱，置守宰以抚之，发其丁壮十余万与晏诣邺。垂大悦曰：“汝兄弟才兼文武，足以继先王之志矣！”慕容泓为秦北地长史，闻燕王垂攻邺，亡奔关东，收集鲜卑，还屯华阴，其众遂盛，自称雍州牧。

秦王坚闻知泓叛，谓权翼曰：“不听卿言，使鲜卑至此，关东之地，吾不复争，将若泓何？”言讫，乃使广平公苻熙镇蒲坂。征巨鹿公苻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配兵五万，以窦冲为长史，姚萇为司马，前来讨泓及垂。三将领命，即出领兵，苻都谓姚萇等曰：“今主上令吾等讨慕容垂、慕容泓、慕容冲三人，可讨何处为先？”姚萇曰：“慕容垂兵多将广，连有邺都之地，已称王号，士民归附，难以动摇；慕容泓据有华阴，甚得众心，民为之用，军为之力，亦难动之；慕容冲军马新集，民心未归，不如乘此先讨，必然破之。再以得胜之兵，去讨华阴，亦可得。再举攻邺，邺孤，亦可下矣！”曰：“卿言有理。”于是率兵将进平阳，与慕容冲寨只隔二十余里下寨。姚萇谓窦冲曰：“慕容冲欺我远至劳力，今夜必然来劫吾寨，其城必虚，君可以兵五千，抄小路去其城后，待其兵离了，然后乘虚杀入，可得其城。”冲从之，即率兵抄小径，去平阳城外埋伏了。姚萇亦与苻都，各以兵埋伏寨外，只待慕容冲来。

却说慕容冲闻报事军人说：“秦兵在城二十里外屯扎。”慕容冲谓左右曰：“今秦兵远来，必然劳逸，正好劫寨。”左右曰：“姚萇颇知兵法，恐有准备。”冲曰：“匹夫仗血气之勇，有何谋策，只管依我而行。”至晚，

传令交军人黄昏造饭饱食，一更出城，二更去劫秦营。三军得令，至黄昏俱各饱食，全身披挂，人衔枚，马勒口，至一更尽，开南门而出。三更左侧慕容冲兵至寨前，冲令三军鼓噪呐喊杀进，直入中军，却是空寨。慕容冲急勒马时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四边喊起，左边苻 杀出，右边姚萇杀来，两下夹攻，杀得冲兵损其大半。慕容冲拚命杀出重围，走向平阳。平阳已被姚萇使窦冲帅兵抄小路至平阳城下埋伏，一见慕容冲以兵出城，离了十里之程，窦冲使军人各将云梯三百余只架在城上，五百余人齐登入城，将守门军人杀了，砍开城门，外军直入，屯于城中。及至天明，慕容冲大败而回，至城下见城上皆是秦兵旗号，不敢入城，自思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乃忙领百余骑逃奔华阴，来投慕容泓。泓曰：“闻弟在山东聚义，如何至此？”冲曰：“弟在平阳聚众至三万人，被姚萇破之，无处安身，来投贤兄。”泓曰：“汝既来投，吾何见却？弟宜尽忠，同讨强秦，倘得天下，与你平分。”言讫，以慕容冲为前锋将军，率兵二万出屯城外，以为犄角之势，待拒秦军。

却说苻 用姚萇之计破了慕容冲，得平阳城，安抚百姓，分兵去守，遂领兵长驱大进，杀奔华阴郡来。慕容泓正欲起兵向长安，忽探事军人回报苻 兵将至，乃使谋臣高盖来帮慕容冲，以兵拒迎。高盖领命出城，来见慕容冲曰：“今主公遣某同将军拒敌，将军还有计否？”冲曰：“吾却无计，正欲问君。”高盖曰：“依愚之策，前面有穷崖谷，可以伏兵。将军可以五千精兵伏其处，吾以二万兵诱敌，待苻 过穷崖谷了，将军兵出而击之，吾勒兵杀回，两下夹攻，苻 可擒矣。”冲曰：“此计正合我机。”于是慕容冲依其计，即以五千精兵埋伏于穷崖谷，使高盖帅兵二万，出华阴界口诱敌。

却说苻 引兵去华阴界口，前兵报有敌兵拒住，不得往行。苻 曰：“慕容泓以谁人为将？”探事军人报：“是平阳杀败的慕容冲领兵拒迎。”苻 曰：“只管杀去。”前军得令，杀将过去。敌兵见秦兵来，不敢交锋，尽皆溃逃，穿山渡岭而走。苻 一见，传令三军，尽力去赶。姚萇曰：“前面穷谷，恐有埋伏，不可去追。始间拒兵不战而走，宜防暗计。” 曰：“慕容冲无谋之辈，有甚高计，追之无妨。”因此秦兵鼓噪大喊，连追十里之程，前军立住不行， 问之，报曰：“后面大队军马拦住隘口。”言未毕，前面高盖驱兵杀回，苻 使姚萇出阵迎敌前军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后军喊起，报道：“后面穷崖谷中有伏兵杀出。”苻 大惊，举手无措，忙命窦冲退拒后军。冲即勒马以拒后军。 方得脱，收兵计点，折去大兵三千人，因是两下相持。

时慕容泓谓诸将佐曰：“前日虽胜一阵，秦兵势大，终难为敌，不如奔回关东。”诸将曰：“吾兵若退，彼必后追，此事若何？”泓曰：“选精锐兵断后。”诸将曰：“如此可行。”于是泓自帅精骑在后，使老弱先行。苻

闻泓退，乃自以兵出邀击。当姚萇闻知，急出谏曰：“鲜卑皆有思归之志，故起而为乱，宜驱令出关，不可遏也。夫执麋鼠之尾，犹能反噬于人。但可

鸣鼓随之，彼将奔败不及矣。” 弗从，自以兵出，使窦冲为前锋，与慕容冲交战。两马相交，战未十合，窦冲大败，走回本阵。苻 见窦冲大败，亲自披挂，拍马走出阵前，与慕容冲战，交马只一合，被慕容冲斩于马下。窦冲见 死了，亦领部下兵杀出重围而走。秦兵无主，溃逃乱奔，慕容冲麾兵一击，杀死大半。姚萇在前锋闻后军报苻 被伏兵慕容冲杀了，姚萇大惊，不敢恋战，与左右从骑千余，尽力杀开血路，正遇高盖。二人交锋，战上五合，姚萇拨开军器，拍马加鞭，杀出重围。思量欲回秦，恐秦王苻坚见罪，只得引残兵走奔马牧。西州使长史上书报知秦王坚谢罪，坚大怒，将长史斩之，从人走回，报与姚萇，招集残兵，不敢还秦。

### 姚萇反秦称后秦

却说西州豪族尹详等率五万家谋叛，闻姚萇至西州，领五万家人，见姚萇曰：“某等遭乱离之世，不遇真明之主，徒抱赤心，隐于此耳。今闻明公甚德，乃将门子孙，某等帅众前来，主明公为盟主，守此一邦，未睹尊意若何？”萇曰：“吾闻卿等乃西州豪杰，马牧英俊，若立盟主，必须立卿。萇乃庸才，因逃难寓此，焉敢夺长也。”尹详曰：“吾闻立尊定须立德。公祖德于民，吾故率众推公，公何辞耶？”言讫，详为首下拜，称千岁，十万余人齐声从命。于是姚萇为后秦王，拜尹详为谋事参军，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，攻讨北边。

却说慕容冲既杀了苻 ，同高盖又集军马，屯于城外，乃遣人送书谓秦王坚曰：“吾王已定关东，可速备大驾，送家兄皇帝还邺都，与秦以虎牢为界，两下罢兵。”坚见书大怒，召慕容 责之曰：“卿之宗族，可谓人面兽心，不可以国土期也！”因命 以书招谕泓、冲二人来降。 密遣使谓泓曰：“吾笼中之人，必无还理，且燕室之罪人也，不足复顾。汝勉建大业，听吾死便即尊位。”泓于是进兵向长安。

却说后秦王萇用尹详计，招众十余万，进屯北地，华阴、新平、安定等郡，皆降附之。秦王坚大怒，自帅步骑二万，前来讨萇。秦兵屡败萇兵，屯于安公谷下，军中无井，秦人塞安公谷堰水以困之。萇军有渴死者。会天下大雨，后营中水深三尺，营外寸余而已，后秦军复振。坚叹曰：“天亦佑贼乎！”于是萇得活。

却说慕容泓谋臣高盖，见泓德望不如慕容冲，且持法苛峻，因说慕容冲曰：“慕容泓非济世之才，吾意欲立将军，将军复有意乎？”冲曰：“一身客寄四海，未尝不伤感而叹息！常思鷓鴣尚有一枝，狡兔犹存三穴，何况人乎！北中丰腴之地非不欲之，奈何慕容泓同一宗亲，甚不忍焉。”高盖曰：“北州天府之国，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。今慕容泓不能用贤立事，刚而无勇，柔而太弱，此业不久已属他人矣！今天以资将军，此会挫失，岂不闻逐兔先得之语乎！将军欲之，某当效死。”慕容冲拱手谢曰：“倘天助实出公之所

赐也。请暂少歇，再容商议。”当日席散。次早，高盖又言之，慕容冲曰：“既先生有念冲意，从先生计之。”于是高盖密于慕容冲耳畔言曰：“今日明公入城，彼必出迎，明公击盖为号，因可杀之。”冲曰：“然。”因此慕容冲与高盖领军归城，慕容泓闻报慕容冲大捷而回，乃引诸从人以果酒在城门内迎贺。时高盖佩剑在前，慕容冲在后而进，见慕容泓持酒在门边，因言曰：“托圣兄洪福，幸获此胜，何劳远迎。”泓对曰：“得贤弟英勇，大破秦兵，生灵百万无不感激。”因忙举酒与冲，冲接着，作失手击破，高盖一见，舞刀向前，把慕容泓一刀斩之。泓首落地，诸从皆惊。高盖大叫曰：“降者免罪，逆者尽诛！”于是城中诸将吏人，俱各投见拜降，不敢拒命。因此高盖请慕容冲入内，为皇太弟成承制行事，复置百官，遣将差兵攻讨北平。

先是，秦王苻坚灭燕，慕容冲姊年十四，有倾城国色，苻坚纳之为王妃，宠冠后宫。时冲年十二，有龙阳之姿，坚又幸之，因此姊弟专宠，宫人莫进。由是长安百姓为之歌曰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群臣咸惧冲为内乱，时王猛切谏之，苻坚不得已，乃用冲出长安，为平阳太守。又有谣言曰：“凤凰凤凰，上于阿房。”苻坚闻之，以凤凰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乃命植梧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。慕容冲小字凤凰，故有先兆之讖也。

八月，燕将慕容德等进兵围住邺城，城中长乐公苻丕大忧，况且刍粮俱尽，削松木饲马，犹不肯降。燕王垂谓诸将曰：“苻丕穷寇，必无降理，不如退屯新城，开丕西归之路，以谢秦王畴昔之恩。”于是燕慕容德等传令三军退趋新城而屯。却说晋太保谢安上表，请乘胡乱以兵北讨，晋帝读表曰：

先帝深虑胡贼，势不两立，由胡无衅可乘，故不敢征。后陛下继位，岂期苻坚逆天犯境，蒙托臣以讨贼，臣自知劣才之弱，贼众之盛，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思惟破秦。陛下天威，洪福所致，将士戮力效命，一击破秦百万之兵，使苻坚丧胆于肥水。鲜卑乱生关东，五胡杂值，俱各以秦之军，食秦之粟，杀秦之兵矣！此乃天厌秦人，故有此兴耳！伏望陛下乘此遣将开拓中原，北方指日可平。甲申大光九年九月，太保臣谢安谨表以闻，仰于圣听。

晋武帝览表，谓安曰：“卿策正合朕心。太保可调拨诸将，以兵起行伐秦。”

于是谢安谢恩，即出朝堂，使前将军玄率桓石虔诸将，以大兵二十万来讨河南。河南城堡闻兵至，皆来归附。谢玄领兵入屯河南，分兵戍守，安慰百姓，又遣晋陵太守滕恬之以兵五千，渡河入据黎阳。又遣参军刘牢之以兵二万，入据确、滑台。分拨已定，谢玄自以大兵屯住河南城，使人前去打探消息，待回来报，然后进兵。

---

龙阳——指战国魏男宠龙阳君。

确（quèqi o，音却敲）。

## 苻丕求救于谢玄

却说燕王垂退兵，与长乐公苻丕走去。而苻丕坚守不走，垂大怒，复使车骑将军慕容德等帅兵围邺。苻丕见燕兵又至，进退无路，只得固守。及闻谢玄入据河南，心中大惊，急聚将佐商议，忽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殿下休忧，某虽不才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使慕容垂退兵，可保邺都万无一失。”苻丕视之，乃右将军徐成。丕问曰：“卿有何高见，可解此围？”成曰：“某闻慕容垂祖上光仕晋，晋封为侍中，后慕容俊反晋，自立为燕，至被圣父灭之。今垂复称燕，晋人不乐其生，某请兵去说谢玄与殿下连和，同破燕兵，此围自然瓦解。”丕曰：“汝且试言说玄之词，与吾听之。”成于苻丕耳边道：“如此，如此。”丕然之，曰：“其说甚奇。”于是修书一封，使徐成从夜半引五千兵，杀出南门，奔河南而来。

次日拜入，说谢玄曰：“秦王与晋无仇，只因慕容垂父子切言劝之，以兵犯境，致结肥水之怨，秦王深悔羞焉！不期逆贼计乘吾败，复自称燕，以兵来攻邺城。今长乐公苻丕遣某以邺都之地奉公，乞赐粮米救济军民，再以一军救应，同退慕容垂，情愿领众西归，让邺都、河南还晋，永远和好，誓不相侵，未审尊意若何？”玄曰：“既长乐公还我邺都之地，怎不救应。吾以米二千斛，汝可先运赴邺，资给军民，吾后随即点兵来救。”徐成拜谢，运粮先回。

当桓石虔谓玄曰：“将军何不坐待慕容垂诛杀苻丕，如何反助粮米与其救兵？”玄曰：“汝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慕容垂不减韩信之智，有如吕布之勇，今以兵围邺，苻丕困极，吾若不以粮米馈之，不遣军马救之，苻丕势穷，必然降燕，则邺都何年得焉！故吾以军粮救应苻丕，使其同吾杀退慕容垂。苻丕势弱，安敢失信，定要西归，唾手可得邺城，河南之地十有九矣。”诸将曰：“将军神见，我等不及。”于是玄召参军刘牢之至，曰：“汝可以二万兵，前去助苻丕破燕。”牢之从之，即以二万兵来救邺城。

却说徐成运米二千斛近邺，使人先入城报知苻丕。苻丕以兵出接粮米入城，徐成以兵断后，杀散燕兵，亦入城去。苻丕问曰：“虽得粮米，可支数月，未审救兵何日得至？”徐成曰：“只管坚保城池，以待救军。”于是苻丕令军人昼夜固守之。燕慕容麟攻博陵，城中粮竭矢尽，功曹张猗恐城破，逾城出，聚众五百以应麟。王兖临城责之曰：“卿是秦民，吾是卿君，卿起兵应贼，而号义兵，何名实之相违也！古人求忠臣，必于孝子之门，卿母在城，弃而不顾，吾何有焉。今人取卿一时之功，则可矣，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罪乎！不意中州礼义之邦，乃有如卿者也。”麟怒，身先攻拔博陵，执兖杀之，军民皆恨。

## 慕容文杀刘库仁

却说平城太守慕舆文，乃慕舆句之子也，闻苻坚败于肥水，及慕容垂称尊号自立，乃招集兵马，来攻刘库仁。库仁大怒，点起军马，与慕舆文交战。二人交锋，战二十余合，库仁被慕舆文斩于马下。刘眷见兄库仁被杀，舞大捍刀，拍马来奔慕舆文。文又与眷相战，战上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刘显见叔赢不得慕舆文，持枪前来夹攻。文抵当二人不住，拨开军器，勒转马头便走。刘显驱兵一击，杀得慕舆文之兵大败，逃回平阳去讫。

刘库仁既死，其子刘显杀退慕舆文，寻讨刘库仁尸首葬埋讫。其弟刘眷代领其众，刘显心甚不忿，暗藏利刀，入内室刺杀其叔刘眷，自领诸部。刘显既领其众，恐皇孙拓跋圭长成复业，乃谓左右林茂、王霸曰：“拓跋圭年已长成，后必为乱，吾欲杀之，恐秦王见罪。吾甚忧患，汝有何计？”林茂曰：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旧发，吾甚虑此。既要害圭，不诬其谋叛，何以杀之？不如先杀拓跋圭，然后直奏圭谋反，吾已杀之，将军有何罪焉！”显然之。茂又曰：“此地常例，每年聚会诸部众官。今期已迫，来日将军使人往请诸部大人赴会，就请拓跋圭同至，若来赴会，留而杀之。”显曰：“其计善矣。”于是刘显使人请各部官将赴会，又差人来独孤部请拓跋圭。

拓跋圭收拾赴会，燕凤曰：“愚意刘显有害小主公之意，故今来请赴会。”贺讷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凤曰：“新杀亲叔刘眷而夺此位，恐小主公成人后来取位，故有谋害之心。”讷曰：“虽有此计，切莫疑心。平阳去此不远，不去反疑。”圭曰：“公之言是也。”张册曰：“筵无好筵，会无好会，主人不可去。”赵俊曰：“某将马军三百人同往，可保主公无事。”圭曰：“子杰同去，何足虑也。”

拓跋圭与子杰即日同赴平阳，离独孤百十余里，比及到郡，林茂出郭迎接，意甚谦敬，拓跋圭不疑；随后文武官各出迎接，拓跋圭转无疑忌。是日，请于馆舍暂歇，赵俊引三百军士围绕保护，俊带甲挂剑，行坐不离。次日，入报九部四十五处将官员、刘卫辰皆到了，刘显先请商议曰：“拓跋圭世之梟雄，久必为北州之祸，可就今日除之。”卫辰曰：“恐失士民之望，不可行此。”刘显曰：“吾已密领秦王诏旨在此。”卫辰曰：“如此则先须准备。”显曰：“东门阴山大路，吾已密令宗弟刘和引五千军把住；南门外，已使刘中引三千军把住；北门外，已使刘 领三千军把住。止有西门不必守护，前有大溪阻隔，虽有数万之兵，不易过也。”卫辰曰：“吾恐赵俊行坐不离，难以下手。”显曰：“吾已伏五百兵在城内了，可使王威另设一席于外，以待武将，先请住赵俊，后可行事，吾已安排定了。”

当日，杀牛宰马，大设宴饮，请拓跋圭。圭与众官皆至堂中，拓跋圭主席，诸公子两边，其余各依次坐。赵俊带剑立于其侧。酒至三巡，王威入请赵俊赴席，俊推辞不去，圭命去，俊出就席。刘显在外，收拾铁桶相似，三百军都赶归馆舍，只待半酣，号起下手。正值王霸把盏，至圭前，以足履圭之足曰：“请更衣。”圭会其意，待霸把遍盏，推起如厕。王霸已于后园等待，圭入，谓曰：“城外东北皆有军马，惟西可走，使君急从后遁去勿迟。”

刘显已定计害君多日矣。”拓跋圭大惊，急解马开后园门，飞身上马，不顾从者，望北而走。把门吏问之，圭曰：“吾不胜酒力矣，当之不住，故先回耳。”时刘显抬头不见拓跋圭在座，便遣林茂去追。茂上马，唤五百马军即便赶之。

却说拓跋圭出西门，行到大溪，幸有艇船，急上艇船，将金头雇艚人撑过江，上岸而走去了。刘显赶到溪边，不见拓跋圭，只得还城。俊饮酒间，忽见人马转动，急入观座上，不见拓跋圭，大惊，急出投馆舍，听得人说刘显引军追拓跋圭出门去了。因此火急绰枪上马，引三百军出城，迎见林茂问曰：“吾主何在？”茂曰：“使君逃席，不知何往。”赵俊是个谨细的人，不肯造次，遍观军中，并不见动静，前望大溪相隔，别无去路。赵俊曰：“汝请吾主，何故着军马围绕？”茂曰：“九部四十五处将官僚在此，吾为上将，岂可不防护也。”俊曰：“汝逼我主何处去了？”茂曰：“吾听知匹马出门到此，不知何处去了。”因此赵俊忙讨船引三百人渡赶五里之路，追着拓跋圭，保护得还本部，来见贺讷，细说刘显谋害之事，及得王霸救回之言。讷曰：“既刘显起此不仁，汝可招军马，以待迎敌。”于是拓跋圭始招军买马，积草聚粮，礼贤纳士，聘旧大臣，不半岁，积得精兵二十万人，自是威名日盛，刘显不敢攻焉。

### 姚萇以兵攻新平

后秦王姚萇闻慕容冲攻长安，会群僚议进止之策，诸将皆曰：“宜先取长安建立根本，然后经营四方。”萇曰：“燕人因其众思归以起兵，若得志，必不久留关中。吾当移屯岭北，广收军实，以待秦弊燕去，然后拱手取之耳。”言讫，乃留长子兴守北地，自将其众攻新平。

初，新平人杀其部将，秦王坚缺其城角以取之，新平人深以为耻，欲立忠义以雪之。及萇至，太守苟辅欲降，郡人冯杰等谏曰：“昔田单以一城存齐，今秦犹连城过百，奈何遽为叛臣乎？”辅喜曰：“此吾志也，但恐久而无救，郡人横被无辜。诸君能尔，吾岂顾生哉！”于是凭城固守。后秦兵至，为土山地道攻，辅亦于内为之，或战地下，或战山上，后秦之众死者万余人。苟辅乃诈降以诱萇，萇信之，将入城，诸将士告有诈，始觉之而返。辅伏兵邀击萇，几获之，得尹详引兵来救，因此又杀去万余人矣。太守苟辅坚守以拒后秦，粮竭矢尽，外救不至。后秦王萇使人谓曰：“吾方以义取天下，岂仇忠臣耶？卿但帅众还长安，吾止欲得城耳。”辅帅民出，萇执而坑之。

### 高盖谋立慕容冲

---

军实——器械、粮饷等军事物资。

乙酉，十年（秦王苻丕大安元年，燕二年，后秦白雀二年，西燕主慕容冲更始元年，西秦王乞伏国仁建义元年。旧大国三，新大国一，小国一，凡五僭国），高盖诸将立慕容冲为帝，都于阿房，国号西燕，改元为更始元年。西燕王冲以高盖为大将军，总督内外诸军事，以蔡文为右将军，起军二十余万。西燕王冲自与高盖、蔡文大发兵马，御驾亲来攻讨长安。时翟斌恃功骄纵，邀求无厌；又以邺城久不下，潜有贰心。太子宝请除之，燕王垂曰：“河南之盟，不可负也。若其为难，罪由于斌；若事未成形而杀之，人必谓我忌其功能。吾方收揽豪杰以隆大业，不可示人以狭，失天下之望。藉彼有谋，吾以智防之，无能为也。”斌果密与秦长乐公丕通谋，事觉，垂乃杀之。

### 秦遣姜让责燕王

晋刘牢之兵至邺，后燕王慕容垂已知苻丕求救于谢玄，遣刘牢之以兵二万来，遂谓诸将曰：“今谢玄以刘牢之将兵二万，来救邺围，若待其至，前后受敌，难以取胜，必须以计破之。”随召慕容农至曰：“你可领五千兵，埋伏于城南六十里内小林山左埠后，待晋兵到，放火烧山，彼兵必乱，乘乱击之。”又唤崔羌至曰：“汝以五万兵分布拒住邺城四门攻之，不可与其出城。”又谓慕容德曰：“贤弟可自引一万军，前去诱敌，引晋兵过伏兵之处，尽力杀回。农与卿等夹攻，则牢之必成擒矣。”计议已定，诸将依计而行。至第三日，军至小林山，众军停食。食讫，至日晡时，晋军至大林山前，众军立住报道：“前面燕军拦住去路。”刘牢之遂跃马持枪，出奔前军。慕容德手提钢刀，杀过阵来。牢之迎接相战，战上十合，慕容德诈败便走。牢之催军去追，忽听得一连三声炮响，大林山四五处火起，大林后鼓噪喧天。牢之正到山后，丁零杀出，与牢之交锋，战上五合，丁零败走。后军喊起，牢之急问，军人报曰：“小林山后有伏兵杀出。”正欲调兵拒战，前面慕容德杀回，三下夹攻，惊得刘牢之举手无措。丁零又到，牢之又与交斗，斗至十合，丁零又败。牢之拍马加鞭来救后军，正遇慕容农持刀便杀过来，牢之以枪去迎，二人交战。战上二十余合，牢之见晋兵被火烧死大半，回头一看，止余五百余骑，无心恋战，拨开军器，杀出重围，走还确。

却说长乐公苻丕闻晋兵到，与燕交战，乃与徐成议曰：“吾守此穷城无益，不如乘晋、燕交兵，杀出退还，再来复邺未迟。”徐成曰：“既要还，即忙收拾军马起行。”丕曰：“然。”于是苻丕使徐成为前锋，自为合后，大开西门，领众杀出。正遇崔羌，徐成接战，苻丕领兵冲过，走出重围。徐成与崔羌交战五十余合，见苻丕离城已远，拨开军器，拍马杀出，保护苻丕望长安而逃。

却说后燕王慕容垂见苻丕逃回长安，传令各处收军，自引众官入邺城，

---

日晡（b，音逋）——申时，下午四时左右。

调兵戍守各处郡邑，出下榜文张挂，抚慰百姓，招纳流散。

却说秦王苻坚闻燕慕容垂攻邺将陷，复宣侍郎姜让至曰：“今邺被困已久，你可前去说慕容垂，道我待他不薄，如何忘恩失义，来攻邺耶！”姜让领命曰：“臣自见机而说，不敢辱君命。”因此即来邺城。邺城已陷，遂入见慕容垂，姜让厉色责后燕王垂曰：“秦王道与将军风殊类别，臭味不同，奇将军于一见，托将军以断金，奈何王师小败，便有二图？况秦王厚遇于君，何如今日忘恩也？依愚之见，胡不以邺见归，不失封侯之位，以免黎元遭其涂炭耳！”后燕王垂曰：“汝还善言达知秦王，道关中之地乃吾家之基，吾故取之。重蒙知遇之恩，纵长乐公还，吾已报之矣。”姜让见说不行，即辞归。慕容农曰：“姜让妄诞，何不杀之，而与回去。”后燕王垂曰：“古者交兵，使在其间，犬各吠非其主。随其还，何所杀也。”因是随姜让自还去讫。

却说晋孝武帝末年，嗜酒好内，以为长夜之饮。以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谗谀，谢安恶其为人，每制抑之。国宝诉于武帝，反用宠幸而疏谢安，安甚惭愧。时武帝排宴会大臣，谢安等待坐共饮。武帝命江州刺史桓伊吹笛为助乐，桓伊神色无忤，即吹为一弄，乃放笛奏帝曰：“臣于箏分乃不及笛，然亦足以韵合歌管，请以箏歌合并。臣有一奴，名李廷，善笛音妙，乞旨召进。”帝曰：“卿自召进。”于是桓伊召李廷入内吹笛，自抚箏而歌，为怨声，其歌曰：

为君既不易，为臣良独难。忠信事不显，乃有见疑患。周旦佐文武，《金滕》功不刊。推心辅王政，二叔反流言。

声节慷慨，俯仰可观。谢安因泣下沾襟，乃越席而就之，捋桓伊须曰：“使君于此不凡。”帝甚有愧色，复亲谢安而疏国宝焉。

却说谢安闻刘牢之败于邺城，谢玄沾病，乃秦武帝出诏，征谢玄收兵还镇京口养病，待瘥复进。因此谢玄收军，即还京口疗疾。

却说慕容 闻知慕容垂等起兵，遂与诸弟谋议起兵，因与鲜卑之众密结交，待慕容垂兵至，以为内应。事泄，秦王苻坚大怒，使韩晃领禁兵将慕容父子及宗族数十人至，坚谓曰：“吾敬汝，何如而起此意？”慕容 曰：“家国事重，何论意气。”坚大怒，令人杀之；又杀鲜卑数千人，不存一个。

时值西燕王慕容冲与大将军高盖、右将军蔡文驱二十万大兵至长安，离城二十里安营。次日，整顿军马，来攻长安。苻坚大怒，急自将兵，使韩晃为先锋，以兵五万出迎。西燕王冲使高盖、蔡文二人出军，韩晃出马，与高盖交锋，二人战上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秦王苻坚见韩晃赢不得高盖，自跃马持枪，向前夹攻高盖。西燕王冲见秦王自出战，又使蔡文出迎秦王苻坚，二人接着，相遇便战上十余合，亦不分胜负。西燕王冲见两军未分胜负，急

---

《金滕》——《尚书》篇名。

不刊——不能更改。

遣一千弓弩手，各带强弓硬弩出阵前，对射秦兵。秦王苻坚被西燕兵射之，飞矢满体，流血淋漓，因此抵当蔡文不住，勒马走回入城。韩晃见了箭如雨下，亦走归城，调兵坚守各门。

西燕王冲见秦兵不出，纵兵暴掠，关中士民流散，道路断绝，十里无烟。秦王苻坚大怒，忽左右奏道：“城中先有讖书，曰《古符传贾录》，载‘帝出五将久长得’。”秦王坚问群臣曰：“此书主何吉凶？”群臣奏曰：“此书分明道使陛下走出五将山避之，可免此难。”秦王坚谓群臣曰：“既如此，当留太子苻宏与韩晃守长安，朕自保家属与卿杀出，奔于五将山避之。”自是召太子苻宏至，交付与韩晃曰：“卿可保太子同守长安，吾与中山公苻诜以兵出奔五将山避之。卿宜尽忠，休负于朕。”韩晃叩头领命，同太子苻宏调兵保护长安。

### 苻坚避难五将山

却说苻坚与中山公苻诜以兵一万人，开北门，杀出重围，奔走五将山去讫。西燕王冲闻秦王坚走，命诸将休追，发兵攻城，一连攻打五日。太子苻宏大惊，把捉不住，急召韩晃商议。晃曰：“燕兵势大，难以固守。如今长安难保，不如走脱，免被所擒。”宏曰：“卿言正合我心。”因此苻宏使韩晃为先锋，领兵至夜开城门，冲开血路而走，去讫。百官文武见太子苻宏奔走，城中无主，百僚亦各逃散。至次日，西燕王冲闻苻宏百官皆逃散，乃引诸将文武百官入据长安，大排宴会，封赏功臣。

却说姚萇因睿被燕兵所杀，惧罪逃于西州，西州豪族尹详推其为盟主，聚得精兵三十万人。忽探事细作军人回报：“西燕王冲攻陷长安，秦王苻坚逃在五将山避难。”当尹详言于姚萇曰：“此乃天灭秦也，明公不可错过。今苻坚来五将山居，此处又无城郭，极易于攻。明公火速遣将，以兵围住五将山，将秦王苻坚擒来，天下大定矣！”姚萇曰：“君言虽是，奈秦王是我故主，杀之不义。”尹详曰：“当今之世，四海鼎沸，若执仁义，则大事去矣！苻坚肯纳王景略之言，必诛慕容垂之首，岂有今日之祸？明公何不察之。”姚萇从之，即唤骁骑将军吴忠至曰：“你可帅五万铁骑，去五将山把秦王苻坚擒来。吾与尹详引大军，随后接应。”吴忠听命，即出帅五万骑，前来岐山县，把五将山团团围住。秦兵大乱，尽皆散走，独秦王苻坚不走，神色自若，坐而待之。俄而吴忠帅军打上山来，苻坚不动，被吴忠执之，族属皆被所擒，忠始令鸣金收军，解回陕西。

### 姚萇执缢秦王坚

却说姚萇与尹详率大势军马来到新平，吴忠将苻坚擒至，解见姚萇。姚萇谓苻坚曰：“陛下平素英雄，今日如何被人所执？可将传国玉玺授我，免

汝今朝之死。”秦王苻坚嗔目叱苻萇曰：“玉玺已送还晋矣，不可得也！你若弑吾，愿求快刀。”姚萇又曰：“陛下何不效为尧舜禅位于我，我必以善待陛下，不亦美乎！”秦王苻坚曰：“吾无仁让，汝无德代，圣贤之事奈何拟之。惟求先死，不愿仕伊。”姚萇见苻坚不屈，使人将秦王苻坚于新平佛寺缢杀之。坚时年四十八，在位二十七年。当中山公苻诜及张夫人并自杀死。尹详、吴忠二人因劝姚萇上尊号，姚萇始自立为后秦王，改元白雀二年。萇以尹详为丞相，以吴忠为大将军，屯于新平。

却说晋会稽王道子专权，谗谀孝武帝疏放旧臣，太保谢安恐为所谗，思以远害之计，次日乃入朝奏武帝曰：“广陵丑囚不时盗乱，臣请兵出镇抚之。”孝武帝曰：“卿乃国之元老，朕欲委以朝议，不可远离，朕使别将去守之。”安曰：“会稽王道子有公辅之量，必能安抚社稷，何用臣为。”因此武帝不得已与兵二万，与谢安出镇广陵。

却说谢安出镇广陵，造筑新城，领家属，尽来居之。又筑埭于城北。偶染疾，笃，唤子孙谢琰、谢琨至卧所，谓曰：“昔桓温在时，吾尝惧不全。忽梦乘桓温之舆行十六里，见一白鸡。吾想乘温舆者，代其位也。行十六里止者，今经十六年也。白鸡主酉，今年太岁在酉，吾疾必不起也。汝等尽忠王室，勿怀异望，负吾所志也。”言讫而薨。于是谢琰等合室举哀，收殓埋葬，使人入报朝廷。孝武帝闻知谢安已薨，乃下诏谥曰“文靖公”。先是筑新城，又筑埭于城北，后人追思之，取名为“召伯埭”。安少有盛名，时多爱慕。乡人有罢中宿县者，还诣谒谢安。谢安问其归资，乡人答曰：“止有蒲葵扇五万，钱无一文。”安乃取其扇中者捉之，京师之士庶竞市，价增数倍，因此乡人得利无极。

却说孝武帝见太保安薨，乃以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事，孝武帝朝夕与道子饮酒食肉，不理朝政，百姓无不怨之。

却说长乐公苻丕守邺，被后燕慕容垂所攻，走出，西赴长安，入至晋阳，人报知长安不守，秦王苻坚已死，苻丕号啕大哭，而为发丧。徐成等上言曰：“既秦王崩世，殿下宜即大位，以安众心。收集散亡之卒，以举中兴。”丕从之，乃即皇帝大位，都于晋阳，以徐成为大都督，命其招集诸镇。

却说后燕王垂既得邺都，百姓溃散，城中空虚，至十二月，与群臣商议迁都，都于中山，乃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后燕，改元建兴。

## 吕光还国夺西凉

却说秦都督吕光既平龟兹国，又得鸠摩罗什，有留恋龟兹之志。罗什劝之曰：“龟兹国王现在西地，土民归之，君若不思东还，诚恐兵至，死无葬

---

埭（dài，音代）——土坝。

捉——握。

身之地矣！”光曰：“夫人之言甚堪听之。”因此吕光始传令三军，以骆驼二万余头及外国所进珍宝，并殊禽怪兽千有余品，骏马万余匹，收拾东还。兵至宜木，凉州刺史梁熙与众闭门拒之，高昌太守杨翰曰：“光新破西域，兵强气锐，闻中原丧乱，必有异图，若出流沙，其势难敌。高梧谷口，险阻之要，宜先守之而夺其势。彼既穷渴，可以坐制；如以为远，伊吾关亦可拒也。度此二厄，虽有子房之策，无所施矣。”熙不听。美水令张统曰：“行唐公洛，上之从弟，勇冠一时，若奉为盟主，以帅群豪，则光虽至，不敢异心。资其精锐，东合四州，扫凶残，宁帝室，此桓、文之举也。”熙又不听，而反遣人杀洛于西海。吕光闻翰谋，惧不敢进。杜进曰：“熙文雅有余，机鉴不足，终不能用，宜及其上下离心，速取之。”光至南昌，翰以郡降。至玉门，梁熙移檄责光擅命还师，遣其子胤帅众一万拒之，光破擒之。武威太守彭济执熙以降，光杀之。入姑臧，自领凉州刺史。郡县皆降，独酒泉西郡宋皓、宋泮城守不下，光攻而执之，责泮不降，泮曰：“将军受诏平西域，不受诏乱凉州，梁公何罪而将军杀之？泮今被执，不能报仇，主灭臣死，固其宜也。”光皆杀之。主簿尉 奸佞倾险，与济同执熙，光宠信之， 讐杀名士十余人，凉州人由是不悦。

### 拓跋圭大霸牛川

丙戌，十一年（秦王苻登太初元年，燕建兴元年，后秦建初元年，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，魏太祖道武帝拓跋圭登国元年，凉王吕光大安元年。旧大国四，西秦小国一，新大国一、小国一，凡七僭国），却说乞伏国仁聚众一十余万，占据关西，自称为秦、河二州牧。

史臣曰：夫天地闭，大 生，云雾屯，群凶作。自晋室构孽，胡兵肆祸，封域无纪，干戈是务。国仁，阴山遗噍，难以义服，伺我阡危，长其陵泰。向使偶饮明之运，遭雄略之主，已当褫魄沙漠，请命藁街，岂暇窃据边郊，经纶王业者也。

却说拓跋圭年二十余岁，张恂上言曰：“大王春秋既茂，宜收中土士庶之望，以建大业，何必久居人下乎！”圭然之。燕凤等大会文武于牛川，立圭为王，招集旧臣，聚纳亡命，威名稍震，谓旧臣燕凤等曰：“吾志在天下，恨力未及，不能复先王之志，心甚耻之。卿等有何远策，请为教之？”凤曰：“殿下欲袭王位，秦王已灭，为燕所有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使人以殿下亲者，与燕王慕容垂为质，请命为王，愿为燕藩，然后乘此聚兵积粮，则大业复成矣。”拓跋圭曰：“卿之高谋，符合我意。”因是圭使参军叔孙建领其叔秦王拓跋觚入燕，朝见后燕王垂，奏称：“北代王皇孙拓跋圭以叔秦王拓跋觚

---

厄（è，音饿）——险要之地。

（jìn，音尽）——古代迷信称不祥之气，妖气。

为质，请命复祖王位，愿为燕藩，年纳岁币。”燕王垂曰：“既拓跋圭称藩于朕，朕何不允，吾即遣使立之。”于是留秦王觚为质，复命使与叔孙建还北，立拓跋圭为代王，由是叔孙建回。自此以后，听从燕命。次日，代王痛恨刘显，代王圭使燕凤为前锋将军，自为后军，以兵二十万来讨刘显及刘卫辰。刘显闻军人飞报：“拓跋圭自为代王，今以兵来报前仇。”刘显即时使人报刘卫辰，会同点起军马，出奔邑城来迎敌。时两军相遇，北代王使南部大人长孙嵩出马与刘显交战，刘显舞刀便砍，长孙嵩持枪便迎。二人战上二十余合，刘显气力不加，勒马走回本阵。代王圭麾兵一击，杀得刘显之众大败，十停没去九停。刘显见代兵势强，乃引百余骑走还原部，避于西阴。代王以得胜之兵，来攻刘卫辰。卫辰得刘显书，知代王圭来，先起军五万，来迎代军。当时两军相遇混战，卫辰亲自出马，叔孙建持刀去迎。二人交锋，战上十合，卫辰被建斩于马下。代王招军一击，杀死刘兵大半，余兵望风溃散。代王圭始令鸣金收军，入据新平城，尽收刘卫辰家属，皆斩之，只走了卫辰子刘勃不见。

却说蠕蠕王柔然作叛，来寇朔方，代王拓跋圭闻知大惊急回，使左长史张袞领兵为前锋，自为合后，共率兵十万，来讨蠕蠕。蠕蠕柔然亲自出马，张袞以兵连追三百里，以粮尽收军，见代王拓跋圭曰：“蠕蠕柔然远走，况又粮尽，不可久离，宜振旅还都。”代王圭曰：“蠕蠕以柔然不时为患，正宜乘其大败破之，不然后又再至。虽则粮尽，可杀副马为食，亦足三日之粮乎！”袞曰：“足充矣。”代王圭曰：“若足，可杀副马为食，帅兵追之。”于是袞从之，与代王圭杀副马为粮，星夜连追六百里，至广漠赤池南林山下，赶着蠕蠕柔然。蠕蠕柔然见追兵至，勒马回来与张袞交战，未及三合，蠕蠕柔然之众各自溃散，袞乘势驱军掩击破之，杀得蠕蠕柔然只余百余骑，走还阴山去讫。代王圭始鸣金收军，领众还都，因问张袞曰：“卿曹知我前说三日粮乎？”袞曰：“未知。”代王圭曰：“蠕蠕奔走数日，畜产失饮，至水必留，计其道程，三日足能追及。遂率轻骑奔追，出其不意，彼果惊散，故得破之。”时诸将咸曰：“大王圣策，臣非所及也。”张袞亦谓众曰：“主上天资杰迈，必能囊括六合。夫遭风云之会，不建腾跃之功，非人豪也。汝等诸君，可效忠力，早立大勋也。”诸将曰：“无不效命。”因此代王得取诸部马邑之地，于是诸部士民复归代王圭焉。

却说西燕左将军西延与前将军段随议曰：“今燕王慕容冲骄佚日甚，臣民不安，何如得也。吾与君百战疆场，侥幸得其京畿，汝今为帝，不顾我等功臣，而日为宴乐。吾欲杀之立君，君肯受其位否？”随曰：“以臣杀君，大不义也，吾不欲之。”西延曰：“君不从，久必有灭族之患。”随曰：“吾无罪过，屡有大功，何如到此？”延曰：“韩信功高天下，死于未央，君何不知？”随被西延一语之激，遂从之，因曰：“从卿之议。”于是次日早朝，西延领兵五百人，拥入前殿，燕王冲正登宝座，被西延执下杀之，就推前将军段随上座，谓曰：“慕容冲饮酒淫乐，不堪为主，吾故杀之。今前将军段

随有仁有德，可为燕主，汝等大臣各宜山呼。”时群臣惊得面如土色，各无对言。忽班部中之将军慕容永高声叫曰：“西延、段随二人故弑君父，愿随杀此不仁之贼者，与我同行。”言讫，即入内去。众文武齐声应曰：“愿同将军杀此弑君之贼。”因此俱各不肯山呼，奔入后宫，各取兵器，杀出前殿。慕容永持刀出奔西延，西延接过军人手中蛇矛来迎。二人步战，战至五合，慕容永砍杀西延。段随见西延死了，自料其事不成，乃引五百甲士，杀出内门，引部下之兵出城，逃奔外国去讫。慕容永见段随走了，恐其为患，帅鲜卑男女一万人离长安，而往据河东。慕容冲之旧臣推永为河东王，招集离散之兵，要复旧号。因是长安空虚，无人守之。

却说后秦王姚萇闻慕容永以众出往河东，长安空虚，乃领文武百官士民人等，离安定徙都长安，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秦。立其子姚兴为皇太子，改元建初，改以长安为常安。礼聘先秦旧臣，同辅国政，因此权翼等亦被请至，姚萇拜为太常。姚萇性简率，群下有过，常面辱骂。时权翼谏曰：“陛下弘达自任，不修小节，有高祖之量，然轻慢之风所宜除也。”后秦王萇曰：“此吾之性也。吾于虞舜之美，未有片长；汉祖之短，已收其一，不闻谏言，安知过也。”自是萇始改过焉。

却说西燕河东王慕容永闻苻丕称帝于邺，乃问右将军胡仁曰：“吾闻苻丕称帝据邺，欲攻讨之，卿议可否？”仁曰：“苻丕兵不满千，将无百人，若讨之如探囊取物，手到便擒，何难之有。”永曰：“依卿所料，必可得也。”于是慕容永使胡仁为将，自为后队，引兵二万杀奔邺来，直至城下下寨。苻丕大惊，次日自为将，点军一万，出城与永交锋。二人战不五合，苻丕抵敌慕容永不住而走，至南被晋将冯该以兵出迎斩之，其兵俱各溃走。慕容永收兵入城，见内空虚，不堪居止，乃领众进据长子城。胡仁劝其即位，永始据长子城为都，即皇帝大位，复号西燕。

八月，桴罕诸氏以河州刺史卫平衰老，议欲废之。会七夕，卫平宴诸氏，啖青抽剑而前曰：“天下大乱，非贤主不可济。卫公老矣，宜返初服。狄道长苻登，王室疏属，志略雄明，请共立之。有不同者，即下异议。”青乃奋剑攘袂曰：“不从者，将斩之！”众皆从之。于是推登为雍、河二州牧，帅众五万下陇，攻南安，拔之。称为南安王。十月，秦南安王登，乃丕之族子，闻苻丕被害，代为发丧行服，帅其部下大将王城等，乃立坛于陇东，招集离散，谋集秦之旧臣军士，复以苻登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秦。改元太初元年。

初，凉州张天锡，秦攻之败而南奔也。秦长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张大豫，与俱奔河南。至是魏安人焦松聚兵迎大豫，攻拔昌松，进逼姑臧。王穆曰：“石光城完粮足，甲兵精锐，不如席卷岭西，砺兵积粟，然后东向，不及期年，光可取也。”大豫不从，乃自称凉州牧。使穆说谕岭西诸郡，皆起兵应之，保据杨坞而已。

三月，燕王垂欲迁文明段后于别室，而以兰后配享太祖，议者皆以为当然。博士刘详、董谧曰：“尧母为帝啻妃，位第三，不以子贵陵姜，文昭

后宜立别庙。”垂怒，逼之曰：“何如不可？”详、谥曰：“主上所欲为，无问于臣。臣按经奉礼，不敢有贰。”垂乃不复问，而卒行之。又以可足浑后倾覆社稷，追废之，尊烈祖昭仪段氏，为景德皇后，配享太庙。

### 代王会议国号魏

丁亥，十二年（秦太初二年，燕建兴二年，后秦建初二年，魏登国二年），春正月，却说秦王登立世祖苻坚神主于军中，载以輜骈，卫以虎贲，凡所欲为，必启主而后敢行。兵五万，东击后秦，将士皆刻、铠为“死休”字，每战以剑为方圆大阵，知有厚薄，从中分配，故人自为战，所向无前。苻登既克南安，夷夏归之者三万余户。遂进兵攻后秦王姚萇之弟姚硕德于秦州。萇闻知，自以兵五千往救之。登与萇战，萇大败之，啖青以弓射萇，中萇臂上，萇乃走保上城，硕德统其众以拒之。秦尚书寇遗保渤海王苻懿自下杏城之败，走来南安，见南安王苻登。登大悦，即与诸僚议，要立懿为主。懿乃丕之子也。诸将曰：“渤海年幼，未堪多难，非大王不可为也，何必让之！”于是登自即大位，而置百官，遣使以苻纂为大司马，封鲁王。初，纂自长安奔晋阳，襄陵之败奔杏城，至是秦主登遣使拜纂为大司马，封鲁王。纂怒曰：“渤海王先帝之子，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？”长史王旅谏曰：“南安王已立，理无中改。今寇虏未灭，不可宗室中自为仇敌也。”纂乃受命。于是卢水胡彭沛谷、新平羌雷恶地等，皆附于纂，有众十余万人。

却说济北太守温详屯东阿，燕王垂观兵河上，分兵击之，详奔彭城，其众皆降。垂以太原王慕容楷为兖州刺史，令其以兵镇之。初，垂在长安，秦王坚尝与之交手语，冗从仆射光祚言于坚曰：“陛下颇疑慕容垂乎？垂非久为人下者。”及燕取邺，祚奔晋，晋以为河北郡守。至是，惧燕势大，不敢拒战，又诣燕军降。垂见之，流涕曰：“秦主待我深，吾事之亦尽，只为公进谏言，秦王猜忌，吾惧死而负之，每一念之，中宵不寐。”祚亦悲恸。垂赐祚金帛，祚辞，垂曰：“卿复疑耶？”祚曰：“臣昔者惟知忠于所事，不意陛下至今怀之，臣敢辞死！”垂曰：“此卿之忠，固吾之所求也，前言戏之耳。”待之弥厚。时垂之子慕容柔，及孙慕容盛及会，皆在西燕。当长子盛谓柔、会曰：“主上中兴，东西未壹，吾属居嫌疑之地，为智为愚，皆将不免。不若以时东归，无为坐待鱼肉也。”遂相与亡归见垂。垂问长子人情如何，盛曰：“西军扰扰，人有东归之志，若大军一临，必投戈而来，若孝子之归慈父也。”后岁余，西燕果杀垂子孙无遗者。

却说代王拓跋大会文武，商议国号。当清河郡武城人崔宏上言曰：“三皇、五帝之立号也，或因所生之土，或以封国之名。故虞、夏、商、周始皆诸侯。及圣德既隆，万国宗戴，称号随本，不复更立。惟商人屡徙，改号曰

---

輜(z, 音姿)骈——车马。

殷。然犹兼行，不废始基之号。国家虽统北方广漠之土，逮于陛下，应运龙飞，虽曰旧邦，受命惟新。以是登国之初，改代曰魏。慕容永亦奉进魏号。夫魏者大，名州之上国，斯乃革命之征验，利见之玄符也。臣愚以为宜号为魏也。”因此代王从之，自是改为魏国，称为魏王。代王拓跋珪既改称为魏王，因问群臣曰：“治天下之道，何者最善，可以益人神智？”尚书右兵中郎李先上曰：“唯经书，三皇五帝政化之典，可以补王者神智。”魏王珪曰：“既若此，朕集天下书籍如何？”先曰：“陛下欲聚亦不难。”于是魏王大集天下经籍。是时后秦王苻萇遣太子姚兴寇魏，军至柴壁，报入魏来，魏主珪问先曰：“今后秦主遣太子姚兴寇境，朕欲自以兵去讨，卿有何策，可教寡人？”先上计曰：“兵以正合，战以奇胜。今闻姚兴欲屯兵天渡，利其粮道。大王以兵及其营前，可遣奇兵以邀天渡，柴壁左右严设伏兵，备其表里，姚兴欲进不得，住又乏粮，夫高者为敌所栖，深者为敌所囚，兵法所忌。今兴居之，可不战而取也。”魏主珪从其计，命叔孙建以奇兵五万，先入天渡邀兴战，又使长孙嵩、张袞二人各以兵二万，埋伏柴壁左右，绝兴粮道。时兴兵大至天渡，与叔孙建战，建诈败，退一百余里。姚兴与尹详等以兵追过伏兵之所，兴欲前进，被叔孙建塞守险隘，不能得入；欲屯住，又被长孙嵩等伏兵绝其粮道。姚兴势穷，乃帅大众杀出，退后还都，被叔孙建三路兵出，杀得秦兵大败而回，去讫。魏主收兵，重赏李先。魏王珪密有图燕之志，遣兀原公仪奉使至中山，探知虚实，还言于珪曰：“燕主衰老，太子暗弱，范阳王自负材气。臣观燕主既没，内难必作，于是乃可图也，今则未可。”珪善从之。

后秦主姚萇遣姚方成攻拔胡嵩垒，执嵩数之如何不降。嵩骂曰：“汝姚萇罪当万死，先帝赦之，授任内外，荣宠极矣。曾不如犬马识所养之恩，亲为大逆，羌辈岂可以人礼期也。何不速杀我早见先帝，取萇于地下治之。”方成怒，斩嵩三段，坑其士卒。方成还后白秦王萇，萇乃掘秦王坚尸，鞭挞剥裸，荐之以棘，坎土而埋之。

### 吕光考核弑尹兴

戊子，十三年，（秦太初三年，燕建兴三年，后秦建初三年，魏登国三年，西秦王乞伏乾归太初元年），正月，却说凉州刺史吕光闻秦王苻坚为姚萇害，及闻金泽县县令申报，麒麟出于其邑，百兽从之，光以为己瑞，大赦境内，乃自即三河王位，国号麟嘉。吕光既即王位，命张掖督邮傅曜考核属县，巡察清污。时丘池令尹兴贪赃酷刑，闻吕光使傅曜考核诸县来至丘池，尹兴恐其察报与光见罪不便，乃接入南亭安下，至夜使腹心人刺杀之，以其尸投空井中。傅曜冤魂不散，是夜来托梦于三河王吕光曰：“臣乃张掖郡小

吏，蒙遣按校诸县，而丘池令尹兴赃状狼藉，惧臣报之大王，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，衣服尸骸还在井里。”吕光梦寝而犹见傅曜，久之乃灭。次日，使人去南亭空井中寻讨尸首，果在井中，使人即搬傅曜尸首回报吕光。光大怒，又使人召丘池令尹兴缚至杀之，因是官吏奉职，不敢酷刑。初，光之定凉州也，杜进功居多，贵宠用事，群僚莫及。时光甥石聪自关中来，吕光问之曰：“中州人言我为政何如？”聪曰：“但闻有杜进耳，不闻有舅。”光由是忌进，使人密杀之。他日与群僚语及政事，参军段业曰：“明公用法太峻。”光曰：“吴起无恩而楚强，商鞅严刑而秦兴。”业曰：“吴起丧其身，商鞅亡其家，皆残酷之致也。明公慕之，岂此州士女所望哉！”光因此改容谢之。

### 秦王苻登与后秦战

己丑，十四年（秦太初四年，燕建兴四年，后秦建初四年，魏登国四年，凉麟嘉元年），后秦王苻萇以秦战屡胜，谓秦军中刻秦王像奉而得秦王坚之助，乃亦于军中立坚神像，祷之曰：“新平之祸，臣为兄襄报仇耳。且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，臣敢违之！”时秦王苻登升将楼遥望见，大叫谓之曰：“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，庸有益乎！”因大呼曰：“弑君逆贼姚萇，何不自出，吾与汝决死战！”萇不应。久奉之，以军未有利益，乃斩像首以送秦。至是，秦主苻登留辎重于大界，自将轻骑攻安定。诸将劝萇出与决战，萇曰：“与穷寇争胜，兵家之忌也，吾将以计取之。”乃留兵守安定，夜帅骑三万袭登大界，克之，擒名将数十人，掠男女五万口。苻登皇后毛氏，美而勇，善骑射，见后秦兵入其家，犹弯弓跨马，帅壮士力战，杀七百余人，众寡不敌，为后秦所执。萇即将纳之为后，毛氏骂且哭曰：“姚萇逆贼，汝已杀天子，又欲辱皇后，皇天后土宁容汝乎！”于是杀之。诸将欲因秦军骇乱击之，萇曰：“登众虽乱，怒气犹盛，未可轻也。”遂止。登来复收余众，屯胡空堡中不出。

却说晋帝既亲政事，威权已出，有人主之量。已而溺于酒色，委政于琅邪王道子；道子亦嗜酒，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。又崇尚浮屠，穷奢极费，所亲昵者皆姆、僧尼。近习弄权，交通请托，贿赂公行，官爵滥杂，刑狱谬乱。尚书令陆纳望宫阙叹曰：“好家居，纤儿欲撞坏之耶！”左卫将军许营上疏曰：

局吏卫官，仆隶婢儿，皆为守令，或带内职；僧尼乳母，竟迨亲昵，悉受货赂，辄使临官。政教不均，暴滥无罪。且佛者，清远玄虚之神，今僧尼于五戒粗法，尚不能遵，而流俗竞加敬事，以至侵渔百姓，取财为惠，亦未合布施之道也。

---

浮屠——佛陀。

（qián，音前）姆——用好听的话取悦于人的老婆子。

疏奏，不省。道子势倾中外，帝渐不平。侍中王国宝以谗佞有宠于道子，讽八座启道子宜加殊礼。群臣无敢言者。护军车胤曰：“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。今主上当阳，岂得为此！”乃称疾不署。疏奏，帝大怒，而嘉胤有守。中书侍郎范宁、徐邈为帝所亲信，数进忠言，皆补正阙失，指斥奸党。国宝，宁之甥也，宁尤疾其阿谀，劝帝黜之。国宝遂与道子谮宁出为豫章太守。宁临登上疏曰：

今边烽不息，而仓库空匮。古者使民，岁不过三日；今之劳扰，殆无三日之休。至有生儿不复举养，鰥寡不敢嫁娶。臣恐社稷之忧，厝火积薪 不喻也。

又言：

中原士民，流寓江左，岁久安业。谓宜正其封疆，户口皆以土断。又人性无涯，奢俭由势。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赡，由用之无节，争以靡丽相高故也。礼，十九为长殇，以其未成人也。今以十六为全丁，十三为半丁，伤天理，困百姓。谓宜二十为全丁，十六为半丁，则人无夭折，生长滋繁矣。

帝多纳用之。

宁在豫章遣十五议曹下属城采求风政，并吏假还，讯问官长得失。徐邈与宁书曰：

足下听断明允，庶事无滞，则吏慎其负而人听不惑矣，岂须邑至里诣，饰其游声哉！非徒不足以致益，实乃蚕鱼之所资，岂有善人君子，而干非其事，多所告白者乎！自古以来，欲为左右耳目者，无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先藉小信而成其大小不信，遂使谗谄并进，善恶倒置，可不戒哉！足下慎选纲纪，必得国士以摄诸曹，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，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，则清浊能否，与事而明。足下但平心而处之，何取于耳目哉！昔明德马后未尝顾左右与言，可谓远识，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！

宁好儒学，性质直，常以王弼、何晏 之罪，深于桀、纣。或以为贬之大过，宁曰：“王、何蔑弃典文，幽沦仁义，游辞浮说，波荡后生，使 绅之徒翻然改辙，以至礼坏乐崩，中原倾覆，遗风余俗，至今为患。纣纵暴一时，适足以丧身覆国，为后世戒，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！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，历代之患重，自丧之恶小，迷众之罪大也。”

琅邪王道子恃宠骄恣，帝浸不能平，欲选时望为藩镇以潜制之，问于太子左卫率王雅曰：“吾欲用王恭、殷仲堪，何如？”雅曰：“恭风神简贵，志气方严；仲堪谨于细行，以文义著称。然皆峻狭自是，干略不长，天下无事，足以守职；若其有事，必为乱阶矣！”帝不从。恭镇京口。恭，蕴之子也。

庚寅，十五年（秦太初五年，燕建兴五年，后秦建初五年，魏登国五年），

---

厝（cuò，音错）火积薪——喻隐患。

王弼、何晏——皆三国时人，好老庄，倡玄学，尚清谈。

春二月，后秦王苻登与秦王苻丕，相持日久，心生一计，埋伏兵于壕边，使人持书诈降，迎登入城杀之。于是使人去见秦王登，许接其入城，开门纳之。登将从之，将军雷恶地在外闻知，驰骑见登曰：“苻多诈，不可信也。”登乃止。苻闻之，谓诸将曰：“此羌见登，事不成矣。”登亦以恶地勇略过人，惮欲杀之。恶地窃知，乃降于后秦王苻，苻重用之。秦主登与诸将曰：“后秦姚苻兵势已衰，宜急攻之。”将军魏揭飞曰：“臣请一军攻其后，大王使一人以兵击其前，则苻成擒矣。”登然之。只使飞以兵来攻后秦将姚当成于杏城，将军雷恶地反，欲应之，同攻李润。后秦主苻欲自击之，群臣曰：“陛下不忧六千里苻登，乃忧六百里魏揭飞，何也？”苻曰：“登非可卒灭，吾城亦非登所能卒拔。恶地智略非常，若南引揭飞，东结董成，得杏城、李润而据之，长安东北非吾有也。”言讫，乃潜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。揭飞、恶地有众数万，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绝，见后秦兵少，悉众攻之。苻固垒不战，示之以弱，潜遣骑二百，出其不意，彼兵扰乱，苻纵兵击之，斩揭飞及其将士万余级。恶地复请降，苻待之如初。苻命姚当成于所营之地每栅孔中树一木，以旌战功，岁余问之，当成曰：“营地太小，以广之矣。”苻曰：“吾自行兵以来与人战，未有如此之快，以千余兵破三万之众。营地虽小为奇，岂以大为贵哉！”时冯翊人郭质起兵于广乡，移檄三辅曰：“姚苻凶虐，毒被神人。吾属世蒙先帝之仁，非常伯、纳言之子，即卿校牧守之孙也。与其含耻而存，孰若陷首而死。”于是三辅壁垒皆应之。独郑县人苟曜不从，聚众数千，附于后秦击质，质走洛阳去讫。

## 东晋卷之六

起自东晋孝武帝辛卯十六年，止于东晋安帝辛丑五年，首尾共十一年事实。

### 姚萇计退斩苟曜

辛卯，十六年（秦太初六年，燕建兴六年，后秦建初六年，魏登国六年），五月，秦主登及后秦主萇相持，苟曜密使人见秦王登，许为内应。登以兵自曲牢赴之，军于马头原。后秦主萇率众逆战，登击破之，斩其右将军吴忠。萇收兵欲复战，姚硕德曰：“陛下慎于轻战，是以大败。初每欲以计取之，今失利而更前，何也？”萇曰：“登用兵迟缓，不识虚实，今轻兵直进，此必苟曜与之有谋而来也。缓之则其谋得成，故及其未合，急击之，必然胜耳。”遂进兵复战，登大败退屯城。秦主登退屯，后秦主萇如阴密以拒之，谓太子兴曰：“苟曜闻吾北行，必来见汝，称彼诈降苻登之事，欲来惑汝，汝执诛之。”萇既行，曜果至长安，兴诛之。萇进兵败登于安定城东，登退据路承堡。萇置酒高会，诸将皆曰：“若值魏武王，不令此贼至今，陛下将牢太过耳。”萇笑曰：“吾不如亡兄有四：身長八尺五寸，臂垂过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将十万之众，望麾而进，前无横阵，二也；温古知今，进论道艺，收罗英俊，三也；董帅大众，人尽死力，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业、驱策诸贤者，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。”

壬辰，十七年（秦太初七年，燕建兴七年，后秦建初七年，魏登国七年），春三月，燕主慕容垂以兵五万击翟钊，钊大惊，只以军一万来拒，钊又遣使求救于西燕。西燕主永问于群臣，尚书郎鲍遵曰：“今垂、钊相持，不可与解，使两寇相弊，吾乘其后，此卞庄子之策也。”侍郎张腾曰：“垂强钊弱，何弊之乘！不如速救之，以成鼎足之势。今我引兵趋中山，昼多疑兵，夜多火炬，垂必惧而自救。我冲其前，钊蹶其后，此天授之机，不可失也。”永曰：“遵言是也。”不从腾议。时燕军至黎阳，临河欲济，钊乃列兵南岸以拒之。垂遣别将兵虚屯为疑，乃自徙营就西津，去黎阳西四十里，计为牛皮船百余艘，伪列兵仗，溯流而上。钊亟引兵趋之，垂潜遣王镇等自黎阳津夜以牛皮船济，营于河南，比明营成。钊亟还攻垂，垂命坚壁勿战。钊兵往来疲，攻营不拔，将引兵退去，镇等帅兵出战，慕容农自西津济，以兵夹击，大破之。尽获其众，及所统七郡三万余户。钊奔长子。岁余谋反，后被慕容永弑之。垂以章武王宙镇滑台，崔荫为司马。荫明敏强正，善规谏，宙严惮之，简刑法，轻赋役。流民归之，户口滋息。

却说晋殷仲堪虽有时誉，资望犹浅，到官，好行小惠，纲目不举。南郡公桓玄负其才地，以雄豪自处，朝廷疑而不用，年二十三，始拜洗马。尝诣琅邪王道子，值其酣醉，张目谓众客曰：“桓温晚涂欲作贼，云何？”玄伏

地流汗不能起，由是不自安，而切齿于道子。后出补义兴太守，郁郁不得志，叹曰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湖长！”遂弃官归国，上疏自讼，不报。桓氏累世临荆州，玄复豪横，士民畏之。尝于仲堪听事前戏马，以拟仲堪。参军刘迈曰：“马有余而精理不足。”玄不悦，即出，仲堪谓迈曰：“卿，狂人也！玄必夜遣人弑卿，卿宜避之，我岂能相救耶！”堪既使迈避之，玄果使人追之，不及矣。征虏参军胡藩过江陵见仲堪曰：“玄志趋不常，即下崇待太过，非计也。”藩内弟罗企生为仲堪功曹，藩谓曰：“殷侯倒戈授人，必及于祸，君不早去，悔无及矣！”罗企生遂同藩而还。

### 燕王老叩囊底智

癸巳，十八年（秦太初八年，燕建兴八年，后秦建初八年，魏登国八年），秋七月，秦丞相襄冲以众叛，自称为秦王，改元元光。秦主登以兵二万讨之，冲大惊，遣人求救于后秦王苌，苌将自救，尹纬言于后秦王苌曰：“太子仁厚有闻，而英略未著，请使击登，以显其威。”苌从之，使兴将兵一万，诈言去攻胡空堡。苌登闻之，解冲围，以兵救胡空堡，时兴乃以兵暗袭平凉，大获而归。复镇长安。自是兴名亦振。

十月，燕主慕容垂与诸臣议伐西燕，诸将曰：“永未有衅，我连年征讨，士卒疲敝，未可伐也。”范阳王德曰：“永，国之枝叶，僭举位号，宜先除之，以壹民心。”垂曰：“司徒意正与吾同。吾虽老，叩囊底智，足以取之，终不留此贼以遗子孙也。”遂发兵中山，次于邺。

时西燕王慕容永闻之，以兵分道拒守，聚粮台壁，遣兵戍之。既而垂顿军邺西南，月余不进。永疑垂欲诡道由太行入，乃悉敛诸君杜太行口，惟留台壁一军。四月，垂引大军出滏口，入天井关。五月，至台壁，台壁兵少自溃，因此破之。永召太行军回，自将拒之。垂陈于台壁之南，密计遣千骑伏涧下，自战伪退。永众追之，涧中伏兵大发，断其后，诸军四面俱进，大破之，永大败走归长子城。八月，垂兵追至，围长子城。西燕王永困急，使人求救于晋、魏，兵皆未至。西燕将士皆叛，开门纳燕兵。燕主垂执慕容永，斩之。得所统八郡七万余户，勒兵而还。

却说后秦王姚苌梦苌坚持刀砍其头曰：“朕待汝不薄，如何谋反害朕也？今日必砍杀你！”寤而惊悸成疾。至十二月，苌疾甚，以众还长安，召太尉姚弋、仆射尹纬等至卧所受遗辅政，谓太子兴曰：“有毁此诸公者，慎勿受之。汝抚骨肉以恩，接大臣以礼，待物以信，治民以仁，四者不失，吾无忧矣。”苌言讫而卒。姚兴秘不发丧，自称大将军，欲帅众伐秦。

### 姚兴举兵伐苌登

甲午，十九年（秦主苌崇延初元年，燕建兴九年，后秦王姚兴皇初元年，

魏登国九年。是岁，秦及西燕亡，大三小二，凡五僭国），春正月，却说秦主苻登设朝，将军王成上言曰：“臣昨闻姚萇身死，其子姚兴僭位，不为发丧，欲来攻我。陛下宜乘其新丧，国内不定，以倾国之兵，先去讨之，可复旧都也。”秦主登曰：“姚兴小儿，折杖笞之耳，吾岂惧之。卿可为前部先锋，速出点军，吾自为后队，以兵接应。”于是王成以兵五万为先锋，秦王苻登领军十万为后队，大刀阔斧，杀奔东来。

早有探事军人探知其事，即回长安报知。后秦王姚兴大惊，急问文武，文武失色。班部中忽一人出曰：“兵来将对，水来土压。彼既来犯我境，陛下可自亲征，则将士用命，何故惊耶！”众视之，乃尚书令尹纬字景亮，乃天水人也。纬少有大志，每览书传，至宰相立勋之际，常辍书而叹。晚因仕氏人前秦苻坚，为吏部令。后苻坚使其与姚萇同讨慕容弘等，因坚子苻 被害，萇与尹纬恐秦王坚见罪，逃往马牧。纬与尹详推姚萇为盟主，起兵杀秦王苻坚，劝萇即位。萇以纬为尚书令。是时，姚兴闻苻登领军寇境，心中大惊，而问文武，文武失色。当尹纬出班，请后秦王兴亲征。后秦王从之，以尹纬、尹详为左右将军，起兵七万，来迎苻登。后秦王姚兴自以兵五万为后队，长驱并进行，大军已至泾阳。秦王苻登大兵将到，两军俱各隔五十里下营。

次日，尹纬使牙门将军龚超领一军出马杀敌，龚超出马，来与苻登大将田双交锋，战不数合，龚超亦被田双斩之。余兵败回，来报尹纬。纬大惊，忙差大将王来、廖嶷二人，引二万兵去战。田双领兵已到，后秦二将引兵迎至。两阵对圆，廖嶷出马，王来把住阵脚。田双出阵，嶷挺枪迎之，两马相交，战到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田双佯输诈败望阵便走，嶷拍马便赶。背后王来料田双是计，慌骤马出阵，大叫休赶。廖嶷忽勒马回时，田双流星锤早到，一锤正中其背，伏于马鞍前鞞。田双便待赶来，却得王来接住，救得廖嶷回阵。田双驱军掩杀，两军混战一场，后秦兵折多，王来引军退回。

廖嶷口吐鲜血，来报尹纬，说田双英雄。尹纬见折了一将，廖嶷又被打伤，急请尹详商议曰：“如今田双如此英勇，如何可破？今日之事，非将军莫能敌也。而苻兵锐气正旺，吾兵新败，不可以力，吾欲以计破之，用将军行，方可成耳。”详曰：“用何计，我万死不辞。”纬近详耳边道：“如此如此，可擒苻登也。”详曰：“我即依计而行。”言讫即出，作诈降书一封，差人去降苻登。

却说秦主苻登正坐中军，忽报山路中捉得细作，有机密事特来见大王，误被伏路军捉来，乞退左右，方敢呈言。秦主登尽交帐下人回避了，其人曰：“小人是尹详手下心腹人，蒙本官差遣，有书在身上。”苻登疾忙去其绳索，其人于贴肉衣领内，拆出密书。苻登看其书云：

马牧尹详百拜谨上大秦主陛下：念臣食秦禄，忝守西州，叨窃厚恩，无

---

鞞（qiáo，音乔）——马鞍拱起的地方。

门补报。昨者误从姚萇之叛，陷身于不义之中。萇今已死，子兴复位，宠信尹纬之诉，忘却小臣之功。今幸陛下御驾亲至，敬奉此书来降，乞赐听纳：来晚举火为号，先烧尽姚兴粮草，至夜陛下亲提大军来击，吾以从兵内应，则姚兴成擒矣！非敢立功报国，实欲赎罪，倘沐照察，速须来命。

秦王苻登看书毕，喜曰：“是天使吾成功也！”赏其来人再回，依期会合，不可有失。

使人去了，乃唤田双、王成等入内商议，秦王登曰：“今尹详暗献密书，举火为号，令朕接应。卿可整备军马，来夜前去。”王成曰：“尹纬多谋，能使用人，恐防其中有诈。”秦主登曰：“今姚兴宠用详，朕则不信，今反亲任尹纬，详安肯听其使令。卿等勿宜有此疑心，朕自披挂，身先应也。”于是二人不敢违命，即出点兵。

却说使人回报尹详，称说苻登来晚以兵来应。尹详将其言来达尹纬，尹纬喜曰：“苻登成擒矣！”遂唤王来、廖疑二人至曰：“你二人可引二万军，伏于山南左右交牙谷中，待苻兵过了，可出搬木石，垒断苻兵归路，就将此兵掩回。”又请尹详曰：“公引一万兵，伏于寨旁，放火以诱其兵，其兵若到，乘时杀之。”又唤小将刘其至曰：“你可引五千兵，待苻兵败回至山南，放火烧其林木，彼兵则乱。吾以兵追捉苻登。”计议已定，诸将各自整点军马，依计而行。

次日，黄昏左侧，秦主苻登留太子苻崇以兵五千守寨，自与田双、王成以兵五万，至一更起行，行至半路，望见前面尹纬寨中，火光冲天而起。秦主登曰：“可趲行到寨。”因此三军人马赶至寨前，鼓噪直杀入寨中，不见一个人出，只是空寨。苻登连声道：“中计！火速退兵！”忽听得一声炮响，寨后尹详驱兵杀出，正遇田双，交马便战，战上十合，田双败走。苻登在先，领兵走还原路，至山南，却见山上火起，烧着林木，苻兵乱窜，被刘其以五千兵乘势杀出，杀死苻兵大半。苻登慌忙单骑走至交牙谷，路皆垒断了，只得再杀回。王来、廖疑引兵从两边谷内杀出，田双紧随保定而走，又遇尹纬大军拥至。田双舞刀直奔尹纬，尹纬持枪便迎。两马相交，战未十合，田双惊慌，措手不及，被尹纬刺杀于马下。苻登拍马冲走，被尹详背后一箭，正中后心，落于马下，被尹纬赶至，擒住苻登，押回大寨缚住。战至天明，苻登之兵尽被杀之，只走王成不见。尹纬将秦王苻登押至大寨，来见后秦王姚兴。姚兴传旨，将出军门斩之。尹纬方出，传令收军，屯于泾阳，犒劳六军。

却说王成见苻兵被杀过半，料必难敌，乃上山越岭，走回自寨，保太子苻崇走回湟中城。闻秦主登被执杀之，王成恐众散，乃立苻崇为秦王，即皇帝大位，以安众心。由此士民归之，军将未散。

却说后秦王姚兴使尹纬以兵过山南而来，不见苻兵，是空寨，乃回奏后秦王姚兴。姚兴传令收军，振旅复还长安，群臣上贺，立姚兴为后秦皇帝，改元皇初元年。

三河王吕光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，乌孤本鲜卑别种，与拓跋同祖，后

徙河西。乌孤雄勇有大志，与大将纷 谋取凉州，纷 曰：“公必欲得凉州，宜先务农讲武，礼贤修政，然后可也。”乌孤从之。吕光遣使拜乌孤为鲜卑大都统，群下皆曰：“吾土马众多，何为属人！”石真若留曰：“吾根本未固，大小非敌，不如受以骄之矣，待衅而动，则凉州可得也。”乌孤乃受之。

却说秦，河二州牧乞伏国仁身死，其弟乾归自立为凉王。闻秦王苻登既死，其子苻崇即位于湟中，乃率部下五万大军，来攻湟中城。王成忙帅兵五千出城与战，交马只一合，王成被乾归斩于马下，余兵乱溃。秦王崇见王成死了，自以禁兵出城拒敌，与乾归交锋，亦未上十合，秦王崇被乾归斩之，杀散残兵，乃领众入城，于是陇西之地尽属乾归。乾归始自立为西秦王，改号太初元年。

秦始东晋永和六年庚戌，终于太元十九年甲午，凡七主，共四十五年，到此灭之。

乙未，二十年（燕建兴十年，秦皇初二年，魏登国十年），时会稽王道子专权奢纵，赵牙本出倡优，茹千秋本捕贼吏也，皆以谄赂得进。道子以牙为郡守，千秋为参军。牙为道子开东第，筑山穿地，功用钜万。帝尝幸其第，谓道子曰：“府内乃有山，甚善，然修饰太过。”道子无以对。帝去，道子谓牙曰：“上若知此是人力所为，汝必当死。”牙曰：“公在，牙何敢死！”营作弥盛。千秋居官招兵，聚货累亿。傅平令闻人 上疏言之。帝益恶道子，而逼于太后，太后不忍废黜。帝乃擢王恭、殷仲堪、王 、王雅等，谨内外要任以防之，道子亦引王国宝、王绪为心腹。由是朋党竞起，无复向时友爱之欢矣！太后每和解之。徐邈言于帝曰：“汉文明主，犹悔淮南。会稽王虽有酣 之累，宜加弘贷，以慰太后之心。”帝然之，又委任道子如故。

### 慕容垂举兵伐魏

却说北魏王拓跋 大集文武，商议安内之策，当叔孙建曰：“安内之计，莫若富国强兵，则敌自服，而内始安。今国内狭蹙，兵未十万，粮无支年，若欲安内，必须叛燕，侵取附塞诸郡，方可聚兵。”魏主 曰：“然。奈国内无有良将堪领大兵而攻讨。”建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姿气魁杰，武力绝伦，常用丈八蛇矛，每嫌细短；后令匠人大作之犹嫌其轻，复缀大铃于刃下。其弓力倍加常人。以其殊异，代京武库常存而志之。常以稍 刺人，遂贯而高举。又尝以一手顿 于地，驰马伪退，敌人争取拔不能出，被引弓射之，一箭连

---

（tuó，音陀）。

倡优——戏子。

闻人（shì，音是）——人名。闻人，复姓。

酣（xiè，音谢）——太亲近而态度不恭敬。

（shào，音稍）——长矛。

杀二三人，人皆惧怕。每从先帝征讨，先登陷阵，敌无众寡，莫敢当其锋，因此勇冠当时，乃陛下宗室陈留王拓跋虔也。陛下若用此人为将，征讨诸郡，无不克也。”魏王 从之，宣陈留王拓跋虔至，谓曰：“安平公叔孙建称卿有文武之才，荐卿为将，攻讨诸部。今以兵五万，委卿前去攻讨附近诸部。”拓跋虔曰：“臣愿施犬马之劳，去攻诸部，不得其地，不敢生还。”言毕即出，点起军马，来犯燕境。

却说后燕王设朝，近臣奏知北代魏王拓跋 谋叛，遣陈留王拓跋虔以兵五万犯境。燕王垂闻奏，即宣太子慕容宝、辽西王慕容农、赵王慕容麟至曰：“今魏拓跋 谋叛，以拓跋虔为将犯境，汝可帅兵八万，自五原去伐魏王。”散骑常侍高湖谏曰：“魏与燕世为婚姻，结好久矣。间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，曲在于我，奈何遽击之！拓跋 沉勇有谋，幼历艰难，兵精马强，未易敌也。太子年少气壮，必小魏而易之，万一不如所欲，伤威损重，愿陛下图之！”垂怒，免湖之官。垂不听，令慕容宝等领兵起行。

时魏王 闻知，乃问僚佐。张袞言于 曰：“燕狃于 屡胜，有轻我心，宜羸形以骄之，乃可克也。” 从之，悉徙部落畜产，西渡河千余里以避之。燕军至五原，降魏别部三万余家，收 田百余万斛，进军临河，造船为济具。

### 太子宝败参合陂

九月，魏主 进军临河。燕太子宝列兵在船，将济，风漂其船泊南岸，是以难进，被魏主遣军获擒其甲士三百余人，皆释而遣之。初，宝之发中山也，燕王垂已有疾，既至五原，魏王 使人邀截中山之路，不与通其往来，忽垂遣人送书来，被魏王 人将其使者尽执之。宝等数月不闻垂起居，魏王 使所执使者临河告之曰：“若父已死，何不早归。”宝等忧恐，士卒骇动。宝传令权且退兵。魏王 窃知，使略阳公遵将七万骑塞燕军之南。十月，燕太子宝令军烧船夜遁，时河冰未结，宝以魏军必不能渡河，不设斥候。十一月，暴风冰合， 闻宝兵退，乃引兵济河，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。燕军至参合陂，有大风黑气如堤，自军后来覆军上。沙门支昙猛曰：“魏军将至之候，宜遣兵御之。”宝不应。司徒德劝宝从之，宝乃遣赵王麟以骑三万居军后，以备非常。麟亦以昙猛言为妄，纵骑游猎，不复设备。魏军晨夜兼行，至参合陂西。燕军在陂东，魏王 夜剖分诸部，令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。旦日登山下，临燕营，燕军大惊扰乱。 纵兵入燕营，鼓噪喧天，燕兵大乱。慕容宝大怒，指挥大小三军，尽力一齐死战。时宝自掣刀在手，引数百骑在

---

狃（ni，音扭）于——拘泥。

（jì，音寄）——糜子。

济——过河，渡河。

后掠阵。却才两军相合，忽然燕兵阵后西南上数百面战鼓齐鸣，宝分后兵迎之，只见张袞一军却从西南上悄悄地杀来，燕兵大乱，魏兵从后掩杀，慕容宝慌退回。时四下魏兵前后掩杀，燕兵大败，慕容宝慌退回寨。其寨已先被叔孙建引兵从后路抄入，夺去诸寨，以兵杀出，因此燕兵无营，心慌自乱，四下受敌，不能抵挡，军皆溃散。慕容宝急来唤慕容麟引水军一齐上岸步战，时正遇叔孙建，交马十合，麟遮掩不住，慕容农舞刀助战。张袞一见，持枪来迎，张袞显平生气力，杀退慕容农。慕容麟见慕容农走，亦不敢战，二人合兵来保太子慕容宝走回水寨。旱寨之兵尽被燕军杀尽，水军亦逃溃一半。当慕容农上言于宝曰：“今旱寨已失，水军溃散，难以与敌，不如乘其未定，尽烧战船，领水兵步走，否则成擒。”慕容宝从之，将战船尽放火烧讫，引水军上岸，漏夜步走至西平。忽然前军喊起，慕容宝与慕容农、慕容麟三人拍马奔阵，正遇魏将陈留王拓跋虔以兵拦路。三人各以兵器来战拓跋虔，拓跋虔抖擞精神，全无惧怯，独战三将，三将只好遮拦。正战间，后面大兵赶至，因此燕兵大乱，各自逃生。慕容宝三人见自军奔溃，无心恋战，隔开军器，冲开血路，各自奔去。

时燕军被魏击之，死者以万数，略阳公遵还兵击其前，复擒四五万人，宝等单骑仅免。欲释燕臣之有才用者留之，其余悉给衣粮遣还，以招怀中州之人。中部大人王建曰：“燕众强盛，不如悉杀之，则国空虚，取之为易。”

从之，乃尽坑之而还。燕宝败回见垂，垂大怒，当司徒德言于垂曰：“虜以参合之捷，有轻太子心，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，不然将为后患。”垂乃会兵中山，期以明年大举击魏。

### 燕王凿道去伐魏

丙申，二十一年（燕王慕容宝永康元年，秦皇初三年，魏皇始元年，凉龙飞元年），闰三月，燕主垂留范阳王德守中山，自将兵十万，出屯城外，谓众将曰：“前次太子宝以兵从五原而入，致魏人有备。今吾以兵虚声从五原去，彼必尽兵戍守五原，吾以大兵密发逾青岭，经天门，凿山通道，直指云中，先攻平城，出其不意，则可擒。”诸将曰：“陛下神策，正合臣心。”言讫，垂命三军密过逾青岭，凿山为道，直至云中，魏人不知。时陈留王拓跋虔镇平城，不觉，垂兵直至城下，措手不及，被垂身先攻城，将士齐登，力攻半日，攻陷平城。虔见燕兵势盛，单马走回。是以魏军败死，燕军尽收其部落而进。时魏王闻知，震怖欲走，诸部皆有贰心，不知所适。时垂正过参合陂也，见积骸如山，闻知是太子宝败死之兵，垂为之设祭，军士恸哭，声震山谷，垂惭愤呕血，由是发疾，至此转笃。当慕容农上言曰：“今悬军深入，其地无城，陛下龙体不安，倘敌兵拥至，何以拒迎？”后燕王垂曰：“卿可提调六军，筑长城西北，据而恃之，可保万全。”因是农调军筑城。城完，后燕王垂疾甚，领诸文武大兵而还至上谷。

却说北魏王拓跋 闻燕王垂亲提攻兵至平城西北，乃亦提军十五万，来平城拒战，军至平城，燕军退了。

却说后燕王慕容垂疾甚，召太子慕容宝、辽西王慕容农、赵王慕容麟入卧所，谓太子宝曰：“吾将命尽，不能复起。我死之后，不可发丧，缓缓而退，魏兵不敢追赶。”又谓农等曰：“朕今不幸，在此而亡。汝等公卿大臣，尽依吾平日定下法度行之，不可改易。吾所用之人，亦不可废之。汝等善事太子，各尽忠荃之志，休怀不义之心。”又谓太子宝曰：“火速还都，不宜延滞。”言讫而崩。慕容垂在位十三年，寿七十一，在此而薨。太子慕容宝依垂之计，秘丧不发，收敛入棺，传令缓缓退兵。魏王 疑其无故退兵，必然有计，因此不追自还。至四月初旬，慕容宝全军还至中山城，始举哀发丧，孝事毕，群臣立慕容宝即皇帝大位，国号大燕，改元永康元年。

### 燕太子慕容宝立

初，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、宝，后段后生子朗、鉴，爱诸姬子麟、农、隆、柔、熙。宝初为太子，有美称，已而荒怠，中外失望。后段后尝言于垂曰：“今国步多艰，太子非济世之才也。辽西、高阳，陛下贤子，宜择一人，付以大业。赵王麟奸诈强愎，必为国患，宜早图之。”宝善事垂左右，多誉之者，故垂以为贤，谓后段后曰：“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！”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阳王妃曰：“太子不才，天下所知，吾为社稷言之，主上乃以吾为骊姬，何其苦哉！太子必丧社稷，范阳王有非常器度，若燕祚未尽，其在王乎！”宝、麟闻而恨之。至是宝使麟谓段氏曰：“宜早自裁，以全段宗！”段氏怒曰：“汝兄弟不难逼弑其母，况能守先业乎！吾岂爱死，但念国亡不久耳。”遂自杀。宝议为段后谋废适统，无太后道，不宜成丧。中书令睦邃言于朝曰：“子无废母之义，汉安思阎后亲废顺帝，犹得配飨太庙，况先后暧昧之言乎！”乃成丧。

却说后秦给士古成诜，风韵秀雅，确然不群，每以天下是非而为己任。时京兆尹韦高居母丧，慕阮籍之为人，无哀作乐，饮酒弹琴。诜闻之而泣曰：“父母之恩，厚重天地，无以报德，反此乱伦。吾当以私刃，斩此不孝之子，以崇风教之明。”遂持剑欲来杀高。高闻惧，逃匿，终身不敢见诜。后秦王兴闻知擢为黄门侍郎。六月，三河王吕光自即皇帝大位，以世子吕绍为太子，国号大凉，改元龙飞元年。置百官，遣使拜秃发乌孤为益州牧。乌孤谓使者曰：“吕王诸子贪淫，三甥暴虐，远近愁怨，吾安可违百姓之心，受不义之爵乎！”留其鼓吹、羽仪，谢而遣之，不受其命。

---

荃（jūn，音近）——忠心。

晋献公——献公宠骊妃，杀太子申生，重耳奔翟。

## 孝武暴崩立太子

却说北魏左司马许谦上言于魏主拓跋圭曰：“臣近闻凤凰来仪，蛟龙屡见，此乃大王之德，故有此瑞也。今大王德并唐虞，明乃文武，可即皇帝大位，以安士民。”群臣皆曰：“司马之言是也。”于是魏王圭从之，称尊号而即皇帝位，国号大魏，改元皇始元年。始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加封大臣。

却说晋孝武帝，秋九月，起造清暑殿居之，始为长夜之饮。太史令奏“长星见，国将亡。”孝武帝心甚恶之，乃入华林园，举酒对天祝之曰：“长星长星，劝汝一杯酒，自古何有万岁天子耶！”是时，大白连年经天，地震水旱，灾患屡变。孝武亦不以为意，不能改也。时帝嗜酒荒淫，内殿外人罕得进见，张贵人宠冠后宫，时年近三十，帝戏之曰：“汝以年亦当废矣，吾意欲更属少者。”已而醉寝清暑殿，贵人使妇以被蒙帝面而弑之，因赂左右曰：“因魔暴崩。”时太子暗弱，会稽王道子昏荒，遂不复推问。王国宝夜叩禁门，欲入为遗诏，侍中王爽拒之曰：“大行晏驾，皇太子未至，敢入者斩！”国宝乃止。爽，恭之弟也。帝既崩，太子入内，与群臣发丧，殡葬山陵。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，寿三十五而暴崩。先是，简文帝见讖云：“晋祚尽昌明。”及孝武在孕，其母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：“汝生男，以昌明为字。”及产，东方始明，因以为名焉。简文帝后悟，乃流涕，知晋尽于“昌明”耳。及孝武造清暑殿，有识者以为清暑反为楚声，哀楚之征也。殿成，俄而孝武帝崩，晋祚自此而倾焉。

太子即位，道子进位太傅、扬州牧、假黄钺。太子幼而不慧，口不能言，至于寒暑饥饿亦不能辨，饮食寝兴皆非己出。母弟琅邪王德文尝侍左右，为之节适。初，国宝党附道子，骄纵不法，武帝恶之，国宝惧，遂更媚于帝。道子大怒，以剑掷之。及帝崩，国宝复事道子，与王绪共为邪谄。道子又倚为心腹，遂参管朝权，威震内外。王恭入赴山陵，每正色直言，道子惮之，深布腹心，而王恭每及时政，辄厉声色，道子遂欲图之。朝士劝恭诛国宝。王殉曰：“彼罪逆未彰，今先事而发，必失朝野之望；若不改，恶布天下，然后顺众心以除之，亦无不济也。”恭乃止。既而谓殉曰：“比来视君，一似胡广。”曰：“王陵廷争，陈平慎默，但问岁晏何如耳！”山陵既毕，王恭将还镇，谓道子曰：“主上谅暗，冢宰之任，伊、周所难，惟大王亲万机，纳直言，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”国宝等愈惧。

## 魏王举兵大伐燕

---

胡广——东汉孝廉。

王陵——汉重臣，曾与吕后廷争。

陈平——汉高祖重臣。

却说魏王 潜使叔孙建、于栗 以兵五千，先去开韩信故道；自帅六军共四十万，南出马邑，大举来讨后燕王慕容宝，旌旗络绎二千余里，鼓行而前，人屋皆震。军至界首，始传诏，令右将军封真帅军二万，从东道袭幽州。真得诏，领兵望东道而去。九月戊午，魏大军至阳曲，魏王引诸将上西山，观晋阳不远，即下山大驱军马进发。后燕并州牧、辽西王慕容农使人打探，闻魏王 起倾国之兵五十万，从晋阳来，慕容农大惊，乃引众出战，不胜，弃城走还中山。魏王 帅兵入屯并州。至冬十一月，驱兵又行，大军已至真定。真定守宰陈人皆出投降，助益军粮，魏王军威势大，闻者皆惊。自常山以东守宰，或捐城奔窜，或诣军门拜降，因此燕之诸郡县望风皆附魏，惟中山、邺、信都三城不下，为燕死守。天时寒冷、魏王 传诏，令大军权屯休进，以待来春，因此诸军尽各据城而屯。魏王 军至晋阳，慕容农以兵出与魏军战败奔还，司马慕舆嵩私降于魏，闭门拒之，农大泣，遂东走还。魏获其妻子，燕军尽没。农独与三骑逃归中山，魏遂取并州。初建台省，置刺史、太守，尚书郎以下官，悉用儒生为之，士大夫诣军门者，皆引入存慰，使人人尽言，少有才用，咸加擢叙，以张恂等为诸郡守，招抚离散，劝课农桑。燕王宝闻魏军将至，与百官议于东堂。符谟曰：“魏军乘胜气锐，若纵之入平土，不可敌也，宜杜险以拒之。”睦邃曰：“魏多骑兵，马上赍粮，不过旬日。宜令郡县聚民千家为一堡，清野以待之，彼不过六旬食尽，自退而袭之。”封懿曰：“魏兵数十万，民虽筑堡，不能自固，是聚兵及粮以资之也。且动摇民心，示之以弱，不如阻关拒战。”赵王麟曰：“魏锋不可当，宜先守中山，待其蔽而乘之。”于是宝命修城积粟，为持久之备，悉以军事委麟拒魏。初，魏王 使冠军将军于栗 潜自晋阳开韩信故道，自井陘趋中山，进攻常山，拔之。郡县皆降，惟中山、邺、信都三城为燕守。命东平公仪攻邺，冠军将军王建攻信都。乃进攻中山，既而谓诸将曰：“中山城固，急攻则伤士，久围则费粮，不如先取信都，然后图之。”自引兵而南，军于鲁口。高阳太守崔宏不敢出拒，走奔海渚。素闻其名，遣吏兵追获，以为黄门侍郎，与张袞对掌机要，创立法度，制律令。博陵令屈遵降魏，以为中书令，出纳号令，兼总文诰。

却说魏东平王拓跋仪奉 令，以兵二万来攻邺。燕范阳王慕容德曰：“敌众我寡，彼盛我弱，何以迎敌？”诸将曰：“拓跋仪自入吾境，屡获大胜，必谓吾不敢动。今来远涉艰难，士卒疲病，可选精锐夜攻击之，可擒仪矣。”德然其计，使南安王慕容青等以兵一万五千人，至一更，仪兵至邺北十里内，正安营，青兵驰入混战，魏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杀死五七千人，仪大败走还。魏东平公仪既攻邺，被燕范阳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击破之，以军退屯新城。青等遣人请添兵追击之，别驾韩 曰：“古人先计而后战。魏军不可击者四：悬军远客，利在野战，一也；深入近畿，顿兵死地，二也；前锋既败，后阵方固，三也；彼众我寡，不敌，四也。我军自战其地，动而不胜，众心难固，

城隍未修，敌来无备，不如深垒固军以老其师，然后击之。”德从之，召青引兵还城。

丁酉，安皇帝隆安元年（燕永康二年，秦皇初四年，魏皇始三年，南凉王秃发乌孤太初元年，北凉玉段业神玺元年。旧大国三，西秦凉小国二，新小国二，凡七僭国），正月，晋帝加冠军王 为尚书令，王国宝为左仆射。二月，魏贺讷闻仪败，遣弟赖卢帅骑二万来会东平公仪攻邺。赖卢自以王舅，不受仪节度，仪司马丁建阴遣人与燕通，建从内而间之，因此二人不和。会赖卢营失火，建乘间谓仪曰：“赖卢烧营为变矣。”仪惧，遂引兵退，赖卢亦退，建乃帅众来见德降燕，且言仪师老可击，于是范阳王以兵漏夜追击，仪兵大败，十损其七，退屯别地。三月，魏王 诏令六军并进攻中山，使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军将军李栗帅众五万，去攻信都；又使东平公拓跋仪帅兵五万，复去攻邺都。三将临行，魏王 谓曰：“信、邺桑枣之木，乃生民之命，不可伤伐，留与养命。”二将得其诏语，各自部兵，依诏前去。时中山饥甚，戊午日，魏大军至钜鹿柏肆坞。次日，大军尽至滹沱水，因雨大，不堪进兵，就傍岸安营。

却说后燕王慕容宝闻魏军屯滹沱水边，傍岸下营，急与文武商议，当文武曰：“今闻魏军屯滹沱水边，其为易攻，不如乘其劳逸，今晚悉倾城之兵去劫其营，攻其无备，彼退又阻水不能还，可令其三军尽为鱼矣，则拓跋亦成擒耳。”燕王宝曰：“此计可矣。”于是燕王宝传诏，令六军文武俱各披挂，至夜去劫魏营。六军十万人，文武尽依计而行。是夜月明如昼，燕王宝以军二十万，俱各出城驱驰，将到魏营，燕王宝命鸣锣击鼓，喊杀连天，杀入魏营。魏兵果无准备，自乱混战骇散。魏王 在中军听得喊声大起，鼓噪喧天，知是燕兵劫寨，急忙起来，不及衣冠，蓬头跣足，亲自击鼓，聚集诸将，俄而左右及诸军将士稍集，传令张袞等排设奇阵，点起火把，高照营内。张袞，叔孙建等，分头纵骑冲出，正遇崔逞，交马一合，把崔逞擒去，其余燕军见有准备，俱各乱退，不分队伍，被魏王驱兵一击，杀得燕兵弃刀撒枪，各自奔逃，燕兵大败。燕王宝收军，走还中山。魏王 六军获得器械十数万，擒得崔逞、闵亮二人，二人请降，魏主赦之而受其降。

初，燕清河王会表求赴国难，而无行意，遣将军库 官伟、余崇将兵五千为前锋，伟顿兵卢龙近百日，会不发，崇等不敢行。燕王宝怒，使人切责之，会不得已，以治行简练为名，复留月余。伟使轻车前行通道，且张声势，诸将皆畏避不欲行。余崇言曰：“今巨寇滔天，京都危逼，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，诸君荷国宠任，而更惜生乎！若社稷倾覆，臣节不守，死有余辱。诸君安居于此，崇请当之。”伟给步骑五百人。崇至渔阳，遇魏兵击却之，众心稍振。会始乃上道，至是始达蓟城。魏王围中山既久，城中将士皆思出战，高阳王隆曰：“跋 虽获小利，然顿兵经年，士马死伤大半，人心思归，诸部离解。若因我之锐，往无不克，如持重不决，将士气丧，事久变生，虽欲用之，不可得也！”宝然之，独赵王麟每阻其议。隆成列而罢者数四，众

大忿恨麟。麟以兵劫北地王精，使帅禁兵弑宝。精以义却之，麟怒杀精，出奔西山，依丁零余众。于是城中震骇。宝恐麟夺会军，据龙城，乃召隆及辽西王农谋走保龙城。隆曰：“今欲北迁，亦事之宜。然龙川地狭民贫，若以中国之意，取足于中，难望有功；若节用爱民，务农训兵，数年之中，公私充实，而赵、魏之间，厌苦寇暴，民思燕德，庶几返旆，克复故业。如其未能，则凭险自固，犹足以优游养锐耳。”宝然之。遂夜与太子策及隆、农等帅万余骑，出赴会军。城中无主，百姓惶惑。魏王 闻知宝走了，欲夜入城，将军王建志在掳掠，乃言恐士卒盗府库物，请俟明旦，乃止。燕开封公详从走，追之不及，城中立以为主，闭门拒守。慕容详，字普陵也。魏王 尽众攻之不拔，使人临城谕之。士庶皆曰：“群小无知，恐复如参合之众，故苟延旬月之命，是以不降耳。”魏王 顾王建大骂而唾其面，复入攻城。

### 燕王宝走奔龙城

至四月，魏军粮尽，魏王 心甚忧之，而问崔逞曰：“目今军粮不继，卿有何计可办？”逞进言曰：“飞 食菽而改音，《诗》称其事。今此处极多，陛下何不使六军取之，以充军粮，可支数月耳。”魏王 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传诏，六军去收菽而食之。兵既收食，忽诸部大人长孙嵩等言于魏主曰：“菽乃鸟兽之食，人若久食必殂，陛下可禁六军勿食。”魏王 疑崔逞侮慢，而不食则有饥色，欲纵军食之，恐久见殂，心犹豫间，崔逞又入曰：“陛下可使六军及时收菽，过时则落尽无矣。”魏王 怒曰：“内贼未平，兵人安可弃甲收菽乎！”遂不听，使人诏东平公仪领军还屯钜鹿，不可久留。于是东平公仪抽军还据钜鹿。

却说慕容普陵被困在于中山城中，粮尽，遂问文武。文武曰：“臣闻魏人军粮亦尽，不久必去，去则可令附近人运之。”时燕王宝走出中山，清河王会帅骑兵二万，迎于蓟南，宝怪会，有恨色，减其兵分开给辽西王农及高阳王隆。尽徙蓟中府库，北趣龙城。魏石河头引兵一万追之，及宝于夏谦泽，会整阵与战，农、隆等将南来千余骑冲之，魏兵大败，农追奔百余里。隆谓阳 曰：“中山积兵数万，不得展吾意，今日之捷，令人遗恨。”因慷慨流涕。会既败魏兵，矜狠滋甚，隆屡训责之。会益忿怒，遂谋作乱。宝闻知，密谓农、隆曰：“观道通志趣，必反无疑，宜早除之。”农、隆曰：“会远赴国难，逆状未彰而遽杀之，岂徒伤父子之恩，亦甚大损威望。”会闻之，益惧，夜遣其党数百人袭杀隆于帐下，农被重创不能起。宝欲讨会，乃佯为好言以安之，明日以计召群臣食宴而杀会。会果至就坐，宝目慕舆腾，慕舆腾拔刀刺会，伤首不死，走赴其军，勒兵攻宝。宝帅数百骑驰走龙城，会引兵追顿城下。城中将士皆愤怒，宝令出战，大破之。侍御郎高云复夜帅兵袭之，会众溃奔中山，入见慕容详，详闻其故，命人杀之。于是宝以云为将军，养以为子。云高句丽之支属也，云遂尽心事宝。

时凉王吕光以西秦主乾归数反覆，合吕延、吕纂举兵伐之。西秦群臣大惧，请东走成纪。乾归曰：“军之胜败，在于巧拙，不在众寡。光兵众而无法，弟延勇而无谋，不足惮也。且其精兵尽在延所，延败，光自走矣。”光军长驱，遣弟太原公吕纂攻金城，天水公吕延攻临洮、武始、河关，皆克之。乾归计使百姓哄延兵曰：“乾归闻将军军至，其众溃走，奔成纪去矣。”延信，欲轻骑追之。司马耿稚谏曰：“乾归勇略过人，安肯望风自溃！且告者视高色动，殆必有奸。宜整陈而前，使步骑相属，俟诸军毕进，然后击之，无不克矣。”延曰：“此事是实，君休疑心。”言讫，引五百骑追之，与乾归遇战。延与归对阵，两下交锋，战不数合，延被归斩于马下，其众溃散。吕光闻延死大惊，引兵走还姑臧去不出。

### 蒙逊结盟报父仇

初，张掖卢水胡沮渠罗仇，匈奴沮渠王之后也，世为部帅。凉王吕光以为尚书，及吕延败死，罗仇弟三河太守 弼谓罗仇曰：“主上荒耄信谗，今军败将死，正其猜忌智勇之时也。吾兄弟必不见容，不若勒兵向西平，出若 ，奋臂一呼，凉州不足定也。”罗仇曰：“吾家世以忠孝著于西土，宁使人负我，我不忍负人也。”已而光果杀罗仇及 弼。罗仇弟子蒙逊，雄杰有策略，涉经史，以罗仇、 弼之丧归葬，会者万余人送丧。蒙逊哭谓众曰：“吕王无道，多杀无辜。今欲与诸部雪吾二父之耻，复上世之业，何如？”众称万岁。蒙逊遂结盟，从此起兵，聚二万人，攻凉临松郡，拔之，乃以兵众屯据金山城。凉王吕光闻蒙逊谋叛，遣吕纂将兵一万七千，击沮渠蒙逊，破之。蒙逊从兄男成亦合众攻建康，遣使说太守段业曰：“吕氏政衰，人无容处，瓦解之形，昭然在目。府君奈何以盖世之业，欲立忠于垂亡之国！男成等既倡大义，欲屈府君拥临凉州何如？”业许之，男成帅众入城，推业为凉州牧、建康公。业以男成为辅国将军，委以军国之任。蒙逊帅众归降业，业以为镇西将军。吕光命吕纂再讨之，不克。后为北凉时，吕纂与段业相持。

却说凉州太守郭 善天文，国人信之。会苻感守东井 谓仆射王详曰：“凉分野有大兵。吾欲与公同举大事何如？”详从之。事泄详被诛， 走，遂据东苑以叛。凉王吕光大惧，遣人召太原公纂回兵讨之。纂将还，诸将曰：“段业必蹶军后，宜潜师夜发。”纂曰：“业无雄才，凭城自守，若潜师夜去，适足张其气势耳，不如告之，彼以为诈，必不敢出。”乃遣使来告业曰：“郭 作乱，吾今还都，卿能决者，可早出战。”业果不敢出。于是纂全师而还。纂司马杨统欲杀纂，而推其从兄杨桓为主，桓怒曰：“吾为吕氏臣，安享其禄，危不能救，岂可复增其乱乎！吕氏若亡，吾为弘演 矣！”桓不从。

---

(nín)。

弘演——春秋卫懿公大夫，懿公为翟人所杀，肉被尽食，独余肝。弘演见而号，自杀，先出己之五脏，

统遂走降，吕纂兵还击，大破之，乃得入姑臧。凉人张捷等招集戎、夏，据休屠城接，共推凉后将军杨轨为盟主，起兵为乱。

却说晋王国宝、王绪依附会稽王道子，纳贿穷奢，不知纪极。恶王恭、殷仲堪，劝道子裁损其兵权。恭等缮甲勒兵，表请北伐，道子疑之，恐来攻己，请帝下诏，以盛夏妨农，悉使解严。恭大怒，乃遣使与仲堪谋讨国宝等。桓玄亦以仕不得志，欲假仲堪兵势以作乱，闻知王恭书来，乃说仲堪曰：“国宝与君，惟患相毙之不速耳。今既执大权，无不如志，若发诏征君，何以处之？”仲堪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玄曰：“孝伯疾恶深至，宜潜与之约，兴晋阳之甲，以除君侧之恶。玄虽不肖，愿帅荆楚豪杰，荷戈先驱，此桓、文之勋也。”仲堪然之，乃出，外与雍州刺史郗恢，内与从兄南蛮校尉殷仲凯、南郡相江绩议之。凯曰：“人臣当各守职分，朝廷是非，岂藩屏所制也！晋阳之事，不敢预闻。”绩亦极言其不可。凯恐绩及祸，和解之。绩曰：“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胁耶！江仲元行年六十，但未获死所耳！”仲堪惮其坚正，以杨期代之。朝廷闻之，征绩为御史中丞。凯遂以疾辞位。仲堪往省之，曰：“兄病殊可忧。”凯曰：“我疾不过身死，汝病乃当灭门。宜深自爱，勿以我为念！”郗恢亦不肯从。仲堪疑未决，会王恭使至，仲堪乃许之，恭大喜，上表罪状国宝，举兵讨之。

表至，内外戒严，国宝惧不知所为，遣数百人戍竹里，夜遇风雨散归。王绪说国宝杀王、车胤，以除时望，挟君以讨二藩。国宝许之。胤至，宝不敢害，更问计于胤。胤曰：“王、殷与卿素无深怨，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。”国宝曰：“将曹爽我乎？”胤曰：“是何言欤！卿宁有爽之罪，孝伯岂宣帝之侑耶！”又问计于车胤，胤曰：“今朝廷遣军，恭必城守。若京口未拔，上流奄至，何以待之？”国宝大惊，遂下疏解职，待罪。道子暗懦，欲求姑息，乃赐国宝死，斩头于市。遣使谢恭，恭乃罢兵还京口。仲堪初犹豫不敢下，闻国宝死，始抗表举兵。道子以书止之，仲堪乃还。

## 魏以甲子拔中山

却说魏王谓诸文武曰：“慕容宝志不能立，乃出北遁。今众立慕容普陵为主，慕容贺麟必怀不忿之意。吾紧攻之，彼必死守。目今吾军粮尽，不如渐退去，据南城，待其二子内变，然后乘之而入，则二子成擒。”群臣曰：“陛下圣策，非臣所能及焉。既如此，宜即解围南迁，以待其变。”魏王曰：“贼人多智，不可急离，可令灵寿领一军，朝夕耀武扬威，以示城内权此安住，朕与卿等退之，使其不敢追赶。”诸将称善。次日，将军灵寿帅一

---

然后纳懿公肝入己腹内。

解严——解除戒严状态。

爽——背叛。

军于城下，耀武扬威以示城内，魏王 引诸军退屯南城中山。时内粮尽，燕主慕容普陵心中大忧，乌丸部将军张骧进计曰：“今城中粮尽，百姓无食，大王可使饥民出城求降乞食，魏兵不备，臣以兵五千从百姓中杀出，可破魏师也。”普陵从之，示告城中，令百姓饥者出降求食。张骧开北门出百姓一万人，手执降旗在先来降。灵寿不知是计，道曰：“吾知城中饥甚，百姓受苦，既来降，吾不坏汝，汝可自去讨食。”于是百姓各散。俄而城内张骧以五千兵杀出。魏兵大乱，灵寿见兵出，忙上马持枪，喝将军马摆开与战。二人交战，战二十余合，魏兵渐渐围裹将来。张骧见魏兵围来，恐不能敌，收了军器，骤马杀开血路，冲走出来，不能复还本城，因此收军屯北山。灵寿复兵围城。

却说贺麟在西山使人打探中山消息，使人回报：“燕王慕容宝北遁和龙，城中诸将立慕容普陵为燕王，而守中山。魏王 粮尽，令灵寿以五万兵围中山，自以大兵退屯南城。中山粮亦尽，慕容普陵使百姓诈降，遣张骧以五千精兵在百姓后杀出，攻其无备，兵少反被灵寿杀败，不敢入城，且令走屯北山。”贺麟大怒曰：“普陵竖子，何敢妄自尊大而称号，吾必杀之！”大将丁零曰：“目今张骧以兵五千屯在北山，不如遣人召来，以十分重恩义抚之，令其顺主公，使其为先锋将军，叩开中山城门，先杀普陵，主公自为赵王据中山，聚集三军，可破魏兵。”贺麟从之曰：“卿可代我为使，去召张骧来归。”丁零欣然领命，来北山说张骧曰：“赵王贺麟现屯西山，闻将军在此，令某请将军到其寨一同商议破魏，将军可即随吾同往。”张骧曰：“吾闻赵王出奔，如何还在西山？既然有召，我既领众同往。”言讫，遂以部下之兵一同来西山，入中军见燕王贺麟。贺麟下席接之，问劳毕，赐坐谓曰：“将军乃关云长之俦，勇略俱全。吾有一事相烦将军，共成大功，卿意云何？”骧曰：“臣久食燕禄，常思报效，既有驱役，臣安敢推，愿闻所使，万死不辞。”贺麟曰：“普陵无知，妄自尊大，吾欲以兵诱开城门，杀此跋扈，非将军莫能。若将军肯为，其功实出将军，某幸甚。”骧曰：“殿下既定此计，臣惟命是从，臣今夜引兵在前，诱开城门，殿下可速以兵来应。”于是计议已定。

至夜，张骧引兵在先，贺麟、丁零伏兵在后，悄悄抄城后东门，来至城下叫门。城上将士认得是张骧军还，乃急开门。张骧军一拥而入，贺麟、丁零驱兵杂于其中，一同进城。是夜，贺麟使大将丁零调兵守营，自以五千兵，斩关而入后殿，至卧处把普陵杀讫。次日，贺麟召集文武于朝堂谓曰：“普陵妄自尊大，昨夜吾因张骧兵还而入，已将杀之。今吾兄燕王不知何往，吾自权摄赵王位，以拒魏兵。”群臣皆称万岁曰：“愿从尊命。”于此慕容贺麟乃即大位，封赏功臣，以乌丸张骧为大将军，以丁零为前将军，二人皆执重兵。是日，与诸文武商议守战之策，诸将皆曰：“今城中饥谨，柴米皆在城外，诸色所备。幸魏兵昨日自退而去，倘魏兵再至围住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士民皆恐，恐久生乱，乱则必被擒。不如乘此未至，以兵去据新市城，

拒住魏兵之路，就食其城之粮，可保万全。”赵王麟曰：“汝等之计，正合朕心。”于是便与文武帅三万五千兵，出据新市城来拒魏兵。

六月甲子晦日，灵寿退军，来见魏王。及说普陵被贺麟杀死而自立，目今以军出屯新市。魏王闻说慕容麟自即大位，以军在新市拒敌，遂令进军攻之。当太史令晁崇曰：“不可，容待旦日以进。”魏王曰：“如何不可？”崇曰：“昔纣以甲子日亡先人谓之疾日，故兵家忌之，以为不吉，故不可进也。”魏王曰：“纣王以甲子亡，武王不以甲子兴乎？”崇无以对，遂进兵。至十月，甲戌，军至义台，慕容麟帅兵拦住去路。魏王使张袞出阵，慕容麟亲自出马。两军混战，张袞与慕容麟二人交锋，在阵前大战。战上二三十合，慕容麟气力渐乏，只好架拦，因此收转军器、拍马便走，被魏王驱大军一掩，杀死燕兵二万余人，连追五十余里，麟势穷退走去邺。次日，魏王催兵大进，攻拔中山城。兵遂入屯于城中，得燕府库财宝，班赏诸将士。

### 慕容德称王滑台

戊戌，二年（燕王慕容盛建平元年，秦皇初五年，魏天兴元年，南燕王慕容德元年。旧大国三，西秦三，南凉、北凉小国四，新小国一，凡八僭国），正月，赵王慕容麟被魏军杀败，走来邺城，见叔范阳王慕容德，德问曰：“闻你在义台与魏兵交战，如何来此？”麟曰：“魏兵势大，因此大败，来见叔父商议复仇。”德曰：“吾此处兵少，亦不敢妄动。”正议间，细作回报，魏王亲帅六军将至邺境。德大惊，慕容麟曰：“邺城不固，不如徙据滑台坚守之，待其师老粮尽，然后一击，可复业也。”德从之，即时领兵，兵至黎阳，拘集船只，三军尽上船，欲南渡滑台，忽遇风雹，其船尽没。慕容德传令三军，依前上岸，因此无船过江。正犹豫间，探马报魏兵将至，止隔五十里到此。慕容德与慕容麟二人心甚忧患，闷闷不悦，天色又晚，只得权屯岸边，正欲待来早讨集船只渡江。是夜，风清月白，江中流渐冻合，慕容德与麟睡不安席，起来江边观看，江水尽皆冻合成冰。德等大喜，拜谢天地，急忙传令三军，一齐踏冰渡江。德军过讫，却好天明，魏军尽至，而其冰已解，因是德军逃得此难。魏兵闻说曰：“此天神助焉。”慕容德遂改黎阳名为天桥津，引众奔入滑台，屯扎军马，提调守城。魏王见慕容德走滑台，乃引众来邺城。

却说范阳王慕容德既至滑台，景星见于箕尾，白玉出于漳水，状若国玺，百姓拾得，将来呈上与慕容德。因是赵王慕容麟上言曰：“今慕容宝虽袭大位，志不及于先人，而有将废之征。自叔父徙滑台以来，天垂景象，地呈宝玉，流渐冻合，祥瑞屡见，此乃叔父之大德，而有吉征之先应。叔父宜依先燕王故事，自续大位，可保燕祚后头。”慕容德曰：“若为此事，是篡逆矣。”麟曰：“今慕容宝初立，士民不归，郡邑已失，为魏所有。叔父若不自立，

待社稷倾覆，再复却难。”于是慕容德自立为南燕王，改元建平元年。

### 兰汗谋叛乱燕宝

初，燕人有自中山至龙城者，言拓跋珪衰弱，于是燕主宝欲复取中原，调兵悉集。至是闻中山已陷，乃命罢兵。辽西王农曰：“迁都尚新，未可南征，宜因成师袭库莫奚，取其牛马以充军资。”宝从之，北行，度浇洛水，会南燕王德遣使言：“珪西上，中国空虚，宜速起兵。”宝大喜，以日引兵还，诏诸军就顿，选日起行去取长安。诸军苦役，乃不听罢散。农及长乐王盛切谏，以为兵疲力弱，魏所得志，未可与敌。宝将从之，慕容腾曰：“今师众已集，宜独决圣心，乘机进取。”于是乃留太子盛统后事，以腾为前军，农为中军，宝自为后军，相去各一顿，就地起行。长上段速骨因众心惮征役，遂作乱。逼立高阳王隆之子崇为主。慕容宝将十余骑来农营，报知农、腾，农、腾不信，其部营兵亦厌役奔溃，于是燕王宝见众乱，乃奔走还龙城。燕尚书兰汗见燕王宝势衰，阴使人与段速骨等通谋，乃自引兵出营龙城之东屯扎。辽西王农不知其为乱，夜出赴之，被速骨将以循城，招城上之兵来降。农素有忠节威名，城中恃以为强，忽见农在城下，无不惊哭丧气，遂皆逃溃，无人守城。速骨乃得入城，纵兵杀掠。燕王宝及长乐王盛等见乱，帅轻骑南走。速骨以高阳王崇幼弱，欲更立农，崇党闻之遂杀农。兰汗大怒，以兵袭击速骨，速骨不备，被执杀之。兰汗废崇奉太子策，承制行事，与部下将谋计，遣使迎宝及于蓟城。宝以为实欲还，盛等曰：“汗之忠诈未可知，不如南就范阳王，合众以取冀州；若其不捷，徐归龙城未晚也。”宝从之，行至黎阳，遣中黄门令赵思告范阳王。范阳王德令其使人奉迎时，德已自称号了。德谋遣慕容护帅壮士数百人随思而北，声言迎卫，其实图之。赵思使人密报知宝，宝既遣思，而闻德已称制，亦惧而北走。护至无所见，执思以归。德以其练习典故，欲留而用之，思曰：“犬马犹知恋主，思虽刑臣，乞还就主。”德固留之，思怒曰：“殿下亲则叔父，位为上公，不能帅先群后，以匡帝宝，而幸本根之图，为赵王伦之事。思虽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，犹慕龚君宾之不偷生于世也！”德斩之。

宝走至北，遣长乐王盛收兵冀州，行至巨鹿，说诸豪杰，皆愿起兵。会兰汗复遣使奉迎宝，宝以汗燕王垂之舅而盛妃之父，谓必无他，遂行。盛流涕固谏，不听，盛乃与将军张真下道避匿。宝自去龙城四十里，汗遣弟加难帅五百骑入外邸而杀之，杀太子策及王公将士百余人，自称昌黎王。慕容盛闻知大哭，欲赴哀，张真止之休去，盛曰：“我今以穷归汗，汗性愚浅，必念婚姻，不忍杀我，旬月之间，足以展吾之志。”遂往见汗。汗妻乙氏、盛妃皆涕泣，请救盛。汗恻然哀之，乃舍盛于宫中，以为侍中，亲待如旧。汗兄堤骄狠荒淫，事汗多无礼。盛因而间之，汗兄弟浸相嫌忌，遂不相睦。

燕太原王慕容奇乃慕容楷之子，兰汗之外孙也，汗以为将军。长乐王盛

潜使奇逃出，起兵五千人来攻兰汗。汗闻知，遣仇泥慕将兵一万讨之。是时，龙城自夏不雨，至于七月。汗日诣燕诸庙，祷告委罪加难。加难闻之，怒率所部兵一万五千，袭破慕军，汗遣太子兰穆帅兵二万讨之，未行，虑盛为患，乃与父汗欲谋杀盛，李旱、张真力救之。旱、真皆盛素所厚爱，而穆引为腹心，旱等潜与助盛结谋，待穆击破加难，还飨将士刺杀汗、穆而取大位。时穆果击破加难，还宴将士，汗、穆皆醉，盛因逾垣入东宫，与旱等呼集旧所卫兵三千人马，杀出东宫来杀穆。诸军闻盛得出，皆呼跃争先杀汗，汗醉被真斩之，内外帖然，士女相庆。盛告于太庙，因下令曰：

赖五祖之休，文武之力，社稷幽而复显。不独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责，凡在臣民皆得明目当世。

遂大赦，改元，以长乐王摄行统制，命奇罢兵。奇欲异心，遂不受命。盛大怒，勒兵三万进至横沟，盛出击，大破之，执奇赐死。于是龙城遂平。

南郡公桓玄遣人见会稽王，求为广州刺史。会稽王道子忌玄在荆州为患，因从桓玄受命为广州刺史，玄受命而不行。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属王愉，上疏言江州内地，而西府北带寇戎，不时为寇，倘有急军需，不应使愉分督，应四郡还他。朝廷不许。楷怒，遣其子庾鸿说王恭曰：“尚之兄弟，复乘机权，欲削方镇，宜早图之。”王恭以为然，遣人以告殷仲堪及桓玄。二人皆许之，推王恭为盟主，刻期各执兵同趋京师。司马刘牢之谏曰：“会稽王道子，叔父也，而又当国秉政，向为将军，戮其所爱，其伏将军已多矣！顷所授任，虽未允惬，亦无大失，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，于将军何损！晋阳之甲，岂可数兴乎！”恭不从，上表请讨王愉、司马尚之兄弟。

朝廷忧惧，内外戒严，道子不知所为，悉以事委世子元显，日饮醇酒而已。元显聪警，颇涉文义，志气果锐，以安危为己任。附之者，谓其英武有明帝之风。仲堪闻恭举兵，亦勒兵趣发，悉以军事委南郡相杨期兄弟。期帅舟师五千为前锋，桓玄次之，仲堪帅精二万继下。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震至父亮、九世皆以才德著名，矜其门第，谓江左莫及。而时流以其晚过江，婚宦失类，兄弟粗犷，每排抑之。期常切齿，欲因事际以逞其志，故亦赞成仲堪。八月，期及玄大兵奄至湓口，王愉无备，引众惶遽奔临川，玄以兵追之。

### 慕容盛复登燕位

己亥，三年（燕长乐元年，秦弘始元年，魏天兴二年，凉主吕纂咸宁元年，北凉天玺元年），正月，燕王宝被尚书兰汗谋弑，太子慕容盛与张真等谋复诛汗，龙城遂平。当群臣复请太子慕容盛登基，国号大燕，改元建元元年。慕容盛既即皇帝位，次日乃排宴，宴赏群臣于新昌殿。燕王盛谓诸文武曰：“今日宴乐，诸卿各言其志，朕自览之。”时盛初即大位，以威严骄下，骄暴少亲，多所猜忌，刑必就戮，文武莫有敢对。当有兵尚书丁信，年十五

岁，趋步进曰：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至之愿也。”燕王盛知其讥己，乃笑曰：“丁尚书年少，安得长者之言乎！”于是文武各为乐饮，至晚罢散。

十一月，魏王 领军进九门，时天行大疫，三军人马并牛羊等，死者十有五六，群臣咸思北还。因上言曰：“今天行时气，大疫流传，军民百姓死亡将半。天时如此不利，不如退避其气，不然军民尽死，虚地也闲。”魏王 曰：“斯固天命，将若之何！四海之人，皆可与为国，在吾所以抚之耳，何恤乎无人也。”因此群臣不复再言。遂引军入邺城，闻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，诏令郡县赈恤之。魏王 既入邺城，自与文武遍览宫殿，遂有定都其地之志，乃置行台，领众还来中山。中山之守，戍兵俱各溃散，魏王 乃领众遂入中山城，谓诸将曰：“今幸祖宗之灵，天地之 ，诸将之勇，文武之能，尽得燕都之地，朕欲与卿等北还，而虑山东有变。”群臣应曰：“陛下可调将守之，万无一失。”魏王 从之，乃于中山置行台，诏封东平公拓跋仪为卫王，总兵五万，镇守中山。又诏使洛阳公拓跋遵，总兵四万，镇渤海之合口。

辛酉日，魏王 车驾与众振旅还京，回至望都，诏有司定议国号。群臣上曰：“昔周、秦以前，帝王居所生之土，及王天下，即承为号，今国家启基云代，应宜以代为号。”魏王 曰：“昔朕远祖，总驭幽都，控制遐国，虽践王位，未定九州。逮于朕躬扫平中土，凶逆荡除，遐迩率服，仍宜先号为魏，不必再更。”于是复号为魏。群臣皆贺。次日，大众还都平城，魏王 诏令营宫室，建宗庙，立社稷，正封畿，制郊甸，遣使循行郡国，举奏守宰不法者，魏王 亲览察黜陟之。十一月，魏王 始登皇帝大位，改元为天兴元年。诏邓彥海典官制，立爵品，定律吕，协音乐；诏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，朝视飨宴之仪；诏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，申科禁；诏太史令晁崇造浑仪 ，考天象；使吏部尚书崔宏总裁之。因是命朝野之人皆要束发加帽，逆者罪焉。二月，高车聚三十余部落谋叛。魏王 闻知，遣张兗以五万北巡，分命诸将三道袭高车。高车兵少，惧战自溃，因此大破高车三十余部，获七万余口，马三十余万匹。卫王拓跋仪别将三万骑，追至绝漠十余里，又破其七部，诸部大震各散，于是收兵复还。

却说南凉王秃发乌孤集百僚谓群臣曰：“陇右河西，本数郡之地，遭乱分裂，至十余国。吕氏、乞伏氏、段氏孰强？今欲取之，三者何先？”杨统曰：“乞伏本吾部落，终当服从；段氏书生，无能为患，且结好于我，攻之不义；吕光衰耄，嗣子微弱，纂、弘虽有才，而内相猜忌。宜遣车骑镇浩 ，若镇北据廉川，乘虚迭出，彼必疲于奔命，不过三年，兵劳民困，则姑臧可图也。姑臧举，则二寇不待攻而服矣。”乌孤曰：“善。”从之。初，秦主苻登之弟广，帅众依南燕王慕容德，德受之，令其屯于乞活堡。至是见燕势弱，乃自称秦王。时滑台孤弱，土无十城，众不过万，附德者多去附广。德

---

浑仪——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仪器。

大怒，乃留鲁王慕容和守其城，自帅众五万去讨广。广无备，被德入堡，执广斩之。和长史季辩见德去了，乃集党杀和，以滑台降于魏。魏王 使行台尚书和跋，帅轻骑五千，自邺赴滑台，滑台空虚，入城中悉收德宫人府库宝贝。时陈、颖之人多附于魏。

燕将军慕容云闻知变，帅众斩季辩，帅诸将士家属出见德。德大惊，欲还攻滑台。韩范谏曰：“向也魏为客，吾为主；今者我为客，魏为主。人心危惧，不可复战。不如先据一方，自立基本，乃回进取可也。”张华曰：“先取彭城为居。”藩聪曰：“彭城土旷人稀，平夷无险，且晋之旧镇，未易可取。又密迩江、淮，夏秋多水，乘舟而战者，吴之所长，我之所短也。青州沃野二千里，精兵十余万，左有负海之饶，右有山河之固。广固城，曹窳所筑，地形阻峻。三齐英杰，思得明主以立功于世久矣。晋刺史辟闾浑昔为燕臣，今宜遣辩士驰说，而以大兵继其后，若其不服，取之如拾芥耳。既得其地，然后闭关养锐，伺隙而动，此乃陛下之关中、河内也。”德从之。于是德乃帅师而南，兖州北鄙诸郡县皆降，德还守宰以抚之，禁军士毋得掳掠，百姓大悦。

### 慕容德谋都广固

南燕王慕容德至兖州，正与诸将谈议国事，忽后燕王慕容盛遣使至。南燕王德召入问之，使人说曰：“慕容宝已死，其子盛即位，闻陛下已立，故遣臣来问意。”南燕王德谓文武曰：“卿等前以社稷大计，劝吾摄政，今天方悔祸焉。”又谓张华曰：“若嗣帝得还，吾将具驾奉迎，谢罪行阙，然后角巾私第，卿意以为何如？”其侍郎张华曰：“天下非一人天下，有德者可居焉。陛下仁德日新，何用退让。”于是南燕王德大悦。次日，引师南迁，北鄙诸郡悉来归降。因是僭即皇帝大位，改建平元年。次日，燕会群臣，燕王德饮酣，笑谓群臣曰：“朕虽寡薄，恭己南面而朝诸侯，可方自古何等主也？”青州刺史鞠仲曰：“陛下中兴之圣后，少康、光武之侑也。”燕王德大悦，命左右赐鞠仲帛千匹。鞠仲辞曰：“陛下登御之始营建多般，留赏诸工，请存诸库，臣不敢领。”燕王德曰：“卿知调朕，朕不知调卿乎，何故推辞？”韩范进曰：“臣闻天子无戏言，忠臣无妄对。今日之论，上下相欺，可谓君臣俱失也。”燕王德大悦，又赐范绢五十匹，因此昌言竞进，朝多直士矣。旦日，燕王德与群臣出狩幸齐城，登营丘望见一冢，因问之曰：“甚人之冢？”群臣答曰：“臣等不知，可问百姓。”德命左右出唤，百姓不敢入，使青州秀才晏谟入，燕王德问其冢。谟对曰：“乃大夫晏婴之冢。”燕王德顾谓近臣曰：“礼，大夫不逼城葬。平仲古之贤人，达礼者也，而生居近市，死葬近城，岂有意乎？”晏谟对曰：“孔子称臣先人平仲贤，则贤矣，

---

恭己——指帝王以端正严肃的态度约束自己。

岂不知高其梁，丰其礼？盖政在家门，故俭以矫世，存居湫隘，卒岂择地而葬乎！所以不远门者，犹冀悟平生也。”燕王德大悦，遂问谟以齐之山川丘陵，贤哲旧事。谟历对详辩，画地成图呈上。燕王德深嘉之，拜晏谟为尚书郎。

燕王德因飨宴，乘高远瞩，请祭平仲，顾谓尚书鲁邃曰：“齐、鲁固多君子，当昔全盛之时，接、慎、巴生、淳于、邹、田之徒、荫修檐，临清沼，驰朱轮，佩长剑，恣非马之雄辞，奋谈天之逸辩，指麾则红紫成章，俯仰则丘陵生韵。至于今日，荒草颓坟，气消烟灭，永言千载，能不依然！”邃答曰：“武王封比干之墓，汉祖祭信陵之坟，皆留心贤哲，每怀往事。陛下慈深二主，泽及九泉，若使彼而有知，宁不衔荷。”于是德大悦，罢饮而驰还之。

南燕王德在兖，遣使说幽州刺史辟闾浑来降，辟闾浑不从，使人回报浑不降。德遂遣北地王慕容钟帅步骑七千击之。德自以兵进据琅邪，徐、兖之民归附者十余万。渤海太守孚，燕旧臣也，闻德至出降，德大喜曰：“孤得青州不为喜，喜得卿耳！”遂委以机密。浑守广固，其下多出降，浑惧奔魏，德以兵追斩之。浑子道秀自诣德，请与父俱死。德曰：“父虽不忠，而子能孝。”特赦之。浑参军张英为浑作檄，辞多不逊，德执而让之。英神色自若，徐曰：“浑之有臣，犹韩信之有蒯通。通遇汉主而生，臣遇陛下而死，比之古人，窃为不幸耳！”德怒杀之，遂定都于广固。

九月，初，燕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，威行境内。燕王盛疑之，累征不赴。朗亦以家在龙城，未敢显叛，阴使人召魏兵许以郡降，事觉，盛遣兵五百，杀灭朗族，遣将军李旱讨之。旱既行，盛计使人急召还，数月而复遣之。朗闻其家被诛，拥二千余户以自固，拒旱，及闻旱还，谓盛有内变，不复设备，留其子守令支，自以数十骑迎魏师于北平。旱知密以兵夜行晓伏，阴袭克令支，使人守之，自以兵追朗斩之，辽西遂平。

十月，会稽世子元显性苛刻，生杀任意，发东土诸部免奴为客者，置京师，以充兵役，东土嚣然。孙恩因民心骚动，自海岛聚众二万，来攻会稽。会稽内史王凝之世奉天师道，不出兵，亦不设备。官属请讨之，凝之曰：“我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，诸君不足忧也。”恩兵至，凝之无备，被恩遂陷会稽，杀凝之。于是八郡之人一时起兵，杀长吏以应恩，旬日中众至十万。时三吴承平日久，民不习战，郡县兵皆望风奔溃。恩据会稽，自称征东将军，号其党曰“长生人”。驱诸县令以食其妻子，不食则支解之。所过焚掠，刊木堙井。

### 孙恩聚众寇江南

史说，孙恩字灵秀，琅邪人。世奉五斗米道。恩叔父孙泰，师事钱塘杜子恭。而子恭有秘术，有人以舟装瓜，游江遍卖，子恭向其人买瓜，就向瓜主借刀剖瓜，瓜主人欲等取刀，子恭曰：“汝只管归去，当即送还。”瓜主人始摇舟往别，行至嘉兴，忽有一鱼跃入船中，瓜主人破鱼，见子恭所借瓜刀，在鱼腹中。其瓜主人以子恭为神，往往如此。后子恭死，孙恩传得其术。然浮狡有小才，诳诱百姓，愚者敬之为神，皆竭财产，进子女，以祈福庆。会稽王道子闻知泰有异术，扇惑民心，恐其为乱，将泰诛之。孙恩逃出海滨，海滨之人素闻孙泰之名，及恩至，众问之，孙恩以言惑众，谓其叔父孙泰蝉蜕登仙，众人信之，久以财帛资给孙恩用，因是聚众招集亡命，志欲复仇。不期年，众数十万，由此朝野骚动，士民震恐。卢循谓恩曰：“今八郡军民响应者，谓将军能除君侧之恶，以解百姓之忧，故来归也。火速入朝上表，数会稽王道子及其子元显之罪，请上诛之，则江南士民尽命来归。”恩从之，即使人人入朝上表。使人入建康，次早黄门引入金銮，呈上表帝。晋帝览曰：

会稽王道子，叨窃尸素，荒废朝政。拜授之荣，皆非天朝；鬻刑之货，焚入其门。毒赋年滋，愁民岁广。使先帝肆一醉于崇朝，飞千觴于长夜，致崩于宫，人之暴也。犹不能避位退身，以谢天下，反私以子元显夺政位耶！既为政宰，宜进思尽忠王室，何可苛刻，生杀任意，不为理也！今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滨，人皆切齿，故推以臣为首，起兵请诛元显父子也！诛此国贼，臣等入朝，待罪阙下。

晋帝览讫，喝退来使，与群臣商议起兵征讨。加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大将军，其子元显为中军将军，领兵卫守京师。安帝即位以来，内外乖异，石头城以南，皆为荆、江所据，以西皆豫州所专，京口及江北皆刘牢之及广陵相高雅所制，朝政所行，唯三吴而已。今闻孙恩作乱，八郡皆为恩有，畿内都县，处处盗贼蜂起，建康士民，居而震惧。

### 刘裕落魄遇圣僧

却说宋高祖武皇帝讳裕字德舆，小名寄奴，乃彭城县绥舆里人，姓刘氏，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也。彭城原系楚都，故苗裔家焉。晋氏东迁徙讫，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。裕夜生之时，神光照室，犹如昼明。及长，雄杰有大度，身長七尺六寸，风骨奇伟。仅识文字，不事廉隅小节。奉继母以孝闻。常卖履为业，好，为乡间所贱。独琅邪王谧见其奇伟，深相敬耳。是时，裕年二十余岁，忽一日，裕卖履有余五日之粮，懒做履，遂游京口竹林寺闲耍，偶困卧于讲堂之前。却说竹林寺众僧会讲佛法，忽见讲堂毫光灿烂，僧人大惊，疑是发火，即忙呼集僧众，令去救火。此时众僧一发向前来讲堂救火，并不见火，只见刘裕在讲堂前卧，上有五色龙章，光焰罩身。当时众僧叫醒刘裕，直说与知，而贺曰：“小僧尝闻蛇穿土孔，五霸诸侯；龙穿土孔，真命天子。今金龙翼子之体，子非诸侯，必帝王也。”裕闻言独喜，

谢曰：“上人无妄言，吾行止时，常见二小龙附翼，或樵渔山泽，亦曾同侣，何足为奇。山野农夫，亦不敢望，禅师何赞过也。”言讫，众僧请裕饮茶，茶讫，裕遂辞僧回归。至次日，厨灶无柴佐饭，裕乃执斧，往新洲去伐荻。

却说新洲土神见刘寄奴落魄，宋祚当兴，乃化长蛇拦路，与之射伤，复变小童，传授金创之药，乃基其王者之兴。裕来至洲，忽见大蛇长数丈，在洲蟠屈，裕惊，卒以箭射之，蛇被箭伤，而遁入荻中，裕被唬亦归。至明日无柴，只得复往新洲去伐荻柴。至洲里，忽闻荻中有杵臼之声，凝目覘之，却见童子数人，皆青衣，立于荻中捣药。裕怪问其故，童子答曰：“我王为刘寄奴所射，在此合散敷之。”裕惊，佯挑曰：“汝王何不杀之？”童子应曰：“寄奴乃王者不死，不可杀也。”裕笑叱之，童子皆散，忽然不见。裕乃收其药认识之而返。归家数日，将覆往下邳去卖。却说黄龙长老知天下之主在于刘裕，是以化为沙门在道俟裕，指与功名。当裕卖履归来，遇见沙门，沙门谓裕曰：“江表当乱，安之者其在君乎！君何行此？”裕曰：“禅师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奈吾身有贼疾，未敢投伍。”沙门又问曰：“君有何疾？吾教汝医。”裕曰：“吾幼年患手创，积年不愈，因是无力。”沙门曰：“我有黄药与君，可将敷之，必然得好也。”言讫，将药授裕。裕接了，忽然不见。裕思半晌，疑必神教，乃拜谢天地归家，将沙门黄散敷之，一敷就愈，其手力更加大，堪击千斤。因是将其余黄散及童子所遗之宝宝藏之，后每遇金创，敷之无有不愈。裕既得沙门之语，常怀在心。

晋隆安三年，十一月，妖贼孙恩聚众据会稽作乱，劫掠州郡。有会稽附郡太守王德即忙写表，遣使入朝奏知，求兵征讨，使人领命去讫。却说晋安帝设朝，只听得净鞭三下响，果然文武两班齐。只见文武百官，齐立丹墀，前八拜，后八拜，中八拜，三八二十四拜，扬尘舞蹈，三呼万岁，君臣礼足。晋皇在座上言曰：“卿各平身，有事但奏，无表退班。”于是群臣起立两边，忽黄门大使引会稽使人直至金銮，拜舞讫，持上表章。晋皇披表，读讫大惊，谓使人曰：“卿宜星夜回郡，令太守点兵紧守城池，朕即发兵来应。”使人闻说，拜辞出朝，即归去讫。当时帝问群臣曰：“今奸贼作乱，谁人敢与寡人兴兵？”言未罢，群臣奏曰：“卫将军谢琰、前将军刘牢之，此二人足智多谋，陛下不如遣他前去征讨，必然收服。”帝闻奏，即宣谢琰，刘牢之二人至，谓曰：“今会稽妖贼孙恩作乱，遣卿二人执兵前去收服。卿宜竭力，得胜回朝，封赏不轻。”二人闻说，即时谢恩出朝领兵。于是珠帘放下，文武退班。

却说谢琰、刘牢之二人领兵十万欲行，缺少一个参军官，心下正闷，忽部下军人出说曰：“我乡中有一知心识人，乃是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孙，姓刘名裕，字寄奴，原居京口里。此人幼读兵书，长习武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身長七尺，细眼长髯，胆量过人，机谋出众。笑齐桓、晋文无匡霸之才，论

---

丹墀（chí，音迟）——古时宫殿前的台阶。

赵高、王莽少纵横之策。用兵仿佛孙吴，胸次熟识韬略。若将军这里少参军官，可以礼请他来，必然收得妖贼。”牢之闻说大喜，就令军人以礼去请。军人得令，连夜上马来京口里，见刘裕具道：“妖贼孙恩作反，朝廷差卫将军谢琰、前将军刘牢之领兵去征。今二人令我前来，礼请足下为参军，一同去征。文书紧急，火速要行。”裕闻言大喜，即时收拾刀马衣甲，随军人来至营前，忙入军中拜见刘牢之。牢之见裕堂堂七尺五寸身躯，细细五路胡须垂腹，生得面如碧玉，丰骨奇异。牢之一见，心下大喜，随即拜为参军。裕亦喜之不胜。于是牢之传令三军，目下起行，大刀阔斧，杀奔会稽而来，来至会稽城东五十里，下住营寨。

### 刘裕十骑破孙恩

是日，谢琰、牢之二人升帐，谓参军刘裕曰：“汝可带十个精壮军人，先去觑贼虚实如何，回来报知，吾好引兵后进。”裕闻言，引十骑即行，行至一十余里，却遇孙恩引贼众五千余人正来与牢之对阵，见了刘裕，领兵杀进。刘裕无奈，只得高叫十骑曰：“今日正乃立功之时，汝等各宜竭力，杀退贼人。吾若退走，彼必后追，安能逃命。”言讫，自骤马提枪，直取孙恩。孙恩舞刀来迎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不到十余合，刘裕卖一破绽，回马望本阵便走，孙恩赶来。彼时刘裕走得气喘，跌落岸下，贼众临岸，欲下擒之，被裕奋长刀，仰砍数人，贼不敢近，乃得登岸，大呼逐贼而走。恩复引众追来，裕急就环住钢枪，拈弓取箭，侧坐鞍轿，翻身背射孙恩一箭。箭到处，正中孙恩右肩，孙恩被伤，只得勒转坐下马，撇了手中枪，走回本阵。裕见恩走，以左手招十人，一齐复追杀回，杀死贼兵甚众。却说刘牢之子刘敬宣见刘裕打探不回，疑被贼困，乃引大队人马前来，至平山阴看裕，见裕正与贼人交战，敬宣遂麾兵掩杀，杀得贼人十损其八，连追五十余里。是时，孙恩见战不胜，乃引残兵遁走入海去讫。牢之闻恩逃走入海，乃令收兵屯扎会稽，重赏刘裕，犒劳三军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孙恩初起兵，闻八郡响应，谓其属曰：“天下无复事矣，当与诸君朝服至建康。”既而牢之引兵济江，恩与刘裕战不胜，乃驱男女二十万人，入海岛屯居去讫。

却说荆州刺史殷仲堪，乃陈郡人，能清言，善属文。因父病积年，仲堪衣不解带，执药挥泪，遂眇一目。居丧以孝，因是孝武帝召为太子中庶子，因问仲堪之目曰：“卿患此者为谁？”仲堪流涕而起曰：“臣进退惟谷。”帝有愧焉。帝尝示仲堪诗，乃曰：“勿以己才而笑不才。”帝甚敬之。仲堪一日出游江滨，忽见水上流一棺至，仲堪以为无主，命左右赴水收而取之而归。旬日间，门前之沟忽直起为岸。其夕，有人来谒仲堪，自称曰：“吾乃徐伯玄，感君之恩惠，无以报德也。”仲堪亦以礼待之，因问曰：“我门前沟又无大水流砂，自然填成为岸，君乃高士，必知其为何祥乎？”伯玄对曰：“水中有岸，其名为洲，君将为州官耳！”言终，其岸复没，伯玄亦忽不见。

仲堪心甚疑之。次日设朝，群臣保奏孝武帝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命其去镇江陵。仲堪谢恩受职，辞帝赴任。孝武帝谓曰：“卿去有日，令人酸然。常谓永为廊庙之宝，而忽为荆、楚之珍，良以慨恨，使朕忧深！”堪曰：“臣虽任外，无苟取民一毫，以负陛下殊遇之恩。伏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重天下之望，毋劳怀臣之深。”堪为孝武帝所重，为此堪亦尽忠诚之心。既至荆州，荆州连年水旱，百姓饥馑。仲堪食常五碗，盘无余肴，每食粒落席间，辄拾而啖之，虽欲率物，亦缘其性真素也。常语子弟曰：“人物见我受任方州，谓我豁平昔时意，今吾处之不易。贫者士之常，焉得登枝而捐其本，汝其存之矣！”

是时，殷仲堪与桓玄不睦，恐桓玄跋扈，起兵来攻，意欲先以兵去击。当有部将纪绅上言曰：“不可。桓玄乃世之英雄，兼有义兴之地，若与战，必不易图也。吾闻江州刺史杨期亦乃世之英杰，有一女年纪十三，未曾许聘他人，今明公亦有长子，不曾结婚，不如先令人求亲于期，期若肯，必然树党与，然后兴兵，两相夹攻，方可克胜。”堪曰：“其计甚善。”于是从绅之计，即日遣使刘赞赍礼物诣江州求婚。不日到江州见杨期，称说：“殷仲堪敬慕将军，欲与将军结婚，特遣小将赍礼前来，求令媛为儿妇，永契秦晋之欢。将军意下若何？”期听讫，深思半晌，言曰：“殷先生几个儿子？”刘赞答曰：“有二子，此子是长。”期意遂决，许之。备筵宴，款待使人刘赞。赞出外整備财礼，送入府堂，期受礼物，乃留刘赞于馆驿安歇。至次日，备酬礼与回。赞得酬礼，星夜归见仲堪，说知就亲之事。堪大喜道曰：“吾荆州无忧患矣！”

却说南郡公桓玄先计使人入朝，求为广州刺史，晋安帝从之。因是起兵谋叛，欲取荆州为家，遣奸细人前去打探虚实，闻知殷仲堪求亲于江州杨期为援，使人即回，将此报知。桓玄听讫大怒，即时点起军马五万，欲先取荆州，惧其有备，乃引兵杀奔江州，先击杨期。期未知其来，慌忙引军出城。两下排阵，阵完，杨期出阵前言曰：“吾与公平素无仇，何故起兵侵界？”玄高叫骂曰：“尔与荆州殷仲堪结亲树党，欲来攻我，我故先来击之。”言罢，挺枪骤马，向期便刺，期亦舞刀去迎。二人战上三十余合，杨期气力不加，被桓玄刺于马也。玄杀散余兵，收军入城，书安民榜讫，安排牛酒，赏犒三军。乃下令曰：“今江州虽破，还有荆州殷仲堪在，若使他闻知，必引兵来攻我，百姓必危矣！不如乘其无备，来日先以兵击之。诸将不许顿舍，持三日粮去起杀入城。”诸将曰：“可。”于是次日引兵一万，星夜杀奔荆州而来。

却说殷仲堪果无备，被桓玄麾兵杀入城去，仲堪正坐府堂，闻左右说玄兵入城，吃惊不小，即时率部下兵将杀出，正相遇着，与玄将冯该交战，不五合，仲堪战败而走。玄挥兵进衙，杀其家属，复出堂出榜安民，排宴犒赏诸将。玄克荆、雍，差偏将冯该以兵追数日，生执仲堪杀之。玄既杀仲堪，遣人入朝上表，求领荆、江二州牧。使人得命，带表即行。行数日，来到朝

廷，至次日具公服在待漏院伺候，忽听见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，晋帝设朝，使人乃直至丹墀，持上表章。帝披览讫，龙颜不悦，即以玄表示群臣。群臣奏曰：“桓玄跋扈，不可违其请也。”于是帝决降诏，命玄为荆、江二州牧，使人得诏旨即还去讫，珠帘放下，文武退班。却说使人回见桓玄，具说朝廷诏旨，命领荆、江二州之事。玄大喜，重赏使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初，杨期与仲堪为婚姻遣书，欲与仲堪共袭玄。仲堪多疑少决，苦禁止之。参军罗企生谓其弟遵生曰：“殷侯仁而无断，必及于难。吾蒙知遇，义不可去，必将死之。”是岁，荆州大水，仲堪竭仓廩以赈饥民。玄欲乘其虚而伐之，乃发兵西上。仲堪部下将士多出降玄，仲堪大惧，引腹心数十人出走，被玄所执斩之。仲堪奉天师道，祷请鬼神，不吝财贿，而嗇于周急，好为小惠以悦人，病者自为诊脉分药，用计倚伏烦密，而短于鉴略，故至于败。仲堪之走也，文武无送者，惟罗企生从之。路经家门，弟遵生曰：“作如此分离，何可不一执手！”企生旋马授手，遵生牵下之曰：“家有老母，去将何之？”企生挥泪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我必死之，汝等奉养，不失子道。一门之中，有忠与孝，亦复何恨！”遵生抱之愈急，仲堪遂不待去。及玄至，荆州人士无不诣玄者，企生独不往，而营理仲堪家事。玄遣人谓企生曰：“若谢我，当释汝。”企生曰：“吾为殷荆州败不能救，尚何谢为！”玄乃收之，复问欲何言。企生曰：“从公乞一弟以奉老母！”玄乃杀企生而赦其弟。

### 凉王卒诫诸子和

却说凉王吕光疾甚，立太子吕绍为天王，自号太皇。以太原公吕纂为太尉，常山公吕弘为司徒。谓太子绍曰：“今三邻构隙，吾没之后，使纂统六军，弘管朝政，汝恭已无为，委重二兄，庶几可济。若两相猜忌，则萧墙之变至矣！”又谓纂、弘曰：“永业才非拨乱，直以立嫡有常，猥居元首。汝兄弟缉睦，则祚流万世；若内自相图，则祸不旋踵！”纂、弘泣曰：“儿不敢。”及光卒，绍秘不发表，纂排闥入哭，尽哀而出。绍惧，以位让之，纂不许曰：“陛下自宜保重。”光弟子吕超见纂、弘强狠，谓绍曰：“纂为将积年，威震内外，临丧不哀，步高视远，必有异志，宜早除之。”绍曰：“先帝言犹在耳，奈何弃之？纵其图我，我视死如归，终不忍有此意也。”弘闻知，谓纂曰：“主上暗弱，未堪多难，兄宜为社稷计，不可徇小节也。”纂、弘于是夜帅壮士一千，攻广夏门。左将军齐从抽剑直前，斫纂中额，左右擒之，纂曰：“义士也，勿杀。”吕超闻变，急帅卒二千赴难，众素惮纂威，不战而溃。纂自入升殿，吕绍知，自杀。吕超率众散奔广武。纂以弘兵强，以位让之。弘不受，纂乃即天王位，以弘为大都督、录尚书事。纂叔父吕方乃吕超之父，镇广武，纂遣使去谓曰：“超实忠臣，义勇可嘉，但不识权变之宜。方赖其用，可以此意谕之。”超遂上疏陈谢，纂乃复其爵位，相待如

初。后凉王吕绍既自杀，因此吕纂自立为后凉王，后又自即天王位，国号大凉，改元咸宁元年。

却说西海公吕弘，吕光之季子，闻吕纂杀绍自立，恐其不为所容，乃起兵东苑，来攻吕纂。纂遣将军权德帅兵出讨，与吕弘交战，未上十合，弘众溃散，弘乃单骑奔外。吕弘妻子被士卒夺去所辱。是日，凉王吕纂闻知权德大胜，败走吕弘，笑谓群臣曰：“今日之战何如？”侍中房晷对曰：“天祸凉室，衅起戚藩。虽弘自取夷灭，亦由陛下无棠棣之义。且弘妻，陛下之弟妇也；弘女，陛下之侄女也，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？天地神明，岂忍见此耶！”言讫，欷流涕。凉王纂改容谢之曰：“是朕之过，卿乃吾之直臣也。”于是召取弘妻及男女，入居东宫，厚抚养之，将其所辱弘妻士卒斩之。时弘走见叔父吕方，方见之大哭曰：“天下甚宽，何为至此！遂执吕弘送至吕纂，纂使力士康龙拉杀之。

却说吕超不奏朝请，引兵五万，欲伐鲜卑思盘。思盘闻知大惊，急与诸将商议。诸将曰：“主公与后凉王自来无仇，必然是吕超擅自起兵，可使人星夜去见新主吕纂，愿称藩臣，以障凉国，彼必抽回其兵，可保吾境无患矣。”思盘曰：“卿言有理。”因是使人持书入姑臧，呈与凉王吕纂。纂览毕，始知吕超擅伐鲜卑，乃谓使人曰：“汝还报知汝主，道吾与汝国实乃唇齿之邦，必无相攻之理。吕超起兵，朕实不知，朕即遣人抽回责之，从今和好如初，不须忧疑。汝回急白汝主，吾旦日请与超会面讲和，宜速来之。”使人得其言语，即归去讫。凉王纂使人往边召吕超还朝，问曰：“鲜卑思盘与吾国无仇，如何擅伐，不待朕知，不看平昔功劳及先王祖面，今朝必然斩你。从今以后，休得如是。”吕超惧，即谢罪而出，来见兄右将军吕隆。隆曰：“吕纂谋逆弑绍自立，吾甚不平，无人帮附，待弟回来计议。今弟既回，必须杀此跋扈。”超曰：“来日吾即辞吕纂还广武，即起兵来；你可以兵内应，诛此不义。”隆曰：“汝去再来必难。吾闻吕纂旦日遣使请鲜卑主思盘宴，必然大会群臣，与弟待其宴会时，吾自劝吕纂饮醉，弟可藏刃侍于左右，将纂刺杀，其余文武，不敢逆耳。”超然之。

次日，凉王吕纂果排宴大会群臣于内殿，吕纂自与吕超对饮，饮得大醉。吕隆又来劝纂，纂又饮，因是昏醉，被吕超取出利刃，将吕纂杀之，因大叫群臣曰：“吕纂谋逆篡位，吾故杀之，与汝大臣无干！今将军吕隆有先人之志，汉祖之德，宜立袭位，汝等大臣所议何如？”群臣皆曰：“殿下乃太祖之弟，宜自即位，何必让彼！”吕超曰：“吾为公杀此逆贼，吾若自取大位，却被天下之人笑我篡位。汝诸大臣，休忤吾意。”于是大臣扶吕隆上殿登座，吕隆推让吕超，至再至三，方始受位。群臣皆呼万岁。国号大凉、改元神鼎元年。

初，吕纂嗜酒好猎，太常杨颖谏之不悛。会吕超擅击鲜卑思盘，纂命超

及思盘入朝讲和，超惧，至姑臧，深自结于殿中监杜尚。纂见超，责之曰：“卿恃兄弟桓桓，乃敢欺朕，要当斩卿，天下乃定！吾不忍杀汝也。”因引超、思盘及群臣宴于内殿。超兄中领军隆，数劝纂酒，纂醉，超取剑击杀之。纂后杨氏命禁兵讨超，杜尚止之，皆舍仗不战而散。超让位于隆，隆遂即天王位，以超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。杨后将出宫，超恐其挟珍宝，命索之。后曰：“尔兄弟不义，手刃相屠，我且愿死，又安用宝为。”超又问玉玺所在，后曰：“已毁之矣。”后有美色，超将纳之，谓其父桓曰：“后若自杀，祸及卿宗。”桓以告后，后曰：“大人卖女与氏以图富贵，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！”遂自杀。桓惧，走奔河西去讫。

## 李 自称西凉王

却说西凉王李 字玄盛，小字长生，陇西成纪人，汉前将军李广十六世孙也。祖仕张轨，父早卒，遣腹生 ， 少而好学，性沈敏宽和，通涉经史，颇习武艺，诵孙吴兵法。尝与吕光太史令郭馨，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。馨起谓繇曰：“君当位极人臣，李君有国土之分，家有 草马，生白额驹，此其时也。”吕光来京兆，段业自称凉州牧，闻 之名，署皓为效谷令。会敦煌太守孟敏卒，于是护军郭谦等以 温毅有惠政，推为敦煌太守。其时宋繇亦仕段业，闻 已立，乃辞段业而归敦煌，入见李 而言曰：“兄忘郭馨之言耶！白额驹今已生矣，何如早不建其大业也！” 曰：“吾已得志，待弟来谋，幸汝到此，吾之大事将济矣。”于是与宋繇共谋，霸有秦、凉二州，遂迁都于酒泉郡，自称为秦、凉二州牧。 乃劝民稼穡，年谷岁登，百姓乐业。是时，白狼、白驹、白崔、白雉、白鸠，皆自然栖其园囿。宋繇以白祥自至，金精所诞皆应，因上言曰：“昔太史令郭馨曾言，白祥若起，明公可以登基，今白瑞已应，明公宜即王位，以乘其时。” 曰：“吾无才德，何敢为之！必须请命于晋，然后方可自立。”繇曰：“若如此逆众，士民必离。臣等诸将为明公开台建业，离乡土，弃亲戚，咸指望明公即位以图荣贵。今日拗之，士必辞归，若去，谁人与明公同成其事耶！” 始从之。自立为西凉王，使人称藩于晋。国号大凉，改元建初元年，以宋繇为尚书令，同参万机。

## 燕王德议立太子

庚子，四年（燕长乐二年，秦弘始二年，魏天兴三年，南燕建平元年，南凉王秃发利鹿孤建和元年，西凉公李 庚子元年。是岁，西秦降于后秦王），

---

桓桓——威武貌。

——皓的异体字。

（gu，音瓜）。

却说南燕王慕容德即皇帝大位，都于广固，更名裕德，因谓文武曰：“朕今年迈无嗣，大不幸也。吾闻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今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若不早定青宫，朕崩之后，是遗祸于宗室之竟也！吾欲择族中有德者立之，卿等所议何人堪任大事也？”时尚书鲁邃上曰：“陛下之兄北海王慕容纳之子慕容超，字祖明，仁德久著。臣闻先是慕容降秦王苻坚，被苻坚徙于长安。苻坚被后秦王姚萇所害，长安为姚萇所都。姚萇已死，其子姚兴嗣位。其弟姚绍有知人之鉴，见超异之，劝姚兴拘以爵位。姚兴信之，召慕容超入见。超恐姚兴相害，凡有所问，深自晦匿，咸推不能。因此姚兴鄙之，谓弟姚绍曰：“谚云‘妍皮不裹痴骨’，汝胡妄语耶！”由然姚兴勿用，至今还在长安。陛下何不使人迎来立之为太子，则南燕社稷幸甚矣！”南燕王德曰：“非卿所举，则朕忘矣。”于是德使人来长安，召慕容超。超闻德有召，不告母妻知，即与使人入广固，朝见南燕王德。德与语大悦，遂立为太子，命居东宫。

却说南凉秃发乌孤，河西鲜卑人。八世祖匹孤，匹孤卒，其子寿阗立。初，寿阗之在孕，其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，鲜卑谓被为“秃发”，因而氏焉。寿阗孙树机能据有凉州之地，至乌孤嗣位，吕光自立为凉王，遣使署乌孤为冠军大将军，自称西平王，改元号太初。徙都乐都。乌孤身死，其弟利鹿孤为众所立，为武威王。至是岁，秃发利鹿孤改称西河王，国号南凉，改元为建和元年。次日，大会宴赏群臣，因谓文武曰：“戎车屡驾，无辟境之功，务进贤彦，而下犹蓄滞。岂所任非才，将吾不明所致也？”祠部郎中史皓对曰：“今取士拔才，必先弓马，文章学艺为无用之资，非所以来远人，垂不朽也。为今之计，大王宜建学校，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，则贤士争趋至也。”利鹿孤闻说，善之。于是以白玄冲、赵诞为博士祭酒，以教胄子，由此贤人稍进。

### 姚德举兵伐西秦

后秦王姚兴遣姚硕德以兵二万，去伐西秦。西秦王乾归使将军慕兀等以兵二万五千屯宋，秦军樵采路绝，秦王兴闻知，潜引兵一万救之。乾归闻之，亦自将铁骑数千，前候秦军。会大风昏雾，与中军相失，入于外军，被兴军杀败走归，其众皆降于兴。进军罕。乾归走奔金城，将复西走，谓诸豪帅曰：“今秦王兴军势盛大，吾兵寡弱，不如早避。举国而去，必不得免，卿等宜留此降秦，以全宗族。”众皆曰：“死生愿从陛下。”乾归曰：“吾今将寄食于人，若天未亡我，庶几异日，克复旧业，复与卿等相见，今相随而死，无益也。”乃大哭而别，遂奔允吾，乞降于南凉。南凉王利鹿孤待以上宾。秦兵既退，南羌梁戈等遣人密招乾归。乾归将应之，欲以白利鹿孤，乾

归惧为所杀，乃送太子炽磐等于西平，南奔罕，遂降于秦。久之，炽磐亦逃归。

十二月，有星孛于天津。元显以星变解录尚书事，复加尚书令。吏部尚书车胤以元显骄恣，白会稽王道子，请禁抑之。元显问道子曰：“车武子屏人言及何事？”道子怒曰：“尔欲幽我不令与朝士语耶！”元显出，谓其徒曰：“车胤间我父子，吾必杀之。”胤惧自杀。时魏太史屡奏天文垂乱，魏王自览占画云：“当改王政。”乃下诏风励群下，以帝王继统，皆有天命，不可妄干。又数变易官名，欲以厌塞灾异。

辛丑，五年（燕王慕容熙光始元年，秦弘始三年，魏天兴四年，凉王吕隆神鼎元年，北凉王沮渠蒙逊永安元年），正月，南凉王利鹿孤欲称帝，将军勿曰：“吾国被发左衽，无冠带之饰，逐水草迁徙，无城郭室庐，故能雄视沙漠，抗衡中夏。今举大号，诚顺民心。然建都立邑，难以避患，储蓄食库，启敌人心。不如处晋民于城郭，劝课农桑，以供资储，帅国人以习战射，邻国弱则乘之，强则避之，此久长之策也。且虚名无实，徒为世之质的，将安用之！”利鹿孤乃更称河西王。以其弟檀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。又命群臣极言得失。从事史皓曰：“陛下命将出征，往无不捷，然不以绥宁为先，唯以徙民为务。民安土重迁，故多离叛，此所以斩将搴旗，而地不加广也。”利鹿孤善之。

沮渠蒙逊其先为匈奴左沮渠，因为氏焉。蒙逊出自夷陬，擅雄边塞。先闻吕光悖德良立，深怀仇粥之冤，因临松卢水，集胡人起兵，恐众不服，寻推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，假以陈、吴之事。依陈胜、吴广聚众十余万人而仕段业。却说北凉王段业惮沮渠蒙逊勇略，蒙逊亦身自晦匿。张掖太守马权素豪俊，为业所亲重，意轻蒙逊。蒙逊语业谓其欲谋叛，业将权杀之。蒙逊欲谋叛。乃谓其兄男成曰：“段公非拨乱之主，向吾所惮，权已死，欲除之以奉兄，何如？”男成曰：“人亲信我，图之不祥。”蒙逊见男成不允，计乃求为西安太守，业从之。蒙逊临行，因与男成约，同祭兰门山神而去，乃阴使人先告段业说：“男成欲起兵为乱，若不信，以求祭兰门山神为验。”至期而发。业遂收男成，令自杀。男成曰：“蒙逊先与臣谋反，臣以兄弟之故，隐而不言。今以臣在，恐部众不从，故约臣祭山而反诬臣，其意欲王之杀臣也。乞诈言臣死，暴臣罪恶，蒙逊必反，然后使臣讨之，无不克矣。”业不听，杀之。男成既死，蒙逊闻知，泣告众曰：“男成忠于段王，而无故杀之，诸君能为报仇乎？”男成素得众心，皆愤怒争奋，比至氏池，羌胡多起兵应之。业先疑将军田昂与男成同反，将囚之，至是召之，使讨蒙逊。昂乃以众降蒙逊，业之军遂溃。蒙逊攻入张掖，擒住段业。业谓蒙逊曰：“孤孑然一己，为公家所推，愿乞余命，东还与妻子相见。”蒙逊不听，命斩之。

---

（t u，音偷）。

夷陬（z u，音邹）——蛮夷偏远之地。

业儒素长者，无他权略，威禁不行，群下擅命，尤信卜筮、巫覡，故至于败。蒙逊自称为张掖公。

### 刘裕寡兵退孙恩

妖贼孙恩复引兵北出海盐，欲报山阴之仇。刘裕闻知恩来，点民兵筑城于故海盐而拒之。恩日夜引贼众来攻其城，刘裕忧兵少，乃选敢死士二十人，至夜出击之。贼不知裕兵多少，乃走。时裕虽连胜，而深虑众寡不敌之势，乃思一计，至夜偃旗，示以羸弱，待观其懈，遂乃部兵奋击，大破之，杀得恩兵十损其七，大败而逃，裕兵追一百余里方归，赏犒三军。至八月，晋帝设朝，群臣奏知刘裕击败孙恩之功，帝降诏以裕为邳太守。裕得诏即行，回归京口。史说，孔靖字季恭，好昼卧，忽见一神人，衣服非常，至前谓曰：“汝速起看，天子在门前矣！”言讫忽不见。靖遂遽出门视之，并无一人，徐见刘裕经过。靖忙下阶延裕入宅，因执手曰：“卿当大贵，愿以孤身为托。”裕曰：“寒微岂得登庸，倘有侥幸，必不舍君。”靖曰：“必有大用。”于是置酒相待，因与结交，礼接甚厚。自此二人深相善焉。后裕自往下邳之任。

### 秦王兴兵伐西凉

西凉王吕隆多杀豪望，人不自保。魏安人焦朗使人说后秦姚硕德曰：“吕氏兄弟相贼，政乱民饥，乘其篡夺之际取之，易于反掌，不可失也。”姚硕德以告其主秦王兴。兴从之，自以兵五万，从金城济河，直趣姑臧。吕隆大惧，遣吕超等以兵三万逆战，大败，被硕德大破之。吕隆走入城，纓城固守。于是西凉公皓、河西王利鹿孤、张掖公蒙逊怕秦来攻，各遣使奉表，入贡于秦。秦王兴闻凉扬桓之贤，使人征之，利鹿孤不敢留，使桓之秦。秦陇西公硕德围姑臧累月，抚纳夷、夏，分置守宰，节食聚粟，为持久计。吕超言于凉王隆曰：“今资储内竭，上下嗷嗷。当卑辞降秦，敌去之后，修政息民，若卜世未穷，何忧旧业之不复！若天命去矣，亦可保全宗族。”隆乃遣使请降于秦硕德。硕德遣人奏知秦王兴，就表隆为凉州刺史。秦王兴受其降，召硕德以兵还。硕德军令严整，秋毫不犯，祭先贤，礼名士，西土悦之。秦王准降，吕隆使吕超率骑，多赍珍宝入秦。吕超朝见秦王姚兴，拜舞毕，呈上宝物，具言请降之事。兴大悦，就拜吕超为都督，不与还凉。乃使将军尹详率一万人入凉，东迁吕隆入长安，为长乐公。凉王隆泣告详曰：“吾欲守父兄之国，秦王何迁吾入长安也？”详曰：“秦王惟恐足下在此，被外国寇攻，故使入朝为官，免被人欺负也。”吕隆不得已，带家属去长安。姚硕德使王尚为凉州刺史，分兵与其戍守凉地，自与尹详等，振旅还京讫。后凉自吕光

---

覡（xí，音席）——男巫。

至吕隆，凡十三载，至此而灭。

却说凉州刺史王尚坐匿吕氏宫人，擅杀逃人薄禾等，禁止南台，因得罪。凉州别驾宗敞诣阙上疏理王尚之无罪。后秦王兴览其疏大悦，谓黄门侍郎姚文祖曰：“卿知宗敞乎？”文祖曰：“与臣同里，乃西方之英俊也！”秦王兴曰：“今有表理王尚，义甚佳，恐非敞之所作。文祖曰：“宗敞昔与吕超周旋，陛下试可问之。”秦王兴因谓超曰：“宗敞文才何如？可是谁辈？”超答曰：“敞在西土时，文词甚美，可方魏之陈、徐，晋之潘、陆也。”秦王兴以表示超曰：“凉州小地，宁有此才乎？”超曰：“臣以敞余文比，未足称多。琳琅出于昆仑，明珠生于海滨，若必以地求人，则文命大夏之弃夫，姬昌东夷人摈士。但当问其文采何如，陛下不可以区宇格也。”秦王兴大悦，宣宗敞入内，以为尚书，而赦王尚之罪。因问宗敞曰：“今后凉王已降，朕迁之于长安，凉州无人镇守，吾欲以将去戍，群臣之中，卿以何人可堪其任？”敞曰：“后凉近夷，久叛之地，难以制之。陛下群臣皆有文武之才，宜留护京师，以听调出征讨，若去守，则未必能全。臣举一人，可署凉州，万无一失。”秦王兴曰：“卿举何人？”敞曰：“南凉王秃发檀，有英雄之志，凉人所畏，鲜卑宾服，陛下可诏拜其为凉州刺史，与臣去南凉，使其署之，则鲜卑不敢寇境，胡人来归也。”秦王兴从之，作诏即遣宗敞来乐都，拜檀为凉州刺史。敞奉命至乐都。

却说先是宗敞之父宗夔，与檀俱事吕光，光以夔为尚书郎，檀为广武内史。夔善风鉴，一见檀，因执其手曰：“君神爽宏拔，逸气凌云，命世之杰，后必当克消世难，恨吾年老，不及见耳！吾以子宗敞兄弟托君，久后休忘今日之言。”至是，宗夔已死，吕隆降秦，宗敞乃归秦王姚兴，因上疏入朝，秦王兴问戍守凉地之才，而有是命。来至乐都，次日入见檀，先呈上诏书，说署檀凉州刺史之事。檀大悦，因谓宗敞曰：“孤以常才，谬为汝尊先君所见称，孤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镜之明。及忝家业，窃有怀君子。不图今日得见于卿，大慰吾平生之所望也。”敞曰：“大王仁侔魏祖，存念先人，虽朱晖眄张堪之孤，叔向抚汝齐之子，无以加也。今某奉秦王之命，请大王署凉州刺史，大王还肯听之乎？”檀曰：“如何不从，吾即趣装与卿同入凉州也。”因此檀辞兄利鹿孤与尚书赵诞，奉秦王命来戍乐都，自引群臣入凉州。次日，大会文武，宴于宜德堂，檀因仰视其堂而叹曰：“古人言‘作者不居，居者不作’，信矣。”中郎将孟进曰：“宽饶有言，富贵无常，忽辄易人。此堂之建，年垂百岁，十有二主，唯信德可以久安，仁义可以永固。愿大王勉之，万代无穷也！”檀曰：“非吾无以闻说言也。”时檀虽受制于姚兴，然车服礼章，一如王者。秃发檀乃据凉州，并吞附

---

陈、徐——陈琳，曾为袁绍作檄文，有才气，后为曹操记室。徐干，以文学著称，为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

潘、陆——为潘岳、陆机，以文学著称。

眄（miàn，音面）——看觑。

近城堡，得兵数万，乃统兵二万，攻克显美，执太守孟 ，而责其不早降。

曰：“ 受吕氏厚恩，分符守土，若明公大军甫至，望旗归附，恐获罪于执事矣。” 檀释而礼之，以为左司马。 辞曰：“ 为人守城不能全，复忝显任，于心窃所未安。若蒙明公之惠，使得就戮姑臧，死且不朽。” 檀义而遣之。于是 得全还。

却说燕王慕容盛惩其父宝以懦弱失国，又自矜聪察，多所猜忌，群臣有纤芥之隙，皆先事诛之，人不自保。初，段太后兄之子段玘为反者段登辞所连及，逃奔辽西，复还归罪，盛赦之，使尚公主入直殿内。至是作乱，盛自帅左右战，被玘所伤而卒。中垒将军慕容拔白太后丁氏，以国家多难，宜立长君。时众望在盛弟平原公慕容元，而河间公熙素得幸于丁氏，乃废太子定，迎熙入宫，即天王位，改元光始。遣人以兵五千捕玘等，夷其三族。

## 东晋卷之七

起自东晋安帝壬寅元兴元年，止于安帝庚戌六年十一月，首尾共八年事实。

### 元显议欲讨桓玄

壬寅，元兴元年（燕光始二年，秦弘始四年，魏天兴五年，南凉王秃发檀弘昌元年），正月，却说桓玄表其兄伟为江州刺史，镇夏口；以司马刁畅督八郡，镇襄阳；遣其将冯该戍湓口。自谓有晋国三分之二，数使人上己符端，欲以惑众。又致笺于会稽王道子曰：

贼造近郊，以风不得进，食尽故去，非力屈也。昔国宝死后，王恭不乘此威入统朝政，足见其心非侮于明公也，而谓之不忠。今之腹心，谁有时望，岂无佳胜，直是不能信之耳。

元显见书大惧。张法顺谓曰：“玄承藉世资，素有豪气，既并殷、杨，专有荆、楚，第下所控引，止三吴耳。今东土涂地，公私困竭，玄必乘此纵其奸凶。”元显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法顺曰：“玄始得荆州，人情未附。若使刘牢之为前锋，而以大军继进，玄可取也。”元显以为然。

会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结于元显，请为内应。元显大喜，遣法顺来京口问于牢之。牢之谓法顺曰：“桓玄兄弟新并殷、杨，据晋土得三分之二，其锐气正盛，焉能克之。依吾见，是以为难。”法顺还曰：“观牢之之言，将必贰于明公，可召入杀之。不尔，败人大事。”元显不从，于是大治水军，欲谋讨桓玄。

### 桓玄陷建业篡位

次日，刘元显奏安帝，下诏罪状桓玄。帝从之，以元显为总领大将军征讨大都督，加黄钺；刘牢之为前锋，谯王尚之为后部。张法顺言于元显曰：“桓谦兄弟每为上流耳目，而牢之反覆，万一有变，则祸败立至。可令牢之杀谦兄弟以示无二，若不受命，当逆为其所败。”元显曰：“今非牢之，无以敌玄。且始事而诛大将，人情不安。又且桓冲有遗惠于荆土，而谦，冲之子，安可杀也！”言讫，奏安帝除谦荆州刺史，以结西人之心。

却说桓玄令人打探虚实，闻知朝廷以元显握兵，遣牢之等以兵前来，心中大惊，欲完保江陵。忽一人挺身上言曰：“明公英威震于远近，元显口尚乳臭，刘牢之大失物情，若以兵临近畿，示以祸福，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。何有延敌入境，自取穷蹙者乎！”玄视之，其人乃长史卞范之。玄听其论，

---

湓（pén，音盆）。

即从之，领大兵复行。至江陵县，两军相遇，是时天晚，各自安营。至次日，两下出兵交战。当时桓玄出战交锋，牢之亦挺枪出迎，两马相交，战上十合，不分输赢。两下噪鼓，二人又战，战五十余合，牢之见胜不得，自回本阵，玄恐其诈，亦不来赶。由然两下各自鸣金，收军屯扎，相拒月余。参军刘裕劝牢之急击之，牢之不许。

桓玄归营，谓诸将曰：“牢之勇猛，急不能破。”卞范之又曰：“主公可使人去说，令其人来降，则主公大事成矣。”玄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使桓信奉书来见牢之，说“将军肯降，久后同享富贵，必不相忘。”至夜，刘牢之谓子敬宣曰：“道子昏暗，元显淫凶，吾深虑平桓玄之后，政乱伏始。不如因其招降，请和，吾退往别处，假桓玄之手杀此二贼，吾然后乘隙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”敬宣曰：“儿恐桓玄威望既成，则难图之。”牢之曰：“取之如反覆手，但平后，宁奈骠骑何！”于是牢之反遣子敬宣诣玄营请和。刘裕与何无忌二人并固谏不从，由是刘裕退居广陵。

敬宣即行，见桓玄具说父令他来请和降之事。玄意犹豫，卞范之急点头言曰：“可从之。刘将军既令公子前来请和，必无诈意，明公何可推乎！”于是玄意遂决，排宴款待敬宣，许其请和，约定旦日，各自罢兵。至次日，送敬宣还营。宣去讫，玄谓卞范之曰：“先生令从和，何年得天下定乎？”范之曰：“若不言和，刘牢之必奏朝廷，加兵严备，守住险要，吾等安能进兵。不如许之，暂且退兵，令其不备，然后以兵阴袭建业，必然克也。故兵法曰：‘以和就计，攻其无备。’”玄听说大悦。过几日，退兵二百余里。牢之闻桓玄退兵还，引兵屯会稽去讫。玄大喜，谓范之曰：“不出先生之所料耳！”于是停住数月，又领兵十万，来攻建业。

初，桓玄起兵发江陵，虑事不捷，常为西还计，及过浔阳，见无兵甚喜。晋帝闻桓玄以兵复至，急下诏遣齐王柔之以驺虞幡止之，被玄所杀。玄至历阳，襄城太守司马休之以羸兵与战，败走。谯王尚之众自溃，玄捕获之。时刘牢之亦知玄至，素恶元显，又虑功高不为所容，自恃材武，拥强兵欲假玄以除执政，复伺玄隙而自取之。先参军刘裕请急击玄，牢之不许自去。玄闻知，使牢之族舅何穆说牢之曰：“自古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而能自全者谁耶？今战胜则倾宗，战败则覆族，不若翻然改图，则可以长保富贵矣。”牢之从之，遂与玄复相通。东海何无忌，牢之之外甥也，典刘裕共来极谏，不听。其子敬宣又谏，牢之怒曰：“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，但平玄之后，令我奈骠骑何！”遂遣敬宣诣玄请降。玄阴欲诛牢之，乃与敬宣宴饮，陈名书画共观之，以安悦其意，敬宣不觉也。

元显将发兵出讨玄，闻玄已至新亭，元显弃船退军。二月，复出陈兵于宣阳门外，军中相惊言：“玄已至南桁。”元显遂引兵欲还宫。玄乘势遣人拔刀随后追击，大呼曰：“放仗！”军人皆奔溃。元显走入东府，被玄遣从事收缚数之。元显曰：“为法顺所误耳。”玄既克建业，欲杀晋帝，乃聚众谋士商议朝廷之事。卞范之进曰：“明公意在大位，臣以为不可。何也？盖

方镇兵强，而又民心附晋，岂可速也。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，魏武祖挟汉献帝而群臣归附。不如因此时入朝奉王，以从人望，大顺也；重权公出，以服天下，大义也。不然诸胡乘衅，方镇加兵，虽有孙吴之策，未易守也。”玄犹豫。

次日，晋帝设朝，群臣山呼，奏知桓玄克建业，及起兵京城之事。帝乃大惊，急与文武商议，如何可保全社稷，百姓无咎。群臣上言曰：“臣见桓玄好爵之人，陛下可高坐金銮，出圣旨命人宣他进来，封以重爵，彼必不就害陛下也。与战，则恐不利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即出圣旨，遣人去宣桓玄。玄得旨，犹豫趑趄。当卜范之进前密曰：“明公威震中外，谁不惧之。矧大兵在此屯驻，入朝何伤。不如从旨进觐晋帝，帝必以重爵封明公，明公乘此机会，总百揆，握朝柄，挟天子，而今天下指日定矣，何必更疑乎！”玄闻言大喜，即具朝服，随使入朝，直至金殿之下，拜舞山呼万岁讫，奏曰：“臣起兵者，为陛下左右有獐头鼠目之辈，前后有狼心狗行之徒，伤害朝纲，暴酷万民，是以兴兵来诛谗佞，必不肯有害陛下之心，陛下可高枕矣。”帝闻奏大悦，赐玄平身。桓玄自为丞相而总百揆。

《书》云：“纳于百揆。”蔡氏传曰：“揆，度也。百揆，揆，度庶政之官。惟唐虞有之，犹周冢宰也。”

玄既入京师，称诏解严，自为丞相，总百揆，都督中外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，复让丞相而为太尉。以兄弟桓伟为荆州刺史，桓修为徐、兖刺史，桓石生为江州刺史，卜范之为丹阳尹，王谧为中书令。徙会稽王道子于安成郡，斩元显、尚之、庾楷、张法顺十余人。以刘牢之为会稽内史。牢之惊曰：“如尔，便夺我兵，祸其至矣！”子敬宣劝牢之袭玄，牢之犹豫，告刘裕曰：“今当北就高雅之于广陵，举兵以匡社稷，卿能从我乎？”裕曰：“将军以劲卒数万，望风降附；彼新得志，威震天下，朝野人情皆已去矣，广陵可得至耶！裕当反服还京口耳。”退谓何无忌曰：“吾观镇北祸必不免，卿可随我还京口。玄若守臣节，当与卿事之，不然，当与卿图之。”于是牢之大集僚佐，议据江北以讨玄。参军刘袭曰：“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。将军往年反王兖州，近日反司马郎君，今复反桓公。一人三反，何以自立！”语毕趋出，佐吏各散走。牢之惧擒，帅部曲北走至新洲，自缢而死。

却说桓修镇丹徒，闻刘裕贤而勇略，隐遁于京口，乃使人赍礼，召请为参军。使人得令，即去请刘裕。刘裕从请，即诣见桓修。桓修闻至大喜，降阶迎接，握手顾笑，欢若平生，胜如旧识。以酒相待，至半酣，修起言曰：“闻君才名出众，智识高群，故命使请君为参军，君可同心戮力，六书兵机，以佐吾弟，太平之后，画地封君耳。”裕答曰：“臣蒙明公录用，安敢不效愚衷乎，但恐有缺下问也！君有驰驱，必不辞行。”修又曰：“旦日吾亲自与君去见吾弟，命其奏帝，再加封赏。”言讫席散。时刘裕来见故人孔靖曰：“桓公篡形已著，吾欲于山阴建义讨之，卿意如何？”靖曰：“山阴路远，且玄未居极位。不如待其篡后，于京口起义图之。”裕然之。

却说隆安以来，中外之人厌于祸乱，及桓玄初至，黜奸佞，擢贤隽，京师欣然，冀得少安。既而玄又奢豪纵逸，政令无常，朋党互起，陵侮朝廷，裁损乘舆供奉之具，帝几不免饥寒，由是众心失望。

### 南凉秃发 檀立

却说南凉王利鹿孤在位三年而卒，群臣奔凉州，立其弟秃发 檀为凉王，代领其众，国号南凉。都于乐都，改元弘昌元年。史说， 檀少机警，有才略。其父奇之，谓诸子曰：“ 檀明识干敏，非汝等辈也。”

却说晋辅国将军袁虔之，先与桓玄同志齐名，素不相睦，及闻桓玄得志，恐不为其所容，乃弃官，引家属入长安，来降后秦王姚兴。兴闻其来降，亲临东堂，命近臣引进虔之。虔之入见礼讫，秦王姚兴因与话间而谓虔之曰：“桓玄虽晋臣，其实晋贼，其才度定不如父，焉能办成大事也！”袁虔之曰：“玄不如其父远矣。今既握朝权，必行篡夺，既非命世之才，正可为他人驱除耳。此天以机授之陛下，愿速加经略，廓清吴、楚。”秦姚兴大悦，以虔之为大司农。

次日，秦王兴如逍遥园，引诸沙门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。罗什通辨夏言，寻览旧经，多有乖谬，不与胡本相应。秦王兴亲与罗什及沙门僧略等八百余人，更出大品，罗什持胡本，秦王兴执旧经，以相考校，因此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，今传新经皆罗什所译。秦王兴既托意于佛道，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。州郡化之，事佛者，十室而九矣。

却说孙恩自被刘裕之败，复聚众一万，来寇临海，太守辛景以伏兵击破之。恩势穷兵尽，及所掳三吴男女死亡殆尽，恐为官军所获，乃自赴海死。其党从死者以百数，世人谓之“水仙”。余众数千人复推恩妹婿卢循为主。循，谡之曾孙也，神采清秀，雅有才艺。少时，沙门惠远尝谓之曰：“君虽体涉风素，而志存不轨，如何？”时桓玄欲抚安东土，乃遣人以循为永嘉太守。循虽受命，而寇暴不已。

五月，秦王姚兴大发诸军十万，遣义阳公姚平等将兵以伐魏，兴自将大军继之。平以兵攻魏干壁，拔之。魏主圭闻知，即遣长孙肥为前锋，自将大军五万继后以御之。平遣骁将帅精骑二百觜 魏军，肥帅一千人逆击，尽擒之。平乃退走，圭追及于柴壁，平以军婴城固守，魏军围之。兴将兵四万来救之，将据天渡，运粮以馈平军。魏博士李先曰：“兵法，高者为敌所栖，下者为敌所囚。秦皆犯之，可遣奇兵先据天渡，柴壁可不战而取也。”圭命军士增重围，内防平出，外拒兴入。当将军安同曰：“汾东有蒙坑，东西三百余里，蹊径不通。姚兴来，必从汾西直临柴壁，与此虏声势相接，重围虽固不能制也。不如为浮梁，渡汾西，立围以拒之，虏至，无所施其智力矣。”圭从之，

帅步骑三万为浮梁，渡汾西，逆击兴于蒙坑之南。兴见有戍，乃退走四十余里，平亦不敢出。兴屯汾西，束柏材从汾上流纵之，欲以毁浮梁，魏人皆钩取为薪，不乱得进。姚平粮竭矢尽，夜领众突围不得出，乃帅麾下大兵赴水，咸从沉死。余众二万余人，皆敛手被魏人所擒。兴力不能救，举军恸哭，遣使求和于魏王。圭不许，乘胜进攻蒲阪，会柔然谋叛，魏王圭乃引兵还凉。

癸卯，二年（燕光始三年，秦弘始五年，魏天兴六年。是岁，凉亡。大三小四，凡七僭国），却说桓玄聚朝士商议欲废铜钱而用谷帛，射西阁祭酒孔 之议曰：

《洪范》八政，以货次食，岂不以交易之所资，为用之至要者乎！故圣人制无用之货，以通有用之财，既无毁败之费，又省难运之苦，此钱所以嗣功龟贝，历代不废者也。谷帛为宝，本充衣食，今分以为货，则致损甚多。又劳毁于商贩之手，耗弃于割截之用，此之为弊，著于已试。故钟繇曰：‘巧伪之人，竞湿谷以要利，制薄绢以充资。’魏世制以严刑，弗能禁也。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图丰国，亦所以省刑。今既用而废之，则百姓顿亡其财，是有钱无粮之人，皆坐而饥困，以此断之，又立弊也。魏明帝时，钱废谷用，三十年矣，以不便于人，举朝大议。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，足以明谷帛之难用也。

桓玄又曰：“既钱不可易，可复用肉刑以制严刑？” 之又曰：

唐、虞象刑，夏禹立辟，盖淳薄既异，致化不同。《书》曰“世轻世重”，言随时也。夫三代风纯而事简，故罕蹈刑辟；季末俗巧而务殷，故动陷宪典。若三代行于叔世，必有踊贵之尤，此五帝不相循法，肉刑不可悉复者也！汉文有仁恻之意，伤自新之路，虽曰稽古创制，号称刑措，然名轻而实重，反更伤人。故孝景帝嗣位，轻之以缓。缓而人慢，又不禁邪，期于刑罚之中，所以见美于昔。兵荒以后，罹法更多。弃市之刑，本斩右趾，汉文一谬，承而弗革，所以前贤怅恨，议之而未辩。钟繇、陈群之意，虽小有不同，欲以右趾代弃市。若从其言，则所活者众。降死之生，诚为轻法，可以全其性命，蕃其产育，仁既济物，功亦益众。又今所患，逋逃为先，屡叛不革，宜令逃身靡所，亦以肃戒未犯，永绝恶原。至于余条，且宜依旧，不可改更耳。

玄遂不悦，因怒还第。

九月，殷仲文、卞范之二人劝玄早受禅。玄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直至殿上谓晋主曰：“朝廷无玄一人，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今玄还位丞相，陛下何不知恩！”帝曰：“是朕之失。”即命会册玄为相国，总百揆，封楚王，加九锡。玄大悦，号楚国，置丞相以下官第。桓谦私问彭城内史刘裕曰：“楚王勋德隆重，朝廷之情，咸谓宜有揖让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刘裕曰：“楚王勋德盖世，晋室民望久移，乘运禅代，有何不可。”谦即喜曰：“卿谓之

---

次——交换。

叔世——衰乱的时代。

可即可耳。”南燕臣高雅之上表，请南燕王备德请伐桓玄，言曰：“纵未能廓清吴会，亦可收江北之地。”韩范亦上疏曰：

晋室衰乱，戎马单弱，重以桓玄悖逆，上下离心。拓地定动，正宜今日，失时不取，彼之豪杰，诛灭桓玄，更修德政，则无望矣。

备德因命诸将讲武于城西，帅计步卒三十七万人，骑五万三千匹，车万七千乘，正欲起行，公卿皆以玄新得志，未可图，于是乃止。

十一月，桓玄佯以表请归藩，使人奏帝作手诏固留之。又诈言钱塘临平湖开，江州甘露降，使百僚集贺，为己受命之符。又以前世皆有隐士，耻独无之，计求得皇甫希之，给其资帛，使其居山林，遣人征为著作郎。又使固辞，然后下诏旌礼，号曰高士。时人谓之“充隐”。又欲废钱用谷帛，及复肉刑，制作无定，卒无所施。性复贪鄙，人士有法书好画及佳园宅，必假博而取之。尤爱珠玉，未尝离手。至是卞范之为禅诏，逼帝书之，帝勿从。玄自入言曰：“汝为君不道，四海混乱；吾父子披坚执锐，百战千伤，保此社稷，与汝享祚数十余年。今吾年将老，汝何不发一言？”帝曰：“王欲朕位，何必动怒，容付与伊。”玄回嗔作喜曰：“陛下肯为尧、舜，吾即退也。”遣司徒王谧禅帝位于楚，出无奈居永安宫。百官劝进，玄筑坛于九井山北，即帝位，改元永始。封帝为平固王，迁于浚阳。玄入建康宫，登御座，而床忽陷，群下失色。殷仲文曰：“陛下将由圣德深厚，地不能载，故如是耳。”玄大悦。

玄既即大位，临听讼观阅囚徒，罪无轻重，多得原放。有干舆乞者，时或之。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显，不复追尊，独纳桓温神主于太庙，四时祀之。时卞承之谓人曰：“宗庙之祭，上不及祖，有以知楚德之不长矣。”玄性苛细，好自矜伐，主事或一字片辞之谬，必加纠，以示聪明。或手注直官，或自用令史，诏令纷纭，有司奉答不暇，而纪纲不治，奏案停积，不能知也。又性好游畋，更缮宫室，朝野骚然，思乱者众。益州刺史毛璩起兵传檄郡县，列玄罪状，兵屯白帝城。

### 刘裕起兵讨桓玄

时玄闻谢景仁才名，乃宣见，谓文武曰：“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，遂令景仁年三十，而方作著作郎耶！”因言讫，以景仁为中兵参军。景仁谢恩，群臣始散。

却说桓修闻玄即位，乃同刘裕来建业，至次日入朝见玄，拜舞讫。玄大喜，乃封修为抚军大将军，刘裕为中兵参军，就命二人起兵东征。修、裕二人谢恩出外，即日就行，还京口起兵。修、裕二人既去，次日，玄设朝谓司徒王谧曰：“昨见刘裕，丰骨不恒，盖人杰也，朕错用之东征。”群臣奏曰：

---

纠（zhì，音制）——纠正。

“陛下龙眼不舛，刘裕叛心无有，陛下何思何虑也。”玄曰：“卿言亦是。”于是罢朝。玄乃退入后宫，见皇后刘氏，说与命刘裕东征之事。皇后刘氏有智鉴，谓玄曰：“吾前日在殿后观见刘裕朝陛下，其人龙行虎步，瞻视不凡，恐后不为人下，不如早除之，以免后患也。”玄言曰：“我方欲定中原，非裕莫可用者，俟关河平定，然后别议之耳。”后曰：“其事亦未可泄漏也。”

却说刘裕与桓修至半路，入见修，计禀修还京口，托以金创疾动，不堪步从，请将军先行，容瘥来赶。修闻说，言曰：“既如此，你可从船上来赶我。”言讫，乃即先行。于是裕出外，乃与何无忌一同讨船，上船共还，意欲建兴复之计，而谓何无忌曰：“吾欲诛桓玄迎晋帝，以安天下，君有何计，可以教之？”无忌曰：“可阴结义士，托以游猎为名，传说受晋帝密诏讨桓玄。待众集，计先斩桓修，以徇义军。然后大驱士众，天下谁不服从，为我而杀玄也。”裕曰：“其计甚善，争奈无人堪与吾同举大事。”无忌曰：“有一人与君同姓刘名毅，字希乐，乃彭城沛人，少有大志，见桓玄篡位，常怀不平。若此人同举义兵，大事成矣，现居京口。”裕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可与其说知，令其同举义兵。”无忌曰：“可耳。”于是二人同舟，回至京口上岸，各自回居安歇。

次日，刘裕令人召何无忌至，谓曰：“昨日之谋极妙，宜速为之。君言京口刘毅勇而有谋，我欲令他同聚义徒，未审其人意下何如。你可往说之，令其招兵。”无忌曰：“吾即谒访说之。”言讫就行，来见刘毅。毅闻何无忌至，出门前迎入到草厅上，各施礼讫，分宾主而坐。无忌佯为歔，潜然出涕不已。刘毅问曰：“公何故泪耶？”无忌曰：“晋室不幸罹桓玄之篡，吾乃晋臣，意欲兴义兵讨其跋扈，恨无人戮力相成，是以泪耳。”毅曰：“我亦有不平之鸣。”无忌曰：“桓氏强盛，其可图乎？”毅曰：“天下自有强弱，正患英主难得耳，故憾无人可为盟主！”无忌曰：“天下草泽之中，非无英雄也。吾推一人，未知合君意否？”毅曰：“你且莫说，待我说出一人，与公看相合否也。”无忌曰：“你且说甚人？”毅曰：“依我所见，惟有刘下邳，公意亦此人否也？”无忌鼓掌笑而答曰：“吾主意亦以此人。”毅曰：“既我二人心合，你可说知刘下邳，邀其同举义兵。”无忌曰：“我先去参说，你可后来同议。”言讫辞还，具以毅言告裕，裕大喜，令无忌去请毅至，相见礼讫，三人定谋，聚合义徒一百余人，以候大举。

甲辰，三年（燕光始四年，秦弘始六年，魏天赐元年），时有平昌孟昶为桓弘主簿，从建康还家。裕往谓之曰：“草间当有英雄起兵讨桓玄，卿颇闻乎？”昶曰：“今日英雄有谁？正当是卿耳。”于是裕请其同往见毅，与无忌相会。于是昶及裕弟道规、诸葛长民等，相与合谋起兵。时道规为桓弘参军，裕使毅就道规、昶于江北，共杀桓弘，据广陵起兵。长民为刁逵参军，使其杀刁逵，据历阳起兵，各领命去。何无忌夜草起兵檄文。却有其母密窥之，泣曰：“吾不及东海吕母明矣，汝能如此，吾复何恨！”当裕以百余人，托以游猎，与无忌收合徒众，得二百余人。

诘旦，京口门开，无忌着传令假称敕使，居前，徒众随之齐入，斩桓修以徇。义兵遂出榜安民。当义兵推裕为盟主，裕问无忌曰：“急须一府主簿，何由得之？”无忌曰：“无过刘道民。”道民者，东莞刘穆之也。裕曰：“吾亦识之，即驰讯召焉。”时穆之闻京口欢噪声，晨起出陌头，属与讯会，直视不信者久之，返室坏布裳为，往见裕。裕曰：“始举大义，须一军吏甚急，卿谓谁堪其选？”穆之曰：“仓卒之际，略当无见逾者。”裕笑曰：“卿能自屈，吾事济矣。”即于坐署主簿。

### 刘裕火计破桓谦

时桓修手下司马刁弘，率文武佐使数百人，在城外屯扎，要与桓修报仇。当刘裕命众兵紧守四门，乃亲自登城楼上，而谓司马军吏曰：“今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浚阳，我等受密诏诛逆党，今日贼玄首已当梟于大航，诸君非大晋之臣乎，何故助贼为乱耶！”刁弘等闻言，信以为实，乃邀众退去散讫。是日，孟昶固劝桓弘其日早出猎，天未明，弘使人开门出猎，早被刘毅、刘道规帅壮士数百人，直入内堂斩之，因收其众济江。众同推裕为盟主，总督徐州事，以昶为长史守京口。裕帅二州之众，千七百大军于竹里，移檄远近响应。

却说桓玄设朝，文武班齐，山呼礼足。群臣奏知刘裕与刘毅、何无忌聚义谋反，斩死桓修及弘，宜火速兴兵去讨。玄闻修、弘死，垂泪不已，即宣顿丘太守皇甫之、右卫将军皇甫敷领兵北拒义军，又遣桓谦总之。三将受命欲行，玄谓谦曰：“彼兵锐甚，计出万死，若有蹉跌，则彼气成而吾事去矣，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。彼空行二百，求战不得，自然散走，此策之上也。”谦辞即行，去讫。游击将军何澹之奏曰：“前刘裕造谒小臣，小臣左右说裕身光耀满室。小臣恐其不为人下，奏知陛下，陛下不以为意，今日果为患耳。臣观刘裕聚乌合之众，集蚁聚之兵，势必无成，陛下何虑之深也！”玄谓何澹之曰：“刘裕勇冠三军，当今无敌，足为一世之雄；刘毅家无担石之储，樗蒲一掷百万；何无忌，牢之之外甥，酷似其舅。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！朕前之不料，今噬脐无及也。”言讫，闷闷入宫，群臣罢朝。

却说刘裕为盟主，以孟昶为长史，总后军；以檀凭之为司马。其时，百姓愿从者千余人充军，分作三队起行，行至竹里，遣使移檄都下。戊午，三月，兵至江乘，遇皇甫之之兵到，刘裕乃躬执长刀，大呼出阵，声如巨雷。甫之一见，只是不敢交锋，拨回马便走。裕以身先，拍马赶斩甫之，麾令三军并进。将士皆死战，无不以一当百，斩首数千级，追至罗落桥，方自鸣金收军，屯于桥下。裕乃鸣鼓集众，商议进京之策。忽流星马报说皇甫敷引大兵前来拒战，当檀凭之出谓曰：“不劳盟主亲阵，小将愿与一战。”裕许之。

凭之即出披挂，引部下兵出阵，与皇甫敷相斗。两马交加，双刀并举，二人战上十余合，凭之气力不加，大败走回本阵，被皇甫敷骤马追射一箭，正中后心，翻身落马，死于阵前。刘裕在阵上一见大怒，忙拍坐下马，慌挺手中刀，杀出阵前，遇着皇甫敷就战。战上十余合，裕佯败，拖长刀便走。敷只道是败去赶，不思提防，被刘裕勒转坐下马，舞起手中刀，望敷迎头一砍，砍死皇甫敷于马下，引兵杀进，杀得楚兵逃躲无门，大队之兵至离京城二百里下营。至次日，裕乃升帐，号泣檀凭之，情动三军，无不下泪。而又使人寻凭之尸首，以棺木盛之，迁葬京口。初，裕与凭之等众人建大谋，有工相者诣裕，相裕与何无忌等近当大贵，惟云凭之无相。至是凭之战死，裕知其事必验，而深信之。

却说桓玄闻甫之、敷等皆死，军马已临京城，心中大惧；又使桓谦引兵二万，屯东陵口拒之；又使卞范之以兵二万，屯覆舟山西犄之。

史说刘裕领义兵先诣升帐，聚众画策进兵，当众将皆言曰：“今桓玄遣桓谦屯东陵口，卞范之塞覆舟山西，吾所进者只此二路，今敌占之，吾兵难以进也。不如退军先取别郡，俟其无备，方可进之。”刘裕见说，大怒曰：“吾非一功到此，岂可畏而去之，是无始终也。吾明日自有破范之、桓谦之策。”于是次日交何无忌守寨，寻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车于覆舟山僻去处，遍观地理，因岭峻险，弃车乘轿，或自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见一谷，形如长蛇，皆无峭壁，杂丛树木中间，止有一条小路。裕问土人何地名，土人曰：“此乃覆舟山谷。”裕曰：“此乃天赐吾杀玄兵于此处也。”言罢，即回本寨。唤孟昶监军，染油帛一千条；又唤何无忌至前，分付引兵一千，执黑白二旗，分作二队为疑兵，屯于覆舟山东等处，使桓谦疑不敢进；又令孟昶监五百军人，将油帛挂覆舟山诸对市山谷；又令刘毅引三千兵挑战，昶佯败，引桓谦至山谷，放火焚谦大军。“吾自领兵埋伏，待其兵过，出截接战。汝等诸将，临期如令，不得有误，倘有漏泄，定按军法。”众将见令，各各依计，准备而行。

计排已定，次日，刘毅引兵三千，前来诱敌，谦兵果至，二军相遇，当刘毅跑马走出阵前，勒马横刀大骂：“桓谦逆贼，如何不降，拒我义兵！”桓谦亦出阵骂曰：“叛贼何敢骂吾！”言讫，持枪便刺过来，刘毅舞刀去迎。二马相接，军器齐举，两人战上二十余合，毅佯落荒而逃。谦乃麾兵追之。不三二里，追到覆舟山东，乃勒马谓诸将军曰：“前日败军回，夸刘裕用兵如神，所向无敌；今观他用兵，可见人言皆虚张耳！似此等军马为前部，与吾对敌，正如驱羊与虎斗也。汝等可催趲军马，星夜赶过东山平处下营，是吾之志也。”言了，又追数里。前军报东山两下有伏兵，众不敢行。谦欲回兵，只听得背后喊起，鼓噪喧天，震动天地。后军又报后有刘裕引大队兵杀出。谦慌忙传令，令众兵齐杀过东山。令未及传，望见山树林中一派火光罩地，俄而油帛满树，见火就着，狂风大作，四面八方，火焰张天，烧近前来，人马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满渠池。其时、桓谦乃引

数十腹心军人，冒烟突火，杀出而走，奔投西蜀去讫。

刘裕乃引兵连夜身先之，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以一当百，十战十胜，呼声震动天地，鼓噪之音大震京邑。诸军大溃，裕兵至京城之下安营。

却说桓玄始虽遣军拒裕，而走意已决，乃遣殷仲文具舟石头城下待逃。当夜玄忧无寐，在宫闲行，忽左右报谦军败死，目今刘裕军至京城。玄乃大惊，即引亲随人，连夜开北门，轻船南逸，走趋石头城。

裕闻玄走，至庚申日，乃引兵众入建康，立留台，总帅百官商议，奉迎乘舆，收桓玄宗族在建康者，尽剿诛灭。命刘毅调兵去追桓玄，毅得令，以兵去讫。又命尚书王琨帅百官奉迎乘舆，亦起行去讫。当司徒王谧与众议推裕领扬州，裕固辞不肯受，乃以谧为录尚书事，领扬州刺史。裕自为镇军将军、都督八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、领军将军。以刘穆之为堂邑太守，总诸大处分皆委于刘穆之，穆之仓卒立定，无不允惬。裕托以心腹，动止咨焉，穆之亦竭节尽诚，无所遗隐。时晋政宽弛，纲纪不立，豪族陵纵，小民穷蹙，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，桓玄虽欲厘整，而科条繁密，众莫之从。其时穆之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。裕以身范物，以威禁内外，百官皆肃然奉职，不盈旬日间，风俗顿改为美也。初，王谧为玄佐命元臣，手解帝玺绶以授玄，及玄败，众议谧宜诛，裕特保全之。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玺绶所在，谧内不自安，逃奔曲阿。裕遣人追还复位。

诸葛长民至豫州，失期，不得发。刁逵窃知，乃执之，槛车送桓玄，未至而玄败，送人遂破槛车，放出长民，还趣历阳。逵乃弃城走，其下部将执刁逵以送裕，斩于石头，子侄皆死。裕初名微位薄，轻狡无行，盛流皆不与相知，惟王谧独奇贵之，谓曰：“卿当为一代英雄。”裕尝与刁逵樗蒲，不时输直与逵，被逵缚于柳上，王谧责逵而代裕偿，由是裕憾逵而德谧。刘裕既克建康，思昔刘牢之之恩，乃使人往洛阳，召其子刘敬宣入用，使人去了。先是，敬宣知桓玄至京师，恐不容己，乃奔走洛阳。敬宣素明天文，见景象垂出，知必有兴复晋室者，尝以告所亲。又尝梦丸土服之，觉而喜曰：“丸者桓也，桓吞，吾当复本土乎！”是日，恰好使人至，说刘裕有召，乃即驰还京师，入见刘裕。裕大喜，以其为武冈县侯，因问敬宣曰：“吾与刘毅共复晋室，汝看吾与毅雄杰孰先？”敬宣曰：“明公天资英迈，赏罚严明，仁德兼著，不世之有，毅公何能及焉。况刘毅外宽内忌，自伐而满，若一旦遭遇，当以陵上取祸，非可与明公为并。”裕默然，大悦之。

### 桓玄挟帝走江陵

却说桓玄走至石头，闻后军来赶，恐将士不复用命，乃领众走入浔阳劫晋帝。是时，玄腰带宝剑，手提铁鞭，谓帝曰：“今刘裕谋叛，要来擒陛下，陛下可急从吾走避。”帝见玄内侍皆带剑环立于侧，面如土色，拱手谢曰：“多蒙报知，愿随走避。”玄曰：“可速上马偕行。”于是帝引宫妃等众从

之而行。

时刘毅见桓玄走江陵，聚集诸将，商议进兵去追桓玄，因上言曰：“诸桓世居西楚，群小皆为竭力。桓振勇冠三军，不可追赶，且宜顿兵以计策縻之耳。”彼何无忌曰：“今出师以来，十攻十破，百战百胜，擒玄逆贼、宜以速追，何自阻慢军心。”又曰：“今之大胜而追，犹如破竹之势，数节之下，岂复任迎，诸君不去，吾自追赶。”言讫，无忌以部下之兵去追，将至江陵。桓玄见后有追兵，急使桓振帅军回马拒战。无忌与桓振交锋大战，战上三十余合，无忌大败，走回来见刘毅、刘道规二人，言失利一事。道规曰：“桓玄去不远，可驱大队军马去追。”无忌曰：“止隔三日程途。”道规曰：“既如此，星夜去追。”于是刘毅、道规及何无忌总帅三军，星夜赶来。

却说桓玄既挟天子走至江陵，入江陵，见其城池崩坏，恐不固守，复挟天子讨船入浮江东下，遇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等，引兵追至，大叫“留下晋天子还我”，及骂“桓玄无义之贼，何敢谋劫圣驾”。玄大怒，自出与战。战上二十余合，玄大败，走五十余里。桓玄计遣庾稚祖、何澹之等，乘其舟仗旗帜疑拒裕等，自挟帝连夜走守湓口。澹之从其计。何无忌、刘道规等帅兵共七千五百人，连更带夜追至桑落州，澹之等迎战。澹之等所乘舫旗帜，与玄无二，无忌曰：“贼帅必不居此，欲诈我耳。今众寡不敌，战无全胜，此舫战士似弱，我以劲兵攻之，必得之。得之则彼势沮，而我气倍，立速攻之，破贼必矣。”众军遂攻得之，因传呼曰：“已擒何澹之，诸兵何不早降！”贼军惊扰，追军亦以为然，乘势破之，人众各走了，遂从湓口进据浔阳城。使奉送宗庙主 还京师。

### 冯迁抽刃诛桓玄

却说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既破湓口，帅众自浔阳西追，与桓玄遇于峥嵘洲。毅等兵不满万，而玄战士数万，毅惮之曰：“玄战士还有五七万，吾众不满九千人，何以为敌，不如暂退。”道规曰：“不可。彼众我寡，强弱异势，今若不进，必为所乘，虽至浔阳，岂能自固！夫决机两阵，将雄者克，不在众也。”因麾众先进，毅等从之。玄常漾舸于舫侧，以备败走，由是众莫有斗心。毅等乘风纵火，尽锐争先与玄交战，玄众大溃而走。玄复挟帝单舸西走，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。殷仲文因叛玄，奉二后还建康。玄与帝入江陵，欲奔汉中，而人情垂沮，乃与腹心百余人夜出，更相杀害，仅得至船，左右奔散去讫。荆州别驾王康产见玄走了，奉帝入南郡府舍居住。玄乃自奔走出离南郡。

却说益州刺史毛璩因弟毛 死，乃遣从孙毛 之与参军费恬以数百人送葬。恬谓 之曰：“闻君令叔修之为桓玄屯骑校尉，今桓玄与刘裕兵战不利，走南郡，必从此过。吾料桓玄不复再兴，不如迎玄，说之入蜀，请君令叔修之回益州，同守故邑，以图大事，君意如何？” 之曰：“公策正合我意。”

言讫，二人前来至枚回洲接玄。玄大喜，问二人姓名，二人未及答应，当屯骑校尉毛修之进前，认得二人是其侄及参军，急道曰：“此二人，一是小将舍侄 之，一是家伯父参军费恬，闻大王至，故来接耳。”玄听毕，以二人为将，而问曰：“吾欲去汉中避兵灾，以图兴复，汝二人有何计策，可以教也？” 之、费恬欲脱修之回益州，乃进言曰：“陛下欲图兴复，不如往蜀。蜀外有重山之固，内有磐石之靠，进可兼并天下，退可鼎足而立，足可拒刘裕之兵也。”修之亦诱曰：“蜀地乃兴王之所，昔汉帝亦此起众，陛下可速行也。”玄听其说，自与众同行。行至益州界首，费恬、 之密与修之言曰：“我二人迎玄者，为脱公也。今桓玄地失兵溃，不久必亡。我三人莫若引部下兵走回益州，别图大事，若延，祸至无日矣。”修之曰：“吾意有此久矣，不得其便，今已至此，安敢不逃。”言罢，三人引部下之兵，连夜走回益州，去见毛璩。至次日，众军报知桓玄，玄乃大忧，闷闷不悦。

却说益州督护将军冯迁见玄败亡，祸延及己，乃引部下之兵入营抽刃而前，欲杀桓玄。玄忙拔头上玉簪与之，迁不受，玄乃曰：“汝何人耶？敢弑天子！”迁应之曰：“欲弑天子之贼耳！”遂斩之。时玄年三十六岁，自篡盗至败时，凡八月矣。于是迁斩玄首级，令人传至建业，见刘裕。裕大喜，赏赐来人，传令将首级以示四门。是时，尚书王琰闻玄劫天子在江陵，乃帅百官至江陵，复立晋帝于江陵。毅等既战胜，以为大事已定，不急追蹙，玄死几旬，诸军犹未至。桓谦及振窜匿，闻玄死，乃复出聚众，方袭江陵陷之，杀王康产。振见帝与百官于宫，欲行弑逆，谦曰：“刘裕之乱，岂帝所为，若杀之，吾何所容，不若禁之。”乃拜而欲出，为玄举哀，追谥。桓谦帅群臣奉玺绶于帝，侍御左右，皆振腹心。谦、振闻无忌、道规等兵复至，乃帅众出拒。何无忌、刘道规二人进兵来攻谦于马头，两下交锋，谦兵惊溃，被无忌大破之。无忌又欲趋江陵，道规曰：“兵法屈伸有时，诸桓世居西楚，群小皆为竭力，振勇冠三军，难与争锋。且可息兵养锐，徐以计縻之，不忧不克。”无忌不从，振自以兵出迎，战于灵溪，无忌等大败，退还浔阳。刘敬宣在浔阳，聚粮缮船，未尝无备，故何无忌等虽败退，赖敬宣以复振，遂进兵至夏口。桓振遣冯该守东岸，孟山图据鲁山城，桓仙客守偃月垒，众合万人，水陆相援。毅等与无忌分兵夜击，悉攻拔之，生擒山图、仙客，冯该帅残众走奔石头城去讫。

### 晋帝乘輿返建康

乙巳，义熙元年（燕光始五年，秦弘始七年，魏天赐二年，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，西凉建初元年），正月，南阳太守鲁宗之起兵来袭襄阳。桓蔚大惧，奔走江陵。刘毅等大军至马头。桓振恐不能守，又挟帝出屯江津，遣使见刘毅，求割江、荆二州，奉送天子还京，毅等不许。宗之进屯纪南。振留桓谦、冯该守江陵，自引兵五千，与宗之战，大破宗之，走还。而毅等亦

以兵乘振出，破该于豫章口，谦闻知，弃城走，毅等大军进入江陵，执卞范之等斩之。振以兵还，知城已陷，其众皆溃，乃逃于 川。

朝廷计下诏大处分悉委冠军将军刘毅所领，大赦改元，惟桓氏不赦，以桓冲靖忠王室，特宥其孙胤，徙新安，以宗之为雍州刺史，毛璩为征西将军，督梁、益等五州，弟瑾为梁、秦刺史，瑗为宁州刺史。独桓氏及何澹之等不赦。桓谦、何澹之等皆奔秦，降于秦。

二月，留台百官备法驾迎帝于江陵，刘毅与刘道规二人握兵屯夏口，以备诸桓，使何无忌保帝东还。帝至建康，百官诣阙待罪，诏令复职。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，言于刘裕，请治之。裕曰：“今日不暇给，且性所不解。”仲文曰：“好之自解。”裕曰：“正以解则好之，故不习耳。”以琅邪王德文为大司马，武陵王遵为太保，刘裕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加裕尚书事，裕固辞不受，而请归藩镇。

### 刘裕遗循续命汤

初，刘毅未遂大志时，尝为刘敬宣部下参军，时人或以雄杰许之。敬宣曰：“非常之才，自有调度。此君外宽而内忌，自伐而矜人，若一旦遭遇，亦当以陵上取祸耳。”毅闻而恨之。刺史毅怀前言，及敬宣为江州，使人言于裕曰：“敬宣不预建义，授郡已为过优；闻为江州，尤所骇惋。”敬宣窃知不自安，使人去裕处请解职。裕乃召还为宣城内史。时朝廷新定，未暇征讨，闻卢循为乱，与百官议品爵招安，于是乃遣人以循为广州刺史，徐道覆为始兴相。因此二人皆劝循受命，遣使贡献，因遣人遗刘裕益智粽，裕笑曰：“彼谓我无能也。”亦使人报以续命汤，循亦疑未定。循初陷番禺也，执刺史吴隐之，至是裕与循书，令遣隐之还京，循不从。长史王诞曰：“孙伯符岂不欲留华子鱼耶？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。”循始悟，遣之还京。

初，益州刺史毛璩闻桓振陷江陵，帅众三万顺流东下，将讨之，使其弟毛瑗出外水，参军谯纵出涪水。蜀人不乐远征，逼纵为主。璩闻变，奔还成都，遣兵讨之，不克。营户反开城门纳纵，杀璩及瑗，灭其家。纵自称成都王，于是蜀大乱，汉中空虚，氏王杨盛遣其兄子抚据之。

### 慕容超立为燕王

八月，南燕王慕容德俄而寝疾卒。群臣举哀，敛殡孝事讫，以太子慕容超嗣燕王大位，改元太上元年。超既即位，以慕容钟录尚书事，以封孚为太尉，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，内参政事。当楼密奏燕王超曰：“慕容钟、段宏

---

孙伯符——孙策，吴主孙权之兄。

华子鱼——华歆，依附曹操。

二人，素为民仰士归，不可使其内执国政，倘有异，难以制之。宜出之外镇，免为内患。”燕王超然之。次日，改以慕容钟为青州牧，以段宏为徐州刺史。时太尉封孚谏曰：“臣闻五大不在边，五细不在庭。慕容钟乃国之宗臣，段宏国之外戚，正应参赞百揆，不宜使镇方外。”燕王超不从。因此钟、宏二人俱有不平之色，只得赴任，因相谓曰：“黄犬之皮，恐终当补狐裘也。”五楼闻之，嫌隙渐遽。初，慕容超自长安来至梁父，慕容法时为兖州，镇南长史悦寿见超，因谓法曰：“向见北海王子，天资弘雅，神爽高迈，始知天族多奇，玉林皆宝也。”法曰：“昔成方遂诈称卫太子，人莫辨之，此复天族乎？”超闻恨之。至是即位，亦以法处之外镇。当是时，法来见慕容钟，会段宏起兵谋反，据城池，积草聚粮，不用朝命。是时，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，得迁为尚书左丞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欲得侯，事五楼。”

晋义熙三年，燕王慕容熙皇后苻氏身死。燕王熙悲号踊，若丧考妣，大敛讫，复启其棺而与交接。制百官于宫内哭，密使有司按检哭者有泪，以为忠孝，无则罪之，于是群臣震惧，莫不含辛以为泪淋。明日，欲行苻氏丧，前掖将军慕容云与幸人李细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杀戮大臣，来日行丧，必然自送。你可领勇士百人，于道杀之，以免吾患。”细从其计。次日，行苻氏丧，百官皆送，燕王熙亦自送殡至中道，被慕容云叫出李细，引勇士弑之。熙在位六年。自垂至熙四世，凡二十四年，到此而灭。是时，云入自立，即其大位，加封大臣，以李细为和龙长史。李细恨云不以彼执朝政，复以兵杀慕容云于前殿。

### 冯跋即位于昌黎

史说，冯跋字文起，长乐信都人，其先毕万之后也。万之子孙有食采冯乡者，因以氏焉。先，慕容宝僭位，署跋为中卫将军。及慕容超即位，欲诛跋，跋与兄弟俱亡出外。时慕容云既被细杀，国内无主，文武溃散，时冯跋在昌黎，诸将推以为主，于是迎跋。跋始即王位，不改旧号，即国号曰燕，改元为太平元年。以弟素弗为录尚书事、总督内外诸军事。史说，素弗乃冯跋之长弟也，慷慨有大志，任侠放荡，不修小节，故时人未之奇。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，素弗径入与成藻对坐，旁若无人。谈饮连日，藻始奇之，曰：“吾远求骥骥，不知近在东邻，何识子之晚也！”因此当世之士，莫不归之。至此冯跋僭位，以为宰辅。冯跋既僭大位，励意农桑，乃下书曰：

桑柘之益，有生之本，北土少桑，人未见其利，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，柘二十根。

时地震，寝宫崩坏，燕主跋即问太史令闵尚曰：“比年屡有地动之变，卿可明言主何吉凶。”尚曰：“地，阴也，主百姓迁。震有左右，昨震皆向

---

五大——太子、母弟、贵宠公子、公孙、累世正卿为正大，反之，五细当为职位低微的官员。

右，臣惧百姓将西移。”燕主跋曰：“吾虑此也。”

九月，西凉公皓与长史张邈谋，乃徙都于酒泉，以逼沮渠蒙逊。皓手令戒诸子曰：“从政者当审慎赏罚，勿任爱憎，近忠正，远佞谀，勿使左右窃弄威福。毁誉之来，当研核真伪，听讼折狱，必和颜任理，慎勿逆诈亿必，轻加声色。务广咨询，勿自专用。吾莅事五年，虽未能息民，然含垢匿瑕，朝为寇仇，夕委心膂，粗无负于新旧，事任公平，坦然无类，向不容怀，有所损益。计近则如不足，经远乃为有余，庶亦无愧于散人也。”诸子从之。

丙午，二年（燕光始八年，秦弘始八年，魏天赐三年），初，南凉檀伐北凉还，献马三千匹、羊三万口于秦，秦王兴以为忠，以檀为凉州刺史，命镇姑臧，征王尚还凉州。土人遣主簿胡威请留尚镇姑臧。兴弗许。威见兴，流涕言曰：“臣州僻远，仗良牧仁政，保全至今，陛下奈何以我等贸马羊乎！若军国需马，直烦尚书一符，臣州三千余户，各输一马，朝下而夕可办也。昔汉武帝倾天下资力，开拓河西，以断匈奴右臂。今无故弃五郡之地忠良华族，以资暴虏，岂惟臣州士民坠于涂炭，恐方为圣朝旰食之忧尔。”兴悔之，使人驰止尚莫回。时檀之军至五涧，王尚未离，檀托别驾宗敞劝王尚行焉。当别驾宗敞打发王尚上道，自来辞檀去，同尚还长安。檀谓曰：“吾得凉州三千余家，情之所寄，唯卿一人而已，奈何舍我去乎？”敞曰：“今送旧君与大王解纷，正所以忠于殿下也。”檀因问新政所宜，敞曰：“惠抚其民，收用贤俊。”因荐本州名士十余人，檀嘉纳之。檀宴于宣政堂，仰视叹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作者不居，居者不作’。信矣！”孟曰：“昔张文王始为此堂，于今百年，十有二主矣。惟履信思顺者，可以久处。”檀善之，檀虽受于秦命，然其服用礼仪，一如王者。

### 勃勃封尸髑髅台

丁未，三年（秦弘始九年，魏天赐四年，燕王高云正始元年，夏主赫连勃勃龙升元年。是岁，燕慕容熙亡，旧大国一，南凉、北凉、南燕、西凉小国四，新小国二，凡八僭国），六月，赫连勃勃魁岸，美风仪，性辩慧。秦王兴见而奇之，与论大事，宠遇逾于勋旧，兴弟邕曰：“勃勃不可近，近则噬人也。”兴曰：“勃勃有济世才，吾方与之平天下，奈何逆忌之！”言讫，乃以为将军，使助没奕干镇高平，伺魏间隙。邕固争曰：“勃勃贪猾不仁，轻为去就，恐终为边患。”兴乃止。久之，竟配以杂虏二万余落，使镇朔方。会魏王圭归所掳秦将于秦，兴归贺狄干以报之。勃勃怒，遂谋叛秦。柔然献马于秦，勃勃掠取之，袭杀没奕干而并其众，自为夏后氏之苗裔，称大夏天王，置百官。

却说勃勃本姓刘，卫辰之子，改姓赫连，是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，利满

之族也。被魏所灭，降秦而叛，自为天王也。时夏王勃勃以兵破三部，降其众以万数。进攻秦三城以北诸戍，斩秦将杨丕、姚石生等。诸将皆曰：“陛下欲经营关中，宜先固根本，使人心有所凭系。高平险固饶沃，可以定都。”勃勃曰：“吾大业草创，姚兴亦一时之雄，未可图也。今专固一城，彼必并力于我，亡可立待。不如以骁骑风驰，出其不意，救前则击后，救后则击前，使彼疲于奔命，我则游食自若。不及十年，岭北、河东尽为我有。待兴既死，嗣子暗弱，徐取长安，在吾计中矣。”于是侵掠岭北诸城。秦王兴乃叹曰：“吾不用黄儿之言，以至于此。”勃勃求婚于南凉，檀不许。勃勃大怒，帅骑三万击破檀。檀走，名臣勇将死者什六七，勃勃使人搬积其尸而封之，号曰“髑髅台”。是以辱檀也。

却说南燕主超母妻犹在秦，遣封愷使于秦，求母以还之。秦王兴谓愷曰：“昔苻氏太乐诸伎悉入于燕，燕今称藩，若送伎或送吴口千人，乃可得也。”愷以兴是言还报与超。超与群臣议之，段晖曰：“陛下嗣守社稷，不宜以私亲之故遂降尊号。且太乐先代遗音，不可与也。不如掠吴口与之。”张华曰：“侵掠邻国，兵连祸结，非国家之福也。陛下慈亲在人掌握，岂可靳惜虚名，不为之屈乎！”于是超乃使韩范聘于秦，称藩奉表于秦。秦使韦宗报聘。张华请北面受，封逞曰：“燕七圣重光，奈何一旦为竖子屈节！”超曰：“吾为太后屈，愿诸君勿复言！”遂北面受诏。又使华献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秦。秦王兴乃还超母妻，厚其资礼而遣之。于是超得母还国，而养之尔。

### 穆之劝裕刺扬州

戊申，四年（秦弘始十年，魏天赐五年，南凉嘉平元年），正月，晋帝设朝，文官武将俱各五更侵早身披朝服，手执牙笏，齐上金銮殿各各拜舞，山呼万岁。近臣奏：“司徒扬州刺史王谧薨，无人辅政。”晋帝命群臣议任谁人，时左仆射孟昶出朝堂谓众臣曰：“圣上两命我等举贤辅政，此事必须问于刘毅、刘裕二人，然后可行。”众臣皆曰：“然。”于是遣尚书右丞皮沈来丹徒与刘毅、刘裕二人商议。皮沈先来问刘毅，毅曰：“既扬州刺史王谧薨，卿回朝奏主上，可使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。刘裕先曾固辞，不肯任扬州，可使镇丹徒，领州以内事，何必再议耳。”沈曰：“明公所议者然。”沈辞别毅出，又来问刘裕。刘裕未曾出堂，只见刘穆之在内。皮沈曰：“王谧已死，圣上命群臣议立一人，以代谧职辅朝政。我先问刘毅，刘毅所举谢混去镇，以刘公镇丹徒，领州内事，故又来参问刘公何如？”穆之即曰：“刘公未出，君可暂停少刻，待我如厕，入请相见，计议必成。”皮沈在外停立。穆之驰入内谓裕曰：“今朝廷使皮沈来与刘毅与公议事，其语不可从之。”言讫，穆之即出，同皮沈入见刘裕，相见礼毕，裕使皮沈坐住。皮沈曰：“扬州刺史王谧已死，圣上命群臣所议，举一人代之，以辅朝政。沈先咨刘毅公，毅公议以中领军谢混代之，以明公镇丹徒，领州以内事。沈不敢自擅，敬参

问焉。”裕曰：“卿且暂退驿中安置，待三思，商议回音，与卿还京。”沈即出外，裕召穆之入，问曰：“此事何如？”穆之曰：“公今岂得居此遂为守藩之将，虽刘毅、孟昶诸公，俱起布衣，共立大业事，乃一时相推，故以明公为盟主，非宿定臣主分也。力敌势均，终相吞噬。扬州根本所系，不可假人。前授王谧，事出权道，今若复他授，便应受制于人，一失于权，无由可得。明公功高勋重，不可直置疑畏，便可入朝，共尽同异。公至京邑，朝廷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耳。”裕曰：“卿乃吾之荀也。”于是出堂，召皮沈谓曰：“百里县宰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何况一州乎！吾自入朝同议，推一能者代之。”因此刘裕与皮沈入京师。

次日，入朝堂，聚集文武商议，众群臣见裕自诣，乃不敢别议，因上言曰：“扬州重镇，明公若不自领，谁人敢当，明公可自领之。”裕曰：“汝大臣命孤，吾自受焉。”因是入朝。却说晋帝闻刘裕回朝，命大臣召刘裕入见，当大臣出引裕至金阶，裕拜于殿阶之下。帝赐平身，宣上殿问劳毕，裕奏曰：“臣托陛下洪威，义军群力，幸灭桓玄，得迎乘舆。伏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社稷为重，天下幸甚也。”帝曰：“朕之社稷，赖卿再造，今卿回朝，宜辅国政。”群臣奏曰：“今刘裕功盖天下，忠闻九州，扬州之任，不可付人，宜授与裕带领。”帝曰：“卿等所议，正合朕心。”于是帝以刘裕为侍中，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，带领扬州刺史。裕谢恩出朝，复还丹徒京口，与刘穆之同议后事。

四月，南燕王超祀南郊，有兽如鼠而赤，大如马，来至坛侧。须臾，大风昼晦，羽仪帷幄皆毁裂。超惧，以问太史令成公绥，对曰：“陛下信用奸佞，诛戮贤良，赋敛繁多，事役殷重之所致也。”超乃黜公孙五楼等。俄复用之。

却说秦王兴以檀内外多难，欲因而取之，乃使韦宗往觐之。宗至，檀与宗论当世大略，纵横无穷。宗退，叹曰：“奇才英器，不必华夏；明智敏识，不必读书。吾乃今知九州之外，五经之表，复自有人也。”辞归，言于兴曰：“凉州虽敝，檀权谲过人，未可图也。”兴曰：“刘勃勃以乌合之众，犹能破之，况我举天下之兵，以加之乎！”宗曰：“不然，形移势变，反覆万端，陵人者易败，戒惧者难攻。檀之所以败于勃勃者，轻之也。今我以大军临之，彼必惧而智求全。窃观群臣才略，无檀比者，虽以天威临之，亦未敢保其必胜也。”兴不听，使其子广平公姚弼为将军，敛成帅步骑三万袭檀，又使仆射齐难帅骑二万讨勃勃。弼长驱至姑臧，檀婴城固守，见弼兵懈怠，夜出奇兵击破之。弼收残兵退屯百里之外。檀又计命郡县悉散牛羊于野。弼兵粮尽，敛成纵兵抄掠。檀闻秦兵且至，计排伏兵于左林山谷，自引众退保河曲，齐难不知，遂纵兵野掠，檀潜师袭难，擒之，及获其将士万三千人。于是岭北夷、夏附于勃勃者以万数。勃勃皆置守宰而抚

之。秦兵败还。秦王兴始悔不纳韦宗之言耳。

### 刘裕抗表伐南燕

己酉，五年（秦弘始十一年，魏太宗拓跋嗣永兴元年，燕王冯跋太平元年，西秦更始元年。旧大国二，南凉、北凉、南燕、西凉、燕、夏小国六，新小国一，凡九僭国），正月，南燕王超正旦朝会群臣，叹太乐不备，超曰：“孤每恨朝会缺此乐音，吾与卿等大臣商议，掠晋人以补伎。”韩 曰：“先帝以旧京倾覆， 翼三齐。陛下不养士息民，伺衅恢复，而更侵掠朝邻，以广仇敌，可乎！”超曰：“我计已定，不与卿言。”遂遣公孙五楼兄归将兵寇宿豫，拔之，大掠而去，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。五楼等总朝政，宗亲并居显要，内外无不惮之。

五月，太尉刘裕闻南燕王慕容超大掠宿豫男女二千余人，乃大怒，将欲伐燕，朝廷不许。当刘裕抗表要伐南燕，朝议皆以为不可，惟孟昶、谢裕、臧熹劝行。裕以昶监中军留府事。苻氏之败，王猛孙镇恶来奔，骑不能及人，而有谋略，善果断，喜论军国大事。至是或荐于裕，裕与语，悦之，因留宿，明旦谓参佐曰：“吾闻将门有将，信然。”即以为中军参军。

史说，王镇恶，北海人也。祖王猛，仕苻坚，任兼将相。镇恶以五月生，家人以俗忌，欲令出继疏宗。其祖猛曰：“此非常儿，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，是儿亦将兴吾门矣。”故取名为镇恶。年十三，有大志。而苻氏败，寓食龟池人李方家，方善遇之，镇恶谓方曰：“若遭英雄主，要取万户侯，当相厚报耳。”至是刘裕召为参军，果应其言矣。

四月，裕以刘毅镇姑孰，自领众欲行。当毅闻知，固止之曰：“昔苻坚侵境，谢太傅犹不自行，宰相远出，倾动根本。公既受辅朝政，岂可远离，宜委别将讨之。”刘裕犹豫。当谢景仁独上言曰：“公建桓文之烈，应天人之心，虽业高振古，而德刑未树，正宜推亡固存，广振威略，平定之后，养锐息徒，然后观兵洛内，修复陵寝可也。岂有纵敌贻患者哉！”裕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引军速行。史说王昙首，太保弘之弟也，幼而尚义，与兄弟分财，昙首惟取图书而已。因刘裕聚兵讨慕容超，与弟王球前来投伍。刘裕因谓曰：“卿并膏粱世德，乃能屈志戎族耶！”昙首答曰：“既从神武，自使懦夫立志耳。”时谢晦在坐，曰：“仁者果有勇也。”裕大悦，以为镇西长史。裕帅舟师，自淮入泗，军至下邳，留辎重，步进至琅琊，所过皆筑城，留兵守之。当王镇恶谓裕曰：“燕人若塞大岨之险，或坚壁清野，大军深入，不唯无功，将不能自归，奈何？”裕曰：“吾虑之熟矣。鲜卑贪婪，不知远计，近利虏获，退惜禾苗，谓我孤军远入，不能持久。不过进据临朐，退守广固，不能守险清野，敢为诸君保之。”言讫，明日出行。

## 刘裕入险虜在掌

却说南燕王超闻刘裕帅军来讨，急召群臣会议。公孙五楼上言曰：“吴兵轻果，利在速战，宜据大岷，使不得入，旷日延时，沮其锐气，然后徐简精骑，循海而南，绝其粮道，敕段暉帅兖州之众，缘山东下，腹背击之，此上策也；各命守宰，依险自固，校其资储，余悉焚芟，使敌无所得，旬月之间，可以坐制，此中策也；纵贼入岷，出城逆战，此下策也。”超曰：“岁星居齐，以天道推之，不战自克。客主之势，以人事言之，彼远来疲弊，势不能久持，奈何芟苗徙民，先自蹙弱乎！不如纵使入岷，以精骑蹂之，何忧不下。”桂林王镇曰：“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，宜出岷逆战，战而不胜，犹可退守，不可进敌入岷，自弃固也。”超不从。镇出，叹曰：“既不能逆战，又不肯清野，延敌入腹，坐待攻围，酷似刘璋矣。”超闻之大怒，收镇下狱。遣公孙五楼并段暉步兵骑五万，出屯临朐以拒。五楼奉命以兵屯于临朐。

刘裕大军至岷，将士犹豫皆不敢入，裕身先催军前进，及入岷，燕兵不出，裕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，诸将言曰：“公未见敌而先喜，何也？”裕喜而谓诸将曰：“师已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志；余粮栖亩，人无匮乏之忧。虜已入吾掌中矣，吾何不喜。”左右曰：“国公神料也。”言讫，前兵已至东莞。

## 燕王以兵拒刘裕

六月，超闻裕至东莞，超先遣五楼及段暉等将步骑五万屯临朐。闻晋兵入岷，超自将步骑四万，前去接应，点羸老卒守广固，自选精兵前来。先使人与广宁王贺刺卢、五楼曰：“卿戮力据临朐，临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，卿宜自据上流，休被晋兵占之。”五楼闻言即出，选精兵五万，与贺刺卢来占临朐，拒蔑水之北。至而为龙骧将军孟龙符已先至州源，五楼乃退。晋刘裕率大军行至临朐，传令军中，分军四十余万，出兵方轨徐行，车悉张，御者执，以骑为游军，军令严肃。比及近城，五楼帅兵占住要路。刘裕即命兖州刺史刘藩、并州刺史刘道怜等出阵。二将领命，刘裕即便交中军金鼓旗下发三通擂，将台上红旗招。二将从门旗下飞马出阵，两军一齐呐喊。二将兜住战马，横着刀，厉声大叫：“无礼羌贼，背逆狂徒！天兵到此，尚不投降，直待骨肉为泥，悔之何及！”燕兵阵中先锋段暉拍马出阵，更不打话，舞狼牙棍直取刘藩。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，一个笼头使棍便打，一个绕颈将刀去砍，往往来来，翻翻覆覆，四条臂膊交加，八只马蹄撩乱。斗到二

---

焚芟（shān，音山）——毁掉。

张（xiān，音显）——拉下帷幔。

十余合，刘藩卖个破绽，放段晖砍将入来，却躲个空，手起刀落，连盔带顶，正中天灵，段晖翻身落马而死。门旗影里刘道怜见刘藩得了头功，就马上寻思，燕兵已挫动锐气，不就这里抢将过去，捉了五楼，更待何时。乃大叫一声，如阵中起个霹雳，两手横拈一条枪，纵坐下马，一拍，直冲过阵来攻五楼。五楼一见输了段晖，走入，大阵崩陷，拨回马望后军便走，余众皆溃。其刘裕引全部众军，大刀阔斧，杀得燕军大败，星罗云散，七断八续，军士抛金弃鼓，撇戟丢枪，觅子寻亲，呼兄唤弟，折了万余人马，退五十里外扎住。裕乃传令鸣金收军，罢战，各自献功请赏，话不叙烦。

却说慕容超引兵与裕战，闻前军五楼大败，乃勒兵屯临朐城外，坚守不战。晋兵一连拍住三月，超兵亦不出。是日，刘裕聚集诸将商议计策，时刘裕深虑卢循乘虚又犯建康，意欲速战而还。因此遂问诸将，时参军胡藩进计曰：“贼屯军城外，临朐留守必寡。为今之计，可密使人以兵抄小路取临朐，而斩其旗帜，此韩信所以克赵也。”刘裕曰：“卿计可矣。”于是裕乃遣檀韶、向弥，潜以轻兵五千，抄阴径去攻临朐。韶、弥二人领计即行，星夜至临朐城。城中兵少，果无备，被檀韶等攻陷，尽斩其所戍旗卒，城上皆立晋帜。次早，南燕王慕容超闻知大惊，急领众走还保广固去讫。

### 刘裕以兵攻广固

刘裕始令鸣金收军，入城安屯，赏犒诸军。裕既用参军胡藩计，克临朐，即分军安守其城，忙传令，乘胜连更带夜赶捉燕王超。时诸将得令，不敢停留，各各引兵即行，行至广固，前部部将景子赶着慕容超。超见追兵至，慌忙收兵入广固未及，被景子跃马持刀，当先杀入。将士见其身先，诸部齐心，混杀入广固。燕王见晋兵混入，不敢久恋，领兵开西门，引家小走保小城去讫。因此刘裕后军杀入，得屯广固大城，赏劳诸将。

却说燕王超领五楼诸将同走入广固小城，五楼计令诸将设长围守之。裕既克广固大城，乃传令诸军，来攻小城。诸将得令，各引军前抵小城。兵已近城下，裕交三军绕城皆筑土山，掘地道以攻之。五楼传令，坚守甚严。守东门将马礼贪酒，有违巡警，五楼怒，拿下打四十脊杖。马礼恨之，开门投降刘裕。裕问破城之策，马礼曰：“突门内土厚，可掘道而入，放火烧城，城可拔也。”裕交马礼引五百壮兵，连夜掘地道而入。五楼至夜上城，点视军马，不见马礼，当夜又见突门角上城外无灯火，五楼曰：“马礼必然恨吾而降晋，必引兵从地道而入也。”急唤精兵运石击炎中栅门，门闭，马礼及五百壮兵皆死于土内。裕因此折了这五百兵，乃罢地道之计，只是绕城围之。

守住至七月，超见城内粮少，与五楼商议计策退兵。当五楼曰：“大王忧兵乏粮少，惧晋兵帅众而来，久则不敌之势，其理然也。臣闻姚兴部下英雄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依愚意，可专人备礼，求救于秦王姚兴。姚兴兵至，必先攻临朐，裕闻，必还救之，大王引兵追之，两下夹攻，裕可擒矣！”超

曰：“其计甚善。”王镇曰：“百姓之心系于一人，今陛下亲重六师，奔败而还，士民丧气。闻秦自有内患，恐不暇救人。今散卒尚有数万，宜悉出金帛以饵之，更决一战，若天命助我，必能破敌；如其不然，死亦为美。”乐浪王惠曰：“晋军气势百倍，我以败卒当之，不亦难乎！秦与我如唇齿也，安得不来相救。”超从惠计，遣张纲去秦。

张纲闻言出，领诺欣然肯往。超备礼修书度与纲，使一千兵从夜送纲杀出重围，前来西羌见姚兴，拜礼讫，乃呈上书。兴披书读讫，回书与张纲归去，说他后动兵来，纲去讫。兴即召诸将集议其事，当部将李荣上言曰：“今燕主被晋兵攻击太急，不得已使张尚书来求救于我。我兵虽勇，未可远离，只可守自己城池。不如遣使往裕处虚声张言说：‘我将兵十万涉淮，出屯洛阳，晋兵不退，长驱而进矣！’裕闻知，必勒兵还，可退晋兵，亦保燕地无危。”兴闻说，即使人往裕处声言说：“秦王以兵十万，出屯洛阳，将下江南。”使人去讫。又回书与张纲回。

却说张纲得姚兴回书，即忙便还，还至泰山路上，撞见一簇人马，拥着一个官人，乃泰山太守申宣，纲行狭路，无处回避，只得迎立，被申宣觑见面生，唤左右盘问，纲战栗回答不来，被左右搜身上，搜出一封回书，递与申宣。申宣开读，始知是燕王超求救于姚兴，申宣不问情由，令军人将纲解来广固见刘裕。裕大喜曰：“思得纲久矣，今幸得见。”却令人诱其投降。纲无奈，只得请降，于是裕大笑，慌忙喝退左右，亲释其缚，取衣与之，握手请起同立，便言：“适来左右不识尚书，言语冒渎威容，幸勿见责。吾素知老尚书乃世之真大丈夫也。”言讫，令手下便进酒压惊，以上宾礼待之。因谓纲曰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。卿有王佐之才，何事伪燕耶！”纲答曰：“生在其土，不得不为其用耳。”于是张纲感其恩义，安身无有异志。时刘裕请问取城之策，纲曰：“小臣深蒙厚爱，无可以报，愿施犬马之劳，径取其城，少酬万一。”刘裕拱手称谢，以求取城之计，还是何如。刘裕敬纲，纲有巧思妙算，诸人不及。先是，裕每修攻城之具，攻广固小城，皆被张纲用计破之，不能攻城。及晋军攻城，城上燕兵皆笑曰：“汝不得张纲，何能为也。”既张纲被拿来降，如何不敬其也。当张纲献计曰：“其城虽固，可命诸匠造飞楼车、悬云梯，楼车上施幔木板屋，冠以牛皮遮护，伏兵于内，推至城下，以箭射守城军人，令壮兵从云梯上去，必得城也。”裕听罢，称赞不已，即令张纲领军匠造车。车未及完备，推至城下示城上，城上军民莫不失色。是日为始，北方之民，执兵负粮归者，日以千数，裕皆受，安抚慰之。

却说慕容超既求救不获，张纲被虏，乃商议遣使诣刘裕营，求称藩臣，割大 为界，献马千匹，永不敢侵。裕不肯从。超愈大恐。时姚兴使使来见刘裕，说“晋兵不退，秦王以兵十万，出屯洛阳，欲下江东。”刘裕与使曰：“尔报姚兴，我定青州，将过函谷，虏能自送，令其速来耳。”使人去了，当录事参军刘穆之遽入，言曰：“此语不足威敌，适能怒彼，若鲜卑未拔，

西羌又至，公何以待之！”裕笑曰：“此兵机也，非子所及，羌若能救，不有先声之自强也。夫兵贵神速，彼若实能救，必畏我知，宁容先遣信命，逆说此言，是自张大之词耳！羌见吾伐齐，方将内惧，自保不暇，何能救人也。”穆之默然。于是相持至十月，城未下。会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五千人来援裕，裕令别屯犄之。十二月丁亥，晋兵添十倍军士，并力攻城，燕王超城中困极，宰马为食，军士饿倒不能把守。

### 玄文献计塞五龙

南燕王慕容超自与所幸魏夫人上登天门，观晋兵虚实，群臣皆随城边，燕王超见晋王师之盛，心有忧色，魏夫人握燕主超手，涕泪交流，燕主超起视对泣。时领军韩 谏曰：“陛下遭百六 之会，正是勉强之秋，而反对女子悲泣，何其鄙也。”燕主超拭目谢之曰：“帝王兴废，何代无之，惟恨在我罹此阳九 ，故发悲耳！卿等尽忠，退得晋兵，高官任选，朕不负伊。” 曰：“刘裕孤军悬入，目下虽锐，久必自衰，宜固此城，待其衰而出攻，必能破之。”燕王超从之，诏命六师紧守城池，并不出战。

时刘裕大会诸将，商议攻城之策，当中将军玄文上言曰：“昔赵攻曹嶷，望气者以为渑水带城，非可攻拔，若塞五龙口，城必有陷，石季龙从之，而嶷请降。后慕容恪之围段龛，亦如之，而龛亦降。后无几，又震开之。今旧基犹在，明公可塞之，则城中必有降者，若攻，恐难拔也。”裕从之，即使一军担泥运土填塞五龙口，城中士民男女相患脚疾弱病者大半，因此城中百姓相继出降。

### 裕以往亡获燕主

南燕城内闻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，尚书悦寿谓超曰：“今战士雕瘁，绝望外援，岂可不思变通之计。”超叹曰：“废兴命也，吾宁奋剑而死，不能衔璧而生。”刘裕悉众攻城，诸将曰：“今日往亡，不利行师。”裕曰：“我往彼亡，何为不利！”催军人四面急攻之。当南燕尚书悦寿素闻张纲降晋，密与献门之书，拴在箭上，射下城东。军士拾见张纲，纲将书见裕。裕唤诸将听令：“如入冀州，休得杀害一城老小，军民降者免死。”群盗又使干栗 讨，不从命者，所向皆克。

### 卢循以兵寇建康

---

百六——古时指厄运。

阳九——古时指厄运。

却说刘裕北伐南燕时，徐道覆劝卢循乘虚打入建康，循弗听曰：“刘裕既伐燕地，则建康非复虚矣。加之裕善用兵，必留重戍险隘，未可轻动也。况今冬寒，不如久守，以待天时，外结英豪，内修农事，选精锐之兵，乘虚而进。救左则击右，救右则击左，我不劳而彼困惫，不及三年，可坐而取胜也。今舍妙胜之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时，恐不如意，悔之无及。”道覆又曰：“将军久住岭外，岂将此传之子孙耶？正以刘裕难与为敌也。今裕顿兵坚城之下，未有还期。我以此思归死士，攻击何、刘之徒，如反掌之易耳。不乘此机，苟求一日之安，裕平齐后，以玺书征君，自将屯豫章，遣诸将帅锐师过岭，恐将军不能当也。若先克建康，倾其根叶，裕虽南还，无能为矣。”循乃从之。初，道覆计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，至始兴贱卖，居人争市之，至是悉自取之以装舰，旬日办成。循从道覆之计，分兵三队，攻庐陵、南康、豫章三郡，三郡郡守因裕抽兵北伐，无兵守御，惧皆奔逃，被循所占。循既得三郡，徐道覆又谓循曰：“今虽连得三郡，皆是冲要之处，若江陵刘道规来取，吾难守。吾自以兵去攻，公可速遣人入蜀，说谯纵以兵寇江夏，使彼不遑来也。”循从其计，即使人入蜀见谯纵曰：“卢将军以众入建康，恐刘道规、何无忌攻其后。将军若能攻江陵，敌住二人，倘得京邑，以西地属公，以南属卢，结为唇齿，永盟和好，誓不相侵。”纵闻言，即遣荆州刺史谯道福同桓谦引兵三万，来寇江陵。

### 道规焚书固江陵

当刘道规闻知桓谦等兵至，即取集江陵诸将商议，诸将恐惧，尽皆失色。道规谓众曰：“吾东来文武，足以济事。汝等畏刀避箭之徒，欲去者，吾不相禁。”因喝令夜开城门，随其自遁。众咸惮服，莫有去者。次日，雍州刺史鲁宗之闻桓谦寇江陵，乃帅部下兵从襄阳来救江陵，兵至城下叫门。刘道规知，命人开门与宗之入，诸将皆曰：“宗之以兵远来，其心未可知也，使其屯兵城外，不可与入。”道规曰：“人以赤心援我，我若疑之，反为乱矣。”遂不听，乃自单车出城迎入府内，共议破敌之策。由是宗之之众咸感悦服，皆愿效命出战。当诸将曰：“刘公自保江陵，使将军檀道济、到彦之领兵二万，共击苟林。”道规曰：“非吾自行不决，而委他人？”因是乃使鲁宗之以兵守江陵，委以心腹；自师诸将以兵十万，大驱长进。军至枝江，迎着桓谦，两军相遇，交战十合，谦军大败而逃。道规帅兵连追二百里，桓谦被道济杀之，苟林被刘遵追及，斩之。尽拾得谦军械辎重，数内拣得一篋文书，道规启篋视之，乃自己部下及江陵士庶降桓谦之书数百纸，皆言江陵虚实备细。道规不问，尽皆焚之，因此众始大安。道规复以兵还江陵。时鲁宗之闻徐道覆大军至，恐寡不敌众，自引兵走还襄阳去讫。时百姓闻流言卢循已克京都，遣道覆来为江州刺史，江陵士庶闻道规已破桓谦，及焚其降书不问，因此江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，各为备守城池，无复二志，保全江陵。道规闻

道覆将至，星夜驰还江陵，密谓刘遵曰：“今徐道覆兵将至，汝引一万军为游军，出屯江汉口，以拒道覆前驱，如不胜，收屯为犄角之势，使其不敢逼城下营，方可破之。”遵依计而去。到彦之等咸曰：“明公不宜割此有力之兵，置于无用之地，可留卫保江陵，何如分拆军威之势。”道规曰：“能善将兵令敌不敢近城者，莫若犄之，故分此兵，使其疑惑，莫能进逼，然后以计破之，胜之必矣。”于是众服其论。遵先得令，以兵一万出屯汉口，以迎敌兵。道规自与诸将领军三万，离城三百里拒迎。

其时，道覆不从大路来，与道规不相遇，密从故道抄小径掩至城边呐喊，佯言：“建康已克，江陵何不早降，若缓，攻破城池，玉石俱焚！”言未毕，军人报汉口有兵提防，道覆不敢攻城，离城三十里安营。其时，城中无只兵守城，士庶皆感道规焚书不究之恩，无怀贰意，俱各竭力，调拨民兵昼夜巡视，把守各门。道覆次日驱兵大进，攻打城池，城上百姓各以火瓶飞石打下，军不敢进，连攻数日不下。忽听得鼓噪喧天，正西路上人马抢到，旗上书得分明：“大将刘道规。”道覆大惊，急传令，交三军摆开与战。当道覆自与道规交锋，连斗五十余合，道规力乏欲走，又听得东路一彪人马掩至，起头视之，认是游军刘遵旗号，心中大悦，壮气愈加，又挺刀与战。当道覆见有伏兵横挟，日晚又昏，不敢恋战，拨转马头，寻路走还。檀道济见徐兵走，驱军连夜追杀。当道覆欲退，被刘遵游军横挟两路拦击，杀得徐兵溃窜，伤亡死者不计其数，道覆只存二百骑逃去。道规方传令鸣金，收军入城。次日，以牛酒犒赏三军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徐道覆败回，收拾残兵万余，会卢循之众，军威稍振，议下建康。

### 何无忌握节身死

何无忌闻卢循欲下建康，自以兵离浔阳来拒循。长史邓潜之谏曰：“循兵舰盛，势归上流，宜决南塘，守二城以待之，彼必不敢舍我远下。蓄力养锐，俟其疲老，然后击之，此万全之策也。今决成败于一战，万一失利，悔将无及。”参军殷阐曰：“循所将皆三吴旧贼，百战余勇，始兴溪子，拳捷善斗，宜留屯豫章，征兵属城，兵至合战，未为晚也。”无忌不听，帅兵上船，与徐道覆遇，战于豫章郡。道覆计令强弓手五百，弃船登山邀射之，自帅大舰，乘风急以撞之。无忌船小，况又风逆，不能当抵，兵众奔溃。无忌厉声曰：“取我苏武节来！”节至，执以督战，兵已散了。贼众云集，独不敌众，握节而死。道覆以复行。由然中外震骇。后朝廷闻知，谥无忌忠肃。

三月，西凉 檀自将兵五万，来伐蒙逊。蒙逊大惊，计设伏兵于山源，自以弱卒一万，邀战诈败，引至穷泉，伏兵四出，檀大败走还。蒙逊乘胜追至姑臧，夷夏万余户出降，蒙逊纳之。檀大惧，遣人出城，纳质请和，蒙逊受之，乃徙其众八千余户而去。檀恐其再至，迁于乐都。姑臧人自推焦朗为主，降于蒙逊，不用檀之命。是时，刘裕伐燕，旋师还镇下邳。

却说晋帝设朝，群臣奏卢循侵庐陵、豫章、南康三郡，目今兵马将到京城。帝大惊，问文武大臣。大臣奏曰：“要破此贼，火速颁诏，星夜征豫章郡公还京，方保无事。不然，为贼所危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即命使赍诏征裕还拒卢循。使人领旨，星夜至下邳见裕，呈上诏书。裕读讫，始知卢循入寇，何无忌战死，滔滔大哭，即忙传令，班师还京。

### 刘裕大破卢循兵

却说刘裕回兵至下邳，以船载辎重，自帅精锐步归。知何无忌败死，卷甲兼行，将济江，风急，众咸惧之。诸将请待风息，裕曰：“若天命助国，风当自息，不然覆溺何害！”即命登舟，舟移而风止。四月，至建康，青州刺史诸葛长民、兖州刺史刘藩、并州刺史刘道邻，各将兵入卫。藩，毅之从弟也。卢循兵威大振，将近建康。百官会议奏曰：“贼兵强甚，刘公回来，不如北走避之。”帝问曰：“贼在何处？”大臣曰：“贼在豫章，与京隔五百余里。”帝曰：“贼尚未至，待到避之不迟。”言讫罢朝。

却说刘裕回兵至山阳，大哭镇南将军何无忌，忽闻朝野震骇，帝欲北避之事，裕益大哭无忌，涕零不已，亲自设灵席祭之，又令三军挂孝三日。

癸未，始至京都，入朝觐帝，拜礼毕，帝曰：“太尉北征劳神。”裕曰：“陛下掌政事不易。”帝请刘公平身，裕曰：“近闻卢循领兵已取豫章，将及到此，陛下议论若何？”帝曰：“今文武议欲迁都。”裕听说，复怒曰：“大臣以为京都无人，故此畏避耶！”帝曰：“卿意若何？”裕曰：“主上曾与谁人议论也？”帝曰：“与众议此事，理会未定，故召公回决之。”裕因问群臣曰：“诸君主避者，愿闻其详。”众答曰：“妖贼虎豹也，挟强盛而寇四方，动有百万之师，近得豫章三郡，其势甚大。吾建康可拒贼者，长江也，今贼艨艟巨舰，何止数千，水陆军营，占地千里。况明公北征始还，伤痍未起，旧卫老弱等不万人，安可当之？若依愚计，莫如早避，尚图后复。”裕曰：“此乃迂阔之论也。建康自返正乘舆以来，今历数载，安可一旦而弃于贼也。”帝曰：“若此，将何计拒之？”裕曰：“贼名强盛，实易攻也。”帝曰：“何如易攻？”裕曰：“贼之所统，皆乌合之众，蚁聚之兵，军无纪律，将无远略，民心不附。以陛下雄武，仗先帝之灵，文武之力，臣自以兵保为陛下破之。”言未毕，班部中撞出步骑将军刘毅上表奏曰：“臣请精兵五万先行，破此贼人。”当裕谓毅曰：“今贼新捷锋锐，且莫先动，须严军偕进。”毅曰：“贼众虽盛，不足畏之。”于是毅坚执要行，帝只得委兵五万与行。毅得兵曰：“不杀此贼，誓不回军！”言讫，引兵去了。裕恐有失，亦自整備出师，先即作书，使刘藩前去止之，令其等大军一齐起行。刘藩追至，谓兄毅曰：“刘公恐吾兄孤军去讨，不能取胜，使我来止，待其大军至，偕进。依弟之见，果不可独行。”毅闻之，大怒曰：“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，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。”言讫，投书于地，遂以舟师二万发至姑孰。五月，

壬午，毅兵望桑落洲而行。

却说卢循正坐间，忽听得探马回报刘毅引大兵杀奔豫章而来，诸将士卒皆失色。循知，急召徐道覆入议曰：“今刘毅引五万大兵到来，何以迎之？”道覆曰：“离城一百里外，有一洲，名唤桑落洲。其水路夹洲，洲前十里左有山，名豫山；右有林，名居林；可以埋伏军马。可令秦用引兵一千五百，带船三百，去居林背后水谷埋伏，只看四面火起，便可出击，纵火掩之；林、刘稷各引五百军，预备引火之物于船中，伏于桑落洲居林下两边，相候至初更，晋兵到，便可放火烧船矣。又令王得引兵五千，为前部抵敌，要输不要赢，把兵马与战，佯慌迤退后而走。主公自引一枝军于中救援，听计而行，勿使有失。”计排已定。次日，诸将士各依计而行。

却说刘毅以军到桑落洲，乃拣选一半精兵作前队，其余在后，随粮草而行。是时五月尽，南风徐起，人马趲行而来，见贼兵大叫骂曰：“卢循无义叛贼，你等事他，正如孤魂随鬼也。”王得大笑曰：“你等随刘裕鼠贼也。”刘毅大怒，向前来战王得。二舟相交，战不数合，王得诈败退走，刘毅赶将来，贼军先退，毅军掩去。王得押后抵当，约走十余里，王得回舟又战数合而走。当韦浩撑舟谏曰：“王得诱敌，恐有埋伏。”毅曰：“敌军只如此，虽有十面埋伏，吾何惧哉！”赶到桑落洲，听得一声鼓响，卢循自引一枝军出来接应。刘毅回顾韦浩曰：“此即埋伏之军，吾今晚不到豫章，誓不罢兵！”催军前进。卢循、王得佯拦不住，迤望后便退。天色黄昏，浓云布满，又无月色，狂风忽起，继而大作。刘毅只顾赶前面败军，至戍牌左侧，刘毅在前军望见前头一片叫起，便将战船摆开阵势，问乡导：“这是那里？”乡导回答：“前面是桑落洲，后面是豫口川。”毅传令，交诸将押后，亲自出战船于阵前，与侯兰、韦浩及十数船，两势下摆开。敌军到处，刘毅看了大笑，众将问曰：“将军何故如此哂笑乎？”毅曰：“吾笑刘裕在帝面前夸诸贼强盛，今观他用兵，可见了也。似此等战船为前部，与吾对敌，正如驱羊与虎斗也。吾一时在帝面前夸要活捉诸贼，今必应前言也。不可停住，汝与诸将催趲军马，是夜赶到豫章，吾之愿也。”遂自纵船向前打话：“妖贼将船摆开。”王得当先出马，毅骂走之，兵各自认队伍而去。毅交催促后军上来。诸将赶至窄狭处，见两边都是芦苇兜住船，谓刘毅曰：“南河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林丛杂，恐防火攻。”刘毅省悟而言曰：“汝等之言是也。”却欲回，忽听得背后喊声起，望见一派火光，看随后两边芦苇中又着，四面八方火势齐起，狂风大作，人船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刘毅冒烟突火而走，背后王得拥兵将来。

且说韦浩急奔回，只见火光中一军拦河，当先乃秦用也，军兵大乱，只得夺路而走。刘毅见粮草船一路都着，便偷小路而走，走出林前，慌忙收拾残军上马，弃船而回都去讫。徐道覆请卢循乘胜后追，杀入京都，循从之。

却说刘毅引败残之兵寻夜走回，遇见裕，说为贼用火攻之事，因败回来。裕相视失色，欲还浔阳、进江陵，据二州以抗贼，即至欲出与战，北伐始还，

将士伤痍者未复起，只有战士数千人，贼有十余万，舳舻车千余里，恐寡不敌众，因此犹豫。当监军孟昶、诸葛长民进言曰：“贼人远来，粮食不敷，不如保拥天子过江，且避其锋，待粮尽，然后击之，必然胜也。”刘裕曰：“今兵士虽少，犹足一战，吾计决矣。”时诸将议曰：“如若不避，国可分兵屯守诸津险隘，俾贼不能入也。”裕曰：“贼众我寡，若分其兵，则贼人测我虚实。一处失利，则沮三军之心。不如聚众石头屯扎，则众力不分。”言讫，领诸将引兵移镇石头城。

至乙丑日，探马报卢循引贼兵大至淮口，将近来到。当诸将士皆惧卢循战士十余万，舟车百里，楼船高十二丈。孟昶、诸葛长民务要奉乘舆过江。裕将听，参军王仲德言于裕曰：“明公新建大功，威震六合，妖贼既闻凯还，自当奔溃。若先自逃遁，则势同匹夫。匹夫号令，何以威物！”裕甚悦。昶固请不已，裕曰：“今重镇外倾，强寇内逼，人情危骇，莫有固志。若一旦迁动，便自土崩瓦解，江北亦岂可得至！设令得至，不过延日月耳。今兵士虽少，自足一战。若其克济，则臣主同体。苟厄运必至，我当横尸庙门，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，不能草间求活也。”昶恚甚请死，裕怒曰：“卿且一战，死复何晚！”昶乃抗表曰：“臣赞北伐之计，使狂贼乘间至此，谨引咎以谢天下。”乃仰药而死。孟昶既死，诸民皆惊，将士忧虑。时裕谓将佐曰：“汝等且勿惊，且看其众如何进兵。贼若于新亭直进，其锋不可当，宜回避之；若回泊蔡洲西岸，贼可擒耳。”众未信之。

却说卢循进兵至淮口，徐道覆言曰：“今刘裕北回，兵皆伤痍，不能复战；其有至者，未满万人，不如焚舟从新亭杀进，则裕成擒。”循不从，言曰：“大军未至，孟昶望风自裁，以大势言之，当计日溃乱。今决胜负于一朝，既非必克之道，且多杀伤士卒，不如按兵待之。”道覆曰：“我终为卢公所误，事必无成。使我得为英雄驰驱，天下不足定也！”裕登城见循军引向新亭，顾左右失色；既而回泊蔡洲，乃悦，遂栅石头、淮口，修治越城，筑查浦、药园、廷尉三垒，皆以兵守之。明日，循伏兵南岸，使老弱乘舟向白石，声言悉众自白石步上。是旦，裕闻贼兵至，引诸将登石头城楼上望，望见贼兵从蔡洲而来，裕悦不自胜，谓诸将曰：“此天助吾成功也。”言讫下城，令军人坚守四门，不许出战。又唤诸将至，谓曰：“吾料徐道覆用谋行兵，必然来取查浦，断吾咽喉之路，谁可去守？”参军徐赤特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刘裕曰：“查浦虽小，所系有太山之重。倘查浦有失，吾军定休矣！汝虽有谋，此地又无城郭，又无险要，所守极难。”赤特曰：“吾自幼力学到今，岂不知兵法？量一查浦不能守，要我何用！”刘裕曰：“查浦正北，吾之咽喉，若断，不能有气。查浦一失，吾兵休矣！徐道覆非等闲人，况有秦用为先锋，智勇足备，恐汝不能敌也。”赤特曰：“必不怕，若有所失，斩首无怨。”刘裕曰：“军中无戏言。”赤特曰：“愿立军令状。”刘裕曰：“汝与我文书，我与你四千军，拨沈林子与你相助。汝等小心在意谋守地面，到彼安营了，可画地理图本来。”二人拜辞，领军而行。

## 刘裕罪斩徐赤特

又唤刘毅、诸葛长民至，谓曰：“吾与你引兵从北而拒贼。你为前部先锋，汝宜小心，今番出兵，不比泛常。”言讫，长民领兵前行。刘裕自以兵后应，前来北拒贼兵。

却说参军徐赤特与沈林子引兵到查浦，看了地面，笑曰：“刘公多心，量此山僻之处，贼军如何过去。”就于总路口张侯桥首下寨，令军士伐木为栅，以为久计。徐赤特又自出寨，行见桥侧边有一山，皆不相连，更且树木茂盛，又顶平高可屯军，回寨唤集诸将计议，欲移寨往其山顶去屯扎。当有偏将军沈林子曰：“参军差矣，若屯军于当道，筑起墙垣，虽有百万之兵，不能过也。今若弃其要道，立营于山上，贼兵四面围定，将何以保？”赤特笑曰：“兵法有云：‘凭高视下，势如破竹。’若贼兵来，吾令片甲不回。”沈林子曰：“吾跟刘公出征，但到处必指教之。今视此山，乃绝地也，倘贼兵绝其后汲水之路，及用火攻，我军不战自乱也。”赤特却说：“孙子云：‘置之死地而复生。’刘公尚且请问于我，汝何等之人，敢阻吾意？吾自有见识。”林子曰：“若参军必欲于山上立寨，请分二千人，某自于山西立一小营，为犄角之势，倘兵至，可以救应。”赤特坚决不从。林子欲辞回去，赤特方曰：“汝既不听，与汝二千兵，待吾破了贼兵，到刘公处，你却分不得我的功劳。”言讫，分兵与林子。林子得兵，离山五里下一小营犄之；一面画营地图，星夜使人呈图去禀刘裕讫。

却说卢循使人去探，回报查浦有兵守御，即按兵不动，叹曰：“刘公真乃神人，吾不如也。”徐道覆曰：“何故自堕其志？某料查浦可取。”循怒曰：“汝何故出此言！”道覆曰：“吾探当道无寨栅，军又屯于山上，故知可破。”循笑曰：“若军果然屯于山上，天赐吾成功也。”自引十数骑来看一遭。赤特在上笑交诸将士各各准备曰：“看吾红旗招动，四面皆下。”却说徐道覆到寨，使人打听谁人总兵守查浦。人报曰：“参军徐赤特也。”道覆曰：“庸才耳！刘公虽有大谋，却不识人，此辈为将，可不误事。”唤林子曰：“左右别有军否？”曰：“离五里有沈林子安营。”道覆曰：“汝引一军，当住林子来路；吾差申仁、申得率领诸将，四面围山，后断其汲道。就令军人备硫黄、焰硝、干柴引火之物，放林边堆起，放火焚之，彼军自乱，乘乱取之，可得查浦矣。”当晚调遣已定。

天明，林子领一军先往背后，道覆大队军马一涌而进，喊声起处，四面围住。应有汲水之处，并以精兵围之。命众军将前引火之物，放于林边点着。山上晋兵看时，卢兵漫山塞野，队伍甚是整齐。会风起势刮，渐渐烧入林去。晋兵不敢下山，赤特在山上慌忙将红旗招动，军将你我相推不动。赤特大怒，手杀二将，诸军皆惧，只得努力杀下山来。时见四面火起，众军溃乱，各自逃生，不敢恋战。当又听贼兵军士大叫：“投降者重赏，拒者诛之！”因此

晋兵多有弃戈抛旗投贼者。赤特再退上山，交军守寨门，且待外应。时林子引军来冲，又被林 杀退，走回石头去讫。赤特从早被围至日暮，火烧近寨，山上无水，众军又不曾得食，寨中大乱。赤特把守不住，杀下山西而走，背后林 赶来，赶三十里。赤特来保张侯桥，兵溃少不能当，只得逃回石头去讫。卢循叫徐道覆鸣金收军，进屯丹阳。当道覆与卢循言：“今已得查浦，刘裕必然自来。吾引林 带兵五万埋伏南岸，秦用以大兵与战。主公可以一万兵向白石屯住，多设旌旗为疑兵，使彼疑有埋伏，不敢从此路来，必从南岸至。吾待他兵过半击之，秦用以兵接战，三下夹攻，则裕成擒矣。”卢循从之，令诸将听令，依计而行。计排已定。

却说刘裕自差徐赤特戍查浦之后，心中快快，安放不下。忽报林子有使送地理图至，呈上，刘裕就案上展开看了，拍案大惊曰：“赤特匹夫，坑陷吾军，早晚必有街亭之患也！”急欲差人去替，忽报马至说：“查浦已失，丹阳城皆休。”刘裕曰：“大事去矣！吾之过也！”言讫，即时命诸将士收拾军马，星夜驰还石头城内，坐定，唤林子入，责之曰：“吾令汝与赤特同守查浦，汝何不谏之？”林子曰：“某再三劝而不从，我自领二千兵，离山五里下寨，被贼兵四面围合。某自领兵冲数十余次，死战得出，恐失石头城，急急回守，非吾之不谏也。”刘裕喝退，即唤赤特。特自缚而入，跪于阶下。刘裕曰：“吾累次叮咛说，查浦吾军之本也，领此重任，须要用心，今复如何？汝依林子，不至如此。今败兵失地，皆汝之过也。”叱左右推出斩之。忽监军从外来，正见斩赤特，入见刘裕曰：“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，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，岂不惜乎？”刘裕答曰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以其用法明也。今乃四海分裂兵交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耶！假使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、虞不能以化天下也。”急命斩讫，献头于阶下，令示号各营。将尸首具棺木葬之，抚恤其家。复令人打探贼兵虚实，回报说：“南岸有埋伏，白石张疑兵。”于是裕知贼有所备，乃始命诸将士解甲固守石头，不许动兵。当刘裕斩参军徐赤特，后人有诗为证：

赏罚严明可治兵，赏无仇恨罚无亲。

查浦失守刑当及，军令施行劝后人。

## 东晋卷之八

起自东晋安帝庚戌六年十二月，止于东晋安帝已未元熙元年，首尾共十年事实。

### 道覆以兵寇江陵

却说卢循屯在丹阳城，至七月庚申，谓将士曰：“今刘裕固石头不与我战，其计欲老我师，待我粮尽，退而击之。安可坐中其谋，不如还兵浔阳，别图后计。”言讫，传令起行。当徐道覆进言曰：“今刘裕与我抗而不战者，必有密谋破吾兵也。不如急攻之，使其谋无就，岂可退兵，与其后追也。”循不听。当道覆曰：“既是退兵，可与吾兵二万，去攻江陵荆州，就取其粮草，前来供给三军，不然，粮尽难与争战。”循曰：“可。”于是以兵二万、将数员与道覆去攻江陵荆州去讫。自以兵徐退，以水军舳舻泊西岸屯住。

却说刘裕坐中军间，探马回报说，卢循退兵泊西岸，徐道覆引兵袭江陵荆州。裕得其语，大喜曰：“道覆去远，吾计成矣！”言讫，随唤辅国将军王仲德，谓曰：“你引一千精兵，多张旗帜后追，离数里屯扎，待他退，你后追，他屯住，你亦要屯住，不可与战，使彼心疑，不敢还浔阳，只屯西岸，吾自有计破也。”又唤建威将军孙处至，谓曰：“你可引五千兵，阴从海道去袭番禺，攻其家也。”处欲临行，裕戒之曰：“我这里十二月必破贼寇，卿亦足至番禺，就宜紧攻，先倾其巢窟也，使贼闻知，虑主思归耳。”处领诺，领兵从海道去讫。又唤偏将军王平谓曰：“你星夜领五千兵，抄小路去贼兵之前，砍伐近山树木，结大栅数百浮河上，横塞河路，就准备完讫，屯西边巷内，朝夕擂鼓，使贼疑不敢近归。”又唤监军孟怀玉谓曰：“你可引兵二千，准备船只一千，装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，装上船内，待吾进兵。贼人必来占住西岸，待他泊住西岸，你将船浮河东北，待风起放火，顺下西岸，纵兵击之。”又令诸葛长民谓曰：“你领五千兵，看河内火起为号，引兵进击贼人旱寨，贼走放火焚之。”计排已定，传令已讫，使刘毅监太尉，留府镇守，自以兵登舟南塘屯扎，等待风起。

却说刺史刘道规正坐厅间，忽左右报徐道覆引兵二万，来攻江陵。道规即唤左右副将至，以计附耳低言，说如此如此。诸将士得计，即时准备兵马，依计星夜赴小径埋伏去讫。次日，道规自将兵五千，前来挑战。

却说徐道覆军马至江陵，离城七十里下寨，正坐帐间，忽探马报说荆州刺史刘道规引军马前来挑战。道覆即时传令，便差渠师、韩焰先来出哨，随即全身披挂，骑雪踢乌骓马，伏着双鞭，大驱人马，奔江陵城。在路上正遇道规，与战，战不三合，道规佯败走还。道覆见敌弱，交追五十里之程，隔远望见道规许多人马，杀回奔来。徐道覆交摆开马军，当先锋韩焰来与徐道覆商议道：“正南上一队步军，正不知是何处来的。”道覆道：“休问，只

管冲将去。”韩焰引五千马军飞过前去，又见东南一队军来，却欲分兵，西南上又推起一队，旗竿招，呐喊喧天。韩焰再引军回来，对徐道覆道：“南边两队军，又都是晋军旗号。”道覆道：“这厮出来厮杀，必有计策。”说犹未了，只听得北上一声炮响，徐道覆道：“此必是晋人计策，我和你且把人马分作两处去斗，我去杀北边，你去杀南边。”正分兵之际，只见四路兵又起，道覆心慌之际，四面八方，火炮掀天，金鼓雷鸣，晋兵飞围将来，覆兵皆惧溃乱窜。道覆见有埋伏，急勒转马头，望东北大路杀来，遇着道规交战，战上二十余合，无心恋战，只得拼死尽力杀开血路，直冲过去，望东北而逃。刘道规引大势兵赶数十里不着方还，以牛酒赏犒三军，不在絮烦。是时，徐道覆被刘道规四路埋伏之计，杀得片甲不留，只收得几千残兵，走回还屯溢口。

是年十一月，孙处从海道至番禺，悉令兵登岸，自诈为渠帅韩焰，令兵改为贼兵旗号，诈说卢循攻破建都，着他回接父亲及家属返京，因此直至城下，依计叫开城门，城中无备，直杀入城。

却说卢循父卢嘏正坐府间，报晋兵诈称韩焰诱开城门，杀近府前。嘏大惊，急引家属走后门，逾墙而逃，奔始兴而去。孙处入内，令军士搜捉卢嘏不见，将其女妇尽斩，出榜安抚。百姓惧其残杀，皆闭门不开。次日，于是孙处始令百余骑，赍榜文遍告诸处及三军，如有妄杀一人者，夷其三族，妄取民间一件物者，定按军法。如此军法严明，与民秋毫无犯，次日天明，百姓家家开门，焚香迎接。处又传令告报，但有原任官吏，依旧录用；及在边将士家，亦照旧给俸不缺。由是番禺百姓尽感其德，倾心归命于处。处乃屯镇其城，犒赏三军。

### 刘裕火攻破卢循

十二月己卯，忽东风起，刘裕急唤诸将入内问：“前日令安排准备埋伏物件如何？”诸将答曰：“齐备。”裕曰：“既齐，今日各各依计进兵，不可迟延。”言讫，拔寨起行，依计杀奔前来。卢循正在水寨与诸将说：“前面有埋伏，后面有追兵，如何可还浔阳？”正议间，闻晋兵杀来，急令水军头目，引兵从方江而下，占西岸。诸兵得令，各以船泊西岸。忽报上流有数千小船至，言未尽，其船将近水寨，只隔一里水面。忽然间，其船一齐发火，火趁风威，风趁火势，船如箭发，烟焰涨天，一千只火船撞入水寨，所撞之处尽皆钉住，隔江炮响，四下火船齐到。但见方江面上火逐风飞，一派通红，漫天彻地。卢循回观岸上营寨，几处火起。却说孟怀玉将船放火，顺流贼寨，自跳在小船中，背后数人驾舟百余，冒烟突火来杀卢循。循见势急，欲巴上岸口，时张放驾一小舟来，乃扶循下得船时，那只大船已自着了。张放遂呼

---

嘏(g, 音古)。

集数百只船，万余人，保护着卢循在小船中，飞奔岸口。当刘裕望见穿绛红袍者，下船引众船走，料是卢循，即出脚踏在船头，手执利刀，厉声叫曰：“妖贼休走，刘裕在此等你多时。”循乃连声呼众船，回与裕战，战不十合，裕乃大败而退。卢循引兵赶来，将次赶上，被张放拈弓搭箭，觑得刘裕较近，一箭射去。裕在火光中，那里听得弓弦响，正中肩窝，翻身下水，当得偏将急救，方存活命。其时满河火滚，因风水之势，在中流蹙之，天下大雨，雷声大震，刘裕仍躬提幡鼓。水热为汤，流入龙宫，龙王大惊，急问水族：“何如水热如汤？”当水族对说：“妖贼谋叛，刘裕以火攻焚其舟，因此水烧如汤。目今刘裕反败与贼。”龙王谓水族曰：“刘裕当兴宋祚，你可引众水族，以万钧神弩阴矢射妖贼助他一阵。”于是水族依令，以神弩来阴助刘裕，暗射妖贼。妖贼当者，无不即死，贼众方溃。刘裕见自军中忽然有万钧神弩所发矢贼，疑必天助，遂命众兵并力击攻，所向莫不摧陷，杀得贼人大败，走下流去，又被木栅拦住。循令偏将拒住伏兵，自挥兵尽力，拆毁木栅，乃得退，走还浔阳。裕以兵紧随后追，循见晋兵追来至急，复走至豫章，令军人悉力为栅，在左里拒之。其时刘裕同部将景申引大军，将次来到左里，正与贼对阵，交锋之际，裕忙持号幡麾兵去战，忽麾竿折，幡沉于水内，众将咸惧，以为不祥，且请退兵，明且交战。当裕冷笑谓众将曰：“昔覆舟之战，亦如此曾赢，今胜必矣！诸将休疑，火速与战。”令讫，众将因此锐气百倍，悉力攻其栅，俄而栅拆晋兵杀入栅来。卢循见晋兵乱入，莫能当抵，唬得心胆俱裂，鼠窜狼奔，引腹心左右撑单舸逃回番禺去讫。因此诸兵无主，俱各乱溃。裕见循走去远，又传令诸将曰：“归师勿掩，穷寇勿追，宜即收兵。”乃自大叫曰：“卢兵肯降者免戮，不顺者尽诛！”言未尽，贼兵皆弃戈卸甲，撑船来降。裕大喜，即传令鸣金收军，师旋屯于豫章，安抚百姓。忽报晋帝遣侍中黄门薛仁以牛酒财帛，前来劳师。裕闻知，即出案接待同坐，以财帛牛酒，分赐诸将士，给赏三军讫。

辛亥，七年（秦弘始十三年、魏永兴三年），春正月，南凉王檀又欲伐北凉，护军孟恺谏曰：“蒙逊新并姑臧，凶势方盛，不可攻也。”檀不听，发兵五万，分五路俱进，兵至番禾、苕，掠五千余户而还。将军屈右曰：“今既获利，宜倍道旋师，早度险厄。蒙逊若轻军猝至，大敌外逼，徙户内叛，此危亡之道也。”又不听。俄而昏雾风雨，蒙逊兵大至，檀大败而走，不敢还城。蒙逊以兵进围乐都，复取其子染干为质，蒙逊始引兵而还。

檀势穷，只得以其子质降。

二月，刘裕收军振旅而还，诣京。次日，入朝拜见晋帝，奏说破卢循之功。帝大喜，改封裕为大将军，领扬州牧事。裕受职，谢恩而退。

### 卢循败回取番禺

却说卢循败后，寻夜走回番禺，至始兴，始知孙处先攻破番禺，及父引

家属逃在始兴，心中大惊，即领诸将佐入城见父，哭说败兵之事，及问番禺如何失守被贼所陷。父赧说：“孙处诈称渠帅韩焰，道你攻破建业，令他前来接家属。因此诸隘守将信之，不提防他，直至城下，叫开城门，杀守城军吏。比及知时，措手不及，我只得领家属从后门杀出，奔此安身，等你回来商议。目今孙处孤军守番禺，民众不附，甚是易攻，不如收残兵，再复其城，方可聚兵前去报仇也。”循曰：“既如此，可速进兵。”于是循即出，领诸将残兵，连更带夜，杀奔番禺，直至城下屯营。

却说孙处正坐府堂，忽探马来报说，卢循败回，引残兵来取番禺，目今兵屯城下。处闻知其事，急唤部将至，从耳边道计如此如此。诸将得计出，便传令众军五鼓造饭，天明大小三军人马尽皆出城；城上要虚插旌旗，遥张声势；军分三门而出，只留陈矫部一千兵守城。传令讫，诸军皆遵而行。

至次日，却说卢循自陈兵于番禺城外围住，当日晋兵分三路门而出。循见，即自上将台看时，见城上女墙边，尽是虚棚旌旗，无人守护，又见军士腰下各束包袱。卢循心暗忖，晋兵必是先准备走路，遂下将台传令云：“令两军分为左右翼，如前后得胜，尽力追赶，直待鸣金，方许退步。就叫韩焰领住后军，吾亲自取城。”当日对阵，鼓声大震，孙处出马，在阵前搦战。循自至门旗下挥鞭指点：“谁人向前？”一将应声出马，乃韩焰也，与孙处交锋，战到二十余合，处败走。孙仁拍马而出，大呼姓名，搦卢循战。循不出，使周恭出马，与仁战十余合，仁又败，阵势乱，后军先退，孙仁、孙处弟兄两个押后。卢循指两翼军冲出，晋兵佯为大败而走。卢循自率大军追赶，到番禺城下，晋军皆不入城，皆望西北而走，韩焰、周恭引前部尽赶。卢循见番禺城门大开，城上又无军马，指点中军抢城，数十骑当先而进。卢循在背后加鞭纵马，直入到瓮城道边。城上敌楼上陈矫张见卢循亲自先入，暗暗喝采道：“孙将军妙算。”言讫，打一声梆子响处，两边弓弩齐发，箭如雨下，争先入门的，都跌落陷马坑去。卢循急勒马回，一弩箭正射中右臂，循翻身落马，晋兵从门内杀出，径来奔卢循，循却得众军拼死命救出城中去了。军士突出，贼兵自杀践踏，落堑填坑者无数。循急令鸣金收军，孙处引三路兵杀得贼兵弃戈大败而走，走一百余里，方且屯住，收余兵南走交州去讫。孙处亦追百里，方归番禺屯扎。

却说徐道覆被刘道规杀败，走屯湓口，数月闻循败走始兴，乃引众亦来始兴见卢循，卢循已去番禺，因此只在始兴屯住而已。

却说兖州内史刘藩闻徐道覆处始兴，乃与偏将孟怀玉部兵一万，来取始兴，兵至，离城一百里下寨。至次日，召孟怀玉诸将至，密授与计。诸将依计。各自出寨，准备而行。行不十数里，徐道覆探知其来，亦引兵至，正相遇着，两下各自排阵。阵势始完了，徐道覆出马，横担大刀，厉声高叫：“败国之贼，焉敢侵吾境界！”对阵中一簇黄旗出，旗帜分开，一辆四门车，车中端坐一人，头戴银盔，身披金甲，手执羽扇，用扇招道覆曰：“吾乃兖州内史刘藩也，曾破燕王百万之众，被吾聊施小计，克复燕京。今来招安汝等，

何故不早来降？”徐道覆大笑曰：“广固麀兵，乃刘裕之谋也，于汝何事？今来诳吾？”言罢，轮刀径杀过来。刘藩交作急回车，望阵中走，阵门后闭。道覆径冲过来，阵势忽分两下而走。道覆遥望中央一簇黄旗，料是刘藩，只望黄旗而赶。抹过山脚，黄旗扎住，忽地分开，中央不见四门车，一员将挺矛跃马，直取道覆，大呼曰：“吾乃燕人孟怀玉，贼将休走！”道覆轮大刀来迎，战不数合，气力不加，拨回马走。怀玉从后赶来，喊声大举，两下兵复合。道覆冲出，前面一军截住去路。道覆措手不及，惊慌落马被擒。当怀玉拿来寨中见刘藩，藩坐在帐上，见推覆至，喝令推出斩讫，将首级号令军门。领兵入城，写榜安民，拨兵守御，自引诸将复回兖州镇守。

史说，晋自中兴以来，朝纲弛紊，权门兼并，百姓流离，不得保其产业，桓玄颇欲厘改，竟不能行。既而刘裕作辅，大示轨则，豪强肃然，远近禁止，由是黎庶仅得绥静。

### 慧度计迎斩卢循

却说交州刺史杜慧度闻知卢循失番禺，引兵来迎，心生一计，传令部将宋喜以五百人，各带刀斧，埋伏城外飞云寺内，听击盏为号，进斩卢循。宋喜得令，依计前去埋伏讫。又令偏将李本引三千兵，去寺后山谷埋伏，听炮为号，接应杀贼。李本得令，亦去埋伏了。慧度自领一百余人，牵羊酒前来一百里外，诈降迎接卢循。卢循见探马说，交州刺史杜慧度以羊酒前来降接，循唤到马前，恐其是计，不敢下马，见慧度拜伏在地，十分殷勤，方急下马相见。慧度言曰：“大王名镇天下，与百姓除残，谁不仰慕，今罹小难，后必大兴。杜某遭刘裕执权，久此不迁，吾意欲叛，恨无盟主。今得大王车驾来临，聚义必成。”循亦曰：“将军肯相辅佐，取得晋朝天下与公平分，子孙同荣。”言讫，慧度呈上羊酒礼物，循虚推受讫。二人并马而行，行了一日，来到飞云寺前，慧度下马请曰：“今日已晚，到城还有三十余里，权在飞云寺中安歇，来日进城。”循曰：“可。”于是循令众将兵屯寺外，自领亲属一百余人入寺中安下。循到寺内，众僧百余人鸣钟击鼓出来接迎，入方丈室坐定，僧众磕头出外，慧度令他安排筵席入来。慧度亲自把盏，下礼陪劝，劝得卢循父子数人大醉，慧度击破玉盏，须臾宋喜引群刀斧手五百人抢入方丈室，将卢循卢嘏父子，家属一百余尽斩取首级已了，就内放起炮来。寺后李本引伏兵杀出寺前，贼兵困睡，那里得知，却被伏兵将贼兵一千余人，尽皆坑之，不留一个。慧度至日平明，方鸣金收军，回入交州，以牛酒赏赐军士。令人将卢循及家属首级一百余送来建康，进与晋帝请功。却说晋帝设朝，文武班齐，近臣奏道：“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父子并家属一百余口，将首级遣人送来请功。今使臣在五门之外，未敢擅进。”帝闻奏，命使臣回

---

罹（lí，音离）——遭受（灾祸）。

去，将循父子首级号令四门，旨出号令讫。

忽荆州刺史刘道规使舍人上表称疾，求归致仕，帝披览毕，以表示问群臣，群臣上言曰：“窃见刘道规为吏清正，德及于民，远近莫不瞻仰，今虽微疾，不可放其归里。”帝听之，不从其请。初，刘毅在京口，贫困，与知识射于东堂。司徒长史庾悦命仆挑酒馔，与朋友后至，夺其处乘凉而饮，众皆避之。毅独不去，见悦厨馔甚盛，不以及毅，毅从悦求子鹅炙，悦又不与。至是悦为江州刺史，毅怀前仇，因求兼督江州，诏许之，毅即奏：“江州内地，以治民为职，不当置军府耗民力，宜罢军府，移镇豫章。惟浔阳接蛮，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。”于是解悦都督，徙悦镇豫章，而以亲将赵恢守浔阳。悦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，符摄严峻，悦至豫章，忿惧而卒。

### 刘毅出刺于荆州

壬子，八年（秦弘始十四年，魏永兴四年，西秦王乞伏炽磐永康元年，北凉玄始元年），四月，荆州刺史刘道规以疾再三求归，帝始诏以刘毅代之。道规在州累年，秋毫无犯，及归，府库帷幕，俨然若旧。随身甲士二人，迁席于舟中而还。毅刚愎，自谓功与裕同，虽权事推裕，而心不服，常快快不得志。裕每柔而顺之。因过京口，归家祭祖辞墓，欲往荆州赴任。时刘裕闻毅回家辞墓，欲命驾去京口访谒刘毅，鄱阳太守胡藩曰：“窃见刘毅阴蓄壮士，明结时雄，久必谋主。依臣之见，不如早除之，以免后患。”裕曰：“刘毅虽勇，却无远略，我将为次耳。”藩曰：“明公谓刘卫军终能为公下乎？”裕曰：“卿谓何如？”藩曰：“夫豁达大度，功高天下，连百万之众，允天人之望，刘毅固以此服明公。至于涉猎记传，一谈一咏，自许以雄豪，加以夸伐，绅白面之士，辐辏而归，此刘毅不肯为公下也。”裕曰：“吾与刘毅俱有克复大功，其过未彰，岂可自相图。”遂不听，亦还去京口见刘毅，相款数日而回京。刘毅亦辞墓后径去荆州赴任。

却说刘敬宣字万寿，彭城人也。于义熙三年，奉诏伐蜀，军至广武，食尽而退。有司奏免官，刘裕保复原职。时敬宣闻知朝廷以刘毅为荆州刺史，诚恐有变，不利于明公。”刘裕亦疑之，与毅素不睦，及闻此语，因问刘穆之曰：“万寿谓荆州权大，刘毅素与吾不睦，不可使去镇，此事如何？”穆之曰：“刘毅乃公等辈，况今诏旨已出，明公不可以私憾而伤至公也，任之无妨。”因是不改其任。时敬宣又谓刘裕曰：“平生之旧，岂可孤信。光武悔之于庞萌，曹公失之于孟卓，明公亦宜慎之也。”裕曰：“既如此，以卿为南蛮校

---

知识——知交。

符摄——符出公文。

辐辏（wù，音湊）——形容人或物聚集的样子。

尉，去戍襄阳，刘毅若有异，卿宜速报将来。”敬宣曰：“然。”领之。于是刘裕以敬宣为南蛮校尉，去戍襄阳。敬宣领职，离建康先至荆州，参见刘毅。刘毅曰：“吾欲兴五霸之功，欲屈卿为长史，南蛮岂有见辅意乎。”敬宣虚对曰：“若有驱驰，不敢辞命。”言讫，拜辞刘毅，出戍襄阳。使人以是言驰报刘裕，刘裕大惊曰：“刘毅果有谋意。”遂赏使人回去，一面预防毅乱。

却说乞伏公府谋叛，帅兵弑西秦王乾归，及其子十余人，走保大夏。乾归之子炽磐闻知，遣其弟昙达以兵讨之。秦人多劝秦王兴乘乱取炽磐，兴曰：“伐人丧，非礼也。”勿听。夏王勃勃欲攻之，王买德曰：“炽磐吾之邻国，今遭丧乱，吾不能恤，而又伐之，匹夫且犹耻为，况万乘乎。”勃勃乃止。七月，昙达击败公府，追获而斩之。八月，炽磐始自立为河南王，帅众兵都于抱罕。

### 刘毅据荆州谋反

初，刘毅既有雄才大志，与刘裕俱兴复晋室，自谓京城、广陵，功足相抗，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也。比先入朝，厚自矜许，朝士素望者并多归之。因与尚书仆射谢混、丹阳尹郗僧施深相结纳。及镇江陵，旧府多割以自随。会迁荆州刺史，意欲谋反，与诸将议，忽部将田岂上言曰：“天下之贵，不易得之，务宜静守，以待天时。目今刘裕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出师征伐，兵出有名，各以兵助，所以长胜；将军发兵入朝，谁肯相应？为今之计，不如待刘裕远伐，乘虚入建康，执天子作诏，书其罪以兵讨之，权归于将军。将军不从此计，祸族必至矣！”毅未及对，忽偏将王昱赞曰：“将军兴天下之计，田岂出不利之语，罪不容诛。”毅欲将岂斩，当众官告免，遂枷扭送狱，恨曰：“吾若破得刘裕，明正汝罪。”言讫，欲起兵。王昱进曰：“不可便起兵。丹阳尹郗僧施与将军旧交，将军可作表奏帝，荐其为南蛮校尉，帝必以兵付郗僧施，然后以书与僧施，令其内应。将军诈病，使令弟刘藩以书亲去托尚书仆射谢混，表奏刘藩为兖州刺史，说公疾甚，以为副贰，侍其受职，领兖州之兵前来，方可兴兵杀入建康，则刘裕可擒，大功成矣。”毅曰：“然。”于是登时作书，遣使去见谢混，荐僧施为南蛮校尉；及使弟刘藩自去托尚书仆射谢混，代表奏求兖州刺史。二人皆受计而行，去讫。

却说刘裕大会文武于讲武堂，而对众文武曰：“孤本庸才，始举孝廉，不思微名于世耳。后罹天下大乱，是以手疾隐居京口里，乃筑一草舍于京东四十里，欲秋夏读书，春冬射猎，为终天年之计，俟天下清平，方出仕耳。然不能如意，由妖贼谋反朝廷，征孤为参军，幸破妖贼。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图死后得题墓道，曰‘晋故征东将军刘侯之墓’，使不辱于祖宗，

---

副贰——长官的辅佐。

此平生之愿足矣。遭桓玄之难，始与诸军兴举议兵，诛桓玄，取蜀灭秦。又讨击燕超，摧破卢循，斩其父子，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今意望已太过矣！然国家无孤一人，正不知江南分裂几王矣！有一等愚人，见孤任重权高，妄相忖度，言孤有篡位之心，此言大乱道也。每欲委兵权归国，叹无人可领此职也！孤若一旦求清素之名，必遗祸于国家矣。孤尝想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矣。此言岂敢遗忘也，耿耿在心耳，孤安有篡国之心哉！百官文武必能知吾心也。”众皆起拜曰：“虽周公、伊尹，不及明公之心耳。”裕连饮十数杯，不觉沉醉，忽人报曰：“刘毅沾疾，使刘藩表奏郗僧施为南蛮校尉，以弟刘藩为兖州刺史，令其报来副贰荆州也，有使人送书与国公。”裕闻知，手脚慌乱，心中惧战，言曰：“孤误耳！”参军王镇恶曰：“主公在万军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际，未尝心动；今闻刘毅在荆州疾甚，表弟为兖州刺史，何失惊耶？”裕曰：“刘毅与吾同起，亦人中杰也，平生未尝得水，今错授荆州也，是困龙入于大海。今使弟求兖州刺史，及荐郗僧施为南蛮校尉，其意欲以二人授吾兵前去谋反，孤安得不动心哉！”镇恶曰：“国公神见万里，吾虑亦如此也。为今之计，当如之何？”裕曰：“吾令人以书伪许，只说天子病重，数月不出设朝，待病稍可，奏请定成，使彼不变。然后可领五千兵，称说谢混与刘藩在京谋反，尽皆族之。吾点兵选日，连夜以龙骧将军蒯恩以兵去讨跋扈。”言讫，遣使持书去与刘毅。刘毅得裕书，见说许二人之职，只待晋帝病瘥。毅心暗喜，赏使人回京去讫。

却说王镇恶以兵五千，来杀谢混及刘藩。当谢混与刘藩正在堂上饮酒，不知备走，被王镇恶收斩首级，号令示众，称其谋反之由，引兵复回，来见刘裕，回报收斩讫。裕曰：“二贼已死，宜急讨刘毅，奈吾军需未备，难以就行。”时王镇恶曰：“明公若有事，请给二百舸与某，同龙骧将军蒯恩先行擒毅，以待公至。”裕从之，以二百舸与镇恶、蒯恩二人，各授兵五千，与其先行。当刘裕以诸葛长民监留府事，疑其难独任，又与穆之曰：“长民不善，卿宜预之。”言讫，领众即行。

### 镇恶百舸执刘毅

时蒯恩以兵五千先发而去，镇恶领百舸，命诸军上船，传令抄小河昼夜兼行，至江陵，止隔五十余里屯住。蒯恩军亦至，镇恶自思一计，谓蒯恩曰：“君以三军尽换兖州刺史刘藩旗号，诈声刘兖州还，去诱城门。彼若问刘兖州何在，汝即应道在后军。吾后接应，同抢入城。”蒯恩依计去讫。镇恶亦舍船以兵步上，每舸留三五人，往岸上竖旗按鼓，余者皆随镇恶入城。镇恶临行，谓守船人曰：“汝计料我将至城，便长驱严令诸军扬声大喊曰：‘大军速行！’然后可分一军去烧江津战船，使其不能走行，鼓噪徐进。”镇恶计策安排已定，领步军即行。

却说蒯恩打刘兖州旗号，来至江陵，百姓皆信实是刘藩，安然不疑。将到城下，逢刘毅要将朱显之守门，远远望见队伍兼进，乃披挂驰前，喝问曰：“何处官军擅至，不通飞报？”恩军答曰：“乃兖州刘藩领职回来，要见刘公。”显之曰：“刘藩何在，如何不见？”恩军又答云：“在后军。”显之又驰来后军，不见刘藩，又望见江津自己船舰被烧，火焰冲天而起；又听见江中战船无数，鼓噪甚盛而来，大喊：“大军速进！”显之知不是刘藩，便跃马入城，报知刘毅。刘毅大惊，急传令闭四城门，蒯恩军已入小城了。时王镇恶步军亦驰至杀进，便因风放火，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城楼。刘毅以兵拒守城门。镇恶计使人以诏及赦书并刘裕手书凡三函，使人入城示毅，招毅兵权早脱，即赦其罪，如违擒诛不恕。使人持诏、赦书与刘毅，毅皆不受，投火烧之。时城内亦未料刘裕自来，俱各固守。镇恶领短兵出战，令军人高叫曰：“太尉刘裕奉朝廷旨，亲提大军三十万，战船五千只，在后而来。汝等诸将何如抗拒朝廷，自取灭门？”于是毅军将士人情离懈各自逃溃。刘毅知必不守，乃单马帅左右，走出大城东门而去。镇恶见毅兵溃去，身先登城，将士一涌而上，得入大城。镇恶身披五箭，犹前手执，驰战开门。毅自思孤不敌众，恐被裕杀，乃以众走。镇恶方始鸣金收军，收毅党恶，尽皆诛之。是时，毅见城中兵散，毅帅左右突走，夜投佛寺安歇，僧拒之，势穷惧获，自缢而死。寺僧将其尸首送与镇恶。

十一月朔，王镇恶平江陵二十日，刘裕大军始至。镇恶引众将士来迎刘裕入城，将刘毅首级呈上，诸将入江陵，晓谕诸军，安抚百姓，令人收毅尸首葬之。刘裕亲往其墓吊祭，再拜而哭，哀恸过礼，顾谓诸将曰：“吾想昔日刘毅共起义兵，诛桓玄，复晋室，同讨燕超，共破卢循，其功亦高。谁料今日谋反自取死耶！是故使吾恸心而流涕也。”言讫，诸将亦潜然出涕，流泪不已。令人赐金帛粮斛，以安刘毅之妻，使其回京口去讫。

史说，刘毅刚猛沉断，而专肆狠愎，与刘裕不相推服。每览史籍，至蔣相如屈降于廉颇，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。尝云：“恨不遇刘、项，与之争中原。”裕初征卢循凯归，晋帝大宴群臣于西池，有诏文武赋诗。毅上云：“六国多雄士，正始出风流。”毅自知武功不竞，故示文雅有余也。后于东府与众聚樗蒲大掷，一判应至数百万，余人并黑犊以还，唯刘毅及刘裕在后。毅次掷得雉，大喜，褰衣坐床，叫谓同坐曰：“非不能卢，不事此耳。”刘裕恶之，因五木久之，曰：“老兄试为卿答。”而四子俱黑，一子将跃未定，裕厉声喝之，即成卢焉。毅一见意殊不快，面如铁黑。

## 刘裕封函取成都

---

黑犊——樗蒲搏采名。

褰（qiān，音千）——把衣服提起来。

却说西蜀谯纵占据益州，屡为边患，刘裕既平江陵，意欲讨之，因问诸将曰：“吾欲征讨西蜀谯纵，谁可为将，代吾伐之？”时王镇恶上言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可以讨之。”裕曰：“谁人可为大将？”镇恶曰：“有一人姓朱名龄石，字伯儿，沛郡人也。少好武，不事行检，曾与明公举义同讨桓玄而克京城，以功现封为西阳太守。此人有武干之才，谋略之策，若欲伐蜀，以此人为将，可擒谯纵矣。”裕从之，召龄石入内，问曰：“吾先伐蜀，以刘敬宣屡出无功。今王镇恶举卿有文武之才，吾欲用卿为元帅，去讨谯纵，卿敢当此职否？”龄石曰：“重蒙拔擢，幸至西守，常思报效未及。今有西役，何敢辞命，愿授明公神策去征。”裕曰：“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。贼今闻卿兵至，以为卿应从外水往，面料卿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，必然重兵守涪城，以备内道。若向黄虎，正堕其计。今卿以大众宜从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内水，此制敌之奇也。此计且莫漏泄，一泄恐有变备。”裕因书计封函，盛在锦囊内，付与龄石收之，谓曰：“卿若至白帝城，可开视之，依计而行。”言讫，裕以猛将十员、兵十五万授与龄石，龄石帅众即行去讫。檀道济等言于裕曰：“龄石英名尚轻，非为谯纵之敌，益州定不能克，何不别选名将去也。”刘裕曰：“昔吴陆逊，今晋谢玄，未尝经过军事，而能破敌百万之众，何况龄石屡执战兵耶。”因是裕勿听，众不敢言。

却说朱龄石领水军舟舰起行，来至白帝城，乃开刘裕所授锦囊，取出封函，拆而视之，见计毕，传令众军，悉从外水取成都，又唤臧熹、朱牧曰：“汝二人以一军取广汉。”二人领兵二万去讫。又唤弟超石曰：“你以羸弱五千，乘高舰五十只以作疑兵，由内水去攻黄虎。”超石亦领舟舰去讫。龄石自帅大众，望外水进攻成都。

却说谯纵使人来荆州，探知刘裕以朱龄石为元帅，发兵前来伐蜀，即日召集诸将，谓大将军谯道福曰：“今刘裕使朱龄石以兵来攻西蜀，吾料龄石之谋，必谓刘敬宣往年以兵未尝出黄虎，无功而退，今番彼必以大众由内水向黄虎而进。公可以重兵戍涪城，以备内水。”道福领命，帅众去讫。纵又唤秦州刺史侯晖、仆射樵诜帅兵一万五千，去屯平模，夹水为城，以拒晋兵。计排已定了，各各引兵起行去讫。

### 长民用计害刘裕

癸丑，九年（秦弘始十五年，魏永兴五年，夏凤翔元年），晋帝遣使至，进裕为太傅、扬州牧。裕大喜受诏，赏使先回。

却说诸葛长民贪淫横暴，无所不为，闻刘毅伏诛，长民乃集所亲，谓曰：“昔年醢彭越，今年杀韩信，祸其至矣！”众问其故，长民曰：“今刘裕只可同患难，不可共太平。昔时吾与刘毅戮力兴复晋室，征伐天下，出万死得一生，今日仅定而诛刘也。刘毅既诛，我必不生。吾今日故召汝诸亲，共议何计可以杀刘裕也。”诸亲曰：“吾等无权，难举此事。”当弟黎民曰：“若

杀此贼，要结朝内有权者十人，方可下手。”长民曰：“其计甚善，汝等且退。”于是众人各散。次日，谒问穆之曰：“人言太尉与我不平，何以至此？”穆之曰：“刘公今既远征，以老母稚子委节下，若一毫不尽，岂容如此？”长民意乃少安而回。弟黎民说长民，因裕未还图之。长民犹豫未发，既而叹曰：“贫贱常思富贵，富贵必覆危机。今日欲为丹徒布衣，岂可得耶！”因遣人遗冀州刺史刘敬宣书，敬宣读曰：

盘龙专擅，自取夷灭，异端将尽，世路方夷，富贵之事，相与共之。敬宣即使人报曰：“下官常惧福过灾生，方思避盈居损，富贵之道，非所敢当。”使回书去了，以书呈裕。裕曰：“阿寿故为不负我也。”穆之忧长民为变，问参军何承天，承天曰：“刘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，甚脱尔。今还宜加慎重。”穆之曰：“非君不闻此言。”至是，使人以书见裕。裕见长民与敬宣之书，及又得穆之书，乃大惊，自江陵东还。

却说长民自此每日涕泪交流，寝食皆废，行坐不安，恐遭裕诛，心中忧闷。忽一日，入书舍，思杀刘裕之计，猛然思曰：“可以书结连西秦姚兴，令他引兵外进，吾于内应，可杀此贼也。”思讫，取纸写下其书，放于几上，不觉困倦，伏几而卧。未及半晌，忽侍中郎王用相至，相素与长民极厚，径入书院，见长民睡着，袖底下压着书，微露字，相轻轻取视之，藏于袖中，遂大叫：“好睡得着！”长民惊觉，不见其书，魂不附体。相曰：“汝寻何物？”长民无可答之。用相曰：“汝欲谋叛刘公，吾当出首。”长民泣拜曰：“君若如此，吾室宗族并皆休矣！”用相曰：“吾亦恨此贼久矣，安敢负兄。吾欲助兄一臂之力，共杀国贼。”长民曰：“兄有此心，吾之大幸。”相曰：“可结连十人，同立义状，各舍三族于本，以杀此贼。”长民于是取白绢一幅，先书名字，即书之。相曰：“将军吴兰与我结义为知交，吾必令同力灭贼。”长民曰：“满朝中大臣，惟有长水校尉程辑、议郎黄顾是吾心腹之人，必能顺我。”

正商议间，家僮入报程辑、黄顾相探。长民曰：“此天助也。”令相只在屏风后权避。长民出接，入书院坐定，茶毕，辑曰：“诛刘毅，君怀恨乎？”长民曰：“虽有怨恨，无可奈何！”黄顾曰：“若有人助吾，誓杀此贼！”程辑曰：“与国家除害，死亦无怨。”王用相从屏风后出曰：“汝肯，诸葛公便是见人。”辑怒曰：“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。吾等就死，不似汝贼之亲党也。”长民叹曰：“吾等正为此事，欲见二公，今天所赐，愿必酬矣。”遂出议状，令观之。二公下泪，即请书名。相曰：“只此少待，吾请吴兰相见。”去不多时，二人并至，相说知共诛刘裕事，兰欣然书名。长民于后堂排宴，款待四人。四人各歃血为盟，计议待刘裕回京，埋伏精兵一千于新亭谷内，待至亭以酒馔到亭内接程，待醉，唤其兵围杀之。策排已定，众人各散。

却说长民心中暗喜，忽然步入后堂，见家奴秦庆与侍妾兰英在暗处私语。长民大怒，唤左右拿下，欲斩之，夫人劝免其死罪，各决脊杖四十，将庆童锁于冷房。庆童恨长民，夤夜扭开铁索，逾垣而走，径来江陵入府中，告知有密事来报。裕急唤入问之，庆童曰：“诸葛长民谋乱，结聚十人立义状，王用相等曰：‘待公回京，伏敢死士千人，于新亭杀你。’吾劝他，反被痛打。”裕闻说，赏庆童酒食，即聚诸将，谓王镇恶曰：“诸葛长民谋反，今他家童来此报我。吾先使使赍文书回京，说知我有急事回朝，彼必来迎。你领诸将从陆路而进，至新亭见诸葛长民及文武公卿，只说我在后来，延哄他在那里。我今日讨舟，密从故道先还入东府，执住兵符，与骁将丁 引五百人密驰归城，把反臣擒下。”王镇恶得计，引众随行，使人先持书去讫。裕乃与骁将丁 讨船，引五百壮兵，从水路连夜驰行，来至京城离十里水程安住，令人先去探着长民公卿出迎不曾，使人去讫。

### 刘裕东府斩长民

却说诸葛长民闻知刘裕有文书前来说回京，即时聚王用相、吴兰等众集议，依计令部将引兵埋伏去讫。自排酒馔引公卿百官来新亭奉候，频日不见其来，又等至次日，忽见尘头起处，一簇轿马约一千人飞奔前来，至近，长民心道必是刘裕到亭，视之，是参军王镇恶。长民亦与相见，便问刘公来到不曾。王镇恶答曰：“他在后，与我隔二日之程。”言讫，辞了长民，引众直行至京城之下屯住。长民信镇恶之言，与公卿只在新亭等接。

却说刘裕探知长民出迎新亭，连夜驰入东府，坐住，点鼓聚集官吏，晓谕长民反，因乃收其兵印，密嘱丁 之计如此如此。丁 得计，依计而行。即出，令人出叫参军王镇恶引众入城，屯列府前。又令人前至新亭，报说刘公从水路还，叫公卿回来议事。使人得令，将此言即去报知长民及公卿以下。公卿闻说大惊，与众急还到府门，入府内不见刘裕，只见丁 自幔出，坐于上。长民大怒，进前叱曰：“汝等小人，何此无礼！”言未尽，被丁 推倒，拔所佩剑斩之，人首落地。众皆大惊，欲来奔丁 ，时刘裕急出府堂坐定，大喝：“不得无礼！长民谋乱，故令丁 杀之。”言讫，众各向前施礼，下拜于地。裕令交众官且散，只留下王用相、吴兰、黄顾、程辑四人夜宴。四人魂不附体，皆立阶下，余公卿以下皆散。当问四人曰：“你四人整日到诸葛长民家商议，不知何事？”相曰：“无非只是人情礼乐而已。”裕曰：“然中写者何事？”相等皆讳无其事。裕交换出庆童对证，相曰：“汝于何处见来？”庆童曰：“你回避了我众人，和五人一处书字，如何赖得。”相曰：“此贼与长民侍妾通奸，诬陷主人，今又陷我，不可听也。”裕曰：“现有证见，何而陷也？”言毕，喝令左右将四人去斩号令。

言未了，武士即将四人梟首号令，回来报知。裕只唤参军王镇恶、龙骧将军蒯恩等一班人皆入，裕出义状示之。王镇恶曰：“明公今日何如？”裕曰：“据此情形，吾欲废其君而吊其民，择有德者而立之。”镇恶曰：“不可。明公威服四海，号令天下，盖有晋家苗裔故也。征讨有名，赏罚有制，军民相安，所以长胜，不如存之，俾往古来今以绝议论也。”裕曰：“既不可，吾欲将长民一家老小诛之，必欲得其书，罪恶以示于众。”镇恶曰：“丞相之意如何？”裕曰：“不诬之以反谋，岂能族诛乎！”镇恶曰：“事已至此，释之恐难。”裕意遂决，连夜尽收长民尸首，弟黎民付廷尉讞罪明白，及拿王用相等五家老小入官，明正反逆之众。次日，押赴各门处斩，良贱死者五百余口，内外官民无不嗟叹。其时裕得丁 骁勇，而诛长民，时人为之语，曰：“勿跋扈，付丁 ”也。

七月，朱龄石等大军往白帝，发函书，见曰：“卿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，臧熹从中水取广汉，老弱乘高舰从内水向黄虎。”

龄石从其计，于是诸军倍道兼行。谯纵果使谯道福以重兵守涪城，备内水。龄石至平模，去成都二百里屯住。纵遣侯晖夹岸筑城以拒。龄石谓刘钟曰：“今贼严其固险，攻之未必可拔，且欲养锐以伺其隙何如？”钟曰：“不然。前声言大众向内水，道福不敢舍涪城；今大军猝至，侯晖之徒已破胆矣。所以阻兵守险，是其惧不敢战也，因而攻之，其势必克。若缓兵相守，彼将知吾虚实，涪军忽来，并力拒我，求战不获，军食无资，三万余人悉为谯子虜矣，宜急攻之。”龄石从之。

七月，以兵攻其北城克之，执斩侯晖，南城亦自惊溃。于是龄石令三军舍船步进，以攻贼营，贼营望风相次奔溃，谯纵弃城出走。尚书令马耽封府库，以待晋师。龄石遂入成都，诛纵宗亲百余人，余皆安堵，使复其业。纵走出拜墓，其女曰：“今必不免焉，不如死于先人之墓可也。”纵不从，去投道福。道福不纳，乃去，纵大哭一场，乃自缢而死。龄石闻纵死了，乃送马耽于越隼。耽曰：“朱侯不送我京师，欲灭口也，我必不免。”乃自盥洗而卧，引绳而死，宗人收葬之。龄石遣人入建康报捷，晋帝大悦，下诏以龄石进监梁、秦州六郡诸军事，因此西蜀平静。

### 炽磐乘虚执虎台

甲寅，十年（秦弘始十六年，魏神瑞元年。是岁，南凉亡，大二小五，凡七僭国），五月，秦广平公弼有宠于秦王兴，言无不从，与左右掌机要者，皆其党也。仆射梁喜等言于兴曰：“父子之际，人所难言。然君臣之义，不薄于父子，故臣等不得默然。广平公弼潜有夺嫡之志，陛下宠之太过，无赖之徒辐凑附之。道路皆言陛下将有废立之计，信有之乎？”兴曰：“岂有此耶！”喜曰：“苟无之，则陛下爱弼，爱适所以祸之。愿迁其左右，损其威权，非特安弼，乃所以安祖、社也。”兴不应。会兴有疾，弼潜聚众欲作乱，

将军刘羌泣以告兴，梁喜等复请诛弼，不得已乃免弼尚书令，还第。姚宣入朝流涕，上疏请斥散凶徒，以绝祸端，兴皆不听。

却说唾契汗乙弗等谋叛南凉，南凉王檀欲讨之，孟恺谏曰：“今连年饥馑，南逼炽磐，北逼蒙逊，百姓不安，远征虽克，必有后患。不如与炽磐结盟通余，慰抚杂部，足食缮兵，俟时而动。”檀不从，谓太子曰：“蒙逊不能猝来，炽磐兵少易御。汝谨守乐都，吾不过一月必还矣。”乃帅骑七千袭乙弗，大破之。未及还，西秦王炽磐闻之，帅步骑二万袭乐都，虎台凭城拒守，炽磐以兵四面攻之。一夕城自崩溃，炽磐攻入乐都，执徙虎台及其文武百姓万余户于罕。檀兄子樊尼驰走告檀，檀将士闻乱皆逃散，惟樊尼不去。檀曰：“四海之广，无所栖身，与其聚而同死，不若分而获全。汝，吾长兄之子，宗祀所寄，蒙逊方招怀士民，存亡继绝，汝其从之，必纳，为吾孝矣。所适不容，宁见妻子而死！”于是樊尼遂归降于炽磐，只有阴利鹿随之。檀谓曰：“吾亲属皆散，卿何独留？”对曰：“臣老母在家，非不思归。然委质为臣，忠孝之道，难以两全。臣不才，不能为陛下泣血求救于邻国，敢离左右乎！”于是君臣对泣。时檀诸城皆降于炽磐，独尉贤政屯浩，固守不下。炽磐使人谓之曰：“乐都已溃，卿妻子皆在吾所，独守一城，将何为也？”贤政等对曰：“吾受梁王厚恩，为国藩屏。虽知乐都已陷，妻子为擒，不知主上存亡，未敢归命。妻子小事，焉能动心！若贪一时之利，忘委付之重者，是以不降，大王亦安用之！”于是炽磐乃遣虎台以手书喻之贤政，贤政谓虎台曰：“汝为储嗣，不能尽节，面缚于人，弃父忘君，堕万世之业，贤政义士，岂效汝乎！”檀至左南，无处栖身，乃降于炽磐。炽磐闻檀至，遣使郊迎，待以上宾之礼，以为丞相。岁余鸩之，并杀虎台，复称秦王，置百官。南凉乌孤至檀共三世，凡十九年，至此终焉。

八月，魏王嗣遣谒者于什门使于燕，诫其勿辱君命。什门去至和龙，不肯入见，曰：“大魏皇帝有诏，须冯王出受，然后敢入。”燕王冯跋不出，使人牵其手，逼令入。什门入不拜，跋使人按其项。什门曰：“冯王若拜受诏，则吾自以宾主礼见，何苦见逼耶！”跋大怒，幽执什门，欲其降之。什门终不屈，久之，衣冠弊坏略尽，虬虱流溢，跋遗之衣冠，什门不受。

九月，晋荆、雍都督司马休之颇得江汉民心，子譙王文思在建康，性凶暴，勇轻侠，刘裕恶之。有司奏文思擅杀国吏，诏诛其党，而宥文思。休闻之，使人上疏谢罪，请解所任。裕不许而执文思送之，令其自训励，欲使杀之。休之但上表废文思，以书陈谢。裕不悦，使江州刺史孟怀玉兼督豫州六郡，以备之。

### 刘裕发兵讨休之

乙卯，十一年（奉弘始十七年，魏神瑞二年），正月，刘裕收司马休之

次子文宝、兄子文祖，赐其自死讫。裕自领荆州刺史，将兵击休之。以将军刘道邻监留府事，刘穆之兼右仆射，命国之事皆决于穆之焉。时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裕之所容，与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起兵助休之。二月，休之知次子宝等被害，发兵讨裕。又遣人上表罪状裕，裕勒兵拒之。裕密书令人招休之录事韩延之内应，延之不允，令人回书曰：

承亲帅戎马，远履西畿，阖境士庶，莫不惶骇。来辱疏，知以谯王前事，良增叹息。司马平西体国忠贞，款怀待物。以公有匡复之勋，家国蒙赖，推德委诚，每事询仰。谯王见劾，自表逊位，又奏废之，所不尽者，命耳。而公以此处兴兵甲，所谓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！刘裕足下，海内之人，谁不见足下此心，而欲欺诳国土！自谓“虚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”。今又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谓“虚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”矣！夫刘藩死于阖闾之门，诸葛毙于左右之手，甘言谄方伯，袭之以轻兵。吾诚鄙劣，尝闻道于君子，以平西之至德，宁可无授命之臣乎！假令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耳。裕开视其书，叹息以示将佐曰：“事人当如此矣！”诸将默然。

时延之以裕父名翹字显宗，乃更其子曰翹，以示不臣刘氏。裕遂使参军檀道济、朱超石将步骑五万，出襄阳。江夏太守刘虔之聚粮以待。鲁轨袭击虔之，杀之，取其粮以给三军。裕又使婿徐逵之统蒯恩、沈渊子以兵三万，出江夏口，与轨战，逵之未尝经战，见敌兵盛欲走，因此众溃大败，皆死。裕闻知甚怒。三月，帅诸将济江。休之兵临峭岸，裕军士在岸下无能登者。裕自披甲欲登岸，诸将谏，不从，裕怒愈甚。主簿谢晦向前抱持裕曰：“主公不可登险。”裕抽剑指晦曰：“我斩卿！”晦曰：“天下可无晦，不可无公！”将军胡藩以刀头穿岸，劣容足指，使三军腾之而上，随者稍众，直前力战。休之兵稍欲退，裕兵乘之，休之兵遂大溃。裕以大众攻克江陵，休之、宗之皆奔走。轨留守石城，见司马休之众溃大败，料事不济，不敢出战，来守石城。刘裕直遣兵攻破石城，休之与鲁宗之、轨等惧走奔秦。宗之素得民心，军士民争为之卫送出境。追兵尽境而还。休之至长安拜降，秦王兴以为扬州刺史，使侵扰襄阳。复使宗之将兵寇襄阳，未至，宗之已卒。刘裕知休之奔降于秦，乃令众将还建康奏帝，以穆之为左仆射。

### 魏占荧惑在东井

八月，魏比岁霜早，云、代民多饥死，太史令王亮言于魏主嗣曰：“按讖书，魏当迁邺，可得富乐。”嗣以问群臣，博士祭酒崔浩、特进周澹曰：“迁都于邺，可救今年之饥，非长久计也。山东人以国家居沙漠之地，人畜无涯，号曰‘牛毛之众’。今晋兵守旧都，分家南徙，不能满诸州地，情见

---

劣——差一点儿。

比岁——连年。

事露，恐四方时有轻侮之心，且百姓不能水土，疫死必多，而旧都兵少，屈丐、柔然将有窥我之心，朝廷隔恒、代千里之险，难以赴救，此则声实俱损也。今居北方，山东有变，则轻骑南下布 林薄 之间，孰能测其多少！百姓望尘慑服，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。来春草生 酪将出，兼以菜果得及秋熟，则事济矣。”嗣曰：“今仓廩已竭，若来秋又饥，则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宜简饥馁之户，使就食山东；若来秋复饥，当更图之，但方今不可迁都耳。”嗣悦服之。嗣又躬耕藉田，劝课农桑，明年大熟，民遂富安。初，浩为嗣讲《易》、《洪范》，嗣因问天文术数，浩占决多验，由是有宠，凡国家密谋皆预之。尔时荧惑不见八十余日，秦大旱，魏太史奏魏王嗣：“荧惑道在匏瓜中，忽亡不知所在，于法当入危亡之国，先为童谣讹言，然后行其祸罚。”魏王嗣召名儒数人与太史议荧惑所诣。崔浩曰：“春秋传‘神降于莘’，以其至之日，推知其物。今荧惑之亡，在庚午、辛未二日之间，庚午主秦，辛未为西夷，荧惑其入秦乎？”后八十余日，果出东井留守句己，久之乃去。秦大旱，昆明池竭，童谣讹言，国人不安，间一岁而亡。后秦没，其占果验矣。

丙辰，十二年（秦王姚泓永和元年，魏泰常元年），正月，却说秦王兴病，广平公弼称疾不朝，聚兵于第。兴闻之怒，收弼党唐盛、孙玄诛之。将杀弼，太子泓流涕固请赦之。泓待弼如初，无忿恨之色。秦王疾少愈，与近臣出朝门，游文武苑，至日昏而还。从西朔门入，前驱先到城门，校尉满聪披甲持杖，闭门拒之。秦王兴自来门边曰：“朕躬在此，卿等何如闭门？”聪曰：“今已昏暗，奸良莫辨，有死而已，门不可开。”秦王兴领众复回，从朝门入去。兴知聪法令严明，次早召满聪入以为廷射。忽闻探马回报：“晋刘裕调兵屯于聚苟陂，必然扰境，宜遣人去迎。”秦王兴闻知，谓尚书杨涕嵩曰：“吴儿不自知，乃有非分之意。待至孟冬，当遣卿率精骑焚其积聚，大举破之。”言讫，秦广平公姚弼欲为乱，谋谮姚宣于秦王兴，曰：“臣闻姚宣称言，待陛下万岁后，要与太子争位。”兴信之。兴只令弼执兵三万去杏城，收宣下狱，命弼将兵三万人就守秦州。尹昭曰：“广平公与太子不平，今使握强兵于外，陛下一旦不讳，社稷必危。”兴不从。秦王兴自如华阴，使太子姚泓监国。兴疾笃，还长安。姚弼党侍郎尹冲谋因泓出迎兴时杀之，会兴幸弼第作乱。太子泓窃知不迎，遂皆不果。兴既入宫，命泓录尚书事。泓奏知尹冲谋欲为乱之事，兴大怒，使东平公绍典禁中兵，遣敛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入武库。兴疾转笃，命禁兵侍卫宫门，毋许外人出入。南阳公 即与尹冲帅甲兵五千攻端门，兴闻变，力疾监前殿，使姚绍领禁兵出拒。禁兵见

---

布（hù，音户）——散布。

林薄——杂草丛生之地。

（zhò ng，音重）——乳汁。

莘（sh ēn，音身。）

兴无事，喜跃争进攻贼，等大败而走。兴乃引绍及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嵬，入受遗诏，辅太子泓，明日卒。泓与梁喜等谋，秘不发丧，选精甲五千，捕冲等诛之。乃即位称皇帝，封赏功臣。

### 刘裕兴兵大伐秦

却说刘裕先平齐，仍有定关、洛之意，遇卢循侵逼，故寝不行。是时，复集诸谋士，商议经营天下，当蒯恩曰：“今北燕冯跋方强，宜先平之。”当参军王镇恶曰：“蒯公之言，未尽其善。以愚意度之，天下方有事，而冯跋坐保北燕之间，不敢展足，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！姚氏据长安，带甲数十万，尚得民心。今闻姚兴身死，二子争位，正可攻之。舍此别伐，倘二子和睦以守其成，则天下大定矣。今兄弟结冤，势不两立，可因此时提兵先灭姚氏，后观其变而除之，则天下定矣。此机会不可失也！”刘裕大喜。其时刘穆之从外入，见众人议事，言曰：“国公与诸君谋征关、洛，宜即起兵，使其无备，何故延也。”刘裕曰：“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，旧乡人民死伤略尽，终日不见所识，使吾感伤。况禾稼在田之时，不可扰动，权且议定，以待来春伐也。吾正欲问君耳。”穆之曰：“姚兴爱弼，而又立泓，故弼今拥力相并。彼各有余党，若击之，则相救援；若缓之，则争心生。不如以兵出屯界首，休进，虚声伐魏，只说加戍保边，俟其变成，然后击之，可一举而定也。若待来年起兵，彼知有备，二子和睦，必难动摇。”裕曰：“其计甚善。”时朝士多言北伐之计，唯东海人徐羨之嘿然。刘裕问羨之曰：“卿何独不言？”羨之曰：“今四方已平，拓地万里，唯有小羌未定，明公寝食不安，何可轻豫其议耳。”裕曰：“姚氏不小，岂可轻之，故宜早讨。”

于是裕入朝见帝，戒严诸将伐秦，以刘穆之为左仆射，入居东府。穆之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无壅滞。求诉咨禀，盈阶满室。穆之目览耳听手写回书，寻览校定，而性奢豪，食必方丈，未尝独餐。尝白裕曰：“穆之家本贫贱，瞻生多阙。自叨忝以来，朝夕所须，微为过丰，然此外一毫不以负公。”由是裕深相重之。时宁州献琥珀枕于刘裕，裕以琥珀能治金疮，命碎之，以赐从征将士。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，监留府事。即命刘穆之领军司入居东府，总摄内外，司马徐羨之副之，遂发建康。遣将军王镇恶、檀道济将步军自淮、淝向许、洛，朱超石、胡藩趋阳城，沈田子、傅泓之趋武关，沈林子、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，自汴入河，以王仲德督前锋，开巨野入河。分拨已定，令依次而行。

镇恶领命欲行，前将军刘穆之谓曰：“昔晋文王委蜀于邓艾，刘公今亦委卿以关中，卿其勉之！”恶曰：“吾等因托风云并蒙推擢，今此一行，正是效命之秋，若咸阳不克，誓不济江！三秦若定，而公九锡不至，亦卿之责

---

方丈——一丈见方，形容食品丰盛。

矣。”言讫，即忙起身，领兵五万，入贼之境，战无不捷，不半月，攻破虎牢及桓谷坞，大军进次浞池县。镇恶传令屯住三军战船，自服乘輿上造故主李方家。李方接入内堂，镇恶拜见礼讫，各序间阔之情。镇恶请李方妻出，镇恶亦拜，取出金宝赐之，因谓曰：“前蒙抚爱之恩，以此少酬万一。”言讫，即召郡守拜授李方为浞池令，镇恶领大军解缆起行。

九月，刘裕大兵至彭城。十月，王仲德水军入河，将逼滑台。魏兖州刺史尉建弃城北渡。仲德入城宣言曰：“晋本欲以布帛七万匹，假道于魏，不谓守将遽去。”魏王嗣闻之，遣叔孙建、公孙表引兵济河，斩尉建于城下。呼晋军问以侵寇之状。仲德使人对曰：“刘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，扫清山陵，借空城以息兵，行当西引，无损于好也。”嗣又使建问裕，裕谢之曰：“洛阳，晋之旧都，而羌据之。诸桓宗族，休之兄弟，晋之蠹也，而羌取之。吾今伐之，故假道于魏，非敢为不利也。”魏主犹豫。秦阳城、荥阳二城皆降，檀道济等大兵至成皋。秦陈留公姚萏守洛阳，见晋兵至，遣使求救于长安。秦主泓闻知，急遣兵救之，未及至，将军赵玄言于萏曰：“今晋寇益深，众寡不敌，若出战不克，则大事去矣。宜摄诸戍之兵，固守金墉，以待西师之救。金墉不下，晋必不敢赵我而西，是我不战而坐收其弊也。”司马姚禹阴欲降晋，言于萏曰：“殿下以英武之略，受任方面，今婴城示弱，得无为朝廷所责乎！”萏然之，遣玄将兵千余南守北谷。玄泣曰：“玄受三帝重恩，所守正有死耳！但明公不用忠言，为奸人所误，后必悔之。”既而成皋、虎牢皆降道济，道济等长驱而进。玄以兵拒战大败，被十余创。其司马蹇鉴冒刃抱玄而泣，玄曰：“吾创已重，君宜速去同主保城。”鉴曰：“将军不济，鉴去安之！”与之皆死。姚禹闻玄败死，乃逾城奔降道济。道济遂进逼洛阳，萏不能守，帅众出降道济。获秦人四千余，议者欲尽坑之，道济曰：“吊民伐罪，正在今日！”皆释而遣之。于是夷夏感悦，归者日众。

丁巳，十三年（秦永和二年，魏泰常二年，西凉公李歆嘉兴元年。是岁，秦亡，大一小五，凡六僭国），正月朔，日食。晋师之过许昌也，秦东平公绍言于秦王泓曰：“晋兵已逼安定，孤远难救，宜迁其镇户，内实京畿，可得精兵十万，虽晋、夏交侵，犹不亡国。”仆射梁喜曰：“齐公恢有威名，为岭北所惮，且镇人已与夏为深仇，理应无贰，勃勃终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。若无安定，则虜马至郡矣。今关中兵足以拒晋，无为预自损削也。”泓从之。吏部郎懿横密言曰：“恢有忠勋，今未加殊赏而置之死地，安定人以孤危逼寇，思南迁者十室而九，若恢拥之以向京师，得不为社稷之忧乎！宜征以慰其心。”泓又不听。至是恢帅镇户三万八千趋长安，移檄州郡，来攻长安，长安大震。泓使东平公姚绍帅军一万出击之，恢大败而死。

二月，西凉公 寢疾，遗命长史宋繇曰：“吾死之后，世子犹卿子也，善训道之。”及卒，官属奉世子歆为凉公，以繇录三府事。谥 曰武昭王。

初，司马索承明劝伐北凉，谓之曰：“蒙逊为百姓患，孤岂忘之，顾势力未能除耳。卿有必擒之策，可为孤陈之，直唱大言，使孤东讨，此与言石虎小竖，宜肆诸市朝者何异。”承惭惧而退。

### 姚绍督兵拒潼关

二月，王镇恶进军潼关。檀道济、沈林子自使北渡河攻拔襄邑堡，又攻尹昭于蒲坂，尹昭坚壁不出，不克。秦王泓急以东平公姚绍为太宰，封鲁公，令其督将军姚鸾等帅步骑五万守潼关，遣别将姚显以兵救蒲坂。晋、秦相持日久，林子谓道济曰：“蒲坂城坚兵多，不可卒拔，不如还与镇恶并力以争潼关，若得之，则尹昭不攻自遁矣。”道济从之，以兵来同镇恶攻潼关。三月，至潼关。绍引兵出战，道济等奋击，大破之，绍大败，退屯定城，据险拒守。遣姚鸾屯大路，绝晋粮道。晋获鸾别将尹雅，道济欲令杀之，雅曰：“夷、夏虽殊，君臣之义一也。晋以大义行师，独不使秦有守节之臣乎！”乃舍之。林子夜以兵袭杀鸾，绍又遣东平公赞屯河上以断水道，又被林子击走之。

### 刘裕假道于魏王

时裕大众欲溯河西上，河西乃北魏王嗣所管地方，裕乃先遣人持书见魏王，求假河西道过。魏王嗣得书，急诏群臣商议。诸公卿咸曰：“函谷天险，何能西入。扬言伐姚，其意在魏。此事难测，宜先发军把断河西上流，勿令彼军西过，方保万全。”当崔浩曰：“此亦上策也。司马休之徒扰其荆州，刘裕切齿久矣。今姚兴死而子幼，裕故乘其危亡而伐之。臣观其意，必自入关，劲兵先入，不顾后患。今若塞其西路，裕必上岸北侵，如此，则姚氏无事，而我受敌矣。今蠕蠕内寇，人食又乏，发军赴南，北寇进击，若其救北，则南州复危。未若假之水道，纵裕西入，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，所谓卞庄刺虎，两得之势也。使裕胜也，必得我假道之惠，令姚氏胜也，亦不失救郃之名。纵裕得关中，悬远难守，彼不能守，终于我有。设若从此不劳兵马，坐观成败，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，乃上策也。夫为国之计，择利为之，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。假国家弃恒山以南，裕必不能发吴、越之兵，争守河北也。”魏主嗣未答应，群臣又曰：“裕西入函谷，则进退路穷，腹背受敌，北上岸，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，扬声西行，意在北进，其势然也。依臣之料，勿使入也。”魏主嗣曰：“卿等言之是也。”遂从群臣之言，乃使长孙嵩以兵五万出屯畔城，以兵守北岸，置百丈绳牵于河上。

---

直唱大言——直说大话。

卞庄刺虎——卞庄，鲁大夫。《史记》载其刺双虎事。

时刘裕前锋朱超石兵至畔城，入河，时魏军人缘河南岸守之。超石令三军漂赴北岸，为魏军所杀。刘裕大惊，计遣白直队主丁 率七百人，及车百乘于河北岸，为却月阵，两头抱河，车上置五百车士于中，俟贼至射之，又使人竖一长白旄，以为疑仗。阵既成，魏军不解其意，并未动。裕召超石戒严曰：“汝看白旄既举，率军赴之。汝并赍大弩百张，一车益二十人，设彭排于辕上。若其兵四至，方可发之。”超石领命而出，依计而行。魏长孙嵩见晋兵排营立阵，乃驱兵进围营阵，白直队忙竖起白旄。超石见了，先令诸军以弱弓小箭射之。魏军见敌弱，率众军四面俱至。超石见其大至，弩不能制，急命众军初排别赍大槌并 千余张，乃断 长三四尺，以槌之，一 辄洞贯三四人。因此魏军不能当抵，魏军大溃，被超石斩魏将阿薄干，魏众自散。超石以大军过河，进克蒲坂，而西入去攻秦。长孙嵩既大败而还，回见魏王嗣，说失利一事。魏王嗣始悔曰：“朕恨不纳崔浩之言，而有此误矣。”因此晋、魏不和。

初，刘裕命镇恶等若克洛阳，须待大军俱进。镇恶等既胜，乘利轻趋潼关，为秦军所拒，久之乏食，众心疑惧，欲弃輜还赴大军。沈林子按剑怒曰：“相公志清六合，今许、洛已定，关右将平，事之济否，系于前锋，奈何阻乘胜之气，弃垂成之功乎！且大军倘还，贼众方盛，虽欲求还，亦不可得。下官授命，不顾今日之事，当为将军办之，但未知二三君子，将何而以见刘公之旗鼓耶！”于是镇恶等遣使持告裕求粮援。裕呼使者开舫北户，指河北魏军以示之曰：“我语令勿轻进，今崖上如此，何由得遣军粮去。”使人回话，镇恶乃自至弘农，说前百姓曰：“今朝廷以为关中遭羌酷残，是以命刘公与下官帅大军与百姓除患。大军至此，粮乏无措，汝等若能率以粮济，灭秦之后，奏过朝廷，轻徭薄税，同享太平，不亦善乎？”于是百姓欢悦，俱愿请办，由然百姓竞送义粮，与镇恶膳军，食遂不乏，复振。

### 魏王赐浩御缥醪

时齐郡太守王懿降魏，上书言刘裕在洛，宜发兵绝其归路，可不战而克。魏王嗣善之，以问崔浩曰：“刘裕克秦乎？”浩对曰：“克之。”嗣曰：“何故？”浩对曰：“姚兴好事虚名，而少实用。子泓懦弱，兄弟乖争。裕乘其危，兵精将勇，何故不克！”嗣曰：“裕才何如慕容垂？”浩对曰：“垂藉父兄之资，修复故业，国人归之，易以立功。刘裕奋起寒微，不偕尺土，讨灭群盗，所向无前，垂不及矣！”嗣曰：“裕既入关，不能进退，我以精骑直捣彭城，裕将若之何？”浩对曰：“今屈丐、柔然，伺我之隙。而诸将用兵，皆非裕敌，兴兵远攻，未见其利，不如静以待之。裕克秦而归，必篡其

---

旄（máo，音毛）——古代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。

缥醪（liáo，音劳）——酒名。

主，关中华、戎杂错，风俗劲悍，裕欲以荆、扬之化，施之函、秦，此无异解衣包火，张罗捕虎。虽留兵守之，人情未洽，趋向不同，适足资敌耳。愿且按兵息民，以观其变。秦地终为国家之有，可坐而守也。”嗣笑曰：“卿料之审矣。”浩曰：“臣常私论近世将相：若王猛之治国，苻坚之管仲也；慕容恪之辅幼主，慕容 之霍光也；刘裕之平祸乱，司马德宗之曹操也。”嗣曰：“屈丐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屈丐，国家倾覆，寄食姚氏，受其封植，不思报效，而乘时徼利，盗有一方，结怨四邻，虽纵暴于一时，终为人所吞耳。”嗣大悦，语至夜半，赐浩御缥醪十觚，水晶盐一两，曰：“朕味卿言如此，故欲共享其美。”然犹命长孙嵩、叔孙建各简精兵，俟裕西过，南侵彭城。

却说 罕虏乞伏炽磐，乃陇西鲜卑人。父司繁，降苻坚，使镇勇士川，卒，国仁代镇，苻坚败，乃自称大单于、秦、河二州牧、苑川王，据金城（今兰州）。当炽磐闻晋刘裕将兵伐秦，聚集本部官属商议。其部下大臣周恭出曰：“昔姚兴在日，每起窥窬西秦之心，恨未有暇也。依愚之见，不如顺晋，同伐姚泓，后无虑也。若助姚泓而退刘裕，是鹊引鸠夺自巢也。”炽磐依说，遣臣赍牛酒前来谒见刘裕，呈上请降之书，乞力共讨姚泓。裕见降书大喜，赏使臣回，拜炽磐为平西将军、河南公，令其调兵来应。

时沈田子、傅弘之帅兵入武关，秦戎将皆委城走。田子等又进屯青泥。八月，太尉裕至 乡，秦王泓欲自将兵御裕，恐田子等袭其后，欲先击灭田子等，然后倾国东出，乃帅步骑数万，掩至青泥。田子本为疑兵，所领才千余人，闻泓至，欲击之。弘之以众寡不敌，言于田子曰：“兵贵用奇，不必在众。今从寡相悬，势不两立，若彼围既固，则我无所逃矣！不如乘其始至，营队未立，而先薄之，可以有功。”言讫，遂进兵。秦兵合围数重，田子慰抚士卒曰：“诸君速来，正求此战，死生一决，封侯之业于此。若不胜，命无返矣！”于是士卒皆踊跃鼓噪，执短兵奋击，秦兵大败，斩万余级。秦不能敌，奔还。

### 镇恶流舟弃粮战

刘裕至潼关，王镇恶请帅水军自河入渭以趋长安，裕许之。秦王泓使姚丕以兵守渭桥，以拒之。镇恶溯渭而上，乘蒙冲小舰，行船者皆在舰内，舰外无人。北土素无舟楫，秦人但见舰进，惊以为神。至渭桥，镇恶令军士食毕，传令皆持杖登岸，退后者斩。既登岸，即密使人解放舟舰，任其漂去，渭水迅急，倏忽不见。镇恶乃谕士卒曰：“此为长安北门，去家万里，舟楫、衣粮皆已随流。今进战而胜，则功名俱显；不胜，则骸骨不返，无他歧矣。”言讫，乃身先士卒，众腾踊争进，与姚丕战。战未三合，丕大败，姚丕军皆溃。姚泓引兵来救之，为败卒所蹂践，不战而溃。镇恶乘乱，入自平朔门。

秦王泓众皆走散，自领家属出降。其子佛念，年十一，言于泓曰：“晋人将逞其欲，虽降必不免，不如引决。”泓怏然不应。佛念登宫墙自投死。泓乃将妻子、群臣诣镇恶垒门请降，镇恶以属吏。城中夷、晋六万余户，镇恶以国恩抚慰，号令严肃，百姓安堵。使人迎接刘裕入城。镇恶性贪，盗秦府库，不可胜纪。裕至知之，以其功大不问。收秦彝器、浑仪、土圭、记里鼓、指南车送建康。余金帛、珍宝、皆以颁赏将士。送姚泓去建康。议将迁都洛阳。王仲德曰：“暴师日久，士卒思归，未可议也。”

北凉王蒙逊闻裕灭秦，怒甚，门下校尉刘祥入言事，蒙逊曰：“汝闻刘裕入关，敢研研然也。”斩之。

夏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，发夷、夏十万人，筑都城于朔方黑水之南。夏主谓百官曰：“时朕方统一天下，君临万邦，新城宜名统万。”叱干阿利性巧而残忍，蒸土筑城，锥入一寸，即杀作者并筑之。勃勃以为能，委任之。凡造器成，呈之，工人必有死者：弓射甲不入，则斩弓人；入甲，则斩甲匠。由是器物皆积。故勃勃重任信之。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刘，非礼也。乃改姓赫连氏，言其徽赫与天连也，其非正统者为铁伐氏，言刚如铁，堪伐人也。由是群僚皆贺。夏王勃勃闻裕伐秦，谓诸将曰：“裕取关中必矣，然不能久留，必将南归，若留子弟及诸将守之，吾取如拾芥耳。”乃秣马养士，进据安定，岭北郡县皆降之。时裕恐勃勃为乱，乃遣使遗勃勃书，约为兄弟，勃勃报书许之。

### 刘裕灭秦诛姚泓

却说晋帝设朝，群臣奏：“刘裕克长安，取得玉玺法器，并秦王姚泓，遣人送与陛下。”帝闻奏，召使臣入殿，受了玉玺宝物，命将姚泓斩于建康。泓在位二年，至是降晋，斩于京师，百里内草木皆焦死之。后秦自姚萇至泓三世，凡三十二年，被刘裕灭之。

却说刘裕集诸将佐，遍观宫室故地，凄怆动容，遂问御史中丞郑鲜之曰：“卿乃知书之辈，秦、汉得丧之由，卿试言之。”鲜之遂具以贾谊《过秦论》对之。刘裕闻之曰：“及子婴而亡，已为晚矣。然观始皇为人，智足见是非，所任不得人，何也？”鲜之曰：“夫佞言似忠，奸言似信，中人以上，乃可语上，始皇未及中人，所以暗于识士也。”裕又前至渭滨，裕复叹曰：“此地宁复有吕望耶？”鲜之曰：“昔叶公好龙，而真龙见；燕昭市骨，而骏足至。明公以旰食待士，岂患海内无人耶？”裕曰：“卿所言甚善。”次日，又集将帅议曰：“吾意欲息驾长安，经略赵、魏，汝等计议如何？”其时诸将士久役征伐，伤痍未瘥，各起思归之心，对曰：“赵、魏二国，兵精粮足，难以拔之，不如令桂阳公镇长安，大王自班师还京，养军士之力，聚粮草之

---

旰（gàn，音贲）食——天黑了才吃饭，形容勤于政务。

余，然后可议西北。”裕闻说，犹豫之示，忽京内有使人至，报前将军刘穆之死了。刘裕大惊，哭昏在地，众将急救起方苏，泣曰：“丧吾右臂也！”乃谓诸将曰：“吾始间欲议西北之计，今遇前将军刘穆之死了，京都根本无托，难以建策。吾令次子桂阳公义真为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事，留镇长安。”时义真年十一，掌此重权。又留王镇恶为司马，沈田子等腹心十余人辅佐之。次日，欲自引余军振旅还京。

却说司马王镇恶功多，南人由是皆忌之。当沈田子自以柳之捷，数与镇恶争功不平，即夜私与傅玄之来见裕，谮于裕曰：“王镇恶屡有贰心，向家在关中，不可保信，倘若有变，何如为之？”裕曰：“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，彼若为不善，正足自灭耳。勿复多言。”裕又思半晌，谓沈田子曰：“会不得遂其乱者，以有卫之故也。语曰：‘猛兽不如群狐。’卿等十余人，何惧镇恶也。”言讫歇息，次早欲行。其时，三秦父老闻裕还京，诣殿门流涕，诉曰：“残民不沾王化，于今百年，始睹衣冠，人人相贺。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，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，舍此欲何之乎！”裕为之愍然，慰谕之曰：“受命朝廷，不得擅留。诚多诸君怀本之志，今以次息与文武贤才共镇此境，吾暂且回京，期岁必至，汝等宽心。”言讫，令三秦父老回去。刘裕欲行，以手执义真手，以授长史王修，令修执其子之手，言曰：“此子年幼，今托付汝。汝尽心辅佐，各效忠义之心，休忘吾说之言。”修答曰：“蒙明公拔擢，今又委重，安敢有懈以怀二心，虽肝脑涂地，亦不敢忘。”裕令修等回去，只有百官送数程回去。

裕自洛入河，开汴渠以归。裕覲见，晋帝问宋公远路劳苦，请其还宅。裕乃辞帝出，与群臣祭前将军刘穆之灵柩，裕至柩前哭倒于地曰：“刘穆之故，乃天丧吾也！”又谓文武曰：“诸君年齿，皆孤等辈，惟穆之仅少，吾欲托以后事，不期中年折耳，使吾腹心崩裂矣。”言讫又哭，拜而祭之，祭毕，归府去讫。

却说夏王勃勃闻宋公刘裕东还，心下大喜，聚集文武商议，举觞谓将军王买德曰：“朕欲取关中，卿试言其方略。”买德曰：“关中形势之地，而裕以幼子守之，狼狈而归，正欲急成篡事耳，不暇复以中原为意。此天以关中赐我，不可失也。”于是勃勃大喜，乃使其子赫连为前部，帅骑二万来攻长安。勃勃自将大军为后继。

### 赫连勃勃取关中

戊午，十四年（魏泰常三年，夏昌武元年），正月，赫连引兵至，时关中士民降之者满路。当桂阳公义真闻夏王引兵来取长安，急使司马王镇恶、

---

卫之——监邓艾、钟会攻蜀。蜀平后，钟会乱，纠集诸将杀会。

（gu，音瑰）。

参军沈田子、傅弘之三人，各以兵五千去迎。三人得令，出城安营点兵。

却说沈田子欲据北地以拒夏兵，当沈田子请傅弘之至曰：“今王镇恶自骄傲轻慢我等，吾欲杀之，君有何计可行？”弘曰：“吾来日使人请王镇恶到我营内，只说议计去退夏兵，彼必至。若至，以酒灌醉，令公宗人沈敬仁领三百刀斧手抢入杀之，却不好也。”田子曰：“此计大善。”乃唤沈敬仁至，分付计策了当。傅弘之回营，次日令人来请镇恶。镇恶不知是计，随使就来诣弘之营。弘之接入，劝镇恶饮酒。镇恶大醉，被沈敬仁引三百刀斧手，抢入斩之于席前。俄而田子至，令取首级，号令三军曰：“镇恶谋反，奉刘太尉命斩之！其部下之军，勿得惊慌。”令讫，遂收其部下之兵，分作二营而屯。只有部将刘弘之知是傅弘之、沈田子 谋，故杀王镇恶，乃私奔来告桂阳公刘义真。义真大惊，与王修披甲持刀，与诸佐登横门以察其变之由。傅弘之知义真来，急出迎接入内，说：“王镇恶有贰心，我等与沈田子故杀之，号令三军。我等无异，王公休忧。”比王修曰：“镇恶若反，不该你斩，要禀明主公。你何敢无礼，擅专戮杀大将！”言讫，以刀将沈田子斩之。先时，刘义真赐左右之钱物，皆被王修裁减，因此左右恨王修，谮于义真曰：“王镇恶谋反，故沈田子杀之，今王修杀田子，是欲造反也！”义真信之，喝左右刘乞将王修诛之。王修既死，关中人情离散也。次日，义真闻知，惊呆了半晌曰：“王镇恶贰心，反意已露，方杀了。你等火速去退夏兵。”弘之乃下拜曰：“臣等就行。”言讫，勒兵前来，恰遇着前部赫连 至。晋兵阵中，宁朔将军弘之出马与战，双马相交，兵器并举。二人战上十合，赫连力乏，勒转战马便走。夏兵见 逃，亦各溃乱，被弘之麾兵赶杀，杀得夏兵十损其七，连追一百余里，方还屯驻。

其时，赫连 大败，退回半路，来见夏王，说兵败之由。夏王心忧，喝退赫连 ，自以大兵来取咸阳，路上撞着晋兵来迎。夏王视之，旗上写得分明：将军贺玉。其时贺玉跃马横枪，立在阵前。夏王道：“贺玉必是上将，谁出马迎敌？”说未了，大刀王买德手抚青龙宝刀，纵马出阵，与贺玉二马相交。正如两条龙竞斗，一对虎争吞，一往一来风翻身，一上一下雕转翅，刀斗刀起万丈寒光，马斗马荡一团杀气。二人斗到三十余合，贺玉气力不加，拨回马望本阵便走。王买德拍马便赶，贺玉兵转山城走入长安。夏王调兵追赶，约赶五十余里，夏王方下令鸣金收军，进据咸阳，聚集文武商议攻打长安之策。其时，王买德进曰：“长安急未可攻，若攻之，彼必死战，难以下也。今咸阳于我所有，不如分兵守住诸险，绝其樵采之路，断其粮道之通，不半岁，长安食尽薪穷，晋兵必乱逃归，那时攻之，长安可得，晋师自走也。”夏王曰：“卿言至善。”于是夏王不攻长安，分兵守定各处险隘，果然晋兵食尽樵无，义真心慌，急使人偷回邕都，报知刘裕。

### 义真大败回建康

六月，太尉刘裕始受相国、宋公、九锡之命。裕既受命，崇继母萧氏为太妃，以孔靖为尚书令，王弘为仆射，傅亮、蔡廓为侍中，谢晦为右卫将军，殷景仁为秘书郎。靖辞不受。景仁学不为文，敏有思致，口不谈义，深达理体，至于国典、朝仪、旧章、记注，莫不撰录，识者知其有当世之志。宋公刘裕欲以世子义符镇荆州，张邵谏曰：“储贰之重，四海所系，不宜居外。”乃以义隆为荆州刺史，以到彦之、张邵、王昙首、王华等为参佐。义隆尚幼，府事皆决于邵。裕谓义隆曰：“昙首沉毅有器度，宰相才也，汝每事咨之。”义隆纳之，辞裕即行。

却说夏王勃勃进据咸阳，长安樵采路绝，义真遣人入建康报父刘裕。裕闻之，使蒯恩召义真东归；又以朱龄石去守关中，谓石曰：“卿至长安，可救义真，轻装速发出关，然后徐行，若关右必不可守，可与义真俱归。”十一月，龄石至长安，时义真将士大掠而东还，多载宝货子女，方轨徐行，日不过十里，傅弘之谏不听。赫连帅众追之。蒯恩断后，力战连日，至青泥又与战，大败，为夏兵所擒。义真左右尽散，独逃草中，参军段宏追寻得之，束之于背，单马而归。义真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诚无算略，然丈夫不经此，何以知艰难！”勃勃欲降傅弘之，弘之不屈，叫骂而死。勃勃积人骸为京观，号“髑髅台”。长安百姓皆惧。勃勃来攻朱龄石，龄石焚其宫殿奔潼关，夏主以兵追杀之。勃勃入长安，大飨将士，举觞嘱王买德曰：“卿往日之言，至期而验，可谓算无遗策矣。”

裕闻青泥之败，未知义真存亡，怒甚，刻日北伐。谢晦谏以“士卒疲弊，请俟他年”。郑鲜之亦言：“今诸州大水，民食寡乏，三吴群盗攻没诸县，皆由困于征伐故也。江南士庶引领，以望返旆，闻更北出，不测还期，臣恐返顾之忧更在腹心也。”会知义真回，乃止。但登城北望，慨然流涕而已。以段宏为黄门侍郎，毛德祖守蒲坂。

十一月，彗星出天津，入太微，经北斗，络紫微，八十余日而灭。魏主嗣复召诸儒、术士问之曰：“彗星所出，今四海分裂，咎在何国，朕甚畏之。卿其无隐。”崔浩曰：“灾异之兴，皆象人事，无衅，又何畏焉？昔王莽将篡，星亦如之。今国家主尊臣卑，民无异望，晋室陵夷，危亡不远，彗之为异，其刘裕将篡之应乎！”魏主悦之。

却说夏主勃勃既即位于长安，闻韦祖思贤而忠正，乃遣人征之。韦祖思惧其残暴，只得随使人入长安。早朝入拜，恭谨过礼。勃勃大怒曰：“吾以国土征汝，奈何以非类处吾！汝昔不拜姚兴，何独拜我？我今未死，汝犹不以我为帝王；吾死之后，汝辈弄笔，当置吾何地耶！”遂将出杀之。群臣无不冤焉。勃勃乃于长安置南台，以子赫连录南台尚书事。勃勃欲领文武振旅而还统万，造宫殿大成，改元为真兴元年。刻石都南，颂其功德焉。群臣请都长安，夏王勃勃曰：“朕岂不知长安帝都，沃饶险固！然统万距魏才百

余里，朕在长安，统万必危；若在统万，则魏必不敢济河而西，诸卿适未见此耳！”乃置南台于长安，以赫连录尚书事而还。勃勃性骄虐，视民如草芥，常置弓箭于侧，群臣进视者凿其目，笑者抉其唇，谏者先截其舌，然后斩之。

三月，刘裕诛晋室之有才望者，司马楚之叔兄皆死，楚之亡匿蛮中。及从祖休之奔秦，楚之乃亡之汝、颍间，聚众以谋复仇。楚之少有英气，折节下士，有众万余屯处长社。裕使休谦往刺之，楚之爱士，待谦甚厚。谦未得间，乃夜称疾，欲因楚之问疾而刺之。楚之果自赍药往视，情意勤笃。谦不忍发，乃出匕首，以状告曰：“将军深为刘裕所恶，使我刺你，吾不忍也。愿勿轻率以自保全。”遂委身事之，为之防卫。楚之乃以兵转屯柏谷坞，以防之。

西凉地震星陨。时凉公李歆用刑过严，又好治宫室，从事中郎张显上疏曰：

凉土三分，势不支久。兼并之本，在于务农；怀远之略，莫如宽简。今阴阳失序，风雨乖和；是宜减膳彻悬，侧身修道，而更繁刑峻罚，缮筑不止，殆非所以致兴隆也。沮渠蒙逊，胡夷之杰，内修政事，外礼英贤，攻战之际，身先士卒，百姓怀之，乐为之用。臣谓殿下非但不能平蒙逊，亦惧蒙逊，方为社稷之忧也。

主簿汜称亦谏曰：

天之子爱人主，殷勤至矣。故政之不修，下灾异以戒告之，改者虽危必昌，不改者虽安必亡。属者谦德堂陷，效谷地裂，昏雾四塞，日赤无光，狐上南门，地颖五震，星陨建康，皆变异之大者也。昔年西平地裂，狐入殿前，而秦师奄至；姑臧门崩，陨石于西土，梁卿见杀之。及段业称制，三年之中，地震五十余所而先王龙兴，蒙逊篡弑之行，目前之成事，殿下所明知。愿停罢宫室之役，止游戏之娱，礼贤爱民，以应天变。

歆皆不从。

### 宋公受晋之禅位

却说宋王刘裕置酒令留宴文武，议谋外略。当太史令骆达出席上曰：“臣常观天文符应，晋该禅于宋，不可远征。”刘裕曰：“何如？且言。”达曰：“晋义熙元年至今年，太白昼见，经天凡七占曰：‘太白经天，人主更异姓。’又见义熙七年，五虹见于东方，占曰：‘五虹见，天子黜，圣人出。’九年，镇星、岁星、太白、荧惑，聚于东井。十三年，镇星入太微，占曰：‘镇星守太微，有立王，有徙王。’今天命已归大王，大王宜受晋位，拨兵去伐，不须亲行。”刘裕谓骆达等文武曰：“吾闻魏武祖有言：‘若天命在吾，吾

为周文王矣。’吾思此事。”达曰：“魏王不忍为之，世受汉禄，恐人议论，当篡逆之名，故有此语，是明使子曹丕为天子也。”裕曰：“吾功德比迹武祖若何？”达曰：“大王辅晋，绝而再兴，与魏大不同也。魏王虽功盖天下，民恨其威，不怀其德，其子承统，差役繁重，东西驰驱，无有宁岁。今大王累立大功，布恩天下，民心归之久矣，故与曹氏不同。况今天心示变，宋岂可逆也。”裕曰：“吾记讖云：‘昌明之后，尚有二帝。’吾若受禅，难逃篡逆之名，未可行之也。”骆达知裕之意，欲受禅而恐天下之人议论，乃即出，与中书侍郎王韶之议，计请晋帝左右宦者李英、刘益至府，谓曰：“今晋室天下，皆是宋公再造，民心尽归。况天文屡应，宋该受禅。我众文武议，欲立宋公刘裕为帝。公执讖言‘昌明之后，尚有二帝’，不肯受禅，故请二公商量计策。二公若从吾计，富贵不轻。”李英、刘益曰：“吾受刘公之恩久矣，屡思报效。今君等议计，若有用我之处，万死不辞。”韶之曰：“二公既有此心，我众文武议欲谋弑晋帝，立宋公刘裕为帝，君意如何？”英、益曰：“列位休言，容旦日便有捷报，不须尽言。”言讫，二人辞入宫。至次日，以鸩酒毒弑晋帝，诈称发背而亡，瞒过百官。百官举哀，停尸于白虎之殿。丧事皆，太史令骆达、中书侍郎王韶之谓文武曰：“晋室天下几绝，咸赖宋公一人，功盖天下，德及万民，自古迄今，虽唐、虞无以过此。晋皇帝今已晏驾，礼宜受晋禅，汝诸文武，意下何如？”众皆曰：“可。”当宋公刘裕坚执不从，而曰：“今皇帝肉尚未冷，琅邪王德文还在，吾必不从。”言讫，亲扶琅邪王德文上龙座，唤文武齐称，山呼万岁万岁毕，分列两班，上贺讫罢朝。

却说晋恭帝讳德文，晋安帝同母弟也。初，封琅邪王，及刘裕、王韶之谋弑安帝，裕乃迎德文而立之，在位二年，禅与宋刘裕。刘裕废为零陵王，被弑之，寿三十六岁，葬中陵，按谥法，尊贤让善曰恭。

己未，元熙元年，七月，恭帝设朝，加封宋公裕爵王位，裕辞不受。时刘裕有受禅之意，难于发言，乃集朝臣宴饮，从容谓文武曰：“昔桓玄暴篡，鼎命已移，我首唱大义，兴复皇室。今年时衰暮，欲归老矣。”群臣皆曰：“明公盛德，虽周公、伊尹莫及之，何可归致也。”当群臣皆莫晓其意，惟中庶子傅亮知之，因饮罢遂出还本镇。骆达、王韶之与百官商议曰：“元熙元年冬，黑龙西登于天。《易》曰：‘日冬龙见，天子亡社稷，大人受命。’及闻异州道人释法柳告其弟子曰：嵩神言，江东有刘将军，是汉家苗裔，当受天命，吾以璧三十二镇金一并与之，刘氏卜世之数。汉建武至建安末，一百九十六年，该禅魏。魏自黄初至咸熙末，四十六年，而禅晋。晋自泰始至今一百五十六年，该禅与宋公。代揖让咸穷于六。今天垂景象，宋当代晋。可安排受禅之礼，请晋天子诏，将天下让与宋王。”众皆曰：“此天命已归刘氏，可奏知恭帝。”众曰：“可。”至晚来见宋公，刘宫门已闭，亮扣扉请裕出见曰：“臣暂且还都，不久就至，故来辞耳。”裕亦知亮意，无复他言，直云：“须几人自送？”亮曰：“须数十人足耳。”裕从之。亮于是奏

辞，星夜来都，及出，忽见长星竟天，亮附髀曰：“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始验矣。”

亮至旦，与文武官僚，及中书侍郎王韶之、太史令骆达直入内殿，来见天子奏曰：“伏睹宋王自返舆以来，功盖天下，德布四方，真越古超今，虽唐、虞无以过此。群臣会议，言晋祚已终，伏望陛下效帝尧之道，将江山社稷，传位与宋王，上合天心，下合民意，则陛下祖宗幸甚！臣等议定，今乃奏知。”帝大惊，汗流满面，半晌不能言，鬪百官曰：“朕虽不惠，又无罪恶，争忍以祖宗之基，等闲弃之。朕思桓玄之乱，晋氏已无天下，重为刘公再造所延，将二十载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，诚恐后代议朕不得以天下轻易与人，汝百官再宜从公商议。”骆达出班奏曰：“天文符应数十条，皆言晋气数已尽，宋祚当兴。”恭帝犹豫，当尚书傅亮奏曰：“陛下差矣。昔日三皇五帝，互相推让，无德让有德。次后三王，各传子孙，至于桀、纣无道，天下伐之。春秋虽霸，各相吞并，有贤者归之，后并入秦，方归于汉。汉禅于魏，魏禅于晋。以此论之，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，须不是陛下祖宗自传到今，陛下早决去就，勿令生变。”司空徐羨之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有兴必有废，有盛必有衰，岂有不亡之国，安有不败之家。陛下晋朝，相传一百余年，气运已极矣！宜从众请，可急降诏，以安众心。”帝始欣然，令尚书仆射傅亮草诏。亮即草诏曰：

朕之晋祚，罹天下荡覆，几无遗。幸祖宗之灵，得刘氏之力为辅政，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而得太平。今仰瞻天位，俯察民心，晋之气数已尽，大历合归于宋。是以前生既极神之迹，今生止有光辉，明德以应有期，历数昭然，已可知矣。夫人道相继，为贤为能，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无穷，羨而慕之。今令陪臣献上国玺，追则尧典，禅位于宋王，无致辞焉。

当傅亮具草诏，使帝书之，帝欣然秉笔，遂书之赤纸，令百官奉赉宋王。

百官赉丹诏并玉玺，请宋王受禅。宋王不受，上表谦辞。表曰：

臣裕昨奉诏，进退失据。陛下以垂世之诏，禅无功之臣，使天下人闻知，肝胆碎裂，不知所措。昔者尧以位逊大贤，巢由避迹，后世称之。臣德鲜薄，岂敢奉命，请于盛世别求大贤，以礼让之，则免万年之议论也。臣谨纳玺绶，待罪阙下，不胜惶怖战栗之至。

帝览表，顾与群臣曰：“宋王谦让不受，当如之何？”太尉王道怜曰：“宋王虽辞，宜再诏奉禅。”

帝闻言，又使傅亮持诏玺至宋王府。宋王裕谓左右檀道济等曰：“虽二次诏命，孤恐天下不能逃篡逆之名。”道济曰：“此事至易，令傅亮再捧诏玺还却，交其命筑台，名受禅台，选吉日良时，聚集内外公卿，并四夷八方之人尽至台下，令恭帝亲捧玺绶，以禅天下于大王，可以绝群谤之言也。”裕大喜，傅亮依计而行。

## 宋公刘裕即帝位

庚申，二年（宋高祖武帝刘裕永初元年，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太常五年，西秦文昭王乞伏炽磐建泓元年，夏世祖赫连勃勃直兴二年，燕太祖冯跋太平十二年，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玄始九年，西凉公李恂永建元年。是岁，晋亡宋代，凡七国），四月，长星见，裕令傅亮捧玺还宫，再作表以辞。帝曰：“宋王无意禅位，卿等若何？”亮曰：“陛下可筑之台，名受禅台，对公卿士民明白禅位，则陛下子孙，世世必蒙宋恩矣。”帝只得令太常院官卜地于南郊，筑起三屋高台，选夏六月丁卯日，聚集大小官僚四百余员，武将御林虎卫禁军一十余万，及匈奴、单于、四夷化外之人，亦有数万，至日寅时，请宋王裕登台受禅，恭帝亲捧玉玺以与宋王裕，裕方受命，台下群臣跪宣请敕曰：

咨尔宋王：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于禹，天命不于常，惟归有德。晋道陵迟，世失其祚，海内大乱，群凶肆逆，宇内颠覆，赖宋王裕拯大难于四方，清区夏以保护我宗庙，岂子一人，遐荒九服，实受其赐。今王钦承前绪，先于乃德，恢文武之业，昭示皇考之弘烈，英灵降驾，大臣告征，延惟亮筑，师锡朕命，曰尔唐尧，协于虞舜，周率我唐与，敬禅帝位。于戏！天之历数，实在尔躬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。君其祇顺大乱，享兹万国，以渊大命。

元熙元年冬十月日诏。

读策已罢，宋王方受八般大宝，柴燎告天。傅亮率公卿行大礼罢，备法驾，幸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。立义符为太子，大赦天下，封赏文武，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。社以子，腊以辰，使使巡狩四方。旌贤举善，问人疾苦。狱讼亏滥、政刑乖愆、伤化扰俗未允人听者，令悉具闻。至次日，议封废恭帝为零陵王，令其别处歇马，非宣唤不许入朝。恭帝领旨，谢恩出朝，居于秣陵。使刘遵以兵防卫之。

宋高祖皇帝，姓刘讳裕，字德兴，彭城人。兴晋，为太尉，封宋王。受恭帝禅，建国宋，都于建康，在位三年而崩，寿六十七，葬初宁陵。右东、西晋合一百五十六年，凡一十五帝，禅于宋刘裕焉。

却说刘裕既受晋禅，即皇帝大位，每临朝悲哀曰：“刘穆之不死，当助我理天下，可谓：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！’”范泰对曰：“圣主在上，英彦满朝，穆之虽功著艰难，未容便关兴废，陛下何自发悲耶？”宋帝笑曰：“卿不闻骥驥乎，贵日致千里耳。”于是帝追封穆之南康郡公，谥曰文宣。时太子义符居东宫，多狎群小，因是谢晦言于武帝曰：“陛下春秋既高，宜思保万代，神器至重，不可使负荷非人。今太子居东宫，多狎群小，任意淫虐，非可为之人主也。”武帝曰：“庐陵王义真何如？”晦曰：“臣请观焉。”帝曰：“卿可去代朕观之，即来回报。”于是谢晦入内，造见义真。义真盛欲与谈别事，仁德国政无言。晦俱不答，即还报武帝曰：“德轻于木，非人主也。”由此武帝复使义真为扬州刺史，去镇石头城。宋武帝设朝，有司奏

以铢货减少，国用不足。武帝因欲更造五铢，时太常范泰谏曰：

臣闻为国极弊，莫若务本。百姓不足，君孰与之。未有民贫而国富，本不足而未有余者也。故囊漏贮中，识者不吝；反裘负薪，存毛实难。王者不言有无，诸侯不说多少，食禄之家，不与百姓争利。故拔葵所以明政，织蒲谓之不仁，是以贵贱有章，职分无爽。今之所忧，在农人尚寡，食廩未充，转运无已，资食者众，家无私积，难以御荒耳。夫货存贸易，不在少多，昔日之贵，今日之贱，彼此共之，其揆一也。但令官民俱通，则无患不足。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，则钱贝之属，自古所有。寻铜之为器，在用已博矣。钟律所通者货，机衡所揆者人。夏鼎负《图》，实冠众瑞，晋铎呈象，亦启伏征。器有要用，则贵贱同资；物有适宜，则家国共急。今毁必资之器，而为无施之钱，于货则功不补劳，在用则君民俱困，校之以实，损多益少。伏愿思可久之道，探欲速之情，弘山海之纳，择刍蕘之说也。

武帝闻谏，于是罢焉。

---

五铢——即五铢钱，汉武帝元狩五年，罢半两钱始铸。

拔葵——即拔葵去织。汉书载：公仪子相鲁，回家见其妻织帛，怒而休之；拔其园葵而弃之。后以“拔葵去织”为居官不与民争利的典故。

钟律——钟官，汉水衡都尉，主铸钱。

刍蕘——割草叫刍，打柴叫蕘。谓草野之人。

